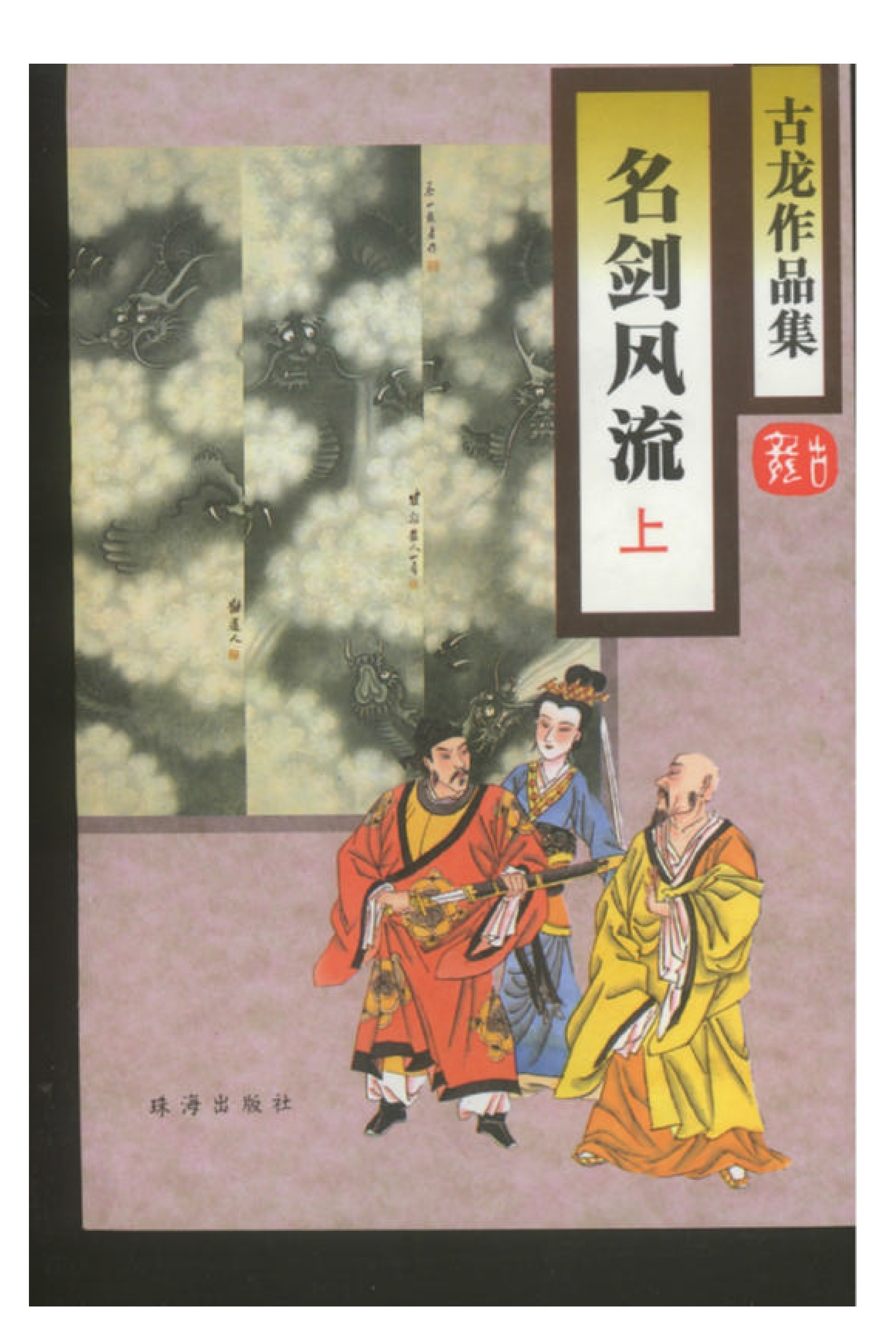

古龙作品集
名剑风流
上
珠海出版社

江湖一怪侠
——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滑生于 1936 年，卒于 1985 年 9 月 1 日，终年 49 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 14 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18 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仗剑江湖载酒行”，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己，以忘掉自己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待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很得朋友的心。古龙很“好色”，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很多女人‘恨’他的原因。”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因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维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入“武坛”，是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柜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要新，要变”。他说：“武侠小说的确已落入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已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己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魏“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着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将各种冲突堆

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 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式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主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陕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浣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已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涉“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掩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

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楷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

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养——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己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恢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摛藻，笑傲“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邃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 100 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排工作，是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同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遴选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令人感佩。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第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小李飞刀”系列，六卷为“陆小凤传奇”系列，七卷为“楚留香传奇”系列，八卷为“七种武器”系列和“绝代双骄”，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 59 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第一章　祸从天降

庭院深沉，浓荫如盖，古树下一个青袍老者，须眉都已映成碧绿，神情却是说不出的安详悠闲，正负手而立，静静地瞧着面前的少年写字。

这少年盘膝端坐在张矮几前，手里拿着的笔，粗如儿臂，长达两丈，笔端几已触及木叶，赫然竟似生铁所铸，黝黑的笔扞上，刻着“千钧笔”三个字，但他写的却是极细的蝇头小楷，这时他己将一篇南华经写完，写到这篇最后一笔，仍是诚心正意，笔法丝毫不乱。

木叶深处有蝉声摇曳，却衬得天地间更是寂静，红尘中的嚣闹烦扰，似己长久未入庭院。

那少年轻轻放下了笔，突然抬头笑道：“黄池之会，天下英雄谁肯错过？你老人家难道真的不去了么？”

青袍老者微微笑道：“你直待这一篇南华经写完才问，养气的功夫总算稍有进境，但这句话仍是不该问的，你难道还勘不破这‘英雄’两字？”

少年抬头瞧了瞧树梢，却又立刻垂下了头，道：“是。”

有风吹过，木叶微声，突然一条人影自树梢飞鸟般掠下，来势如箭，落地无声，竟是个短小精悍的黑衣人。黑色的紧身衣下，一粒粒肌肉如走珠般流窜全身上下，每一寸都布满了警戒之意，当真如强弩在匣，一触即发。

但这老少两人神色却都丝毫不变，只是淡淡瞧了他一眼，也不说话，仿佛这黑衣人早就站在那里似的。

黑衣人突然笑道：“乐山老人俞放鹤，果然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却不想公子竟也镇定如此，我黑鸽子总算开了眼界。”抱拳一礼，眉宇间顿现敬佩之色。

俞放鹤笑道：“原来是轻功七杰中的黑大侠。”

黑鸽子道：“前辈总该知道，武林七禽中，就数我黑鸽子最没出息，既不能做强盗也不能当镖客，只有靠着两条跑得快的腿，一张闭得严的嘴，替人传达书信来混日子。”

俞放鹤悦声道：“黑兄平生不取未经劳力所得之财物，老朽十分佩服，却不知是哪位故人劳动黑兄为老朽传来书信？”

黑鸽子笑道：“传信之人若不愿透露身份，在下从来守口如瓶，此乃在下职业道德，前辈谅必不致相强，但在下却知道这封书信关系着前辈一件极重大的秘密，是以必须面交前辈。”说着慎重地取出书信，双手奉上。

俞放鹤微微沉吟，却又将那封信送了回去，道：“既是如此，就请阁下将此信大声念出来吧。”

黑鸽子道：“但此信乃是前辈的秘密……”

俞放鹤笑道：“正因如此，老朽才要相烦阁下，老朽平生从无秘密，自信所做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被人大声念出来的。”

黑鸽子耸然动容，轩昂大笑道：“好个‘从无秘密’，当今天下，还有谁能做到这四个字！”

黑鸽子双手接过书信撕了开来，三面写得满满的信纸，竟粘在一齐，他伸手沾了点口水，才将信纸掀开，瞧了一眼，大声念道：“放鹤仁……”

那“兄”字还未说出口来，身子突然一阵抽搐，倒了下去。

俞放鹤终于变色，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就在这眨眼间他脉息便已将断，俞放鹤不及再问别的，大声问道：“这封信究竟是谁要你送来的？谁？”

黑鸽子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只见他面色由青变白，由白变红，由红变黑，眨眼间竟变了四种颜色，面上的肌肉，也突然全都奇迹般消失不见，刹那间生气勃勃的一张脸，竟已变成个黑色的骷髅。

那少年手足冰冷，尖声道：“好毒！好厉害的毒。”

俞放鹤缓缓站起，惨然长叹道：“这封信本是要害我的，不想却害了他，我虽未杀他，他却因我而死……”

只见黑鸽子身上肌肉也全部消陷，怀中滚出了几锭黄金，想来便是他传信的代价，也正是他生命的代价。

俞放鹤瞧着这金子，突然拾起了那封书信。

少年目光一闪，惊呼道：“你老人家要怎样？”

俞放鹤神色又复平静，缓缓道：“此人为我而死，我岂能无以报他，何况，要害我的这人手段如此毒辣，一计不成，想必还有二计，就说不定还要有无辜之人陪我牺牲，我活着既不免自责自疚，倒不如一死反而安心。”

那少年颤声道：“但……但你老人家难道不想知道究竟是谁要害你？你老人家一生与人无争，又有谁会……”

话未说完，突听“轰”的一声巨震，那几锭金子竟突然爆炸，震得矮几上的水池纸砚全都掉了下来。

俞放鹤身子看似站着不动，其实已跃退三丈后又再掠回，他平和的目光中已有怒色，握拳道：“好毒辣的人，竟在这金锭中也藏有火药，而且算准黑鸽兄将信送到之后再爆，他不但要害我，竟还要将送信人也杀死灭口……”

少年面也变色，恨声道：“这会是什么人？既有如此毒辣的一颗心，又有如此巧妙的一双手，此人不除，岂非……”

俞放鹤黯然一叹，截断了他的话，惨笑道：“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他如此处心积虑地要害我，想必是我曾经做错了什么事，他才会如此恨我。”

少年目中泪光闪动，颤声道：“但你老人家一生中又何尝做错了什么事？你老人家如此待人，却还有人要害你老人家，这江湖中莫非已无公道。”

俞放鹤缓缓道：“佩玉，莫要激动，也千万莫要说江湖中没有公道，一个人一生之中，总难免做错件事的，我也难免，只是……只是我一时间想不起了。”

突听远处有人大喝道：“俞放鹤在哪里？……俞放鹤在哪里……”

这喝声一声接着一声，越来越近，喝声中夹着的惊呼声、叱骂声、暴力撞门声、重物落地声，也随着一路传了过来，只见俞宅家人竟都拦不住这恶客。

少年俞佩玉动容道，“是什么人敢闯进来？”

俞放鹤柔声道：“有人来访，我本就不应阻拦他，何况，客已进来，你又何苦再出去……”突然转头一笑，道：“各位请进吧。”

花园月门中，果然已闯入五条锦衣大汉，人人俱是满面杀机，来势凶恶，但瞧见这父子两人安洋镇定的神色，却又都不禁怔了怔，当先一条虬髯紫面大汉，手提金背九环刀，厉声狂笑道：“俞放鹤，好恶贼，我总算找着你了。”

狂笑声中金环震动，疯狂般向俞放鹤一刀放下，树叶都被刀风震得簌簌飘落，俞放鹤却凝立不动，竟似要等着挨这一刀！

少年俞佩玉头也未抬，手指轻轻一弹，只听“嗤”的一声，接着“当”的一声，虬髯大汉掌中金刀已落地。

他半边身子都已发麻，耳朵里嗡嗡直响，面上更早已变了颜色，眼睁睁

瞧着这少年，既不敢进，又不敢退。

俞佩玉已缓缓走了过来，突听俞放鹤沉声道：“佩玉，不得伤人。”

俞佩玉果然不再前走一步。髯大汉浓眉顿展，仰天狂笑道：“不错，俞放鹤自命仁者，手下从不伤人，但你不伤我，我却要伤你，你若伤了我一根毫发，你就是沽名钓誉的恶贼。”

他居然能将不通之极的歪理说得振振有词，脸厚心黑，可算都已到家了。俞放鹤却不动容，反而微笑道：“如此说来，各位无论如何可都是要取老朽性命的了？”

虬髯大汉狞笑道：“你说对了。”

突然往地上一滚，金刀便已抢入掌中，振刀大喝道：“兄弟们还不动手。”

喝声中九环刀、丧门剑、虎头钩、判官笔、练子枪，五件兵刃，已各自挟带风声，向老人击出，就在这时，突听一人长笑：“就凭你们也配伤得了俞老前辈。”

一条人影随着清朗震耳的笑声，自树梢冲入刀光剑影中，“哗啦啦”一声，九环刀首先飞出，钉入树干，“喀嚓”一声，丧门剑已折为两段。接着，一对判官笔冲天飞起，虎头钩挑破了使剑人的下腹，练子枪缠住了使钩人的脖子，刹那之间，五条大汉竟全都倒地不起。

这人来得既快，身手更快，所用的招式，更如雷轰电击，势不可当，俞氏父子不禁耸然动容。

直到现在他们才瞧清这人乃是个紫罗轻衫，长身玉立的英俊少年，目光炯炯，英气逼人，只是一张苍白的脸，冷冰冰的没什么表情，显得有些寒峻冷漠。

此刻他竟已拜倒在地，恭声道：“小子在路上便已听得这五人有加害前辈之意，是以一路跟来，见前辈如此容让，这五人竟还如此无礼，小子激怒之下，出手未免重些，以致在前辈府中伤了人，还请前辈恕罪。”

他出手解围，竟不居功，反先请罪。

俞放鹤长叹道：“世兄如此做法，全是为了老朽，这‘恕罪’两字，但请再也休要提起，只是这五人……唉，老朽委实想不起何时开罪了他们，却害得他们来此送死。”

默然半晌，展颜一笑，双手搀扶这罗衫少年，笑道：“世兄少年英俊，若为老朽故人之子，实是不胜之喜。”

罗衫少年仍不肯起来，伏地道：“前辈虽不认得小子，小子这性命却为前辈所赐，只是前辈仁义广被四海，又怎会记得昔年曾蒙前辈翼护的一个小孩子。”

俞放鹤搀起了他的手，笑道：“但如今这孩子非但已长大了，而且还反救了老朽一命，看来天道果然……”双臂突然一震，将那少年直摔了出去，倒退三步，身子发抖，颤声道：“你……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罗衫少年凌空一个“死人提”飘然落地，仰天大笑道：“俞老儿，你掌心已中了我‘立地夺魂无情针’，便是神仙也救不活你了，你再也休想知道我是什么人……”

俞佩玉早已冲到他爹爹身旁，只见他爹爹一双手在这刹那间便已肿起两倍，其黑如漆，其势如火。再瞧这老人面目，也已全无血色，颤抖的身子已站不直，嘴里已说不出话。俞佩玉心胆皆裂，嘶声道：“我父子究竟与你有何仇恨？你要下此毒手？”

罗衫少年大笑道：“ 我和姓俞的素无冤恨，只不过是要你们的命而已。 ”
他口中大笑，面上却仍是冰冰冷冷，全无表情。
俞佩玉瞧了瞧地上的尸身，咬牙道：“ 这都是你布下的毒计？ ”
罗衫少年道：“ 不错，我为了要取你父子性命，陪着你父子死的已不止这六个…… ”
突然撮口而啸，四面墙头，立刻跃入了二十余条黑衣大汉，各展刀剑，人人俱是脚步轻灵，身手矫健，看这扑了过来的二十余条大汉，竟无一不是江湖中独当一面的高手，只是人人都以一方紫罗花巾蒙住了脸，竟都不愿被人瞧出来历。
罗衫少年仰天大笑道：“ 姓俞的，我瞧你还是束手认命了吧，咱所畏惧的只不过是俞老儿一双天下无敌的金丝绵掌，俞老儿既已不中用，你还想怎样？ ”
俞佩玉目光一转，便已瞧出这些人身手不弱，他心中不但悲痛之极，愤怒之极，也难免要惊骇之极。
若是换了别人早已神智失常，纵不胆裂气馁，也要疯狂拼命，但这少年却大是与众不同，身子一转背起了他爹爹，将老人的长衫下摆往腰间一束，右手已抄起了那双千钧铁笔。
这时黑衣大汉们已摸到近前，瞧见这少年居然还能气定神凝地站在那里，也不觉怔了一怔，方自展刀扑上。
只见刀光闪动，寒芒满天，虽是十余柄刀剑同时抢攻，但章法却丝毫不乱，攻上的攻上，击下的击下，砍头的砍头，削足的削足，十余柄刀剑同时刺向同一人，竟丝毫不闻刀剑相击之声。
但突然间，一阵狂风着地卷起，千钧铁笔横扫而出，金铁交鸣之声立时大作，钢刀铁剑，弯的弯，折的折，脱手的脱手，十余大汉身子齐被震出，但觉肩酸腕麻，一时间竟抬不起手。
这面如冠玉，温文尔雅的少年，竟有如此惊人的神力，当真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但这些大汉终究不是俗手，虽惊不乱，十余人后退，另十余人又自抢攻而上，俞佩玉千钧笔再次挥出。
这一次却再也无人敢和他硬碰力拼，只是乘隙抢攻，四下游斗，只听风声震耳，震得树叶如花雨般飘落。
二十余条大汉左上右下，前退后继，竟无一人能攻入笔风圈内，只是这千钧铁笔威势虽猛绝天下，毕竟太长太重，施展既不能如普通刀剑之灵活，真力之损耗也太多，二十余招过后，俞佩玉白玉般的额角上已满是汗珠。
罗衫少年抚掌大笑道：“ 对，就是这样，先耗干他力气再说，老鼠已被捉进了坛子，还怕他跑得了么？ ”他虽然带着面具，听他语声，年龄也的确不大。
俞佩玉虽在和别人动手，眼睛却不断在留意着这狠毒的少年，更留意着这少年的一双手，手中的无情针。
只听他背后老父的呼吸已越来越微弱，终至气若游丝，而面前这强敌却渐渐走近，一双手似乎已将挥出。
俞佩玉心已碎，力已竭，突然大呼道：“ 罢了。 ”
他明知此番若是脱走，只怕再也难查出这些仇人的真象来历，但情势却已逼得他非走不可。

话声出口，千钧笔“横扫千军”，突然往一条使刀的大汉当胸砸了过去，那大汉心胆皆丧，魂不附体，跌在地上，连滚几滚，千钧笔竟插入地下，俞佩玉身子竟借着这一戳之力，“呼”地自众人头顶上飞过，飞过树梢，就好象一双长着翅膀的大鸟似的，飘飘荡荡，飞了出去。

千钧笔居然还有这点妙用，更非众人始料所及。

罗衫少年顿足道：“追！”

他脚一顿，人也箭一般窜了出去，但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何况他轻功本就和俞佩玉差着三分，俞佩玉借那一戳之力，轻功更无异加强了一倍，等他飞掠出墙，但见墙外柳丝在风中飘拂，河水在阳光下流动，一条黄犬夹着尾巴从小桥上走过。

俞佩玉却已瞧不见了。

俞佩玉其实并未走远，只是躲在桥下荒草中。

背后背着一人，他余力实已不能奔远，只有行险侥幸，以自己的性命来和对头的机智赌上一赌。

只听那罗衫少年轻叱道：“分成四路，追！”

一人道：“桥下……”

罗衫少年怒道：“姓俞的又不是呆子，会在桥下等死？”

接着，衣袂带风之声，一个接着一个自桥上掠过，“扑通”一声，那条黄犬惨吠着跌入河里，想是那罗衫少年恼怒之下，竟拿狗来出气，水花消失时，四下已再无声息，俞佩玉一颗心提起，又放下，还是伏身草中，动也不动。

他当真沉得住气，直到了盏茶时分，确定那些人不再回来，方自一掠而出，不奔别处，却笔直奔回自家庭院——

别人算准他不敢回来，他就偏要回来。

庭院依旧深寂，浓荫依旧苍碧，象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只是那六具尸身，却又在提醒他方经惨变。

俞佩玉笔直奔入内室，将他爹爹放在床上，自柜中取了瓶丹药，全都灌入他爹爹嘴里。

这本是老人秘制的灵药，也不知道曾经救过多少人的性命，但此刻却救不活他自己的性命，俞佩玉的眼泪，直到此刻才流下来。

阳光自小窗中斜斜照进来，照在老人已发黑的脸上，他胸中还剩下最后一口气，微微张开了眼，茫然道：“我错了么？……我做错了什么？……”

俞佩玉以身子挡住阳光，泪流满面，嘶声道：“爹爹，你老人家没有错。”

老人象是想笑，但笑容已无法在他逐渐僵硬的面上展露，他只是歪了歪嘴角、一字字道：“我没有错，你要学我，莫要忘记容让，忍耐……容让……忍耐……”语声渐渐微弱，终于什么也听不见了。

俞佩玉直挺挺跪倒，动也不动，泪珠就这样一滴滴沿着他面颊流下，直流了两个时辰，还没有流干。

窗外阳光已落，室内黝黑一片。

黑暗，死寂，突然间，一阵脚步声响了起来。

这脚步声缓慢而沉重，每一脚都能踩碎人的心，这脚步声自曲廊上一声声响了过来。终于走到了门口。

门，轻轻被推开——

俞佩玉还是跪在黑暗中，动也不动。

只见那人影竟自门外一步步走了进来，就象是幽灵般，还是走得那么慢，他身子纤小，脚下却似拖着千斤重物。

俞佩玉终于站了起来。

那人一惊，倒掠而出，退到门口，道：“你……你是什么人？”

这句话本该俞佩玉问他的，他却先问了出来，俞佩玉静静地瞧着，朦胧中只见“他”腰肢纤细，长发披散，竟是个女子。

哪知这女子竟然嘶声狂呼道：“好恶贼，好毒的手段，你……你居然还敢留在这里。”

反手抽出了背后长剑，剑光闪动，发狂般扑了过来连刺七剑。

她方才脚步那般沉重，此刻剑势却是轻灵飘忽，迅急辛辣，俞佩玉展动身形，避开了这一气呵成的七着杀手，沉声道：“菱花剑？”

那女子怔了一怔，冷笑道：“恶贼，你居然也知道林家剑法的威名？你……”

俞佩玉再迟几步，叹了口气，道：“我是俞佩玉。”

那女子又是一怔，住手，长剑落地，垂下了头，道：“俞……俞大哥，老伯难道……”她一面说话，目光已随着俞佩玉的眼睛望到那张床上，说到这里她已依稀瞧见了床上的人，身子不由得一震，风中秋叶般颤抖起来，终于扑倒在地，放声痛哭道：“我不能相信……简直不能相信……”

俞佩玉还是静静地瞧着她。她哭得声音嘶哑，突然道：“好了，我已哭够了，你说话吧。”

俞佩玉还是不说话，却燃起了灯，灯光照亮了她一身白麻的孝衣，俞佩玉这才不禁为之一震，失声道：“林老伯难道……难道也……”

那少女嘶声道：“我爹爹六天前也已被害了。”

俞佩玉惨然失色道：“是……是谁下的毒手？”

那少女道：“不知道……我不知道……”

她霍然回过了头，灯光下，只见她的面容是那么清丽，又是那么憔悴，她的眼睛虽已哭红，虽然充满了悲痛，却还是能瞪得大大的，瞧着俞佩玉，目光也还是那么倔强，她瞪着俞佩玉一字字道：“你奇怪么？我爹爹死了，我却不知是被谁害的，那天我出去了，等我回去时，他老人家尸身已寒，我们家里已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俞佩玉实在想不到这看来弱不禁风的女孩子，在经过如此惨变后，还能远自千里赶来这里，此刻竟还能说话。

在她这纤弱的身子里，竟似乎有着一颗比铁还坚强的心。俞佩玉长叹垂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那少女却又接道：“你奇怪么？我居然会说已哭够了，只因我委实已哭够，我已哭得不想再哭了，这一路上我已哭过五次。”

俞佩玉失声道：“五次？”

那少女道：“不错，五次，除了你爹爹和我爹爹外，还有太湖之畔的王老伯，宜兴塬沈大叔，茅山下的西门……”

俞佩玉不等她说完，已耸然截口道：“他们莫非也遭了毒手？”

那少女目光移向灯光，没有说话。

俞佩玉道：“太湖王老伯金剪如龙，号称无敌，宜兴沈大叔银枪白马，少年时便已横扫江南，茅山西门大叔一身软功，更是无人能及，他们怎会遭人毒手？”

那少女悠悠道：“菱花神剑与金丝绵掌又如何？”

俞佩玉垂下了头，黯然道：“不错……莫非他们竟都是被同一人所害？这人是谁？”

那少女道：“只是，我并未瞧见他们的尸身。”

俞佩玉霍然抬头，道：“既未瞧见尸身，怎知已死？”

那少女道：“没有人……他们家里虽然没有死尸，却也瞧不见一个活人，每栋屋子都象是一个坟墓……你的家和我的家也正是如此。”

俞佩玉黯然半响，喃喃道：“家？……我们已没有家了。”

那少女逼视着他，道：“你要去哪里？”

俞佩玉缓缓道：“这所有的事都是件极大的阴谋，大得令人不可思议，我现在虽猜不透，但总有一天会查出来的，你若是主使这阴谋的人要对我如何？”

那少女道：“斩草除根？”

俞佩玉惨笑道：“不错，你若是我，又当如何？”

那少女道：“逃……但逃向哪里？”

俞佩玉道：“何处安全，便去那里。”

那少女道：“安全？……你我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他就算到了你身旁，你也不会知道的，普天之下，又有何处才是安全之地？”

俞佩玉道：“有一处的。”

那少女道：“是什么地方？”

俞佩玉道：“黄池！”

那少女失声道：“黄池？……如今天下武林中人，都要赶去那里……”

俞佩玉截口道：“正因为天下英雄都要赶去那里，那恶贼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那里出手伤人的。”

那少女缓缓点了点头，冷冷他说道：“很好，你在此时此刻，居然还能想得如此周到，想必不至于被人害死了，你……你去吧。”

俞佩玉道：“你……”

那少女大声道：“我用不着你管。”转过身子，大步走了出去。

俞佩玉也不阻拦于她，只是静静地在后面跟着，跟出了门，那少女脚下一软，身子跌倒，俞佩玉已在后面轻轻扶住，长叹道：“你吃的苦太多，太累了，还是先歇歇吧。”

那少女目中又有泪光闪动，咬了咬嘴唇，道：“你何必故意装成关心我的样子，我……我自千里外奔到你们家来，你……你……你却连我的名字都不问。”

俞佩玉道：“我不必问的。”

那少女突然挣扎着站起，咬着牙叫道：“放开我——放开我——你再碰我一根手指，我就杀了你。”

俞佩玉轻轻叹了口气，道：“我虽然没有见过你，却又怎会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少女展颜一笑，瞬即垂下了头，幽幽道：“只可惜，你我相见的时候错了……”

活犹未了，门外又有脚步声响起，一个苍老的语声轻唤道：“少爷……少爷……”

俞佩玉横身挡在少女前面，道：“什么人？”

那语声：“少爷，你连俞忠的声音都听不出了么？”
俞佩玉松了口气，那少女却抓紧他肩头，道：“谁？”
俞佩玉道：“他是自幼追随家父的老仆人！”
那少女道：“但……但我来的时候，一个活人都未见到。”
俞佩玉怔了怔，道：“他……只怕也躲过了。”
说话间一个白发苍苍的青衣老家人已走了进来，躬身道：“秣陵来的王老爷已在厅中等着少爷前去相见。”
俞佩玉动容道：“可是义薄云天，王雨楼王二叔？”
老家人俞忠道：“除了他老人家，还有哪位？”话未说完，俞佩玉已大步走了出去，但见曲折的长廊两旁，不知何时已燃起了纱灯，就象是平时一样。俞佩玉心里奇怪，脚步却未停，大步冲入前厅，厅中竟是灯火通明，一个浓眉长髯，面如重枣的紫袍老人端坐在梨花椅上，正是侠名遍江湖，仁义传四海的江南大侠，“义薄云天”王雨楼王二爷。俞佩玉奔过去跪地拜倒，哽咽道：“二叔，你……你老人家来得……来得迟了。”
王雨楼叹道：“你和你那老爹爹的事，二叔我听了也难受得很。”
俞佩玉惨声道：“小侄不幸……”
突然抬起头来，满面惊诧道：“二叔你……你怎会这么快就知道了？”
王雨楼手持长髯，含笑道：“自然是你那老爹爹，我那俞大哥告诉我的。”
俞佩玉耸然失声道：“我爹爹，他……他……何时……”
王雨楼笑道：“方才他怒气冲冲地走出来，连我都不愿理睬，我虽不知你父子两人是为了什么争执起来，但是四十年来，倒真未见过他动如此大的火气，只有叫你云三叔陪他出去散散心，也免得你父子又……”
俞佩玉早已惊得愣住，听到这里，忍不住脱口呼道：“但……但我爹爹方才已……已经被害了。”
王雨楼面色一沉，皱眉道：“少年人与父母顶嘴，也是常有的事，你这孩子难道还想咒死你爹爹不成。”
俞佩玉嘶声道：“但……我爹爹明明已……已……”
王雨楼怒叱道：“住嘴。”
俞佩玉咬牙道：“他老人家尸身还在寝室，你老人家不信，就去瞧瞧。”
王雨楼怒冲冲站起，道：“好，走！”
两人大步而行，还未走过回廊，便瞧见方才昏暗的寝室此刻竟也已燃起了明亮灯火。俞佩玉一步冲了进去，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放鹤老人的尸身竟已赫然不见了。
王雨楼厉声道：“你爹爹尸身在哪里？”
俞佩玉身子颤抖，哪里还能说得出话，突然大喝一声，冲入庭院，廊旁纱灯映照，照着那浓荫如盖的老树，树下莫说那六具尸身，就连方才被笔锋舞落的落叶，都已不知被谁扫得干干净净。千钧笔还在那里，矮几上水池，纸砚，也摆得整整齐齐，依稀还可瞧见纸上正是他自己方才写的南华经。
俞佩玉手足冰冷，这幽静的庭院，在他眼中看来，竟似已突然变成了阴森诡秘的鬼蜮。
王雨楼负手而立，沉声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俞佩玉失魂落魄，茫然道：“我……我……”
只见花丛中人影移动，正是方才那少女，俞佩玉如见救星，冲过去抓住她的手，大声道：“她方才瞧见的……他就是‘菱花神剑’林老爷子的女儿

林黛羽，她方才亲眼瞧见了我爹爹的尸身。”

王雨楼目光如炬，厉声道：“你可是真的瞧见了？”

林黛羽：“我……我方才……”

突然间，四个人大步走上曲廊，齐声笑道：“王二哥几时来的，当真巧得很。”

当先一人锦衣高冠，腰悬一柄缀碧玉的长剑，头发虽然俱已花白，但看来仍是风神俊朗，全无老态。

林黛羽瞧见这四人，语声突然顿住，身子也似起了颤抖，俞佩玉更是如见鬼魅一般，面容大变、惊呼道：“林……林老伯，你……老老人家不是已……已死了么。”

来的这四人竟赫然正是太湖金龙王、宜兴沈银枪、茅山西门风以及苏州大豪“菱花神剑”林瘦鹃。

林瘦鹃还未答话，他身旁西门风大笑道：“三年未见，一见面就咒你未来的岳丈大人要死了，你这孩子玩笑也未免开得太大了吧。”

俞佩玉霍然转身，目光逼视林黛羽，道：“这可是你说的，你……你…。你为何要骗我？”

林黛羽缓缓抬起头来，目光清澈如水，徐徐道：“我说的？我几时说过这话？”

俞佩玉身子一震，倒退五步，转过头，只见这五位武林名人都在冷冷瞧着他，眼神中带着惊讶，也带着怜悯。

那老家人俞忠不知何时已弯着腰站在那里，赔笑道：“少爷，你还是陪五位老爷子到厅中喝茶吧。”

俞佩玉纵身扑过去，紧紧抓住了他肩头，道：“你说！你将方才的事说出来。”

俞忠竟也怔了怔道：“方才的事？方才哪有什么事？”

俞佩玉惨然失色。王雨楼道：“除了我五人外，今天可有别人来过？”

俞忠摇头道：“什么人也没有……”

俞佩玉缓缓放松手掌，一步步往后退，颤声道：“你……你……你为何要害我？”

俞忠长叹一声，凝注着他，目中也充满了怜悯之色，叹道：“少爷最近的功课太重了，只怕……”

俞佩玉突然仰天狂笑起来，狂笑道：“只怕我已疯了，是么？你们这样瞧着我，只因你们都认为我已疯了，是么，你们都盼望我发疯，是么？”

林瘦鹃叹道：“这孩子只怕是被他爹爹逼得太紧了。”

俞佩玉狂笑道：“不错，我的确已被逼疯了。”

一拳击出，将窗子打了个大洞，一脚又将地板踢了个窟窿。

王雨楼、沈银枪、西门风齐地抢出，出手如风，抓住了他的肩膀，林瘦鹃自怀中取出个小小的黑木瓶，柔声道：“玉儿，听我的话，乖乖将这药吃下去，好生睡一觉，明天起来时，必定就会好多了。”

拔开瓶塞，往俞佩玉嘴里塞了过去，但闻一股奇异的香气，使人欲醉。

俞佩玉紧紧闭着嘴，死也不肯张开。

沈银枪叹道：“贤侄，你怎地变了，难道你岳父也会害你么？”

突然俞佩玉大喝一声，双臂振起，沈银枪、西门风如此高手，竟也禁不住这天生神力，手掌再也把持不住，喝声中俞佩玉已冲天跃起，足尖一蹬，

燕子般自树梢掠过，如飞而去。

西门风失声道：“这孩子好厉害，纵是俞放鹤少年时，也未必有如此身手。”

王云楼目光闪动，长叹道：“只可惜他已疯了，可惜可惜……”

林黛羽扑倒在地，放声痛哭起来。

星光满天，夜凉如水，俞佩玉躺在星光下，己有整整三个时辰没有动过了，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

他瞪着大眼睛，瞧着那满天繁星，每一颗星光都象是一张脸，在朝着他冷笑：“你疯了……你疯了……”

星光刚刚疏落，晚风中突然传来凄凉的哭声，哭声渐近，一个又瘦又矮，胡子却长得几乎拖到地上的老头子，随着哭声走了过来，坐到一株杨树下，又哭了一阵，拾了几块石头垫住脚，解下腰带悬在树枝上，竟要上吊。

俞佩玉终于忍不住掠过去，推开了他。

那老头子赖在地上哭道：“你救我则甚？世上已没有比我再倒霉的人了，我活着也没意思，求求你让我死吧，死了反而干净。”

俞佩玉叹了口气，苦笑道：“世上真的没有比你更倒霉的了么？……今天一天里，我没有了家，没有了亲人，我说的话明明是真的，世上却没有一人相信，世上也再无一个我能信任的人。平日在我心目中大仁大义的侠士，一日间突然都变得满怀阴谋诡橘；平日就是亲近的人，一日间也突然都变得想逼我发疯，要我的命，我难道不比你倒霉得多。”

那老头子呆望了他半晌，呐呐道：“如此说来，我和你一比，倒变成走运的人了，你委实比我还该死，这绳子就借给你死吧。”

哈哈一笑，扬长而去。

俞佩玉呆望着他走远，将自己的脖子，往绳圈里试了试，喃喃道：“这倒容易得很，一死之后，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但我又真的是世上最该死的人么？”

突然哈哈一笑，道：“就算我已死过一次了吧。”

解下绳索，拍手而去。

一路上他若走过池塘，池塘里采菱的少女瞧见他失魂落魄的模样，常会娇笑着将菱角往他身上抛，他就接过来吃了。

他若走过桑林，采桑的少女也会将桑葚自树梢抛在他身上，他也接过就吃。走得累了，他就随便找个稻草堆睡下，醒来时却常会有微笑的少女红着脸端给他一碗白糖煮蛋，若被少女的母亲瞧见，提着扫把出来赶人，但瞧过他的脸后，却又多给了他两个馒头，几块咸菜。

这一路上他也不知是如何走过来的，他心里想着的事也不敢向任何人透露，口中只是不断道：“忍耐……莫忘了，忍耐……”

他似乎全不管身后是否有人追踪，其实此刻根本已无人认得出他，他衣着本来朴素，再加上全身泥污，几个破洞，就和叫花子相差无几，他脸也不洗，头也不梳，但这迷迷糊糊、失魂落魄的可怜样子，却更令女子喜爱。

但此刻别人是喜欢他，是讨厌他，他全不放在心上。走了多日，终于走入河南境内，道上的行人，武士打扮的已越来越多，一个个都是趾高气扬，意兴匆匆，黄池盛会，七年一度，天下武林中人，谁不想赶去瞧瞧热闹。

过了商邱，道上更是鞭丝帽影，风光热闹，若有成名的英雄豪杰走过，道旁立刻会响起一片赞叹之声：“瞧，那穿着紫花袍的就是凤阳神刀公子，

他腰上挂着的就是那柄截金断玉的玉龙刀。”

“那位穿着黄衣服的姑娘你可认得？”

“我若不认得金燕子还能在江湖混么？唉，人家可真是天生一对，郎才女貌。”

“呀，千牛拳赵大侠也来了。”

“他自然要来的，少林已一连七次主盟黄池之会，今年的牛耳，自然是不能让别人抢去，赵大侠身为少林俗家弟子之长，不来行么？”

这些话俞佩玉虽然听在耳里，却绝不去瞧一眼，别人自然也不会来瞧这窝窝囊囊、走在道旁的穷小子。

走到封邱，夜已深，他没有入城，胡乱躺在城外一家小客栈的屋檐下，夜更深，别人都睡了，但黄池已近在眼前，他怎么睡得着，他睁着眼睛发愣：“林瘦鹃，太湖王这些人真的会来吗？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为何定要说我爹爹未死，难道……”

突听一人道：“红莲花，白莲藕，一根竹竿天下走。”

一个干枯瘦小，却长着两只大眼睛的少年乞丐，手里拿着根竹竿，正瞧着他笑。

俞佩玉也瞧着他笑了笑，却不说话，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少年乞丐眨眨眼睛，笑道：“你不是咱们丐帮的？”

俞佩玉摇摇头。

少年乞丐笑道：“你不是丐帮的，怎地却打扮得和要饭一样，睡觉也睡在要饭的睡的地方，别的生意有人抢，不想要饭的生意也有人抢。”

俞佩玉笑了笑，道：“对不起。”

站起来走出屋檐，呆呆地站在星光下发愣。

那少年乞丐两只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瞧着他，象是觉得这人很有趣，用竹竿点了点他的肩头，笑道：“听你口音，可是从江南来的？”

俞佩玉道：“是。”

少年乞丐道：“你叫什么名字？”

俞佩玉回过头，又瞧了他几眼，只觉这双大眼睛虽然精灵顽皮，但却只有善意，没有恶意，也笑了笑：“我叫俞佩玉。”

那少年乞丐笑道：“我叫连红儿，只因我穿的衣服虽破，但还是要穿红的。”

俞佩玉道：“哦，原来是连兄。”

连红儿大笑道：“你这人不错，居然跟穷要饭的也称兄道弟。”

俞佩玉苦笑道：“小弟却连饭都要不到。”

连红儿眼睛更亮，缓缓道；“瞧你武功根基不弱，若不是武林世家的子弟，绝不会扎下这么厚的根基，却又为柯要装成如此模样？”

俞佩玉一惊道：“我……我没有装，我不会武功。”

连红儿脸一板，冷笑道：“你敢骗我。”

竹竿一扬，闪电般向俞佩玉“灵墟穴”点了过去。

这一竿当真快如电光石火，点的虽是“灵墟穴”，但杆头颤动，竟将灵墟四面的“鹰窗”，“神藏”，“玉堂”，“膻中”，“紫宫”……等十八处大穴全都置于竹竿威力之下。

俞佩玉连遭惨变，已觉得天下任何人都可能是他那不知名的恶魔对头派来的，肩头一滑，闪开七尺。

哪知连红儿竹竿点到一半，便已收了回去，瞧着他冷冷笑道：“年纪轻轻，便学会骗人，长大了那还得了。”

俞佩玉垂下了头，道：“我实有难言之隐。”

连红儿道：“你不能告诉我？”

俞佩玉道：“你若有难言之隐，是否会告诉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连红儿瞧了他半晌，终于又笑了，道：“这句话问得妙，瞧你文文静静，象是从来不喜欢多话，不想说出句话来倒厉害得很。”

连红儿说着，身子懒洋洋地躺了下去，缓缓道：“只是，你这趟恐怕是白来了，黄池之会你是去不成的。”

俞佩玉又是一惊，道：“你……你怎知道……”

连红儿笑道：“我这双眼睛就是照妖镜，无论什么人，只要被我这双眼睛瞧过一眼，我就知道他是什么变的。”

俞佩玉瞧着这双眼睛，不觉又是惊奇，又是佩服。

连红儿的眼睛却瞧着天，悠悠道：“黄池之会，可不是人人都可以来的，若没有请帖，就得是发起此会之江湖十三大门派的，你呢？”

俞佩玉垂下了头，道：“我……我什么都不是。”

连红儿道：“那么你不如此刻就回去吧。”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丐帮可是那十三大门派之一。”

连红儿笑道：“自然是的，这四十多年虽然每次主盟的都是少林，但若咱们丐帮不给他面子，那双牛耳朵只怕早就被武当，昆仑抢走了。

俞佩玉喃喃道：“我若混在丐帮弟子中，想必没有人能瞧得出来……”连红儿大笑道：“如意算盘倒是打得真响。”

俞佩玉突然跪了下去，道：“但求连兄助小弟这一次，在贵帮帮主面前说个情，小弟只求能进去，别的事都不用费心。”

连红儿笑嘻嘻地瞧着他，道：“我和你素不相识，为何要帮你这个忙？”

俞佩玉呆了一呆道：“因为……因为……”

长叹一声，缓缓姑起，他实在说不出因为什么，他只有走。

连红儿也没有唤他回来，只是笑嘻嘻地瞧着他垂头丧气地走入黑暗里，就象是瞧着个快淹死的人沉到水里去。

黑暗中，俞佩玉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还是一片黑暗，突然间，远处火光闪动，一群人拍手高歌。

“红莲花，天下夸，坏人遇着他，骇得满地爬，好人遇着他，拍手笑哈哈，走遍五湖加四海，也只有这一朵红莲花。”

俞佩玉什么人都不愿瞧见，转身而行，哪知这群人却突然围了上来，围在他四周大笑着，拍着手。

火光闪动中只见这些人一个个蓬衣赤足，有老有少，俞佩玉愣在那里，还未说话，哪知这些人却又拍手高歌。

“俞佩玉，人如玉，半夜三更里，要往哪里去？”

俞佩玉倏然变色，失声道：“各位怎会认得在下？”

一个老乞丐走了出来，含笑行礼道：“我家帮主闻得公子远来，特令我等……”

俞佩玉大声道：“但我却根本不认得你家帮主。”

那老丐笑道；“公子虽不认得我家帮主，帮主却久闻公子大名，是以特命我等在这里等着公子大驾前来，并且还要送东西给公子。”

俞佩玉双拳紧握，冷笑道：“ 好，送来呀。 ”
那老丐一笑道：“ 公子莫要误会，我等要送上的可不是刀剑拳头。 ”
说着自怀中取出个黄的信封，双手奉上，笑道 :“ 公子瞧一瞧就明白了。”
俞佩玉不由得接了过来，心念闪动，突然想起那封“ 死信 ”，双手一震，一把抓住了那老丐衣襟，将信封送到他面前，厉声道：“ 你舔一舔。 ”
那老丐含笑瞧了他一眼，道：“ 公子倒真仔细。 ”
竟果然伸出舌头舔了舔，还舔信封里面那张帖子，笑道：“ 这样公子可放心了么？ ”
俞佩玉倒觉有些不好意思，手掌松开，只见那帖子上写着的竟是“ 恭请阁下光临黄池之会。 ”
他又是一惊，再抬头时，老老少少一群人竟已全都走了，只留下那堆火光还在黑暗中闪动不息。
俞佩玉瞧着这堆火，不觉又发起愣来，这帮主是谁他都不知道，却又为何要送他这张请帖？
这些天来他所遇见的，不是荒唐得可笑，就是诡秘得可怖，毒辣得可恨，件件却又都奇怪得不可思议，无法解释。
他手里拿着请帖，不知怔了多久，黑暗中竟突然又有脚步声传来，他刚想走，却听得有人轻叱道：“ 站住！ ”
俞佩玉叹了口气，不知又有什么事，什么人来了。这些天他遇见的事没有一件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看见的人也没有一个他能猜出身份来意，他索性想也不去想，只见这次来的人竟有七个。
这七人两个穿着道袍，一个穿着僧衣，还有三个紧衣劲服，最后一个竟是个披着乡花斗篷的女子。
但这七人装束虽不同，却都是精明强悍，英气勃勃的少年，身手也俱都十分轻灵矫健。
当先一个黑衣少年目光炯炯，瞪眼瞧着他，喝道：“ 朋友，站在这里想干什么？ ”
俞佩玉冷笑道：“ 连站都站不得么？ ”
那少年剑眉一挑，还未说话，身旁的僧人已含笑合十道：“ 施主有所不知，只因黄池之会已近在明日，天下武林中人大多聚集此地，难免便有不肖之徒乘机滋事，主会的十三派掌门人有鉴于此，特令弟子们夜巡防范，贫僧少林松水，这几位师兄乃是来自武当、昆仑、华山、点苍、崆峒等派。 ”
俞佩玉展颜道：“ 原来各位乃是七大剑派之高足…… ”
那黑衣少年一直瞪着他掌中请帖，突然道：“ 这帖可是你的？ ”
俞佩玉道：“ 正是。 ”
话犹未了，剑光一闪，已迫在眉睫，这少年果真不愧名门高足，眨眼门便已拔剑出手，俞佩玉猝不及防，全力闪身避过，耳朵竟险些被削去半边，不禁怒道：“ 你这是干什么？我这请帖难道是假的？ ”
黑衣少年掌中剑已化做点点飞花，逼了过来，冷笑叱道：“ 不假！ ”
他剑势看来并不连贯，但却一剑紧跟着一剑，绝不放松，俞佩玉避开了十七剑才喘了口气，喝道：“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那少女突然冷冷道：“ 等问过话再动手也不迟吧。 ”
黑衣少年倒是真听话，剑势一收，眼睛瞪得更大，厉声道：“ 你说，这请帖是哪里来的？ ”

俞佩玉道：“ 别人送我的。 ”

黑衣少年嘿嘿笑道：“ 各位听见没有，这是别人送他的。 ”

俞佩玉道：“ 这很好笑么？ ”

少林松水也沉下了脸，缓缓道：“ 你这请帖，却嫌太真了。施主有所不知，此次黄池之会，请帖共有七种，这黄色请帖最是高贵，若非一派掌门，也得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才能有这种帖子，也唯有十三位主会的掌门人才能送出这种帖子，而阁下…… ”

黑衣少年冷笑道 :“ 而阁下却不象是和这十三位掌门人有什么交情的人，这帖子不是偷来的，就是骗来的。 ”

喝声中长剑又复刺出，这一次那少女也不开口了，七个人己成合围之势，将俞佩玉围在中央。

俞佩玉满肚子冤枉，却又当真不知如何解释，那见鬼的“ 帮主 ”送他这张帖子，莫非就是要害他的？

黑衣少年掌中剑丝毫不留情，使的正是正宗点苍“ 落英飞花剑 ”迅急、辛辣，正是点苍剑法所长，这种剑法也正是最最不易闪避的，俞佩玉苦干不能还手，片刻间已连遇险招。

那少女皱眉道：“ 你还不束手就缚，难道真要…… ”

话犹未了，突听半空中传下一阵长笑，长笑曳空而过，众人失惊抬头、只见一条人影在黑暗中闪了闪，如神龙一现，便消失无影，却有件东西自半空中飘飘荡荡，落了下来。

黑衣少年剑光一闪，挑在剑尖，竟赫然是朵红色的莲花。

黑衣少年面色立变，失声道：“ 红莲花！ ”

少林松水却已向俞佩玉长揖含笑道：“ 原来施主竟是红莲帮主的好友，弟子不知，多有失敬。 ”

黑衣少年苦笑跌足道：“ 你……前辈为何不早说。 ”

俞佩玉怔了半晌，叹道：“ 我其实并不认得这位红莲帮主的。 ”

黑衣少年垂首道：“ 前辈若再如此说，晚辈便更置身无地了。 ”

俞佩玉只有苦笑，还是无法解释。那少女一双剪水双瞳盯着他，嫣然笑道：“ 弟子华山钟静，敝派在前面设有迎宾之馆，公子既是红莲帮主的朋友，也就是华山派的朋友，公子若是不嫌弃，就请移驾到那边歇歇。 ”

黑衣少年拊掌道：“ 如此最好，明日清晨，敝派自当车驾相迎，恭送前辈赴会。 ”

俞佩玉想了一想，苦笑道：“ 也好。 ”

就这样，他就被人糊里糊涂地自黑暗中送入了辉煌的迎宾馆，但那位红莲帮主究竟是何许人也，他还是不知道。

迎宾馆终夜灯火通明，宽敞的大厅，未悬字画，却挂着十四幅巨大的人像，俞佩玉自最后一幅瞧过去，只见这十四幅人像画的有僧有俗，有女子，也有乞丐，年龄身份虽不同，但一个个俱是神情威严，气度不凡。

钟静跟在身旁，笑道：“ 这就是发起黄池之会十四位前辈掌门的肖像。七十年前，武林中争杀本无宁日，但自从这十四派黄池连盟后，江湖中人的日子可就过得太平多了，这十四位前辈先人的功德，可真是不小。 ”

俞佩玉也不知是否在听她说话，只是呆呆地瞧着当中一幅肖像，上面画着的乃是个面容清瘦，神情安详的老者。

钟静笑着接道：“ 公子只怕要奇怪，这当中一幅画，怎会既不是少林梵

音大师，也不是武当铁肩道长，但公子有所不知，这位俞老前辈，就是黄池之会的第一个发起人，‘先天无极派’当时在江湖中地位之尊，绝不在少林武当之下。”俞佩玉轻轻叹了口气，道：“我知道。”

钟静道：“俞老前辈主盟黄池之会一连三次后，虽然退位让贤，但在会中仍有举足轻重之势，直到三十年前，放鹤老人接掌‘先天无极派’之后，方自退出大会。家师与少林、武当等派的掌门前辈，虽然再三苦劝，怎奈这位放鹤老人生性恬淡，三十岁时便已退隐林中，绝不再过问江湖中事，所以，现在名帖上具名的，就只剩下十三派了。”

这位风姿绰约的华山弟子，笑容温柔，眼波始终未曾离开过俞佩玉的脸，这些武林掌故娓娓道来，当真如数家珍。

俞佩玉却是神情惨然，垂首无语。

这一夜他自是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第二日清晨方自朦胧入梦，钟静那娇脆的语声已在门外笑道：“公子醒来没有，点苍的杨军壁师兄已来接你了。”

她眼波仍是那么妩媚，杨军壁黑衣外已罩上件黄衫，神情也仍如昨夜一般恭敬，躬身笑道：“敝派迎驾的车马已在门外，掌门谢师兄也正在车上恭候大驾。”

俞佩玉抱拳道：“不敢。”迎宾馆中，人已多了起来，还有几人在院中练拳使剑，他也不去瞧一眼，眼观鼻，鼻观心，随着钟静走出了门。

门外一辆四马大车，车身豪华，白马神骏，特大的车厢里，已坐了九人。

俞佩玉匆匆一瞥，只瞧见这九人中有个身穿紫花衣衫的少年，还有个黄衫佩剑少女，大概就是那神刀公子和金燕子了，此外似乎还有个华服紫面大汉，两个装束打扮完全一样的玄服道人，车窗旁站着个少年，黄罗衫、绿鞘剑，正探身窗外，和一个牵着花马的汉子低声说话。

俞佩玉一眼虽未瞧清，但也不再去瞧，别人既不理他，他也不理别人，仍是垂首在那里。

钟静不住在门外向他招手，笑道：“公子，会中再见吧……”

车门关起，马嘶车动，那黄衫少年这才缩回头，转身笑道：“哪一位是红莲帮主的朋友？”

只见他目光炯炯，面色苍白，赫然竟是害死放鹤老人的那狠毒的少年。

俞佩玉身子一震，如遭雷击，别人听得他竟是红莲旧交，都不禁改容相向，但他眼睛瞪着这少年，却已发直了。

黄衫少年淡淡笑道：“在下点苍谢天壁，与红莲帮主亦是故交，不知足下高姓大名？”

俞佩玉嘶声道：“你……你虽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

突然扑起，双拳齐出，猛烈的拳风，震得车厢中人衣袂俱都飞起。

黄衫少年谢天壁也似吃了一惊，全力避过两拳，失声喝道：“你这是干什么？”

俞佩玉拳势如风，咬牙道：“今日你还想逃么？我找得你好苦。”

谢天壁又惊又怒，幸好这车厢颇是宽敞，他仗着灵巧的身法，总算又躲过七拳，怒喝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何……”

俞佩玉大喝道：“六天前秣陵城外的血债，今天就要你以血来还清。”

左拳一引，右拳“石破天惊”，真击出去。

谢天壁终于躲无可躲，只得硬接了这一拳，双拳相击，如木击革，他身子竟被震得“砰”地撞在车门上。

俞佩玉怎肯放松，双拳连环击出，突听三四个齐声叱道：“住手！”

眼前光芒闪动，三柄剑抵住了他的后背，两柄钩钩住了他的膀子，一柄白芒耀眼不可逼视的短刀，抵住了他右胸，刀尖仅仅触及衣衫，一股寒气，却已直刺肌肤，车厢中五件兵刃齐地攻来，他哪里还能动。

车马犹在前奔，谢天壁面色更是煞白，怒道：“你说什么？什么秣陵城？什么血债？我简直不懂！”

俞佩玉道：“你懂的！”

身子突然向左一倒，撞入左面那使钩道人的怀里，右手已搭过另一柄银钩，撞上身后两柄剑，第三柄剑方待刺来，他右手乘势一个时拳，将那人撞得弯下腰去，痛呼失声。

但那柄银玉般的寒刀，却还是抵着他右胸。

神刀公子目光也如刀光般冰冷，冷冷地说：“足下身手果然不弱，但有什么话，还是坐下来慢慢说吧。”

刀光微动，俞佩玉前胸衣衫已裂开，胸口如被针刺，身不由主，坐了下去，那弯下腰去的一人，却仍苦着脸站不起来。

车厢中人俱已耸然动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竟和当今天下少年高手中地位最尊的点苍掌门人硬拼一招，又击倒“龙游剑”的名家吴涛，纵然有些行险侥幸，也是骇人听闻之事。

那紫面大汉端坐不动，厉声道：“瞧你武功不弱，神智却怎地如此糊涂，谢兄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何胡乱出手，莫非认错了人么？”

俞佩玉咬牙道：“他纵然身化飞灰，我还是认得他的，六天前，我亲眼见他以卑鄙的毒计，害死了家父……”

谢天壁失声道：“你……你莫非见鬼了，我自点苍一路赶来这里，马不停蹄，莫说未曾害死你爹爹，根本连秣陵城周围五百里都未走过。”

俞佩玉怒吼道：“你真未去过？”

那么服道人沉声道：“贫道可以作证。”

俞佩玉道：“你作证又有何用。”

玄服道人冷笑道：“仙霞二友说出来的话，从无一字虚假。”

俞佩玉怔了怔，对这“仙霞二友”的名字，他的确听过，这兄弟两人武功虽非极高，但正直侠义之名，却是无人不知，他两人说出来的话，当真比钉子钉在墙上还要可靠，只是，他自己的眼睛难道不可靠

神刀公子道：“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俞佩玉咬紧牙关不说话。

那“龙游剑”吴涛总算直起了腰，厉声道：“大会期间，此人前来和谢兄捣乱，必定受人主使，怀有阴谋，咱们万万放不得他的。”

金燕子始终在冷眼旁观，不动声色，此刻突然冷笑道：“不错，吴大侠若要报一拳之仇，就宰了他吧。”

吴涛脸一红，想要说话，但瞧了瞧她腰里挂着的剑，又瞧了瞧神刀公子掌中的玉龙刀，半句话也没说。

谢天壁沉吟道：“以金姑娘之见，又当如何？”

金燕子瞧也不瞧俞佩玉一眼，道：“我瞧这人八成是个疯子，赶他下车算了。”

谢天壁道：“既是如此，那么……”

他话未说完，神刀公子已大声道：“不行！纵要放他，也得先问个仔细。”

金燕子冷笑一声，扭过头去。

吴涛拊掌道：“ 正该如此，瞧这厮的武功，绝不是没有来历的人，公子你…… ”

神刀公子冷冷道：“ 我自有打算，不用你费心。 ”

俞佩玉什么话也没说，他实是无话可说，这时车马己顿住，外面人声喧嚷，如至闹市。

谢天壁一笑道 :“ 在下委实太忙,这人交给司马兄最好,但红莲帮主…… ”

话犹未了，外面已有人呼：“ 谢大侠可是在车里？有位俞公子可是坐这车来的么？ ”

一个人自窗外探起头来，正是将请帖交给俞佩玉的老丐。

仙霞二友齐声展颜笑道：“ 梅四蟒，多年不见，想你还是终日没事忙？ ”

那老丐梅四蟒笑道：“ 今天我可有事，我家帮主要我来迎客，事完了我再去找你们这两个假道士喝个三百杯。 ”

他象是全未瞧见神刀公子掌中的玉龙刀，开了车门，就把俞佩玉往下拉，口中一面接着笑道：“ 俞公子，你可知道，江湖中最义气的门派自然是咱们乞丐帮，最有钱的就是点苍，公子你能坐这么舒服的车子来，可真是走运了……谢大侠，谢谢你老啦，改天有空，我家帮主请你老喝酒。 ”

神刀公子面色虽难看已极，但眼睁睁瞧着他将俞佩玉拉下车，竟是一言未发。

谢天壁抱拳笑道：“ 回去上复红莲帮主，就说我必定要去扰他一杯。 ”

外面人声嘈乱，俞佩玉的心更乱。

这谢天壁明明就是他杀父的仇人，又怎会不是？这红莲帮主又是什么人？为何要屡次相助于他？只听梅四蟒悄声道 :“ 莫要发怔,且回头瞧瞧吧。”

俞佩上下由自主回头瞧了一眼，只见车窗里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正在瞧他，目光既似冷酷，又似多情。

梅四蟒拍了拍他肩头，轻笑道：“ 这只小燕子，身上可是有刺的，何况身旁还有只醋坛子在跟着，你只瞧一眼也罢，还是瞧瞧前面的热闹太平得多。 ”

第二章　龙虎风云

黄池本为春秋古名，位于今之封丘县西南。《左传》哀公十三年，“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

正是龙虎际会，风云叱咤，今之黄池大会，也是本此古意，战况却也不减当年。

黄池古城已废，一片平阳，广被百里。

此刻百里平阳之上，万头攒动，既瞧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也瞧不清他们是谁，但每一颗头颅的价值至少也在千金之上。

人头仰望，十三面辉煌的旗帜迎风招展于白云青天下，围着一座四丈高台，台上有烟云缭绕，如在云中。

梅四蟒指着一面锦帜黄旗笑道：“黄为正色，这种旗帜除了当今天下武林盟主少林之外，还有谁敢用？道家尚紫，紫色的旗帜便是武当，昆仑‘天龙八式’威震天下，旗上也绣着条张牙舞爪的飞龙，看来好不威风。”

俞佩玉瞧着一面以十色碎布缀成的旗帜，道：“这面旗帜想必就是贵帮的标志了。”

梅四蟒拊掌笑道：“咱们丐帮什么事都是穷凑合。别人制旗剩下来的材料，咱们拿来缝缝补补就成了，一个大钱都不必花。”

俞佩玉道：“贵帮红莲帮主不知在何处？在下亟欲拜见。”

梅四蟒道：“每面旗帜下，都有座帐篷，那便是帮主的歇息之处。”

分开人丛，走了过去，十个人见了他，倒有七个躬身含笑招呼。

俞佩玉暗暗忖道：“百年以来，丐帮竟能始终保持天下第一大帮之声名，门人弟子走出来，气派自与别人不同，这确非易事，想那红莲帮主，既要统率属下万千弟子，又要保持地位声威不坠，纵非三头六臂，也得有通天的本事，我足迹从来未涉江湖，又怎会认得这样的人物。”

他越想越想不通，眼前已瞧见两座高达三丈的帐篷，帐篷之间相隔约莫二十丈，却有二三十个少年男女，往复巡逻，神情虽然都是矫健英悍，装束打扮却各有不同，想来亦是自十三派弟子中选出的精华。

梅四蟒还未走过去，已有个紫衣道人迎了过来，目光上下打量了俞佩玉一眼，躬身笑道：“梅老前辈此刻才来么！这位是……”

梅四蟒哈哈笑道：“好教道兄得知，这位远道而来的佳宾，就是俞公子。”

在外面巡游观望，无法入会的武林豪杰，少说也有一、两万人之多。

梅四蟒已走在帐篷外，躬身道：“上复帮主，俞公子已来了。”

神情恭谨，再无丝毫嬉笑之态。帐篷中一人笑道：“他只怕已等不及了，快请进来。”

俞佩玉委实已等不及要瞧瞧这位神秘的红莲帮主，梅四蟒方才掀开帐幕，他便已大步冲了进去。只见偌大的帐篷中，只摆着张破桌子，两条长板凳，与这帐篷本身之华丽，显得极是不称。

一人正伏在桌上，也不知写些什么，俞佩玉只瞧见他那一头乱发，也瞧不见人面目，只得躬身道：“弟子俞佩玉拜见红莲帮主。”

那人抬头一笑，道：“俞兄还认得我么？”

只见他矮小枯瘦，穿着件破破烂烂的红衣服，一双眼睛，却是亮如明星，仿佛一眼便已瞧穿你的心。

俞佩玉倒退半步，目瞪口呆，呐呐道：“足……足下便是红莲帮主？”

那人笑道：“ 红莲花，白莲藕，一根竹竿天下走。 ”
原来这位“ 红莲帮主 ” 就是俞佩玉昨夜在那客栈屋檐下遇见的少年乞丐。

俞佩玉道：“ 在下只是奇怪，在下与帮主素昧平生，帮主为何如此相助？ ”
红莲帮主大笑道：“ 没有什么原因，只是瞧着你顺眼而已，你以后就会知道，江湖中怪人很多，有人会莫名其妙地害你，也有人会莫名其妙地帮你忙。 ”
俞佩王心头一动，长叹道：“ 不错…… ”
红莲帮主突然顿住笑声，目光逼视着他，道：“ 更何况瞧你神情，今日是否能入黄池之会，对你关系必定甚大。 ”
俞佩玉惨然道：“ 生死相关。 ”
红莲花道：“ 这就是了，既然有那许多毫无关系的人都能进去，你却不能进去，这岂非太不公平，天下的不平事，我都要管的。 ”
俞佩玉垂首道：“ 帮主仗义，在下感激不尽。 ”
红莲帮主突又含笑接道：“ 更何况你不久就是‘ 先天无极派，的掌门，那时咱们要请你来入会，却只怕请不到了。 ”
俞佩玉耸然抬头，失声道：“ 你……你知道…… ”
突听“ 轰 ” 的一声巨响，响声过后，帐篷外便传来一阵丝竹管弦之声，接着，一人大声道：“ 黄池之会开始，恭请各派掌门人入座。 ”
语声宛若洪钟，远及四方。
红莲帮主挽起俞佩玉的手，走出帐篷，一面笑道：“ 历来做丐帮帮主的，不但要会管闲事，而且还得是个万事通，至于我是怎会知道这许多事，你以后就会明白的。 ”
十三座帐篷，合抱着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冠盖云集，天下武林豪杰中之精华，十中有八，全站在这里。
台上一具千斤铜鼎，镣绕的烟云，便是自鼎中发出来的，铜鼎两旁，有十三张紫檀交椅。
此刻椅子上已坐了八九个人，一个身着黄色袈裟的白髯僧人，卓立在铜鼎前，身形矮小，但神情却重如泰山。
台下一丈外，也有三排紫檀交椅，椅上坐着的自也俱都是气度威严之武林长者，但第一排椅子却全是空着的，也不知是等谁来坐。
这些据傲的武林高手们，居然也会虚位而待，礼让他人，这岂非怪事？
红莲花轻声笑道：“ 我可得上台唱戏去了，你只管找个位子坐下吧，有红帖子的就有位子，你若客气就是别人的福气了。 ”
俞佩玉方自寻了个位子坐下，红莲帮主已率领着六个丐帮弟子在乐声中缓缓走上高台的石阶，那洪钟般的语声道：“ 丐帮红莲帮主！ ”
嘹亮的呼声传送出去，群豪俱都仰起了头。俞佩玉这才瞧见司仪的那人面如锅底，眼如铜铃，身高竟在一丈开外，红莲花走过他身旁，还够不着他肩头，但群豪的目光，却只是瞧着矮小的红莲花，他纵然再长三尺，也没人会去瞧他一眼。俞佩玉不觉悄悄笑了笑，突听身旁一人道：“ 你朋友如此威风，你也得意，是么？ ”
这语声虽冷傲，但却娇美，俞佩玉头一回，便瞧见了那双既似冷酷，又似热情的眼睛。
他无意中竟恰巧坐在金燕子身旁，他只得苦笑了笑，还未说话，神刀公

子却已沉着脸站起来，道：“ 燕妹，咱们换个位子好么？ ”

金燕子冷冷道：“ 这位子有什么不好？ ”

神刀公子道：“ 这里突然臭起来了。 ”

金燕子道：“ 你若嫌臭，你走吧，我就坐在这里。 ”

俞佩玉早已要站起来，金燕子那只冰冷而又柔软的纤手，却拉住了他的腕子，神刀公子咬牙切齿地瞪着他，狠狠道：“ 好，我走，我走…… ”

嘴里说走，却又一屁股坐在原来的椅子上。

俞佩玉瞧得暗中好笑，却又有些哭笑不得，他虽然还未真个尝着“ 情 ”之一字的滋味，却已能觉出那必定是又甜又苦，纠缠入骨。瞧着金燕子的这双眼睛，也不知怎地他忽然想起了林黛羽的那双眼睛。

那眼波是多么温柔，又是多么倔强，那目光是多么清澈，却又为何总似蕴藏着浓浓的忧郁，重重的神秘？那眼睛瞧着他，似乎愿意将一切都交给他，却又为何要骗他？害他？

他想着想着，不觉痴了，猛听得那司仪大汉喝道：“ 百花帮帮主海棠仙子君夫人到！ ”

俞佩玉一惊抬头，但觉香气扑鼻，芬芳满颊，十二个身披五色轻纱的簪花少女，抬着顶缀满鲜花的轻兜小轿，自高台左面走了过来，一阵阵浓冽的花香，便是站在最后的人也觉醉人。

鲜花堆中斜倚着个轻纱如蝉羽的绝代而人，此刻手扶着簪花少女的肩头，缓缓下了轿。

轻纱飞舞，她身子却娇慵无力，仿佛连路都懒得走了，倚在少女身上，缓缓走上石阶。

群豪盯着她纤细的腰肢，似已连气都透不过来，过了许久之后，大家才发觉自己竟没有瞧清她的脸。

只因她的风神，已夺去了每个人的魂魄。

金燕子突然轻轻叹了口气，道 :“ 侍儿扶起娇无力，百花最娇是海棠……唉，这位海棠君夫人，果然是天下的绝色。 ”

她这话自然是对俞佩玉说的，俞佩玉却全未理睬，他眼睛不住在四下搜索，十三派掌门人已到了十二位。

但他期望中的人，却一个也没有来。

莫非他的想法错了？莫非他们根本就不会来的？

这时人丛问已响起了窃窃私语：“ 海南剑派的鱼掌门怎地还没有来？ ”

“ 海南路途遥远，只怕他懒得来了。 ”

“ 绝不会的，前日小弟还见着他在开封城的悦宾楼上喝酒。 ”

“ 他在喝酒？嘿，只可惜，俺不在开封，否则就有好戏瞧了。 ”

“ 那自是免不了的。 ”

“ 倒霉的是谁？ ”

“ 金氏五虎，只可笑他们也算得老江湖了，竟不识得这位鱼大掌门，居然和他争吵起来。 ”

“ 唉！飞鱼剑端的可说是天下第一快剑，我只瞧见剑光一闪，金氏兄弟便…… ”语声突然停顿，人声也不复再闻。

只见一个又矮又胖，挺着个大肚子的绿衣人，摇摇晃晃走了过来，他头戴的帽子已歪到一边，衣襟也已敞开，一柄又长又细的剑，自腰带拖到地上，剑鞘头已被磨破了，露出了一小截剑尖，竟是精芒耀眼，不可逼视。

天下英豪的眼睛都在瞧着他，他却满不在乎，仍是一摇一摆，慢吞吞地走着，俞佩玉甚至远远便可闻到那满身酒气。

那司仪大汉瞧得直皱眉头，但还是大声喝道：“海南剑派掌门人鱼璇鱼大侠到！”

这位以“飞鱼快剑”威震南海十八岛的名剑客，这才用两根手指将帽子一顶，走上高台，哈哈大笑道：“某家来迟了，恕罪恕罪。”

少林掌门仍是垂眉敛目，合十为礼，座上一个高颧深腮鼻眼如鹰的黑衣道人却冷笑道：“不迟不迟，鱼兄多喝几杯再来也不迟。”

飞鱼剑客眨了眨眼睛，笑道：“酒中自有真趣，岂足为外人道哉，你们崆峒居然禁酒，某家与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黑衣道人霍然长身而起，厉声道：“黄池之会万万容不得这种好酒好色之人！”鱼璇懒洋洋坐到倚上，却连瞧也不再瞧他一眼。

少林掌门天云大师微笑合十道：“绝情道兄暂且息怒………

绝情子怒道：“此人因酒而误天下英雄之大事，若不重责，何以立威！”

天云大帅回身转目去瞧武当的出尘道长，出尘道长只得缓缓长身，道：“鱼大侠虽有可议之处，但……”

红莲帮主突然大笑道：“各位只当鱼大侠真是为饮酒而迟到的么？”

出尘道长笑道：“红莲帮主消息自比贫道等灵通。”

红莲花大声道：“鱼大侠昨夜将‘粉林七蜂’引至‘铜瓦厢’，一夜之间，连诛七寇，为到会朋友携来的妇女家眷除了心腹之患，我红莲花先在这里谢过！”

这句话说出来，群豪无不动容，这七只采花蜂居然早已混来这里，竟无人知晓，若有谁家的少女妇入被他玷污，主会的各门各派掌门人还有何面目见人，少林身为天下盟主，更是难逃其责，天云大师纵然修为功深，面上也不禁变了颜色。

飞鱼剑客却只是懒洋洋一笑，道：“红莲帮主好灵通的耳目，但这种小事，又提它则甚？”

天云大师肃然稽首道：“这怎能说是小事，就只一件功德，鱼大侠已可居天下盟主之位而无愧，老僧理当退让。”

这句话若是在别人口中说出，那也不过是客气之同，但少林掌门嘴里说出的话，却是何等分量，天下武林盟主之位，极可能就在这一句话中易主。

群豪不禁俱都耸然。

飞鱼剑客坐直了身子，肃然道：“红莲帮主既已知道此事，本座纵不出手，也有红莲帮主出手的，本座万万不敢居功。”

红莲花赶紧道：“要饭的若做了武林盟主，岂非是天大的笑话，天云大师德望天下所崇，今年的盟主之位，大师还是偏劳了吧。”

天云大师长叹道：“老僧年来也已觉老迈无力，自知再难当此重任，早有退让之意，纵无鱼大侠此事，这句话也要说出来的。”

有少林在前，各门各派本不敢存争夺盟主之意。

但天云大师竟然自愿退让，一时间武当出尘道长，崆峒绝情子，点苍谢天壁，华山徐淑真……俱都站了起来。

徐淑真蛾眉淡扫，风姿如仙，清脆的语声抢先道：“武当乃内家正宗，天云大师若有禅让之意，我华山派内举不避亲，出尘道兄当居其位！”

出尘道长微微一笑，缓缓坐下。

绝情子冷冷道：“好个内举不避亲，贫道只可惜没有个做掌门人的妹妹。”

原来徐淑真竟是出尘道长嫡亲妹子，这兄妹两人各居当代一大门派掌门之位，本为武林一段佳话，只可惜此刻却变成了绝情子讥嘲的把柄。

徐淑真柳眉微轩，出尘道长却微笑道：“既是如此，贫道便举绝情道兄为此会之盟主如何？”

谢天壁突然大声道：“若是别人主盟，在下全无异议，若由崆峒主盟，本派七百三十一个弟子俱都不服！”

点苍派虽然还在滇边，但近来人才日盛，显然已可与武当分庭抗礼，谢天壁一句话说出，台下立刻轰然响应。

绝情子变色道：“如此说来，今年主盟之位，少不得要见过高下才能定夺了。”

谢天壁扶剑道：“本座正是要见识见识崆峒的绝情剑。”

一个满脸水锈，鬓发花白的锦袍老人霍然站起，大声道：“欧阳龙谨代表天下三十六路水道英雄，推举点苍谢大侠为本会盟主，绝情道长的绝情剑，本座……”

他话未说完，身旁一个头顶已秃，面目却红润如少年的魁伟老人已朗声大笑起来，接道：“滇边远离江湖，谢大侠若是做了盟主，欧阳帮主便是天高皇帝远，不妨自由自在一番了。”

欧阳龙怒道：“你想怎样，别人怕你蜀中唐门暗器歹毒，我却不怕。”

那老人笑道：“你想尝尝么？”

他手掌一动，欧阳龙已跃退八尺。

老人捋须大笑道：“欧阳帮主好大的胆子！”

天云大师眼见局面已乱，愁上眉梢，沉声道：“各位如此相争，岂非失了老僧原意。”

语声虽低沉，但在这纷乱之中远传出去，仍是字字清晰。

众人不觉静了静，突见座上一个面如锅底，身高八尺，生得和那司仪巨人有七分相似的大汉一跃而出，径自走到那具千斤铜鼎之前，弯下腰去，一口唾沫吐在掌上，竟生生将这千斤铜鼎举了起来！

群豪呼声雷动，俞佩玉也不禁脱口赞道：“好一条汉子！”

金燕子立刻应声道：“此人乃是关外武林的总舵把子，人称：‘无敌铁霸王’，两臂当真有霸王之力，只可惜四肢虽发达，头脑却简单得很。”

俞佩玉还是不睬她，只见这霸王力举铜鼎，竟大步走到台口方自退回，面不红，气不喘，放下铜鼎，喝道：“谁能将这铜鼎举起走上三步，铁某便认他为天下盟主！”

台上坐着的，虽然俱是一代名匠宗主，但这种硬拼硬的天生神力，却是学也学不来的。

一时之间，众人竟都默然。

铁霸王睥睨四顾，正觉意气飞扬，只见那百花帮主海棠夫人姗姗走了过来，眼波流转，嫣然笑道：“不想霸王神力今日竟能重见，贱妾好不佩服。”

她不笑还罢，这一笑之下，当真是人也在笑，眉也在笑，眼也在笑，甚至连鬓边一朵鲜花都在笑。

铁霸王虽是铁汉，瞧见这倾国倾城的媚笑，也不觉神魂飞飘，呆了半晌，清了清喉咙，干笑道：“夫人过奖了。”

海棠夫人仰面瞧着他，柔声道：“这千斤神力，难道真是从你两条手臂

里发出来的么？”

她站得远远的别人已觉香气醉人，此刻她就站在铁霸王面前，一阵阵香气随着她语声吐出来，似兰非兰，世上所有兰花的香气，也不及她樱唇一吐，铁霸王简直连站都站不住了，连连点头道：“就是这两条手臂。”

海棠夫人嫣然道：“不知我可以摸一摸么？”

铁霸王面红耳赤，道：“夫……夫人……在下……”

海棠夫人的纤纤玉手，已在轻轻抚摸着他那铁一般的手臂，铁霸王迷迷糊糊，也不知该怎么办。

突听红莲花喝道：“铁兄留意……”

铁霸王一惊，顿觉海棠夫人的纤手已化做精钢，他半边身子立刻麻痹。

群豪但闻海棠夫人银铃般笑声响起，铁霸王魁伟的雄躯，竟被她一双纤纤玉手举了起来。

一条铁塔般的大汉，竟被个看来弱不禁风，娇情无力的绝代佳人举在手里，这情景当真教人瞧了永世不会忘记。

群豪也不知是该喝彩，还是该发笑，总之是彩也喝不出，笑也笑不出，也不知究竟是何滋味。

只见海棠夫人轻轻将他放下，替他整了整衣衫，理了理头发，柔声叹道：“好一条汉子，若是要推身子最重的人做盟主，我一定推举你。”

嫣然一笑，转过身子，盈盈走了回去。

铁霸王手脚虽能动了，但眼睁睁瞧着她走回去，竟是动弹不得。却见那飞鱼剑客已迎着海棠夫人，笑道：“夫人头上这朵鲜花真美，可以借给我戴戴吗？”

君海棠眨了眨眼睛，笑道：“鱼岛主若是瘦些，贱妾就将这朵花……”

语声未了，突见剑光一闪，鬓边一凉，那朵鲜花竟已被鱼璇挑在剑尖，他是如何拔剑，如何出手，竟是没有一人能瞧清楚。

海棠夫人退了三步，面目变色。

红莲花却大笑道：“海棠夫人既已送给鱼兄，就戴上在下这朵红莲吧。”

大笑声中，他人影似乎闪了闪。

再瞧君海棠时，赫然已有一朵鲜红的莲花插在她头上。

这一手轻功之妙，纵是以“飞龙八式”名震天下的昆仑掌门也自愧不如。君海棠面色苍白，双手缩入袖中，媚笑道：“两个大男人欺负个妇道人家，也不害臊么？”

她笑得虽甜，但人人都知道百花帮的三煞手“花、雨、雾”此刻已准备在她袖中，随时俱可施出。

飞鱼剑客与红莲花脸上虽仍是笑嘻嘻的，但在心目中却已满含戒备之色，“销魂花，蚀骨雨，天香雾”，百花帮这三杀手只要使出，至今还无人能全身而退，而飞鱼剑客之飞鱼快剑，亦是不发则已，一发必中。

在这剑拔弩张的一刹那间，群豪都不禁屏住了呼吸，有些人眼睛只眨了眨，再瞧天云大师，不知何时竟已挡在君海棠面前，合十沉声道：“武功之道，同宗万流，而各位正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位若真动起手来，非但未必便能判出高下，岂非还要今天下英雄取笑。”

众人俱都默然。出尘道长道：“大师之意，又当如何？”

天云大师道：“以武功而论，各位各有长短，以声望而论，各位也俱都是一派之宗主，是以这盟主之位，不如由……”

突听一人笑道：“ 这盟主之位，不如由我‘ 先天无极派，当了吧。 ”

十几个人随着语声自右侧走过来，看似走得极慢，但一句话说完，便已走到近前。

台上台下，数十人俱都耸然动容。

俞佩玉身子却颤抖起来，喃喃道：“ 来了……来了…… ”

这十余人分成两行，缓步行来，身上穿的俱是一袭青袍，颔下长须拂动，年龄也都在五十以上。

这十余人容貌虽不惊人，但群豪却俱都瞧得心惊。

只因这十余人竟无一不是顶尖儿的绝顶高手，群豪纵未见过他们的容貌，却也听过别人对他们的描叙。

第一排两人，左面的竟是当代十大剑客中“ 菱花剑 ”林瘦鹃，右面一人便是“ 江南大侠 ”王雨楼，后面跟着的还有水上大豪太湖王，枪法冠绝江湖的“ 宝马银枪 ”，软功天下知名的茅山西门无骨……

总之，这十余人虽非十三家名门大帮之掌门，但声名却无一人在台上的十三人之下。

台下第一排位置，便是为他们留着的，但他们却径自走上了高台，天云大师快步迎上，合十笑道：“ 各位远来，先请在台下观礼。 ”

林瘦鹃扬声笑道：“ 在下等并非为观礼而来。 ”

王雨楼道：“ 先天无极门发起此会，难道也上不得这主盟台么？ ”

天云大师微微变色，依旧合十笑道：“ 各位何时入了先天无极门下，莫非在与老僧说笑？ ”

林瘦鹃道：“ 在下等入门之时，未请大师观礼，还望恕罪。 ”

天云大师道：“ 不敢……但贵派的俞掌门…… ”

只听身后一人笑道：“ 多年不见，大师可好？ ”

天云大师霍然转身，只见一人大袖飘飘，风神脱俗，却不是“ 先天无极派 ”的掌门人俞放鹤是谁？

他竟在众人目光俱都瞧着前面时，悄然上了高台，就连站在最后的绝情子都丝毫未曾觉察。

天云大师也不觉怔了怔，瞬即躬身合十道：“ 俞兄世外神仙，不想今日竟真的重履红尘，这当真是江湖之福，此会有俞兄前来，老僧就放心了。 ”

他言下之意，无疑正是在说盟主之座已非放鹤老人莫属，而放鹤老人也的确是众望所归。

绝精子等人，心里纵然还在恋恋不舍，但瞧见“ 先天无极派 ”竟已网罗当代的绝顶高手，却也不敢再有异议。

出尘道长当先道：“ 放鹤道兄若肯执此牛耳，武当弟子不胜之喜 ”

绝情子道：“ 崆峒弟子也俱都久慕乐山老人之风采…… ”

欧阳龙大声道：“ 家师在世时，便常说俞老前辈乃是天下之仁者，不想今日终于得见风采，俞老前辈若肯主盟此会，水上朋友俱无话说。 ”

海棠夫人银铃般笑道：“ 俞掌门大仁大义，总不会是欺负女孩子的小人，我百花帮除了俞掌门外，再也不服别人。 ”

到了这时，大局可算已定。

台上台下，人人俱都拍掌欢呼，唯有红莲花却是面带惊讶，目光转动，似在搜索台下的俞佩玉。

只听放鹤老人含笑道：“ 老朽疏懒成性，本无意于此，只是…… ”

听到这语声，俞佩玉再也忍不住了，纵身跃起发狂般扑上高台嘶声大呼道：“这人不是我爹爹，这人是假的。”

欢呼之声立顿，人人俱被惊得目瞪口呆。

林瘦鹃怒叱道：“佩玉，你疯了么？”太湖王、西门无骨双双抢出，却被俞佩玉撞得后退数步，站立不稳。

俞佩玉发狂般冲到那“放鹤老人”面前，喝道：“你竟是什么人，要冒充我爹爹？”

喝声中一掌击出，突觉一股柔和而不可抗拒的力道击来，竟将他身子撞得直跌出五尺开外。

他双臂立刻被王雨楼等三人的六只手紧紧捉住。

天云大师沉声道：“少年人岂可在此无礼，有什么话好生说来就是。”

出尘道长皱眉道：“你是谁家弟子？”

俞佩玉热泪满眶，咬牙道：“弟子俞佩玉。”

天云大师目光转向俞放鹤，道：“这真是令郎？”

俞放鹤惨然一笑，颔首道：“这孩子，他……他……”

仰天长长叹息，住口不语。

出尘道长叱道：“你怎敢对尊长如此无礼？”

俞佩玉双臂已麻痹，连挣扎都无法挣扎，嘶声道：“他不是我爹爹，我爹爹已死了，就死在我身旁。”

天云、出生对望一眼，面上俱都变了颜色。

王雨楼长叹道：“这孩子真的疯了，竟如此胡言乱语。”

谢天壁突然道：“不错，他确是疯了，今晨与我同车而来，竟定要说我杀死了他爹爹，而我数日前的行踪，各位想必都知道的，如今幸好俞老前辈来了，否则……唉。”

众人方才心里纵有怀疑，听了这话，也俱都只有叹息摇头。

是这许多德高望重的名侠之言可信？还是这一个行动失常的少年之言可信？这自然已是不争之事。

俞佩玉瞧见他们那怜悯中带着不满的眼色，但觉心胆皆碎，泪下如雨，他身遭旷代奇冤，难道真要从此冤沉海底。

林瘦鹃四下瞧了一眼，自也瞧见了众人面上的神色，厉声道：“犯上作乱，忤逆不孝，其心可恶，其罪当诛，江湖中有谁放得过你，林某只有大义灭亲，为江湖除害。”

做岳父的既已这样说了，别人还有谁能开口，林瘦鹃反腕拔出长剑，一剑刺下。

突听一声轻叱：“且慢……”

林瘦鹃握剑的手已被捏住，但觉半边身子发麻，竟是动弹不得，喝道：“红莲帮主，你……你难道还要为这不孝逆子说情不成？”

红莲花也不理他，右手握住他手腕，左手一拍俞佩玉肩头，大笑道：“这玩笑开得虽忒大了些，总算还不错吧。”

这句话说出来，台上台下，千万人一齐怔住。

林瘦鹃失色道：“玩……玩笑？什么玩笑？”

红莲花笑嘻嘻道：“每次黄池之会，都紧张得教人透不过气来，小弟今年就想出了这法子，让各位在紧张之余，也可轻松轻松。”

天云大师、出尘道长面面相觑，王雨楼、林瘦鹃等人呆如木鸡。

红莲花一掌拍开了俞佩玉的穴道，笑道：“现在玩笑已开够，你已可说老实话了。”

俞佩玉低垂着头，道：“是……是……”

突然抬头一笑，向俞放鹤拜倒，道：“孩儿顽皮，爹爹恕罪。”

俞放鹤脸色发青，道：“你……你……咳咳，胡闹，简直是胡闹。”

红莲花拊掌道：“这就是了，你爹爹已饶了你，你还不起来。”

到了这时有些人已不觉笑了起来，都觉这“玩笑”实在有趣，林瘦鹃、王雨楼等人却是哭笑不得，手足失措，这变化他们简直连做梦都未想到。

谢天璧松了口气，笑道：“我早该想到这是红莲兄开的玩笑了。”

红莲花眨了眨眼睛笑道：“是呀，你早该想到的，否则世上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硬说你杀了他爹爹。”

谢天璧哈哈大笑，似乎越想越觉好笑。

红莲花道：“这玩笑不向别人开，却找上了俞老前辈，只因我素知俞前辈度量宽宏，绝不会为些许玩笑生气的。”

俞放鹤道：“咳咳……这孩子……咳咳……”

他除了咳嗽外，还能说什么？

红莲花扶起俞佩玉，笑道：“我开的玩笑，却害你罚跪，抱歉抱歉。”

林瘦鹃突然喝道：“且慢！”

红莲花道：“你也要他向你叩头赔礼么？”

林瘦鹃厉声道：“黄池会上，岂是无知童子的玩笑之地，如此荒唐无礼，又岂是叩头赔礼便能作罢的。”

红莲花道：“足下之意，又当如何？”

林瘦鹃喝道：“单是取笑尊长一罪，已该废去武功，逐出门墙。”

红莲花微微一笑，道：“足下可是此会之盟主？”

林瘦鹃道：“不……不是。”

红莲花道：“足下可是俞佩玉的爹爹？”

林瘦鹃道：“不是。”

红莲花面色一沉，道：“那么，足下又是何许人也？这黄池台上，又岂有足下的发话之地？”

他目光突然变得其冷如冰，其利如刃。

林瘦鹃瞧了一眼，垂下头再也不敢抬起。

红莲花四下一揖，道：“这玩笑全是小弟的主张，各位若觉小弟有何不是，要打，小弟便认打，要罚，小弟便认罚。”

丐帮位居天下第一大帮垂八十年，门下弟子千万，红莲花年龄虽轻，但人望之佳，机智之高，武功之强，江湖中同声赞扬，此刻他既说出这种话来，又有谁肯真的得罪于他，说出这打、罚两字。

绝情子事不关已，固是不闻不问，君海棠明知自己说话也无用，聪明人又怎肯说无用的话。

只有飞鱼剑客抚剑笑道：“依本座之意，红莲兄此举，为我等一扫方才闷气，非但不该罚，我等还该好好请他喝一顿才是。”

红莲花展颜一笑，道：“天云大师意下如何？”

天云大师沉吟道：“此事还是该由放鹤兄定夺才是。”

俞放鹤默然良久，还未说话，台下突有一个尖锐的语声呼道：“虎毒不食子，俞老前辈必也没有话说的。”

俞放鹤面色似乎变了变，这才苦笑道：“既是红莲帮主说情，老夫便放过他这一次。”

台下呼声初响，红莲花已掠到梅四蟒身旁，耳语道：“快快去查出此人是谁？”

梅四蟒悄然自台后掠下，红莲花若无其事，躬身道：“多谢。”

拍了拍俞佩玉，笑道：“你还呆在这里干吗？快些去换件新衣裳，备下美酒，等下为令尊消气才是。”

俞佩玉抬头瞧了他一眼，这一眼中也不知有多少感激，然后四下深深一揖，快步奔下台去。

林瘦鹃、王雨楼等人眼睁睁瞧着他，脸上的表情，当真也是描叙不出，台下群豪瞧着他，脸上却都带着笑意。

只有神刀公子啐道：“瘪三！”

他嫉恨之下，竟连家乡土白都骂了出来。

金燕子冷笑道：“人家现在已是天下武林盟主的公子，无论身份地位，都比你强得多了，你还是少惹他为是。”

神刀公子气得肚子都要破了，瞪着眼睛，咬着牙，却说不出话来。

俞佩玉头也不回，急奔而出，外面也是人山人海，密密层层，他挤入人丛，前面的人见他来了，都闪开了路，后面的人根本不知他是谁，他挤别人也挤，挤得他满头大汗，好容易己快挤了出去，突觉腰畔被件硬东西一点，他身子立刻向前冲，别人哪禁得起他这天生神力，几十个人都被他撞得四下跌倒，但闻身后似有一声轻呼，呼声才响就停，呼喊的人象是被人突然塞住了嘴。

他也无心查究，挤出人群，急步而奔，但奔向何处？他心里千头万绪，纷乱如麻，哪有什么主意。

山风吹过，只觉身后凉飕飕的，他以为是汗，伸手摸了摸，再瞧那只手，手上竟满是鲜血。

他这才知道自己方才若不是应变迅速，便已死在人群之中，凶手是谁？自是永远无法查出。

一念至此，他热汗未干，又出了身冷汗。

一时之间，俞佩玉心里当真有如倒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方才那一刀明明是要杀他的，却有人当了他的替死鬼，他怎能不难受？

红莲花与他素昧平生，却如此相助于他，他怎能不感激？

他爹爹被人暗害而死，情势却逼得他非但不能复仇，还不得不认仇人为父，他怎能不悲，不恨。

家破人亡，众叛亲离，前途茫茫，无所适从，他又怎能不伤心流泪。

回想起来，方才他那笑脸，真不知是如何装出来的，那也许是因他恨已入骨，他定要复仇，定要活着。

他万万死不得。

突听身后似有脚步之声轻响，俞佩玉霍然回首，几条人影闪入木石之后，俞佩玉却似全没瞧见，走得更慢了，慢慢地走了几十步，突然间，三柄刀两上一下，急地劈来，刀风劲急，又快又狠。

俞佩玉身子向前一伏，右腿向后踢出，一声惨呼，一条大汉被他踢得飞

了出去，另两人一击不中，便想逃走。

俞佩玉回身一拳，击在左面大汉的背上，这大汉又奔出数步，上半身却向后弯倒，有如一根拗断的竹竿。

右面的大汉既知难逃，回身拼命，一刀劈下，腕子便被俞佩玉捉住，他跟着又是一拳，拳头也被俞佩玉夹在肋下。

这汉子平时也算是个人物，但他那一身武功，到了俞佩玉面前，竟如儿戏一般，手骨俱断，痛彻心骨。

俞佩玉厉声道：“你受何人主使而来？只要说出，我便饶你。”

那汉子竟凄声长笑道：“你想知道么？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笑声突断，面色已青。

俞佩玉一探鼻息，眨眼间他便已气断身亡，脸色连变几变，肌肉奇迹般沉陷，连眼珠都凹下去，变为骷髅。

他嘴里竟早已藏着毒药，这毒药竟与黑鸽子所中之毒完全一样，这三条大汉，自也必定就是受那害死放鹤老人的那恶魔主使而来。

俞佩玉再去瞧两人时，两人一个胸骨碎裂，一个脊椎折断，也早已气绝多时了，他下的手委实太重。

俞佩玉黯然长叹，垂下了头，只觉手掌有些发痒，他并未在意，搔了搔，越搔越痒，其痒钻心。

他心头大骇，已知不妙，但双手仍是忍不住要去搔它。

顷刻之间，他纤长的手指，竟肿如胡桃，手掌由白变黑，那麻痒之感，也已由手掌传上手臂。

俞佩玉又惊又怕，挣扎着去拾地上的刀，怎奈手指已不听使唤，拾起了，又掉下，他拼命咬牙，总算将钢刀拾起，一刀往自己手上砍下，突听“当”的一声，一点寒光飞来，钢刀被震得飞了出去。

两条身着长袍，却以黑巾蒙面的汉子，自暗处一掠而出，左面的又高又瘦，右面的肩粗而宽阔，整个人象是四方的。

瘦长的那人咯咯怪笑道：“痒呀，痒呀，抓起来真舒服。”

他口中说话，双手已在作抓痒的模样。

俞佩玉不知不觉竟也要随着去抓了，但心头一凛，右手在左手背上拼命一打，嘶声道：“我终于还是中了你们毒计，你们要杀，就来杀吧。”

瘦长那人道：“你现在才知道中计么？方才你拳打脚踢，眨眼打死了三个人时，岂非得意得很。”

矮的那人冷笑道：“现在你总该知道，方才那三人只不过是送来让你打死的，否则我帮又怎会派那么无用的人出来丢人现眼。”

瘦长那人道：“咱们算准你打死他们后，必定还要检视他尸身，故而早已在他们衣服上洒了毒粉，你的手一沾毒粉，若是不搔，倒罢只要轻轻一搔，毒性立刻发作，嘿嘿，奇痒钻心，你能忍住不搔么。”

矮的那人大笑道：“此刻你两只手已肿象是猪蹄，再也没有用了，你还能发威，还能打人，还能得意吗？”

两人一高一矮，一吹一唱，倒象是戏台上的小丑，令人好笑。

但他们下毒的计划确是滴水不漏，下毒的法子确是无孔不入，令别人哭都哭不出，哪里还能发笑。

俞佩玉咬牙道：“你等为了害人，竟不惜连自己的同伙也害死，这……这还能算是人么？简直连豺狼都不如。”

瘦长那人冷笑道：“那三人自效忠主上而死，死得正是光荣已极，非但他们自己心甘情愿，连他们的家人都觉荣幸。”

矮的那人道：“但你此刻死了，却是死得无声无息，别人甚至连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只怕还要以为你是畏罪潜逃了的。”

俞佩玉倒抽一口凉气，惨笑道：“不想世上竟有你等这般狠毒的人……”

一句话未说完，眼前已发黑，终于倒了下去。

瘦长那人咯咯笑道：“我砍一刀，你砍一刀，看谁先将他杀死，谁就输了。”

矮的那人道：“有趣有趣……”

两人走了过去，一人拾起一柄钢刀。

俞佩玉嘶声道：“我临死之前，你们难道还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阴谋？主使这人究竟是谁么。”

瘦长那人道：“你想做个明白鬼么？不行，命中注定你是要做糊涂鬼的。”

矮的那人道：“不是我们不告诉你，只因这其中的秘密，连咱们都不知道。”

“道”字方出口，整个人突然跳了起来，面容扭曲，如见鬼魅，惨呼道：“蛇……蛇……”

他右腿之上，果然已钉住两条碧光闪闪的小蛇。

还有两条蛇在地上一滑，闪电般窜向瘦长人，但这瘦长之人身法竟也滑溜如蛇，一闪就避了开去，回手一刀，砍在矮的那人脸上，厉声道：“我会好生照顾你的家眷，你放心吧。”

矮的那人早已是满面鲜血，犹自惨笑道：“谢……谢你，我……我能力主上效命而死，高兴得很……”

话说完了，人已倒地，瘦长那人已远在十余丈外，再一闪便无踪影。

俞佩玉瞧得满身冷汗，眼前渐渐发黑，身子仿佛渐渐在往下沉，沉入无底深渊，终于什么都瞧不见了。

日色渐渐西沉，暮色笼罩了大地，虽在夏日，但晚风清冷，大地苍凉，仿佛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尸身已寒，就这样躺在无边暮色里。

俞佩玉醒来时，只觉似乎有许多根钉子钉在他手上，他早已麻木的手，突然也有了知觉，但却不是痒，而是疼。

他睁开眼，暮色苍茫中，一条人影动也不动地站在他面前，满头银丝般的白发，在风中不住飘动。

俞佩玉又惊又喜，道：“梅……”

呼唤未出，已被梅四蟒轻轻掩住了嘴。

梅四蟒道：“莫要动，此刻我正要小青、小白、小斑、小点在为你吸毒，只要毒拔尽，你便完全没事了。”

俞佩玉眼睛往下面一瞧，只见四条小蛇钉在他手上，一条青，一条白，一条带着花斑，一条带着白点，想来就是小青、小白它们了，梅四蟒瞧着它们，就象是父亲瞧着儿子似的，微笑道：“你瞧它们可爱么？”

他见了那些毒辣的人后，再见到这四条小蛇，真觉得它们比人可爱得多。

梅四蟒笑道：“许多年来，它们不但已成了我的朋友，我的儿子，也成了我的好帮手，我老了，手脚已不灵便了，但它们却还都年轻得很。”

说到这里，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

俞佩玉想到方才那人被蛇咬住时的模样，目中也不禁有了笑意，多日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觉得开心些。

梅四蟒眯起眼睛，道：“你现在总该知道，我这名字，也是从它们身上来的……嗯，不是它们，是它们的爹爹，但江湖中人却喜欢叫我‘没事忙’……哈哈，梅四蟒，没事忙，这不知是哪个缺德鬼想出来的。”

俞佩玉心念一闪，突然忆到方才那两人身手不俗，想来必是江湖中知名人物，梅四蟒飘泊江湖，识人无数，不知可识得他们？

梅四蟒似已知他心意，叹道：“这人是谁，本来我或许识得的，只可惜被他同伴一刀毁了，唉，那人不但杀人灭口，还毁去面容，心狠手辣，当真少有。”

俞佩玉惨然闭上眼睛，这条线索又断了。

梅四蟒道：“这些人不但手段毒辣，计划周密，而且手脚干净已极，我方才搜遍他们全身，也找不出丝毫可辨出他们身份之物。

俯下身子，仔细瞧了瞧俞佩玉的手，突然轻轻呼哨了一声。那四条小蛇立刻松了口，爬上梅四蟒的身子，自他的腿，爬到他的胸腹，爬过他肩头。

梅四蟒展颜笑道：“小乖乖，累了吧，回家去乖乖睡觉吧。”

四条小蛇竟也似真的听话，一齐爬入他背后的麻袋。

梅四蟒拍了拍手，笑道：“幸好你中的毒乃是自肌肤中间接传入的，幸好你手上没有伤口，此刻身子难免弱些，却定然无事了。”

俞佩玉没有说“谢”字，如此大恩，已不能言谢了，梅四蟒似乎颇是高兴，扶起了他，又笑道：“此刻黄池之会，不知完了没有，若是完了，我家帮主便该在等着你了，咱们回去瞧瞧吧。”

俞佩玉突然道：“我不想去。”

梅四蟒道：“你……你不想去瞧瞧帮主？”

俞佩玉惨笑道：“此刻我四周正有无数恶魔窥伺，随时都会对我施以毒手，我若回去，只怕他也被连累了。”

梅四蟒淡淡一笑，道：“红莲帮主是怕被连累的人么？”

俞佩玉再也无话可说，垂首叹息一声，随着他走向归途。

梅四蟒道：“方才我为你拔毒疗伤时，只听得会场那边，欢声雷动，想必是盟誓大典，已告完成，武林朋友又可过七年太平日子了。”

俞佩玉惨笑道：“真的是太平日子么？”

梅四蟒瞧了他一眼，长长叹了口气，苦笑道：“但愿如此。”

走了段路，只见会场那边，火光闪动，不时有欢呼喧笑之声随风传来，火光与笑声却不甚远，但瞧在俞佩玉眼里，听在俞佩玉耳里，却仿佛隔着整整一个世界，光明与欢笑，已不是他所能梦想的了。

梅四蟒叹道：“今年之盛会，看来的确比往昔更热闹了，但我参与此会，已有六次，却只有这一次没有在会后和朋友们欢呼痛饮，我……我竟似提不起这兴致。”

俞佩玉道：“黄池会后，莫非还有欢宴。”

梅四蟒道：“欢宴自不可少。”

俞佩玉道：“但酒菜……”

梅四蟒展颜笑道：“每一次黄池大会，到会的朋友，自家都携得有酒菜，大典之后，大家便席地而坐，找三五好友，燃起堆小小的营火，开怀畅饮，总是一喝就一个晚上，第二日清晨能好生生直着走出来的人，只怕不多。”

他苍老的面容上，已焕发起少年兴奋的光彩，接着笑道：“那几次盛会，当真是使人怀念的日子，处处营火，处处高唱，喝到痛快时，便站起来四下逛逛，也不知哪里会伸出一只手来，把你拖下去，灌你三五杯，你若已喝得头重脚轻，一交跌下去，说不定就会跌入一个你已十年未见的老朋友的怀里，你纵已再也不能喝了，他还是会捏着你鼻子灌下去……唉，我已老了，这样的日子，只怕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俞佩玉轻叹道：“但无论如何，这回忆总是欢乐的。”

梅四蟒笑道：“不错，人该有些欢乐的回忆，总是好的，否则又该如何去度过寂寞的晚年，寒冷的冬天……”

俞佩玉仔细咀嚼这句话的滋味，更是感慨不己，却不知是苦是甜。

不知不觉间，红莲帮主的帐篷已到了。

外面的人已散去，帐篷内隐隐有灯光透出，两人还未走过去，帐篷内已有人低叱道：“什么人？”

这语声威严沉猛，竟不是红莲花的语声，俞佩玉方自一惊，红莲花明朗的语声已响起，道：“可是梅四爹？可曾将咱们迷路的小绵羊带回来么？”

偌大的帐篷里只燃着一支红烛。

烛光闪动，将红莲花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帐外的笑声，更衬得帐内清冷。

一个高冠玄服，紫面长髯，双眉斜飞入鬓，看来不怒而威的老人，就坐在红莲花身旁。

他身子显得笔笔直直，端端正正，那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里射出的神光，正笔直地瞧着俞佩玉。

俞佩玉竟不由自主垂下了头，这老人之威仪，实是慑人。

红莲花笑道：“你终于总算来了……可认得这位前辈？”

俞佩玉道：“昆仑掌门？”

红莲花拊掌道：“你眼力总算不差，天钢道长方才一语未发，不想你还是认出了他。”

突然转首向梅四蟒道：“他中的是什么毒？下毒的人是谁？”

梅四蟒垂首道：“下毒之人，身份不明，小的也不知是什么毒，只是幸好……”

语犹未了，天钢道长突然已到了俞佩玉身旁，出手如风，自俞佩玉脉门“大陵”、“内关”、“间使”、“曲泽”……等穴一路点了上去，顷刻间便己点了他双臂十二处穴道，左手已塞了粒丸药在他嘴里，道：“半个时辰内动不得。”

一句话说完，十二穴道点完，丸药吞下，天钢道长已回到坐上，帐外一个人方才正在大笑，此刻还未笑完。

俞佩玉目瞪口呆，梅四蟒道：“这……这是……”

红莲花叹道：“你只知道他毒已拔尽了么？”

梅四蟒道：“我……我瞧过。”

红莲花道：“若非天钢道长的金钢指与化金丹，俞公子的这两条手臂，只怕从此便要报废了。”

俞佩玉耸然失色，梅四蟒垂下了头，再也抬不起来。

红莲花道：“我方才叫你去追查的那人，下落如何？”

梅四蟒道：“属下问过十余人，谁也未曾留意到出声呼喊的那人是谁，

只有一人说他仿佛瞧见是个黑衣人。”

红莲花皱眉道：“黑衣人……”

梅四蟒道：“每一次大会，身着纯黑衣衫的却不多，但这一次据属下调查，会场内的黑衣客便有百余人之多，会场外的人丛中，黑衣客更不下一千个，这些人竟都是江湖中的生面孔，看来武功却又都不弱。”

红莲花沉吟道：“黑衣客………一千余人……”

目光缓缓转向天钢道长，道：“道长意下如何？”

天钢道长沉声道：“无名之毒，无名之人，计划周密，无懈可击。”

红莲花道：“这些神秘的黑衣客，莫非也是‘先天无极’门下？”

天钢道长道：“如非无极门下，必然也有关系。”

红莲花叹道：“若说俞放鹤、林瘦鹃、王雨楼，这些在江湖中素来德高望重的前辈英雄，会做出此等阴狠毒辣之事，这实是叫人难以相信，他们数十年来的仁义侠名，万万不会是假的，若说他们毫无阴谋，唉，我也不信。”

俞佩玉嘶声道：“名虽不假，人却是假的！”

红莲花摇头苦笑道：“我已仔细留意过他们的面貌神态，绝无一人有易容改扮的痕迹，何况，他们纵然易容，神情笑貌，也不会如此逼似，否则天云大师、出尘道长与他们俱是多年相识，又焉有瞧不出之理。”

俞佩玉惨然垂首，不说别人，就说他爹爹，这人不但面貌与他爹爹酷肖，神情笑貌，也委实完全一模一样，他若非亲眼瞧见他爹爹死在他面前，就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这些人是假的……

梅四蟒终于忍不住插口道：“莫非他们已被人迷失了本性？一切行动，俱都受人指挥，完全身不由主，属下记得多年前江湖中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红莲花道：“神智被迷的人，眼神举动，必定与常人不同，但他们不但眼神清澈，而且举动自然，既不似被逼，更不似被迷。”

天钢道长仰面长叹道：“计划周密，当真无懈可击。”

红莲花道：“若说这些人是假的，他们偏偏不似假的，若说这些人是真的，偏偏又有许多怪事，他们无论是受人主使，或是自己怀有阴谋，此番握得天下武林的主盟大权之后，都是令人不堪设想的事，而当今天下，除了此间你我四人外，竟偏偏再无一人对他们有怀疑之心。”

他苦笑一声，接道：“千万年来，江湖中只怕再无比这更大的阴谋了。”

天钢道长面色更是沉重，缓缓道：“若要揭破这秘密，关键便落在这位俞公子身上。”

红莲花叹道：“正因如此，是以他性命随时都有危险，他若死了……。”

梅四蟒忍不住又插嘴道：“那俞放鹤既已承认俞公子是他的儿子，又怎能杀他。”

红莲花道：“虽不能明地杀他，但却可在暗中下手，再造成他是意外而死的模样，这意外之死，是谁也不必负责的。”

梅四蟒叹道：“难怪我方才在为他疗伤时，竟不见有人来暗算于他，原来只要有人在他身旁，就不便动手了。”

红莲花道：“所以他一个人要走出此间，实比登天还难，除非咱们了。”

天钢道长突然截口道：“你可知现在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

红莲花皱了皱眉头，道：“道长莫非想起了什么？”

天钢道长沉声道：“这件事若是发生，俞公子必无生路……”

突听帐外有人唤道：“天钢道长可在这里，盟主有事相请。”

天钢道长面色微变，低语道：“莫走，我去去就来。”

霍然站起身子，大步走了出去。

红莲花双眉深皱，缓缓道：“天钢道长素不轻言，方才既然说出了那句话，想必定有所见……他究竟想到了什么？他所说的这件事究竟是什么？”

梅四蟒用力搔着满头乱发，喃喃道：“可怕，可怕，这些事已经够可怕了，难道还有更可怕的事？俞公子实在是……”

瞧了俞佩玉一眼，垂首叹息住口。

他平生所见遭遇悲惨之人已有不少，但若和俞佩玉一比，那些人却都可算做是幸运儿了。

俞佩玉惨笑道：“我自知已被人逼入死路之中，纵然不死，也要发疯，但无论如何，有帮主这样的人知我谅我，又如此相助于我，我……我纵死难忘。”

红莲花也只有摇头，他不知该说什么。

俞佩玉又道：“但帮主与我素不相识，又为何如此相助于我，人人都将我当成胡说八道的疯子，帮主又为何要信任于我？”

红莲花道：“这自然有些原因……”

他缓缓自怀中摸出一个翠绿色的锦囊，这锦囊绣工精致，仿佛闺阁千金所用，谁也想不到红莲帮主身上居然会掏出这件东西来，连梅四蟒眼睛都直了，只见他打开锦囊，取出张纸条，道：“你且瞧瞧这是什么。”

这是张又破又烂的草纸，但却叠得整整齐齐。

红莲花怀中有如此精致的锦囊已是奇事，锦囊中装的却是如此粗糙的草纸，更是教人奇怪。

梅四蟒忍不住也探过头去，俞佩玉展开了纸，上面写的只有七个字：“俞佩玉，信他、助他。”

字迹潦草模糊，仔细一看，竟似以针簪一类东西沾着稀泥写的，俞佩玉瞧得怔了半晌，方说道：“这……这是谁……”

红莲花缓缓道：“你未过门的妻子。”

他面上神色突然变得有些奇怪，但俞佩玉却未留意，失声道：“林黛羽？你认得她？”

红莲花点了点头，道：“三日之前，我曾在商邱附近瞧见过她，她就和她爹与王雨楼等人走在一起，我与她相识已久，但那天，她瞧了瞧我，却象是完全不认得我。”

俞佩玉道：“你……你与她本来很熟么？”

红莲花笑了笑，道：“看来你实在是个足不出户的公子哥儿，江湖中事，你竟一点也不知道。林黛羽在十三岁时，便已出来闯过江湖，此后每年都要悄悄溜出来一次，而且很做了几件令人注目的事，在武林中名气已不小。”

俞佩玉想到她那坚强而果敢的眼色，想到她那辛辣而迅急的剑法，想到她那身子虽柔弱但却有那么坚强的性格，不禁叹道：“她的确和我不同，她委实比我强多了。”

红莲花道：“她本是个开朗而爽快的女孩子，但那天却变了，我就知道，这其中必有蹊跷，所以等她打尖时，我就令商邱的丐帮弟子与那客栈中的掌柜商量，改扮成店伙的模样，她果然一眼便瞧穿，并寻了个机会偷偷将这锦囊塞入他怀中。”

梅四蟒道："难怪那日商邱宋老四匆匆赶来找帮主，象是有什么急事，原来就是要将这锦囊交给帮主。"

俞佩玉已呆住了，口中喃喃道："原来她时常闯荡江湖，难怪那天出事时她不在家里。"

红莲花变色道："她家里也出了事，莫非她爹爹。"

俞佩玉道："林瘦鹃自然也是假的，但那日……"

他叹息着将那日林黛羽的突然变化说了，长叹又道："那天，我还以为她是故意害我，却不知她在那天便已了解到这阴谋的厉害，知道自己已别无选择，只有认贼为父，而我……我虽等到今日，还是只有和她走一条路……唉，她实在是个聪明的女孩子。"

红莲花唏嘘道："我认识的人中，无论男女，若论智慧机变，只怕再无一人能胜过她的。"

俞佩玉道："但……但那林瘦鹃自己自然心里有数，却为何不杀死她？瞧那情况，她自然已被软禁，只怕……只怕……"

第三章　阴险毒辣

红莲花望着俞佩玉一笑道：“象她那样聪明的女孩子，自有叫别人不能伤她，不忍伤她的法子，你我不必为她着急，只因她若不能解决的事，别人着急更无用了。”

他将那张字条又藏入锦囊。

俞佩玉瞧着这锦囊，只道红莲花会交给他，哪知红莲花却又将之放入怀里，才道：“你我若能与她取得联络，必定……”突然顿住语声，天钢道长已大步而入，长叹道：“又是件麻烦来了。”

梅四蟒如鸟惊弓，失声道：“什么麻烦？”

天钢道长道：“那俞……竟指定贫道为大会之护法。”

俞佩玉道：“护法？”

红莲花道：“大会除了盟主之外，还需另请一派掌门为护法，地位仅在盟主之下，昔年数次大会，俱是少林主盟，武当护法。”

天钢道长苦笑道：“但此次若要出尘道兄护法，他们行事，就难免有所不便，贫道远在昆仑，从来少问世事，俞某人要贫道护法，自是另有深意。”

红莲花笑道：“但道长声望已足以当之无愧，否则他为何不找那远在关外的铁霸王？”

红莲花突然敛去笑容，接着又道：“道长方才所说的那件事……”

天钢道长沉思了一下，说道：“我等此刻最怕的，便是那俞某人若定要俞公子随他回去，这又当如何？”

红莲花失声道：“呀，这……”

天钢道长沉声道：“俞公子若是随他同去，便落在他们掌握之中，随时都有被害之可能，但父亲要儿子同行，儿子又怎能不从？”

红莲花叹道：“非但儿子不能不从，别人也绝无话说，谁都无法拦阻，唉……此事的确严重，我本该早已想到才是。”

红莲花急得直搓手，又道：“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天钢道长沉声道：“此事只有一条解救之路。”

红莲花拊掌道：“不错，此事唯有一条解救之路。”

梅四蟒道：“只有叫俞公子快些逃走，是么？”

天钢道长摇了摇头。

梅四蟒着急道：“不逃走又如何？”

天钢道长缓缓道：“只有要俞公子赶快另拜一人为师，师傅要徒弟同去习艺，纵是做父亲的，也无话说。”

梅四蟒拍掌道：“妙极妙极，这法子当真想绝了。”

红莲花微微笑道：“恭喜俞公子得遇明师，恭喜道长收了高足。”

俞佩玉怔了怔，天钢道长道：“贫道怎配为俞公子的……”

红莲花截口笑道：“当今天下，除了道长外，还有谁配做俞公子之师，为了天下武林同道今后之命运，道长就请答应了吧。”

俞佩玉终于拜倒，就在这时，只听帐外已有人唤道：“俞佩玉俞公子请出来，盟主相请。”

红莲花瞧着俞佩玉，轻叹道：”如何？你行迹早已在别人监视之中，无论你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的。”

梅四蟒愣在那里，但觉手中冰冷，几乎不能动了。

帐外果然是处处营火，处处欢笑。

数行人席地而坐，满天星光灿烂，晚风中满是酒香，生命又何尝不是充满欢乐。

但俞佩玉垂首而行，心中却更是酸苦，他此刻竟似已变成个傀儡，一切事都只好由别人来做主。

只听四面有人欢呼：“ 红莲帮主请过来喝一杯吧。 ”

“ 没事忙，你戒酒了么？ ”

“ 呀，那位莫非是俞公子？ ”

欢呼声中，一个黑衫少年快步行来，躬身道：“ 盟主此刻便在少林帐中相候。 ”

少林虽连居七次盟主，但帐篷也与别的门派全无不同，只是帐篷前两丈外便无人坐地饮酒。

江湖中人对天云大师之尊重，并未因他退让盟主而有不同。

此刻帐前并无人迹，帐后阴影中，却似隐隐有人影闪动，几人方自走到帐外，天云大师己在帐内笑道：“ 红莲帮主的大驾莫非也光降了么？ ”

红莲花笑道：“ 大师修为功深，莫非已具天眼神通。 ” 说着与天钢道长当先而入。

只见那俞放鹤与天云大师相对而坐，正在品茗，林瘦鹃、王雨楼等人居然未跟在身旁。

帐篷内檀香缭绕，走入此间，仿佛又踏入另一世界。

寒暄，见礼，落座，俞放鹤目光这才移向垂首站在一旁的俞佩玉，嘴角笑容居然甚是慈祥，道：“ 玉儿，你身子可觉舒服些了？ ”

俞佩玉躬身道：“ 谢谢父亲大人。 ”

俞放鹤道：“ 你素来未出家门，今后行事，需得留意些，莫要教江湖前辈们耻笑。 ”

俞佩玉垂首道：“ 是。 ”

这两人一个谆谆教诲，一个唯唯遵命，看来果然是父慈子孝，又有谁知他们竟是在做戏。

俞佩玉明知面前这人便是他的对头仇人，心里已恨得滴出血来，但面上神情却偏要恭恭敬敬，偏要当他是父亲。

那俞放鹤，又何尝不知道面前这人不是他的儿子，心里又何尝不想将这祸害一脚踢死，但面上偏偏也只有做出欢喜慈爱的模样。

红莲花一旁冷眼旁观，心里也不知是悲哀，是愤怒，还是好笑，他自七岁出道闯荡江湖，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识过了，但这种令人哭笑不得，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场面，他却连做梦都未想到会遇上，他这局外人心情己是如此，身在局内的，又当如何？

天云大师微笑道：“ 俞公子外柔内刚，沉静中自显智慧，温柔中自存刚强，实是人中龙凤，老僧两眼不盲，俞公子他年之成就，未必便在盟主之下。”

红莲花拊掌笑道：“ 好教大师与盟主得知，俞公子除了已有位名父之外，此刻又有了位明师。 ”

俞放鹤似是怔了怔，道：“ 明师？ ”

天钢道长笑道：“ 贫道见了令郎如此良材美质，不免心动，已不揣冒昧，将令郎收为门下，还望盟主恕罪。 ”

红莲花道：“ 俞公子身兼‘ 无极 ’、‘ 昆仑 ’两家之长，他日必为武林

放一异彩，盟主想必连欢喜都来不及，又怎会有怪罪之理。”

俞放鹤道：“这……自然多谢道长。”

他虽然面带微笑，但笑得显然有些勉强。

天钢道长道：“贫道明日清晨，便动身回山，令郎……”

红莲花笑道：“俞公子跟随道长，盟主自然放心得很，昆仑妙技，非同小可，能早一天练，自是早一天练的好，何况盟主方登大位，公务必多，也不能让公子随在身旁。”

他一把拉起了俞佩玉的手，接着笑道：“你明日便要入山苦练，再也休想有一日清闲了，你我如要再见，只怕也是三年后的事，还不快随我去痛饮几杯。”竟拉着俞佩玉就走。

俞放鹤怔怔在那里，也是哭笑不得。

天云大师微笑道：“令郎今得红莲帮主为友，当真缘福不浅。”

俞放鹤道：“不浅不浅……”

端起茶盏，一饮而尽。

清晨，东方已泛起鱼肚白色，但群豪的脸十个却有九个红得象晚霞，能笑得出的人笑得更响，笑不出的人只因已倒了下去。

只有昆仑弟子，无论醉与不醉，此刻俱都肃立在帐篷前，等候着恭送掌门人的法驾。

帐篷内俞佩玉伏地而拜，俞放鹤再三叮咛，又在演一出父慈子孝的话剧。然后，八个紫衣高冠的少年道人，围拥着天钢道长与俞佩玉走了出去，帐外并无车马，自昆仑至封丘，千里迢迢，昆仑道人们竟是走来的。

红莲花握着俞佩玉的手，微笑道：“一路平安，莫忘了哥哥我。”

俞佩玉道：“我……在下……小弟……”但觉语声哽咽，热泪盈眶，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只有垂下头去。

突然间，一个人走过来，笑道：“玉儿，一别必久，你不想瞧瞧黛羽么？”

俞佩玉霍然抬头，只见林瘦鹃大袖飘飘，正站在他面前。

乳白色的晨雾，弥漫了天地，浓雾中远远仁立着一条人影，明眸如水，那不是林黛羽是谁？

俞佩玉眼里瞧着这如水明眸，瞧着这弱不胜衣，似将随风而走的身影，心里想到，此一别，再见无期，呆呆地站在那里，竟似痴了。

红莲花瞧着他们，竟也似痴了。

猛听天钢道长轻叱道：“山中岁月多寂寞，儿女之情不可长，咄！”拉起俞佩玉的手，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走去。

林黛羽远远地瞧着，面色仍是那么冷漠，但清澈的明眸中，却已不知何时泛起了泪光。

突听身后一人银铃般娇笑道：“眼看情郎走了，却不能和他说句话，你心里不难受？”有风吹过，风送来一阵醉人的香气。

林黛羽没有回头，只因王雨楼与西门无骨已到了她身旁，两人目光冰冷，面色凝重，齐声道：“黛羽，走吧。”

那娇美的语音却又笑道：“女人和女人说句话，你们男人也不许么？”

王雨楼沉声道：“先天无极和百花门下素无来往。”

那语声娇笑道：“以前没有，现在却有了。”

林黛羽静静地站着，风，吹起了她鬓边发丝，一条人影随风到了她面前，纱衣飘拂，宛如仙子。

林黛羽虽是女人，但瞧见面前这一双眼睛，不觉有些醉了，她实也未想到这名震天下的百花掌门竟是如此绝色。

王雨楼、西门无骨双双抢出，想挡在林黛羽面前，突觉香气扑鼻，眼前有一层迷雾般的轻纱扬起，两人不由自主后退半步，再瞧海棠夫人竟已拉着林黛羽的手，走在好几尺外，娇笑道：“菱花剑，我带你的女儿去聊聊天好么？我也和男人一样，瞧见了漂亮的女孩子，就想和她说说话。”

林瘦鹃目瞪口呆，愕在那里，竟是则声不得，红莲花远远瞧得清楚，面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浓雾中，十四面旗帜犹在迎风飞舞，但这七年一度的盛典却已成明日黄花，三五成群的武林豪士，慢声低唱，相扶而归，眼看着昔日的雄主老去，未来的雄主兴起，他们心里是否也有一抹惆怅。

远处，不知是谁唱出了苍凉的歌曲：“七年间，多少英雄惊白发，江湖霸业，明日黄花……”

红莲花抬头仰望着“先天无极”那刚升起的旗帜，低头吟咏着这苍凉萧索的词曲，不禁唏嘘感叹，黯然低语道：“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突然间，一人大声道：“休不得，你若也休了，别人如何是好？”

一个人自帐篷后大步奔出，却是那点苍掌门谢天壁。

红莲花展颜笑道：“谢兄英雄少年，自然不解得东坡老去时的感叹轻愁。”

谢天壁笑道：“小弟虽俗，却也解得东坡佳句，只是，帮主你霸业方兴，却不该如此自伤自叹。”

红莲花淡淡一笑道：“离情浓如雾，天下英雄，谁能遣此？”

谢天壁道：“离情浓如雾……此刻天光尚未大亮，帮主新交的好友俞公子，莫非已随天钢道长走了不成？”

红莲花道：“走了。”

谢天壁面色突然大变，跌足道：“他……他……他为何走得如此之早？”

红莲花瞧他神色有异，也不禁动容道：“早？为何早了？”

谢天壁黯然垂首，道：“帮主恕罪，小弟终是来迟了一步。”

红莲花一把抓住他的手，道：“你究竟要说什么？”

谢天壁道：“帮主可听过‘天涯飘萍客’这名字？”

红莲花道：“自然听过，此人萍迹无定，四海为家，武当出尘道长曾许之为当今江湖中唯一能当得起‘游侠’两字的人，他又怎样？”

谢天壁道：“小弟方才接得他的飞鸽传书，他说……说……”

红莲花手握得更紧，着急道：“说什么？”

谢天壁长长叹息了一声，闭起眼睛，缓缓地道：“他说昆仑的‘天钢道长’，已在半个月前仙去了！”

红莲花耸然变色，道：“此话是真是假？”

谢天壁道：“他为了查证这消息，费时半月，直到亲眼瞧见天钢道长的尸身后，才敢传书小弟，‘游侠’易鹰行事素不苟且，关系如此重大的消息，若非千真万确，他又怎敢随意胡言乱语。”

红莲花但觉手足冰冷，道：“如此说来，这个‘天钢道长’也是假的了。”

谢天壁垂首叹道：“小弟瞧他在那英雄台上，竟然一语不发，心里已有

些怀疑，再看他竟做了此会的护法，更是……”
红莲花顿足道：“你……你为何不早说？”
谢天壁道：“小弟怎敢确定。”
红莲花颤声道：“如今俞佩玉随他而去，岂非等于羊入虎口。”
谢天壁道：“是以小弟才会着急。”
红莲花满头冷汗涔涔而落，道：“他只带俞佩玉一人上路，却将门下弟子留在这里，正是为了方便下手……这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谢天壁道：“这只怕是贼党早已伏下的一着棋，否则，‘昆仑派’择徒从来最严，他又怎会随意收下外门的子弟。”
红莲花惨笑道：“好周密的阴谋毒计，当真是令人防不胜防，但他又一把拉住了谢天壁的手，沉声道：“但幸好谢兄来得还不算太迟。”
谢天壁道：“他们尚未走远？”
红莲花道：“以你我脚程，必定可以追及。”
谢天壁恨声道：“如此好狡狠毒的贼子，你我对他也不必再讲江湖道义，见着他时，不妨暂且装作不知，看他神情如何变化。”
红莲花断然道：“正该如此，咱们追！”
人踪越少，雾越浓。
俞佩玉走在天钢道长身后，望着他飞舞的长髯，魁伟的身影，想到自己遇合的离奇，亦不知是悲是喜。“昆仑派”名重天下，择徒之严，也是别派难及，他若非经历了这许多灾难，又怎会一夕成为昆仑弟子？
只听天钢道长道：“路途遥远，你我得走快些才是。”
俞佩玉恭声道：“是。”
天钢道长道：“本派门规素来精严，平日生活极为清苦，你受得了么？”
俞佩玉道：“弟子不怕吃苦。”
天钢道长道：“你入门最晚，回山之后，平日例行的苦役，自然该你负担最多，瞧你身子文弱，不知可受得了么？”
俞佩玉垂首道：“弟子在家时，平日也得做些吃重的事。”
天钢道长道：“好，前面有个水井，你先去提些水来。”
俞佩玉道：“弟子遵命。”
前面三丈，果然有个很大的水井，俞佩玉放下了水桶，突然想到在家提水磨墨时的光景，想到那浓荫如盖的小园，想到他爹爹慈祥的笑容……一时之间，他不禁泪落衣襟，手里的水桶，竟直落下去。
俞佩玉一惊，伸手去抓那绳子，脚下不知怎地竟滑了一滑，整个人也向井中直落了下去。
这水井异常深邃，他纵有一身武功，落下去后只怕也难爬起，他屡经险难，出生入死，此番若是死在水井里，岂非造化弄人？但他自幼练武，下盘素来稳固，这脚又是怎会滑倒的？
井水森冷，他冻得全身发抖，挣扎着往上爬，但井壁上长满了又厚又滑的青苔，他根本找不到着力之处。
天钢道长如何没有来救他？
他咬紧牙关，不敢呼救，突听一阵马蹄之声传来，竟直奔到井畔，一个女子的语声道：“是谁落到井里去了？……呀，莫非是俞……”
又听得天钢道长道：“不错，是他。”
那女子道：“道长明明见他落水，为何还不相救？难道要他死么？”

天钢道长沉声道：“他自以为颇能吃苦耐劳，却不知人世间之艰苦，实非他能梦想，贫道为了使他来日能成大器，正是要他多吃些苦。”

那女子道：“道长请恕弟子方才失言，但……但现在，他的苦不知可吃够了？”

天钢道长微笑道：“女檀越为何如此关心？”

那女子半晌没有说话，象是有些难为情，但终于大声道：“弟子此番追来，正是为了要和他……和他说句话的。”

天钢道长道：“既是如此，贫道就让他上来吧。”

一条长索垂下，俞佩玉爬上来时，脸已红到脖颈，他全身水湿，自觉又是羞愧，又是狼狈，竟不敢抬头。

只见一双春葱般的玉手，递过来一条淡金色的罗帕，上面还绣着只金色的燕子，那温柔的语声轻轻道：“快擦干脸上的水。”

这淡淡一句话中，竟含蕴着无限的关切，俞佩玉头垂得更低了，也不知是该接过来？还是不该接。

只听天钢道长厉声道：“堂堂男几，为何连头都不敢抬起？”

俞佩玉不敢不抬头，他抬起头，便瞧见了金燕子，这豪爽的少女，眼神中正带着无限的同情。

天钢道长道：“女檀越有什么话，就请说吧，贫道还要赶路。”

这方正的出家人，似乎也解得小儿女的私情，手持着长髯，转身走了开去。

金燕子嫣然一笑，将罗帕塞在俞佩玉手上，笑道：“拿去呀，怕什么？”

俞佩玉脸上也不知是水，还是汗？呐呐道：“多……多谢姑娘。”

金燕子道：“你心里一定很奇怪，我和你可说是素不相识，为何要追来和你说话？”

俞佩玉擦了擦脸上的水，道：“不知……不知姑娘有何见教？”

金燕子叹了口气，道：“其实我自己也在奇怪，也不知怎地，我总觉得不能就和你这样分手，于是我就赶来了，我心里着想做一件事，立刻就要做到的。”

俞佩玉道：“但……姑娘……”他也不知该说什么，眼睛一转，突然瞧见远远一条人影站在雾中，斜倚着匹马，看来似乎十分萧索。

俞佩玉咳嗽一声，道：“姑娘的盛情，在下已知道，神刀公子还在那边等着，姑娘你……你快去吧，日后说不定……”

金燕子冷笑截口道：“你莫管他，他会等的，你何必为他着急？”

语声突又变得十分温柔，一字字缓缓地道：“我只问你，你以后还想不想见我？”

俞佩玉垂首道：“我……”

金燕子咬了咬嘴唇，道：“我是个女孩子，我敢问你，你不敢说？”

“在下是个不幸的人，以后……以后最好莫要相见了。”

金燕子身子一震，象是呆了许久，颤声道：“好……你很好……”突然一跃上马，飞驰而去。

俞佩玉手里拿着淡金色的罗帕，目送她背影在浓雾中消失，帕上幽香，犹在唇畔，他不觉也有些痴了。

突然间，一匹马冲过来，刀光一闪，直劈而下……

这一刀来势好快，好猛！当真是马行如龙，刀急如风，单只这一刀之威，

已足以称雄江湖。
　　俞佩玉骤然一惊，别无闪避，身子只有向前直扑下去，但觉背脊从头直凉到尾，刀风一掠而过。
　　再瞧神刀公子已纵马而过，扬刀狂笑道：“这一刀仅是示警，你若再不知趣，下一刀就要砍下你脑袋。”
　　俞佩玉真有些哭笑不得，站起来，才发觉背后的衣衫已被锐利的刀锋划开，只差分毫，他便要命丧刀下。
　　他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
　　天钢道长也正在瞧着他，摇首长叹道：“如此情怨纠缠，看你将来如何得了。”
　　俞佩玉垂首道：“弟子……弟子……”
　　天钢道长沉声道：“莫要说了，走吧，且看你能不能走到昆仑山。”
　　天钢道长不快不慢地走着，他走得看似不快，俞佩玉已觉难以追随，连日的悲伤忧郁，已偷偷地蚕食了他的精力，湿透了的衣衫贴在身上，他忍不住要发抖，但在这严师身旁，他又怎敢叫出一声苦来。
　　浓雾已散了，阳光却未露面，今天，是个阴沉的天气，阴沉得就象是天钢道长的脸色一样。
　　走，不停地走，他们已不知走过多少路了，俞佩玉湿透的衣衫干了，却又被汗水湿透。
　　他忍不住开始喘息，只觉脚下越来越重，头也越来越重……突然，天钢道长停在一座荒凉的庙宇前，摇头道：“孩子，你还是吃不得苦的，进去歇歇吧。”
　　荒凉的庙宇，阴暗的殿堂，高大而狰狞的神像，象是正在嘲笑着人间的疾苦，这是何方的神祇？为何竟没有慈悲的心肠？
　　俞佩玉不觉已倒在神像下，外面冷风瑟瑟，似已颇有雨意，下雨吧，雨水也许能为人间洗去些污垢。
　　天钢道长就站在俞佩玉面前，他看来也就象是那神像一样，高不可攀，心冷如铁，他厉声道：“站起来，天神座前，岂容你随意卧倒。”
　　俞佩玉道：“是。”
　　挣扎着起来，垂手肃立，他心里绝无抱怨，若没有一丝不苟的严师，怎能教得出出类拔萃的徒弟。
　　天钢道长面色似乎稍见和缓，沉声道：“昆仑弟子，人人都要吃苦，尤其是你，你的遭遇和别人不同，更要比别人加倍吃苦才是。”
　　俞佩玉肃然道：“弟子知道。”
　　天钢道长缓缓转过头，门外有一片落叶被风卷过，这名震八荒的昆仑掌门，似已觉出秋日将临的萧索，喃喃道：“又要下雨了……天有不测风云，人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孩子，你到死都要记着，没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除了你自己。”
　　有风吹过，俞佩玉不知怎地，突然一激灵打了个寒噤，天地间如此萧索，莫非是什么不祥的预兆。
　　天钢道长绥缓道：“孩子，你过来。”
　　俞佩玉垂手走了过去。
　　天钢道长自香袋中取出了个饭团，塞入他手里，严峻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难得的微笑，缓缓道：“吃吧，为师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是特别容

易饿的。”

这严峻的老人居然也有温情，俞佩玉瞧着手里的饭团，热泪几乎要夺眶而出，垂首道：“师傅你老人家呢？”

天钢道长微笑道：“这饭团不是谁都吃得到的，你吃过后便知道了，为师……”

突然一人笑道：“这饭团既是如此珍贵，在下不知也可分一杯羹么？”

一人突然出现在门外，大步走了进来，他胸膛起伏，似乎有些喘息，面上的笑容也似乎有些古怪，只是外面天色阴暗，并不十分瞧得出来。

俞佩玉大喜道：“帮主怎地来了？”

天钢道长捋髯笑道：“帮主如此匆匆赶来，只怕不是为了分这一杯羹的。”

红莲花大笑道：“道长果然明察秋毫，在下赶来，只是为了要送件东西给道长瞧瞧。”

他果然自怀中取出一物，送到天钢道长面前。

那东西很小，在这阴暗的殿堂中，根本瞧不清。

天钢道长忍不住俯下头去，笑道：“红莲帮主赶着送来的东西，想必有趣得很……”

他话未说完，红莲花的手突然一抬，打在他眼睛上。

霎时间，苍空里雷霆一声，大雨倾盆而落，与此同时，剑光一闪，一柄长剑，插入了天钢道长的背脊。

天钢道长狂吼一声，一掌挥出。

红莲花凌空飞越，退出一丈，掌风过处，神龛被震得粉碎，那高大的神像，也笔直倒了下来。

天钢道长满脸鲜血，须发皆张，嘶声喊道：“你……你……你为何……”

话犹未了，扑面倒地。

门外雨如注，血红的剑穗，在风中狂卷飞舞。

俞佩玉早已骇呆，手中饭团也已跌落在地，红莲花背贴着墙，胸膛不住起伏，面上也已变了颜色。

但俞佩玉总算还活着，他总算还未来迟。

只见谢天壁一掠而入，拊掌道：“你我总算及时而来，总算一击得手。”

红莲花叹道：“你本该留下他活口，问个清楚才是。”

谢天壁道：“还问什么？再问只怕就……”

俞佩玉突然大吼一声，嘶声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为何杀了他？”

谢天壁道：“若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俞佩玉一惊一怔，道：“为什么……为什么……”

谢天壁道：“你以后自会知道。”

他拉起俞佩玉的手，沉声道：“贼党必有接应，小弟带他先走一步，帮主你且抵挡一阵，小弟再来接应。”

俞佩玉被他拉着，身不由主地走了出去。

红莲花当门而立，喃喃道：“来吧，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

风雨交加，天色更加阴暗，血红的剑穗，舞得更狂，红莲花自天钢道长背上拔起了那柄长剑。

又是一声雷霆！

剑尖的鲜血，一连串滴下来，红莲花面色突然惨变，身子摇了摇，一口鲜血吐在地上。

俞佩玉被谢天壁拉着在雨中狂奔，他脚步踉跄，口中不停地问道：“为什么……为什么……”

谢天壁道：“那天钢道长，是贼党假扮的，他如此做，只为了害你，他给你吃的那团饭，就是无救的毒药。”

俞佩玉又是一惊，失声道：“真的？”

谢天壁道：“我纵会骗你，红莲帮主也会骗你不成。”

俞佩玉失色道：“但他……他……”

他突然想起自己方才落井之事，天钢道长难道是真的要害他？但那慑人的威仪，又怎会是假？

他的心乱成一团，身子仍不由自主被拉着往前狂奔，他突然觉得谢天壁拉着他的这只手很冷，非常冷……

他忍不住又激灵灵打了个寒噤，脱口道：“你这只手好象奇怪得很。”

谢天壁回头笑道：“你说什么？”

俞佩玉瞧着他的脸，道：“我说……我说你好象……”

谢天壁突然狂吼道：“你才是假的，你这只眼睛……”

他话未说完，俞佩玉只觉掌上“劳宫”、“少府”、“鱼际”三处穴道一麻，接着，整个人被谢天壁自头上抛了出去。

谢天壁狞笑道：“算你聪明，但聪明人都死得快的……”

飞起一足，往倒卧在泥泞中的俞佩玉胸膛上踩了下去。

俞佩玉右臂已整个不能动了，连躲都不能躲，幸好还有左手，闪电般抓住了谢天壁的脚尖。

但他纵然天生神力，怎奈此刻已是强弩之末。

谢天壁凶狠地往下踩，狞笑着喊道：“用力吧，我倒要看你还能支持多久。”

俞佩玉骨节已格格作响，雨水打着他的脸，他几乎张不开眼来，谢天壁的脚，已越来越重。

他咬紧牙关，嘶声道：“原来你就是杀死我爹爹的人，我找你找得好苦。”

谢天壁咯咯笑道：“如今你终于找到我了，是么？但你又能怎样？你爹爹死在我手上，我却要你死在我脚下。”

俞佩玉的一条手臂已将折断，谢天壁的脚重得象山一样，这痛苦的挣扎，看来已是绝望的挣扎。

他真想就此放手，让谢天壁的脚踩下，那么人世间所有的悲伤、冤屈与痛苦，都再也不能伤害到他了。

谢天壁仰天狂笑道：“用力呀，你是否已没有力气了。俞佩玉呀俞佩玉，你死了也莫要怨我，我与你虽然无冤无仇，但你死了却可使别人活得舒服得多……”

俞佩玉只觉眼睛发黑，喉头发甜，终于忍不住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溅满了谢天壁的衫角。

谢天壁狞笑着一腿踩下，突听一缕尖锐而强劲的风声，直袭他后背，他借着脚下这一踩之势，飞跃而起，凭空翻了个身，落在五尺外。

只见暴雨中一条人影幽灵般飘过来，面色木然，双目中却似要喷出火花，

却不是红莲花是谁。

长剑去势如矢，远远钉在一株树上，剑身没入树干几达一尺，这一掷之力，正叙出了红莲花心中的悲愤。

谢天壁面色已变，强笑颤声道：“ 帮主何时来的，贼党已退了么？ ”

红莲花烈火般的目光紧盯着他，一字字道：“ 你究竟是谁？ ”

谢天壁道：“ 我？……谁？……哈哈，帮主难道连小弟都不认得了？ ”

他笑得实在比哭还要难听。

红莲花一步步往前走，沉声道：“ 你究竟是谁？ ”

谢天壁一步步往后退，道：“ 我……小弟…… ”

红莲花冷冷道：“ 你扮得很象，委实太象了，少时我一定要将你脸上的肉一分分割下来，看你怎会扮得如此象的。 ”

这冷漠的语声，实比任何狂嘶怒吼都要可怕，任何人都不能不信，他说出这话是必定能做到的。

谢天壁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却纵声狂笑道：“ 好，红莲花，不想你终于瞧出来了，我费了三年苦功，自问已学得和谢天壁一模一样，只怕连他自己都难以分得出来，你，你是如何瞧出来的？ ”

红莲花道：“ 那柄剑，点苍门人绝不会用那样的剑，这句话你不该忘的，更不会将剑随意抛却，剑在人在，剑亡人亡。 ”

谢天壁怔了怔，失声道：“ 呀，我竟忘了这一着，红莲花呀红莲花，你果然非同小可，难怪我主上要说你是江湖中第一个难惹的人。 ”

红莲花双拳紧握，道：“ 你……你的主子是谁？ ”

谢天壁狂笑道：“ 你永远不会知道的，等你知道时，你就活不长了，就算比你再强一万倍的人，也难比他老人家之万一。 ”

红莲花惨笑道：“ 不错，千百年来，江湖中的确再也没有一个比他更奸诈，更毒辣的人。 ”

谢天壁厉声道：“ 来日之江湖，已必属他的天下，红莲花，你是个聪明人，你仔细想想，应当怎么样？ ”

红莲花一步步逼过去，缓缓道：“ 我要杀你，现在，我只想杀你！ ”

谢天壁嘶声笑道：“ 不错，我为了奉命来杀俞佩王，不得不害死了天钢道长，但你也可算是帮凶，你要杀我，便该先杀了自己。 ”

红莲花颤声道：“ 这是我平生第一大错，我一时大意，竟上了你的当，我日后自有赎罪之法，但是你……你……你…… ”

突然扑过去，瞬息之间，便已攻出了三拳四掌。

江湖中真正与红莲花动过手的人并不多，直到此刻，谢天壁才发现这丐帮的少年帮主，拳掌之威，竟绝非自己所能想象。

尤其此刻，他已将满腔悲愤化入拳掌之中，单只那慑人的气势，已足以令人心寒胆战。

突听俞佩玉嘶声大呼道：“ 你不能杀他。 ”

这呼声不但使红莲花怔了怔，就连谢天壁也觉大出意外，只见俞佩玉自己已解开了右掌穴道，卓立在风雨中，脸色死一般苍白，目光却和血一般红，这温文的少年，此刻看来已如猛兽。

红莲花掌拳不停，攻势仍猛，喝道：“ 我为何不能杀他？ ”

俞佩玉声如裂帛，厉声道：“ 此人杀了我爹爹又杀了我师傅，除了我自己外，谁也不能杀他。 ”

红莲花陡然住手，退出一丈，惨笑道：“好，我应当让给你。”

后来说完，俞佩玉已扑了上去，红莲花瞧他身形不稳，步法踉跄，实已心力交瘁，又不禁大喝道：“但你千万要小心。”

谢天壁狞笑道：“有人在旁掠阵，他何必小心。”

俞佩玉咬牙道：“今日我必定亲手杀你，谁也不能拦我出手。”

谢天壁精神一振，狂笑道：“好，有志气，但话出如风，却是更改不得。”

他边说边打，边打边退，突然乘机抽出了插在树上的长剑，“刷”的一剑，反撩而上，接连七剑刺了出去。

这一手“急风快剑”，虽绝非“点苍”正宗，但剑法之辛辣狠毒，却似犹在“点苍”之上。

俞佩玉以攻为守，奋不顾身，谢天壁的快剑似被他这种凌厉的气势逼得暂时难展其锋。

但刷，刷，刷，剑风过处，俞佩玉衣衫又被划破了三道裂口，一缕鲜血自肩头渗出，转瞬又被大雨冲了个干净。

红莲花直瞧得心惊胆颤，满头冷汗流个不住，他平生所见恶战不下千百，却从未有今日这一战如此惊心动魄。

他突然发现这倔强的少年平日言谈举止虽然是那么温柔，但动起手来时之勇猛凌厉，竟是他平生未睹。

此时此刻，谁都可以看出，俞佩玉气虽未衰，力已将竭，他今日若想手诛此獠，其力实已不足。但此时此刻，别人若来插手相助，这倔强的少年，说不定立时便要含愤自决，红莲花只有在暗中叹息，暗中跌足。

只见谢天壁剑势已易攻为守。

他显然是要先耗尽俞佩玉的力气再出杀手，俞佩玉的攻势虽勇，怎奈血肉之躯，还是冲不过那锐利的剑锋。

他身上又不知被划了多少血口。

风雨凄苦，大地阴暗，这是个悲惨的天气，这也是场悲惨的决斗，眼瞧着俞佩玉的浴血苦战，红莲花纵然心如铁石，也不禁伤心落泪。

又是一声雷霆击下，天地之威震动了山河树木。

俞佩玉脚步突然一个踉跄，右胸前空门已大露。

红莲花面色惨变，失声惊呼。

但此刻他纵然有心出手相助，却已来不及了，谢天壁掌中长剑，已如毒蛇般刺出，真刺到俞佩玉的右胸！

这一剑当真是比闪电还快，比毒蛇还毒，红莲花心胆俱碎，突然间闭起了双目，他实已不忍再瞧。

电光一闪，照着谢天壁的脸，他苍白的脸上，满是杀机，满带狞笑，他知道自己这一剑必定再也不会失手。

这一闪电光，却也使得他眼睛眨了眨，就在这时，只听“啪”的一声，俞佩玉双掌不知怎地已夹住了他的长剑。

他这一剑竟如被巨石卡住，再也动弹不得。

俞佩玉已跟着一个肘拳撞出，“噗”的撞上他胸膛。

他只觉眼前一花，俞佩玉这只手掌已如鞭子般反抽了过来，抽在他脸上，他竟被抽得转了半个圈子。

这一夹，一拳，一掌，三个动作竟似已合而为一，“啪、噗、啪”三声，也似已合而为一。

电光闪过，这时霹雳方自击下。

俞佩玉已扑上来，抱住了谢天壁的身子。

他两条手臂，竟象是一双铁钳，谢天壁两片胸骨都似将被他夹在一起，连叫都叫不出来。

只见他一张脸由青转红，由红转紫，俞佩玉的脸却如死一般的苍白，两只手紧紧绞在一起，指节也已发白，只听谢天壁喘气声由轻而重，由重而轻，接着，是一连串“ 咯咯 ”声响。

他胸前肋骨，竟被生生夹断。

红莲花直瞧得心动神飞，直到此刻，方自呼道：“ 留下他的命来，问个清楚。 ”

俞佩玉两条手臂缓缓松开，垂下，踉跄后退了几步，身子似已摇摇欲坠，仰天惨笑道：“ 我终于做到了，是么？我终于做到了…… ”

谢天壁的身子，就象是一摊泥似的软了下去，红莲花一把拉住了俞佩玉的手，眉飞色舞，道：“ 这一招可就是俞老前辈昔年名震江湖的绝技，‘ 羚羊挂角 ’，‘ 天外飞虹 ’，也就是‘ 先天无极，的不传之秘？ ”

俞佩玉惨笑道：“ 但先父一生之中，从未以此招伤人，而小弟……小弟…… ”突然垂首，水珠直落而下，却不知是雨？是泪？

红莲花动容叹道：“ 好奇妙的招式，好高明的招式，当真可说是‘ 无迹可寻 ’，当真可说是‘ 无中生有 ’ ”——武林先辈的绝技，我今日才算开了眼界。 ”

他重重一拍俞佩玉肩头，大笑道：“ 你身怀如此绝技，为何不让我早点知道，倒害得我为你苦苦担心。

俞佩玉道：“ 小弟……小弟…… ”身子突然倒在红莲花身上，他实已全身脱力，竟连站都站不住了。

红莲花赶紧自怀中摸出粒丸药，塞进他的嘴里，道：“ 这是昆仑小还丹，补气补神，天下第一。 ”

俞佩玉满嘴芬芳，却失声道：“ 小还丹？如此珍贵的药，你，你怎么能给我？ ”

红莲花默然半晌，凄然道：“ 这，不是我给你的，是天钢道长…… ”

俞佩玉怔了怔，道：“ 他，他老人家怎会…… ”

红莲花长叹：“ 这……这是我自他老人家给你的饭团里取出来的，我本以为那饭团中有毒，谁知……谁知…… ”

俞佩玉黯然垂首，泪流满面，道：“ 难怪他老人家说这饭团不是谁都可以吃得到的，谢天壁，你，你这恶贼，你这恶贼。 ”

霍然回首，面色突又惨变。“ 谢天壁 ”的尸身仍倒卧在雨水中，但头颅却己不见，四下暴雨如注，半里内绝无人踪，头颅到哪里去了？

红莲花、俞佩玉面面相觑，却不禁愣在那里。

著说有人割下了他的头颅，那是绝不可能的事，若说没有人割下他的头颅，他的头颅难道自己飞了不成？

红莲花绝顶聪明，弱冠之年便已掌天下第一大帮的门户，可说是当今武林第一奇才。

但他左思右想，却也想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人怔了半晌，再垂下头去看，就在这片刻之间，谢天壁的肩头胸腔竟又不见了一片。

红莲花突然一拍俞佩玉肩头，失声道：“ 我明白了。 ”
俞佩玉道：“ 你，你真的明白了？ ”
红莲花叹道：“ 你弯下腰去，仔细瞧瞧。 ”
只见谢天壁的尸身，竟在一分分，一寸寸地腐烂，鲜红的血肉奇迹般化为黄水，立刻又被大雨冲走。
俞佩玉只觉眼角不断抽搐，几乎立刻便要吐起来，扭过头去，长长透了一口气，道：“ 这莫非就是江湖传言中的化骨丹？ ”
红莲花道：“ 正是，他自知必死，竟不惜身为飞灰。
俞佩玉道：“ 但他双手已断了，怎能取药？ ”
红莲花道：“ 这化骨丹想必早含在他嘴里，他自知必死时便咬破舌尖，也咬破包在化骨丹外的蜡丸，化骨丹见血后便开始腐蚀，唉，他宁可忍受如此痛苦，也不泄露丝毫秘密，只因他知道唯有死人才是真正不会泄露秘密的。 ”
俞佩玉耸然道：“ 不想此人倒也是条汉子。 ”
红莲花苦笑道：“ 你若如此想，你就错了，他只不过是不敢泄露而已，只因他得知今日若是泄露了秘密，他就要死得更惨！ ”
俞佩玉惨笑道：“ 不错，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宁死也不敢泄露半句秘密，但是，他们的首脑却又是谁？竟能使这些人如此惧怕于他……死，本来已是世上最可怕的事了，这入难道竟比‘ 死 ’还要可怕？ ”
红莲花喃喃道：“ 他的确比死还要可怕，此刻我委实想不出他究竟有多么可怕…… ”
俞佩玉突然动容道：“ 对了，这‘ 谢天壁 ’如此做法，只因他知道别人一死之后，便无法再泄露秘密，而他死了后，却还是可以泄露秘密，否则他一死也就罢了，为何还要使自己身子完全腐烂。 ”
红莲花皱眉道：“ 死人也会泄露秘密？ ”
俞佩玉一字字：“ 死人有时也会泄露秘密的。 ”
红莲花道：“ 什么秘密？ ”
俞佩玉道：“ 易容的秘密。 ”
红莲花怔了半晌，以手加额，失声道：“ 对了对了，他死了后还怕我查看他的脸，这才是他们最怕人知道的秘密，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秘密。 ”
俞佩玉咬牙道：“ 他们的首脑就是为了怕这秘密泄露，故而才为他们备下这化骨丹，他不但要消灭他们的性命，还要消灭他们的尸体。 ”
他激动地抓住了红莲花的手接道：“ 现在，我已经知道最少有六个人是假的，但除了你之外，世上竟没有一个人相信，竟没有一个人瞧得出来，那么除了这六人之外，又还有多少人是假的？是连我都不知道的……我只要想到此点，就觉得骨髓里都象是结了冰。 ”
红莲花面色阴沉得就仿佛象今天的天气，他本是个开朗的人，世上本很少有能使他发愁的事，而此刻他的心却重得象是要掉下来。
俞佩玉颤声道：“ 假如你的至亲好友，甚至你的爹爹都可能是那恶魔的属下，那么世上还有什么人是你能相信的？世上假如没有一个你能相信的人，那么你还能活下去么？这岂非是件令你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
红莲花缓缓道：“ 假的谢天壁已死了，现在还有几个是那恶魔的属下假冒的？ ”
俞佩玉道：“ 王雨楼、林瘦鹃、太湖王、宝马银枪、西门无骨，还有那……

那俞某人，只因我知道这六人都已死了。”

红莲花长长叹了口气道：“除了这六人外，只怕已不多了。”

俞佩玉道：“你怎能确定？”

红莲花道：“只因这究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假冒一个人而能瞒得过天下人的耳目，至少也得花费几年的时间，否则他面貌纵然酷似，但声音、神情动作还是会被人看破的，何况还有武功……”

俞佩玉失声道：“呀，不错，武功，他们若要假冒一个人，还得学会他独门的武功。”他突然转身奔了出去。

红莲花纵身挡住了他的去路，悠悠道：“羚羊挂角，天外飞虹，是么？”

俞佩玉道：“正是，这两招除了我俞家的人，天下再无别人施展得出，那俞某人若是使不出这一招来，我便可证明他是假的。”

红莲花叹道：“这本来是个很好的法子，怎奈令尊大人的脾气，却使这法子变得完全没有用了。”

喻佩玉道：“为什么？”

红莲花苦笑道：“他老人家谦和恬淡，天下皆知，我且问你，纵然在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又有谁能逼他老人家施展这武功绝技？”

俞佩玉思忖了半晌，噗地坐了下去。

大雨滂沱，那“谢天壁”的尸身，已完全不见了。

这个人已根本从世上消灭。

而“他”究竟是谁？世上本就没有第二个“谢天壁”存在，那么此刻“消灭”的岂非只是个本就不存在的东西。

红莲花想到这里，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他简直不敢仔细去想，这问题想多了简直要令人发狂。他瞧着那块已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的土地，喃喃道：“杀死天钢道长的凶手已死了，但认真说来，谁是杀死他的凶手？谁能证明这个人的存在？”

俞佩玉瞧见他的神情，突然打了个寒噤，道：“但你，你也不必……”

红莲花纵声笑道：“你放心，我虽有赎罪之心，但却绝不会以死赎罪的，我还要活下去，绝不会令他们如愿。”

俞佩玉松了口气道：“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凡俗的人，幸好你不是。”

红莲花仰首向天，承受着雨水，缓缓道：“现在，我只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俞佩玉凝目望着他，道：“你要去昆仑？”

红莲花道：“昆仑弟子有权知道天钢道长的凶讯，我也有义务要去告诉他们。”

俞佩玉沉声道：“但这边却也少不得你，昆仑之行，我代你去。”

红莲花凝目望着他，良久良久，展颜一笑，道：“好，你去。”

没有客气，没有推辞，既没有不必要的言语，也没有不必要的悲哀，更没有不必要的眼泪。

只因这两人都是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

两人面对着面木立在雨中。

红莲花悠悠道：“你去，但你得小心，能不管的闲事，就莫要管，莫要忘记，此时你的性命，比任何人的性命都要贵重得多。”

俞佩玉垂首道：“我晓得。”

垂首处瞧见方才被他击落的长剑，便拾了起来，插在腰中，红莲花忽又

一笑，道：“对了，我还忘记告诉你一件事。”

俞佩玉微微变色道：“什么事？”

红莲花笑道：“这可是件好事，你未来的妻子林黛羽你已用不着为她担心了。”

也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提到林黛羽的名字，他神色就变得有些奇怪，纵然在笑，也笑得有些勉强。

俞佩玉自然还是未留意，道：“为什么？难道她……”

红莲花道：“现在，已有个天下最难惹的人物在为你保护着她。”

俞佩玉道：“有红莲帮主暗中保护，我早已放心得很。”

红莲花神色又变了变，瞬即笑道：“你莫弄错了，不是我。”

俞佩玉惊奇道：“天下最难惹的人不是你是谁？出尘道长？”

红莲花笑道：“此人声名或者不如出尘道长，但别人纵然惹得起出尘道长，却也惹不起她。”

俞佩玉眼睛一亮道：“百花最艳是海棠？”

红莲花拊掌道：“正是她，她好象也瞧出了一些秘密，所以也伸了手，凡是她已伸手做的事，是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俞佩玉唏嘘道：“看来，你我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孤单，还有许多人……”

红莲花突然变色道：“不好，我又忘了一件事。”

俞佩玉忍不住道：“这，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红莲花顿足道：“假的谢天璧既已出现，那真的谢天璧莫要遭了他们的毒手，我得去瞧瞧。”语声未了，人已远在数丈外。

俞佩玉目送他人影消失在远处，忍住叹息，喃喃道：“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古之空空，今之虬髯，大智大慧，人所难及，游戏人间，义气第一……”

雨，已渐渐小了，但还没有停住，风，却更冷，俞佩玉踽踽独行，前途正如天色般阴暗。

忽然间，一阵马蹄声传来，七八匹健马急驰而过，马蹄扬起泥水，溅了俞佩玉一身。

俞佩玉却连头也没有抬，哪知马群方过，一个人突然自马上飞身而起，凌空翻身，直扑俞佩玉。

俞佩玉一惊却步，这人已飘落在面前。

只见他一身湿透了的黑衣劲装紧贴在身上，一双眸子里闪闪发光，却正是那点苍的少年弟子。

俞佩玉心里一动，想起了红莲花方才说过的话，忍不住脱口道：“莫非，莫非谢大侠已有了什么变故？”

那点苍弟子本在躬身行礼，此刻霍然抬头，变色道：“俞公子怎地知道？”

俞佩玉怔了怔道：“这……我……”

那点苍弟子面色一沉，目光炯炯，厉声道：“弟子瞧见了俞公子，本为的是要来通知恶讯，但俞公子却早已知道了，这岂非是怪事。”

俞佩玉苦笑道：“在下只不过是随口说出来的而已。”

那点苍弟子冷笑道：“家师昨夜失踪，至今不知下落，此事连出尘道长、天云大师都直到午间才知道的，俞公子清晨便已动身，又何从得知？”

他言语咄咄逼人，竟似认定了俞佩玉与此事必有关系。那七八匹马都已转了回来，马上七八双阴沉的目光，也都在狠狠盯着俞佩玉。

点苍弟子虽然素来谦恭有礼，但此刻事变非常，只要稍有可疑，他们便

再也不会放松的。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谢大侠也许只是出来逛逛，也许遇着了什么朋友，以谢大侠的武功，想必定能照顾自己。”

那点苍弟子沉声道：“点苍弟子，剑不离身，剑在人在，剑亡人亡，这句话俞公子想必知道，但弟子今晨却发现家师的随手佩剑竟落在帐篷外的草丛中，若非有惊人的变故，家师是万万不致如此疏忽的。”

俞佩玉动容道：“这……这……”

他忽然发现自己心中所知道的许多秘密，竟是一件也不能说出来的，纵然说出，也难以令人相信。

马上突有一人大声道：“俞公子此刻为何一人独行？天钢道长到哪里去了？”

又有一人厉声道：“俞公子你又为何如此狼狈？莫非和别人交过手？”

另一人道：“此间四下不见人迹，俞公子是和谁交过手来？”

第四章　雨夜幽灵

点苍弟子问的话，俞佩玉还是一句也答复不出，他既不能说天钢道长是死在“谢天璧”手上，也不能说这“谢天璧”是假的，只因这“谢天璧”既然已被消灭，就变得根本不存在了。

那点苍弟子以手按剑，怒道：“俞公子为何不说话？”

俞佩玉叹道：“各位若怀疑谢大侠之失踪与在下有任何关系，那委实是个笑话，在下还有什么话好说。”

点苍弟子面色稍缓，道：“既是如此，在此事未澄清之前，俞公子最好陪弟子等回去，只因有些事俞公子或许不愿向弟子等解释，但总可向盟主阁下解释的。”

他语未说完，俞佩玉已变了颜色，大声道：“我不能回去，绝不能回去。”

点苍弟子纷纷喝道：“为何不能回去？”

“若没有做亏心的事，为何不敢回去见人？”

七八人均已跃下马来，人人俱是剑拔弩张。

为首的点苍弟子怒喝道：“俞佩玉，今日假若想不回去，只怕比登天还难。”

俞佩玉满头大汗，随着雨水滚滚而下，手脚却是冰冰冷冷，突听远处一人冷冷道：“俞佩玉，你用不着回去。”

七八个高髻的道人，足登着白木屐，手撑着黄纸伞，自雨中奔来，赫然竟是昆仑门下。

那点苍弟子扶剑厉声道：“此人纵然已在昆仑门下，但还是要随在下等回去走一遭的，点苍与昆仑虽然素来友好，但事关敝派掌门的生死，道兄们休怪小弟无礼。”

昆仑道人们的脸色比点苍弟子的还要阴沉，还要可怕。那当先一人白面微须，目光如剪，盯着俞佩玉一字字道：“你非但用不着回去，哪里都不必去了。”

俞佩玉愕然退步。点苍弟子惊奇道：“此话怎讲？”

白面道人惨然一笑：“贵派的掌门虽然不知下落，但敝派的掌门却已……却已……”只听“喀嚓”一声，他掌中伞掉落在地，伞柄已被捏得粉碎。

点苍弟子耸然失声道：“天钢道长莫非已……已仙去了？”

白面道人嘶声道：“家师已被人暗算，中剑身亡。”

点苍弟子骇然道：“真的？”

白面道人惨然道：“贫道等方才将家师的法体收拾停当。”

点苍弟子动容道：“天钢道长内外功俱已炉火纯青，五丈内飞花落叶，都瞒不过他老人家，若说他老人家竟会被人暗算，弟子等实难置信。”

白面道人切齿道：“暗算他老人家的，自然是一个和他老人家极为亲近的人，自然是一个他老人家绝不会怀疑的人，只因他老人家再也不信此人竟如此狼心狗肺。”

他话未说完，无数双眼睛都已盯在俞佩玉身上，每双眼睛里都充满了悲愤、怨毒之色。

白面道人声如裂帛大喝道：“俞佩玉，他老人家是如何死的，你说，你说。”

俞佩玉全身颤抖，道：“他……他老人家……”

白面道人怒吼道：“ 他老人家是否死在你手上。 ”

俞佩玉以手掩面，嘶声道：“ 我没有，绝对没有……我死也不会动他老人家一根手指。 ”突听“ 嗖 ”的一声，他腰畔长剑已被人抽了出去。

白面道人手里拿着这柄剑，剑尖不停地抖，颤抖的剑尖正指着俞佩玉，他火一般的目光也逼视着俞佩玉，颤声道：“ 你说，这柄剑是否就是你杀师的凶器？ ”

这柄剑，的确就是杀天钢道长的，这柄剑的主人已不再存在，这柄剑，此刻却正在俞佩玉身上。

俞佩玉心已滴血，只有一步步往后退。

剑尖也一步步逼着他，剑虽锋利，但这些人的目光，却比世上任何利剑都要锋利十倍。

他仆地跪倒，仰首向天，热泪满面。狂呼道：“ 天呀，天呀，你为何要如此待我，我难道真的该死么？ ”

“ 当 ”的一声，长剑落在他身前。

白面道人一字字道：“ 你已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已是你最幸运的一条路。”

不错，这的确已是他唯一的一条路。

只因所有的一切事他都完全无法解释，他所受的冤屈，无一是真，但却都比“ 真实 ”还真，而“ 真实 ”反而不会有一人相信。此刻唯一可替他作证的，只不过是红莲花，但红莲花却又能使人相信他么？他又能拿出什么证据？

在平时，红莲帮主说出来的话固然极有分量，昆仑、点苍两派的弟子，也万万不致怀疑。

但此刻，这件事却关系着他们掌门的生死，关系着他们门户之惨变，甚至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

他们又怎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话，纵然这人是名震江湖的红莲花。

俞佩玉思前想后，只有拾起了地上的剑，他已别无选择——他突然怒挥长剑，向前直冲了过去。

昆仑、点苍两派的弟子纷纷惊呼，立时大乱。

但他们究竟不愧为名家子弟，惊乱之中，还是有几人拔出了佩剑，剑光如惊虹交剪，直刺俞佩玉。

只听“ 当，当 ”几响，这几柄剑竟被震得飞了出去，俞佩玉满怀悲愤俱在这一剑中宣泄，这一剑之威，岂是别人所能招架。

昆仑、点苍弟子，又怎会想到这少年竟有如此神力。

惊呼怒叱声中，俞佩玉已如脱兔般冲出重围，电光闪过，雷霆怒击，他身形却已远在十丈外。

暴雨，俞佩玉放足狂奔，他已忘了一切，只想着逃，他虽不怕死，但却绝不能含冤而死。

身后的呼喝叱咤，就象是鞭子似地在赶着他，他用尽了全身每一分潜力，迎着暴雨狂奔，雨点打在他身上、脸上，就象是一粒粒石子。

呼喝声终于远了，但他的脚却仍不停，不过已慢了，越来越慢，他跑着跑着，突然仆倒在地。

他挣扎着爬起，又跌倒，他眼睛似已朦胧，大雨似已变成浓雾，他拼命揉眼睛，还是瞧不清。

远处怎地有车声、蹄声？是哪里来的车马？

朦胧中，他似乎见到有辆大车驰了过来，他挣扎着还想逃，但再次跌倒，这一次跌倒后终于不起，他晕了过去。

天色，更暗了。

车声辚辚，健马不断地轻嘶。

俞佩玉醒来发觉自己竟在车上，雨点敲打着车篷，宛如马踏沙场，战鼓频敲，一声声令人断肠。

他莫非终于还是落入了别人手中？

俞佩玉挣扎而起，天色阴暗，车中更是黝暗，一盏灯挂在篷上，随着飘摇的风雨摇晃，但却未燃着。

车厢四面，零乱地堆着些扫把、竹箕、铁桶，还有一条条又粗又重的肥皂，俞佩玉再将车篷的油布掀开一些，前面车座上坐着一个蓑衣笠帽的老人，虽然瞧不见面目，却可瞧见他飞舞在风雨中的花白胡须。

这不过是个贫贱的老人，偶尔在风雨中救起了个昏迷的少年，俞佩玉不觉长长松了口气。

只听这老人笑道：“ 俞佩玉，你醒了么？ ”

俞佩玉大惊失色，耸然道：“ 你，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 ”

老人回过头来，眯着眼睛笑道：“ 方才我听得四面有人呼喝，说什么。俞佩玉，你跑不了的。 ’ 我想那必定就是你了，你也终于跑了。 ”

他苍老的面容上，刻满了风霜劳苦的痕迹，那每一条皱纹，都似乎象征着他一段艰苦的岁月。

他那只眯着的笑眼里，虽然充满了世故的智慧，却也满含着慈祥的善意。

俞佩玉垂下了头，嗫嚅着道：“ 多谢老丈。 ”

老人笑道：“ 你莫要谢我，我救你，只因我瞧你不象是个坏人的模样，否则我不将你交给那些人才怪。 ”

俞佩玉黯然半晌，凄然笑道：“ 许久以来，老丈你只怕是第一个说我不是坏人的了。 ”

老人哈哈大笑道：“ 少年人吃了些苦就要满肚牢骚，跟我老头子回到破屋里去喝碗又浓又热的酸辣汤，包管你什么牢骚都没有了。 ”

提起鞭子，“ 的卢 ” 一声，赶车直去。

黄昏，风雨中的黄昏。

车马走的仍是无人的小道，这贫贱的老人，想必是孤独地住在这间破烂的茅屋里，但这对俞佩玉说来已觉得太好了。

他躺下来，想着那茅屋里已微微发霉的土墙，那已洗得发白的蓝布床单，那热气腾腾的酸辣汤。

他觉得自己已可安适地睡了。

只听老人道：“ 马儿马儿，快跑快跑，前面就到家了，你认不认得？ ”

俞佩玉忍不住又爬起来，掀起车篷的一角，只见前面一条石子路，被雨水冲得闪闪发亮。

路的尽头，竟赫然是座辉宏华丽的大院，千椽万瓦，灯火辉煌，在这黄昏的风雨中看来，就象是王侯的宫阙。

俞佩玉吃了一惊，呐呐道：“ 这，这就是老丈的家么？ ”

老人头也不回道：“ 不错。 ”

俞佩玉张了张嘴，却将要说出来的话又咽下去，心里实在是充满了惊奇，

这老人莫非是乔装改扮的富翁？莫非是退隐山林的高官，还是个掩饰行藏的大盗？他将俞佩玉带回来，究竟是何用意？

宽大的，紫色的庄门外，蹲踞着两只狰狞的石狮子，竹棚下，健马欢腾，几条劲装佩刀的大汉，正在卸着马鞍。

马是谁骑来的？这在此刻虽还是无法解答的问题，但这老人乃是武林强者，却已全无疑问。

而此刻天下武林中人，又有谁不是俞佩玉的仇敌。

俞佩玉手脚冰凉，怎奈全身脱力，想走已走不了，何况他纵能走得了，此刻也已太迟。

俞佩玉将车篷的缝留得更小，突见两条人影自灯光辉煌的厅堂檐前箭一般窜了过来。

左面的一个，正是那目如利剪的昆仑白面道人。

俞佩玉心却寒了，手不停地抖。

这白面道人竟拦住了马车，道：“ 老人家你一路回来，不知可瞧见个少年？ ”

老人笑道：“ 少年我瞧得多了，不知是哪一个？ ”

白面道人道：“ 他穿的是件青布长衫，模样倒也英俊，只是神情狼狈。 ”

老人道：“ 嗯，这样的少年倒有一个。 ”

白面道人动容道：“ 他在哪里？ ”

老人摸着胡子笑道：“ 我非但瞧见了他，还将他抓回来了。 ”

话未说完，俞佩玉急得要晕了过去。

白面道人目光更冷，瞧着老人一字字道：“ 那少年纵然狼狈，纵已无法逃远，却也不是你捉得回来的，老丈日后最好记住，我昆仑白鹤，素来不喜玩笑。 ”

霍然转身，大步走了回去。

老人叹了口气道：“ 你既然知道我抓不回来，又何必问我。 ”

缰绳一提，将马车赶入条小路，口中喃喃道：“ 少年人呀，你如今总该知道，越是精明的人，越是容易被骗到，只不过要你懂得用什么法子骗他而已。 ”

他这话自然是说给俞佩玉听的，只可惜俞佩玉没有听到，等他再度能听见时，他已在老人的屋里。

这果然是间破烂的屋子，四面的墙壁已发黑，破旧的桌子上有只缺了嘴的瓷壶，两只破碗，还有堆吃剩下的花生。

一盏瓦灯，昏黄的灯光，在风中直晃，就好象代表了那老人的生命。

一件破棉被挂在门后面，门缝里不断地往里面漏着雨水，水一直流到角落里的竹床床脚。

俞佩玉此刻就睡在这张床上，湿透了的衣服已被脱去了，身上虽已盖着床又厚又重的棉被，但他还是冷得直发抖。

老人不在屋里，俞佩玉用尽平生力气，才挣扎着下了床，紧紧裹着棉被，这棉被好象比他故宅门口的石狮子还重。

他一步一挨，挨到窗口，窗子是用木板钉成的，他从木板缝里望出去，窗外竟是个很大很大的园子。

庭院深深，远处虽然灯光辉煌，却照不到这里，黑黝黝的林木在雨中看来，仿佛憧憧鬼影。

俞佩玉打了个寒噤，暗问自己：“这究竟是什么地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点孤灯，自憧憧鬼影中飘了过去，似鬼火？

俞佩玉的腿有些发软，身子倚在窗棂上，无边的黑暗中，竟传来一缕凄迷缥缈的歌声。

“人间哪有光明的月夜，

除非在梦里找寻。

你说你见过仙灵的一笑，

谁分得出是梦是真？

凄迷的歌声中，带着种说不出的幽秘悲凉之意，这哪里象是人间的歌曲，谁说这不是幽魂的凄诉。

鬼火与歌声却近了，一条朦胧的白影，手里提着盏玲珑的小晶灯，自风雨中飘了过来。

这身影是窈窕的，湿透了的衣衫紧贴在身上，披散的长发也紧贴在身上，灯光四射，照着她的脸。

她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灯光也照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空洞而迷惘，却又是绝顶的美丽，空洞加上美丽便混合成一种说不出的妖异之气。

俞佩玉简直不能动了。

这鬼气森森的庭园，这幽灵般的人影……

突然，“吱”的一声，门开了，俞佩玉骇极转身，那老人蓑衣笠帽，足踏着钉鞋，不知何时已走了过来。

俞佩玉扑过去，一把抓住他，道：“外……外面是什么人？”

老人眯着眼一笑，道：“外面哪里有人？”

俞佩玉推开门瞧去，庭院深深，夜色如墨，哪有什么人影。

那老人眯着的笑眼里，似乎带着些嘲弄，又似乎带着些怜悯，俞佩玉一把揪住他的衣襟，颤声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你究竟是谁？”

那老人悠悠道：“谁？只不过是一个救了你的老头子。”

俞佩玉怔了怔，五指一根根松开，倒退几步，倒在一张破旧的竹椅上，满头冷汗，这时才流下。

那老人道：“你累了，实在太累了，不该胡思乱想。”

俞佩玉两只手紧紧抓住竹椅的扶手，道：“但我明明……我明明瞧见……”

那老人凝注着他，道：“你什么也没有瞧见，是么？什么也没有瞧见。”

俞佩玉忽然觉得他眼睛里似乎有种奇异的力量，情不自禁，垂下了头，惨然一笑，道：“是，我什么都没有瞧见。”

老人展颜笑道：“这就对了，瞧见的越少，烦恼越少。”

他将手里提着的小锅放在俞佩玉面前桌上，道：“现在，你喝下这碗酸辣汤，好生睡一觉，明天又是另外一个日子了，谁知道明天和今天有多少不同？”

俞佩玉惨笑道：“是，无论如何今天总算过去了……”

睡梦中，俞佩玉只觉得大地越来越黑暗，整个黑暗的大地，都似已压在他身上，他流汗，挣扎，呻吟……

被，已全湿透了，竹床，吱吱格格地响。

他猛然睁开眼，昏灯如豆，他赫然瞧见了一只手。

一只苍白的手。

这只手，似乎正扼他的咽喉。

俞佩玉骇然惊呼道：“谁？你是谁？”

黝暗的灯光中，他瞧见了一头披散的长发，一张苍白的脸，以及一双美丽而空洞的眼睛。

披散的长发云一般洒出来，白色的人影已风一般掠了出去，立刻又消失在凄迷的黑暗中。

这岂非正是那雨中的幽灵？

俞佩玉一跃坐起，手抚着咽喉，不住地喘气，她究竟是人是鬼？是否想害他？为什么要害他？

老人又不知哪里去了，她若不想害他，又为何幽灵般潜来，幽灵般掠走？

俞佩玉的心跳得象打鼓，床边，有一套破旧的衣服，他匆匆穿了起来，匆匆跑出了门。

晨雾，已弥漫了这荒凉的庭园。

雨已停，灰蒙蒙的园林，潮湿、清新、寒冷、令人悚栗的寒冷，冷雾却使这荒凉的庭园有了种神秘而朦胧的美。

俞佩玉悄悄地走在碎石路上，象是生怕踩碎大地的静寂。

置身于这神秘的庭园中，想起方才那神秘的幽灵，他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感觉，他根本不想去想。

就在这时，鸟声响起，先是一只，清润婉转，从这枝头到那枝头，接着另一声响起。

然后，满园俱是啁啾的鸟语。

就在这时，他又瞧见了她。

她仍穿着那件雪白长袍，站在一株白杨树下。

她抬头凝注着树梢，长发光亮如镜，白袍与长发随风而舞，在这清晨的浓雾中。

她已不再似幽灵，却似仙子。

俞佩玉大步冲过去，生怕她又如幽灵般消失，但她仍然仰着头，动也不动。

俞佩玉大声道：“喂，你……”

她这才瞧了俞佩玉一眼，美丽的眼中，充满迷惘，这时雾已在渐渐消散，阳光照在带露的木叶上，露珠如珍珠。

俞佩玉忽然发现，她并不是“她”。

她虽然也有白袍，长发，也有张苍白的脸，也有双美丽的眼睛，但她的美却是单纯的。

他可以看到她眼睛里闪动的是多么纯洁、多么安详的光亮。

而昨夜那幽灵的美，却是复杂的、神秘的，甚至带着种不可捉摸，无法理解的妖异之气。

俞佩玉歉然笑道：“抱歉，我看错人了。”

她静静地瞧了他半晌，突然转过身燕子般逃走了。

俞佩玉竟忍不住脱口唤道：“姑娘，你也是这庄院里的人么？”

她回过头瞧着俞佩玉笑了，笑得是那么美，却又带着种说不出的痴迷、怅惘，然后，忽然间消失在雾里。

俞佩玉怔了许久，想往回走。

但脚步却不知怎地偏偏向前移动，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有一双眼睛在树后偷窥着他，眼睛是那么纯洁，那么明亮，俞佩玉缓缓停下脚步，静静地站在那里，尽量不去惊动她。

她终于走了出来，迷惘地瞧着俞佩玉。

俞佩玉这才敢向她笑了笑，道：“姑娘，我可以问你几句话么？”

她痴笑着点了点头。

俞佩玉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她痴笑着摇了摇头。

俞佩玉失望地叹息了一声，这地方为何如此神秘？为何谁都不肯告诉他？但他仍不死心，又问道：“姑娘既是这庄院里的人，怎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少女忽然笑道：“我不是人。”

她语声就象是鸟语般清润婉转，这句话却使俞佩玉吃了一惊。

若是别人说出这句话，俞佩玉只不过付之一笑，但这满面迷惘的少女，却确实有一种超于人类的灵气。

俞佩玉嗫嚅道：“你……你不是……”

这少女咬了咬嘴唇，道：“我是只鸟。”

她抬头瞧着树梢，树梢鸟语啁啾，三五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枝头飞来飞去，她轻笑着道：“我就和树上的鸟儿们一样，我是它们的姐妹。”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你在和它们说话？”

白衣少女转头笑着，忽又瞪大了眼睛道：“你相信我的话？”

俞佩玉柔声道：“我自然相信。”

这少女眼睛里现出一阵幽怨的神色，叹道：“但别人却不相信。”

俞佩玉道：“也许我们都是呆子。”

这少女静静地瞧了他许久，忽然银铃般笑道：“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只云雀。”

她开心地笑着，又跑去了。

俞佩玉也不拦她，痴痴地呆了半晌，心头但觉一种从来未有的宁静，缓缓踱回那座小屋。

忽然间，门后刺出一柄剑，抵住了他的背。

剑尖，冰冷而尖锐，象是已刺入俞佩玉心里。一个冷冰冰的语声道：“你只要动一动，我就刺穿你的背……”这竟然是个女子的声音，而且也是那么娇美。俞佩玉忍不住回头一瞧，便又瞧见了那雪白的长袍，那披散的头发，那苍白的脸，那美丽的眼睛。这并非昨夜的幽灵，而是今晨的仙子。但此刻，这双眼睛却冷冰冰地瞪着俞佩玉，大声道：“你是谁？”俞佩玉又惊又奇，又笑又恼，苦笑道：“云雀姑娘，你不认得我了？”白衣少女厉声道：“我自然不认识你。”俞佩玉道：“但……但方才我……我还和姑娘说过话的。”白衣少女冷笑道：“你只怕是活见鬼了。”俞佩玉怔在那里，则声不得。她目光此刻虽然已变得尖锐而冷酷，但那眉毛，那嘴，那鼻子，却明明是方才那少女的。她为什么突然变了？她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俞佩玉心里又是一团糟，惨笑道：“我真是活见鬼了么。”白衣少女厉声道：“你是什么人？偷偷摸摸跑到高老头屋里来干什么？想偷东西么？说！快说！老实说。”她剑尖一点，血就从俞佩玉背后流了出来。俞佩玉叹了口气，道：“我不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庄院中的人，好象全都是疯子，有时象是对他

很好，有时却又很坏；有时象是全无恶意，有时却又要杀他。白衣少女冷笑道：“你不知道？很好，我数到三字，你再说不知道，我就一剑就从你背后刺进去，前胸穿出来。”她大声道：“一！”俞佩玉站在那里不说话。白衣少女喝道：“二！”俞佩玉还是站在那里，不说话，他简直无话可说。

白衣少女象是也怔了怔，终于喝道：“三！”

俞佩玉身子突然好象鱼一般滑开，反手轻轻挥出一掌，那少女便觉手一麻，长剑脱手飞了出去，钉入屋顶。

这一掌竟似有千百斤力气。

她怔在那里，也呆住了。

俞佩玉冷冷瞧着她，道：“云雀姑娘，现在我可以问你话了么，你总该不能再装傻了吧，最好说人话，鸟语我是不懂的。”

那少女眼波一转，突然噗哧笑道：“我逗着你玩的，你要学鸟语，我明天教你。”

轻盈的一转身银铃般笑着逃了出去。

俞佩玉叱道：“慢走！”

一个箭步窜出，就见老人已挡在他面前，冷冷道：“我救了你性命，不是要你来逼人的。”

俞佩玉冷笑道：“老丈来的倒真是时候，方才那位姑娘剑尖抵住我背后时，老丈为何不来？”

那老人一言不发，走进屋子，坐了下来，拿起旱烟管，燃着火，深深吸了一口，缓缓道：“我不妨老实告诉你，这庄院中的确有许多奇怪的事，你若能不闻不问，一定不会有人害你，否则只有为你招来杀身之祸！”

俞佩玉怒道：“纵然我不闻不问，方才那位姑娘也已要杀我了。”

那老人叹了口气道：“她的事你最好莫要放在心上，她们都是可怜的女子，遭遇都很不幸，你本该原谅她们。”

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突然显得十分悲伤。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她们是谁？”

老人道：“你为何老要知道她们是谁？”

俞佩玉大声道：“你为何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老人长长叹息一声，道：“不是我不告诉你，只是你不知道最好。”

俞佩玉又默然半晌，恭身一揖，沉声道：“多谢老丈救命之恩，来日必当补报。”

老人抬起眼，道：“你要走？”

俞佩玉苦笑道：“我想，我还是走的好。”

老人沉声道：“昆仑、点苍两派一百多个弟子，此刻都在这庄院附近一里方圆中，你要走，能走得出去吗？”

俞佩玉嗫嚅道：“这庄院倒底和点苍、昆仑有何关系？”

老人淡淡一笑，道：“这里若和点苍、昆仑有关系，还能容得你在这里？”

俞佩玉一惊，道：“你……你已知道我……”

老人眯着眼道：“我什么都知道了。”

俞佩玉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嘶声道：“我没有杀死谢天璧，更没有杀过天钢道长，你一定得相信我的话。”

老人缓缓道：“我纵然相信了，但别人呢？”

俞佩玉松开手，一步步向外退，退到墙壁。

老人叹道：“ 现在你只有呆在这里，等风声过去，我再带你走，你也可乘这段机会，好生休养休养体力。 ”

俞佩玉仿佛觉得眼睛有些湿润，道：“ 老丈你……你本可不必如此待我的。 ”

老人吐了口烟，毅然道：“ 我既然救了你，就不愿看见你死在别人手上。”

突然，一根长索套住了钉在屋顶上的剑柄，长剑落下去，落在一只纤纤玉手上，她已站在门口，笑道：“ 高老头，娘要见他。 ”

老人瞧了俞佩玉一眼，俞佩玉立刻发现他脸色竟变了，他眯着的眼睛突然睁开，皱眉道：“ 你娘要见谁？ ”

白衣少女笑道：“ 这屋里除了你和我外，还有谁？ ”

高老头道：“ 你……你娘为什么要见他？ ”

少女瞟了俞佩玉一眼，道：“ 我也不知道，你赶紧带他去吧。 ”一转身，又走了。

老人木立在那里，许久没有动。

俞佩玉忍不住道：“ 他的娘是谁？ ”

高老头道：“ 庄主夫人。 ”

他敲了敲旱烟袋，掖在腰带上，道：“ 走吧，跟着我走，小心些，此刻这庄子里点苍、昆仑弟子不少。 ”

俞佩玉叹道：“ 我不懂，我真不懂，你们既然收留了我，为何又留他们在这里；你们既然留他们在这里，为何又怕他们见着我。 ”

老人也不理他，闪闪缩缩，穿行在林木间，石径上露水很亮，林木间迷雾已散。

俞佩玉苦笑道：“ 此刻我既然已去见庄主夫人，你至少总该让我知道这是什么庄院。 ”

高老头头也不回，道：“ 杀人庄。 ”

这时，他们已走上条曲廊。

曲廊的建筑很精巧，也很壮观，但栏杆上朱漆已剥落，地板上积满了尘埃，人走在上面，吧吧吱吱地响。

俞佩玉骤然停下脚步，失声道：“ 杀人庄？ ”

高老头道：“ 名字奇怪么？ ”

俞佩玉道：“ 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名字？ ”

高老头缓缓道：“ 只因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杀人，绝没有人管他，任何人都可能在这里被杀，也绝没有人救他。 ”

俞佩玉只觉得一阵寒意自背脊升起，悚然道：“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

高老头沉声道：“ 这原因你最好莫要知道。 ”

俞佩玉道：“ 难道，难道从来没有人管么？ ”

高老头道：“ 没有人，没有人敢。 ”

俞佩玉道：“ 难道你们的庄主也不管？ ”

高老头突然回头，面上带着一种神秘的笑，一字字道：“ 我们的庄主从来不管的，只因他…… ”

突听一阵脚步声，自走廊另一端传了过来，高老头一把拉过俞佩玉闪入了一扇垂着紫花帘的门。

脚步声渐近，渐渐走过。

俞佩玉偷眼窥望，便瞧见了两个紫衣道人的背影，背后的长剑，绿鲨鱼皮鞘，紫铜吞口，杏黄的剑穗，随着脚步飘舞摇晃。

俞佩玉悄悄吐了口气，道：“难道任何人都可以在你们这庄院里大摇大摆地随意走动？”

高老头缓缓道：“一心想杀人的人，自然可以随意走动，有可能被杀的人他走路可就得小心……十分小心了。”

俞佩玉跟在他身后，呆了半晌，道：“在这里既然随时都可能被杀，那么那些人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别的地方岂非安全得多。”

高老头道：“也许，他已别无他途可走，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这地方的底细，也许她是被骗来的，也许他也想杀人。”

俞佩玉突然打了个寒噤，喃喃道：“这理由很好，这四种理由都很好。”

他语声微顿，大步赶上高老头，道：“但你们的庄主难道……”

只听一个娇美的语声道：“娘，他来了。”

俞佩玉抬眼一瞧，曲廊尽头有一道沉重的雕花门，门已启开一线，那娇美的语声，便是自门里传出来的。

一双美丽的眼睛本在门后偷偷窥望，此刻突然消失了，高老头蹒跚地走过去，轻轻叩门，道：“夫人可是要见他？”

一个女子声音轻轻道：“进来。”

她虽然只说了两个字，但就只这两个字中，已似有一种奇异的魅力，使人感觉这声音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发出来的。

门，突然开了。

屋里很暗，清晨的阳光虽强，却照不进这屋子。

俞佩玉也不知怎地，只觉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他缓缓走进去。黑暗中一双发亮的眼睛还瞧着他，那么美丽，那么空洞。

这杀人庄的庄主夫人，赫然竟是昨夜中的幽灵。

俞佩玉一惊，接着又瞧见一双手，纤细、柔美，苍白，正也是在他梦魇中似乎要扼他咽喉的手。

他只觉有一粒冷汗自额角渗出来，一粒，两粒……

那双眼睛凝注着，没有动。

俞佩玉也不能动，他隐约觉得她身旁边有个人，等他眼睛渐渐习惯黑暗时，他忽然瞧见这个人面上挂着纯洁甜美的微笑。

那岂非是他今晨所遇林中的仙子。

突然，门关了起来，俞佩玉猝然回头。

在门深处，他又瞧见一双眼睛，同样的美丽，甚至是同样的眉，同样的嘴。

只是，一个人的目光是那么单纯而柔和，另一个人却是那么深沉，那么尖锐，一个人就是林中的云雀，无忧无虑，从来不知道人间的险恶，也不知道人间的烦恼，另一个却似大漠中的鹰隼，一意想攫取每个人的心。

俞佩玉恍然而悟，今晨在林间所遇的云雀，和以那柄利剑伤了他的鹰隼，竟是同胞的孪生姐妹。

他瞧瞧前面，又瞧瞧后面。

非但这一双姐妹长得是一模一样，就连她们的母亲，这雨中的幽灵，这梦魇中的鬼魂，这神秘的庄主夫人，也和她们长得那么相似，只是，她们母女中三个人的性格，却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典型。

一时之间，俞佩玉也不知是惊奇，是迷惘，还是觉得有趣，他耳畔似乎又响起高老头叹息着所说的话。

“她们，都是可怜的女人……”

可怜的女人？为什么……

庄主夫人仍在凝注着他，突然笑道：“这里很暗，是么？”

在这张苍白、迷惘，而又充满了幽怨的脸上居然会出现笑容，那几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俞佩玉只觉一种神奇的魅力完全震慑了他，垂首道：“是。”

庄主夫人幽幽道：“我喜欢黑暗，憎恶阳光，阳光只不过是专为快乐的人们照射的，伤心的人永远只属于黑暗。”

俞佩玉想问：“你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旧事伤心。”

但都没有问出口，到了这高大、陈旧而黑暗的房子里，他越觉这庄院委实充满了神秘、忧郁，压抑得几乎能令人透不过气来。

庄主夫人目光始终没有从他脸上移开，又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俞佩玉道：“在下姓……”

高老头忽然轻轻咳嗽了一声，俞佩玉缓缓道：“叶，叫叶玉佩。”

庄主夫人道：“你不姓俞？”

俞佩玉又是一惊。

庄主夫人又缓缓接道：“很好，你不姓俞，以前有一个姓俞的杀了我一个很亲近的人，在我的感觉中，姓俞的都不是好东西。

俞佩玉也不知该回答什么，唯唯垂首道：“是。”

庄主夫人道：“你来到我们庄院，我很高兴，希望你能在这里多留几天，我好象有许多话想和你谈。”

俞佩玉道：“多谢……”

突然“鹰姑娘”反手一抽，用剑背抽在他腿弯后；他痛得几乎流泪，不由自主跪了下来。

就在这时，一个人冲进了门，正是那昆仑白鹤道人。

俞佩又惊又痛，从肋下望过去，他瞧见那些黑衣劲装的点苍弟子也紧紧跟在白鹤道人身后。

两人一进门，目光便四下搜索，屋子里的人却似全没有瞧见他们。那“鹰姑娘”叉着腰大骂道：“你以后若再不听夫人的话，将院子打扫干净，你瞧姑娘我打不打断你这双狗腿。”

俞佩玉低低垂着头，哑声道：“是。”

白鹤道人眼睛四面瞧来瞧去，却始终没有瞧这跪在他足旁的“园丁”一眼。这时他才向庄主夫人合十为礼，道：“夫人可瞧见一个陌生的少年进来么？”

庄主夫人冷冷道：“此间唯一闯进来的陌生人就是你。”

白鹤道人道：“但方才明明有人瞧见……”

“鹰姑娘”突然冲到他面前大声道：“明明瞧见，难道认为我母女偷男人不成？”

白鹤道人一怔，呐呐笑道：“贫道并无此意。”

“鹰姑娘”冷笑道：“那么，你一个出家人，平白闯入女子的闺房，又是什么见鬼的意思？难道还是要进来念经不成？”

白鹤道人倒未想到这少女居然这么厉害，言语居然这么锋利，竟逼得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强笑道：“ 贫道曾经问过庄主…… ”

“ 鹰姑娘 ” 厉声道：“ 不错，你们若要杀人，每间屋子都可以闯进去，但这间屋子却是例外，这里毕竟是庄主夫人的闺房，知道么？ ”

白鹤道人道：“ 是，是…… ”

匆匆行了一礼，匆匆夺门而出，他虽是昆仑门下最精明强干的弟子，但如此泼辣的少女，他也是不敢惹的。

俞佩玉全身衣衫都被冷汗湿透，抬起头便又瞧见庄主夫人膝上的那双纤美苍白的手。

但他此刻已知道这双手昨夜并没有杀他之意，否则她只要将他交给白鹤道人，根本不必自己动手。

庄主夫人瞧着他，淡淡道：“ 你害怕？为什么害怕？ ”

俞佩玉道：“ 在下……在下…… ”

庄主夫人一笑，道：“ 你不必告诉我，到这庄院来的，每个人都在害怕，但谁都不必将他害怕的理由告诉别人。 ”

她目光忽然转向高老头，道：“ 你可以走了。 ”

高老头道：“ 但他…… ”

庄主夫人道：“ 他留在这里，我要和他说话。 ”

高老头迟疑着，终于躬身道：“ 是。 ”

蹒跚着走了出去。

那一双姐妹竟然也跟着出去了，云雀姑娘似乎在咯咯地笑着，鹰姑娘连声音都没有出。

沉重的门 “ 砰 ” 的关上，屋子里忽然静得可怕，俞佩玉甚至可以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庄主夫人瞧着他，只是瞧着他，俞佩玉想说话，竟被她这种神秘的魅力所慑，竟开不了口。

重重的帘帷掩着窗子，屋子里越来越暗，一种古老的、阴森的气氛，弥漫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庄主夫人仍然不说话，甚至连动也不动，只是目不转睛地瞧着俞佩玉，就象是射手瞧着箭垛，渔人瞧着钓钩。

俞佩玉渐渐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她为什么这样看我？为什么？ ” 突听一阵笑声自窗外传了进来。

只见一只黑色的猫在前面奔跑，一个瘦弱的、矮小的，穿着件花袍子的人在后面紧紧追着。

他那苍白的脸上虽已有了胡须，但身材看来却仍象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神情看来也象是个孩子。

此刻他脸上已满是汗珠。发髻也乱了，甚至连鞋子都脱落了一只，模样看来又狼狈，又可怜，又可笑。

十几个华服大汉就正跟在他后面大笑着，象是在瞧把戏似的，有的人在拍手，有的人拿石头去掷黑猫。

俞佩玉瞧得忍不住长长叹息了一声。

突听身后有人道：“ 你叹息什么？ ”

那庄主夫人不知何时竟已在他身后，也在往外瞧。

俞佩玉叹道：“ 在下瞧着这人被大家象小丑般戏弄，心中颇是不忍。 ”

庄主夫人面上木然没有表情，过了半晌，缓缓道：“这人就是我丈夫。”

俞佩玉吃了一惊，失声道：“他……他就是庄主？庄主。”

庄主夫人冷冷道：“不错，他就是杀人庄的庄主。”

他忽然了解这母女三人为什么是“可怜的女人”，他也已了解为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随意杀人。

这“杀人庄”的庄主竟是个可怜的侏儒，每个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将他随意欺负戏弄。

庄主夫人又回到座上，瞧着他，不说话。

俞佩玉此刻已可以忍受。

只因他已对这女子，对这一家人都生出了无限的同情，他们纵然有许多奇怪的举动，那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门口不知何时已摆了一盘菜饭，庄主夫人几乎连动也没动，俞佩玉却吃了个干干净净。

世上原没有什么事能损害少年人的肠胃。

时间就这样过去。

屋子里越来越黑，庄主夫人的脸已朦胧，这屋子就象是个坟墓，埋葬了她的青春与欢乐。

“但她为什么这样瞧着我？”

俞佩玉既觉怜悯，又觉奇怪。

庄主夫人忽然站起来，幽幽道：“天已黑了，你陪我出去走走好么？”

这园林竟出奇的大，也出奇的阴森，花丛树梢，都似有鬼魅在暗中窥人，石子路沙沙地响。

俞佩玉觉得很冷。

庄主夫人已落在后面。初升的月色将她的身影长长投了过来，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鸟啼。

俞佩玉不禁打了个寒噤，抬头望处，忽然瞧见阴森森的树影中，有一座死灰色的奇形怪状的房屋。

这房屋没有灯，根本没有窗子，尖尖的屋顶，黑铁的大门似已生锈，孤零零的一座死灰色的怪屋，矗立在这阴森森的庭园里，这给人的神秘与恐怖的感觉，简直不是世上任何言语所能形容。

俞佩玉既害怕，又好奇，不由自主走过去。

突听庄主夫人叱道：“不能过去。”

俞佩玉一惊停步，回首道：“为什么？”

庄主夫人道：“谁走近了这屋子，谁就得死。”

俞佩玉更吃惊，道：“为……为什么？”

庄主夫人嘴角又泛起神秘的笑容，缓缓道：“只因这屋子里都是死人，他们都想拉人去陪他们。”

俞佩玉失声道：“死人？都是死人？”

庄主夫人眼睛空洞地凝注着远方，道：“这屋子就是我们姬家的坟墓，屋子里埋葬的都是姬家的祖先，而姬家的祖先都是疯子，活着是疯子，死了也是疯子。”

俞佩玉听得毛骨悚然，掌心又满是冷汗。

庄主夫人的手却更冷，她拉住他的手走向旁边的一条小路，只觉她的手冷得象铁，象冰。

俞佩玉晕晕迷迷地被拉着往前走，也不知要走到哪里。
前面有个小小的八角亭，走上四级石阶，亭的中央，四面栏围着黑黑的深洞，仔细一瞧，才知道是口井。
姬夫人喃喃道：“这是奇怪的井！”
她这话象是在自言自语，并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俞佩玉却忍不住问道：“为什么是奇怪的井？”
姬夫人道：“这口井叫做‘魔镜’。”
俞佩玉更奇怪，追问道：“为什么叫做魔镜？”
姬夫人悠悠道：“据说这口井可以告诉人的未来，在有月光的晚上，你站在井边照下去，那井中的影子便是你未来的命运。”
俞佩玉道：“这……我有些不太懂。”
姬夫人道：“有的人照下去，他的影子在笑，而他并没有笑，那么就表示他一生幸运，有的人照下去，他虽没有哭，他的影子却在哭，那么他未来的一生，便必然充满了悲伤，充满了不幸。”
俞佩玉骇然道：“哪有这样的事。”
姬夫人悠悠接着道：“有的人照下去，却是什么都瞧不见，只能见到一片血光，那么，就表示他立刻便将有杀身之祸。”
俞佩玉不禁又打了个寒噤，道：“我不信。”
姬夫人道：“你不信？为何不试试？”
俞佩玉道：“我……我不想……”
他口中虽说不想，但这口井实在是口魔镜，竟似有种神奇的吸引力，他身不由主地走了过去，探首下望。
井很深，非常深，黑黝黝的深不见底，俞佩玉根本什么都瞧不见，他的头不禁越探越低。
姬夫人突然失声道：“血……血……”
俞佩玉惊极骇极，再往下望，突然栏杆崩裂，他整个人就象是块石头似的直落下井去。
姬夫人掩面狂呼道：“血……血……魔镜……魔井……”发狂般奔走了。
这时，才听得井底传上来“扑通”的一声。

这“扑通”一响自然就是俞佩玉落下井时的声音，这魔井出奇的深，幸好还有水，而且水很深。
他身子无助地重击在水面上，全身骨头都象是要散了，笔直沉入水底，久久升不上来。
他若不是一身钢筋铁骨，只怕升起时已是个死人。
那恐怖的惊呼声犹在耳畔，俞佩玉惊魂未定，在冰冷的水里不停地发抖，似乎永远不能停止。
“她为何要害我？”
“我自己不小心失足落下，怎能怪别人？”
“她为何不救我？”
“她心灵本来脆弱，此刻也已骇极，怎能救我？”
“何况，她必定认为我已死了又何苦来救我。”
俞佩玉想来想去唯有自责自怨。
“我本就是个不幸的人，一生中本就充满了不幸的遭遇。”

别人梦想不到的不幸遭遇，在他说来，已是家常便饭了。

井很宽，若是站在井中央，伸手难及井壁，何况井壁上满是又厚又滑的青苔，任何人都休想爬上去。

若是别人，此刻早已呼救，但俞佩玉却连呼救都不敢。呼声若是惊动了他的仇敌，他岂非死得更快。

幸好他水性精深，还不至于沉下去，但身子沉在冷得刺骨的井水里，已渐渐开始发麻。

他迟早还是要沉下去。

这一切，简直象是个噩梦，他实在不愿相信，却又不能不信，从那日在他自己的庭院中，黑鸽子传书信的那一刹那开始，他的生命就象是活在梦魇中，他的生命是否就此终结。

他不愿想，不敢想，但却偏偏忍不住要想，想得简直要发狂。黑夜，便在这令人发狂的痛苦中慢慢过去。

井口射入了灰蒙蒙的光，但这光却是那么遥远，远不可及。不可及的远处，突然传来了啁啾鸟语。

这在俞佩玉听来，简直象是听见了世上最悦耳的声音。

这鸟语正是他的救星。

若真是有人在害他，那么这就是那人绝对未曾想到的一着棋，谁又能想到鸟语竟能救人。

他竟在井中“吱吱喳喳”地学起鸟叫来，叫个不停，这时远处突然有了比鸟语更清润婉转的歌声：

“柳梢的黄莺儿呀，

你是否在嘀嘟春城的荒芜？

梁间的小燕子呀，

你为什么总是埋怨人间的凄苦？……”

歌声突然停顿，过了半晌，又响起：

“又是谁落在井底？

你有什么心事要向我倾诉？

为什么你的声音我听来如此生疏？”

接着井口便出现了一双美丽的眼睛。

俞佩玉这才敢轻呼道：“云雀姑娘……”

美丽的眼睛张大了，失声道：“呀，是你，难怪我听不出你说的是什么，啊……你不是鸟。”

俞佩玉苦笑道：“我但愿能是只鸟。”

云雀姑娘眨着眼道：“你显然不是鸟，再见吧。”

抬起头，竟要走了。

俞佩玉呼道：“姑娘，人落在井里，你难道不拉他上去？”

云雀姑娘终于又探出头，痴痴地笑道：“我为何要拉你上来？”

俞佩玉道：“因为……因为……”

这本是个最简单的问题，他一时间却偏偏回答不出。

云雀姑娘拍手笑道：“我知道你没有理由，我走了。”

她竟然真的说走就走，俞佩玉怔在那里，当真是哭笑不得，他恨不得掴自己几个耳光，为什么连此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却不知这问题本是任何人都不会问出来的，猝然之间，他自然要被问住。

“姬家的人，难道真是全都是疯子？”

俞佩玉心里发苦——他除了心里还有感觉，别的地方几乎已全部麻木，整个人就象是浸在水里的一根木头。

他掬了点苦涩的井水，润了润嘴唇。

突然间，一根长索垂了下来。

俞佩玉狂喜地抓住了那绳索，但心念转过，立刻又一惊，抬头望去，井上并没有人。

他哑声问道：“谁？谁来救我？”

上面仍没有人答应。

莫非是昆仑、点苍的弟子。

莫非是那恶党中的人。

他们要将他拉上去，只不过为了要杀他。

俞佩玉咬了咬牙，抓紧绳索，一寸寸爬上去，无论如何，比活活被泡死在这魔井中好。

此时此刻，他除了走一步算一步之外，又还能怎样！

他根本不能选择。

从下面到井口，仿佛是他一生中所走过的最长的路，但终于还是到了，今晨没有雾，淡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庭园。

就连这破旧的小亭，这些油漆剥落的栏杆柱子，在阳光下看来，都显得那么辉煌而美丽。

能活下去毕竟是好事。

但上面竟仍然瞧不见人影,长索是被人系在柱子上的,究竟是谁救了他？为什么不肯露面。

俞佩玉又惊又疑，一步步走出亭子，走下石阶，突听身后啁啾一声，他霍然回头，就又瞧见了她。

她斜倚在亭外的栏杆上，美丽的长发在阳光下宛如黄金，一只翠鸟停在她纤柔的小手上，真的象是正在和她说话。俞佩玉喜道：“是你！你……你为何还是救起了我？”

云雀姑娘轻笑道：“是‘她’要我拉你上来的。”

俞佩玉道：“她？……她是谁？”

云雀姑娘轻摸着那翠绿的羽毛，柔声道：“小妹，你说他是个好人，又说他不象你一样长着翅膀，所以要别人拉他起来是么？但他却不来谢谢你。”

那翠鸟“吱吱喳喳”地叫着，样子也显得很开心。

俞佩玉发呆地瞧着她，这少女究竟是特别的聪慧，还是个疯子？

他忍住问道：“你真的懂得鸟语？”

云雀姑娘突然开始往前走，象是很生气，嘟着嘴道：“你也象别人一样不相信？”

俞佩玉道：“我……我相信，但你又是怎么学会鸟语的？”

云雀姑娘嫣然一笑，道：“我不用学，我瞧见她们之后就知道了。”

在这一瞬间，她迷惘的眼睛里象是突然充满了灵光，俞佩玉不知怎地，竟无法不相信她的话，忽又问道：“她们快乐么？”

云雀姑娘想了想，道：“有的快乐，有的不；有时快乐，有时不……”

她忽然开心地笑道：“但至少总比愚蠢的人们快乐得多。”

俞佩玉默然半晌叹道：“不错，人们的确太愚蠢，世上只怕唯有人才会

自寻烦恼。”

云雀姑娘笑道：“你知道就好，就应该……”

她掌中的鸟突然叫了一声，冲天飞起。

她脸色也变了。

俞佩玉惊奇道：“姑娘你……”

云雀姑娘摇手打断了他的话，转过头飞也似地跑了，就真是象是一只受惊的小鸟似的。

俞佩玉瞪大了眼睛正在发呆，只听一阵奇绝的声音从左面的树丛中传了过来，象是有人铲土。

莫非有人正在为他的仇敌挖掘坟墓。

俞佩玉悄悄走过去躲在树后向外望，果然瞧见一个矮小的人蹲在地上挖土，他穿着件大花的袍子，一双手就象是孩子那么小，他正是这杀人庄的庄主。

昨天被他追赶的黑猫，已血肉模糊，死得很惨。

第五章　生而复死

杀人庄庄主挖好洞，轻轻将猫的尸身放下去，又在四围堆满了鲜花，再将土一把把洒上去，口中喃喃道：“别人都说猫有九条命，你为什么只有一条……可怜的孩子，是你骗了我，还是我骗了你？”

俞佩玉瞧着他矮小佝偻的身影，瞧着他那虽然孩子气却又是那么善良的举动，忍不住长长叹了一声。

杀人庄主吃惊得跳了起来，大声道：“谁？”

俞佩玉赶紧走出去，柔声道：“你莫要害怕，我绝无恶意。”

杀人庄主紧张地瞪着他，道：“你……你是谁？”

俞佩玉尽量不让自己惊吓了他，微笑道：“我也是这里的客人，叫俞佩玉。”

他竟然觉得什么事都不必瞒他，只因这畸形矮小的身子里，必定有颗伟大而善良的心。

他对猫都如此仁慈，又怎会害人。

杀人庄主那苍白而秀气，象是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脸，终于完全安定下来，展颜一笑，道：“你是客人，我却是主人，我叫姬葬花。”

俞佩玉道：“我知道。”

姬葬花张大眼睛，道：“你已知道了。”

俞佩玉笑道：“我已见过夫人和令嫒。”

姬葬花眼睛垂了下来，苦笑道：“好象很多人都是先见到她们才见我。”

他突然抓住俞佩玉的手，大声道：“但你千万别听她们的话，我那妻子脑筋不正常，很不正常，简直是个疯子，我那大女儿更是个泼妇，没有人敢惹她，连我都不敢。她们长得虽美，心却毒得很，你下次见着她们，千万要躲远些。”

俞佩玉实未想到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竟如此说法，不禁被惊得怔住，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他看来并没有理由要骗他。

姬葬花颤声道：“我说这话全是为你好，否则我又怎会骂自己的亲人。”

俞佩玉终于长叹了一声，道：“多谢庄主。”他停了一停，忍不住又问道：“但还有位能通鸟语的姑娘……”

姬葬花这才笑了笑，道：“你是说灵燕，只有她，是绝不会害人的，她……她是个白痴。”

俞佩玉怔住了，失声道：“白……白痴。”

林木间，有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响起。

姬葬花一把拉住他的手，变色道：“这只怕是她们来了，你千万不能让她们见着你，否则你就再也休想活了，快，快跟我走。”

俞佩玉听了他的话，再想到那可怖的魔井，想到那双扼他脖子的手，忽然觉得自己以前为她辩护的理由，委实都脆弱得不堪一驳。

只见姬葬花拉着他在林木间左转右转，来到一座假山，从假山的中间穿过去，有间小阁，阁中到处都是灰尘，蛛网，四面写字的纸都已发黄。

阁的中央，有陈旧的蒲团，两个人站在这小阁里，已觉挤得很，但姬葬花却松了口气，道：“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绝不会有人来的。”

俞佩玉一生中简直从未见过这么小的屋子，不禁问道：“这是什么地

方？”

姬葬花道：“这里就是先父晚年静坐诵经之处，从五十岁以后，他老人家便在这里，足不出户，达二十年之久。”

俞佩玉骇然道：“二十年足不出户……但此间连站都站不直，躺更不能躺下，令尊大人又为何如此自苦？”

姬葬花黯然道：“先父自觉少年时杀戮太重，是以晚年力求忏悔，他老人家，委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想到那姬夫人居然说姬家的祖先都是疯子，暗中不禁苦笑摇头，姬葬花拍了拍他的手，道：“你安心藏在这里，饮食我自会送来，但你千万不能跑出去，这庄院中流血已太多，我实在不愿再见到有人流血。”

俞佩玉瞧着他走出去，暗叹思忖道：“他妻子已疯狂，女儿又是白痴，自己又是个侏儒，永远被人欺负戏弄，他的一生岂非比我还要不幸得多，而他待人却还是如此仁慈善良，我若换了他，我是否会有他这么伟大的心肠？”

地上积着厚厚的尘土，俞佩玉叹息着坐在蒲团上。

这小阁中竟没有墙，四面都是以纸格的门窗隔起来的，严冬风雨时，那日子必定甚难过。

外面有流水声不断地在响。

风吹树叶，也在响。

俞佩玉东张西望，只觉地上的尘土下，似有花纹，他撕下块衣襟，擦了擦，意现出一幅八卦图来。

“先天无极”门下，对于奇门八卦一道本不陌生，俞佩玉名门之子，对于此道，可称翘楚。他静心瞧了半晌，伸手沿着地上的花纹划了划，他座下的蒲团突然移动起来，现出圆地穴。

地穴中很黑也很深。

俞佩玉忍不住试探着走下去。

就在这时，突然间，二十多柄精光雪亮的长剑，无声无息地自四面门户中闪电般刺了进来。

俞佩玉心胆皆丧，他若没有发现地上的八卦图，他若不精于奇门八卦术，他若还坐在那蒲团上，那么此刻他身子就已变成蜂巢，这二十几柄精钢长剑，每一柄都要从他身上对穿而过。

这是何等的机缘巧合，这又是何等的惊险，生死之间，当真是间不容发，他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但此刻他连想都不敢多想，赶紧将蒲团盖住地穴。

只听阁外有人道：“咦？怎地象是没有人？”

接着，“砰”地一震，四面门窗俱都碎裂而开。”

小阁四面，赫然站满了昆仑、点苍的子弟，齐地失声道：“他怎地逃了？”

白鹤道人沉声道：“他怎会得到风声？”

另一人道：“他绝对走不远，咱们追。”

衣袂带风声响动间，这些人又都走了个干净。

俞佩玉直等了许久许久，才敢将那蒲团推开一线，瞧见四面再无人影，才敢悄悄爬上来。

流水声仍在响，风吹树叶声也仍在响，就是这风声水声掩去了那些人来时的行动声，俞佩玉才会全无察觉。

但他们又是怎会来的。

又怎会知道俞佩玉在这里。

俞佩玉惊魂未定，已发觉这“杀人庄”中，到处都充满了疯狂的人，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

那么，此时此刻，他又该何处去？

此刻他蓬头乱发，眼睛里已满是血丝，昔日温文典雅的少年，此刻已变得象是只野兽。

他再没有信心和任何人动手，也已没有力气和任何人动手。

突听一人轻唤道：“叶公子……叶玉佩！”

俞佩玉想了想，才知道这是在唤自己，他虽然听不出这语声是谁，但唤他这名字的，除了她们母女还有谁？

他想也不想，又钻进那地穴，盖起蒲团。

地穴中伸手不见五指。

他虽然感觉这地穴仿佛很大，却也不敢随意走动，只是斜斜靠在那里。

良久，他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突然，光线直照下来，蒲团已被移开。

俞佩玉大惊抬头，便瞧见那张苍白的、秀气的、和善的脸，此刻这张脸上象是又惊又喜，失声叹道：“谢天谢地你总算在这里。”

俞佩玉却没有半点欢喜，咬牙道：“你还要来害我？”

姬葬花捶胸道：“都是我不好，我带你来时，竟被我妻子瞧见了，她必定想到了这里，竟将昆仑、点苍的那些凶手带来。”

俞佩玉冷笑道：“你怎能令我相信？”

姬葬花道：“若是我出卖了你，此刻为何不将他们带来？”

俞佩玉这才跳出来，歉然道：“我错怪了你。”

姬葬花一脚将蒲团踢回原地，拉着他，道：“现在不是道歉的时候，快走。”

突听一人狂笑道：“你还想走！”

俞佩玉魂飞魄散，“刷、刷、刷！”三柄长剑，闪电般刺了过来。

姬葬花大叫道：“住手、住手、你们不能……”

但呼啸着的长剑根本不理他，俞佩玉身上已被划破两道血口，昆仑、点苍的子弟已将他重重包围起来。

他赤手空拳野兽般左冲右突，转眼间便已满身浴血。

白鹤道人厉声道：“留下他的活口，我要问他的口供。”

俞佩玉闪开两柄剑，一拳向他直击而去。

只听“砰”的一声巨震，那小阁的柱子竟被他这一拳击断，屋顶梁木哗啦啦整个塌了下来。

他抱起一根柱子，疯狂般抡了出去。

惊呼声中，一个点苍弟子已被他打得胸骨俱断，另两人掌中的长剑也被他脱手震飞。

白鹤道人大呼道：“这小子简直不是人，死的也要了。”

俞佩玉身形旋转，将那海碗般粗细的梁柱，风车般抡舞，只要是血肉之躯，有谁能撄其锋。姬葬花远远站在一旁，也象是吓呆了，不住喃喃道：“好大的力气，好骇人的力气……”

剑光闪动，叱咤不绝。

俞佩玉眼前却什么也瞧不见了，耳里也什么都听不清了，只是疯狂般抡

着那柱子，只见他突然一松手——百余斤重的柱子，夹带着千万斤之力，箭一般直射而出，一个昆仑道人首当其锋，海碗般粗的柱子竟从他胸腹间直穿过去。

他人还未死，凄厉的呼声，响彻云霄，鲜红的血，四溅而出。

别的人也不禁为之丧胆，向两旁闪开。

俞佩玉已跟着这柱子冲出，他眼前根本瞧不见路。只是没命地狂奔，钻过树木，钻过花丛。

他身上刺满了花的刺，树的荆棘，但身后的呼喝声毕竟已渐渐远了，他眼前忽然出现那灰白色的怪屋。

“死屋！”

坟墓岂非是最好的藏身处。

俞佩玉直冲过去。

突地剑光如电，挡住了他的去路。

一个女人声音厉喝道：“你敢进这屋子，我要你的命！”

俞佩玉身子摇动，眼前只能望见一个模糊的影子，似乎有长发，白袍，有明亮的眼睛……

他终于认出她，正是姬葬花的长女，那沙漠中的苍鹰。

他惨笑道：“能死在你手上最好，你至少不是疯子……”

他已完全脱力，他再度晕了过去。

屋子里没有燃灯，暗得很，俞佩玉一醒来，立刻就认出这正是那姬夫人的闺房。

接着，他就知道并不是自己醒的，而是有人惊醒了他，此刻这屋子里虽然没有人，但那沉重的门却已被推开，发出了“吱”的一声。

一个矮小的人影探了进来，正是那杀人庄主姬葬花，那不知究竟是善良还是恶毒的侏儒。

俞佩玉身子不禁抖了起来，颤声道：“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定要害我？”

姬葬花走到他床前，怏然垂首道：“我对不起你，我本想救你的，哪知反害了你……我实在不知道那些人竟在一直跟踪着我。”

俞佩玉道：“既然如此，你此刻快出去吧。”

姬葬花道：“不能，我绝不能将你留在她们手上。”

俞佩玉惨笑道：“但我却是被她们救活的。”

姬葬花长叹道：“少年人，你知道什么，她们救活了你，只不过是为了要慢慢折磨你，要你慢慢死在她们手上。”

俞佩玉激灵灵打了个寒噤道：“她……她们为什么要如此？”

姬葬花道：“你真的不知道？”

俞佩玉道：“我委实百思不解？”

姬葬花悠悠道：“我那妻子最恨姓俞的，你以为她不知道你姓俞？”

俞佩玉失声道：“呀……我竟忘了……”

到了此时，他再无怀疑，挣扎着要爬下床，姬葬花急得直搓手，道：“快扶着我走。”

突然，一个人推门而入，白袍长发，正是那鹰姑娘。

她无声无息地走进来，冷森森地瞪着姬葬花，目中全无半分亲情，有的

只是怨恨与厌恶，冷叱道：“ 出去！”

姬葬花整个人都跳起来，大叫道：“ 姬灵风，你莫忘了我是你的老子，你对老子，说话就不能客气些么？”

他暴跳如雷，指手画脚，象是突然变成了个疯子，一张孩子气的脸，也突然变得说不出的狰狞邪恶。

俞佩玉已不觉被这变化吓呆了，姬灵风却还是笔直地站在那里，非但毫无惧怕，目光反而更冷，一字字道：“ 你出不出去？”

姬葬花捏紧了拳头，狠狠盯着她，象是恨不得将她吞下肚里，姬灵风还是神色不变冷冷地盯着他。

这父女两人，竟象是有着刻骨的仇恨，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也不知过了多久，姬葬花突然长长透出口气，整个人都软了下来，咯咯笑道：“ 乖女儿，你莫生气，若是气坏了身子，做爹爹的岂非更难过，你叫我出去，我出去就是。”

他竟真的蹒跚着走了出去，那侏儒般的身子，看来更是卑小，一面走，口中还不住喃喃道：“ 这年头真是变了，做女儿的不怕老子，做老子的反而怕起女儿来了。”

俞佩玉也真未想到他竟被自己的女儿骇走，心里又惊又奇，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

姬灵风冷冷道：“ 你下来做什么？躺回床上去。”

俞佩玉道：“ 在下……在下不便在此打扰，想告辞了。”

姬灵风冷冷笑道：“ 你听了那侏儒的话，以为我要害你是么？”

俞佩玉道：“ 他……他毕竟是你的爹爹。”

姬灵风冷漠的面容，突然激动起来，嘶声道：“ 他不是我爹爹！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她抓着衣袂的一双手渐渐扭曲，面上竟也有了姬葬花那疯狂的神色。

俞佩玉吃惊地望着她，过了半晌，她神情终于回复平静，目光又变得鹰般冷锐，瞧着俞佩玉道：“ 你以为他是个好人？”

俞佩玉虽未承认，也未否认。

姬灵风突然又咯咯大笑起来，道：“ 奇怪为什么有这许多人会受他的骗，上他的当，直被杀死了还不知道，还要以为他是个好人。”

俞佩玉道：“ 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何要害我？”

姬灵风道：“ 无冤无仇？哼，你可知道这地方怎会充满了残杀，你可知道，生命在这里为何会变成如此卑贱？”

俞佩玉道：“ 我……不知道。”

姬灵风纤美的手指又痉挛了起来，嘶声道：“ 这只因他喜欢杀人，喜欢死亡，他喜欢瞧着生命在他手中毁灭，别人死得越惨，他越开心。”

俞佩玉怔在那里，背脊上已不觉升起一阵寒意。

这一家人夫妻、父女间，竟似都充满了怨毒，互相在暗中怀恨、咒骂，他也不知究竟该相信谁的话。

姬灵风自然瞧得出他的神色，冷笑道：“ 这些话信不信都由你。和我本没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嗫嚅道：“ 我……我不是不信，我只是觉得，一个人既然对猫狗都那么仁慈，又怎会对人如此残忍。”

姬灵风皱起了眉道：“ 他会对猫狗仁慈？”

俞佩玉道：“我亲眼瞧见他将一只死猫的尸身，好生埋葬了起来，当时他并不知道我在那里，显然不是故意做给我看的。”

姬灵风嘴角泛起一丝奇异的微笑，悠悠道：“但你知道那猫又是谁杀死的？”

俞佩玉道：“谁？”

姬灵风道：“就是他自己。”

俞佩玉心头不由得一寒，失声道：“他自己？”

姬灵风冷笑道：“花儿开得正好时，他也会将花摘下揉碎，然后再好生埋起来，无论是花木也好，是猫是狗也好，是人也好，只要别的生命活得好的，他就不能忍受，但是那生命若死了，他立刻不再怀恨，只有死，才能获得他的善心，你若死了，他也会将你好生埋葬的。”

俞佩玉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再也说不出话来。

姬灵风道：“这一片庄院的地下，几乎已全都是他亲手杀死，又亲手埋葬的尸体，你若不信不妨随便找个地方挖出来瞧瞧。”

俞佩玉只觉得一阵恶心，嘶声道：“我只想走，走得越远越好。”

姬灵风冷冷道：“只可惜你想走也走不了。”

俞佩玉刚站起来，又“噗”地坐倒在床上。

姬灵风道：“你若想活下去，只有好生听我的话，否则你只管走吧，我绝不拦你。”她果然闪开身子，让出了路。

门是开着的。

但俞佩玉却不知是该走出去？还是该留在这里，他眼睁睁瞧着这扇敞开着的门，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姬灵风冷眼瞧着他，缓缓道：“你不必担心有人闯来，姬葬花胆子再大，也不敢带人来的，我自有要挟他的手段，我也有保护你的法子。”

俞佩玉终于站了起来，道：“你保护我？”

姬灵风冷冷道：“你只管放心，有我在，你绝对死不了的。”

俞佩玉缓缓道：“不错，此时此刻，的确唯有这里才是最安全之地，但有些人宁可冒险而死，也不愿求人保护的。”

姬灵风冷笑道：“但你却不是那样的人。”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我不是么？”

他深深吸了口气，大步走了出去。

无论他心中多么悲愤激动，说话却永远是温柔平和的，他永远不愿在人前失礼，别人若认为他柔弱怯懦，那就错了。

姬灵风也不禁愣了愣，道：“你真的要去送死？”

俞佩玉头也不回，走出了门。

姬灵风大声道：“你已无处可去，为何还要逞强？”

俞佩玉回过头来，缓缓道：“多谢关心，但我自有地方去的。”

姬灵风冷笑，道：“好，你去吧，反正你是死是活，都和我全没半点关系。”

她嘴里虽如此说，但直到俞佩玉已去远了，她还在那里痴痴地瞧着他出神。

俞佩玉晕过了半日，此刻已又是黄昏。

他每次脱力昏迷，以为已再难支持，但醒来时，用不了多久，就立刻有了力气，这倒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体质过人，那神奇的小还丹，自然也有关系。

这时他跃入黄昏中的庭园，精神又一振，他伏着身子，穿行在林木中，别人显然也想不到他有这么大的胆子敢闯出来，是以也未在园中派人监视，何况无论谁想在这么阴森阔大的园林中避开人的耳目，却非难事。

但他也休想能闯得出去。

自树叶掩映中瞧出去，庭园四周都隐隐有人影闪动，每一株树下，每一片暗影中，都似隐藏着危机。

俞佩玉东窜西走，一心想寻找那破旧的小屋，只因他此刻只觉这“杀人庄”里，唯有高老头是可以依赖的人。

但庭园阴暝，草木森森，他哪里能辨得出方向，兜了无数个圈子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又到了假山流水间那神奇的“纸阁”前，地上的尸身虽已被移走，但残留的战迹仍在，那一幕惊心动魄的血战，似乎又出现在眼前。

俞佩玉回头就走，但走了两步，又突然驻足。

姬葬花既已将他从这纸阁地下的秘窟寻出来，就再也想不到他又会回到那里，那里岂非已是最安全的地方。

俞佩玉实在无路可走，此刻想到这里，再不犹疑，转身又掠入了那纸阁，拖开蒲团钻了进去。

地穴中伸手不见五指，俞佩玉倚在冰冷的石壁上喘息着，眼前这一片无边的黑暗又藏着些什么？

他喘息渐渐平复，但这问题却越来越令他恐怖，他忍不住往前面搜索，突然，他摸着了一个人。

竟有人躲在这黑暗里等着他，黑暗中，只觉这人仿佛是坐在那里的，身上穿着麻布衣服。

俞佩玉连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颤声道：“你……你是谁？”

那人动也不动，更未答话。

俞佩玉满头冷汗涔涔而落，紧贴着石壁，缓缓向旁移动。嘶声道：“你究竟是谁？躲在这里究竟想怎样？”

黑暗中仍无一丝动静，但这死般的寂静，却更可怖。

俞佩玉摸索着石壁的手掌，已满是冷汗，脚步一寸寸移动，脚下似乎拖着千斤铁链般沉重。

突然他手指触着件冰凉之物，竟是盏铜灯。

石壁凹入了一块，铜灯便嵌在那里，灯旁竟还有两块火石，俞佩玉赶紧一把将火石抢在手里，灯油未枯，但他手掌不停地颤抖，一时间哪里打得出火。

俞佩玉深深吸了口气，沉声道：“现在火石已在我手，你纵不说话，只要火光一起，我也会知道你是谁的，你何苦不现在说出来。”

这番话自然毫无作用，但俞佩玉这也不过是借自己的语声，壮自己的胆，话说出来，他心神果然已渐镇定。

“嚓”的一声，他终于打着了火，点燃了灯。

火光一闪间，他已瞧见一个矮小的老人盘膝闭目坐在那里，须发俱已苍白，身上穿着件淡黄的麻衣。

他面色干枯得全无丝毫血色，看来竟依稀和姬葬花有几分相似，只是比姬葬花更森冷，更阴沉。

俞佩玉手脚冰凉，道：“ 你……你莫非是姬葬花的爹爹？难道你还没有死。 ”
那老人从头到脚，动也不动，甚至连须发都没有一点动静，在闪动的火光下，看来实在是说不出的诡秘可怖。
俞佩玉咬了咬牙，壮起胆子走过去，突然发现老人须发有些不对，伸手一摸，竟是蜡铸的。
这老人原来只不过是具蜡像。
俞佩玉忍不住苦笑起来，但想了想，又不禁怀疑道：“ 想必是姬葬花的父亲的蜡像，却又怎会被藏在这秘穴里。 ”
他再往前搜索，只见这地穴前面竟有条秘道，黑黝黝的瞧不见底，也不知是通向什么地方的。
地穴方圆有两丈，除了这蜡像外，竟还有张小床，床边有个小小的木框，上面零乱地放着些杯壶、书册，灰尘已积了半寸。
这些虽都是些平常的日用之物，但在这无人的秘穴里发现这些东西，却更显得说不出的神秘。俞佩玉惊奇疑惑思索，终于恍然：“ 姬葬花的爹爹或是为了被人所逼，或是为了沽名钓誉，是以故作姿态，说是要在那纸阁里诵经忏悔，其实却在这下面睡觉，他为了瞒人耳目，所以又做了这蜡像，平日就将这蜡像放在纸阁里，别人既不敢进来打扰，远远瞧去，自然以为坐在阁里的就是他。 ”
这分析不但合情，而且合理，俞佩玉自己也很满意，却又不禁叹息，有些看来极神圣的事，真象却是如此可笑。
他将铜灯放在那小柜上，忍不住去翻动那些书册，但却只不过有些传奇的书，并非是什么武功秘笈。
俞佩玉又不觉有些失望。突见一本书里，夹着几张素笺，上面写着的竟是些艳语绮词，而且看似女子的手笔。
俞佩玉文武俱通，一眼便看出同意中满含着相思悲恨之意，显然是女子以诗词寄意，将相思向情人倾诉。
那蜡像身材瘦小，容貌诡异，象这样的人，难道也会是个风流种子，难道也会有少女对他这般爱慕。
俞佩玉苦笑着摇了摇头，放下书，突然瞧见床下露出一角锦囊，他又忍不住抬了起来，锦囊中，落下了一方玉块，玉质温良，雕刻细致，正面阳文刻的是“ 先天无极 ”，背后阴文竟是个“ 俞 ”字
这玉块赫然竟是俞佩玉家族中的珍藏。
俞家的珍藏，竟会在这里出现，这岂非更不可思议。
俞佩玉怔了许久，又瞧见那锦囊上绣着个女子肖像，明眸如水，容华绝代，赫然竟是姬夫人。
绣像旁还有两行字。
“ 常伴君侧，永勿相弃，媚娘自绣 ”
这“ 媚娘 ”两字，自然就是姬夫人的闺名，钟绣虽和笔写有些不同，但字迹却显然和那诗词同出一人。
她嫁了姬葬花这样的人，深闺自然难免寂寞，是以便将一缕情丝，抛在别人身上，而她的对象，竟是俞家的人。
俞佩玉怔在那里，姬夫人的语声似又在他耳边响起。
“ ……以前有一个姓俞的，杀了我一个很亲近的人，在我的感觉中，姓

俞的都不是好人。”

姬夫人痛恨姓俞的，想来并不是因为姓俞的杀了她的亲人，而是因为那姓俞的刺伤了她的心。

那姓俞的想必正和俞佩玉现在一样，遭受着危机，是以姬夫人便将他藏在这秘窟里——那时姬葬花的爹爹自然早已死了，他生前只怕再也想不到自己用来骗人的秘窟，竟被他的媳妇用来藏匿情人。

姬夫人也许早就和那姓俞的相识，也许是见他在危难中而生出了情意，总之，他想来并未珍惜这番情意，终于将她抛弃，独自而去。

“……人间哪有光明的月夜；

除非在梦里找寻……”

“他”走了之后，姬夫人在人间已永无欢乐，唯有在梦中去寻找安慰，是以她终日痴痴迷迷，只因她已伤透了心。

俞佩玉瞧着锦囊中美丽如花的姬夫人，再想到此刻那幽灵般的姬夫人，暗中也不禁为之叹息。

但他却再也想不出那“姓俞的”是谁？那算来该是他的长辈又自然绝不会是他的父亲，他也想不出有别的人。

这一段充满了凄艳与神秘的往事，除了姬夫人和“他”自己之外，只怕谁了也不知道详情。

俞佩玉长叹一声，喃喃道：“想来他最后必定背弃了姬夫人，独自悄然走了……但他却又是从哪里走了？这地道莫非另有出口。”

想到这里，俞佩玉不觉精神一振，立刻将一切别的事全都抛开，拿起铜灯，向那黝深的地道走去。

地道窄小曲折，而且十分漫长。

“这一片地底下，几乎已全都是他亲手杀死的尸体……”俞佩玉想起姬灵风的话，掌心不觉又渗出了冷汗。

但地道里并没有见尸体，俞佩玉终于走到尽头。

他寻找了盏茶时分，终于找着了枢纽所在。

一片石板，缓缓移动开来。

外面已有光亮射入，俞佩玉大喜之下，抛却铜灯钻了出去……突然，一双手伸过来扼住他的脖子。

双手冷得象冰。

只听一人咯咯笑道：“你终于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俞佩玉心胆皆丧，猛抬头，便瞧见抱住他的竟是姬夫人，而这地道的出口处，竟是姬夫人的闺房。

姬夫人整个人都扑在他身上，泪流满面，颤声道：“你好狠的心，走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日日夜夜想着你，恨不得杀了你……但现在你既已回来，我还是原谅了你。”

俞佩玉阴错阳差，回到这里，又被错认为是她薄悻的情人，他心里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叹息道：“姬夫人，你错了，我并不是你想的那人，你放开我吧。”

姬夫人紧紧抱着他，还是又哭又笑，道：“你好狠的心，到现在还要骗我，但你再也骗不了我了，我再也不会放开你，永远不会再让你悄悄溜走。”

俞佩玉正急得满头大汗，突然发现姬灵风也站在一旁，大喜道：“姬姑娘，你总该知道我是谁吧？”

姬灵风冷冷地瞧着他，突然笑道：“我自然知道你是谁，你就是娘日夜想着的人。”

俞佩玉大骇道：“你……你为何要如此害我？”

姬灵风淡淡笑道：“你让娘苦了这么多年，也该让她开心开心了。”

俞佩玉惊极骇极，汗透重衣，他要想挣扎，怎奈那姬夫人死命将他抱着，他竟挣不脱。

姬夫人痴笑着将他按到床上坐下拉着他的手道：“这些年你好么？你可知道我是多么想你。”

俞佩玉道：“我……我不……”

姬夫人不等他说话，又抢着道：“我知道你必定累了，不愿意说话，但我们久别重逢，我实在太开心……灵风你还不将我为他准备的酒拿来，让我庆祝庆祝。”

姬灵风果然盈盈走了出去，拿回来一只形式奇古的酒樽，两只玉杯，姬夫人斟了一杯，送到他面前，媚笑道：“许久以来，我都未如此开心过，这杯酒你总该喝吧。”

灯光下，只见她面靥嫣红，似又恢复了昔日的媚态。

俞佩玉知道自己此刻纵然百般解说，也是无用的了，只有静观待变，于是叹息着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姬夫人悠悠道：“你可记得，以前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你曾经对我说，永远也不会离开的，你记得么？”

俞佩玉苦笑道：“我……我……”

姬夫人盈盈站了起来，瞧着他道：“你以前虽在说谎，但喝下这杯酒后，就再也不会说谎了。”

俞佩玉一惊，但觉一股寒气自丹田直冲上来，四肢立刻冷得发抖，眼前也冒出金星，不由大骇道：“这酒中有毒？”

姬夫人咯咯笑道：“这杯酒叫断肠酒，你喝了这杯酒，就再也不能悄悄溜走了。”

俞佩玉跳起来，骇极呼道：“但那不是我，不是我……”呼声未了，已跌倒地上，眼前已是一片模糊。

姬夫人瞧着他倒下去，笑声渐渐停顿，眼泪却不停地流了出来，缓缓蹲下身子，抚着他的头发，喃喃道：“我还记得他第一次从这地道里钻出来的时候，那时我正在换衣服，我瞧见他又是吃惊，又是愤怒，但他却又是生得那么英俊，就站在这里笑嘻嘻地瞧着我，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竟使我没法子向他出手。”

她做梦似地喃喃自语着，往事的甜密与痛苦，都已回到她心中，她终于又在梦中寻着了那光明的月夜。

姬灵风淡淡地瞧着她，缓缓道：“你那时想必一定很寂寞。”

姬夫人幽幽道：“嫁给了那样的丈夫，哪个女人不寂寞，寂寞……就是那该死的寂寞，才会使我上了他的当。”

姬灵风道：“但他总算对你不错，是么？”

姬夫人眼睛里发出了光，展颜笑道：“他对我的确不错，我一生中从未有过那么幸福的日子，就算我见不着他时，只要想到他，我心里也是甜甜的。”

姬灵风道：“就因为你们在一起太幸福，所以他走了，你更痛苦。”

姬夫人一双手痉挛了起来，嘶声道：“不错，我痛苦，我恨他，我恨他……”

她手指渐渐放松，又轻抚着俞佩玉的头发，道：“ 但现在我却已不再恨他了，现在，他已完完全全属于我，永远没有一个人再能从我身旁将他抢走。”

姬灵风冷冷道：“ 只可惜你现在杀死的这人，并不是以前的他 ”。

姬夫人疯狂般笑道：“ 你骗我，你也想骗我，除了‘ 他 ’之外，还有谁会从这地道中出来。 ”

姬灵风缓缓道：“ 这地道虽然秘密，但昔日你的‘ 他 ’既然能发现这秘密，现在躺在你身旁的这人也就能发现，只因他们都是俞家的人，他们都了解太极图的秘密。 ”

姬夫人笑声顿住，大声道：“ 住口！住口…… ”

姬灵风也不理她，冷笑着接道：“ 其实你也知道这人并不是‘ 他 ’，但你却故意要将这人当做‘ 他 ’，你自己骗了自己，只因唯有这样你才能从痛苦中解脱。 ”

姬夫人突然孩子般痛哭起来，整个人扑在地上，嘶声道：“ 你为什么要揭破我的梦？你为什么要我痛苦？ ”

姬灵风面色木然，冷冷道：“ 你只知道我令你痛苦，却不知你早已令我们痛苦了，你令我们一生下来就活在痛苦中，灵燕可以借着幻想来逃避痛苦，而我……我……我恨你！ ”她冷漠的双目泛起了泪珠。

姬夫人突然发狂般举起俞佩玉，吼道：“ 你不是他，你不是他，你既然不是他，为何要来…… ”她狂吼着道，将俞佩玉从地上拖了出去。

姬灵风霍然转身，拉开了门，站在走廊上，高声道：“ 俞佩玉已死了，你们还不赶紧来瞧瞧。 ”

她呼声也冷得象冰，这冰冷高亢的呼声，随着夜风传送了出去，黑暗中立刻掠过来许多条人影。

当先掠来的一人，自然便是昆仑白鹤，他借着窗里透出的灯光，寻着俞佩玉的尸身，伸手摸了摸，长身而起，沉声道：“ 不错，俞佩玉已死了。 ”

点苍弟子顿足道：“ 只恨我等竟不能手诛此贼。 ”

白鹤道人厉声道：“ 他生前我等不能手诛此獠，死后也得鞭杀其尸…… ”

喝声中，长剑已出鞘，剑光一闪，竟向俞佩玉的尸体刺了过去。

突听“ 当 ”的一响，那直刺而下的剑光，突然青虹般冲天飞起，姬葬花已笑嘻嘻站在俞佩玉尸体前。一白鹤道人掌中剑，竟是被他震飞的，吃惊道：“ 姬庄主，你这是做什么？ ”

姬葬花悠悠道：“ 出家人怎可如此残忍，鞭尸这种事，是万万做不得的。”

白鹤道人怔了怔，冷笑道：“ 姬庄主何时变得慈悲起来？ ”

姬葬花眼睛一瞪，怒道：“ 我什么时候不慈悲？ ”

杀人庄主居然自称慈悲，白鹤道人虽觉又好气，又好笑，但一想他方才弹指震剑的功力，笑既笑不出，气也馁了，躬身道：“ 庄主请恕弟子失言……非是弟子不知慈悲，实因这俞佩玉委实罪大恶极，即令他如此死了，实不足以赎其罪。 ”

姬葬花道：“ 无论他生前有多大的罪，只要死了，便可一笔勾销，世上唯有死人才是最完美的，活着的人都该对死人分外尊敬。 ”

这番话说得更是令人哭笑不得，白鹤道人苦笑道：“ 他人既已死了，庄主又何苦为他劳心。 ”

姬葬花正色道：“ 在我这杀人庄中，唯有死人才真正是我的贵客，我本该特别照顾才是，至于活着的人，你无论对他怎样，都没关系。 ”

白鹤道人目光一转，道：“ 既是如此，弟子只有遵命，但此人生前已入昆仑门下，他的尸体，庄主总该让弟子们带走才是，弟子则担保绝不…… ”

姬葬花不等他话说完，已急忙摇手道：“ 无论他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弟子，只要他死在我杀人庄中，尸体就是属于我的，谁若想将我的尸体抢走，我和他拼命。 ”

他双目圆睁，满脸通红，好象是在和别人争夺什么宝藏似的，点苍、昆仑弟子面面相觑，白鹤道人终于叹道：“ 无论如何，俞佩玉总已死了，我等总算已有了交待，不如就遵庄主之命放过他吧。 ”

姬灵风站在走廊上，冷眼旁观，这一切事似乎都早已在她的意料之中，她丝毫不觉得惊奇。

只见姬葬花象是宝贝似的地捧起了俞佩玉的尸体，连窜带跳，飞跃而去，白鹤道人象是想说什么，但瞧了姬葬华一眼，终于只是狠狠跺了跺脚，大步而去，只走出数丈外，方自恨声道：“ 这杀人庄里都是不可理喻的疯子，咱们快走，走得越快越好。 ”

姬葬花跃入林中，才将俞佩玉的尸体轻轻放了下来，又替他擦干净脸上的灰尘，拉平了衣裳。

他轻手轻脚，小心翼翼，象是生怕弄痛了俞佩玉似的，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人对个尸体如此温柔的了。

然后，他便自树丛中寻出把铲子，开始挖土，他目中满含着疯狂的喜悦，口中却喃喃叹道：“ 可怜的孩子，你年纪轻轻就死了，实在可惜得很，这只怪你不肯听我的话，否则又怎会被那妖妇毒死。 ”

突听一人冷冷道：“ 他若听你的话，只怕死得更惨了。 ”

星光下，飘飘站着条人影，正是姬灵风。

姬葬花跳了起来，捶胸顿足，大叫道：“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难道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下么？ ”

姬灵风淡淡道：“ 他人已死了，你为何不能让他安静安静？ ”

姬葬花道：“ 我正是让他永远安静地躺在地下。 ”

姬灵风冷笑道：“ 被你埋葬的人，又岂能安静？你说不定随时都会跑来，将他掘出来瞧瞧的。 ”

姬葬花大怒道：“ 你怎可对我如此说话……就算我不是你的父亲，你凭什么以为我会怕你？滚！快滚！否则我就将你和他埋在一起。 ”

姬灵风却站着动也不动，缓缓道：“ 你不敢碰我的，是么？……你知道爷爷临死前交给我许多秘密，其中就有一样是你最怕的。 ”

姬葬花果然立刻就软了下来，垂头丧气，道：“ 你究竟要怎样？ ”

姬灵风沉声道：“ 这尸体是我的，不许你碰他。 ”

姬葬花怔了怔，突然大笑道：“ 你怎地也对死人感兴趣起来了，难道你也和我一样……不错，你总算也是姓姬的，我就将这尸体让给你。 ”

他手舞足蹈，狂笑着奔了出去。

姬灵风俯身抱起了俞佩玉，喃喃道：“ 别人都认为你是个死人，又有谁知道死了有时也会复活的。 ”

冷风穿林而过，星光明灭闪烁，天地间本就充满了神秘。

巨大的石块上，已生出了暗绿色的苔痕，黝黑的角落里，悬集着密密的

蛛网，甚至连灰尘都发了霉。

这阴森的石屋里，没有窗子，没有风，没有阳光，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死亡的气息。

高阔的屋顶旁，有个小小的圆洞，一道灰蒙蒙的光线，射了进来，笔直射在俞佩玉的身上。

俞佩玉竟在颤动着——他莫非真的已复活？

他竟赫然张开了眼睛，这似乎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立刻翻身跃起，便瞧见了石屋里的景象。

他立刻便猜出这里必定就是那神秘的死屋，他竟已和姬家历代祖先的尸体共在一个屋顶下。

他手脚发冷，全身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我自然已死了，才会被埋葬在这里……但死了的人又怎会动呢？……莫非我现在已变成了鬼魂？”

他揉了揉眼睛，便赫然瞧见一个人。”

这人穿着白麻的衣服，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里，面色蜡黄，动也不动，看上去自也是说不出的诡秘可怖。

但俞佩玉却没什么感觉，这想来也不过又是具蜡像。

他忍不住往前走了两步，石室中竟似微微有风，那自然是从屋顶的圆洞里吹进来的，竟吹动了这“蜡像”的须发。

这并非蜡像，而是个人。

俞佩玉大惊喝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端坐不动，象是根本未听见他的话，俞佩玉转念一想，自己反正已死了，还怕什么。

一念至此，他大步走了过去，走到那人面前，伸手一拍——不错，这的确是人，但却是个死人。

俞佩玉只觉一股寒意自指尖直透入心底，赶紧缩回去，转身望去，赫然发现这里竟不只这一个人。

姬家祖先的尸体，竟全都未埋葬，他们的尸身，都以药炼治过，每一具尸身都保留得好好的，永不腐烂。

放眼望去，只见每一具尸身都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里，围绕着俞佩玉，象是正都在冷冷地瞧着他。

俞佩玉虽然明知这些“人”都已不能再动，都已不能伤害他，但冷汗仍忍不住流了出来，湿透重衣。

惨淡的光线，照在这些尸身的脸上，每张脸都是枯瘦而冷漠的，他们的面容虽仍保持得很好，并没有什么狰狞丑恶的模样，但那种冷冰冰的神态，看来却更是恐怖，置身此处，当真无异是在地狱里。

俞佩玉瞧着瞧着，全身的血都象是已冻结了起来，终于忍不住骇极狂呼，狂呼着往前冲了出去。

石室中还有间石室，这石室四周也坐着七八个死人，也是端坐在椅上不动，也是那冷冰冰的神态。

俞佩玉第一眼便瞧见张干枯诡异的脸，正是和他在地穴所见到的那蜡像一模一样，这自然就是姬葬花的爹爹。

他象是死了并不太久，身上衣裳也较其他人新得多。

忽然间，他身旁一个死人竟站了起来，向俞佩玉道：“你……你也来了？”

俞佩玉这一惊当真更是心胆皆丧，只见这人身上也穿着件白麻衣衫，却用白麻裹住了面目。

他竟蹒跚着向俞佩玉走了过来，俞佩玉手脚发软，一步步向后退，嘶声道："你……你"

说到第二个"你"字，声音已哑，再也无法成声。

那"人"也停下脚步，瞧着他缓缓道："你莫要怕，我不是鬼，"

俞佩玉道："你……你不是鬼？是……是谁？"

那"人"考虑了许久，突然嘎声笑道："我是俞佩玉。"

俞佩玉骇极大呼道："你是俞佩玉？我……我呢？"

那人再不说话，却将裹在脸上的白麻，一层层解了下来，露出了一张满是斑斑伤痕的脸。

俞佩玉定睛瞧着这张脸，瞧了许久，失声道："你……你岂非谢天璧谢前辈。"

谢天璧竟会在这死屋里出现，那当真比见了鬼还令他吃惊。

谢天璧惨然一笑，道："不错，我正是谢天璧，想不到你居然还认得我。"

俞佩玉苦笑道："谢前辈，你方才吓得我好惨。"

谢天璧歉然笑道："在这坟墓里和死人呆了许多天，突然瞧见你来了，惊喜之下，竟忍不住和你开了个玩笑。"

俞佩玉道："前辈只怕是想瞧瞧我听了那话的表情，瞧瞧我是否真的是俞佩玉。"

谢天璧长叹道："不错，此时普天之下，只怕唯有你才能了解我的心事，也唯有我了解你的心事，你遭遇之奇，身受之惨，如今我终于能相信了。"

俞佩玉也不觉惨然，颤声道："前辈自己……"

谢天璧惨笑接口道："只可惜我如今虽已相信，却也无用……我如今的遭遇，已和你一样，只怕永远要过这暗无天日的日子了。"

俞佩玉道："前辈怎会来到这里。"

谢天璧道："那日晚间，我喝了几盅酒，已有些醉意，三更左右，便已睡着，沉睡中，突然有个人将我摇醒，问我是谁。"

俞佩玉道："他闯入帐中，前辈还未问他是谁，他倒先问起前辈来了，这样的怪人怪事，倒也少见得很。"

谢天璧道："我当时正也气恼，但抬头一瞧，却……却再也发作不出。"

俞佩玉道："为什么？"

谢天璧道："当时我帐中还燃着盏灯，灯光照着那人的脸，他眉目面容，竟和我生得一模一样，便象是我自己在照镜子似的。"

俞佩玉恨声道："果然是那恶贼。"

谢天璧道："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还说：'我乃点苍谢天璧，你为何睡在我的床上？'当时我宿酒未醒，真被他说得糊里糊涂，正和你方才一样，忍不住大喊道：'你是谢天璧？我呢？我又是谁呢？'"

俞佩玉叹道："前辈自己也有这经验，所以方才前辈听见我那么说，就知道我的确是俞佩玉……但那恶贼当时又如何？"

谢天璧道："那恶贼听我如此说话，反将我痛骂一顿，说我假冒他的容貌，还说人可假冒，点苍剑法假冒不得，他竟逼我出去与他一分强弱，强的是真，弱的便是假，假的便得走开，让真的留下。"

俞佩玉道："那恶贼剑法又怎会是前辈的敌手？"

谢天璧惨笑道："这些人手段之恶毒，又岂是你我所能想象……我当晚喝的酒中，竟被他下了迷药，真力竟无法运转如意，与他交手不出三招，便已被他将掌中剑击落，而他用的竟真的是点苍剑法。"

俞佩玉失声道："前辈难道就真的这样被他逼走了？"

谢天璧叹道："那时俞……俞放鹤、王雨楼等人，突然全都现身，原来他们早已藏在那里，以盟主的身份将我门下弟子全都支开……"

俞佩玉恨恨道："前辈那时只怕还不知道他们也是假的。"

谢天璧道："那时我的确梦想不到，见到盟主来了，心里正在欢喜，谁知他们竟一致说我是假冒谢天璧的人。"他颤抖着抓住俞佩玉的手，掌心已满是冷汗，接道："到那时我才知道被人冤屈的痛苦，我心胸都似将裂开，怎奈四肢无力，反抗不得，竟被他们押上了大车，赶出了营地。"

俞佩玉道："那俞……俞某人可在车上？"

谢天璧道："他虽不在车上，却令手下几条大汉押着我，显然是要将我带到远处杀死，那时我连普通壮汉都不能抵抗，何况是那恶贼的属下。"

俞佩玉叹道："如此说来，前辈能逃得性命，想必已是九死一生了。"

谢天璧道："若非他们行事太过周密，只怕我也不能活到此刻。"

俞佩玉奇道："此话怎讲？"

谢天璧道："他们若将我胡乱寻个地方杀死，我早已没命，但他们却生怕行事不密，又怕毁尸不能灭迹……"

他惨笑着接道："要杀我这样的人，想来也非易事，还得寻个好地方，而杀人的地方，普天之下，自然再好也莫过于杀人庄。"

俞佩玉氏叹道："不错，在这杀人庄里，杀人当真如斩草一般。"

他等着谢天璧再说下去，哪知谢天璧说到这里，便住口不语，过了半晌，俞佩玉终于忍不住又道："瞧前辈负伤颇重，想必是那些恶贼定要前辈受尽折磨而死。"

谢天璧叹道："正是如此。"

俞佩玉试探着道："却不知前辈如何遇救？又如何来到这里？"

谢天璧沉吟着道："这自是机缘巧合，只是……此事还关系着第三者的秘密，未得那人同意，恕我不能告诉你。"

他不等俞佩玉追问，一笑又道："却不知你又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俞佩玉黯然长叹道："弟子已……已是个死人，被人埋葬在这里。"

谢天璧动容道："死人？你莫非有些……"

话未说完，只听一人冷冷道："他说得不错，他的确已死过一次，只是此刻又复活了。"

灰蒙蒙的光线里，袅袅出现条人影，那飘飘的白袍，飘飘的黑发，那仙子般慑人的美丽，妖魔般慑人的双瞳……在这幽暗的地方，黯淡的光影下，看来更宛如幽灵；令人一眼瞧去连呼吸都几乎停止。

这仙子与幽灵的混合，正是姬灵风。

谢天璧竟也似被这绝世的美丽与绝顶的冷漠所震慑，痴迷了半晌，方自展颜一笑，道："姑娘莫非在说笑，死了的人，怎能复活？"

姬灵风悠悠道："是我令他复活的。"

她淡淡的语声中，竟似真有一种能操纵人类生死的魔力，她冰冷的双瞳里，竟似真藏蕴着能主宰一切的秘密。谢天璧、俞佩玉面面相觑，竟说不出话来。

只见姬灵风已走到那与地穴中蜡像一般模样的老人尸座前，盈盈拜了下去，拜了三拜，突然道：“这石墓中俱是姬家的祖先，你们必定在奇怪我为何独独参拜他一人是么，告诉你，这只因他曾救了我，正如我救你们。”

俞佩玉、谢天璧更不知如何回答。

姬灵风已霍然站起，转身逼视着谢天璧，道：“你奄奄一息，眼见已将遭毒手，是我使得他们以为你已死，再将他们引开，将你救来这里的，是么？”

谢天璧道：“姑娘大恩，在下永铭在心。”

姬灵风冷笑道：“你堂堂一大剑派的掌门人，却被个无名的女子救了性命，心里总觉得有些丢人，是以方才别人问你，你也不说，是么？”

谢天璧苦笑道：“姑娘错怪在下了，在下只是……”

姬灵风冷冷截口道：“我气量素来狭窄，救了别人，就要他永远记得我的恩惠，否则我一样可以再令他死，这一点你也莫要忘记。”

第六章　生死之谜

谢天璧听了姬灵风的话，不由张口结舌，怔在那里。姬灵风不再理他，却已转向俞佩玉，道：“而你，你根本已死了，每个人都亲手摸过你的尸体，我却又令你复活，你口中虽不言，心里却定然不信，人死之后，怎能复活？”

俞佩玉默然半晌终于道：“在下并未怀疑，但此刻已想到，复活的秘密，必定是在那杯酒上。”

姬灵风冷冷一笑，道：“你看来虽迟钝，其实倒也不笨，不错，我给你喝的那杯酒并非夫人的断肠酒，而是逃情酒。”

俞佩玉笑道：“酒名逃情，倒也风雅得很。”

姬灵风道：“这酒据说乃昔日一个绝代才子所制，他被三个女子痴缠了半生，再也无法消受，是以才苦心配制了这种酒，喝下去后，立刻呼吸停顿，四脚冰冷，与死人无异，但二十四个时辰之内，便可还生。他借酒作诈，逃脱了那三个女子的痴缠，自在地过了下半辈子，临死前还得意地题下了两句诗，‘得酒名逃情，优游度半生’，是以酒名‘逃情’，佳话传诵至今。”

俞佩玉叹道：“想不到昔日名士的风流余韵，今日竟救了我一命。”

姬灵风冷冷道：“你莫忘了，救你的并非那逃情酒，而是我。”

俞佩玉苦笑道：“姑娘之恩在下自然不敢忘记。”

姬灵风目光逼视着他，突又道：“你可知道，我为何要救你？”

俞佩玉怔了怔，呐呐道：“这……这……”

这样的问话，原是谁也回答不出的。

姬灵风道：“你若以为我是因为对你起了爱慕之心，而来救你，那你就错了，我绝非那种痴情的女子，你也不必自我陶醉。”

她随意猜忖别人的心事，也不管是对是错，也不容别人辩说，俞佩玉红着脸刚想说话她已接着道：“我救你正也和救谢天璧一样，要你记着我的恩惠。”

俞佩玉自然也怔在那里，姬灵风接着又道：“你两人心里可是在想我施恩图报，不是个君子。”

谢天璧道：“在下并无此意。”

姬灵风冷笑道：“你虽无此意，我却有此意，我本不是个君子，本就是要施恩图报，我救了你两人性命，且问你两人想如何报答我？”

谢天璧转首去瞧俞佩玉，俞佩玉却也瞧着他，两人面面相觑，俱是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姬灵风怒道：“你两人受我大恩，难道不想报答么？”

俞佩玉呐呐道：“救命之恩……”

姬灵风道：“什么‘大恩永生不忘’，什么‘结草衔环以报’……这些不着边际的空话，我都不要听，你两人若想报恩就得说出具体的事实来。”

她要人报恩，竟比放印子钱的逼债逼得还紧，这样的人倒也是天下少有，谢天璧怔了怔半晌唯有苦笑道：“不知姑娘之意，要叫我等怎样？”

姬灵风突然转身面对着那死人的尸体道：“你们可知道他是谁么？”

俞佩玉道：“他……他岂非是姬葬花的父亲。”

他不说“你的祖父”，而说“姬葬花的父亲”，只因他已瞧出这女子身世必有隐秘，根本不承认是姬家的后人。

姬灵风道：“不错，他便是姬苦情，我参拜他，既非因为他是姬葬花的

父亲，也并非完全因为他曾治愈我的重病，而是因为他的智慧。他曾预言，江湖中必将出现空前未有的混乱，而我便是因为这乱世而生的……”

她霍然回身，目中象是已燃烧起火焰，大声接道：“我既为这时代而生，这时代亦必属于我，是以我要你们听命于我，助我成事，我救活了你们，我也要你们不惜为我而死。”

俞佩玉、谢天璧真未想到这年纪轻轻的少女竟有如此惊人的野心，又不觉都呆住了。

只见姬灵风自怀中取出个小小的木瓶，道：“这瓶中有两粒药，你们吃下去后，醒来时便完全是一个新人，别人再也不会认得你们，我也要你们完全忘记过去而为我效命，只因你们的性命本是我赐的。”

谢天璧突然变色，道：“在下等若是不肯答应呢？”

姬灵风冷森森一笑道：“你莫忘了，我随时都可要你的命。”

她往前走了两步，谢天璧、俞佩玉竟不觉齐地后退了两步，突然间，死屋外一人狂笑道：“臭丫头，你自己都活不长了，还想要人家的命。”

凄厉的笑声中，带着种令人悚栗的疯狂之意。

俞佩玉也不知是惊是喜，失声道：“姬葬花。”

这三个字还未说完，姬灵风已直掠出去。

俞佩玉随着奔出，只见那沉重的石门已关闭，姬灵风刚掠到门前，外面“喀”的一声，已上了锁。

姬葬花在门外狂笑道：“臭丫头，你以为没有人敢到这里，是么？你以为没有人会瞧出你的秘密是么？你一时大意，终于要了你的命了。”

姬灵风冷漠的面容，已惶然失色，竟骇得呆在那里，只因她知道这石门外面落锁，就谁也无法从里面走出去了。

姬葬花得意笑道：“你本该知道，这死屋中是从来没有一个活人走出来的？你为何还要进去？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我故意将开锁的秘密告诉你，正是等着你有一日忍不住走进去，臭丫头，你自以为聪明，还是上了老子的当了。”

疯狂的笑声，渐去渐远，终于再也听不见。

姬灵风木立在那里，眼泪突然流下面颊，她悲痛的也许并非性命，而是那一番雄心壮志，已毁于刹那之间。

俞佩玉、谢天璧也不觉骇得呆了。

只见姬灵风失魂落魄地木立了许久，缓缓转身，走到那空着的石椅上坐了下来，目光茫然四转，突然疯狂地笑道：“我死了总算也不寂寞，还有这许多人陪着我。”

谢天璧骇然追入，道：“姑娘难道……难道已要等死了么？”

姬灵风道：“等着死亡慢慢来临，这滋味想必也有趣得很。”

谢天璧道：“但……但姑娘为何不设法出去？”

姬灵风嘶声笑道：“出去？被锁在这死屋中，你还想出去？”

谢天璧道：“这……这屋子难道真的从无活人进来？”

姬灵风道：“有的，有活人进来，却无活人出去。”

俞佩玉突然插口道：“将这些死尸抬进来的人，难道也没有活着出去？”

姬灵风冷森森一笑道：“没有人抬死尸进来。”

谢天璧骇然道：“没有人抬死尸进来，这些死尸难道是自己走进来的？”

姬灵风一字字道：“正是自己走进来的。”

谢天璧瞧了端坐在四周的死尸一眼，那些死尸也似在冷冷地瞧着他，他全身都忍不住打起了寒战，颤声道：“姑……姑娘莫非是在说笑。”

姬灵风道：“此时此刻，我还会和你说笑？”

谢天璧满头冷汗道：“但……但世上哪有自己会走的死尸？”

姬灵风道：“只因这些死尸还未坐到这张椅子上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人，但坐到这张椅子上后，就变成了死尸。”

谢天璧寒毛直竖道：“为什么……为什么？”

姬灵风诡秘地一笑道：“这就是姬家的秘密。”

谢天璧道：“到了这时，姑娘难道还不肯说？”

姬灵风目光茫然直视着前面，缓缓道：“姬家的人，血里都有一种疯狂的、自我毁灭的根性，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发作起来，那时他不但要毁灭别人，更要毁灭自己。”

她语声顿了顿，一字字缓缓地接道：“自姬家的远祖开始，到姬苦情为止，没有一个人不是自杀死的。”

谢天璧道：“他们若是活着走进来，再坐在这石椅上自杀而死，尸身又怎会至今还未腐烂？这些尸体显然都是以药物炼治过的，人若死了，难道还会用药物炼治自己的尸体么？”说到后来，他牙齿打战，连自己都害怕起来。

姬灵风道：“这只因为他们自己想死的时候，便开始服食一种以数十种毒物混合炼成的毒药，这数十种毒物互相克制，使药性发作得很慢，但却使他们的肌肉，逐渐僵硬，等到他们只剩下两条腿可以走路了，他们便自己走进这死屋，坐在石椅上，等着死神降临，等到全身完全僵硬。”

她阴恻恻地笑道：“他们竟都将这一段等死的时候，认为是平生最灵妙的时候，他们眼瞧着自己的手足四肢逐渐僵硬，眼瞧着‘死亡’慢慢在他们身上蔓延，便认为是平生最高的享受，甚至比瞧着别人在他们面前痛苦而死还要愉快得多，这只因别人的死，他们瞧得多了，唯有自己瞧着自己死，才能给他们一种新奇的刺激。”

在这阴森恐怖的死屋里，她将这种奇诡之极，可怕之极，不可思议的事娓娓道来，听的人怎能不为之毛骨悚然。

俞佩玉失神地瞧着这些尸首，喃喃道：“疯子……难怪姬夫人要说他们活着是疯子，死了也是疯鬼。”

姬灵风道：“只因他们全身上下每一处地方都已被那种奇异的毒药所渗透，是以他们的尸体便永远也不会腐烂。”

她瞧着谢天璧道：“你如今可明白了么？他们走来时，虽仍活着，但已无异是死人，那其实已不过是一具活着的尸体。”

谢天璧忍不住打了个冷战，颤声道：“难怪这死屋从无活人出去，原来他们竟都是自己埋葬自己的。”

姬灵风冷冷道：“如今我们的情况，也正和他们一样，只有坐在这里，等着死亡来临，如今我们等于自己葬了自己。”

她瞧着身旁姬苦情的尸身，悠悠接道：“我还记得他自己埋葬的那一天，我们全都在这死屋外相送，他蹒跚地走了进来，突然回头瞧着我们笑道：你们表面虽然悲哀，心里却必定在笑我是傻子，其实你们连装都不必装的，我平生都未象现在这样愉快过。”

谢天璧实在不想听下去，却又不得不听。

姬灵风接道：“我们大家谁也不敢答话，他又嗤嗤地笑道：‘你们以后

总也会知道，一个人死了，要比活着快乐得多。’那时他面目已僵硬，虽在笑着，但看去却全无半分笑容，那模样委实说不出的可怕，我那时虽已有十来岁，竟也不觉被骇得放声大哭了起来。”

她竟以虐待别人为乐，别人越是难爱，她越是高兴，别人越是不愿听，她越是要说下去，而且说得活灵活现。

谢天璧听着她的话，再瞧着面前死尸的脸，越想越是胆寒，竟也突然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他笑声越来越大，竟不能停止。

俞佩玉骇然道：“前辈，谢前辈，你怎样了？”

谢天璧笑声不停，根本未听见他的话，俞佩玉赶过去直摇他的身子，只见他笑得面容扭曲，竟已无法停止。

俞佩玉咬了咬牙，反手一掌掴在谢天璧脸上，谢天璧笑声才止，怔了怔，却又放声大哭起来。

姬灵风悠悠道：“疯了倒也好，至少不必再忍受等死的痛苦了……。”

俞佩玉霍然起身，面对着她，沉声道：“你虽然救了我一次，但我现在既等死，便等于将命还给你了，你我从此两不相欠，你若再刺激他，莫怪我无礼。”

姬灵风凝目瞧了他半晌，终于扭转头不再说话。

俞佩玉手抹了抹汗，突觉屋子里竟热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热，姬灵风也已觉出，失声道：“火！那疯子竟在放火烤我们。”

屋顶旁的小洞里，果然已有烟火传了进来。

姬灵风道：“他竟怕我们死得不够快，其实我们既已必死，倒不如早些死的好。”

俞佩玉叹道：“他为何不想个更痛快些的法子？”

姬灵风冷笑道：“这你还不明白么？若用别的法子，就难免损及这些尸体，死人他们从来不愿伤害的，而死人也正是不怕火烤的。”

这时，谢天璧哭笑都已停止，眼睛发怔地瞧着前面，前面正是姬苦情的尸身，他不住喃喃道：“奇怪……奇怪……”

他一连说了十几个“奇怪”，也没有人理他。

姬灵风端坐不动，目光痴痴迷迷，面上似笑非笑，她毕竟也姓姬，竟似真的已在等死，竟似也在享受着死亡来临的滋味。

俞佩玉却坐不住了，他还存着万一的希望，希望能逃出去，但这“死屋”实在是座坟墓。

世上哪有人能从坟墓中走出去。

突见谢天璧抬起头来，指着面前姬苦情的尸身，咯咯笑道：“你们来瞧，这奇怪不奇怪，死人竟也在流汗了……死人竟也在流汗了。”疯狂的笑声响彻石屋，空洞的石屋也传来回声。

“死人在流汗了！死人在流汗了……”

俞佩玉暗暗叹息，这天南最大剑派的掌门人，临死前竟真的变成了疯子——死人，又怎会流汗？

他叹息着走了过去，忍不住也瞧了瞧姬苦情的脸。

只见那张冷漠，阴森，诡秘，可怖的死人脸上，竟真的赫然渗出了一粒粒黄豆般大小的汗珠。

这死人竟真的流汗了。

俞佩玉这半个月来，已不知遇见了多少奇诡可怕的事，但却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死人流汗，更奇怪更可怕的了。

他眼睁睁瞧着一粒粒汗珠自这死人的脸上流下，只觉手足俱已麻痹，实在也快被吓疯。

姬灵风目光转过，骇然狂呼颤声道：“他……他竟真的在流汗……竟真的在流汗。”

谢天璧咯咯笑道：“莫非这死人也在害怕了？”

但死人又怎会害怕？死人又怎会流汗？世上有谁能相信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世上又有谁能解释这秘密？

石室中越来越热，那死人的脸上汗也越来越多。

俞佩玉突然跳了起来，大呼道：“蜡像……这死人也是个蜡像。”

姬灵风道：“我明明亲眼看见他走进来的，又怎会是蜡像。”

俞佩玉扑过去，伸手在那“死人”头上一扭，这“死人”的头立刻就塌了下去，竟果然是具蜡像。

在这阴森森的光芒中，这许多真的死尸间，在这充满了种种可怕传说的“死屋”里，自然谁也不会瞧出，死人中竟有一个是蜡像。

俞佩玉抹了抹汗，人似已虚脱。

姬灵风却更是大骇，狂吼道：“这不是蜡像，绝不是蜡像，我亲眼瞧见姬苦情走进来的。”

这若是蜡像，姬苦情的人又到哪里去了？

俞佩玉苦笑道：“他进来后，也许又走了。”

姬灵风道：“他也许并未真的服下那毒药，他也许是在装死，但他一走进来后，门便在外面锁起，他根本走不出去！”

她颤声接道：“他既走不出去，便必死在这里，他既然死在这里，又怎会变作蜡像的？”

俞佩玉目中突然闪出了光，大声道：“这‘死屋’中必定另有出路，姬苦情就是从那条路走出去的，他既能走出去，咱们必定也能走出去。”

一念至此，他精神大振，也不管四面石壁都已被烧得发烫，当下立刻四下查探了起来。

出身“先天无极”门下的人，对消息机关之学都不陌生，但俞佩玉直将这两间石室都找遍，还是找不着那秘密的出口。

这时他身上衣服湿了又干，眼睛已被烤得发红，嘴唇也被烤得裂开，喘息着站在那里不住喃喃问道：“那出路会在哪里？……姬苦精为了装死骗人，自然早已准备好出路，我若是他，会将出口留在哪里？”

姬灵风道：“据我所知，这死屋中绝不会另有出路的。”

俞佩玉道：“一定有的，否则姬苦情又怎会走得出去？”

姬灵风默然半晌，道：“这难道不可能是外面有人开门放他走的么？”

俞佩玉象是突然被人抽了一鞭子，全身肌肉一阵颤动，终于整个人都怔在那里，再也动不得了。

不错，这自然可能是别人开门将姬苦情放走的。

姬苦情这样人，虽然不可能将这种秘密让另一人知道，但以此刻的事实而论，却唯有这一个解释合理。

何况，姬苦情令那人开了门后，也可能立刻将那人杀死，这样他的秘密岂非也一样不会泄漏了么。

想到这里，俞佩玉终于已完全绝望。
突听谢天璧又道：“你们瞧，奇怪不奇怪，这死人已不见了，完全不见了！”
俞佩玉忍不住过去瞧了瞧，只见那蜡像已完全熔化，但流在地上的蜡，却并不多。
那些熔化后的蜡又到何处去了？
俞佩玉心念又一闪，一步走到那石椅旁，仔细瞧了瞧，大喜道：“我并没有猜错，这死屋的确是另有出路的，那出口就藏在蜡像的下面，就在这张石椅上。”
原来石椅上有个小洞，熔化的蜡，便从这小洞中流了出去，但这洞小得最多只能插入两手指，人又怎能钻出去？
姬灵风冷笑道：“我瞧你还是安心等死吧，这石椅下若是出口，姬苦情走了后，这蜡像又怎会坐到石椅上，难道蜡像自己会坐上去么？”
俞佩玉目光闪动道：“姬苦情正是利用此点，教人纵然发现蜡像的秘密，却再也想不到那出路会在蜡像下。”
姬灵风道：“无论如何，若没有人搬它，这蜡像是绝不会自己坐上椅子的，这件事你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
俞佩玉道：“这小洞却可解释。”
姬灵风道：“小洞？”
俞佩玉道：“姬苦情铸这蜡像时，便将一条绳子凝固在蜡像的屁股下，然后他再将这绳子穿入这小洞，他走下地道，盖起石板后，便在下面拉动绳子，这蜡像也就被他拉到石椅上坐下来了。”
姬灵风失声道：“呀，不错，这法子果然巧妙。”
俞佩玉叹道：“姬苦情思虑之周密，计划之巧妙，委实是人们难及，只是他千算万算，却终是算不出这‘死屋’竟会被火烤，这蜡像竟会熔化，他自然更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无足轻重的一个小洞，竟会泄漏了他整个秘密。”
姬灵风默然半晌，长叹道：“你的确比想象的聪明得多，聪明得大多了。”
蜡像座下的石板，果然是可以移动的，石板移开，下面果然有条黝黑的地道，俞佩玉长长吐了口气，道：“这死屋中终是有活人走出去了，而且还不止一个。”
姬灵风这时也不说话了，随着走了下去。
俞佩玉扶着谢天璧，试探着一步步往前走，地道长而曲折，自然也暗得伸手不见五指。
他们终于逃了出去，但又有谁敢说这地道的出口是安全之地？这地道说不定又是通往姬夫人的卧室中去的。
俞佩玉刚想到这时，前面竟已有灯光传来，灯光虽然微弱，但在如此黑暗中，却分外强烈。
有灯光的地方必定有人！
俞佩玉放开谢天璧展动身形，扑了过去，无论是谁在那里，他都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将之击倒。
谁知有灯光的地方竟没有人，只有一盏孤灯，放在地上，微弱的火光荧荧跳动，似乎已将熄灭了。
俞佩玉赫然发现这盏灯，竟是方才自己带来的。
他方才被姬夫人拖进去时，便将这盏灯留在地上，忘记吹熄，而这里也

正是通向姬夫人卧室的入口。

看来姬夫人的卧室，蒲团上的纸阁，以及那神秘的死屋，这几处地方竟都有地道相连的。

俞佩玉经历了无数凶险，出生入死，兜了个大圈子，竟又兜回原来的地方，他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姬灵风走过去，瞧了瞧，也怔住了。

只听俞佩玉喃喃道：“依我看来这地道除了姬夫人的卧室，以及那纸阁和死屋之外，必定还有第四个出口的。”

姬灵风道：“你说……这里还另有出口？为什么？”

俞佩玉道：“只因姬苦情和那‘俞某人’，想来绝不是自姬夫人卧室中出去的，更不会自那纸阁与死屋中走出，所以我说这里必有第四个出口。”

姬灵风喜道：“你想那第四个出口会在哪里？”

俞佩玉拿起了铜灯，缓缓向前走着，这条路，又是走到那纸阁下去的，他走着走着突然回头问道：“你可知道那俞某人是何时到杀人庄来的？”

姬灵风道：“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正月初三，刚过完年，也正是姬苦情开始服毒的第三天，他选在大年初一开始服毒，正是要在别人的欢乐里加些悲苦。”

俞佩玉道：“他初一开始服毒，却不知在哪一天走入死屋？”

姬灵风道：“那天是元宵，从初一到元宵这半个月里，杀人庄里大多数人都在为他的后事忙碌着，所以才会将那姓俞的忽略了。”

这时他们又已走到那纸阁下的小房边，那锦囊玉佩仍在床上，姬苦情的蜡像也仍在那里瞧着他们冷笑。

射天璧突又咯咯笑了起来，道：“难怪那死人不见了，原来他竟溜到这里来了……”

俞佩玉拾起了那玉佩，沉吟了半晌，缓缓道：“那姓俞的并未溜走，姬夫人错怪他了。”

姬灵风奇道：“这话从何讲起？”

俞佩玉道：“我瞧见这玉佩时，心里已觉奇怪，那姓俞的对这锦囊纵不珍惜，却也不该将这玉佩遗落在这里。”

姬灵风道：“不错，这玉佩看来的确似乎是他家传的宝物，但他也许去得匆忙，是以才会将玉佩遗落了下来。”

俞佩玉道：“那时并没有人知道这地道的秘密，他若发现了第四个出口，大可从容溜走，又怎会走得匆忙，除非……”

姬灵风道：“除非怎样？”

俞佩玉道：“除非他并非自己溜走，而是被别人逼走的。”

姬灵风怔了怔，失声道：“你……你莫非是说姬苦情发现了他？”

俞佩玉道：“想来必是如此，姬苦情自死屋遁入这地道后，发觉这地道中竟然有人，他自然不能容第二个人知道他假死的秘密。”

姬灵风动容道：“如此说来，那姓俞的非但是被他逼走的，而且还可能已被他杀死灭口了。”

俞佩玉道：“姬苦情必已杀之无疑。”

姬灵风默然半晌，悠悠道：“她若知道他已死去，也许就不会那么伤心，那么痛苦了……”

俞佩玉道：“她若知道她的情人已死，岂非更要伤心痛苦？”

姬灵风凄然一笑，道：“ 你可知道一个女子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

她不等俞佩玉回答，接着道：“ 那就是被自己心爱的人遗弃，这种痛苦非但强烈，而且永难忘记。至于他若死了，她心里纵然难受，却也要比这种痛苦淡得多，也短暂得多，是以有些女子不惜将自己心爱的人杀死，为的就是怕他移情别恋，她宁可让他死，却不能瞧他落在第二个女子手里。 ”

俞佩玉道：“ 如此说来，她若知道自己心爱的人已死，反而会开心么？ ”

姬灵风道：“ 开心得多了。 ”俞佩玉苦笑道：“ 女人的心事，男人当真是永远无法了解的。 ”姬灵风冷冷道：“ 男人本就不该想来了解女子的心事，女人生来就并非被人了解的，而是被人尊敬被人爱的。 ”

俞佩玉再不答话，手举铜灯，四下搜索起来。

他算定那第四条出路，必定就在这张床附近，但他却再也找不出来，这时灯油已尽，灯光终于熄灭了。

俞佩玉长叹一声，喃喃道；“ 看来这地道中就算真的有第四条出路，但在如此黑暗中，我也是休想能找得到的了。 ”

姬灵风突然道 :“ 其实，你用不着找到那第四条路，也一样可以出去的。”

俞佩玉道：“ 你有法子？ ”

姬灵风道：“ 只要你能在姬夫人面前证实那姓俞的已死了，她便对你不再怀恨，说不定就会将你放出去的。 ”

俞佩玉还未答话，突听黑暗中一人道：“ 不行，这法子行不通。 ”

姬灵风道：“ 为何行不通？ ”

那人道：“ 俞佩玉既已死了，又怎能再活着出去。 ”

姬灵风这时才听出这话声既非俞佩玉，也非谢天璧的，刹那之间，不禁满头冷汗，失声道：“ 你又是谁？ ”

那人咯咯笑道：“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么？ ”

“ 嚓 ”的一声，黑暗中亮起了火光，火光照亮了一张苍老、憔悴的脸，在这神秘的地道里闪动的灯光下，竟也变得诡秘起来。

俞佩玉、姬灵风不觉同时出声道 :“ 高老头，是你 !你怎会到这里来的？ ”

他瞧着姬灵风诡秘地一笑，道：“ 不错，只会砍柴挑水的高老头是不会到这里来的，但你只知道我是高老头，还知道我是谁么？ ”

姬灵风只觉他目光中突然有一种前所未见的锋芒，竟不由自主被他逼得后退了一步，颤声道：“ 你究竟是谁？ ”

高老头缓缓自她面前走过，将手里的灯放在床头的小柜上，然后突然转身，目光灼灼地瞧着她，缓缓道：“ 我就是使姬苦情寝不安枕、食不知味的人，我就是使姬苦情觉得已再也活不下去的人…… ”

俞佩玉失声道：“ 姬苦情被逼得只有装作在那纸阁中苦行忏悔，被逼得只有诈死，莫非就是为了怕你？ ”

高老头咯咯笑道：“ 你想不到吧，姬苦情平生最畏惧的，竟是我这么个糟老头子。 ”

姬灵风吃惊道：“ 他难道早已知道你是谁了？ ”

高老头冷笑道：“ 他自然早已知道了，但是他却不敢揭破，只有装傻，只因他也知道我早已发现了他的秘密。 ”

姬灵风道：“ 什么秘密？ ”

高老头道：“ 二十多年前，江湖中突然发生了许多件震惊天下的无头案，有大宗珍宝神秘地被劫，许多名人神秘地被杀，做案的人武功高绝，手脚干

净，当时武林中虽然动员了数十高手，却也侦察不出他的下落，只因谁也想不到这做案的人，竟是终年足不出户，在那纸阁中忏情悔罪的姬苦情。”

俞佩玉动容道：“我早已想到他那样做法，必定是有阴谋的了。”

姬灵风大声道：“你说他是杀人的强盗，我绝不相信。”

高老头叹道：“非但你不信，当时我若说出，普天之下，只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我为了揭破这秘密，只有投身到杀人庄来。”

姬灵风大声接口道：“你说他那时便已知道了你是谁，那么他为何还容你在‘杀人庄’里留下来？他为何不杀了你？”

高老头道：“他若不容我留下来，岂非更显得自己心虚，他若杀了我，岂非更证实了自己的罪行？他思虑周密，从来不肯行险侥幸，自然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所以他明知我是来监视他的，也只有装糊涂了。”

他一笑接道：“若非如此，‘杀人庄’里又怎会随便就收留下一个来历不明的老头子。”

俞佩玉道：“你算定他明知你是来监视他的，反而被逼得不得不收留你，这一着虽然妙极，但他既已知道你的身份，岂非时刻都要提防着你，又怎会在你面前泄露秘密？”

高老头叹道：“他一眼便可瞧破别人的身份，象他那样的人，还有谁能揭破他的秘密，我到了这里后，已知道那些无头之案是永远无法破的了。”

姬灵风道：“既是如此，你为何还要留在这里？”

高老头道：“我留在这里，虽不能揭破他的秘密，但总可监视着他，使他再也不敢出去做案，自从我到了这里之后，江湖中的无头罪案，果然绝迹了。”

俞佩玉叹道：“前辈为了阻止罪行发生，牺牲自己的声名地位，投身为奴，当真是大仁大义，人所难及。”

高老头面上也不禁起了黯然之色，这十余年来的艰辛岁月，想来并不是容易度过的，但是黯然之色一闪即过，他瞬即大笑道：“我虽然牺牲了自己的享受，来过这种辛苦日子，却也逼得他弄假成真，不能不在那纸阁中受苦，我纵然牺牲也是值得的了。”

俞佩玉道：“他既不能杀你，又不能逃走，所以到后来只有装死……”

高老头道：“他野心勃勃，自不甘如此寂寞终老，想来想去，竟被他想出“装死”这法子，我虽然明知他绝不会甘心永远在那纸阁中受罪的，却也未想到他竟能想出装死这法子来瞒过我。”

姬灵风道：“他既已瞒过了你，你为何还不走？”

高老头道：“他当时虽瞒过了我，但后来我越想越觉此中有蹊跷，那姬苦情绝不是轻易就能被人逼得死的人……何况……”

他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微笑，缓缓接道：“我自幼飘零，从未在一个地方呆过半年以上，在这里，却已不知不觉呆了许多年，这种简朴的生活，我非但已过惯，而且已觉得舒服得很，我自己没有儿女，眼瞧着你们一天天长大，不觉也甚是欢喜，所以……”

姬灵风冷笑道：“我们可用不着你来欢喜，你走不走，和我全没有半点关系，你也用不着推在我身上，现在你留下来的目的既已达到了，从此我已不再认识你。”

高老头默然半晌，长叹道：“不错，我留下来的目的已达到了，我终于已证实姬苦情并没有死，从此，我又该四处流浪，去追寻他的下落。我若不

找着他，亲眼瞧见他死在我的面前，是永远也不会甘心的。”

姬灵风冷冷道：“他既已走了，只怕你是永远休想找着他的。”

高老头道：“不错，他若从此隐姓埋名，我也许永远找不着他，但只要他再做出一件罪案，我就有法子追出他的下落，而他这种人是绝不会永远甘于寂寞的。”

他目中又射出了那逼人的锋芒，这伏枥已久的老骥，突然又变成了翱翔万里、择人而攫的鸷鹰。

姬灵风终于忍不住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高老头微微一笑道：“你既已从此不再认识我，又何必问我是谁呢？”

姬灵风扭转头去，不再瞧他。

其实她不用问也早已知道，能令姬苦情畏惧的人，又怎会没有辉煌的过去，惊人的来历。

这老人究竟是何来历？姬苦情到哪里去了？……这些事俞佩玉全未留心，他心里想着的只有一件事。

他目光四顾，终于问道：“前辈不知是从哪条路走进来的？”

高老头微笑道：“我听说你已死了，忍不住悄悄溜进姬夫人的屋里去瞧个究竟，却在无意中发现了那衣柜中竟有条秘道，那衣柜多年来一直紧闭着，不知今日怎会打开了。”

原来自从俞佩玉走出去后，姬夫人一直忘了将衣柜关起。

俞佩玉眼睛一亮，道：“那屋里此刻没有人么？”

高老头道：“你想从那里出去？”

俞佩玉道：“他们既已认为我死了，必定不会再加监视，我正可乘机溜出去。”

高老头突然厉声道：“你既已死了，怎能活着走出去？”

俞佩玉怔了怔道：“前辈的意思是……”

高老头目光闪动，道：“我的意思，你难道还不懂？”

他眼角有意无意地向姬苦情那蜡像瞟了一眼。

俞佩玉恍然道：“不错，姬苦情既能以装死瞒过别人的耳目？我为何不能？世上还有什么人能比‘死人，更容易躲避别人的追踪，侦查别人的秘密。”

高老头微笑道：“你终于懂了，你无论与人有什么冤仇，一死之后，别人必定不再追究，你若想侦查别人的秘密，一死之后，那人便不会再提防着你。”

俞佩玉叹道：“难怪姬苦情走入那死屋之前，要说：一个人死了，比活着快乐得多，原来他这句话里，竟别有深意，只可惜那时没有人听得懂而已。”

姬灵风冷冷道：“只可惜别人都认得你是俞佩玉。”

俞佩玉怔了怔，苦笑道：“不错，我虽不可装死，但容貌却是瞒不过别人的。”

高老头也不答话，却悠悠道：“上天造人，虽然贤愚不等，却永远不会造出一个完美的人，姑且不论人的内心，单以外貌而论，纵是人所公认的美男子，他的面容也还是免不了有些瑕疵的，从古到今，无论男女，绝没有一张脸是十全十美的。”

他目光凝注着俞佩玉，缓缓接道：“譬如说你，你也可算得上是个美男子了，但眉毛未免稍浓，眼睛未免略小，鼻梁还未能通天，嘴的棱角也不算太好。”

俞佩玉也不知他怎会突然说出这番话来，只有苦笑着呐呐道：“晚辈怎能算得上是美男子。”

高老头道：“人之内在若有缺陷，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但外貌上缺陷，却是可以弥补的。我久已有心想创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只是要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却也非易事，你总不能将一个缺嘴歪鼻的人，造成绝世的美男子。”

他灼灼的目光，又移向俞佩玉脸上，缓缓接道：“你谈吐风度，都已可算得上是合于十全十美了，面貌的瑕疵，也不难补救？我寻找多年，终于找着了你。”

俞佩玉大骇道：“前辈难道想将我改造成……成美男子么？”

高老头微笑道：“做一个美男子，会有许多好处，能做一个绝世之美男子，好处更多了，譬如，世间的女子至少已不忍再伤害他，他……

俞佩玉大声道：“无论如何，晚辈对此刻的容貌，已很满意。”

高老头也不理他，微笑着接道：“别的好处我暂且不去说他，那最大的好处就是，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认得你是俞佩玉了。”

俞佩玉愕了愕，呐呐道：“但……但如此容貌岂非更引人注意？”

高老头道：“别人震慑于你的容貌，对你其他的事，反而不会留意，这样你言谈举上中纵有破绽露出，也没什么关系。”

俞佩玉默然半晌，长叹道：“既是如此，晚辈只有从命。”俞佩玉抬起头，只见谢天璧仍在痴痴地瞧着那蜡像，姬灵风面对石壁，对这一切事似乎都不闻不问。

他叹息一声，终于不再言语。

黝暗的地道，突然光亮了起来。

高老头已出去了一趟，取回了食物和水，以及许多根蜡烛，两面铜镜，烛光映在铜镜上，光亮倍增。

俞佩玉躺在床上，高老头将一方浸湿的麻布，盖起了他的脸，他只觉一股药味扑鼻，知觉立刻麻木。

昏迷中，只听高老头缓缓道：“你好生睡吧，等你醒来时，便已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第一个十全十美的美男子了。”

俞佩玉也不知沉睡了多久，醒来时，脸上潮湿缠着麻布，七天后方自解开，高老头凝注着他的脸，就象是一个画家在瞧着自己的精心杰作似的，目光中充满了骄傲与得意，喃喃道：“这张脸……又有谁还能自这张脸上找出丝毫瑕疵？自然单只这张脸也是不够好，当然，还有别的，而你……”

他用力拍了拍俞佩玉的肩头，笑道：“你恰巧自童年的家教中学会了温文与儒雅，又自屡次出生入死的险难中学会了从容与镇定，经历过许多次死亡的威胁，已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别人是再也不会有你这种洒脱的……”

姬灵风突然冷冷道：“不错，这一切加在一起，的确已足令世上任何一个少女着迷，我能有这样的属下，何愁大业不成。”

高老头怔了怔，道：“谁是你的属下？”

姬灵风悠然道：“俞佩玉，自然还有你。”

高老头瞧着她，就象是瞧着什么怪物似的，瞧得呆住了。

姬灵风冷冷接道：“你们若不肯听命于我，我立刻就可以揭穿你们的秘

密，叫你的心血完全白费，叫俞佩玉死。”

高老头长长叹了口气，道：“既是如此，你快出去对人说吧。”

这一次姬灵风却不禁怔了怔，道：“你……你要我去向别人揭穿你的秘密？”

高老头瞧着她，微微笑道：“你不会去说的，是么？你外表虽然凶恶，其实心地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善良，我从小瞧你长大，怎会不了解你。”

姬灵风呆了半晌，突然往外冲出去，但还未冲出几步，竟又倒在石壁上，放声痛哭了起来。

高老头轻抚着她的肩头，叹道：“好孩子，你未免将一切事都看得太简单，要知道你纵想做恶人，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做恶人甚至比做好人还要困难得多。”

俞佩玉站了起来，只觉脸上痒痒的，他刚想伸手去摸，但高老头已一把拉住了他的手，沉声道：“三日之内，还摸还得，最好也莫要沾水。”

俞佩玉道：“难道我还要在这里等三天？”

高老头笑道：“你若已等不及了，就出去吧，只要小心些也就是了……其实就连我也等不及想要别人来瞧瞧你，让普天之下的人都知道，这绝世之美男子终于诞生。”

旋开了那蒲团，天光照上了俞佩玉的脸上。

高老头又用力一拍他肩头，笑道：“你还不出去？”

俞佩玉道：“我……我就这样出去么？”

高老头笑道：“你为什么不这样出去？要知道，从此以后，你已不必再怕见任何人，从此以后已没有人认得出你。”

俞佩玉瞧了谢天璧一眼，只见谢天璧不住地喃喃道：“死人流汗了……死人不见了……”

俞佩玉只觉心里一阵惨然，拉起谢天璧的手，叹道：“前辈你……”

姬灵风突然扭回头，道：“你不必管他，既然是我将他逼疯的，我自会照管他，在这‘杀人庄’里没有人会过问我的秘密，也没有人会找到他的。”

俞佩玉道：“姑娘自己难道还要在这‘杀人庄’里呆下去？”

姬灵风冷冷道：“我为何不能呆下去？”

俞佩玉道：“但那姬葬花……”

姬灵风冷笑道：“他若知道我未死，一见我的面，只怕就要远远逃走，就算借给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再来找我麻烦的了，自然更不敢来问我是如何逃出来的。”

她哭声顿住，顷刻间便已恢复往昔的骄傲，目光也已恢复鸷鹰般锐利，冷冷地瞧着俞佩玉道：“你为何还不快走？难道要等我改变主意。”

高老头微笑道：“看来你还是快走的好，女人的主意，的确是很容易改变的。”

俞佩玉走出了那纸阁，阳光，照在他雪白的衣服上——这衣服自然也是高老头为他准备的。

他穿着新的衣服，以新的姿态，重又回到了杀人庄，这世界似乎也正以新的面目在迎接着他。

初升的阳光普照下，就连这阴森恐怖的“杀人庄”，都充满了花香鸟语，

再也闻不出半分血腥气。

俞佩玉走到小溪旁，照了照自己的影子，只见溪水中一个风神如玉的美少年也正在瞧着他，这少年看来仿佛是俞佩玉，又仿佛不是俞佩玉，这少年的眉目虽似俞佩玉的，但却又不知比俞佩玉好看多少。

若说俞佩玉的眉目乃是粗胚，这少年的便已经精制，这少年若是幅名家图画，俞佩玉便是俗手临摹的赝品。

俞佩玉也不觉瞧得痴了，喃喃道：“这难道就是我么？……俞佩玉呀，你要记得，这面目不过是你暂时借来用用的，你切莫忘了自己。”

突然听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

俞佩玉余悸犹在，仍不自觉地闪身掠到假山后，只见几个人谈谈说说，走了过来，其中一人笑道：“江湖传言，将这‘杀人庄’说得那般神秘，简真好象是魔宫地狱似的，今日看来倒也普通得很。”

另一人道：“你不想来杀人，也不会被杀，只不过是来吊丧的，‘杀人庄’在你眼中看来，自然普通得很。”

第三人笑道：“其实我来吊丧是假，想来见识见识这‘杀人庄’倒是真的，若不乘这机会来，我走进‘杀人庄’，还想活着走出去么？”

几个人谈笑而过，俞佩玉心念一动，也跟了过去。

还未走到正厅前，便已瞧见前面挤着一大群人，俞佩玉被挤在人丛里，简直什么也瞧不见。

只听一人道：“他死得虽不光荣，但丧事倒风光得很。”

另一人道：“这还不是瞧他爹爹的面子。”

俞佩玉忍不住拍了拍那人的肩膀，含笑道：“各位吊祭的，却不知是哪一路的英雄？”

那人皱着眉回过头来，满脸不耐烦的神色，但瞧了俞佩玉一眼后，面上竟立刻露出了笑容，道：“兄台原来还不知道，咱们此刻吊祭的，正是当今武林盟主之子俞佩玉。”

俞佩玉怔了怔，苦笑道：“原来是他。”

那人一挑大拇指，赞道：“俞放鹤究竟不愧为武林盟主，他儿子死了，他非但毫不追究，还说：“这不肖子若是活着，我也要为世人除害，但他既已死了，我念在父子之情，少不得要来吊祭于他。’他如此仁义，江湖中谁不相敬，是以那俞佩玉活着时虽不光荣，死后倒风光得很。”

另一人笑道：“兄台瞧来眼生得很，不知高姓大名？”

俞佩玉淡淡笑了笑，道：“在下俞佩玉。”

那人当真吓了一跳，但瞬即失笑道：“江湖中同名同姓的人，可倒真有不少，只是瞧兄台的人品风采，又比那俞佩玉高明多了。”

俞佩玉微笑道：“只怕也未必高明多少。”

说话间，人丛突然两边分开，一个风尘绝代的美妇人，在无数双眼睛的凝注下，神态自若地走了过来。

俞佩玉认得她正是那名震天下的海棠夫人。

只见她手挽着一个少女，身穿黑衣面蒙乌纱，虽然瞧不出她的神色，却可听到一阵阵轻微啜泣声，自乌纱中传了出来。

俞佩玉瞧不见她的面目，已知道她是谁了，他心头一紧，全身都似已麻木，竟不觉瞧得痴了。

海棠夫人若有意，若无意，含笑瞟了他一眼，那少女却始终低着头，独

自啜泣，谁也不瞧。

海棠夫人这眼波一瞬间虽有风情万种，俞佩玉却也茫然不觉，他眼中除了这少女外，再也瞧不见别的。

只听群雄窃窃私语。

有人道：“这位姑娘据说就是俞佩玉未过门的妻子，她方才在他灵前，不但哭晕了三次，而且还将一头青丝，生生剪了下来。”

俞佩玉只觉心头一阵刺痛，几乎忍不住冲过去，告诉她自己还没有死，叫她莫要伤心。

但是，这时海棠夫人与林黛羽已走过去，俞佩玉终于也将那满心悲痛，咬牙忍住，只听又有人叹息道：“俞佩玉有这样的父亲，又有这样标致的妻子，若是好自为之，谁不羡慕？只可惜他自己偏偏不争气

纷纷议论间，突听一人大声道：“俞佩玉是我的朋友，他生前是好是歹，都不去管他，但他死后若有人谈论他的是非，被我听到，却放不过他。”

喝声中，一人大步走了过来，满面俱是悲愤之色，分开人丛，昂然而去，正是那义气当先的好汉红莲花。

俞佩玉眼瞧着自己的未婚妻子和生死至交从自己面前走过去，竟不敢相认。

这岂非是世上最令人断肠的时刻，他纵然勉强忍住，也不觉已热泪盈眶。

幸好这时谁也不会去留意他神色的变化，只因当今天下最爱人注意的人物——天下武林盟主俞放鹤已走了过来。

他当然也是满脸伤痛之色，跟在他身后的一群人，步履也俱都十分沉重，只差没有流下泪来。

俞佩玉瞧见此人，但觉心胸俱裂，但此时此刻，他心中无论是悲伤是愤怒，也全都得忍住。

人丛渐渐散了，每个人走过时，都忍不住要多瞧他两眼，似乎都在惊异着世上怎会有这样的美少年。

俞佩玉茫然木立了许久，突然瞧见了姬葬花的脸，也正在瞧着他嘻嘻地笑，这张脸看来虽是那么天真而无辜，但此刻俞佩玉却只觉比毒蛇还要可怖，他正想远远走开，谁知姬葬花竟向他走了过来。

俞佩玉心头不觉一寒：“难道他已认出了我？”

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既不能转身狂奔，只有站在那里等着。

姬葬花竟笔直走到他面前，抱拳笑道：“这位兄台好出众的品貌，在下好生倾慕，不知兄台可否能让在下稍尽地主之谊，到庄里略用两杯水酒。”

他言语诚恳，笑容温柔，看来正是盛意拳拳，令人难却，若是换了别人，必定坦然无疑，随他去了。

但在俞佩玉眼中，这温柔的容貌，正无异魔鬼的面具，他话越说得动听，居心越不可测。

俞佩玉只觉背脊发冷，强笑道：“庄主盛情，在下却不敢打扰。”

姬葬花笑道：“兄台若不答应，便是瞧不起在下了。”

他竟拉起俞佩玉的手，往庄院里拖。

这只手冰冷而潮湿，就象是毒蛇的红舌，俞佩玉又是恶心，又是惊恐，正不知该如何摆脱他。

突听一个少女的语声娇笑道：“这位客人我家夫人已先约好了，庄主就放过他吧。”

一只白玉般的小手伸了过来，有意无意间往姬葬花脉门上轻轻一划。

姬葬花竟不能不立刻松手，只见一个身穿着水红轻衫的少女，正歪着头在瞧他，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充满了顽皮之色。

姬葬花咯咯笑道：“小姑娘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我是谁么？”

那翠衫少女嘻嘻笑道：“你可知道我家夫人是谁吗？”

姬葬花道：“我正要问她是谁？”

那少女眨了眨眼睛，悄悄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害怕，她就是海棠夫人。”

姬葬花怔了怔，突然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俞佩玉瞧着他远去，刚松了口气。

又听那少女笑道：“你瞧着他，难道还舍不得他走，要跟他去不成？”

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瞧着俞佩玉，俞佩玉倒被她瞧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那少女又道：“你可知道他请你，是为了什么？”

俞佩玉微笑道：“倒还不知。”

那少女吃吃笑道：“他请你去，只因他从未杀过你这么好看的人，所以想杀一个试试看是何滋味，以我想来，杀你这样的美男子，的确是要比杀那些丑八怪刺激得多。”

俞佩玉笑：“你也想试试么？”

那少女大眼睛一转，娇笑：“我虽然也想试试，却又怎忍心下得了手？”

她眼波流动，哈哈地笑着，突然塞了张纸在俞佩玉手里，娇笑着转身奔去，奔出数步，又转过头来道：“傻小子，还站在那里发什么呆，快打开纸来瞧瞧呀，艳福已经从天上掉下来了，你还不知道？”

俞佩玉怔了半晌，但闻手掌中已飘来一阵阵醉人的香气，和海棠夫人身上所带的香气一模一样。

他忍不住展开了信笺，只见上面写着：“今夜三时杀人庄外，花神词前，有绝代之名花与百年之佳酿相待于月下，你来不来？”

第七章　海棠夫人

三更未到，俞佩玉已到了花神祠外。

他依约而来，既非为了那绝代之名花，更非为了百年之佳酿，而是为了迷雾般的乌纱，乌纱里一双清澈的眼波。

月光下，只见凄凉的神祠前，不知何时已移来了一片花海，百花丛中，白玉几畔，斜依着一个身披轻纱的美人。

花影月色，映着她的如梦双眸，冰肌玉肤，几令人浑然忘去今夕何夕，更不知是置身于人间，还是天上。

但俞佩玉却只觉有些失望，纵有天上的仙子殷勤相待，却又怎及得他思念中的人眼波一瞬。

只听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自百花间传了过来。道：“你既已来了，为何还不过来？”

俞佩玉大步走了过去，淡淡笑道：“刘伶尚未醉，怎敢闯天台？”

海棠夫人嫣然笑道：“如此名花，尚不足以令你未饮而醉？”

俞佩玉道：“在下来知夫人为何相召之前，还不敢醉。”

海棠夫人笑道：“如此明月，如此良夕，能和你这样的美少年共谋一醉，岂非人生一快……这原因难道还不够？你难道还要问我为了什么？”

俞佩玉微微一笑，走到海棠夫人对面坐下，自酌自饮，连喝了三杯，举杯对月，大笑：“不错，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能和夫人共醉于月下，正是人生莫大快事，我还要多问什么？”

他本非豪迈不羁的人，但一个人数次自生死关头闯回来后，对世上的一切事都不禁要看得淡多了。

人生不过如此而已，他又为何要苦苦束缚自己，别人看来很严重的事，在他的眼中看来，却已是毫无所谓的。

海棠夫人凝眸瞧着他，突然笑道：“你知道么，我对你的兴趣，已越来越大了。”

俞佩玉笑道：“兴趣？”

海棠夫人眼波流动，道：“有关你的一切，我都觉得很有兴趣，譬如说……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武功是出自什么门派？”

俞佩玉叹道：“一个四海为家的流浪者，只怕连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夫人的这些问题，夫人你说是么？”

海棠夫人嫣然道：“你年纪轻轻，又能经历过多少事？怎他说话却象是已饱经沧桑，早已瞧破了世情似的？”

俞佩玉悠悠道：“有些人一个月经历过的事，已比别人一生都多了。”

海棠夫人银铃般娇笑起来，道：“你说得很好，但至少你也该说出你的名字，是么？”

俞佩玉微一沉吟，道：“在下俞佩玉？”

海棠夫人笑声骤然顿住，道：“俞佩玉？”

俞佩玉道：“夫人难道觉得这是个不祥的名字？”

海棠夫人展颜一笑道：“我只是觉得有趣……俞佩玉自己参加俞佩玉的丧事，你难道不觉得这很有趣么？”

她明星般的目光盯着俞佩玉。

俞佩玉神色不变，淡淡笑道：“司马相如，蔺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虽然有个俞佩玉死了，但却还有个俞佩玉是活着的。”

海棠夫人一字字道：“你能确定自己不是那死了的俞佩玉？”

俞佩玉大笑道：“夫人难道以为我是鬼魂不成？”

海棠夫人微笑道：“我第一眼瞧见你，便觉得你有些鬼气。”

俞佩玉道：“哦？”

海棠夫人道：“你象是突然一下子自幽冥中跃入红尘的，在你出现之前，没有人瞧见过你，也没有人知道你的来历。”

俞佩玉道：“夫人莫非已调查过在下？”

海棠夫人嫣然笑道：“世上没有一个女人会对你这样的男人不感兴趣的，我究竟也是一个女人，是么？”

俞佩玉笑道：“夫人岂只是女人而已，夫人乃是女人中的女人，仙子中的仙子。”

海棠夫人：“但你却对我全不感兴趣，我走过你面前时，你甚至连瞧都未瞧我一眼，这岂非有些奇怪么？”

她笑容虽是那么妩媚，语声虽是那么温柔，但在这动人的外貌下，却似乎有种刺人的锋芒，足以刺穿人世间一切秘密。

俞佩玉暗中吃了一惊，强笑道：“夫人艳光照人，在下怎敢作刘桢之平视？”

海棠夫人柔声道：“你眼睛只是盯着我身后的一个人，但她脸蒙黑纱，你根本瞧不见她的面目，你那样瞧她，莫非你和她早已认识？”

俞佩玉道：“她……她是谁？”

海棠夫人娇笑道：“你莫想瞒我，我早已觉得你就是死了的那俞佩玉，你可知道，到目前为止，世上还没有一个人能瞒得过我的。”

这名动天下的海棠夫人，眸子里的确似乎有一种足以洞悉一切的魔力，俞佩玉勉强控制着内心的激动，淡淡一笑道：“世上只怕也没有什么人能忍心欺骗夫人。”

海棠夫人道：“你呢？”

俞佩玉道：“在下究竟也是个人，是么？”

海棠夫人咯咯笑道：“好，你很好。”

她突然拍了拍手，花丛间便走出个人来。

梦一般的月光下，只见她深沉的眼睛里，凝聚着叙不尽的悲哀，苍白的面上，带着种说不出的忧郁，这深沉的悲哀与忧郁，并未能损伤她的美丽，却更使她有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她看来已非人间的绝色，她看来竟似天上的花神，将玫瑰的艳丽，兰花的清幽，菊花的高雅，牡丹的端淑，全都聚集在一身。

刹那间俞佩玉只觉天旋地转，几乎连呼吸俱都停止。

海棠夫人凝视着他，绝不肯放过他面上表情任何一丝细微变化的，指着花丛中走出的林黛羽，一字字道：“你再瞧瞧，认不认得她？”

俞佩玉举杯一饮而尽，道：“不认得。”

“不认得”这虽然是简简单单三个字，但俞佩玉却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才说出来的，这三个字就象是三柄刀，刺破了他的咽喉，这三个字就象是三团灼热的火焰，滚过了他的舌头，烧焦了他的心。

明明是他最亲切，最心爱的人，但他却偏偏只有咬紧牙关说不认得，世上又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事。

明明是他世上剩下的唯一亲人，但他却偏偏只能视之为陌路，世上又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事。

酒入咽喉，芬芳的美酒，也变得说不出的苦涩，人生本是杯苦酒，这杯苦酒他只有喝下去。

海棠夫人转向林黛羽，道：“ 你可认得他？ ”

林黛羽苍白的脸，没有丝毫的表情，冷冷道：“ 不认得。 ”

明明是他未来的妻子，但却当着他的面说不认得他，这三个字就象是三只箭，刺入了俞佩玉的心。

海棠夫人终于轻轻地叹了口气，道：“ 若连她都不认得你，你想必就不会是那死了的俞佩玉了，再说……一个人若连他未来的妻子都个愿相认，他纵然活着也等于死了。 ”

俞佩玉的心的确已死了，仰首大笑道：“ 夫人说得好，容在下敬夫人三杯。 ”

他自斟自饮，转眼间已喝下了数十杯，甚至连林黛羽转身走回去时，他都未回头去瞧她一眼。

海棠夫人笑道：“ 你醉了。 ”

俞佩玉举杯道：“ 人生难得几回醉？ ”

海棠夫人幽然道：“ 不错，一醉解千愁，你醉吧。 ”

俞佩玉喃喃道：“ 只可惜这几杯酒还醉不倒我。 ”

他却不知他酒量虽好，这百花佳酿的酒力却更异乎寻常，他全身飘飘然似已凌风，竟真的醉了。

只听海棠夫人柔声道：“ 醉吧，醉吧……置身在此险恶的江湖中，若连醉也不能醉时，人生就真的太悲惨了，下次你若还想醉，不妨再来寻我。 ”

醺醉中，他仿佛觉得眼前突然出现了许多高高矮矮的人影，每一个人的面目都是那么狰狞可恶。他又仿佛听见海棠夫人道：“ 这俞佩玉只是个初入江湖的少年，各位总该相信了吧。 ”

江湖原来竟真是如此险恶，对每个陌生人的来历都不肯放过，若不是海棠夫人，俞佩玉的麻烦只怕还多着哩。

俞佩玉心里只觉对海棠夫人说不出有多么感激，他努力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却含含糊糊连自己都不知说了些什么？

他只听得海棠夫人又道：“ 这少年今日既是我的客人，终生便都是我百花宫的佳宾，今后若是没有什么必要，各位最好莫要麻烦他，现在也让他好好睡吧。 ”

俞佩玉醒来时，花香，月色，什么都没有了，熹微的曙光，已笼罩着大地，远处不住有啁啾鸟语。

接着，他便瞧见一条婀娜的人影，自乳白色的晨雾中，踏着残落的花瓣，飘飘走了过来。

她的来临，仿佛为大地带来阵清新的气息，她目光闪动着的光亮，也是明朗而纯真的，既不是海棠夫人那样的锋芒那样的媚艳，也没有林黛羽那样的悲哀和忧郁，这复杂的世界在她的眼中看来，似乎也是单纯的。

她瞧着俞佩玉，曼声道：“ 迷途的燕子呀，你终于醒来了么，这世上有那么多甜美的泉水，你为什么偏要喝酒？ ”

这甜美的话声，听来真有如歌曲。

俞佩玉轻轻叹了口气，喃喃道：“ 人生的烦恼，云雀姑娘自然是不会懂

的。”
姬灵燕垂下了头，竟也轻轻叹息了一声，幽幽道：“你可知道昔日那无虑无忧的云雀如今也有了烦恼？”
俞佩玉苦笑道：“姑娘你又会有什么烦恼？”
姬灵燕目中竟流下泪来道：“云雀的窝里，已流满了鲜血，她已不能再呆下去了，可怜的云雀，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
她突然拉住俞佩玉的手，颤声道：“求求你，带我走吧，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跟着你。”
俞佩玉心念一动，大声道：“你怎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跟我走？”
姬灵燕道：“我认得你这双眼睛，你的眼睛是那么善良。又那么勇敢，就好象燕子一样，和任何人都不同，我又怎会忘记？”
这痴迷的少女，竟有种出奇敏锐的观察力，人人都能瞧出的事，她也许瞧不出，但人们全都瞧不出的事，她反而可以瞧出来的。这也就是她为什么总是听不懂人类的话语却反而懂得鸟语。
俞佩玉默然半晌，苦笑道：“你知道，你是不能跟我走的，我要去的地方，到处都充满了凶险，每个人都可能伤害到你。”
姬灵燕道：“有你保护着我，我什么都不怕了。”
她痴痴地瞧着俞佩玉，目光中充满了哀求，也充满了对俞佩玉的信任，面对着这么双眼睛，又有谁能忍得下心？
俞佩玉终于长叹道：“你若要跟着我，我实在也无法拒绝你，只是……我连自己都不知是否能保护自己，又怎知是否能保护你？”
姬灵燕嫣然一笑，道：“我知道你一定肯答应我的……”
俞佩玉在前面走，她就在后面跟着，也不管俞佩玉要去哪里，其实俞佩玉自己又何尝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他茫然走着，心里正在盘算着去向，突听衣袂带风之声响动，四个人自晨雾间掠出，挡住了他的去路。
这回个人身手矫健，来势迅急，无一是弱者。
俞佩玉瞧得清楚，这四人赫然竟是那恶霸化身的玉雨楼、林瘦鹃、宝马神枪，以及茅山西门无骨。
王雨楼当先一步，目光如炬，道：“是俞佩玉么？”
俞佩玉淡淡道：“在下正是俞佩玉，各位是谁，有何见教？”
八只恶毒的眼睛，都在瞧他神情的变化，但他却完全声色不动，只因他已经过了太多可惊可怖的事。
世上实在已没有什么事能吓得倒他。
王雨楼哈哈一笑，道：“俞公子初入江湖，便能蒙海棠夫人青眼，自然是大有来历，在下等不揣冒昧，乃是想来请教请教公子的武功的。”
俞佩玉突然仰天大笑道：“原来海棠夫人昨夜对各位说的话，还是不能令各位相信，原来各位竟要施展本门武功，来瞧瞧我究竟是否是那位死了的俞佩玉？”
他故意说破他们的来意，王雨楼居然也是面不改色，微微笑道：“近来江湖中易容术颇为盛行，公子想必也是知道的。”
俞佩玉：“在下是否经过易容，各位难道瞧不出么？”
王雨楼含笑道：“易容之术，千变万化，在下等正是因为瞧不出，所以才不能不分外仔细，但公子只要略施武功，在下等立刻告退。”

俞佩玉目光灼灼，说道：“却不知死去的那位俞公子怎会令各位如此不安，他死了各位竟还不放心。”

王雨楼面色果然变了变，厉声道：“公子赐招之后，就会知道的。”

语声中他掌中剑已平刺出，剑法老练，四平八稳，一招“龙抬头”，竟真的是王雨楼本门剑法。

但俞佩玉却又怎能将本门武功露出，“先天无极”之武功独创一格，招招式式，俱都与众不同。

他只要使出一招，别人立刻就可瞧破他的来历。

只听“呛”的一声，王雨楼一剑方刺出，竟被击歪，以他的功力竟觉得手腕有些发麻。

只见一个白衣如雪的美丽少女，手持两柄精钢短剑，拦在俞佩玉面前，面上带着种飘忽的微笑道：“他是个好人，你们可不许欺负他。”

王雨楼变色：“姑娘是什么人？为何要替他出头？”

姬灵燕笑道：“我爹爹很会杀人，我姐姐也很会杀人，我虽然不会杀人，但也不能眼瞧着别人欺负我的朋友。”

她一面说话，掌中两柄短剑已旋舞而起。

身法虽是那么轻柔而婀娜，但剑法却是出奇的快捷而毒辣，俞佩玉实也未想到这善良的女子竟有如此毒辣的剑法。

她几句话说完已刺出七七四十九剑，双剑连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林瘦鹃纵是剑法名家，也不禁瞧得变了颜色。

姬灵燕已收住笑：“别人都蜕我学的这剑法很毒辣，你们说呢？”

王雨楼咯咯干笑道：“好！好剑法！”

姬灵燕道：“我这剑法虽毒辣，但却不是用来对付人的，只要不用来杀人，剑法毒辣些也没关系，你们说是么？”

王雨楼瞧了她半晌，又瞧了瞧俞佩玉，突然一言不发，转头而去，别的人自然也都跟着走了。

姬灵燕将两柄短剑又藏了起来，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瞧着俞佩玉痴痴一笑，道：“咱们也走吧。”

俞佩玉叹道：“你要我保护你，谁知却反要你来保护我了！我一向真是小看了你，竟不知你有这么高明的剑法。”

姬灵燕眨着眼睛，笑道：“你也说我剑法好么？我的鸟儿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它们说，云雀学会剑法，就不怕老鹰来欺负了，你说那人是不是老鹰？”

一路上，她就这样絮絮地叙说着她和鸟儿们的故事，叙说着喜鹊的阿谀，乌鸦的忠直和黄莺儿的惹人相思。

俞佩玉听得有趣，倒也不觉路途寂寞。

他本来还在为自己的出路发愁，但后来一想，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去？随遇而安，流浪天下，岂非正可四下探查那些恶魔的秘密，一念到此，他心事顿解，打尖时叫了两壶酒，象是要庆祝他自己的新生。

姬灵燕居然也陪着他喝了两杯，这美丽的云雀看来就更活泼了，不住说东问西，不住为他盛饭倒酒。

俞佩玉不让她做，她就嘟着嘴生气，他们的小小争执，却不知引来路上人们多少羡慕，多少妒嫉。

到了晚上，这吱喳个不停的云雀总算睡下了，俞佩玉却辗转不能成眠，披衣而起悄悄走了出去。

这是城外的小小客栈，月色照着山坡下的小小池塘，池塘里有繁星点点，夜风中有虫鸣蛙语。

许多日子以来，俞佩玉第一次觉得心情宁静了些，也第一次能欣赏这夜的神秘与美丽。

他信步踏月而行，静静的领略着月色的迷蒙，荷叶的芬香……突然，两道恶毒的剑光，向他咽喉直刺了过来。

他再也未想到如此美丽的夜色中，竟也隐藏着杀机，大惊之下就地一滚，刚好避过了这两柄冷剑。

四个劲装蒙面的黑衣人，已自暗中掠出，一言不发，四道比毒蛇还毒，比闪电还快的剑光已交击而下。

俞佩玉身形未停，自剑网中闪了出去，剑光“嗤嗤”不绝，他身上衣衫已被划得片片飞舞！

黑衣人显然并不想一剑致命，只是逼他施展武功。

剑光，始终毒蛇般纠缠着他，不但衣裳被划破，身上也被划破了三四道血口，但却仍是不敢还手。

他越不还手，黑衣人的疑心越大。

突有一人冷笑道：“无论是真是假，杀了吧。”

另一人：“不错，宁可错杀一万，也不能放走一个。”

俞佩玉虽然明知这些人是谁，却故意大声：“你们若要我出手，为何不敢露出本来面目，我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怎能与你们这些藏头露尾的鼠辈动手。”

那黑衣人冷声道：“你不动手，就死。”

“死”字出口，四柄剑再不留情，急刺而出！这次俞佩玉若再不还手，就真的要毙命于剑下了！

就在这时，一条淡红色的烟雾，似有质，似无质，似慢实快，随风飘了过来，卷入了剑网。

黑衣人只觉掌中剑势竟一缓，剑锋竟似被这烟胶住，俞佩玉已乘他们剑势缓间窜了出去。

但闻一人曼声低唱着道：“花非花，雾非雾，断人肠后无觅处，只留暗香一度……”

歌声方起黑衣人目中已露出惊恐之色，四人不约而同纵身而起，向黑暗中窜了过去，去得比来时还快。

俞佩玉躬身道：“可是君夫人前来相救？”

黑暗中毫无应声。

俞佩玉抬起头来，眼前却已多了条人影，微颦着双眉，苍白的面容，以及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睛。

来的竟非海棠夫人，而是林黛羽。

俞佩玉只觉一颗心被收紧了起来，道：“原来是姑娘，多谢。”林黛羽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冷冷道：“你为何要叫俞佩玉？”

俞佩玉怔了怔呐呐道：“这……只怕……”

林黛羽道：“你最好改个名字，这是个不祥的名字，无论谁若叫这名字，就要惹来不幸，甚至死，我虽然奉了夫人之命，最多也不过只能救你这一次而已。”

俞佩玉默然半晌，苦笑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么？”

林黛羽嘎声道：“ 不错！还有别的原因。 ”
她突然扭转身走了几步，接着道：“ 他既已死了，我不愿听得有人再叫这名字。 ”
俞佩玉道：“ 但是我…… ”
林黛羽冷冷道：“ 你也不配叫这名字。 ”
俞佩玉怔在那里，目送着她身影消失，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他眼瞧着心上的人对他如此冷漠，本该伤心。
但她对他如此冷漠，却又正表示她对“ 俞佩玉 ” 的多情，他又该欢喜，这是无情还是有情，他竟不知该如何区处。
一时之间，他心中忽忧忽喜，正也不知是甜是苦？
星渐稀，月更冷，天边已有曙意。
俞佩玉仍在痴痴地走着，也不知走了多久，晨雾终于自树叶间升起，突然有个人踉跄地向他走了过来，这人身材瘦小，须发皆白，面上带着诡秘的笑容，俞佩玉不禁觉得他有些面熟，却又记不起曾在哪里见过。
只见他手里拿着幅图画，突然举到俞佩玉面前，笑道：“ 你瞧瞧，可瞧得出我画的是什么？ ”
图画上一片混沌，似山非山，似云非云，仔细看来，倒有几分象是倒翻了的一盂水墨。
俞佩玉摇头：“ 瞧不出。 ”
那老人道：“ 我画的就是你眼前的山，你真的瞧不出？ ”
俞佩玉瞧了瞧晨雾间的云山，再瞧瞧老人手中的图画，竟居然觉得有些相似了，不禁失笑道：“ 现在瞧出来了。 ”
那老人突然疯狂般大笑了起来。俞佩玉见他笑得手舞足蹈，眉目俱动，虽然似是开心已极，却又有种说不出的诡异疯狂之意，忍不住道：“ 你笑什么？ ”
那老人拍手笑道：“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
俞佩玉又忍不住问道：“ 你什么成功了？ ”
那老人道：“ 我的画成功了，我终于得着了画中的神髓。 ”
俞佩玉瞧着那一片混沌，苦笑道：“ 这样的画，也能算是得画中的神髓么？ ”
那老人道：“ 明明是山，我画来却可令它不似山，我画来明明不似山，但却叫你仔细一看后，又似山了，这只因为我虽未画出山的形态，却已画出山的神髓。 ”
俞佩玉想了想，喃喃道：“ 这画中的神髓，只怕是很少有人看得懂的。 ”
那老人拍手道：“ 别人正是看不懂的，但只要我画的是山，这画便在我眼中是山，心中也是山，我看得懂而人看不懂，岂非更是妙极，妙极。 ”
他拍手大笑而去，俞佩玉却仍在痴想着。
“ ……明明是山，我画来却可令它不似山……我虽未画出山的形态，却已画出了山的神髓。 ”
他耳旁似又响起放鹤老人苍老的语声：“ 拘于形式的剑法，无论多么精妙都非本门的精华，‘ 先天无极 ’ 的神髓，乃是在于有意而无形，脱出有限的形式之外，进入无边无极的混沌世界，也就是返璞而归真，你若能参透这其中的奥妙，学剑便已有成了。 ”
俞佩玉反反复复，仔细咀嚼着这几句话中的滋味，突觉有如醒糊灌顶，

心中顿时光明。

他折下根树枝，以枝为剑，飘飘一剑刺了出去。

他心里全心全意，都在想着“先天无极剑”中的一招“天地无边”，但剑刺出时却绝不依照“天地无边”的剑势。

这一剑明明是一招“天地无边”，但他刺出后却完全不似，这一剑明明不似“天地无边”，但天地无边中的精髓，却已尽在其中，两人交手，能窥出对方剑势中的破绽，所克制对方剑势变化者则胜，但这一剑有意而无形，却叫对方如何捉摸？如何击破？如何闪避！

俞佩玉喜极之下，也不觉大笑狂呼道：“我想通了，我想通了。”

只听一人银铃般笑道：“你想通了什么？”

林中鸟语啁啾，姬灵燕竟象是早已来了。

俞佩玉笑道：“我想通了什么，你的鸟儿朋友难道没有告诉你？”

姬灵燕呆然凝神倾听了半晌，眨着眼笑道：“它们也不懂你想通了什么，只说你有些象疯子。”

俞佩玉大笑道：“它们自然是不会懂的，但你不妨告诉它们，只要它们能懂得这道理，非但再也用不着去怕老鹰，简直连人都不必怕了。”

姬灵燕微笑着，缓缓道：“你听，它们都在说你的话不错，它们都说老鹰没什么可怕的，世上最可怕的就是人。”

俞佩玉笑声渐渐顿住，望着晨雾林中穿梭来去的鸟儿们，他不禁又发出一声感慨的叹息，喃喃道：“不错，人的确是最可怕的，想不到你们竟已懂得这道理，而人们自己，却反而始终不懂……。”

姬灵燕幽幽道：“你瞧那边有个刚自城市中飞来的麻雀，它说：人们就算懂得这道理，也是不肯承认的。”

两人回到那小小的客栈，姬灵燕已一觉睡醒，俞佩玉却有些想睡了，他推开自己的房门，脚步又顿住。

他那小小的竹床上竟盘膝端坐着个人。

初升的阳光，从窗户里斜斜照了进来，照着他的脸，只见他头顶虽已全秃，却是红光满面，鹤发童颜，生来的异样，俞佩玉认得他竟是天下第一暗器名家，蜀中唐门的当代掌门唐无双。

他垂眉敛目，端坐床上，身子周围竟排着二十多件乌光闪闪的小刀小叉，正是天下武林中人闻名丧胆的唐门毒药暗器。

还有两人，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虽是黑衣劲装，蒙面的黑巾都已取下，却不是王雨楼与西门无骨是谁？

俞佩玉深吸口气，将姬灵燕挡在门外，微笑道：“斗室之中，不想也有佳宾光临，幸会！幸会！”

唐无双张开眼来瞧了俞佩玉一眼，目中似有电光一闪，沉声道：“你们说的就是他吗？”

王雨楼恭声道：“正是此人。”

唐无双道：“好，老夫就来试试他。”

说话的当口，这老人手五指轻轻一弹，排列在那面前的暗器便呼啸飞出。”

紧接着他又轻轻一扫，又是十多件暗器飞出，剩下还有七八件，竟被他

一口气吹得飞了起来。

这老人全身上下，竟无一处不能发暗器，床上的二十多件暗器，眨眼之间，竟全都被他发了出来。

这些暗器形状不同，体积各异，他或以指弹，或以腿踢，或以气驭，击出时的力道与手法也各有巧妙。

二十多件暗器，有的快有的慢，有的直击，有的曲行，还有的盘旋飞舞，竟绕了个弯从后面击向俞佩玉。

这二十多件暗器，竟似已非暗器，简直就象是二十多个武林高手，手持不同的兵刃，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

俞佩玉出道以来，也曾会过不少名家强敌，但这样的暗器，他实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他手里仍拿着那枝树枝，竟闭起眼来全心全意，一招“天地无极”正击而出，跟着又是一招反挥而出。

正反相生，浑圆无极。

别人只见他掌中树枝圈了两个圆圈，也瞧不出是何招式，只听得夺！夺！一连串二十多件暗器，也不知怎地竟全钉到那树枝上。

一根光秃秃的树枝，竟似平空生出了无数金花。

王雨楼，西门无骨都不禁瞧得变了颜色。

唐无双也呆了呆，终于失声赞道：“好剑法。”

他用力拍了拍王雨楼的肩头，道：“他既已出手，你们可瞧出他剑法来历了么？”

王雨楼神色沮丧，叹道：“瞧不出。”

唐无双大笑道：“岂只你瞧不出，就连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也从未瞧过这样的剑法，但老夫可断定，先天无极门中，绝没有如此高明的剑法。”

王雨楼道：“的确没有。”

唐无双笑道：“老夫早已知道他绝不会是那死了的那俞佩玉，试问他若是那俞佩玉诈死改扮的，难道就不会换个名字吗？为何还要叫俞佩玉？”

王雨楼抱拳强笑道：“在下等失礼之处，还望俞公子多多包涵。”

俞佩玉微微一笑，道：“那也没什么，只是以后……”

话犹未了，突听姬灵燕一声惊呼，一个人“砰”地闯了进来，粗布衣服，圆顶帽子，竟是这店里的店小二。

这和气生财的店小二，此刻神态竟完全变了，竟是两眼赤红，龇牙咧嘴，满脸杀气，满面凶光。

姬灵燕惊呼声中已将俞佩玉拉了开来。

这店小二直闯过去，西门无骨伸脚一勾，将床边一张小桌子勾得飞起，向他直打了过去。

谁知这店小二伸手一拳，便将桌子打得粉碎，俞佩玉暗中一惊：“店小二又是什么人？怎地如此神力？”

一念还未转完，王雨楼掌中剑已直刺而出。

这店小二竟不闪避，反而挺胸扑上，利剑立刻穿胸而过，王雨楼一脚踢开他，鲜血飞激而出，溅了王雨楼一手。

王雨楼皱眉道：“这厮岂非疯了？怎会……”

一句话未说完，唐无双突然抽出腰畔短刀，刷的一刀劈下，刀光如电，竟将王雨楼一条手臂硬生生砍了下来。王雨楼疼极惨呼，立刻晕了过去。

西门无骨大惊：“前辈你……你这是做什么？”

唐无双红润的面色，竟已变为苍白，道：“这店小二已中了苗疆‘天蚕教’的剧毒，不但神智疯狂，变得力大无穷，而且全身的血也俱都变成了毒血，常人只要沾着一点，片刻间便蔓延全身，老夫若不砍断他这只手臂，他便要全身腐烂而死。”

西门无骨满头已俱是冷汗，颤声道：“这……岂非便是‘天蚕教’中的七大魔功之一，‘尸魔血煞大法’，天蚕教莫非已有人来了！”他语声中的惊怖之意，就连俞佩玉听了也不觉寒毛悚栗，再瞧那只被砍断的手臂，竟赫然已化为一堆污血。

俞佩玉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噤，全身立刻如弓弦绷紧，那唐无双竟已冷汗涔涔而落，嘎声道：“外面来的人莫非是琼花三娘子？”

窗外立刻响起了一阵娇笑声。

笑声如银铃，如黄莺，清柔婉啭，说不出的甜润，悦耳，无论任何人听了这样的笑声，都要心神摇荡失魂。

但唐无双听了这笑声，竟连面上的肌肉都已扭曲。

只听那娇笑的声音甜甜笑道：“到底是唐老爷子好眼力，一瞧就知道是我姐妹们来了。”

唐无双厉声道：“你们无端来到中原则甚？”

那声娇笑道：“咱们自然是赶来拜访你唐老爷子的，咱们先到老爷子家里去，谁知老爷子竟已到黄池，于是咱们也就跟着来了，虽然来迟了一步，没赶上黄池大会的热闹，但能见着你老爷子，总算也不虚此行了。”

她嘀嘀咕咕，边笑边说，就象是在和亲戚尊长叙说着家常，谁也想不到在这笑语家常中，会隐藏着杀机。

但这名震天下的武林巨匠唐无双，却听得连双手都颤抖起来，手掌紧握着那精钢短刀，颤声道：“你……你们竟已到老夫家里去了吗？”

那语声笑道：“你老爷子放心，咱们虽然去过一趟，但瞧在大姐夫的面上，连你老爷子家里的蚂蚁都没踏死半只。”

唐无双虽然松了口气，却又突然暴怒道：“谁是你的大姐夫！”

那语声道：“唐公子虽然是貌比潘安，才如美玉，但我大姐也是文武双全的绝代佳人，两人郎才女貌，不正是一对天成佳偶么？”

唐无双怒骂道：“放屁！满嘴放屁！”

那语声也不生气，仍然娇笑着接道：“何况两人早已情投意合，才子佳人，早已在后花园里私订终身，你老爷子又要将鸳鸯拆散？”

唐无双喝道：“我那逆子本不知道那妖女的来历，才会被她所惑，如今早已觉醒，再也不会要那妖女为妻。”

那语声银铃般笑道：“只怕未必吧，唐公子也是个多情种子，绝不会对我大姐变心的，何况象我大姐这样的美人，世上若有男子不喜欢她，那人必定是个白痴。”

唐无双厉声道：“老夫之意已决，你们多说无益，若念在昔日与我那逆子多少有些香火之情，不如早些回去，免得彼此难堪。”

那语声道：“如此说来，你老爷子是定然不肯答应了。”

唐无双道：“绝无变更。”

那语声道：“你老爷子不会后悔么？”

唐无双怒喝道：“唐门中人纵然死尽死绝，也绝不会将那妖女娶进门的。”

那语声默然半晌，又笑道：“我既然说不动你老爷子，看来只好请个媒人来了。”

听到这里，俞佩玉早已知道这“琼花三娘子”竟是来向唐无双求亲的，而且三娘子中的大姐，也似早已和唐公子有了私情，这样看来，她们的逼婚手段虽然迹近无赖，唐无双的执意不允也未免太无情。

俞佩玉正想瞧瞧她们请来的媒人是谁？是否能说得动唐无双，只听窗户啪的一响，窗外已掠入个人来。

这人双睛怒凸，面色已成黑紫，双肩之上，前胸后背，竟插着七柄珠玉镶柄，光芒闪闪的金刀。

这人死鱼般凸出来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唐无双，眼角鲜血汩汩，那神情也不知有多么诡秘可怖。

姬灵燕紧握着俞佩玉的手，抖个不停，西门无骨一张脸如被水洗，如被雨淋，冷汗连珠滚落。

唐无双却已一跃而起，厉声道：“天蚕教‘尸魔血煞大法’中的金刀化血！”

语音未了，金光闪动，七柄金刀竟一条线飞出了窗外，原来镶珠的刀柄上，竟系着根乌金细线。

金刀腾空飞去，刀孔里箭一般射出了七股鲜血。

鲜血凌空飞溅，几乎已将斗室布满。

唐无双早已抱起王雨楼，掷出门外，他自己也借着这一掷之力，飞掠到这斗室中的横梁之上。

俞佩玉一股掌风拍出，将血点逼在身前两尺外。

只有西门无骨应变较迟，虽也跃到梁上，但身上已溅了几滴毒血，他咬了咬牙，竟将这几块肉生生削下。

毒血雨点般溅到灰黄的土墙上，立刻变成了黑紫色，这斗室四壁，立刻象是画满了无数泼墨梅花。

这“琼花三娘子”使出的每一件功夫，竟都带着鬼意森森的邪气，她每使一件功夫竟都要害死一条无辜的人命。

她们行事是非曲直，且不去说它，但她们的武功，却委实太过恶毒，俞佩玉皱了皱眉，竟突然跃出窗外。

唐无双大骇：“俞公子，你千万小心了。”

姬灵燕却痴笑道：“没关系，世上绝不会有女子忍心害死他的。”

窗外两丈处，有株白杨树，树干上绑着四五个人，一个个俱是晕迷不醒，显然早已被药物迷失了知觉，白杨树前，并站着三个面靥如花的绝色少女，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长可及地，掩盖了她们窈窕的身体。

她们头上黑发高高挽起，鬓脚各各插着朵琼花，一朵花金光闪闪，一朵花银光灿烂，还有朵花却发着乌光。

头戴金花的少女，柳眉微颦，一双秋水如神的眼波里，泪光莹莹，似乎有满怀忧郁难解的心事。

这自然便是那为情颠倒的大姐了。

头戴银花的少女，面如桃花，双目间带着种说不出的媚态，眼波一瞬间，已足以令男子其魂自消。

第三个少女眼波最妩媚，笑容最甜，说起话来，未语先笑，谁瞧了她一眼，只怕都要神魂颠倒。

这三个绝世的美女，就是当今天下邪教中最著名的高手，天下武林中人闻名色变的“琼花三娘子。”

这三双纤若无肉，柔若无骨的春葱玉手，难道竟能使出那么诡秘恶毒的武功？将天下人的人命都视如儿戏。

俞佩玉若非亲眼瞧见了她们的手段，简直不敢相信。

琼花三娘子三双明媚的眼波，也全都凝集在他身上，似要看穿他的心，看到他骨子里。

那最是动人的铁花娘突然娇笑，道：“是哪里来的美男子，到这里来，莫非是要勾引咱们良家妇女么？”

俞佩玉淡淡道：“在下此来，只是想领教领教姑娘们杀人的手段。”

铁花娘袅袅走了过来，娇笑道：“杀人，你说的好可怕呀，杀人总是有损女子们的美丽，咱们可从来不敢杀人的，难道你时常杀人么？”

她笑语温柔，眼睛无邪地瞧着俞佩玉，说来真象是个从来没杀过人的，甚至不知杀人为何事的小姑娘。

俞佩玉虽然知道她非但杀人，而且简直将人命视为粪土，但瞧见她这样的神情竟有些不相信自己了，不禁自己对自己皱了皱眉，道：“方才那两个人，难道不是你杀的？”

铁花娘子瞪大了眼睛，象是觉得不胜惊讶，道：“你是说方才走进屋的那两个人？”

俞佩玉道：“正是！”

铁花娘子道：“那两人不是被你杀的吗？”

俞佩玉怔了怔，道：“我？”

铁花娘道：“那两人活生生的走进屋，被你们杀死，你们想来赖我。”

她居然反打俞佩玉一耙，居然说得振振有词，俞佩玉虽然明知她说的是歪理，一时竟驳她不倒。

铁花娘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杀了人后，心情不好，但你也不必太难受，只要知过能改下次莫要再胡乱杀人，也就是了。”

俞佩玉本来是要教训她的，不想倒反被她教训起来了，心里当真有些哭笑不得，怒气竟偏偏发作不出。

面对着这样聪明美丽，又刁蛮，又活泼的少女，若是叱喝怒骂，抡拳动脚，岂非太煞风景。

铁花娘嫣然一笑，将手里的罗巾轻轻一扬，笑道：“你心里若难受，就跟我来吧，说不定我能让你开心些的。”

她转身走了几步，回头一瞧，俞佩玉居然没有跟来，竟还是神色安详地站在那里，没有丝毫变化。

铁花娘心里不禁吃了一惊，脸上却笑得更甜了。

原来她这罗巾之中，正藏着天蚕教中最厉害的迷药。

这“罗中招魂”大法，看来虽轻易，但使用时非但手法、时机、风向，丝毫差错不得，还得先令对方神魂痴迷，毫不防备，这自然还得要配合使用人的媚力和机智，是以这罗帕轻轻一招间，学问正大得很，否则又怎能和“尸魔血煞”之类的功夫，并列为天蚕教下的七大魔功

江湖中也不知有多少人已栽在这“罗帕招魂大法”之下，铁花娘瞧俞佩

玉年纪轻轻，算定他是躲不了的。

谁知俞佩玉屡次出生入死，早已对任何事都提防了一着，竟早已闭住了呼吸。

铁花娘暗中吃惊，口中却甜笑：“ 哟，瞧不出他架子倒大得很，请都请不动么？ ”

只听远远一人笑道：“ 公子若肯跟着我姐妹走，绝不会失望。 ”

这语声低沉而微带嘶哑，但却有种说不出的销魂媚力，每个字象是都能挑逗得男子心痒痒的。

就连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自她口中说出来，都象是在向别人暗示着一件神秘而销魂的事。

笑声中，银花娘也已走了过来，她眉梢在笑，眼角在笑，全身上下似乎都在对俞佩玉媚笑着。

她人还未到，便已传来令人心跳的香气，那纤纤玉手抚着鬓边发丝，眼波流动，媚笑道：“ 我知道公子绝不会拒绝咱们的，是么？ ”

俞佩玉用简单的话答复了她，他只是淡淡道：“ 不是。 ”

银花娘腰肢扭了扭道：“ 公子难道真的这样狠心？ ”

她玉手轻抚，腰肢款摆，每一个动作都似乎在引诱男人犯罪，每一个手式，都足以挑起男人最原始的欲望。

但俞佩玉只是淡淡地瞧着她，就象是在瞧把戏。

他根本不必说话，这轻蔑的态度已比什么话都锋利。

银花娘轻轻叹了口气，道：“ 你既不肯来，又不肯走，站在这里是为什么呢？ ”俞佩玉笑道：“ 我只是想瞧瞧，琼花三娘子究竟还有些什么手段。 ”

银花娘面色突然一变，咯咯笑道：“ 好！ ”

“ 好 ”字出口，姐妹三个人的身子突然都旋转了起来，那宽大的斗篷也飞舞而起，露出了她们的身子。

她们竟几乎是赤裸着的。

那白玉般的身体上，只穿着短短的绿裙，露出了一双修长，莹白，纤瘦合度，曲线柔和的玉腿。

她们的胸膛玲珑而丰满，纤美的足踝毫无瑕疵，她们细腻滑嫩的皮肤，象丝缎似地闪着光。

黑色的斗篷，蝴蝶般飞了出去，漆黑的长发，流云般落下，落在白玉般的胸膛上，胸膛似乎正在颤抖。

她们的舞姿，也如丝绸般柔美而流动，春葱般的玉手，晶莹修长的腿，似乎都在向俞佩玉呼唤。

然后，她们的面颊渐如桃花般嫣红。星眸微扬，樱唇半张，胸膛起伏，发出一声声令人销魂的喘息。

这正是渴望的喘息，渴望的姿态。

这简直要令男人疯狂。

但俞佩玉还是淡淡地瞧，目光也不故意回避。

这时繁复的舞姿已变得简单而原始，她们似乎还在煎熬中挣扎着，扭曲着，颤动着，祈求着。

俞佩玉突然叹了口气，道：“ 金花姑娘，你这样的舞姿被唐公子见了，

他又当如何？”

金花娘身子一阵颤抖，就象是被人抽了一鞭子似的。

但舞姿仍未停，银花娘一声银铃般的娇笑，三个人突然头下脚上倒立而起，竟以手为脚，狂舞起来。

修长的玉腿，在空中颤抖，伸展着，漆黑的头发，铺满了一地……这姿态不必眼见，也可想象出是多么疯狂，任何男人瞧了若不脸红心跳，还能自主，他想必是有些毛病。

只听唐无双颤声道：“小心，销魂天魔舞！”

接着，“砰”的一声，窗户关起，竟是连看都不敢看了，魔舞销魂，谁也不敢自信能把持得住的。

唐无双知道自己纵然远在数丈外，但只要稍微把持不住，立刻便有杀身之祸，他实在不敢冒这个险。

大地静寂如此，只有那销魂的呻吟与喘息声，似乎带着种奇异的节奏，一声声摧毁人的意志。

只听又是“砰”的一声，关起的窗户，竟破个大洞，唐无双竟受不了那喘息声，还是忍不住要瞧。

这老人竟已目光赤红，全身颤抖，几次忍不住要冲出来，虽然拼命咬牙忍住，却偏偏舍不得闭起眼睛。

这销魂魔舞，当真有不可思议的魔力。

俞佩玉在严父鞭策下，对这“养心”，“养性”的功夫，自幼便未尝有一日稍懈，单以定力而论，环顾天下武林高手，实无几人比得上他，若非这超人的定力，这些日子来他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可令他发疯，但饶是如此，他此刻心跳竟也不禁加速，已不能不出手了。

就在这时，阳光突盛，他眼前似乎有片灰蒙的光芒闪了闪，凝目一瞧，他身子四侧竟已结起一道丝网。

惨白色的丝网，已将他身子笼罩在中央，一根根目力难见的银丝，还在不断地从琼花三娘子的指尖吐了出来。

俞佩玉目光也不禁被那魔舞所吸引，竟直到此刻才发现——有三个曲线玲珑的绝代佳人，赤裸着在面前狂舞，粉腿玉股，活色生香，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还能留意到这比蚕丝还细的银丝。

铁花娘突然凌空一个翻身，直立起来，咯咯笑道：“想不到你眼力真不错，竟瞧见了。”

俞佩玉叹道：“姑娘如此牺牲色相，就为的是放这区区蛛丝么？”

铁花娘笑道：“这你就错了，我们姐妹的天魔神舞，本身就具有销魂蚀骨的力量，你不信且瞧瞧那位唐老爷子，若不是我姐妹念在唐公子的份上，这位名扬天下的暗器第一高手，现在只怕……只怕早已

她故意不说下去，银铃般娇笑了起来。

俞佩玉忍不住转头去望，只见唐无双竟已全身瘫在窗棂上，似已全没有半分力气，这铁花娘说的竟非吹嘘，这天魔舞若是针对唐无双而发，唐无双此刻只怕早已死在牡丹花下了。俞佩玉一眼瞧过，确实也不禁暗暗吃惊。

铁花娘娇笑了一阵，突又叹道：“只可惜你竟是个木头人，全不懂得消受美人之恩，所以我们姐妹才只有将这银丝放出来，但这却也不是蛛丝。”

俞佩玉道：“不是蛛丝是什么？”

铁花娘娇笑道：“告诉你，让你开开眼界也无妨，这就是本教的镇山神

物，‘ 天蚕 ’ 所吐出来的 ‘ 情丝 ’ …… ”

俞佩玉微笑道：“ 情丝……这名字倒也风雅。 ”

铁花娘娇笑道：“ 情丝纠缠，缠绵入骨，那种销魂的滋味，你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只可惜你方才眼睛太快，否则现在就可以尝试尝试了。 ”

俞佩玉知道这天蚕情丝，必定恶毒无比，自己方才若是被它缠住，立刻就要全身被缚，再也休想挣脱，那时就只得任凭她们摆布了，只怕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容易，方才那刹那之间，看来虽无凶险，其实又无异去鬼门关来回了一次。

想到这里，俞佩玉掌心也不觉湿湿地渗出了冷汗，但脸上却是完全不动声色，微微笑道：“ 在下早已知道名字听来越是风雅之物，其实越是恶毒，销魂散、逃情酒是如此，贵教的情丝也是如此。 ”

铁花娘撮了撮嘴，道：“ 本教的情丝，世上无物能比，那些销魂散、逃情酒又算得了什么？ ”

俞佩玉目光一转，道：“ 既是如此，方才姑娘们手吐情丝时，为何不径自缠到在下身上来，在下委实有些不解。 ”

铁花娘娇笑道：“ 说你是呆子，你当真是呆子，方才咱们若将一丝直接缠到你身上去，你岂非立刻就觉察了？一两根情丝，又怎能缠住你这木头人？ ”

俞佩玉微微一笑，道：“ 原来如此。 ”

铁花娘瞧见他的笑容，立刻就发觉自己已被别人用话套出了 “ 情丝 ” 的虚实，眨了眨眼睛，笑：“ 但此刻你已被我姐妹的情网重重困住，已是再也休想逃的了，不如快些拜倒在我们姐妹的石榴裙下，包君满意。 ”

俞佩玉道：“ 姑娘们有情丝，难道在下便没有慧剑么？ ”

说着他手腕一抖，本已钉在他掌中树枝上的唐门暗器中的两件 “ 嗤 ” 地飞了出去。

这暗器虽是借着树枝一缠之力发出的，但暗器破空，风声尖锐，力道比别人用手发出的还要强劲。

哪知如此强劲的暗器到了那若有若无的情网上，竟如飞蛾投入蛛网，挣也挣不脱，冲也冲不破。

这两件尖锐的暗器竟也被粘在情网上，若是人被粘住，情丝入骨，越缠越深，岂非永生也难以挣脱？

俞佩玉想到自己，岂非也是被林黛羽的情丝所缚，相思缠绵，不死不休，也不知如何得了。

一念到此，他心中顿时百念俱生，不禁苦笑道：“ 姑娘这情丝两字，委实是用得妙绝天下。 ”

铁花娘抿嘴一笑道：“ 你已甘愿俯首称臣了么？ ”

俞佩玉痴痴地想着，竟似全未听见她的话。

铁花娘道：“ 你若再不答复，我姐妹的网一收，你便要为情作鬼了。 ”

俞佩玉长叹一声，道：“ 为情作鬼，只怕也比一辈子相思难解的好。 ”

铁花娘道：“ 好！ ”

从情网间瞧出去，她如花的娇靥上竟似泛起了一层青气，道：“ 你既甘愿作鬼，也只有由得你。 ”

她纤手轻轻一招，那层惨白色的丝网，便渐渐向中央收缩，渐渐向俞佩玉逼近，只要情丝沾身，便是不死不休。

这“情网”正无殊“死网”。

俞佩玉心里不知想着什么，竟似全然不知道死神已向他一步步逼了过来。

远远瞧去，只见他正站在三个天仙般的裸女间说笑，这情况天下的男人谁不羡慕，又有谁知道他已陷入致命的危机。

金花娘痴痴地瞧着俞佩玉，幽幽道：“为情作鬼，的确比一辈子相思难解的好，看来你已是尝过情的滋味，就算死也没什么了。”

俞佩玉突然一笑，曼声长吟道：“欲道不相思，相思令人老，几番细思量，还是相思好……”

朗吟声中，他掌中树枝轻轻挥了个圆圈，钉在树枝上的暗器，全都暴射而出，又全都粘在“情网”上，排成个圈子。

铁花娘咯咯笑道：“你凭这些破铜烂铁，就想冲得破情丝。”

话声中，俞佩玉以树枝作剑，已刺出了数十剑之多，每一剑都刺在粘在“情网”上的暗器上。

他每一剑的力量，俱都大得惊人。

铁花娘只觉手腕一连串震动，“情网”非但无法收缩，更有向外扩张之势，不禁失声道：“好聪明的法子，简直连我都有些佩服你了。”

要知那天蚕丝粘力极强，世上无论什么东西，粘上便难以挣脱，那时空有力气，也无法施展。

俞佩玉掌中的“剑”若直接刺在“情网”上，剑被粘住，他就算天生神力，可将“情网”刺破个洞，人还是要被缠住。

但他先将暗器粘上“情网”，再以“剑”击暗器，那些暗器，自然是粘不住东西的，这法子说来虽然简单，但若无极大智慧，又怎能想得出，他掌中这根小小的树枝，此刻正已无殊一柄“慧剑。”

这正是智慧之剑，无坚不克，除了“慧剑”之外，世上还有什么能击破“情网。”

只听一连串“叮咚”声音，如雨打芭蕉。

他一剑跟着一剑，力道越来越大，但每一剑所用的力量，俱都丝毫不差，丝网用力向内收缩，暗器受击向外突破，终于已透出丝网。第八章　极乐毒丸

俞佩玉突然引吭长啸，身躯旋转，“慧剑”划出个圆圈，本自排成一行的暗器，被剑力所催，第一件暗器向旁划出几寸，打中第二件暗器，第二件暗器又将丝网划开数寸，打着第三件暗器……

眨眼之间，“情网”几被划开，俞佩玉用树枝一挑，人已乘势飞出，长啸不绝，冲天飞起。

“琼花三娘子”竟似已瞧得呆了，到这时方自惊觉，三个人齐地跺一跺脚，向后倒窜而出。

铁花娘厉声笑道：“很好！普天之下，你是第一个能冲出情网的，你的确值得骄傲，的确也该得意……”

凄厉的笑声中，她突然自树上拔出柄金刀，刀光一闪，竟将绑在树上的人几条手臂生生砍下。

鲜血飞溅，那些人竟似全不痛苦，反在痴痴地笑着，铁花娘已将这几条

鲜血淋漓的手臂，向俞佩玉掷了过去。

俞佩玉怒喝道：“到了此时，你还要害人。”

他身形方落下，又复窜起，他知道手臂里溅出来的，必定又是杀人的毒血，怎敢丝毫大意。

但他见铁花娘如此残酷毒辣的手段，实已不觉怒从心头起，身形凌空，便要向她们扑去。

突然间，只听“蓬”一震，几条手臂竟俱都炸开来，化成了一片惨不忍睹的血雾。

血雾蔓延得极快，向俞佩玉涌了过去。

俞佩玉身在空中，大惊之下，四肢骤然一拳，自己将自己弹得向后飞了出去，落在窗前。

血雾蔓延得更大，但却渐渐淡了。

只听铁花娘凄厉的笑声远远传来，道：“天蚕附骨，不死不休，你等着吧……”

从淡淡的血雾中瞧去，再也瞧不见“琼花三娘子”的踪影，只有那柄金刀插在树上，犹在颤抖。

有风吹过，大地间充满了血腥。

俞佩玉胃里直想呕，心里却满是惊骇。

只听唐无双长叹道：“这正是天蚕魔教中的‘化血分身，金刀解体，血遁大法！’此法施出，天下只怕是谁也休想抓得到她们的。”

他斜斜倚在窗框上，凝注着远方，目中正也充满恐怖之色，象是已瞧见了未来的凶险与危机。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如此邪毒之魔教，世上为什么没有人除去他们。”

唐无双苦笑道：“世上又有谁能除得去她们？这‘天蚕魔教’武功之邪毒，世罕其匹，常人根本近不了她们的身子，便已毙命。”

俞佩玉道：“她们的教主是谁？”

唐无双道：“天蚕教的教主，行踪飘忽，有如鬼魅，江湖中简直没有一个人瞧见过她们的真面目，甚至连他的名姓都不知道。”

俞佩玉道：“我不信世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制得住他。”

唐无双叹道：“天蚕教武功虽狠毒，但却绝不轻易犯人，足迹也很少来到中土，只是潜伏在蛮荒地的穷山恶谷中，她们不来寻别人时，别人根本找不到她们，只要她不犯人，别人已是谢天谢地，谁愿去找这个麻烦。”

俞佩玉默然半晌，缓缓道：“终必会有人的。”

唐无双眼睛一亮道：“只有你……你少年胆大，武功又高，将来若有人能铲除天蚕教，就必定只有你了，至于我……”

他苦笑着接道：“我少年荒唐，纵情声色，定力最是不坚，这‘天蚕魔教’中的邪功，恰巧正是我的克星。”

俞佩玉这才知道这堂堂的武林一派宗主，怎会对“琼花三娘子”那般畏惧，方才又怎会那般不济。

但他对自己的隐私弱点竟毫不讳言，胸襟倒也非常人能及，就凭这点，已无愧一派掌门的身份。

突见西门无骨探出头来，诡笑着瞧着俞佩玉，道：“天蚕附骨，不死不休，只要被她们缠着的，至今已无一人是活着的，她们此番一走，俞公子要注意才是。”

俞佩玉淡淡笑道：“ 这倒不劳阁下费心。 ”
西门无骨面色变了变，道：“ 既是如此，在下就先告退了。 ”
他转向唐无双，又道：“ 前辈你…… ”
唐无双迟疑着道：“ 俞公子…… ”
俞佩玉截口笑道：“ 前辈只管请去，不必为晚辈费心，晚辈自己若不能照顾自己，日后还能在江湖上走动么？ ”
唐无双想了想道：“ 你自己想必是能照顾自己的，只是你要记着，天蚕缠人，最厉害的只有七天，你只要能避开头七天，以后就没什么关系了。 ”
西门无骨阴恻恻地道：“ 只是这七天至今还没有人能避得开的。 ”说完了话，勉强扶起王雨楼，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姬灵燕等唐无双也走了之后，才笑嘻嘻地走出来，道：“ 我就知道世上没有一个女人忍心…… ”
话未说完，俞佩玉已倒了下去。
只见他脸色发青，嘴唇已在不住颤抖，全身都抖个不停，伸手一摸，全身都已如烙铁般烫手。
原来方才血雾散开时，他不觉吸入了一丝，当时已有些不对，到了此时更是完全发作出来。
姬灵燕竟已骇呆了，呆呆地瞧着俞佩玉，道：“ 你……你到底还是中了她们的毒了。 ”
俞佩玉只觉全身忽冷忽热，知道中毒不轻，但他素来先替别人着想，生怕姬灵燕为他伤心着急，咬住牙勉强笑道：“ 我早已知道中了毒，但……但这毒不妨事的。 ”
姬灵燕想了想，道：“ 你早已知道中毒，方才为何不说？ ”
俞佩玉苦笑道：“ 那西门无骨对我总是不怀好意，我方才若是露出中毒之态，他只怕就放不过我，所以我一直撑到现在。 ”
他说话虽然已极是困难，但仍忍耐住，挣扎着为姬灵燕解释，只望这天真纯洁的女孩子，多少能懂得一些人的机心。
姬灵燕叹了口气，道：“ 你们人为什么总是有这许多机心，鸟儿们就没有…… ”
俞佩玉瞧着她这张天真迷惘的脸，心里不觉有些发苦，他知道西门无骨的话绝非故意恫吓，“ 琼花三娘子 ”必定放不过他，这七天本已难以避过，何况自己此刻竟又中毒无力，连站都无法站起，这毒纵不致命，只怕他也是再难逃过“ 琼花三娘子 ”的毒手了。
此刻若是别人在他身旁，也许还可以助他脱过这次险难，怎奈姬灵燕对人事却是一无所知。
俞佩玉越想越是着急，想到“ 琼花三娘子 ”再来时，若是见到姬灵燕，只怕连她也放不过的，一念到此，大声道：“ 你的鸟儿朋友都在等着你，你快去找它们吧。 ”
姬灵燕道：“ 你呢？ ”
俞佩玉道：“ 我……我在这里歇歇就好的。 ”
姬灵燕想了想，笑道：“ 我陪着你，等你好了，我们一齐去。 ”
她微笑着坐下，竟全不知道俞佩玉已危在旦夕。
俞佩玉气血上涌至嘴，嘴突然麻木，要想说话，却已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焦急地望着姬灵燕。

只见姬灵燕微笑的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远，她话声也似自天边缥缥缈缈传来，她还是笑着道：“ 你莫要着急，鸟儿们病倒了，我也总是陪着它们的，天天喂给它们吃，我的药很灵，你吃下去也必定会舒服得多。 ”

俞佩玉想大叫道：“ 我不是鸟，怎可吃鸟的药？ ”

但他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只觉姬灵燕已塞了粒药在他嘴里，药丸溶化，流入喉咙，带着种奇异的香气。

他只觉情绪竟渐渐稳定，全身说不出的快美舒畅，再过了一会儿，便突然跌入甜甜的梦乡睡着了。

俞佩玉睡睡醒醒，只要一醒，姬灵燕就喂他一粒药吃，吃下后就舒服得很，立刻又睡着了。

起先他醒来时，还在大声催促着道：“ 你快逃吧……快逃吧，‘ 琼花三娘子 ’随时都会来的。 ”

但到了后来，他只觉飘飘欲仙，对一切事都充满信心，“ 琼花三娘子 ”就算来了，也好象没什么可怕的。

他也弄不清自己怎会有这种感觉，也不知是否过了那要命的七日，若是有别人在旁，一定要为他急死了。

他们根本就未离开那斗屋一步，“ 琼花三娘子 ”还是随时随刻都会来的，只要一来，俞佩玉就休想活命。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有一天俞佩玉神智突然清醒，全身非但丝毫没有中毒的那种慵懒无力的迹象，反而觉得精神特别健旺。

姬灵燕瞧他笑道：“ 我的灵药果然是不错吧。 ”

俞佩玉笑道：“ 当真是灵丹妙药，天下少有…… ”

他眼睛四下一转，这才发现自己还是睡在那斗室里，斗室中尸血早已打扫得于干净净，但是还是立刻想起了“ 琼花三娘子 ”，心里一寒道：“ 我已睡了多久了？ ”

姬灵燕道：“ 象是有八九天了。 ”

俞佩玉失声道：“ 九天？她们没有来？ ”

这要命的七天竟糊里糊涂便已过去，他又惊又喜，简直有些难以相信，姬灵燕笑嘻嘻道：“ 你想她们？ ”

俞佩玉苦笑道：“ 我怎会想她们？只是她们怎会没有来？ ”

姬灵燕悠悠道：“ 你怎会没有走，难道在等她们？ ”

俞佩玉跳了起来，失声道：“ 不错，她们决计不会想到我在这里还没有走，必定往远处追去了，再也想不到我竟还留在这里。 ”

他拉起姬灵燕的手，笑道：“ 这样做虽然有些行险侥幸，但在无奈之中，已是任何人所能想出的最好法子了，真难为你怎能想出来的？ ”

姬灵燕痴痴笑道：“ 什么法子？我不知道呀。 ”

俞佩玉怔了怔，瞧着她那张天真无邪的脸，也不知她究竟是真的痴迷无知，误打正着，还是有着绝大的智慧。

大智大慧，有时的确反而不易为世俗所见的。

姬灵燕站了起来，突然笑道：“ 走吧，她们还在外面等着你哩。 ”

俞佩玉吃惊道：“ 她们就在外面？ ”

姬灵燕笑道：“ 你睡觉的时候，我又在这里交了许多乌鸦姐姐，麻雀妹

妹，我早已跟她们说好了，等你病愈，就带你去瞧她们。”

这时阳光从窗户里斜斜照进来，正是清晨，窗外“吱吱喳喳”的，果然到处都响着鸟语。

俞佩玉暗道一声“惭愧”，跟着姬灵燕走出去。

姬灵燕一看到鸟儿，便娇笑着走开，俞佩玉瞧见那大树仍孤零零地挺立在晨风里，只是树上的人已不见了。

他忽然想到这客栈虽然荒僻，却也并非远离人烟，客栈里骤然死了这么多人，怎会没有人来查问？

树上的人又到底是生是死，他们若是活着，该如何打发救治他们？他们若是死了，埋葬他们的尸身也非易事。

还有，这客栈此刻已瞧不见人，难道竟是没有人管的？若没有人管，自己又怎能在这里住了八九天之久。

这许多问题，全都令人头痛得很，俞佩玉纵然清醒，只怕也难解决，完全不解人事的姬灵燕又是如何解决的。

想到这里，俞佩玉不觉动了怀疑之心，瞧着远处阳光下正在拍手跳跃的姬灵燕，暗道：“她莫非并不是真的痴呆，而是在装傻？……这些天莫非已有别人来过，帮她解决了这些事？但是她又为何不说？”

但转念一想，又不禁叹道：“人家不辞劳苦地救了我，我反而怀疑于她，这岂非有些说不过去，她若真的对我有恶意，又怎会救我？”

只见姬灵燕娇笑着奔来，道：“她们告诉我，说前面有个好玩的地方，咱们去瞧瞧去好么？”

阳光下，她面靥微微发红，就象是初熟的苹果，眼睛因欢喜而发亮，更象是全不知道人间的险诈。

面对着这纯真的笑，俞佩玉更觉得自己方才内心之龌龊，更觉得应该好好补报于她，自然不忍拂了她的心意，笑道：“你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陪着你。”

姬灵燕眼睛更亮了，突然抱着俞佩玉亲了亲，娇笑说：“你真是个好人。”

她雀跃着在前面领路，又说又笑，俞佩玉瞧见她如此开心，也不觉甚是欢喜，“琼花三娘子”的阴影，已越来越远了。

两人走了许久，姬灵燕笑道：“那地方远得很，你累不累？”

俞佩玉笑道：“我精神从来也没有这样好过。”

姬灵燕拍手道：“这全是我那药的功劳，鸟儿们吃了我的药，飞得也又高又快的。”

走到正午，两人寻了个小店吃饭，姬灵燕吃得津津有味，俞佩玉不知怎地，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吃完饭两人再往前走，俞佩玉只觉眼皮重重的，直想睡觉，方才的精神竟不知到哪里去了。”

姬灵燕不住地笑道：“就快到了……你累不累？”

俞佩玉见她如此有劲，更不愿扫了她的兴，打起精神道：“不累。”又忍不住问道：“那究竟是什么地方？”

姬灵燕眨着眼睛道：“到了那里，你一定会吃惊的。”

这时已近黄昏，放眼望去，只见远处炊烟四起，仿佛已将走到了个极大的城镇，路上行人也渐多了。

姬灵燕更是兴致勃勃，但俞佩玉却非但更是打不起精神来，而且越来越

难受，简直恨不得立刻倒下来睡一觉。

两人走过一片庄院，姬灵燕突然笑道：“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俞佩玉懒洋洋地摇头道：“不知道。”

姬灵燕道：“这里就是‘金壳庄’，庄主叫罗子良，是个大富翁，而巨还会些武功，只是做人特别小气，平日省吃俭用，连佣人都舍不得多雇几个。”

俞佩玉本已懒得说话，但却又听得奇怪，忍不住道：“这些事你怎会知道的？”

姬灵燕道：“自然是我的鸟儿朋友告诉我的。”

俞佩玉笑道：“你的鸟儿朋友知道的倒真不少。”

姬灵燕笑道：“它们整天飞来飞去，世上什么人的事，都休想瞒得过它们。”

俞佩玉叹道：“幸亏你心地善良，否则别人的隐私全都被你知道，那岂不太可怕了。”

姬灵燕笑道：“听说懂得鸟语的人，有时会发财的，但有时却也会倒霉，你可知道从前有个人叫公冶长……”

俞佩玉小时候，坐在瓜棚树下，也曾听说过那公冶长的故事，据说此人懂得鸟语，听得有只鸟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只羊，你吃肉，我吃肠。”。

他就去将羊扛了回来，但却未将肠子留给鸟吃，鸟生气了，就将他害得几乎连命都送掉。

这故事虽然有趣，但俞佩玉非但懒得说，懒得听，简直连想都懒得想了，脑袋昏昏沉沉，走路都要摔交。

姬灵燕突然拉着他的手，笑道：“到了，进去吧。”

俞佩玉用力睁开眼睛，只见前面也是座规模不小的庄院，大门漆得崭亮，气派竟然很大。

姬灵燕道：“这里面有趣得很，咱们快进去瞧瞧。”

俞佩玉苦笑道：“这里是别人的家，咱们怎能随便进去。”

姬灵燕笑道：“没关系的，只管进去就是。”

她居然大模大样地推门而入，俞佩玉也只好被她拉了进去，里面院子宽大，厅堂也布置得甚是华丽。

姬灵燕竟笔直走入大厅里坐下，居然也没有人拦阻着，而且这庄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也不象是没人住的。

俞佩玉忍不住道：“乘主人还未出来，咱们赶紧走吧。”

姬灵燕根本不理他，反而大声道：“还不倒茶来。”

过了半晌，果然有个青衣汉子端着两碗茶走进来，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一言不发，又垂头走了出去。

姬灵燕喝了口茶，又道：“我肚子饿了。”

话刚说完，便有几个人将酒菜摆上，态度俱是恭恭敬敬，非但一言不发，而且简直连瞧都未瞧他们一眼。

俞佩玉看得呆了，几乎以为这是在做梦。

姬灵燕拿起筷子，笑道：“吃呀，客气什么？”

她果然吃了起来，且吃得津津有味，俞佩玉却哪里吃得下去，呆了半晌，忍不住又道：“这里的主人，莫非你是认识的么？”

姬灵燕也不去理他，又吃了两口，突然将桌子一掀，酒菜哗啦啦落了一

地，姬灵燕大声道：“ 来人呀。 ”

几条青衣汉子仓皇奔了出来，一个个面上都带惊恐之色，垂首站在姬灵燕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

姬灵燕瞪着眼睛道：“ 这碗海参鸭掌咸得要命，是谁端上来的。 ”

一个青衣汉子仆地跪下，颤声道：“ 是小人。 ”

姬灵燕道：“ 你难道想咸死我么？ ”

俞佩玉忍不住道：“ 他又未曾吃过，怎知是咸是淡，你怎能怪他，何况咱们平白吃了人家的酒菜，怎么还能发脾气。 ”

姬灵燕嫣然一笑，道“ 我是不懂事的，你莫要怪我。 ”

俞佩玉叹道：“ 你！ ”

他的话还未说出，那青衣汉子已大声道：“ 小人不该将这咸菜端上来的，小人该死，端菜的手更该死…… ”突然自腰畔拔出短刀，“ 喀嚓 ”一刀，将自己的手切了下来。

俞佩玉瞧得大吃一惊，只见这汉子虽痛得满头冷汗，却不敢出声，右手捧着左腕，鲜血直往下流，他也不敢站起来。

姬灵燕却娇笑道：“ 这样还差不多。 ”

俞佩玉动容道：“ 你……你怎地变得如此狠心？ ”

姬灵燕道：“ 他们又不是鸟，我为何要心疼他们。 ”

俞佩玉道：“ 人难道还不如鸟么？ ”

姬灵燕笑道：“ 他们心甘情愿，你又何昔着急。 ”

俞佩玉怒道：“ 世上哪有情愿残伤自己肢体的人。 ”

姬灵燕不再答话，却瞧着那些青衣汉子笑道：“ 你们都愿意听我的话，是么？ ”

青衣汉子齐声道：“ 愿意。 ”

姬灵燕道：“ 你们都将自己左手的手指切下两根来吧。 ”

这句话说出来，俞佩玉更是吓了一跳，谁知这些人竟真的拔出刀来，“ 喀嚓 ”一刀，将自己手指切下两根。

姬灵燕道：“ 这样做，都是心甘情愿的，是么？ ”

青衣汉子们也不管手上流血，齐声道：“ 是的。 ”

姬灵燕道：“ 非但不觉痛苦，反而开心得很，是么？ ”

青衣汉子们齐声道：“ 是，小人们开心极了。 ”

姬灵燕道：“ 既然开心，为何不笑？ ”

青衣汉子们虽然一个个都痛得满头冷汗，但却立刻笑了起来，笑得龇牙咧嘴，说不出的诡秘难看。

俞佩玉瞧得寒毛悚栗，也不觉流出了冷汗。

这些活生生的汉子，竟似全都变成了傀儡，姬灵燕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世上竟会有这样的怪事，俞佩玉若非亲眼瞧见，那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姬灵燕转脸向他一笑，道：“ 你可知道他们为何如此听我的话？ ”

俞佩玉道：“ 他……他们…… ”

姬灵燕不等他说话，已一字字接道：“ 只因他们已将灵魂卖给了我。 ”

俞佩玉只觉身上寒毛一根根立起，大骇道：“ 你……你疯了…… ”

姬灵燕悠然笑道：“ 我不但买了他们的灵魂，就连你的灵魂也快被我买过来了，不但他们要听我的话，你也要听。 ”

俞佩玉大怒道：“你你竟敢如此……”

姬灵燕笑道：“你现在两腿发软，全身无力，是站也站不起来的了，我只要一根手指，就可以将你推倒。”

俞佩玉霍然站起，但果然两腿发软，又“噗”地坐倒。

姬灵燕道：“再过一会儿，你全身就要忽而发冷，忽而发热，接着就是全身发痛发痒，就好象有几千几万个蚂蚁在往你肉里钻似的。”

俞佩玉已不必再等，此刻便已有这种感觉，颤声道：“这……这是你下的毒手？”

姬灵燕嫣然笑道：“除了我，还有谁呢？”

俞佩玉牙齿“格格”打战道：“你为何不痛快杀了我？”

姬灵燕道：“你这么有用的人，杀了岂非太可惜了么？”

俞佩玉满头冷汗滚滚而落，道：“你究竟想怎么样？”

姬灵燕道：“你现在虽似在地狱之中，但只要肯将灵魂卖给我，我立刻就可以将你带到天堂，甚至比天堂还要快乐的极乐世界中。”

俞佩玉只觉那痛苦实是再也难以忍受，嘶声道：“你要我怎样？”

姬灵燕笑道：“现在，我要你立刻到那‘金壳庄’，将庄里大大小小二十三个人全都杀得一个不留……那罗子良辛苦积下的财富，我现在正十分有用。”

俞佩玉惨笑道：“我现在还能杀人么？”

姬灵燕道：“你现在虽不能杀人，但到了那‘金壳庄’时，就会变得力大无穷，不使出来反而会觉得全身要爆炸般难受。”

这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几乎已使得俞佩玉不顾一切，他拼命站起，冲出门外，但却又冲了回来，嘶声道：“我不能做这样的事。”

姬灵燕笑道：“你一定会做的，要不要和我打赌？”

俞佩玉颤声道：“我本当你是个天真纯洁的女子，谁知你竟全是装出来的，你装的那般无知，好教别人全不会提防你，谁知你……你竟比姬灵风还要恶毒。”

姬灵燕神秘地一笑，道：“你以为我是谁？”

俞佩玉瞧着，她那天真纯洁的眼睛里突然射出了鸷鹰般的光，俞佩玉激灵灵打了个寒噤，失声道：“你……你就是姬灵风！”

姬灵风咯咯笑道：“你做了十几天傻子，如今才算明白了？你难道还以为我真的懂得鸟语么？世上哪有真懂鸟语的人，就连姬灵燕那白痴也未必是懂的，我所知道的事，全是我费了无数心力打听出来的，连人都不知道，鸟又怎会知道？你自以为聪明，竟会连这种道理都想不通。”

俞佩玉全身颤抖，道：“难怪你一定要跟着我？难怪你能算得出‘琼花三娘子’绝不会去而复返，再到小客栈去……”

姬灵风道：“你虽然中了‘琼花三娘子’的毒，但并不深，而且你好象早已服过什么灵丹妙药，对毒性的抵抗力十分强。”

俞佩玉失声道：“不错，昆仑‘小还丹’……”

姬灵风笑道：“这就对了，只是，昆仑‘小还丹’虽然能解百毒，但对于我的‘极乐丸’却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俞佩玉骇然道：“极乐丸？我难道就是被你的‘极乐丸’害成如此模样？

他们难道也是中了你‘极乐丸’的毒，才……才将灵魂卖给了你。”

姬灵风道：“你若将我那‘极乐丸’说成是药，简直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你现在虽是如此痛苦，但只要服下我一粒‘极乐丸’，不但立刻痛苦尽失，而已立刻精神成倍，让你觉得一辈子也没有这么舒服过。”

俞佩玉颤声道：“这‘极乐丸’莫非是有瘾的？中了它的毒后，就每天定要吃它，否则就会变得不能忍受的痛苦。”

姬灵风笑道：“你说对了，我这‘极乐丸’中，混合有一种产自西方天竺的异花果实，那种花叫‘罂粟花’，世上再没有任何花种比它更美丽，但它的果实，却可以叫人活得比登天还快乐，也可以叫人活得比死还痛苦。”

她突然转向那些青衣大汉，缓缓道：“你们现在活得是不是十分快乐？”

青衣大汉们齐声道：“小人们从来这么快活过。”

姬灵风道：“我若不给你们‘极乐丸’吃呢？”

青衣大汉们的脸立刻扭曲起来，目中也露出惊恐之色，显见这恐惧竟是从心底发出来的，齐地颔首道：“求姑娘饶命，姑娘无论要小人们做什么都可以，只求姑娘每天赐给小人们一粒‘极乐丸’。”

姬灵风道：“为了一粒极乐丸，你们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父母妻子，是么？”

青衣大汉齐声道：“是。”

姬灵风转首向俞佩玉一笑，道：“你虽然没有父母妻子可以出卖，但却可以出卖你自己，你以区区肉身作代价，便可换得灵魂上至高无上的快乐，这难道不值得？”

俞佩玉满头大汗涔涔而落，吃吃道：“我……我……”

姬灵风柔声道：“你没有法子可以反抗的，在那八九天里，我每天都在加重‘极乐丸’的份量，现在你的毒瘾，已比他们都深了，你所受的痛苦，根本已非任何人所能忍受，还是早些乖乖地听话才是聪明人。”

俞佩玉咬紧牙关，连话都已不能说出口。

姬灵风道：“你早一刻答应，便少受一刻的痛苦，否则你只不过白白多受些苦而已，反正迟早也是要答应的。”

她自怀中取出了个翡翠的小瓶，倒出了粒深褐色的丸药，立刻有一种奇异的香气传送出来。

青衣大汉们贪婪地盯着她手里的丸药，就好象饿狗看见了骨头似的，看来竟比狗还要卑贱。

姬灵风把丸药送到俞佩玉面前，嫣然笑道：“我知道你已忍受不住了，不如先吃一粒丸药，再去做事吧，只要你答应我也就信任你。”

俞佩玉双手紧紧绞在一齐，嘶声道：“不！我不能。”

姬灵风声音更温柔，道：“现在，只要你一伸手，就能从地狱里走到天堂，这么容易就能得到的快乐，你若不要，岂非是呆子。”

俞佩玉眼睛也不禁去盯着那粒丸药，目中也不禁露出贪婪之色，一伸手就能得到的快乐，他能拒绝么？

他已然颤抖着伸出了手掌。

姬灵风笑道：“快来拿呀，客气什么？”

青衣大汉们伏在地上，狗一般喘着气。

俞佩玉眼角瞧见了他们，突然想到自己若是吃下了这粒“极乐丸”就也要变得和他们一样卑贱，终生都要伏在姬灵风的脚下，求她赐一粒极乐丸，

终生都要做她的奴隶，沉沦在这卑贱的痛苦中，万劫不复。

想到这里，俞佩玉全身已满是冷汗，突然狂吼一声，踢倒两条大汉，疯狂般向外冲了出去。

姬灵风竟也不阻拦他，只是冷冷道：“你要走，就走吧，只要记着，你痛苦到不能忍受时，随时都可以回来的，这极乐丸始终在等着你，你一回来，就能得到解脱。”

她面上露出一丝恶毒的笑容，悠然接着道：“就算用铁链锁起你的脚，你也是会回来的，就算将你两条腿砍断，你爬也要爬回来的。”

俞佩玉冲入旷野，倒在砂地上翻滚着，挣扎着，全身的衣服都已被磨碎，身上也流出了鲜血。

但他却似毫无感觉，这些肉身的痛苦，也算不了什么，他那要命的痛苦是从灵魂里发出来的。

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永远想象不出这种痛苦的可怕。

他甚至用头去撞那山石，撞得满头俱是鲜血，他咬紧牙关，嘴角也流出了鲜血，他捶打着自己的胸膛……

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他耳边总是响着姬灵风那几句话：“你随时都可以回来的……你一回来就能得到解脱。”

解脱，他现在一心只想求解脱，出卖自己的肉体也好，出卖自己的灵魂也好，他什么都顾不得了。

他果然不出姬灵风所料，又冲了回去。

突然一人咯咯笑道：“好呀，你终于还是被咱们找着了。”

二条人影燕子般飞来，挡住了他的去路，三件乌黑的斗篷，在日色下闪着光，赫然竟是“琼花三娘子。”

但这时“琼花三娘子”已不可怕了，俞佩玉心里简直已没有恐惧这种感觉，他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嘶声道：“让路，让我过去。”

“琼花三娘子”瞧见他这种模样，面上不禁露出惊奇之色，三姐妹对望了一眼，铁花娘皱眉道：“好个美男子，怎地变成了野兽。”

话未说完，俞佩玉已冲了过来。

他此刻虽又力大无穷，但那已只不过是野兽般出自本能的力气，他已忘了该如何使用技巧与内力。

铁花娘的脚轻轻一勾，俞佩玉便仆地倒了下去，银花娘的脚立刻踩住了他的背脊，讶然道：“这人怎地连武功也忘了？”

金花娘道：“莫非香魂瞧错了，这人并不是他？”

铁花娘道：“这张脸绝不会错的，只是香魂方才瞧见他时，他神情虽有些异常，甚至连香魂发出烟火讯号他都未觉察，但他以前却不是这样子。”

只见俞佩玉挣扎着，捶打着砂地，嘶声道：“求求你，放我走吧。”

银花娘冷笑道：“你想我们会放你走么”

俞佩玉道：“你们不放我走，不如就杀了我。”

金花娘叹了口气，道：“你怎会变成这样子，莫非是中了什么毒？”

俞佩玉嘶声道：“极乐丸极乐丸，求求你给我一粒药丸！”金花娘道：“什么是极乐丸”

俞佩玉道：“我什么都答应你，我情愿做你的奴隶，我去杀那罗子良……”他神智已完全模糊，竟胡言乱语起来。

金花娘动容道：“好厉害的极乐丸，竟能使如此倔强的人不惜做别人的

奴隶，我怎地竟想不出这极乐丸是什么东西。”

铁花娘想了想道，“不管怎样，咱们先将他带走再说。”

她轻轻一弹指，立刻有几个短裙少女自山坡外跃下，手里拿着个银灰色的袋子，将俞佩玉装了进去。

这袋子也不知用什么织成的，竟是坚韧无比，俞佩玉在里面拳打脚踢，大声嘶喊，也都没有用。

姬灵风只怕做梦也想不到俞佩玉会被人装在袋子里，否则他当真是爬也要爬回去的。

金花娘叹道：“瞧他中的毒，真是奇怪得很却不知有什么法子能解，也不知道江湖中谁知这解法？”

铁花娘道：“连咱们都不能解，天下还有谁能解？”

金花娘皱眉道：“难道咱们就看他这样下去么？”

银花娘冷冷道：“大姐莫忘了，他是咱们的仇人，但我瞧他这样子，也实在可怜。”

铁花娘娇笑道：“大姐真是个多情人，只是未免有些多情不专。”

金花娘含笑瞧着她，道：“你以为这是为了我么？”

铁花娘咯咯笑道：“不是为你，难道还是为我？”

金花娘笑道：“你这次可说对了，我正是为了你呀。”

铁花娘的脸，竟飞红了起来，咬着嘴唇道：“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大姐……，”话未说完，脸更红了，突然转身奔了开去。

这时一辆华丽的大车驶来，少女们将那袋子抬了上去，“琼花三娘子”也各自上了马，马车立刻绝尘而去。

马车向南而行，正是经鄂入川、由川入黔的路途。

一路上，俞佩玉乃是挣扎嘶叫，痛苦不堪，“琼花三娘子”非但没有虐待他，反而对他照料得无微不至。

那泼辣刁蛮的铁花娘，眉目间竟有了忧郁之色，金花娘知道她嘴里不说，其实已在暗暗为他担心。

银花娘却不时在一旁冷言冷语，道“你瞧三妹，人家几乎杀了她，她却反而爱上人家了。”

金花娘笑道：“三妹平时眼高于顶，将天下的男人都视如粪土，我正担心她一辈子嫁不出去，如今她居然也找着了个意中人，咱们岂非正该为地欢喜才是。”

银花娘道：“但他却是咱们的仇人。”金花娘微笑道：“什么叫仇人，他又和咱们有什么了不得的仇恨，何况他若做了三妹的夫婿，仇人岂非也变成了亲家了么？”银花娘怔了怔，笑道：“我真不懂三妹怎会看上他的。”金花娘道：“他不但是少见的美男子，而且武功又是顶尖儿，这样的少年，谁不欢喜，何况三妹岂非正到了怀春的年纪了么？”

银花娘咬了咬牙，打马而去。这一行人行迹虽诡秘，但肯大把地花银子，谁会对她们不恭恭敬敬？一路上晓行夜宿，倒也无话。过了长江之后，她们竟不再宿客栈，一路上都有富室大户客客气气地接待她们，“天蚕教”的势力已在暗中慢慢伸延，已到了江南，那些富室大户，正都是“天蚕教”的分支弟子。最令金花娘姐妹欢喜的是他的痛苦竟似渐渐减轻了，有时居然也能

安安稳稳地睡一觉。

她们自然不知道这是因为罂粟花的毒性虽厉害，但只要能挣扎着忍受过那一段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毒性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减轻，只是若没有人相助，十万人中也没有一个能忍受这段痛苦煎熬的，若非“ 琼花三娘子 ”如蛆附骨的追踪，俞佩玉此刻只怕早已沉沦。

瞧着他日渐康复，铁花娘不觉喜上眉梢，但银花娘面色却更阴沉，她竟似对俞佩玉有化解不开的仇恨。

俞佩玉人虽渐渐清醒，却如大病初愈，没有一丝力气。

他想到自己竟险些沦入那万劫不复之地，不禁又是一身冷汗，人生的祸福之间，有时相隔的确只有一线。

只是“ 琼花三娘子 ”虽然对他百般照顾，他心里却更是忐忑不安，不知道这行事诡秘的三姐妹，又在打什么主意。

由鄂入川，这一日到了桑坪坝。

桑坪坝城镇虽不大，但街道整齐，市面繁荣，行人熙来攘往，瞧见这三姐妹纵马入城，人人俱为之侧目。

“ 琼花三娘子 ”竟下了马携手而行，眼波横飞，巧笑嫣然，瞧着别人为她们神魂颠倒，她们真有说不出的欢喜。

银花娘突然拍了拍道旁一人的肩头，媚笑道：“ 大哥可是这桑坪坝上的人么？ ”

这人简直连骨头都酥了，瞧见那只柔若无骨的春葱玉手还留在自己肩上，忍不住去悄悄捏着，痴痴笑道：“ 谁说不是呢？ ”

银花娘似乎全不知道手已被人捏着，笑得更甜，道：“ 那么大哥想必知道马啸天住在哪里了。 ”

那人听到“ 马啸天 ”这名字，就象是突然挨了一皮鞭似的，手立刻缩了回去，赔笑道：“ 原来姑娘是马大爷的客人，马大爷就住在前面，过了这条街，向左转，有栋朱门的大宅院，那就是了。 ”

银花娘眼波一转，突然附在他耳边悄笑道：“ 你为什么要怕马啸天？只要你有胆子，晚上来找我，我…… ”往他耳朵里轻轻吹了口气，娇笑着不再往下说。

那人灵魂都被她吹出了窍，胀红了脸，挣扎着道：“ 我……我不敢。 ”

银花娘在他脸上一拧，笑啐道：“ 没用的东西。 ”

那人眼睁睁瞧着她们走远，心里还是迷迷糊糊的，如做梦一样，摸着还有些痒痒的脸，喃喃道：“ 格老子马啸天，好东西全被你占去了，老子…… ”

忽然觉得脸上痒已转痛，半边脸已肿得象只桃子，耳朵里更象是有无数根尖针在往里刺，他痛极，骇极，倒在地上杀猪般大叫起来。

金花娘远远听到这惨叫，摇头道：“ 你又何苦？ ”

银花娘咯咯笑道：“ 这种专想揩油的家伙，不给他点教训成么，大姐什么时候变得仁慈起来了，难道已准备做唐家的孝顺好媳妇。 ”

金花娘脸色变了变，不再说话，沉着脸向前走，只见前面一围高墙，几个青皮无赖正蹲在朱红大门前的石狮子旁玩纸牌。银花娘走过去，一脚将其中一人踢得飞了起来，另几条大汉惊怒之下，呼喝着跳起，银花娘却瞧着他们甜甜笑道：“ 请问大哥们，这里可是马大爷的家么？ ”瞧见她的笑容，这些汉子们的怒气已不知到哪里去了，几个人眼珠子骨碌碌围着她身子打转。

其中一人笑嘻嘻道：“ 我也姓马，也是马大爷，小妹子你找我有什么事

呀？”

银花娘娇笑道：“你这张脸好象不太对嘛。”

她娇笑着又去摸那人的脸，那人正凑上嘴亲，哪知银花娘反手就是一个耳光，又将他打得飞了出去。

其余的几条大汉终于怒喝扑了上去。

银花娘娇笑道：“我可不准备做人家的好媳妇，心狠手辣些也没关系。”

她竟是存心和金花娘斗气，只见那些大汉，被打得东倒西歪，头破血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金花娘气得只是冷笑，索性也不去管她。

突听一人吼道：“格老子，是哪个龟儿子敢在老子门口乱吵，全都给老子住手。”七八个人前呼后拥着个满面红光的锦衣大汉，大步走了出来。

银花娘娇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马大爷出来了，果然好威风呀，好煞气。”

那七八个人一齐瞪起眼睛来想要呼喝，马啸天瞧见了她们，面上却已变了颜色，竟在门口就地噗通跪倒，恭声道：“川北分舵弟子马啸天，不知三位香主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但望三位香主恕罪。”

银花娘脸一板，冷笑道：“马大爷居然还认得咱们么，幸好马大爷出来的早，否则我们真要被马大爷手下的这些好汉们打死了。”

明明是她打别人，却反说别人打她。

马啸天汗流浃背，哪敢抗辩，赔笑道：“那些畜生该死，弟子必定要重重地治他们罪……”

金花娘终于走了过去淡淡道：“那也没什么，就饶了他们吧。却不知马舵主可有地方安顿咱们，最好是清静些的地方，咱们还有病人在车上。”

马啸天连连称是，躬身迎客。别的人瞧见平日不可一世的马大爷，今日竟对这三个女子如此敬畏，更早已骇呆了。

等到金花娘走进了门，银花娘突然冷笑道：“我大姐虽说饶了他们，我可没说。”

马啸天满头大汗，吃吃道：“弟子知道……弟子懂得。”

铁花娘忍不住悄悄拉着银花娘袖子道：“二姐，你明知大姐近来心情不好，又何苦定要惹她生气？”

银花娘冷笑道：“她又没有替我找着个如意郎君，我何必要拍她马屁。”将袖子一甩，昂着头走了进去。

马啸天将“琼花三娘子”引入花厅，突然屏退了从人，赔笑道：“弟子随时准备着三位香主大驾光临，又知道三位香主喜欢清静，早已为香主们准备了个舒适地方。”

金花娘道：“在哪里？”

马啸天道：“就在这里。”

他微笑着将厅上挂着的一幅中堂掀起，后面竟有道暗门，他打开门就是条地道，居然布置着几间雅室。

银花娘冷冷道：“咱们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为何要躲在地洞里。”

马啸天满怀高兴，被泼了头冷水，呐呐道：“香主若觉不好，后园中也还有别的地方……”

金花娘沉着脸截口道："这里就好。"

她当先走了进去，几个少女抬着俞佩玉跟在后面。

俞佩玉见到她们来的地方越来越隐秘，自己这一去更不知如何得了，只是他纵然一万个不情愿，却已是身不由已。

少女们将俞佩玉放在床上，就掩起门走了。

密室中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俞佩玉躺在床上，正望着房顶胡思乱想，一个人已推门走了进来，却是铁花娘。

她静静坐在床头，含笑瞧着俞佩玉，也不说话。

俞佩玉终于忍不往道："此番当真多亏了姑娘，否则在下只怕……只怕……"

铁花娘嫣然一笑道："你不恨我们了？"

俞佩玉也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句活，只得叹了口气，道："在下从未恨过姑娘们，只要姑娘们莫……莫要……"

铁花娘道："莫要胡乱杀人，是么？"

俞佩玉苦笑道："姑娘也说过，人杀多了，容貌也会变得丑恶的。"

铁花娘又静静地瞧了他半晌，突然笑道："你喜欢我长得美些么？"

俞佩玉暗暗叹了口气，道："自然是喜……喜欢的。"

铁花娘嫣然一笑，又道："你要我听你的话么？"

这刁钻的少女，问的话竟越来越古怪了。

俞佩玉苦笑道："在下自顾尚且不暇，又怎敢要姑娘听在下的话。"

铁花娘柔声道："只要你要我听你的话，我就肯听你的话。"

俞佩玉吃吃道："但……但在下……"

铁花娘道："你难道喜欢我去杀人？"

俞佩玉失声道："在下并无此意。"

铁花娘笑道："那么你是要我听你的话了。"

俞佩玉又叹了口气，只得点头道："是。"

铁花娘突然跳起来在他脸上亲了亲，娇笑着奔了出去。俞佩玉瞧着她身影消失在门后，喃喃道："她为何突然如此欢喜？难道她以为我答应了她什么？"想到她们对那唐公子的纠缠，他不禁又捏了把冷汗。

这些天，他虽日益清醒，但总是觉得虚弱无力，神思困倦，想着想着，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觉一个光滑柔软的身子，钻进了他的被窝，轻轻咬他的脖子，轻轻对着他耳朵吹气。

俞佩玉一惊醒来，密室里灯已熄了，他什么也瞧不见，只觉满怀俱是软玉温香，香气如兰，令他心跳。

他不禁失声道："你……你是谁？"

身旁那人儿也不答话，却解开了他的衣襟，蛇一般钻进他怀里，纤纤十指，轻劲搔着他的背脊。

俞佩玉知道投怀送抱的，除了铁花娘，再不会有别人，只觉一颗心越跳越厉害，沉住气道："你若是真听我的话，就赶快出去。"

他身旁的人却媚笑道："谁要听你的话，我要你听我的话，乖乖的……"低沉而微带嘶哑的话声充满了挑逗。

俞佩玉失声道："银花娘！是你！"

银花娘腻声道："你要听我的话，我绝不会令你失望的。"

俞佩玉满身神力，此刻竟无影无踪，竟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又是心跳，又是流汗，道：“你将灯燃起来好么？”

银花娘道：“这样不好么？”

俞佩玉道：“我想瞧瞧你。”银花娘吃吃笑道：“想不到你竟也是个知情识趣的风流老手，好，我就依了你。”

她赤着足跳下了床，摸索着寻到火石燃起了灯，灯光照着她诱人的身子，她媚笑着瞧着俞佩玉，娇笑道：“你要瞧，就让你瞧个够吧。”

俞佩玉冷冷道：“我正是要瞧瞧你这无耻的女子，究竟无耻到什么程度，你自以为很美，我瞧了却要作呕。”

他平生从未说这么刻毒的话，此刻为了故意激怒于她，竟捡那最能伤人的话，一连串说了出来。

银花娘媚笑果然立刻不见了，嫣红的笑靥，变为铁青，春情荡漾的眼中，也射出了恶毒的光，嘶声道：“你……你竟敢……竟敢捉弄我。”

俞佩玉生怕她还要上来纠缠，索性大骂，道：“你纵然不顾羞耻，也该自己去照照镜子，瞧瞧你……”

他越骂越是厉害，春情再热的女子，挨了他这一顿大骂后，也要凉下来的，银花娘嘴唇发白，颤声道：“你以为你自己是个美男子，是么？我倒要看你能美到几时？”

突然，她将墙上挂着的一柄刀抽了下来，冲到床前，扼住了俞佩玉的脖子，狞笑道：“我现在就叫你变成世上最丑怪的男人，叫天下的女人一瞧见你就要作呕，看你还神不神气？”

俞佩玉只觉冰凉的刀锋，在他面颊上划过，他非但不觉痛苦，反觉有一种残酷的快感，竟大笑起来。

银花娘瞧见这张毫无暇疵的脸，在自己刀锋下扭曲，眼看着鲜红的血，自他苍白的面颊上涌出。

她只觉手掌发抖，这第二刀竟再也划不下去——一个人若想毁去件精美的艺术杰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俞佩玉却瞪着她，大笑道：“动手呀！你为何不动手了？这张脸本不是我的，你毁了它，对我正是种解脱，我正该感谢你，我不会心疼的。”

被刀锋划开的肌肉，因大笑而扭曲、撕裂，鲜血流过他眼睛，他目光中正带着种疯狂的解脱之意。

银花娘只觉汗已浸湿了刀柄上的红绸，嘶声道：“就算你不会心疼，但有人却会心痛的，我得不到你，就毁了你，看她会不会再要你这又丑又怪的疯子？”

她竟也疯狂般大笑起来，第二刀终于又划了下去。

突然，“砰”的一声，门被撞开，铁花娘冲了进来，抱住了银花娘的腰，一面往后拖，一面叫道：“大姐，快来呀，你看二姐发疯了。”

银花娘不住用手去撞她，大笑道：“我没有疯，你的如意郎君才疯了，他竟说他的脸不是自己的，这疯子就给你吧，送给我我也不要

第九章　意外之变

俞佩玉、银花娘、铁花娘三人正纠缠中，金花娘已披着衣裳，奔了进来，瞧见了床上满面流血的俞佩玉，失声惊呼道：“这……这是你做的事？”

银花娘大笑道：“是我又怎样，难道你也心疼……”

话未说完，金花娘的手掌已掴在她脸上。

清脆的掌声一响，笑声突然顿住，吵乱的屋子突然死寂，铁花娘松了手，银花娘一步步往后退，贴住了墙，眼睛里射出凶光，颤声道：“你打我，你竟敢打我？”

金花娘跺脚道：“你为何要做这样的事？”

银花娘跳了起来，大叫道：“我为何不能做这样的事，你只知道老三喜欢他，可知道我也喜欢他？你们都有意中人，为何我不能有？”金花娘架住了，道：“你……你不是恨他的么？”

银花娘嘶声道：“不错，我恨他，我更恨你，你只知道老三年纪大了，要找男人，可知道我的年纪比她还大，我难道不想找男人？”

金花娘呆了半晌，长叹道：“我实在没有想到，你还要我为你找男人，你的……你的男人难道还不够多，还要别人为你找？”

银花娘狂吼一声，突然冲了出去。

只听呼喊声自近而远：“我恨你，我恨你们……我恨世上所有的人，我恨不得天下人都死个干净！”

金花娘木然站在那里，久久动弹不得，铁花娘却已冲到床前，瞧见俞佩玉的脸，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俞佩玉反觉出奇的平静，喃喃道：“世上是永远不会有毫无缺陷的事，这道理高老头为何不懂得，他此刻苦是瞧见了我，又不知该是什么感觉……”

他突然觉得很好笑，竟又大笑了起来，他终于又解脱了一重束缚，他心里只觉得出奇的轻松。

铁花娘顿住了哭声，吃惊地瞧着他，他此刻心里的感觉，她自然无法理解，任何人也无法理解的。

三天后，俞佩玉自觉体力已恢复了大半，但脸上却已扎满白布，只露出一张嘴，一双鼻孔和两只眼睛。

金花娘与铁花娘瞧着他，心里充满了歉疚与痛苦。

金花娘终于叹道：“你真的要走了么？”

俞佩玉笑道：“该走的时候，早已过了。”

铁花娘突然扑过去，搂住了他，大声道：“你不要走，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我还是对你好的。”

俞佩玉笑道：“你若真的对我好，就不该不放我走，一个人若不能自由自主，他活着岂非也没什么意思了。”

金花娘黯然道：“至少，你总该让我们瞧瞧你，你已变成什么样子？”

俞佩玉道：“无论变成什么样子，我还是我。”

他轻轻推开铁花娘，站了起来，突又笑道：“你们可知道，我出去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金花娘道：“你莫非要去寻我那可恶的二妹。”

俞佩玉道：“我的确要去找个人，但却不是找她。”铁花娘揉了揉了眼睛，道：“你要找谁？”

俞佩玉道：“我先要去寻那唐公子，叫他到这里来见你们，再会寻唐无双唐老前辈，告诉他‘琼花三娘子’并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坏的人。”

金花娘垂下了头，幽然叹道：“我……我真不知该如何谢你。”

俞佩玉笑道：“你们若能坐在这里，让我自己走出去，就算是感谢我了。”

他大步走出，没有回头，金花娘与铁花娘果然也没有跟着他，她们的眼泪早已流下了面颊。

俞佩玉只觉心里无牵无挂，也不必对任何人有所歉疚，他既然从未负过别人，别人的眼泪也就拉不住他。

他开了地室的门，掀起了那幅画，夕阳就斜斜地照上了他的脸，此刻虽未黄昏，却已将近黄昏。

他用手挡住阳光，另一双手关起了地道的门，突然他两只手一齐垂下，连脚步也无法抬起。这花厅的梁木上，竟悬着一排人，死人！

鲜血，犹在一滴滴往下滴落，他们的血似乎还未冷，他们每个人咽喉都已洞穿，又被人用绳索穿过咽喉上的洞，死鱼般吊在横梁上，吊在最前面的一个，赫然就是此间的主人。

这件事，显然只不过是下午才发生的，只因正午时这殷勤的主人还曾去过地室，送去了食物和水。

这许多人同时被人杀死，地室中毫未听出丝毫动静，杀人的手脚当是又毒辣，又利落，又干净。

俞佩玉站在那里，瞧了两眼，想回到地室中去，但目光一转，突又改变了主意，大步走出了花厅。

他心里纵然有些惊骇，但别人也绝对瞧不出来，他从那一行尸身旁走过，就象是走过一行树似的，突听一人喝道：“是什么人？站住！”

俞佩玉立刻就站住了，瞧不出丝毫惊慌，也瞧不出丝毫勉强，就好象早已知道有人要他站住似的。

那人又喝道：“你过来。”

俞佩玉立刻就转过身，走了过去，于是他就瞧见，这时从另一扇门里走出来的，竟是那金燕子。

他虽觉有些意外，但简直连眼色都没有丝毫变化，金燕子面上却满是惊奇之色，厉声道：“你是从哪里走出来的？我方才怎地未瞧见你？”

俞佩玉淡淡道：“我是从出来的地方走出来的。”

金燕子喝道：“你是否和琼花三娘子藏在一齐？”

俞佩玉道：“是不是与你有何关系？”

他话未说完，金燕子掌中的剑已抵在他咽喉上。

她自然再也不会认出这是俞佩玉。

俞佩玉不但面目全被包扎住，他此刻的从容、镇定的洒脱，也和从前象是完全两个人了。

莫说是只有一柄剑抵住他的咽喉，就算有一千柄，一万柄已刺入他的肉中，他都不会动一动声色。

一个人若是眼瞧着自己的父亲在面前惨死，却被人指为疯子，还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仇人就是明明已死了的父亲，世上还有什么能令他觉得不能忍受的事？一个人若面对着自己最心爱的人，而不能相认，世上还有什么能令他

觉得痛苦的事？一个人若经历了数次死亡，只因奇迹而未死，世上又还有什么能令他觉得害怕的事？一个人若已从极美变为极丑，世上又还有什么事是他看不开的？

一个人若已经历过别人无法思议的冤屈、恐吓、危险、痛苦，岂非无论什么事也不能令他动心了。

俞佩玉这种从容、镇定与洒脱，正是他付了代价换来的，世上正因此再没有别人能比得上他。

金燕子掌中剑，竟不知不觉地落了下来。

她忽然发觉自己若想吓这个人，简直已变成件可笑的事，这人的镇定，简直已先吓住了她。

俞佩玉瞧着她，突然笑道：“ 神刀公子呢？ ”

金燕子失声道：“ 你……你认得我？ ”

俞佩玉道：“ 在下纵不认得姑娘，也知道姑娘与神刀公子本是形影不离的。 ”

金燕子盯着他的眼睛，道：“ 我怎地觉得你有些眼熟。 ”

俞佩玉道：“ 头上受伤扎布的人，自然不止我一个。 ”

金燕子厉声道：“ 你究竟是谁？ ”

俞佩玉道：“ 在下俞佩玉。 ”

金燕子一张美丽的脸，立刻扭曲起来，颤声道：“ 俞佩玉已死了，你……你…… ”

俞佩玉笑道：“ 姑娘可知道世上有两个俞佩玉，一个已死了，一个却还活着，在下只可惜不是那死了的俞佩玉，而他的朋友似乎比我多些。 ”

金燕子长长吐出口气，道：“ 这些人，可是你杀死的？ ”

俞佩玉道：“ 这些人难道不是姑娘你杀死的么？ ”

金燕子恨恨道：“ 这些人作恶多端，死十次岂不算多，我早已有心杀死他们，只可惜今天竟来晚了一步！ ”

俞佩玉讶然道：“ 原来姑娘也不知道杀人的是谁…… ”

突听一人缓缓道：“ 杀人的是我。 ”

这话声竟是出奇的平淡，声调既没有，话声也没有节奏，“ 杀人的是我 ” 这五个字自他口中说出，就好象别人说 “ 今天天气不错 ” 似的，他似乎早已说惯了这句话，又根本不觉得杀人是件可怕的事。随着语声，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以俞佩玉和金燕子的眼力，竟都未瞧出这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只觉跟前银光一闪，这人便已出现了。

他穿着的是件银光闪闪的宽袍，左面的袖子，长长飘落，右面的袖子，却束在腰间丝绦里，竟是个独臂人！

他胸前飘拂着银灰色的长须，腰上系着银灰色的丝绦，脚上穿看银灰色的靴子，银冠里束着银灰色的头发。

他的一张脸，竟赫然也是银灰色的！银灰色的眉毛下，一双银灰色的眸子里，射出了比刀还锋利的银光。

金燕子纵横江湖，平日以为自己是世上胆子最大的女人，但此刻却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噤，失声道：“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

银光老人淡淡道：“ 你以为老夫只剩下一条手臂，就不能杀人了么？老

夫若不能杀人，这世上的恶人只怕就要比现在多得多了。”

金燕子呐呐道：“前辈……不知前辈……”

银光老人道：“你也不必问老夫的名姓，你既是‘天蚕教’的对头，便是老夫的同路人，否则此刻你也不会再活在世上。”

若是换了别人在金燕子面前说这种话，金燕子掌中剑早已到了他面前，但此刻这老人淡淡说来，金燕子竟觉得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却道：“不知前辈可找着了那‘琼花三娘子’么？”

银光老人道：“你和她们有什么仇恨？”

金燕子咬牙道：“仇恨之深，一言也难说尽。”

银光老人道：“你一心想寻着她们？”

金燕子道：“若能寻着，不计代价。”

银光老人道：“好，你若要找她们，就跟老夫来吧。”

他袍袖飘飘，走出了花厅，穿过后园，走出小门，后门外的宽街上，静悄悄地瞧不见一个人。

金燕子跟在他身后，满脸俱是兴奋之色，俞佩玉竟也跟着走了来，心里却充满了疑惑。

这老人明明不知道“琼花三娘子”在哪里，为何说要带金燕子去找，他能将马啸天等人都杀死，但独臂的人，又怎能将那许多死尸吊起在梁上——这两件事，他显然是在说谎，他为何要说谎？

说谎的人，大多有害人的企图，但以这老人身法看来，纵要杀死金燕子，也不过是举手之劳，又何必要如此费事。

他究竟想将金燕子带到哪里去？

这老人却始终没有瞧俞佩玉一眼，就好象根本没有俞佩玉这个人似的，俞佩玉默默地跟着他，也不说话。

这老人很沉得住气，俞佩玉也是沉得住气的。

金燕子却有些沉不住气了。

这时天色越来越暗，走的路也越来越荒僻，这奇诡神秘的老人走在月光下，就象是个银色的幽灵。

金燕子终于忍不住道：“那‘琼花三娘子，究竟在哪里？”

银光老人头也不回，淡淡道：“邪恶的人，自然在邪恶的地方。”

少女们对“邪恶”这两字总是特别敏感的。

金燕子不觉失声道：“邪恶的地方？”

银光老人道：“你若不敢去，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金燕子咬了咬牙，再不说话，俞佩玉仔细咀嚼“邪恶的地方”这五个字，只觉这老人的居心更是难测。

那银光老人大袖飘飘，走得看来并不快，大半个时辰走下来，却早已走出了城，金燕子近年崛起江湖，声势不弱，她既以“燕子”两字成名，轻功自是高手，但跟着这老人一路走来，竟不觉发了喘息。

倒是俞佩玉，虽然体力未恢复，此刻还未觉得怎样，只不过对这老人的武功，更生出警惕之心。

只见这老人在树林里三转两转，突然走到山坡前，山势并不高，但怪石嵯峨，寸草不生，看来竟甚是险恶。

山岩上有块凸出的巨石，上面本来凿着三个大字，此刻却是刀痕零乱，也不知被谁用刀斧砍了去。

俞佩玉暗道：“岩上的字，本来想必便是山名，但却有人不惜花费偌大力气，爬上去将它砍掉，这却又是为的什么？难道山名也有什么秘密，是以那人才不愿被别人瞧见，但这三个字的山名，又会有什么秘密？

要知俞佩玉屡次出生入死后，已深知世上人事之险恶，是以无论对什么事，都不禁分外小心。

在别人眼中看来无足轻重的事，他看来却认为大有研究的价值，只要稍有疑惑之处，他便绝不会放过的。

只不过他现在已学会将无论什么事都放在心里，是以他此刻疑惑越来越重，却仍神色不动，更不说破。

那老人身子也未见作势，又飘飘掠上了山岩，掠到那块突出的巨石后，金燕子正想跟上去。

突听“咯”的一响，那块有小屋子般大的千斤巨石，竟缓缓移动了开来，露出后面一个黝黑的洞穴。

这变化就连俞佩玉也不免吃了一惊，金燕子更是瞧得目瞪口呆，两只手本来作势欲起，此刻竟放不下来。

只听那老人唤道：“你两人为何还不上来？”

金燕子转头瞧了俞佩玉一眼，突然悄声道：“此行危险得很，你为何要跟来，快走吧。”

俞佩玉微笑道：“既已跟到这里，再想走只怕已太迟了。”

金燕子皱眉道：“为什么？”

俞佩玉再不答话，竟当先掠了上去，只那老人一双锐利的眼睛正在盯着他，似乎想瞧瞧他功力的高下。

他心念一转，十成功力中，只使出了五成。

那老人面色虽丝毫不动，目中却似露出了不满之色，这时金燕子已全力迎了上去，那老人才觉得满意了些。

俞佩玉心里又不觉奇怪：“他若要害我们，我们武功越差，他动手就越方便，他本该高兴才是，但瞧他的神色，却似希望我们的武功越强越好，这又是为了什么？他心里到底是在打的什么主意？”

金燕子已掠了上去，只是那洞穴黑黝黝的，竟是深不见底，里面不住有一阵阵阴森森的寒风吹出来！

那方巨岩被移开后，恰巧移入旁边一块凸进去的山岩里，计算得实在妙极，而这块重逾千万斤的巨岩，竟能被一个人移开，其中的机关做得自然更是妙到毫巅，这样的机关也不知要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造成，若非要隐藏什么重大的秘密，谁肯花这么大的力量。

到了这时，金燕子也不禁动了疑心，呐呐道：“琼花三娘子，会在这山洞里？”

银光老人道：“这山洞本是‘天蚕教，藏宝的秘穴，‘琼花三娘子’若非教中的主坛坛主，还休想进得去哩。”

金燕子忍不住道：“天蚕教的秘密，前辈又怎会知道？”

银光老人淡淡一笑，道：“天下又有几件能瞒得住老夫的秘密。”

这话若是旁人说出来，金燕子纵不认为他是虚言搪塞，也要认为他是吹牛，但到这老人嘴里，分量却大是不同。

金燕子竟觉口服心服，想了想喃喃道：“奇怪，天蚕教远在苗疆，藏宝秘穴却在这里。”

银光老人目光一寒，道：“ 你不敢进去了么？ ”

金燕子长长吸了口气，大声道：“ 只要能找到‘ 琼花三娘子 ’，上刀山、下油锅也没关系。 ”

银光老人目光立刻和缓，道：“ 好，很好，只要你能胆大心细，处处留意，老夫保证你绝无危险，你们只管放心进去吧。 ”

俞佩玉突然道：“ 在下并无进去之意。 ”

他直到此刻才说话，本来要说的是：“ 我知道‘ 琼花三娘子 ’绝不在这山洞里，你为何要骗人？ ”

但他知道这句话说出来后，那老人绝不会放过他，他此刻未必是这老人的敌手，是以才先试探一句。

银光老人目中果然又射出了寒光，道：“ 你不想进去？ ”

俞佩玉道：“ 在下也不要找‘ 琼花三娘子 ’，为何要进去？ ”

金燕子赶紧道：“ 这本不关他的事，我根本不认得他的。 ”

银光老人淡淡道：“ 你若不愿进去，老夫自也不勉强你。 ”

他手掌有意无意间在那山岩上轻轻一拍，掌击山岩，毫无声音，山石上却多了个如刀斧凿成般的掌印。

俞佩玉笑道：“ 在下虽本无进去之意，但天蚕教的藏宝秘穴，究竟也不是人人可以进去的，既然有此机会，进去瞧瞧也好。 ”

银光老人也不理他，自怀中取出了一柄长约一尺三寸的银鞘短剑和一个银色火熠子，一并交给了金燕子，道：“ 此剑削铁如泥，这火熠子也非凡品，你带在身边，必有用处，只是要小心保管，千万莫要遗失了。 ”

金燕子道：“ 多谢前辈。 ”

她和俞佩玉刚走进洞穴，那方巨岩竟又缓缓合起。

金燕子大骇道：“ 前辈合起这石头，咱们岂非出不去了。 ”她纵身义想跃出，谁知洞外一股大力涌来，竟将她推得踉跄向后跌倒。

只听银光老人道：“ 你要出来时，以那短剑击石七次，老夫便知道了…… ”

话犹未了，巨石已完全合起，不留丝毫空隙。

洞穴里立刻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突见一缕银花爆出，金燕子已亮起了那奇形火熠子，只见银星不住四下飞溅，一道淡谈的银光直射出来。

银光照着俞佩玉的脸，他面目虽被白布扎住，但一双眸子却在的的发光，瞧不出有丝毫惊慌之色。

金燕子也不知这人到底是痴是呆，还是胆子特别的大，却叹道：“ 此事明明与你无关，你何苦要跟着来？ ”

俞佩玉暗叹道：“ 这位姑娘脾气虽然大了些，但心地倒当真善良得很，到了此刻，还一心在为别人着想。 ”

这些天来，他遇着的女子不是心地险恶，便是刁钻古怪，骤然发觉金燕子的善良，不觉大生好感，微笑道：“ 两人在一起，总比孤身涉险的好。 ”

金燕子怔了怔，道：“ 你是为了我才来的？ ”

俞佩玉笑道：“ 姑娘既是那位俞佩玉的朋友，便等于是在下的朋友一样。”

金燕子盯了他一眼，面靥突然飞红了起来，幸好那银光甚是奇特，她面色是红是白别人根本无法分辨。

她扭转头，默然半晌，突又道：“ 你猜那老人竟是何心意？ ”

俞佩玉沉吟道：“ 姑娘你说呢？ ”

金燕子道：“ 他若是要害我，又怎会将如此贵重之物交给我，何况瞧他那一掌之力，要取我两人性命，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

俞佩玉道：“ 不错，此人掌力阴柔而强劲，功力已炉火纯青，看来竟不在武当出尘道人的‘ 绵掌 ’之下…… ”

金燕子道：“ 但他若无恶意，又为何定要逼你进来，而且又将出路封死，先断了咱们的退路，让咱们只有往前闯。 ”

俞佩玉笑道：“ 既是如此，咱们就往前闯闯再说吧。 ”

金燕子终于又忍不住回头瞧了他一眼，突然笑道：“ 我胆子素来很大的，不想你竟比我还大，在你身旁，我就算想害怕，也觉得不好意思害怕了。 ”

朦胧的银光下，她笑容看来是那么明朗，在如此明朗的笑容后，看来是藏不住丝毫秘密的。

俞佩玉不禁暗暗叹道：“ 天下的女子若都象她这么样，这世界只怕就会太平得多了…… ”

俞佩玉要过那火熠子，当先开路。

银光映照下，他突然发觉这山洞两壁，都雕刻着极精细的图画，每幅图都有一男一女，神情栩栩如生。

金燕子只瞧了一眼，脸已飞红了起来，呼道：“ 这鬼地方果然邪恶，怎地……怎地…… ”

俞佩玉脸也不觉发热，他实也想不到在这种阴森诡秘的山洞里，竟会雕刻着如此不堪入目的图画。

只见金燕子话未说完，已掩着脸向前直奔。

突然间，黑暗中转出两个人来，两柄大刀，闪电般向金燕子直砍下去，刀风强猛，无与伦比。

俞佩玉失声喝道：“ 小心。 ”

喝声出口，他人已冲了过去，抱住了金燕子，就地一滚，只觉寒风过处，刀锋堪堪擦身而过。

接着，当的一响，长刀竟砍在地上，火星四溅，但一刀过后，这两个人便又缓缓退了回去。。

俞佩玉苦笑道：“ 原来这竟是石头人。 ”

金燕子道：“ 若不是你，我就要变成死人了。 ”

俞佩玉只觉一阵香气如兰，袭人欲醉，俯下头，这才发觉金燕子被他抱在怀里，樱唇距离他不过三寸。他的心不觉立刻跳了起来，正想道歉。

谁知金燕子竟又咯咯笑道：“ 你说的那神刀公子，若是瞧见咱们这样子，只怕也要气死了，我真希望他现在就在这里瞧着。 ”

俞佩玉本怕她娇羞恼怒，谁知她竟比自己还要爽朗一点，也不会装模作样地故作扭捏之态。

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能遇着个心胸开朗的女子，实在是件走运的事，俞佩玉也甚是开心，忍不住笑道：“ 他这次怎地没有跟着你，倒的确是件怪事。 ”

金燕子笑道：“ 他一天到晚就象苍蝇似地盯着我，别人只要瞧我一眼，他就生气，我实在烦都烦死了，找着个机会，就立刻溜走，他只怕…… ”

语声突然顿住，目光凝注着俞佩玉身后，道：“ 你……你瞧…… ”

俞佩玉转首望去，只见他身后的山石，象是道门户的模样，门楣上刻着八个字，被银光一照，十分耀眼。

“销魂媚宫，妄入者死！”

金燕子盯着这八个字，皱眉道：“天蚕教的藏宝地，怎会叫做销魂媚宫？”

俞佩玉瞧见那些图画，再瞧见“销魂媚宫”这四个字，便知道这洞穴不但邪恶，而且还必定极神秘，极危险，也可能是极香艳的地方，就象那些令人害怕，又令人向往的传说一样。

他目光直视着金燕子，突然道：“你还要进去？”

金燕子笑道：“这八个字难道就能将咱们吓退了么？”

俞佩玉道：“若是‘琼花三娘子’并不在里面呢？”

金燕子怔了怔道：“她们怎会不在里面？那老人怎会骗我？”

俞佩玉叹道：“据我所知，‘琼花三娘子’是绝不会在里面的，至于那老人为何要骗你，我却也想不通了。”

金燕子沉思了半晌，缓缓道：“你说，咱们既已到了这里，还能回头么？”

她掠了掠鬓边乱发，接着道：“现在咱们就算在那石头上敲七百下，那老人也不会放咱们出去的，他既然要将咱们骗进洞，想必总有些用意。”

俞佩玉沉声道：“入了此门后，每走一步，都可能遇着意想不到的危险，你……你为何不等在这里，让我一个人进去瞧瞧再说。”

金燕子嫣然一笑，道：“你自己说过，两人在一起，总比孤身涉险好得多。”

在这种极端危险的境界，人总是会将自己的本性露出来，可恨的人会令入觉得更可恨，可爱的人却会变得更可爱了。

俞佩玉竟不觉拉住了金燕子的手，笑道：“走吧，只要小心些，我想也不会……”

话未说完，突觉脚下一软，脚下的石地竟裂开个大洞，两人的身子，眼见将直跌下去。

金燕子忍不住失声惊叫，只觉俞佩玉拉着她的那双手一紧，一股大力传来，将她送上了地面。而俞佩玉自己却已跌下去。

金燕子借着俞佩玉一甩之力，凌空翻身，落在洞边，失声道：“你……你没事么？”

那地洞竟深达十余丈，只见火熠子的银光在下面闪动着，也瞧不见俞佩玉究竟是生是死。

金燕子已急出了眼泪，嘶声道：“你怎地不说话呀？”

地洞里还是没有应声。

金燕子眼睛一闭，竟也要往下面跳。

就在这时，突觉一个人紧紧拉住了她。

金燕子张开眼，火熠子的银光仍在地洞里闪动，更是一惊，“谁拉住了我了？”再瞧正笑吟吟站在她身边的，却不是俞佩玉是谁？”

她惊喜交集，“嘤咛”一声，不觉扑入俞佩玉怀里，顿脚道：“你骇死我了？你……你方才为什么不说话呀？”

俞佩玉微笑道：“方才我就仗着一口真气，才能攀在石壁上，若是一开口说话，泄了那口气，只怕就真的要跌下去了。”

金燕子娇笑道：“我瞧见那火熠子在下面，还以为你……也完了……谁知火熠子虽然掉下去，你却在上面。”

俞佩玉凝目瞧着她，忍不住叹道：“ 但你又何苦？ ”

金燕子垂下头，轻轻道：“ 你若为救我而死，我还能活着么？ ”

她突又抬头，爽朗地一笑道：“ 不只是你，任何人为了救我而死，我只怕都活不下去的。 ”

俞佩玉眨了眨眼睛，故意道：“ 你说后面这句话，不怕我失望么？ ”

金燕子抿嘴一笑道：“ 我知道象你这样的人，必定早已有了意中人了，所以我若说只会为你而死，岂不是要你为难么？ ”

俞佩玉不觉又拉起了她的手，大笑道：“ 你实在是我见到的女孩子中，最不会给人烦恼的一个。 ”

他只觉和金燕子这样的女孩在一起，心胸竟是说不出的舒畅，她既不会装模作样，叫别人为她想，也不会故意使些小心眼，用些小手段，叫别人为她烦恼，只可惜这样的女孩子世上实在太少了。

但火熠子已落了下去，两人瞧着那闪动的银光不觉又发起愁来，俞佩玉目光转动，突然瞧见了那柄银鞘短剑。

他拔出剑来，剑身如银星灿烂夺目，轻轻一插，便直没入石，握着剑一转，便将山石挖了个洞。

俞佩玉喜道：“ 好锋利的剑，咱们要拾火熠子就得靠它了。 ”

他将金燕子垂下地穴，用短剑在壁上挖了一行洞，然后自己再爬了下去，将火熠子拾起。

只见那地穴中倒插着无数柄尖刀，尖刀上尽是枯骨，衣衫也大多腐朽，死了至少已有二十年了，但其中却有个身穿绿衫的女子尸体，衣裳颜色如新，尸体也是完整的，甚至还未开始腐烂。

俞佩玉暗道：“ 瞧这些枯骨与这绿衫女子之死，其间至少相隔二十年，这‘ 销魂媚谷 ’莫非已有二十年未有人来，这里的秘密虽然已埋藏二十年，直至最近才又被人发现，自然绝不会是‘ 天蚕教 ’的藏宝之地了！ ”

金燕子用鞋底在地上擦了擦，擦去了苔痕污渍，便露出平整光滑的石板来，她不禁皱眉道：“ 这一路上，都可能有翻板陷阶，咱们怎么往前走呢？ ”

俞佩玉沉吟道：“ 你跟着我走，莫要距离太近，我纵然落下去，也有个照应。 ”

金燕子大声道：“ 这本来是我的事，你应该让我走在前面，你不必将我当个女人，就处处让着我呢。 ”

俞佩玉微笑道：“ 我虽不愿将你当女人，但你事实上是个女人，在女人面前，男人都喜欢逞逞英雄，你又何必不让让我呢？ ”

金燕子凝眸瞧着他，笑道：“ 你实在是我所见到的男人中，最不讨厌的一个。 ”

俞佩玉再往前走，走得更加小心，一步未踏实前，总要先试探试探虚实，对于机关消息，他反应自比别人要灵敏得多。

一路上竟无陷阱，走了两三丈后，突见两个白石雕成的裸女，互相拥抱在一起，极尽缠绵之至，不但身材雕得玲珑剔透，纤毫毕现，眉目间更充满着春情荡意，些刻虽已满是尘埃，但无论是谁，只要瞧一眼，仍不免要心跳加速，面红耳赤。

两座石像都比常人要大些，恰巧将去路完全堵死。

俞佩玉正想找出上面的枢钮，将之移开，金燕子已飞红了脸，一把夺过他的火熠子，哼道：“ 这地方怎地尽是这种东西，也不怕别人瞧着恶心么。 ”

说着说着，竟一脚踢了过去。
俞佩玉要想拦阻，已来不及了。
那裸女肚脐里，已射出一缕淡淡的粉色雾，来势如矢，笔直向金燕子的脸上喷了过去。
俞佩玉一把将她拉在旁边，着急道：“你可闻着什么气味了么？”他一急之下，竟忘了屏住呼吸，鼻子里已吸入一丝胭脂香气。
金燕子刚摇了摇头，俞佩玉早已盘膝坐下，运气调息，金燕子才知道自己又闯下祸了，颤声道：“你……你……”
俞佩玉拼命用眼色叫她莫再说话，金燕子虽闭住了嘴，心里却更是着急，过了半晌，只见俞佩玉长长叹了口气，道：“幸好时隔太久，那药力已有些失效，否则……”
金燕子道：“药力虽然失效，但我若被那粉喷在脸上，还是会要命的，是么？”
俞佩玉道：“也许。”
金燕子幽幽叹道：“你又救了我一次了。”

俞佩玉用火熠子照着那白石裸女，仔细瞧了半晌，突然道：“你能闭起眼来么？”
金燕子笑道：“我为什么不能瞧瞧。”
俞佩玉苦笑道：“这枢钮所在之地，甚是不雅……”
他话未说完，金燕子已赶紧闭起眼睛，也不知俞佩玉在什么地方摸了摸，转了转，只听“喀”的一声，两石像终于分开，让出中间一尺多过路，金燕子便自两个裸女的怀抱走了过去。
她忍不住叹道：“想不到你对这些鬼名堂，也如此精通，若不是你，我只怕一辈子也休想能走进去的。”
俞佩玉缓缓道：“依我看来，能走进去，倒不如走不进去的好。”
金燕子笑道：“为什么？这地方处处遇着邪门古怪，看来也不知究竟有多少秘密，就算没有琼花三娘子的事，我也想进去瞧瞧的。”
俞佩玉道：“秘密越大之处，凶险也越大……”
金燕子道：“有你在，我还怕什么？”
俞佩玉只得一笑，当先开路。过了这裸女门后，地上积尘也较少了，银光照耀下，已隐约可以瞧得出地上也有花纹图案。
这些花纹图案，竟也俱是男女间的纠缠之态。
俞佩玉仔细瞧了半晌道：“你瞧着我的脚踩在哪里，也跟着我踩在哪里，千万错不得。他一脚踩下去，正又是十分“不雅”之处。
金燕子一面走，一面啐道：“这鬼地方，真不是正人君子能来的。”
俞佩玉道：“有时是的，有时倒也未必。”
金燕子娇笑道：“你非但不讨厌，简直有些可爱了……”
话未说完，笑声突然顿住，只见一个红衣女子，从上面倒吊下来，一张脸也说不出有多么狰狞可怖。
金燕子骇极失声，道：“看来，妄入者死这句话倒真不是吓人的。”
只见这位红衣女子亦是尸体完整，死了最多也不过只有两天。
俞佩玉喃喃道：“埋藏了二十年的地方，一旦被人发现后，立刻就有许

多人冒死而来，此间的秘密难道竟真的如此诱人么？”

走了两步，又瞧见个紫衣女子的尸身，被一根形式奇古的巨大铁矛钉在石壁上，她双手紧紧抓住矛头，显然是临死前拼命想将这铁矛拔出来，却再也拔不出，竟被活活地钉死在这里。

金燕子瞧了一眼，只觉心头作呕，几乎要呕吐。此后每走几步，便可发现一具女子的尸身，有的被刀劈而死，有的面目腐烂，有的竟是在石缝里活活夹死的。金燕子颤声道：“这条路当真步步俱是危机，我若不跟着你走，现在只怕……只怕已和这些女孩子一样了。”

俞佩玉沉声道：“她们能走到这里，已可见她们之中必有能人。”

金燕子道：“为何说她们是一齐来的？”

俞佩玉道：“想必俱是一路。”

金燕子默然道：“这些女孩子看来生前必定是又年轻，又漂亮，却偏偏要到这鬼地方来送死，却又是为了什么呢？”

俞佩玉道：“这原因只有一个，此地虽非‘天蚕教’的藏主之地，但想必也埋藏着一批数量甚大的珍宝了。”

金燕子突然停下脚步，道：“你想那老人将咱们骗来，会不会是要咱们为他探路呢？”

俞佩玉叹道：“想来正是如此，所以，他才希望我们武功越强越好，又不惜将珍贵的宝剑借给你。”

金燕子骇然道：“咱们若能走进去，便无异为他开了路，纵然得到了宝物，也只好给他，咱们若是死了，也和他没半点关系，这老人好恶毒的心肠，咱们与他素昧平生，他竟不惜拿咱们的性命来做他的问路石。”

俞佩玉沉吟道：“这其中还有件奇怪的事。”

金燕子道：“什……什么事？”

俞佩玉道：“你瞧这些尸身，俱是女子，方才那地穴中的枯骨，也全都是女子的，难道来此盗宝的人，竟无一个男的吗？”

只听一人淡淡道：“这有两种原因，你们可知道么？”

金燕子听得这平淡的语声，脸上立刻变了颜色，拉住俞佩玉的手，道：“他……他跟来了。”

那老人淡淡道：“老夫既要你们开路，自然就是要跟着走进来的，有你们为老夫将埋伏破去，老夫也免得费力了。”

银光闪动间，他已幽灵般走了出来。金燕子又急又怒，道：“我尊你一声前辈，居然如此对付我，居然还好意思厚着脸皮承认。”

银光老人道：“你们虽为老夫吃了苦，但也非全无好处，何况，你们能到此间一游，就算死也不冤枉了。”

金燕子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银光老人道：“你们为何不瞧瞧这里？”

金燕子顺着他手指之处瞧去，只见一个青衣女子的尸体旁，石壁上果然又刻着十六个大字：“温柔之乡，行乐之宫。销魂蚀骨，亦毒亦凶。”

银光老人道：“四十年前，这里正是普天之下的风流侠少梦魂向往之地，若能到此一游，纵然蚀骨销魂，也在所不惜。”

金燕子骇然道：“为什么？”

银光老人道：“只因到了这里，才知道男人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哈哈，只可惜享受过这种快乐之后就非死不可了。”

说到这里，他竟然大笑了几声，但笑声亦是平平淡淡，既无丝毫高低变化，也听不出丝毫欢愉之意。

金燕子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道：“既是如此，这里为何不见男人的尸身？”

银光老人道：“只因那时男人都要等到入宫被那销魂宫主品评之后，才会死的。”

金燕子咬牙道：“女孩子明知这种鬼地方，为什么还要来呢？”

银光老人道：“这原因就多了，有的是妒嫉这销魂宫主的美貌，一心想除去她，有的是怀恨自己的夫婿情人被她迷死，前来寻仇……”

金燕子道：“但现在那销魂宫主纵然还活着，也是个老妖怪了，为什么还有这许多女孩子要来送死呢？”

银光老人道：“销魂宫主虽已死，但她的珍宝秘笈仍在，那些珍宝且不去说它，她的媚功秘笈，数十年来，就是天下女子千方百计想得到手的东西，无论是谁，只要能得到她的媚功，便可令天下的男人都拜倒在裙下。”

金燕子瞧了俞佩玉一眼，脸不觉又红了，道：“这种脏东西，我瞧都不要瞧。”

银光老人咯咯笑道：“等你瞧见了时，就再也舍不得放手了。”

他目光忽然转向俞佩玉，道：“你武功虽不济，对这旁门杂学倒精通得很，你这样的人，老夫若是杀了你，倒也可惜。”

俞佩玉微笑道：“些刻还未入宫，你自然不会杀。”

银光老人目光灼灼，道：“你若能带老夫入宫，老夫非但不杀你，还将那宝藏与你平分。”

俞佩玉道：“我若不肯呢？”

银光老人淡淡道：“你若不肯，现在就休想活下去。”

俞佩玉一笑道：“此地既已有人来过，宝藏说不定已被取去了。”

银光老人冷冷道：“直到此刻为止，这里还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去。”

俞佩玉笑道：“我常常听说这句话，其实那没有活人走出去的地方，总是有活人走出去的，只是别人没有瞧见而已。”

银光老人大笑道：“老夫眼瞧着这九个女子进来，亲手封死了出路，又在外等了两天，若有人走出去，老夫情愿挖出这双眼珠子来。”

俞佩玉目光闪动，缓缓道：“你将那马啸天满门杀死，是否就为了怀疑他将此地的秘密，泄露给这九个女子知道的。”

银光老人目光一寒，冷冷道：“你已问得太多了。”

金燕子骇然道：“你为了怀疑一个人，将他满门杀死，不嫌这手段太毒辣吗？”

银光老人淡淡道：“你莫忘了，老夫杀死的乃是天蚕教下。”

金燕子道：“就因为他们将你的秘密泄露给别人，才杀他们的，是么？”

银光老人道：“哼！”

金燕子目光闪动，大声道：“但天蚕教下又怎会知道你的秘密？莫非你也是和他们勾结的？”

银光老人霍然转身，一掌拍在石壁上，缓缓道：“你也问得太多了。”

金燕子瞧着石壁上的掌印，嘟起嘴再不说话。

俞佩玉摸索了几乎有半个时辰，不住喃喃道：“ 难道入宫的门竟不在这里？ ”

银光老人道：“ 前面已无去路，不在这里，又在哪里。 ”

俞佩玉想了想，突将那青衣少女移开，这尸身全身上下都瞧不见伤痕，一双手却已黑紫。

他俯下身，用短剑的银鞘拨开了这双手，便瞧见这双手的左右食指上，各有一点血痕，就好象是被蚊子叮过的一个伤口，竟已致命。

俞佩玉站了起来长长叹息一声，喃喃道：“ 温柔之乡，行乐之宫……入宫的秘密，原来就在这两个‘ 之 ’字上。 ”

只见石壁上的字迹，笔画间也都积满了尘埃，只有“ 之 ”字上的两点，却光润而干净，似经人手擦过。

金燕子喜道：“ 不错，我也瞧出来了，只要在这两个‘ 之，点上一按，门户就出现，是么？ ”说着说着，她一双手已向那点上按了下去。

俞佩玉一把拉住了她，道：“ 你难道也要学这青衣女子一样？若是开一次门，便得牺牲一条人命，这代价岂不太大了么？ ”

突见银光一闪，那老人已夺过短剑，将青衣少女的两根手指割了下来，同时在两点上一按。

平滑的石壁里，突然响起了一阵乐声，然后石壁便缓缓移开，现出了一重直垂到地的珠帘。

珠光晶莹，耀眼生辉，上面也出现了十六个字。

“ 极乐之欢，与君共享。

入此门中，一步登天！ ”

银光老人冷漠平淡的面容，已露出激动兴奋之色，双目中光芒闪动，突然仰首大笑道：“ 销魂娘子的秘密，今日终于落到老夫手中了。 ”

大笑声中，掀开珠帘，大步走了进去。

金燕子却忍不住拾起他抛下的两截断指一瞧，只见那干枯乌黑的手指尖端，果然又多了两个小洞。

她瞧了俞佩玉一眼，忍不住叹道：“ 你又救了我一次，想不到在这小小两个点里，竟也埋伏着杀人的陷阱。 ”原来两点之中，各有一枚目力难见的毒针，手指按下去，只能觉出痒了一痒，等到觉出痛时已无救了！

俞佩玉瞧着那晶莹的珠帘，似在思索着该不该进去，突见一只苍白的手伸出来，拉住了金燕子。

只听那人道：“ 这些宝藏，已有一半是你的，你为何不进来？ ”一句话未说完，金燕子已被直拉了进去。

俞佩玉在暗中叹息一声，苦笑低语道：“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恶毒的老人，想必是不会放过我的…… ”这时金燕子的欢呼声已传了出来，他终于走了进去。

珠帘里，果然又是另一个天地，俞佩玉只觉满眼金碧辉煌，珠光宝气，骤然间竟瞧不出里面的景象。

金燕子已捧着双玉杯走过来，杯中亦是宝光灿烂，映得她嫣红的笑靥更是迷人，她雀跃着笑道：“ 你瞧见过这么美的东西么？ ”

俞佩玉道：“ 你喜欢？ ”

银光老人笑道：“ 女孩子瞧见珠宝，有谁不喜欢？ ”

俞佩玉笑道：“ 听你口气，难道你不喜欢珠宝？ ”

金燕子道：“ 他是不同的，男人喜欢珠宝，是因为它的价值，女子喜欢珠宝，却是因为它的美，你瞧，这美不美。 ”

她将一串珠链悬在脖子上，雾般朦胧的珠光，映着她雾般朦胧的眼波，她竟象是有些醉了。

俞佩玉忍不住叹道：“ 珍珠虽美，又怎及你的眼波？ ”

金燕子垂头而笑，一朵红云，已悄悄爬上面颊。

那银光老人却全来瞧她一眼，对四下价值连城的珠宝，竟也似全部不屑一顾，只是不住在四下搜索。

珍珠、翡翠、白玉……一件件被他抛在地上，如抛垃圾，他所寻找之物，难道竟比这些珠宝还要珍贵？

金燕子悄声道：“ 你想他可是在找销魂秘笈么？ ”

俞佩玉道：“ 想必是的。 ”

金燕子吃吃笑道：“ 他又不是女人，就算学会这销魂宫主的媚术，又有何用？ ”

俞佩玉沉吟道：“ 也许他所学的武功，与这销魂宫主本是一路，两相参照，自有益处，也许他有个女儿…… ”

话来说完，那老人突然纵声狂笑起来。

只见他苍白的手掌里，紧紧抓着几本粉红绢册，那欢喜雀跃之态，简直比金燕子瞧见珠宝时还要开心。

俞佩玉却忍不住长长叹息了一声。

银光老人笑叱道：“ 老夫夙愿得偿，你也该为老夫开心才是，却叹的什么气？ ”

俞佩玉道：“ 在下突然想起了‘ 鸟尽弓藏 ’这句话，是以不免叹息。 ”

银光老人大笑道：“ 老夫说过不杀你，岂有食言背信之理。 ”

他左手在洞穴中央虚空一划，又道：“ 老夫非但绝不伤你性命，还要依约将此间珠宝分一半给你，以此为界，左边一半珠宝全是你的，你只管取去吧。

金燕子笑道：“ 阁下言而有信，倒也不在我称你一声前辈。 ”

俞佩玉却淡淡道：“ 前辈纵将此间珠宝全都赐给在下，在下带不出去，也是枉然。 ” 他身形始终有意无意间挡在门前，不肯移动一步。

银光老人笑道：“ 你的武功纵不佳，两斤力气总是有的，用个包袱将这些珠宝一包，不就全部扛走了么？ ”

俞佩玉还是淡淡笑道：“ 前辈虽不伤我性命，但在下去包这珠宝时，前辈只怕就要一掠而出，将这门户封死，那时纵将世上的珍宝全归于我，也是无用的了。 ”

银光老人想不到这看来老老实实的少年，居然也能瞧破自己的心事，怔了一怔，恼羞成怒，喝道：“ 你挡在这里，老夫难道就不能出去么？ ”

喝声中，五指如钩，直扣俞佩玉的脉门。

俞佩玉手掌一翻，反向他脉门划了过去，竟是连滑带打的妙着，老人一惊，左掌急拍而出。

俞佩玉竟然不避不闪，一掌迎了上去，双掌相击，如击鼙鼓，两人身形竟都往后退了三步。

银光老人既未想到这少年招式如此精妙，更未想到他真力如此充沛，惊怒之下，狰狞笑道：“ 不想你竟是个好角色，老夫倒看走了眼了。 ”

一句话说完，已攻出十余招，奇诡的招式间，已似带些邪气，俞佩玉见招拆招，半步不退，但病毒初愈，十余招接下来，气力也觉不济，瞧着金燕子大喝道：“你还不快冲出去。”

金燕子竟也呆了，此刻一惊，却笑道：“两个人打一个，总比一个人好，我也来……”

俞佩玉不等她话说完，已截口道：“以你的武功，出手也是无用的，先冲出去再说，莫要管我。”说话间微一分神，已被老人逼退了两步。

金燕子瞧着他两人间不容发的招式，自己竟实在插不了手，只得叹了口气，一个箭步自那老人身侧飘出。

谁知那老人背后似也长着眼睛，反手一掌，金燕子便已招架不住，但觉胸口一热，又向后直跌了出去。

俞佩玉乘这老人反掌而击时，出拳如风，又攻回原地，道：“你受了伤？”

金燕子身子已发麻，却强笑道：“我不妨事，你莫要管我。”

俞佩玉见她的笑容，却已知道她短时间只怕是站不起来了，心里一乱，已被那老人两掌震了出去。

金燕子失声惊呼：“你没事么？”

俞佩玉咬紧牙关，又接了老人三掌，两人一个在帘内，一个在帘外，三招过后，珠帘已散落了一地。

金燕子嘶声道：“你怎地不说话，莫非是受了伤？”

俞佩玉只得大声道：“你只管放心，我……”

他嘴里一说话，真气又一弱，又被逼退两步，已完全退出门外。

银光老人随着攻出数招，大笑道：“你两人倒真不愧同命鸳鸯，互相如此关心，老夫瞧着倒羡慕得很。”

第一〇章　同命鸳鸯

俞佩玉正想乘银光老人说话分心时再攻回原地，怎奈竟已力不从心，扎在头上的白布，都已被汗水湿透。他此刻如要转身而逃，也许还有希望可以冲出去，但他怎能抛下金燕子不管呢。

那老人显然也已瞧破他心意，狞笑道：“你此刻若不回去，老夫就先封起这门户，将她困死再说，那时你便连同命鸳鸯都做不成了。”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既是如此，你就让路给我过去吧。”

老人哈哈一笑果然向旁边退出了几步，只见俞佩玉黯然走过来，谁知他刚走到门口，突然翻身攻出两拳。

这两拳势不可挡，老人竟又被逼退两步，那门户就完全空了出来，俞佩玉咬牙大呼道：“我替你挡住了他，你快走。”

金燕子果然踉跄奔出门来，颤声道：“你……你呢？”

俞佩玉简直急得要发疯，真想扼住金燕子的脖子，对她说：“你难道不会等逃出之后，再设法来救我。”

但他此刻已被逼得透不过气来，竟开不了口。

银光老人咯咯笑道：“他为了救你而宁可自己不走，你难道忍心一个人走么？”

金燕子跺脚道：“我自然不会一个人走，我们要死也死在一齐。”

银光老人大笑道：“对了，这样才不愧有良心的人，老夫倒也佩服。”

俞佩玉又急又气，真恨不得一脚将金燕子踢出去，急怒之下，心神又分，只觉胸口一热，已被老人震入了门户之中。

这一次他再也无力攻出。

只听老人大笑道：“姑娘难道不进去么？”

金燕子嘶声道：“我自然会进去的，用不着你费心。”

俞佩玉还想喝止。但话未说出，金燕子已踉跄跌了进来，扑进他怀里，但闻那老人狂笑不绝，道：“老夫说过不杀你，就不杀你，但你们自己若被闷死，却怨不得老夫了。”接着“喀”的一声，石门已关起。

洞穴中突然变得死寂，连笑声都听不见了。

金燕子呆了半晌，眼泪终于流下面颊，颤声道：“都是我连累了你，但你……你为何不一个人逃走。”

俞佩玉叹道：“你又为何不走，你难道不能等逃出去后，再设法来救我么，那样岂非比两个人都被困死强得多。”

金燕子怔了怔，却又突然“扑哧”一笑。

俞佩玉皱眉道：“你笑什么？难道这道理不对么？”

金燕子幽幽道：“你已既早想通道理，为何又不自己先逃出去，再设法来救我？”

这次俞佩玉也不禁怔住了，怔了半晌，苦笑道：“方才我只道你是个傻姑娘，却不想我比你还要傻得多。”金燕子柔声道：“你一点也不傻，你只是为了太关心我，处处想着我，却将自己忘了。”

俞佩玉忍不住轻抚着她的头发，叹道：“那么你呢？你岂非也是为了我，而忘了自己么？”

金燕子嘤咛一声，整个人都钻进他怀里。

俞佩玉幼年丧母，在严父管教下成长，虽然早已订下亲事，但却连未来

妻子的手指都未沾过，又几时享受过这样的儿女柔情，一时之间，他但觉神思迷惘，也不知是乐是悲？是愁是喜？

人们在这种生死与共的患难中，情感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滋长，那速度简直连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出。

连想象都无法想象的事，又怎能阻止得住。

也不知过了多久，金燕子一跃而起，红着脸笑道：“你瞧，我们竟都变成了呆子，竟未想这门既能从外面打开，自然就更能从里面打开了，否则那销魂宫主活着时，难道都要等人从外面开门么？”她越想这道理越对，不禁越说越是开心。

俞佩玉却又长叹了一声，苦笑道：“那老人既已知道这门户枢钮所在，掌中又有那般锋利的剑，只要举手之劳，就可将机关弄坏，这石门重逾千斤，机簧若是被毁，还有谁能推得开，他既要将我们困死在这里，自然早已想到这其中的关键。”

金燕子怔了怔，笑容突然不见，呐呐道：“但……这里的珠宝，他难道全不要了么？”

俞佩玉叹道：“人既被困死在这里，珠宝自然更不会跑了，反正迟早总是他的，他又何必着急，何况，他目的本就不在这些珠宝上。”

金燕子颓然坐了下来，怔了半晌，突又展颜一笑，道：“在今天早上之前，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会和你死在一齐，但奇怪的是，我现在竟一点也不觉害怕，我现在才知道，死，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可怕的事，何况我能和你死在一齐，总比那八个女孩子强得多了。”

俞佩玉眼睛突然一亮，失声道：“你说那八个女孩子？”

金燕子不知他为何突然叫起来，吃吃道：“是，是呀。”

俞佩玉抓住她的手，道：“你瞧清楚了么？的确是八个？不是九个？”

金燕子想了想，道：“不多不少，正是八个。”

她忍不住又道：“但八个九个，又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大声道：“有关系的，简直太有关系了。”

金燕子瞧他竟似喜形于色，不禁更是奇怪，问道：“有什么关系？那些女孩子岂非都已死了么？”

俞佩玉紧紧握住她的手，道：“那老人说亲眼瞧见九个女孩子进来，以他的眼力，自然不会看错，而你却只瞧见八个女子的尸身，也没有瞧错。”

他长长吐了口气，眼睛盯着金燕子，一字字道：“那么，我问你，第九个女孩子，到哪里去了？”

金燕子似懂非懂，喃喃道：“是呀，那第九个女孩子难道不见了么？”

俞佩玉道：“偌大的一个人，怎会不见。”

金燕子道：“是呀，那么大的人，又怎会不见呢？”

俞佩玉失笑道：“你难道还不懂，那第九个女孩子踪影不见，想必是因为这里还另有出路，否则她难道钻进地下了不成？”

金燕子也终于懂了，忍不住跳起来抱住俞佩玉，娇笑道：“你真的一点也不傻，我却真的是个傻丫头。”

死在眼前生机突见，他们当真有说不出的欢喜。

但他们却实在太欢喜了些，竟忘了那第九个女子既然为了此间的宝藏而来，若是真的已从另一条路走了出去，为何竟未将宝藏带走？

她既已入了宝山，难道还会空手而回么？

那银光老人是在形式奇特的、落地的石柜里，找到销魂秘笈的，此刻那石柜的门，仍然开着。

石柜前，有个青灰色的蒲团，仔细一瞧，却也是石头雕成的，雕刻之精妙细腻，几乎已可乱真。

孤零零一个蒲团放在那里，已显得和这石室中其他地方都极不调合，何况这蒲团又是以青石雕成的。

更何况在俞佩玉的记忆中，蒲团下总是会隐藏着些秘密，他一眼瞧见这个蒲团，就立刻走了过去。

但这个蒲团却象是连根生在地上的，搬也搬不动，抬也抬不起，无论向任何方向旋转，俱是纹丝不动。

俞佩玉失望地叹了口气，抬起头，突然瞧见柜子里的石壁上，也雕满了一双双淫猥的人像。

而这里的每一双人像，竟都巧妙地盘成一个字。

“得我秘笈，入我之门。

传我心法，拜我遗灵。

凶吉祸福，唯听我命。

违我留言，必以身殉。”

这四行似偈非偈的铭语旁，还有几行较小的字。

“得我秘笈宝藏，当即跪于蒲团，面对此壁，诚心正意，以头顿地，叩首九九八十一次，以行拜师之礼，自然得福，若是违我遗命，得宝便去，我之鬼魂，必夺汝命，切记切记。”

那银光老人显然并未将这销魂娘子的遗言放在心上，他自然不会相信一个死人还能要他的命。

但俞佩玉微一沉吟，却真的跪在蒲团上，叩起头来。

金燕子忍不住惊笑道：“你难道真想拜这死人为师么？

俞佩玉一面叩首，一面微笑道：“这销魂宫主生前行事，已令人不可思议，临死时，必定更要绞空心思来想些怪主意。”

金燕子叹道：“一个人能象她那样活着，自然不甘心默默而死。”

俞佩玉道：“所以，我想她既然花费这么大功夫，刻下这些遗言，就绝不会全无用意，这其中必定还有秘密。”

金燕子皱眉道：“但一个死人，又能做出什么事来呢？……”

心念一转，脸色突然变得苍白，颤声道：“莫非……莫非她并没有死。”

她说完了这句话，俞佩玉已叩完了八十一个头。

突然间，只见那刻满了字的石壁，竟一分为二，向两旁分开，石壁后灿烂辉煌，强光炫人眼目。

也就在这同一刹那间，那石蒲团竟如流星般向石柜里滑了过去，俞佩玉跪在坚硬而又凹凸不平的石头上，叩了八十多个头，双膝自然有些麻木酸痛，还未来得及跃起，那蒲团已载着他滑入了裂开的石壁。

俞佩玉身不由主，但觉光芒耀眼，什么也瞧不见，这时蒲团却骤然改变了个方向，向后滑出。

俞佩玉身子向前一栽，已跌在地上，只听“噗”的一声，他的身子象是压破了一样什么东西。

接着，便有一股烟雾，爆射而出，蒲团已又退出石壁，石壁立刻又合起，这些几乎是在同一刹那里发生的。

这一刹那里的变化实在太多，太快，俞佩玉也是应变不及，鼻子里已吸入了一丝胭脂的香气。

香气虽甜美，却必定蚀骨刺肠。

俞佩玉再也想不到遵守了销魂宫主的遗命后，换来的竟是这种“福气”，他想屏住呼吸，却已来不及了。

金燕子但觉一阵强光，照得她睁不开眼来。

她依稀只瞧见那蒲团带着俞佩玉滑入了石柜里，等她眼睛再见东西时，蒲团已退回原地。

再瞧那柜子，还是和以前一样，象是毫无变化。

但俞佩玉却已不见了。

金燕子整个人都呆在那里，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究竟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几乎忍不住要放声惊呼出来。

但此时此刻，她就算喊破喉咙，也没有人会听见。

金燕子闯荡江湖，也曾屡次出生入死，毕竟不是普通女孩子，她在俞佩玉身旁，竟然是那么娇弱。

但世上又有哪个女孩子，在男人身旁不显得分外娇弱呢？她们在男人身旁，也许八尺宽的沟都要别人扶着才敢过去，但没有男人时，也许连一文宽的沟也可一跃而过，她们在男人身旁，瞧见老鼠也会吓得花容失色，象是立刻就要晕过去，但男人不在时，就算八十只老鼠，她们也照样能打得死。

现在，只剩下金燕子一个人了，她知道现在无论什么事，都要靠自己想法子，再也没有人可以依靠。

女孩子在没有人可以依靠时，就会突然变得坚强起来，能干起来，何况，金燕子本来就不是软弱无能的。

她反复去瞧壁上的字，反复思索，突然失声道：“有了。”

原来这石蒲团下，果然是有机关的。

这蒲团既不能搬开，也不能旋转，却要人的重量压上去，再加上弯腰叩头时，因动作生出的力量。等到叩到第八十一个头时，那力量恰好足够将蒲团下的机簧扳动，引动石壁，石壁一开，便引动另一根机簧，将蒲团带进去，等到这一根机簧力尽时，蒲团又弹回，石壁也随之合起。

这道理说穿了十分简单，只不过销魂宫主故弄玄虚，使这一切事看来都有说不出的恐怖神秘。

金燕子再不迟疑，立刻也跪在蒲团上，叩起头来，但叩到第五十二个头时，突又一跃而起。

她目光四转，找到了一个三尺宽的铁箱子，就将这铁箱的盖子揭了下来，反转了手，将这铁箱盖顶在后面腰上。

然后，她才又跪到蒲团上去叩头。她叩完了八十一个头，那蒲团还是动也不动，金燕子不禁又怔住，难道这机关用过一次后，就不灵了？

但她还是不死心，想再试一次。

这一次她刚叩了四五个头，蒲团就箭一般滑了出去。

原来她身子苗条，重量不够，身后虽然有个铁盖，但却使她腰弯得不够低了，所以直等她叩到八十六个头时，那力才够将机簧扳动。

她一瞥之下，人已滑入石柜。

入了石壁后，蒲团便又弹了回去。

但金燕子却早已有了打算，她身子刚向前一栽，两只手将那铁箱盖往后面甩了出去。

金燕子之暗器在江湖中也是一绝，手上的力量，拿捏得自然不差，那铁箱盖恰巧被她甩在石壁间。

石壁合起来，却被这铁盖卡住，虽然将这铁箱盖夹得“吱吱”作响，却再也无法完全关起来。

这时，金燕子眼睛终于已习惯了强光，终于瞧清了这秘窟中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情况。

这是个八角形的石室，四壁嵌满了龙眼般的明珠，每一粒明珠后，都有片小小的铜镜。

无数面铜镜，映着无数粒明珠，珠光灿烂，看来就如满天繁星，全都被那销魂宫主摘下。

石室中央，有一具巨大的石棺，除了石棺外，自然还有些别的东西，但金燕子却已都没有心去瞧了。

她心里只惦念着俞佩玉。

只见俞佩玉盘膝坐在那里，全身都在颤抖，裹在头上的白布，宛如被一桶水自头上淋下，全已湿透。

金燕子忍不住惊呼道：“你……你怎地变成这样子了？”

俞佩玉紧咬着牙，连眼睛都没有张开。

金燕子又惊又怕，刚去拉他的手，谁知俞佩玉突然反手一掌，将她整个人都打得直跌出去。

金燕子失声道：“你这是怎么回事？”

俞佩玉哼声道：“你……你莫要管我，让我静静调息，就会好的。”

他说每一个字，都象是花了无穷力气。

金燕子再也不敢说话，只见俞佩玉身旁，有一滩亮光闪闪，粉红色的碎片，她也瞧不出是什么。

再瞧那石棺后，也有个石柜，门也已被打开。

这石柜里竟摆着七八十个粉红色的琉璃瓶子，闪着亮光，看来就和俞佩玉身旁的那碎片质料一样。

瓶子旁，还有几本粉红色的绢册，却和银光老人取去的毫无不同，只是书页零乱，象是已被人翻动过。

金燕子只当是俞佩玉动过的，忍不住也走过去拿起来瞧瞧，只瞧了两页，脸已通红，一颗心已跳了起来。

这上面第一页是写着：

“销魂秘笈，得之极乐。

销魂秘药，得之登天。”

这十二个字旁边还写着：“此乃销魂真笈，唯世间有福女子方能得之，习此一年，已可令天下男子神魂颠倒，习此三年，便可媚行天下。

“外间所有者，乃秘笈伪本，切切不可妄习，否则便将沉溺苦海，不能自拔，百痛缠身，直至于死。此乃为师门所予，违我遗言者之教训，汝既已至此，得此秘笈，终汝一生，极乐无穷矣。”

金燕子瞧到这里，已不禁暗惊于这销魂宫主心胸之狭，手段之毒，竟连死后还不肯放过不听她话的人。

她生前如何，自是可想而知。

瞧到第二页时，金燕子脸已发起烧来，她简直连做梦都想不到世上竟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法子。

她几乎忍不住要将之立刻毁去，但不知怎地却又有些舍不得，正在迟疑时，突然灵机一动，暗道：“他莫非就是中了这瓶子里的毒，这秘笈中想必定有解法……”

这正是最好的理由，让她可以继续瞧下去，又瞧了几页，她就发现这秘笈上果然写着。

“瓶中皆为催情之药，或为水丸，或为粉末，男子受之，若不得女体，必将七窍流血而死。”

瞧到这里，金燕子不觉惊呼出声，抬起头，只见俞佩玉正瞪着眼在瞧她，眼睛里竟象是要喷出火来。

金燕子被他瞧得全身发热，一颗心几乎要跳出腔子来，心里又惊又怕，却又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俞佩玉牙齿咬得“咯咯”地响，道：“你……你快走……快……”

金燕子却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这少年为了她才落得这模样，她难道能忍心瞧着他七窍流血而死？

她突然嫣然一笑，向俞佩玉走了过去。

她只觉心里象是有只小鹿在东撞西撞，全身都已开始发软，也分不清是惊？是怕？是羞？是喜？

俞佩玉眼睛盯着她，颤声道：“你莫要过来，求求你，莫要过来！”

金燕子闭起眼睛，嘤咛一声，扑入俞佩玉怀里。”

她决定牺牲自己——但无论哪一个女孩子，都绝不会为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作这种牺牲的。

金燕子紧闭着眼睛，却放松了一切！

她已准备奉献，准备承受……

谁知就在这时，她只觉腰畔一麻，竟被俞佩玉点了穴道，接着，整个身子竟被俞佩玉抛了出去。

接着，铁箱盖被踢飞，石壁已合起。

金燕子又是惊讶，又是感激，不知怎地，竟似又有些失望，这几种感觉混在一齐，也不知是何滋味。

她知道俞佩玉理智还未丧失，不忍伤害她。

她知道俞佩玉点她穴道，是怕她再进去，而他将石壁再封死，却是为了防备自己忍不住时再冲出来。

这门户显然也是无法从里面打开的。

俞佩玉在里面，已只有等死。

金燕子泪流满面，嘶声道：“你……你为何这么傻，你难道以为我只是为了救你才这样做么？我本就情愿的呀，你难道不知道我本就喜欢你……”

石室中，竟有秘密的传声处。

金燕子的呼声，俞佩玉竟能听得清清楚楚，但这时他就算想改变主意，却已来不及了。

他捶打石壁，颤声道：“你知道，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毁了你。”

金燕子也听见他的声音，大呼道：“ 但你若不能这样，就只有死。 ”
俞佩玉道：“ 我……我实在…… ”
金燕子痛哭道：“ 你难道情愿死，也不愿要我。 ”
俞佩玉道：“ 求你原谅我。 ”
金燕子道：“ 我恨你，我恨你……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你，你只知道不忍伤害我，但你可知道这样拒绝了我，对我的伤害却又是多么重。 ”
她自己实在不知道自己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也许，她只是想将俞佩玉弄出来。
俞佩玉全身都已象是爆裂，大呼道：“ 我错了，我的确是错了，我本也是喜欢你的。 ”
金燕子心里还存万一的希望，道：“ 你为何不出来？你现在难道不能出来了么？ ”
俞佩玉道：“ 来不及了，现在已来不及了。 ”
金燕子痛哭道：“ 你可知道，你不出来只有死？ ”
俞佩玉颤声道：“ 我虽然死，也是感激你的。 ”
他身体里象是有火在燃烧，已完全崩溃了。
她竟不知道，此刻，那石棺竟已打开，已有一个比仙子还美丽，却比鬼魂还冷漠的女子，自棺中走了出来。
这石棺中的艳尸，难道真的已复活！
她穿的是一身雪白的衣服，脸色却比衣服更白。
她瞧着俞佩玉在地上挣扎，突然冷笑道：“ 你两人倒真的是一双同命鸳鸯，你们死后，我必定将你们葬在一起。 ”语声也是冰冰冷冷，全无丝毫感情。
她的人就算未死，心却早已死了。
俞佩玉听得这语，大惊转身，立刻就瞧见了她的脸，这张美丽的脸，在他眼里竟比鬼还要令他吃惊。
这幽灵般的女子，竟是林黛羽。
死在地道中的八个少女，竟都是百花门下。
林黛羽就是那神秘失踪的第九个。
俞佩玉骇极大呼道：“ 林黛羽，你……你怎会在这里？ ”
林黛羽脸色也变了，失惊道：“ 你是谁？怎会知道我名字？ ”
俞佩玉大呼道：“ 我就是俞佩玉。 ”
林黛羽怔了怔，冷笑道：“ 原来你就是那俞佩玉，你居然还不肯改名字。”
俞佩玉道：“ 我本来就是俞佩玉，我为何要改名字？ ”
林黛羽冷冷道：“ 无论你改不改名字，现在都已没关系，反正你已要死了，你既也知道了这里的秘密，就只有死。 ”
俞佩玉挣扎着站起来，突然瞧见那石棺中，竟还有具艳丽绝世颜色如生的女子尸身。
俞佩玉又不禁失声道：“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林黛羽道：“ 你吃惊么，告诉你，这棺中的，才是真正销魂娘子的艳尸，她活着时颠倒众生，死了也舍不得让自己容颜腐蚀。 ”
俞佩玉道：“ 那么你……你呢？ ”
林黛羽冷冷道：“ 我听得有人要进来，才躲入棺中的，我知道你武功不弱，又何苦多花力气，和你动手。 ”

俞佩玉恍然道：“ 原来那迷药，也是你布置下的。 ”
林黛羽冷笑道：“ 我自己也是被那蒲团带进来的，算准了蒲团退回时，上面的人必定要往前栽倒，所以就先将迷药放在那里，要你死，我何必自己动手。 ”
俞佩玉此刻才对一切事全都恍然大悟，颤声道：“ 你……几时变得如此狠毒的？ ”
林黛羽道：“ 这世上狠毒的人太多，我若不狠，就要被别人害死。 ”
俞佩玉惨笑道：“ 但我却是你未来的丈夫，你怎能…… ”
话未说完，林黛羽已一掌掴在他脸上，厉叱道：“ 我未来的丈夫已死了，你竟敢占我的便宜。 ”
这一掌下手又狠又重，俞佩玉却象是全无感觉，只是用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盯着她，不住喃喃道：“ 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
林黛羽被他这种眼光瞪得害怕起来，道：“ 你……你想怎样。 ”
俞佩玉嘴角泛起一丝奇特的笑容，嘴里还是不住喃喃道：“ 你是我未来的妻子，你是我…… ”
突然向林黛羽扑了过去。
他本以内力逼着药力，是以还能保存最后一分理智，但此刻药力终于完全发作，他已再也忍受不住。
何况，面前这人，又本是他未来的妻子。
林黛羽又惊又怒，反手又是一掌掴在他脸上，怒喝道：“ 你这疯子，你敢。 ”
俞佩玉不避不闪，挨了她一掌，还是毫无感觉，眼睛里的火焰却更可怕，还是向她扑过去。
林黛羽这才想起他脸上是扎着布的，出手一拳，直击他胸膛，谁知这一拳竟还是伤不了他。
这时俞佩玉药力发散，全身都胀得似要裂开，林黛羽的拳势虽重，打在他身上却象是为他捶背似的。
林黛羽骇极之下，突然反身而逃。
俞佩玉疯狂般追过去。
这温雅的少年，此刻竟已变成野兽。

外面的金燕子，早已被这变化骇呆了，她虽然瞧不见里面的情况，但听这声音，已有如眼见。
她忍不住大呼道：“ 俞佩玉，你在做什么？ ”
里面只有奔跑声，喘息声，却没有回答。金燕子也不知怎地，突觉心里也似要爆炸，竟又大呼道：“ 你为什么不要我？反而要她？ ”
俞佩玉喘息道：“ ……她是我…… ”
金燕子嘶声道：“ 你说过，你是喜欢我的，是么？ ”
俞佩玉道：“ 我是……不是……不是…… ”
林黛羽听得更怒更恨，大叫道：“ 你这疯子，你既喜欢她，为何不去寻她。 ”
俞佩玉道：“ 我喜欢你，你……你是我妻子。 ”
林黛羽怒骂道：“ 放屁，谁是你妻子。 ”

金燕子却已在外面放声痛哭起来。

这情况的复杂，简直谁也想象不到，谁也描叙不出，这三个人关系本已微妙，爱恨本已纠缠不清。

造物主却又偏偏在这最难堪的时候，最难堪的情况下，将这三个关系最复杂的人安排到一齐。

若是仔细去想，就知道世上委实没有比这更疯狂，更荒唐，更离奇，更不可思议的事了。

而这所有的事，竟都是个死人造成的，石棺中那销魂娘子的艳尸，嘴角岂非犹带着微笑。

金燕子痛哭着，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要哭，与其说她悲痛、失望，倒不如说她自觉受了侮辱。

突然间，林黛羽传出了一声惊呼，这一声惊呼就象是一根针，直刺入金燕子的心里去。

她知道林黛羽终于已被俞佩玉捉住。

然后便是挣扎声、怒骂声、呻吟声、喘息声，拳头击打胸膛声，突然又有“ 噗 ”的一声。

于是金燕子就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这无声的寂静，竟比什么声音都要令金燕子难受，她想要哭的声音更响些，却连哭都已哭不出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

金燕子心里一喜：“ 莫非是俞佩玉来救我了？ ”她本不是心胸狭小的人，恨一个人总是恨不长的。

谁知这脚步声竟非来自里面，而是自洞外传来的。

那销魂娘子在世时，想是要将这洞穴里里外外，每件事都听得清清楚楚，是以便将传声的设备，造得格外灵敏。

只见一个女子娇笑道：“ 巧手三郎，果然是名不虚传，我若不是将你请来，只怕真的一辈子也休想走到这里。 ”

这声音虽然微带嘶哑，但却又甜又腻，说话的人，象是随时随地都在向人撒娇发嗲似的。

另一个男人语声大笑道：“ 这倒不是我要在你面前吹嘘，除了我大哥、二哥和我之外，别的人想好生生走到这里，只怕难得很。 ”

那女子娇笑道：“ 你这么能干的男人，想必有许多女孩子喜欢的，却怎会到现在还未成家，倒真是奇怪得很。 ”

那巧手三郎嘻嘻笑道：“ 我是在等你呀。 ”

两人嘻嘻哈哈，居然打情骂俏起来，若是俞佩玉在这里，早已听出这女子便是那一怒出走的银花娘。

但金燕子却不知道这两人是谁，只觉他们讨厌得很，而自己却偏偏不能动弹，想躲都躲不了。

金燕子不觉又是吃惊，又是着急，只望那银光老人真的已将机关彻底破坏，叫这两人进不来。

只听那巧手三郎突然“ 咦 ”了一声，顿住笑声，道：“ 这门上机簧枢钮外的石壁，怎地竟被人用利剑挖了个洞，而且还将机关用铁片卡住了，难道是怕人从里面走出来么？ ”

银花娘也讶然道：“ 里面怎会有人走出来？这里的秘密，我爹爹只告诉

了我姐妹三人，并没有别人知道呀。”

巧手三郎道：“这秘密必已泄漏，此地也必定有人来过，能来到这里的人，必非庸手，我看咱们不如……”

银花娘娇笑截口道：“来的人绝非庸手，但‘如意堂’的三少爷，也不会怕他的，是么？”

巧手三郎大笑，道：“我怎会怕他……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怕你，你若再得到销魂娘子的几手功夫，我可更要招架不住了。”

银花娘吃吃笑道：“我要学销魂娘子的功夫，也是为了伺候你呀。”

笑声中，“格”的一声，门户已开了。

一个身穿淡绿衣衫，手里拿着双分水峨嵋剑的少年，“嗖”地窜了进来，身手看来竟是十分矫健。

他面色惨白，鹰鼻削腮，看来一副酒色过度的模样，但眼睛倒还有神，目光四下一转，就盯在金燕子身上。

金燕子的大眼睛也瞪着他，却不说话。

巧手三郎突然笑道：“你瞧，这里果然有人进来，而且还是个模样蛮标致的小妞儿哩，但却不知被谁点住了穴道了。”

银花娘欢呼着走了进来，居然穿了件规规矩矩的衣裳，但那双眼睛，在金燕子身上轻轻一点，也说不出有多轻薄，金燕子简直要气疯了。

这巧手三郎却嘻嘻笑道：“小姑娘，是谁点了你穴道的呀，这人实在太不懂怜香惜玉，你告诉我，他到哪里去了？我替你出气。”

银花娘吃吃笑道：“好妹子，你就快告诉他吧，咱们这位三郎，天生的多情种子，瞧见漂亮的女孩子受了欺负，他比谁都生气。”

巧手三郎大笑道：“这话怎地有些醋味。”

银花娘伸手勾住他脖子，道：“我不喜欢你，会吃醋么？”巧手三郎骨头都酥了，笑道：“我有了你，怎会还瞧得上别人，你那两条腿……”

话未说完，突然倒下去，连一声惨呼还未发出，就已断气，脸上还带着笑容，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金燕子也想不到有这些变化，也不觉吓呆了。

银花娘却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瞧着金燕子笑道：“这样的男人，瞧见女人就想占便宜，死了也不冤，但我若不是为了你，还真有点舍不得杀他哩。”

金燕子睁大眼睛，道：“你为了我？”

银花娘柔声道：“好姐姐，你虽不认得我，但我一瞧你这身衣服，可就认出你了，你就是名满江湖的女侠金燕子，是么？”

金燕子道：“你是谁？”

银花娘叹了口气，幽幽道：“我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

金燕子大笑道：“你有父亲，又有姐妹，怎可算是孤苦伶仃？”

银花娘眼珠子一转，眼泪象是立刻就要流下来了，垂首道：“我虽有父母姐妹，但他们……他们却都讨厌我，我既不会讨人欢喜，又没有他们那么心狠手辣。”

金燕子瞧她这副模样，心已有些软了，但还是大声道：“瞧你方才杀过人，难道还不算心狠手辣么？”

银花娘颤声道：“你可知道，我为了要他带我到这里来，受了他多少欺负，我若不杀了他，一辈子就都要受他的凌侮。”突然扑在金燕子身上，痛哭道：“好姐姐，你说，这能怪我么？”

金燕子心更软了，叹了口气，道：“ 不错，这实在不能怪你，世上有些男人，的确是该杀的。 ”

她实在想不出这少女有骗她的理由，这少女若是对她有恶意，岂非早已可以一刀将她杀了。

却不知银花娘的心机，她简直一辈子也休想猜得到。

她虽然也有些江湖经验，但和银花娘一比，简直就象小孩子似的，银花娘就算将她卖了，她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银花娘早已解开了她的穴道，嫣然笑道：“ 想不到这位姐姐你竟能谅解我，我不知有多么感激你。 ”

金燕子叹道：“ 你救了我，我该感激你才是。 ”

银花娘垂下了头，忽然道：“ 我心里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

金燕子道：“ 你为何不说？ ”

银花娘垂着头，幽幽道：“ 我孤苦伶仃，不知道你肯不肯收我这个妹妹。”

金燕子怔了怔，失声道：“ 我们不是刚认识么。 ”

她话未说完，银花娘眼泪已流了下来，道：“ 我自己的亲姐姐不肯要我了，别人又怎么会要我，我……我真傻，我……我…… ”

说着说着，又痛哭起来。

金燕子忍不住搂住了她，柔声道：“ 好妹妹，谁说我不肯要你，但……你该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呀。 ”

银花娘展颜一笑，道：“ 我真糊涂……好姐姐，请受妹子花银凤一拜。 ”

她居然真的拜倒在地。

金燕子赶紧扶起了她，笑道：“ 我是金燕子，你是银风凰，看来倒真象是天生的姐妹。 ”

其实她自己也是孤身飘泊，没有亲人，如今突然收了个这么美丽的妹妹，心里也不觉甚是欢喜。

她却不知她这妹妹并非“ 凤凰 ”，而是只“ 母狼 ”，随时随地，都可能将她吃下肚子的。

但银花娘却为何要如此巴结金燕子？为何要与金燕子结拜呢？心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这除了她自己外，只怕谁也不知道。

银花娘在石室中东张西望，象是关心得很，绝口不问金燕子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是被谁点了穴道。

金燕子自己却忍不住道：“ 这里的珍宝，虽已有不少，但销魂娘子的真正宝藏，却还在里面呢。 ”

银花娘张大眼睛，道：“ 这里面还有屋子？ ” 她其实早已算定这里面还有屋子，否则点了金燕子穴道的那人又到哪里去了。

金燕子沉声道：“ 你跟着我来。千万要小心，无论见着什么人，什么事，都莫要多嘴，你能听我的话么？ ”

银花娘笑道：“ 妹子不听姐姐的话，听谁的话。 ”

金燕子一笑，又搬下个铁箱，叩起头来，她想不出别的主意，自然只有照方抓药，还是用那老法子。

银花娘静静地瞪着，心里虽奇怪，却绝不多嘴，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她分得比谁都清楚。

只见那蒲团果然又滑了进去，银花娘瞧得也不免暗暗一惊，却听得金燕子在里面竟已失声惊呼了起来。俞佩玉与林黛羽，竟已不见了。

银花娘赶紧跟着掠进去，瞧见里面的珠光主气，她又是惊奇，又是欢喜，金燕子却只呆呆地站着，不住喃喃道：“他们怎地不见了？”

银花娘忍不住问道：“谁不见了？”

金燕子也不答话，绕过那巨大的石棺，突然瞧见石棺后，竟又多了个地洞，石柜里的药瓶，也又压碎了两个。

她虽然天真开朗，不懂人心之奸诈，但却绝非笨人，心念转了转，就猜出这里方才发生过什么事。

——俞佩玉捉到了林黛羽，两人挣扎着跌倒，林黛羽又压破了药瓶，自己也已吸入了催情之药。

所以，她便也不再挣扎反抗了。

但两人挣扎时，无心中又触了某处机关，现出了那地洞，两人神智俱已晕迷，竟不觉全都掉了下去。

地洞里黑黝黝的，下面也不知是什么地方。

金燕子又是担心，又是着急，突然道：“你在这里等着，我下去瞧瞧。”

银花娘瞟了那石柜的绢册与药瓶一眼，道：“你可千万要小心才是，我好容易有个姐姐，可不愿意……”

金燕子截口笑道：“你放心，姐姐死不了的。”

她试探着爬入那地洞，才发现这地洞竟是个斜坡，就好象滑梯似的，她索性闭起眼睛，滑了下去。

等她张开眼睛，又不禁惊呼出声来，这地洞下，才是真正的“行乐之宫”所在地。

这是个广大的石洞，似乎并未经人工改造，绚丽的珠光，映着千奇百怪的钟乳，天工之巧，更胜人间。

钟乳下，奇石旁，是一张张柔软的锦榻，锦榻旁有一张张形式奇妙的低几，低几上还留有玉盏金樽。

金燕子落下来的地方，是个极大的水池，只不过此刻水已干枯，却更显得池边雕塑之淫巧。

此刻，这石洞中虽然静寂无声，但当年却想必充满了极乐的欢笑。此刻，锦垫上虽已无人，昔年却想必都坐着英俊的少年，美丽的少女，玉盏中装的想必是天下珍馐，金杯中盛的想必是美酒。

一个人自上面滑下来，滑入这温暖的水池中，瞧见四面的美景，那岂非真的是一交跌入温柔乡里，一步登天了。

但金燕子却还是瞧不见俞佩玉和林黛羽。

她四面走了一转，才发现一根巨大的钟乳后，隐隐有天光传入，出口竟在这里，俞佩玉竟已走了。

俞佩玉明知她被点了穴道，困在石室中，竟还是不顾而去，金燕子木立在出口前，眼泪不觉流下面颊，只听银花娘唤道：“姐姐，你没事么？”

金燕子忍住满腹辛酸道：“现在已没有事了，你下来吧。”

她擦干了脸上泪痕，决定将这一日的遭遇，只当做场噩梦，以后再也不去想它，再也不去想俞佩玉。

她却未想到，林黛羽已将俞佩玉恨之入骨，怎会和俞佩玉一齐走呢？这一段纠缠不清的情怨，又岂是如此容易便能解决的？

山洞外，初升的阳光，正照着辉煌的大地，不知名的山花，在温软的微风中，吐露着香气。

银花娘正忙着将洞中的宝藏，一箱箱运出来。

金燕子幽幽叹道："你瞧，那花朵上的露珠，世上又有什么珍珠能比它更美丽。"

银花娘笑道："但珍珠却能令咱们过人人都羡慕的生活，也可换得别人的服从与尊敬，露珠又怎么有它的魔力。"

金燕子凝注着天边的云，道："但你却也莫要忘记，这世上也有珍珠换不来的东西。"

银花娘吃吃笑道："大姐，你莫非有什么伤心事？"

金燕子叹了口气，不再说话。银花娘道："大姐，你等等我，我马上就回来。"

她突然飞奔而去，金燕子果然痴痴地等着她，不到半个时辰，她已雇来了三辆大车，还带来了两匹马。

那三个赶车的瞪大了眼睛，满脸惊奇之色，帮着银花娘将一只只铁箱搬上车，但却没有一个开口问话。

只要是男人，银花娘就有本事令他服服帖帖的。

一道深溪，自山坡上蜿蜒流下来。

金燕子骑在马上，沿溪而行，走了没多远，突然发现溪水中有条白布，卷在石头上，还未被流水冲走。

她忍不住跃下马，用树枝挑起那白布，污脏的白布上，还有着斑斑血迹，显然就是包在俞佩玉头上的。

俞佩玉显然在这溪水旁停留了一阵，解下这白布，洗了洗脸，也许还在溪水中照了照自己的容貌。他瞧见自己受了伤的脸，心里是什么感觉呢？

那时林黛羽又在哪里？难道就在旁边瞧着他么？

她难道已不再恨他？已承认他就是自己未来的丈夫？这俞佩玉，难道和那俞佩玉本是同一个人？但那俞佩玉岂非明明已死了么？明明有许多人亲眼瞧见过他的尸身，那难道还会是假的。

金燕子狠狠地甩下这白布，又跃上了马，暗暗咬着牙："我已决定不再想他，为何又要想他？"

银花娘象是什么都没有瞧见，也不去问金燕子，金燕子却也不去问她，这一行车马究竟要去哪里？

车马向西南而行，似奔蜀中。

这条路上的江湖朋友并不少，有的远远瞧见金燕子那一身金光闪闪的衣服，就赶快绕道而行，最多也不过远远打个招呼，走了一天，路上至少有四十个人是认识金燕子的，却没有一个人敢过来说话。

金燕子有时真想问问他们，有没有看见一个脸上受伤的少年，和一个少女同行，但却又咬了咬牙忍住了。

银花娘不住笑道："有大姐同行真是方便，否则咱们两个女人，带着三辆大车，赶路不惹上麻烦才怪呢。"

话犹未了，突见一人从后面跃马赶了上来。

马上人锦衣玉面，神采飞扬，一柄镶满珠玉的短刀斜斜插在腰带上，却

正是那神刀公子。

金燕子瞧了一眼，立刻扭转头，就好象不认得他似的，神刀公子瞧见她，却是满心欢喜，又忍不住埋怨道：“燕妹，你怎地不告而别，害我找得你好苦。”

金燕子寒着脸道：“谁要你找我的？”

神刀公子怔了怔，道：“我……我不找你找谁？”

金燕子冷笑道：“我管你找谁，天下的人，你谁都可以去找，为何定要来找我。”反手一鞭，抽在马腹上，远远走了开去。

神刀公子想不到她突然对自己比以前更冷淡十倍，满心欢喜，宛如被一桶冷水当头淋下，竟呆在那里。

银花娘眼睛一转，却驰马到他身旁，悄声道：“这两天我姐姐心情不好，有什么话，你不会等等再说。”

神刀公子又怔了怔，道：“你姐姐？”

银花娘笑道：“怎么，你不愿意有我这样个妹妹？”

神刀公子这才瞧清了她，瞧清了她脸上那媚到骨子里去的媚笑，瞧清了那一双勾魂夺魄的眼波。

他突然间象是变得痴了，竟说不出话。

银花娘悄悄在他腰上拧了拧，娇笑道：“你若想做我的姐夫，就该赶紧拍拍我马屁，乖乖地听我的话。”

娇笑着打马向前，突又回眸一笑，道：“你还不跟来么？”

神刀公子果然乖乖地跟了过去，满心懊恼，突然无影无踪。到了正午，一行人在岳家寺镇上打尖。

银花娘叫一桌酒菜，硬拉着金燕子和神刀公子坐在一起，暗暗悄悄地说着话，吃吃地娇笑。

这多情的神刀公子，竟象是己忘了金燕子，银花娘在笑，他就笑，银花娘眼波一转，他一口菜几乎吃到鼻子里。

银花娘突然拔出了他腰畔的刀，娇笑道：“果然不愧是神刀公子，佩的果然是口宝刀。”

神刀公子忍不住得意起来，大声笑道：“你可知道，江湖中已有多少名家的刀剑，断在我这柄宝刀下。”

银花娘似有意，似无意，抓住了他的手，撒娇道：“你快说，到底有多少呀？”

神刀公子睥睨作态，道：“少说已有七八十柄了。”

银花娘眼波凝视着他，象是不胜羡慕，又象是不胜崇拜，一只手更紧握着神刀公子的手，不肯放松，媚笑道：“有你这样的人在旁边，我真什么都不怕了。”

神刀公子一颗心直跳，简直已不知如何是好。

金燕子虽然从未将他放在心上，但瞧见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火气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世上没有一个女孩子，能眼看着自己的裙下之臣，当着自己的面，投向另一个女孩子的。

她喜不喜欢这男子是另一回事，但却绝不能忍受这男子丢她的人，金燕子终于忍不住推杯而起，掉首走了出去。

神刀公子终于也发觉不对了，突然搭讪着笑道：“你可记得那俞佩玉

么？”

“俞佩玉”这三个字，就象是个钩子，一下就钩住了金燕子的脚，无论如何再也走不出半步。

她停在门口，直等到心跳渐渐平复，才冷冷道：“俞佩玉岂非已死了？”

神刀公子道：“死了一个，又出来一个。”

金燕子手扶着门，虽然拼命想装出淡漠的样子，但自己也知道自己脸上的神情是瞒不了人的。

她不敢回头，自己也没有瞧见银花娘听见“俞佩玉”这名字后，面上神情比她的变化更大。

她没有说话，银花娘已大声道：“这两个俞佩玉，你难道全都认得？”

神刀公子冷笑道：“这两个人我倒全都见过，但我又怎会认得这种人。”

银花娘眼波一转，笑道：“听说死了的那俞佩玉，乃是当今天下武林盟主的公子，不但模样生得英俊，脾气也温柔得很，却不知这活着的俞佩玉可比得上他。”

神刀公子脸已气得发红，冷笑道：“若论模样，死了的那俞佩玉再也比不上活着的这人英俊，若论脾气之温柔，两人更是差得多。”

他故意将“死俞佩玉”说得一文不值，却不知金燕子此时己将全心全意都转到这“活的俞佩玉”身上，更做梦也想不到这两人原来本是一人。

金燕子咯咯笑道：“这俞佩玉难道也是个美男子。”

神刀公子眼睛盯看金燕子的背影，大声道：“这俞佩玉倒当真不愧是个美男子，脸上虽然不知被谁割了一条刀疤，但还是比那死了的俞佩玉强得多。”

他这话本是说来气金燕子的，谁知却将银花娘气得楞在那里，话也说不出，笑也笑不起来。

金燕子心里反而又惊又喜，喃喃道：“原来这俞佩玉和那俞佩玉并非同一个人，也并非林黛羽未来的丈夫，原来他脸上受的伤并不重，未变得十分丑怪。”

神刀公子忍不住大声道：“你在说什么？”

金燕子淡淡道：“我心里本有几件想不通的事，多谢你告诉了我。”

神刀公子道：“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金燕子道：“听不懂最好。”

银花娘忽然又笑道：“你是在哪里瞧见他的？我们也真想瞧瞧他。”

神刀公子吐出口气，道：“前天晚上，我就瞧见过他一次，那时我虽还不知道他也叫俞佩玉，也未留意他，却认得跟他走在一起的那女子。”

银花娘瞪大了眼睛，变色道：“只有一个女子跟着他？”

神刀公子冷笑道：“一个还不够么？”

银花娘恨恨道：“好个小贱人，竟将老大也甩开了，一个人缠住他……”她自然一心以为这女子必是铁花娘。

谁知神刀公子笑笑又道：“说来倒也好笑，这女子本来是那俞佩玉的未过门妻子，那俞佩玉死了还未多久，她竟又跟上这个俞佩玉……

银花娘怔了怔，道：“你说的这女子倒底是谁呀？”

神刀公子道：“自然就是‘菱花剑’的女儿林黛羽，你以为是谁？”

银花娘突然大笑起来，道：“妙极妙极，原来他又换了个姓林的，这人倒真是个风流种子。”她想到铁花娘也被俞佩玉甩了，不禁越笑越开心。

神刀公子也不知她为何如此好笑，只觉得她笑起来实在可爱已极，痴痴地瞧了半晌，才接着道：“那时我瞧见林黛羽非但没有戴孝，反而和男人在一齐，心里只道这女子原来是个假正经，外表看来虽然冷若冰霜，好象神圣不可侵犯的佯子，其实却原来是个水性杨花的荡妇。”

银花娘吃吃笑道：“和男人走在一起，未必就是荡妇呀，我此刻不也正和你走在一起么？”

神刀公子眼睛都眯起来了，又想去摸她的手，痴痴笑道：“你和我自然不是……”

突听金燕子大声道：“后来怎样？你为何不接着说下去。”

神刀公子干咳一声，坐正身子，道：“后来我们投宿到一家客栈，我见到他们竟走进一间屋子。”

金燕子冷笑逍：“原来你是一直尾随着他们的。”

银花娘咯咯笑道：“你跟着人家，是存的什么心呢？难道只想偷看人家的……好事？还是自己也想分一杯羹呢？”

神刀公子连脖子都红了，大声道：“我岂是那样的人，只不过这里总共只有那一家客栈，我不去那家客栈难道睡在路上不成？”

银花娘笑道：“你别生气，其实男人瞧见水性杨花的女子时，自己总觉得自己若不去沾沾边，那简直是太吃亏了，我本来以为天下的男人都是差不多的，又怎知道你……你和别的男人全部不同呢。”

神刀公子就算有些恼羞成怒，听到这样的话也完全没脾气了。

银花娘眼珠一转，悄笑着又道：“但你夜里还是去偷偷瞧了瞧人家，是么？”

神刀公子赶紧大声道：“我怎会去偷看那种人，只不过我住的屋子本在他们隔壁，到了半夜时，他们那屋子里突然大吵大闹了起来。”

金燕子到这时才忍不住问过来，道：“他们吵些什么？”

神刀公子道：“我见着他们时，林黛羽似有重病在身，连路都走不动了，那俞佩玉就象捧宝贝似地捧着她，也不管别人见了肉不肉麻，我若不知他们的底细，只怕还要当他们是对恩爱夫妇，听见他们突然吵闹起来，也不觉大为奇怪。”

银花娘笑道：“所以你就忍不住想去瞧瞧了。”

第一一章　情有独钟

神刀公子道：“但我并没有偷看，我刚走到院子里，那林黛羽竟也踢开门，冲了出来，手里居然提着柄剑。”

银花娘笑道：“这位林姑娘也奇怪，病刚好，就杀人，难道那位俞公子照顾她的病还照顾错了不成。”

神刀公子冷笑道：“依我看来，这俞佩玉必定是乘人病中，占了人家的便宜，所以那林黛羽才冲出来，就大喝道：‘俞佩玉，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出来吧’！”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那小子原来也叫俞佩玉。”

银花娘瞟了金燕子一眼，笑道：“如此说来，这林黛羽竟真的好象吃了俞佩玉什么亏似的，所以才恨得要和他拼命，但大姐你说，俞公子会是这种人么。”金燕子自然知道林黛羽要杀俞佩玉的原因，但又怎对人说出来，想起销魂宫中发生的种种事，她心里酸甜苦辣，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口中却冷冷道：“你为何不能静静听他说下去。”银花娘悄悄吐了吐舌头，神刀公子接道：“那俞佩玉想必是因心中有愧，竟躲在屋里，不敢出来，林黛羽跺着脚骂了半天，又冲了进去。”

金燕子忍不住道：“俞佩玉还没有走？”神刀公子道：“俞佩玉竟好象呆住了，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这时客栈里人都已被惊动，都赶来瞧热闹，有些人以为是夫妻吵嘴，想来劝架，但人还没有走过去，就已被林黛羽踢出来，吓得别人再也不敢过去了。”

银花娘笑道：“这位林姑娘倒真凶得很。”

神刀公子道：“她冲进屋子里，将俞佩玉大骂了一顿，简直把俞佩玉骂成世上最无耻的人，但俞佩玉却是呆呆地坐着，也不还嘴。”

银花娘道：“常言道：‘一只巴掌拍不响’，人家既然不还嘴，那位林姑娘就算再凶，只怕也只好算了吧。”

神刀公子道：“我本也以为如此，谁知这林黛羽却好象完全疯了，突然抬手就是一剑，向俞佩玉刺了过去。”

听到这里金燕子终于忍不住失声惊呼起来，道：“他难道也未还手？”

神刀公子瞪了她一眼，缓缓道：“他非但没有还手，连闪避都未闪避，林黛羽一剑刺在他身上，他简直连动都没有动。”

金燕子道：“他伤的是要害么？”

神刀公子冷冷道：“林黛羽好象并不想一剑就杀了他，所以这一剑只刺在他肩间，第二剑也不过只将他胸膛割破条血口……”

金燕子失声道：“她就忍心再刺第二剑。”

神刀公子冷笑道：“岂只两剑，她一面骂，一面流泪，但掌中剑也没有停过。”

金燕子眼中也要流下泪来，道：“难道就没有人去拉住她？”

神刀公子道：“别人方才已领教过她的手脚，有谁敢过去拉她。”

金燕子跺脚道：“你呢？你为何不去拉住她？难道你也怕她的武功？”

神刀公子垂下了头，道：“我本想拉着她，但我一听得那人也叫俞佩玉……也不知为什么，我一听见俞佩玉这名字就生气。”

金燕子颤声道：“那么你……你难道就眼瞧着他在你面前被人杀死？”

神刀公子眼睛盯着她，冷冷道：“你也认得他？你为何对他如此关心？”

金燕子大声道：“我认得他又怎样？关心他又怎样？这与你又有何关系？”

神刀公子眼睛里象是已冒出火来，端起酒杯，一只手却抖个不停，抖得杯中酒洒了一身。

银花娘娇笑道：“但那俞佩玉真的被林黛羽杀死了么？”

神刀公子眼睛还是盯着金燕子，突然冷笑道：“这难道还有假的。”

金燕子霍然长身而起，嘶声道：“你……你竟……”

神刀公子也站了起来，大吼道：“那俞佩玉连自己都不还手，显然是自己情愿死在林黛羽的手下，他自己既然心甘情愿，我为何要多管他的闲事。”

金燕子眼睛失神地盯着他，一步步往后退，退到门口，眼中终于流下泪来，突然转过身子，掩面奔了出去。

银花娘也怔了许久，方自咯咯笑道：“俞佩玉终于死了，而且还是死在女人手里……老三若是听见这消息，那脸色必定好看得很。”

转目望去，只见神刀公子石像般立在那里，面上阵青阵白，忽然“砰”的一声，酒杯已被他生生捏碎。

金燕子奔回屋里，倒在床上，用棉被盖住头，这才放声大哭起来，她自己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如此伤心。

也不知哭了多久，只觉有一只手轻抚她的肩头，金燕子掀开棉被，便瞧见银花娘已坐在床畔，柔声道：“人死不能复生，大姐你又何苦如此伤心。”金燕子瞧见了她，就好象见着世上最亲近的人，竟扑倒在她怀里，又哭了一阵，才抽泣道：“我也不知道我怎会如此伤心，其实我和他相处只不过一天，甚至连他长得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

银花娘讶然道：“一天？只有一天？”

金燕子道：“虽然只有一大，但在这一天中发生的事，却已足够我回忆一辈子。”

银花娘目光闪动，缓缓道：“他对你很好？”

金燕子道：“嗯。”

银花娘笑道：“但那位神刀公子也对你很好呀。”

金燕子道：“那是不同的，他对我虽好，但却只不过是想占有我，而那俞……俞公子，却只是为我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银花娘冷冷道：“我看他并不是这么好的人……”

金燕子抬起头来，颤道：“你可知道，他本可得到我的，我……我已情愿将一切都交给他，但他……他却不肯伤害我……”

银花娘身子一阵颤抖，大声道：“他拒绝了你，也许只因为他瞧不起你。”

金燕子道：“不是的，你不知道……”

银花娘冷笑道：“我为何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个不知好歹的人，你本该恨他才是，为何反而为他伤心。”

金燕子叹道：“我本来也有些恨他，但现在……现在我却已了解他的心意，他生怕我为他牺牲一辈子的幸福，所以宁可让我恨他，也不愿伤害我，不为别的，就为这一点，我……我也一辈子忘不了他的。”

银花娘象是也怔住了，但瞬即冷笑道：“若换了是我被人拒绝，我就要恨他一辈子。”

突然“呀”的一声，房门又被推开，神刀公子木然站在门口，脸色苍白

得就象死人似的。

金燕子怒道：“ 谁要你进来的，出去，快出去。 ”

神刀公子呆呆地站在那里，突然长叹道：“ 你不要伤心，那俞佩玉并没有死。 ”

金燕子怔了怔，道：“ 那么你方才为何…… ”

神刀公子垂头道：“ 我方才只不过是故意气你的，但现在，现在瞧见你如此伤心，我……我再也不忍瞒下去。 ”

金燕子呆望着他，一时间反而说不出话来。

神刀公子道：“ 若是无人解救，林黛羽也许真的会杀死他，但就在那时，忽然有个人飞掠进来，拦住了林黛羽。 ”

金燕子忍不住道：“ 谁？ ”

神刀公子道：“ 红莲花。 ”

金燕子失声道：“ 这俞佩玉竟也认得红莲帮主？ ”

神刀公子道：“ 红莲花虽然出手救了他，但却不认得他，而且还似对此人颇有恶感，只不过觉得他罪不至死，所以才拦住林黛羽的。 ”

金燕子道：“ 你又怎会知道？ ”

神刀公子道：“ 那时俞佩玉满身是血，任何人都瞧得出他受伤不轻，但红莲花却始终未瞧他一眼，反而对林黛羽百般劝慰，好象受伤的不是俞佩玉，而是林黛羽，那俞佩玉也只是呆呆地瞧着他们，没有说一个字。 ”

金燕子道：“ 然后呢？ ”

神刀公子道：“ 然后红莲花就拉着林黛羽不顾而去，试想他若和这俞佩玉是朋友，或是对他并无恶感，至少也得瞧瞧他的伤势。 ”

银花娘听到这里，才叹了口气，道：“ 既是如此，又为何要救他？这红莲花倒不愧是出名的爱管闲事……但他早不到，迟不到，偏偏在那时赶到了，莫非他也是一直在暗中跟着他们的？莫非也一直在偷偷留意着他们的动静？ ”

神刀公子道：“ 其实一直在暗中偷偷跟着他们的，还不止红莲花一个。 ”

银花娘瞪大了眼睛，道：“ 还有谁？ ”

神刀公子道：“ 红莲花和林黛羽刚走，就又有个女子掠了进去，笑嘻嘻地瞧着俞佩玉，道：‘ 我早知道有别人会救你的，所以一直未出手…… ’ 试想她若不是一直跟着他们的，又怎会如此说话。 ”

银花娘冷笑道：“ 看来这俞佩玉相好的女子倒真不少，一个陪他进了客栈，竟还有个在暗中等着来救他。 ”

神刀公子道：“ 但俞佩玉见了这女子，却好象见着鬼似的，也不管伤口还在流血，跳起来就跑，他轻功倒当真不弱，纵然受了伤，那女子也未必追得上他。 ”

银花娘皱眉道：“ 这女子又是什么人？生得是什么样子？ ”

神刀公子道：“ 这女子一身白衣，看来倒也可算得是个美女，武功也可算得上是高手，但我却不知道江湖中有这么样一个人，也许是新出道的。 ”

他脸色苍白，神情痴呆，别人问一句，他就说一句，说到这里，突然又凝视着金燕子，缓缓道：“ 现在我已将所见到的事，全说出来了，这件事其中虽必定还有曲折，但我已不知道，也不知道那俞佩玉后来到哪里去了。 ”

他语声渐渐激动，接着又道：“ 但我以后若瞧见他，必定会叫他来找你的，我既已知道你的心意，无论你对我怎样，我……我总算没有对不起你。 ”

话未说完，人已扭头走了出去，他平日对金燕子纠缠不舍，此番这一走，倒走得漂亮得很。

银花娘笑道：“ 这人虽然有时很讨厌，不想骨头倒硬得很。 ”

金燕子默然半晌，悠悠叹道：“ 他没有对不起我，我却很对不起他。 ”

银花娘道：“ 我只顾听大姐说话，竟未想到他也在门口偷听，他若未听到大狙说的那番话，是绝不会走的。 ”

金燕子叹道：“ 他一直缠着我，就是因为总以为我对他虽然冷冰冰的，对别人却更冷，如今听到我心里己有了别人，才死了这条心，我也少了件心事。 ”

银花娘笑道：“ 但大姐你又何必让他死了这条心，若让他永远不死心，永远跟着咱们，叫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那岂非很有意思？何况，咱们姐妹在江湖中走动也止需要个象他这样听差打杂的人。 ”

金燕子从未想到她会有如此荒谬的想法，但自己心事重重，也懒得谴责于她，只是叹了口气，道：“ 我累得很，想歇歇，你出去吧。 ”

银花娘却还是坐着不肯走，瞪着眼道：“ 大姐，你想那位林黛羽姑娘，是为什么事要杀俞公子呢？ ”

金燕子翻了个身，闭起眼睛，不再理她。

银花娘道：“ 依我想来，那位林姑娘未必是真的想杀死俞公子的，这其中有两点可疑之处，大姐你难道没有听出来。 ”

金燕子虽不想理她，还是忍不住道：“ 有什么可疑之处？ ”

银花娘一笑道：“ 以俞公子对林姑娘的那种态度看来，是绝不会有丝毫提防林姑娘之心的，而且两人在一起，也不止一天了。 ”

金燕子皱眉道：“ 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

银花娘道：“ 既是如此，林姑娘要杀俞公子的机会本多得很，为什么定要等到那天晚上，在人那么多的地方下手，又为何要故意惊动许多人。 ”

金燕子想了想，道：“ 她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惊动别的人，只不过是忍不住火气，才争吵起来的。 ”

银花娘笑道：“ 一个女人若是恨极了一个男人，甚至恨不得要杀死他的时候，就绝不会大声和他争吵的，若是和他大声争吵，就绝不会是想杀他的……大姐你也是女人，你说我这番话说得有没有道理。 ”

银花娘道：“ 还有，那林姑娘若是真的想杀俞公子，在那么多人面前，还不会痛痛快快的一剑将他杀了么？ ”

金燕子道：“ 她也许是想慢慢折磨他。 ”

银花娘笑道：“ 依我看，那位林姑娘的心肠，决没有这么毒辣，何况她就算真的是想慢慢折磨他，下手也不会那么轻…… ”

金燕子道：“ 你又怎知道她下手的轻重？ ”

银花娘微笑道：“ 她下手若是不轻，到后来俞公子还能施展轻功而走？ ”

金燕子沉吟道：“ 依你看来，这是怎么回事。 ”

银花娘道：“ 依我看来，她这也许只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 ”

金燕子道：“ 她为什么要做给别人看呢？ ”

银花娘笑道：“ 这原因我就不知道了，也许大姐你知道…… ”

金燕子冷冷逍：“ 我只知道她实在恨极了俞佩玉，而且实在有杀他的理由，世上若只有一个人真的要杀俞佩玉，那人就是林黛羽。 ”嘴且虽说得如此肯定，心里却也已隐约觉得此事内中必定还有隐情，但他却未想到，此事

实际上复杂的程度竟比她所能梦想的还要复杂十倍。

马车在这小镇上歇了一整天，第二日凌晨，天还未亮，银花娘就起来催促着赶车的料理牲口，准备动身。金燕子一夜辗转反侧，方自入梦，听得院子里的声响，也不得不穿衣起身，推开房门，皱眉道：“这么早就走么？”

银花娘迎了过去，赔笑道：”我早就叫他们莫要惊动了大姐，但这种粗人天生的重手重脚，真是没法子。”

金燕子淡淡道：“他们就算没有惊醒我，你反正也是要来叫醒我的，是么？”

银花娘心事被她说破，脸上也不禁红了红，这才知道金燕子虽然素来马马虎虎，却也不是她想象中那么简单。

金燕子转身入屋，目中却又道：“瞧你如此着急赶路，想必心里早已有了目的之地，你究竟是想到哪里去？为何不对我说呢？”

银花娘笑道：“大姐一直没有问起来，所以……”

金燕子道：“我现在岂非已经问了。”

银花娘眼珠子一转，道：“咱们姐妹两人，带着这么多珠宝赶路，虽然不怕人抢，但也有些不便，所以我想先将这些箱子寄存在一个可靠之处。”

金燕子道：“你想寄存在哪里？”

银花娘笑道：“妹子初入江湖，什么人都不认得，这自然要靠大姐了。”

经过了昨大的事，金燕子虽也隐约觉得她这新收的小妹妹虽不简单，但还是想不出她对自己会有何诡计，沉吟半晌，道：“这么大一车珍宝，无论要寄存在哪里，都有些不便，咱们就算对他放心了，别人却未必肯担这么大的干系。”

银花娘道：“大姐说的是，这人不但要咱们放心，还得要有挑得起这副担子的肩胛，否则将这许多珍宝放在那里，也许反而会害了他。”

金燕子想了想缓缓道：“这样的人，附近是有一个的。”

银花娘眼睛里闪起了光，喜道：“是谁？”

金燕子道：“蜀中唐门，威震天下……”

她话来说完，银花娘已拍手笑说：“蜀中唐门的威名，妹子也早已听说过了，若能将这些箱子寄放在唐家去，那自然是再可靠没有，而且，以唐家父子兄妹的威望，绝不会有人敢往老虎头上拍苍蝇，打这些珍宝的主意。”

她忽又皱起了眉头，接道：“只是，唐家的人素来孤僻，大姐若是不认得他们，他们是一定不肯的。”

金燕子微微一笑，道：“你显然对江湖人事十分熟悉，怎会竟不知道我和唐门四秀也是结拜的姐妹。”

她虽然觉得银花娘有些欢喜过度，但却以为那只不过是因为银花娘对这些珠宝过于珍视之故。

却不知银花娘如此巴结她，就为的是早已知道她和唐家的姑娘们是结拜姐妹，否则只怕早已将她宰了。

只见银花娘兴高采烈，不住笑道：“大姐和唐门四秀是结拜姐妹，妹子我岂非也成了她们的姐妹了嘛，我孤苦伶仃，突然间有了这许多大名鼎鼎的姐姐，我简直开心死了。”

金燕子见她如此欢喜，也不禁笑道：“唐门家教颇严，他们的姑娘媳妇，

总是觉得朋友太少，瞧见多了你这么个可爱的妹妹，也必是开心得很的。”

她想到银花娘身世孤苦，纵然对珍宝瞧得重些，也是人情难免，一念至此，不觉将昨日对银花娘生出的提防之心，又尽都抛开，反而觉得自己早上不该对她那么冷淡，是以一路上又打起精神，和她谈笑起来。

蜀道虽难，但在这蜀中平原一带，却少山路，而且川中古称天府，物产丰茂，路上商旅不绝，倒也不觉寂寞。

过了云阳渡，沿长江而行，道路更是平坦，一路上乞丐却渐渐多了起来，大多俱是三五成群，谈笑而行，见到普通商旅，竟然很恭谨地让路，但却绝不上前乞讨，有些面上甚至还带着倨傲之色，似乎不大瞧得起这些俗人。

银花娘忍不住悄声道：“我瞧这些乞丐，身上象是全带着武功，绝不是普通要饭的……莫非他们就是丐帮中的弟子。”

她说话的声音虽小，但走在前面数丈外的一个孤身乞丐，却突然回过头来，瞧着她微微一笑，道：“花姑娘自己走自己的路，你不必多管别人的闲事。”

只见这乞丐衣衫褴褛，满是油污，但一张清雅瘦削的脸，却洗得于干净净，目光闪动之间，更是炯炯照人。

银花娘吐了吐舌头，娇笑道：“前辈好厉害的耳力，想必是丐帮中的长老了？”

那中年乞丐突地沉下了脸，眉目间隐有怒意，但瞧了银花娘身旁的金燕子一眼，却只是冷冷道：“我并非什么前辈，更非长老，姑娘你只怕瞧错了。”

银花娘还想说话，这中年乞丐却已撒开大步，走到道旁坐下，从怀中取出了个木瓶喝起酒来。

马车转眼便自他身旁走过，银花娘摇头苦笑道：“这人好古怪的脾气，我又没惹他，他何苦给我脸色看。”

金燕子也不答话，过了半晌，忽然道：“前面有个李渡镇，你在镇上的李家栈等我，不见不散。”

银花娘讶然道：“大姐要到哪里去？”

金燕子道：“我突然想起有件事……”

银花娘道：“妹子陪大姐去不好么？”

金燕子似乎有些不耐烦，皱眉道：“我叫你在李渡镇等我，不用三天，我必定会去找你，你难道怕我跑了。”

银花娘赶紧赔笑道：“妹子遵命就是。”

金燕子瞧着她带着三辆大车走了，突然勒过马头，向回路而行，只见那中年乞丐，已经在道旁树下睡着了。

别的乞丐，背上或多或少，总有几只麻袋，麻袋越多，阶级越高，没有麻袋的，便是丐帮中未入门的弟子。

这中年乞丐神情倨傲，行路时脚下点尘不起，武功必然甚高，显然绝不会是未入门低级的弟子，但背上偏偏一只麻袋也没有。

别的乞丐身上衣衫虽破旧，大多洗得干净净，只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掩不住的风尘劳苦之色。

这中年乞丐身上衣衫虽满是油污，面上却非但极为干净，而且肌肤细致，甚至一条皱纹都没有。别的乞丐大多三五成群，彼此招呼，这中年乞丐却是傲然独行，似是不屑与旁人为伍。

金燕子为的只是要找红莲花仔细问一问那天所发生之事的详情，本可找

别的乞丐打听红莲花帮主的下落。

但她越瞧这乞丐越是奇怪，竟忍不住动了好奇之心，远远便下了马，牵着马走到树下，也坐了下来。

别的乞丐见她突然坐到这中年乞丐身旁，面上都露出惊讶之色，但走过他们身旁时，脚步却都放轻了，竟似都不敢惊扰这中年乞丐的好梦。

金燕子也沉住了气，并不去唤醒他。

这中年乞丐鼻息沉沉，睡得象是很熟，还不住含含糊糊地说梦话，金燕子留神去听，听他说的竟是：“车子里载着那么值钱的东西，还不赶快赶路，却来找要饭的干什么，难道想施舍两文么？”

金燕子心里又是一惊：“这人好厉害的眼力……”

那三辆大车载的却只是珍珠翡翠一类的东西，价值虽珍贵，分量却和货物没什么两样。

这中年乞丐又怎会一眼便瞧出来的？

金燕子心里越是惊异，越是沉住了气，这中年乞丐装睡无论还要装多久，她都决定耐心等下去。

又过了半晌，那中年乞丐忽然大笑而起，道：“堂堂的江南女侠金燕子，竟跑来瞧个要饭的睡觉，也不怕别人看见笑掉了大牙么？”

金燕子吃惊道：“前辈原来认得弟子。”

那中年乞丐瞧着她笑道：“我非但认得你这只燕子，还认得只老鹰哩。”

金燕子的师傅，正是三十年前名满天下的独行侠“神鹰”云铁翼。但云铁翼一生独来独往，仇家遍于天下，晚来只收了金燕子这唯一的徒弟，等到金燕子出道时，云铁翼已是病在垂危。

他知道自己一生结仇太多，是以严诫金燕子不可说出自己的师承来历，江湖中果然也没有人知道她师傅是谁。

甚至无所不知的红莲帮主都不知道。此刻这中年乞丐竟一言道破了她的来历，金燕子面上不禁变了颜色，霍然长身而起，又缓缓坐了下去，强笑道：“前辈不知尊姓大名，怎会知道先师的……”

那中年乞丐挥手打断了她的话，皱眉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这句话你难道都不懂吗？至少我的名字，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的。”

金燕子也不知他为何突然动怒，也不敢再问。那中年乞丐瞪了她两眼，突又展颜笑道：“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金燕子道：“弟子要找贵帮的红莲帮主有事商谈，是以要求前辈带领……”

那中年乞丐突又大怒道：“你是来找我带路的么？”

金燕子见他怒气一生，眸子里似有两道精光射出，竟是令人不可逼视，但转瞬间笑起来，却又令人如沐春风。

她简直从来未见过一人喜怒之间的变化，有他这么快的，心里正在惊异，谁知那中年乞丐又复仰天大笑道：“你竟然找我带你去见红莲花，我为何不带你去呢……快骑上你的马，跟着我走吧。”

金燕子既不知他方才为何发怒，更不知他此刻又为何大笑起来，而且笑得奇怪，一时之间，不觉呆住了。

那中年乞丐已长身而起，走了两步，回首喝道：“叫你跟我走，你怎么又不走了？”

金燕子只得苦笑着站起身来，她生怕又触怒了这个奇怪的人，只是牵着

马跟在他身后，不敢骑上去。

这时天已入暮，道路上行人已渐少，只剩下三五成群，匆匆赶路的丐帮弟子，瞧见他来了远远便让路避开。

这些丐帮弟子对他的态度虽似有些畏惧，却无一人向他打招呼的，本在谈笑着的人，一见到他，笑容也立刻冻结。

那中年乞丐对这些人竟是完全不理不睬，看来竟似非丐帮中人？但若说他不是丐帮中人,又为何要打扮成乞丐模样 而且和这些丐帮弟子同路而行？金燕子越瞧越奇怪，心里已不觉暗暗后悔。

这人行踪如此诡秘，莫非竟是丐帮的厉害对头，我为的是要找红莲帮主，又何苦跟着他走？

只见这中年乞丐头也不回，越走越远，金燕子突然跳上了马，快马加鞭，急驰而行，片刻间便将那中年乞丐远远抛在后面，甚至连那些丐帮弟子的人影都瞧不见了，金燕子才松了口气苦笑着，道：“ 我这岂非是…… ”

谁知她话未说出，道旁树下，突有一人冷冷道：“ 你要找红莲花，已走错路了。 ”

一人斜倚在树上，缓缓喝着瓶中的酒，似乎早就站在这里，可不正是那神秘的中年乞丐是谁。

金燕子这一惊当真不小，话也不说，勒转马头，也不辨路途，又狂奔了一阵，刚想歇下来喘口气。

谁知那中年乞丐竟又早已在那里等着，冷冷道：“ 这条路也走错了。 ”

这人行踪竟快如鬼魅，金燕子平日虽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从一见此人的面开始，就似已被他魔力所慑，所以才会莫名其妙地谁都不找，偏偏找他，莫名其妙地在他身旁等着，又莫名其妙地打马狂奔。

此刻她只觉手脚发软，连马都赶不动了，颤声道：“ 你……你要怎样？ ”

那中年乞丐瞧着她一笑，道：“ 是你要我带你去找红莲花，我此刻只不过是带你罢了。 ”

金燕子道：“ 我……我现在已不想去了。 ”

那中年乞丐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冷冷道：“ 你既已要我带你去，就非去不可。 ”

若是换了别人对金燕子如此说话，金燕子不立刻拔刀相向才怪，但在这人面前，她竟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那中年乞丐转身而行，金燕子连逃都不敢逃了，竟然乖乖地跟在他身后，这简直连她自己也不知是为了什么？

只听那中年乞丐正悠悠道：“ 你现在心里必定在后悔，不知为何偏偏要找到我。 ”

金燕子咬紧牙关，也不答话。

那中年乞丐道：“ 但你也不必后悔，这其实并不是你来找我，而是我找你的。 ”

金燕子又吃了一惊，失声道：“ 你找我的。 ”

那中年乞丐突然转身面对着她，缓缓道：“ 不错，是我找你的，只是你自己也不知道而已。 ”金燕子瞧着他那双发亮的眼睛，忽然想起自从这双眼睛瞧过她一眼后，她就不知不觉地一心想回去找他，甚至连银花娘在旁边稍微拖延了片刻，她心里都觉得出奇的焦躁、不安，当时她虽不知是为了什么，现在却已知道，这所有一切微妙变化，竟都是为了这双眼睛。

这双眼睛里，竟似有种奇异的慑人之力。

想到这里，金燕子不禁一身冷汗，颤声道：“你……你为什么要找我？”

那中年乞丐道：“这有三个原因。”

金燕子讶然道：“三个原因？”

那中年乞丐缓缓道：“第一个原因，就因为你是云铁翼的徒弟。”

金燕子道：“你……你和先师究竟有什么关系？”

那中年乞丐也不答话，只是缓缓接道：“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你要找红莲花。”

金燕子道：“你和红莲帮主莫非有什么仇恨？”

那中年乞丐还是不回答，却轻微一笑，接口道：“第三个原因，只因为你是女人，而且还是个绝色的美女。”

他一笑起来，一张清瘤瘦削的脸，突然变得说不出的邪恶，发亮的眼睛里，更充满了淫猥之意。

金燕子被这双眼睛瞧着，就好象自己身子已完全赤裸了似的，恨不得寻个地缝立刻钻下去。

金燕子道：“你……你要怎样？”

她此刻恨不得肋生双翅，赶紧飞逃，但那双眼睛里，却似有种奇异的吸引之力，她非但不能逃，简直连眼睛都不能眨一眨。

那中年乞丐缓缓道：“我要你来找我，只因为好好……保护你……好好保护你……好好保护你……”那语声越来越低，也越来越柔和。

金燕子只觉一个人恍恍惚惚，象是已睡着了，又象是比任何时候都清醒，竟也随着他道：“不错，你是要好好保护我的。”

那中年乞丐道：“现在，你应该知道，这世上唯有我是你最亲近的人。”

金燕子茫然道：“不错，你是我最亲近的人。”

那中年乞丐道：“所以我无论问你什么，你都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金燕子道：“是，无论你问我什么，我都要老老实实地回答你。”

那中年乞丐一笑，道：“我先问你，云铁翼临死之前，曾经得到了一本上古的武功秘笈，他是否已传授给你。”

金燕子道：“他老人家说，那本武功秘笈，必定要有极高智慧的人，才能参悟得透，所以他老人家纵然传授给我，我也学不会的，那反而会害了我。”

那中年乞丐道：“他死后，那本武功秘笈到哪里去了？”

金燕子道：“他老人家说，若让那本武功秘笈留在世上，必定要引起许多流血争杀，但他老人家又舍不得将之毁去，所以就将它藏到一个极为隐秘之处，那地方除了他老人家外，谁也不知道。”

那中年乞丐道：“你也不知道么？”

金燕子道：“他老人家对我虽然从无隐瞒，只有这件事，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告诉我，只因他老人家认为，世上没有一个女人能保守秘密。”

那中年乞丐恨恨道：“我找了许多年，才知道你是他徒弟，却不想他竟连你也不说，这老狐狸自己既然已死了，为何还要如此。”

金燕子道：“他老人家说，无论是谁，只要学得这秘笈上的武功，便可横行天下，所以这秘笈若是落在恶人手上，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老人家也知道江湖中已有些人发觉这秘笈已落在他手中，已有许多人在开始找他，所以更不许我说出自己的来历，免得别人找到我身上。”

那中年乞丐皱着眉思索了半晌，才缓缓道：“你要去寻那红莲花，又是

为了什么？”
金燕子道：“我要向他打听一件事。”
那中年乞丐道：“什么事？”
金燕子道：“有关俞佩玉和林黛羽的事。”
那中年乞丐道：“你为何对别人的事关心？”
金燕子道：“只因为我爱俞佩玉。”
那中年乞丐嘴角又泛起一丝邪恶的笑容，道：“你爱的不是俞佩玉，你爱的是我，知道么？”
金燕子突然大声狂呼起来，道：“我爱的是俞佩玉，不是你，不是你。”
那中年乞丐实未想到她情感竟如此强烈，竟能摆脱他精神的桎梏，目光一闪，自怀中取出了条极细的金链。
金链上系着个奇异的黑珍珠，他手摇着金链，珍珠便在金燕子面前不停地摇荡摇荡……
金燕了激动的情感，果然又渐渐平静下来。
那中年乞丐沉声道：“无论你爱的是谁，但我总是你最亲密的人，是么？”
金燕子垂下眼皮，道：“是。”
那中年乞丐道：“无论我要你作什么，你都不会反抗，是么？”
金燕子道：“是。”
那中年乞丐道：“现在，我要你把身上衣服脱下来。”
金燕子想也不想，立刻缓缓脱下了身上衣服，露出了那比玉更莹润的胸膛，胸膛在晚风中傲然挺立。
那中年乞丐满意地一笑，道：“现在，你脱下裙子。”
金燕子缓缓解开了裙腰带的搭扣……
就在这时，只听一阵敲竹之声，远远传了过来。
那中年乞丐叹了口气，道：“可惜现在没有时间了，你穿上衣服吧。”
等到金燕子穿起衣服，那中年乞丐又道：“现在，你可以慢慢醒来了，你要将我问你的一切话都忘了，只记得我是你最亲密的人，我是你的朋友，你的丈夫，也是你的父亲，你的师傅。”
他收起了珍珠，双掌轻轻地一拍。
金燕子茫然张开眼睛，茫然瞧了他一眼，喃喃道：“你是我的朋友，我的丈夫，又是我的父亲，我的师傅，但你是谁呢？你究竟是谁呢？”
那中年乞丐微微一笑，道：“你若想知道我的名字，我不妨告诉你，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郭翩仙，我就是人中的奇迹，天下没有人比得上我。”
金燕子身子似乎微微一震，道：“郭翩仙！”
郭翩仙傲然笑道：“我是昔日丐帮的长者，武当的护法，西北最大马场的主人，天下最大的富翁，我也曾经是海棠夫人君海棠的丈夫。”
他大笑接道：“这不过是我数十种身份中的几种而已，我的身份多得有时连自己都忘记，我这一生比数十人加起来都丰富。”
金燕子茫然叹了口气，喃喃道：“郭翩仙……人中的奇迹……我的丈夫……”

深夜荒山之中，竟亮起了一片灯火。

在山凹里，四面山壁上，都插满了松枝火把。

火光照耀下，成千成百个丐帮弟子，散坐在四周。

红莲花也坐在一块石头上，面色是那么凝重，任何人都可瞧出，他这名满天下的红莲帮主，现在必定遇着了一件难以解决的困难之事。

梅四蟒自然也在他身旁，眉宇间亦是忧郁沉重。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山凹里竟仍是一片死寂，只有火的燃烧声伴着山风，象是狼群嘶哑的呼唤。

良久，红莲花终于忍不住道：“ 你想，他真的会来么？ ”

梅四蟒沉重道：“ 自北面来的弟子，都曾在路上见到一个很象他的人，虽然没有人能证明真的就是他，但都说这人的模样和帮主描述的相差无几，是以他们也都遵从帮主的吩咐，瞧见他就远远避开了。 ”

红莲花叹了口气，道：“ 此人销声匿迹，几乎已有十五年，此刻会突然出现，他究竟有何居心，倒真是令人猜不透。 ”

梅四蟒道：“ 他的用意帮主难道真的猜不透吗？ ”

红莲花默然半晌，苦笑道：“ 他莫非是要我将这帮主之位让给他？但以他的为人，他是未必瞧在眼里。我想他也许是有更大的图谋。 ”

梅四蟒面色更是沉重，仰视着黑暗的苍穹，深沉地道：“ 无论他有何图谋，我知道他带来的只有灾祸，灾祸。 ”

他忽然压低声音，接着道：“ 但无论他武功多么高强，以今日我们的人手，想必总可以除去他。 ”

红莲花面色变了变，哑声道：“ 但无论如何，他总是丐帮的长老。 ”

梅四蟒道：“ 据弟子所知，他还是武当的护法，一身而兼两派之长，这已犯了本帮大忌，帮主正可以帮规来处治他。 ”

红莲花苦笑道：“ 但又有谁能证明他也是武当的护法？ ”

梅四蟒怔了怔，道：“ 这—— ”

红莲花叹道：“ 此人纵然作恶多端，但世上却没有一个人能证明他的恶行，否则不等别人，老帮主就会放不过他的，又怎能让他活到现在。 ”

梅四蟒皱眉道：“ 帮主的意思，该怎么办呢？ ”

红莲花沉声道：“ 我一接到他的信，便开始思索对付他的良策，但直到此刻，还是想不出什么好法子，也许…… ”

突听远处山口响起了一阵敲竹之声。

梅四蟒失声道：“ 来了。 ”

话犹未了，敲竹声一声连着一声，已到面前。

丐帮集会，四面自然都伏有暗卡，见到他来了，便以敲竹为号，梅四蟒长叹了口气，道：“ 他来得好快。 ”

四面的丐帮弟子，虽乃安坐不动，但神情都已紧张起来，有的人指尖甚至已在微微颤抖。

只见一个清瘦颀长的中年乞丐，大步走了进来，目光睥睨之间，竟有不可一世的气概。

还有一个身穿着淡金色衣衫的绝色女子，垂首跟在他身后，红莲花面色立刻又变了，悄声道：“ 金燕子怎地也跟他一齐来了？ ”

梅四蟒道：“ 金女侠莫非已落入他的魔掌？ ”

话犹未了，郭翩仙已大步走到近前，锐利的目光，上上下下，将红莲花瞧了一遍，忽然笑道：“ 多年不见，昔年的垂髫童子，今日已长成个英挺少

年，而且已名扬四海，这当真可贺可喜。”

红莲花抱拳道：“不敢。”

郭翩仙道：“却不知你还认得我么？”

红莲花道：“虽然多年不见，但郭长老的风采，时刻俱在弟子念中。”

郭翩仙面色一沉，厉声道：“你既然还没忘我乃帮中长老，见了我为何还不下拜。”

红莲花怔了怔，呐呐道：“这……”

梅四蟒在旁抗声道：“帮主乃帮中至尊，长老纵是前辈也无令帮主跪拜之理。”

郭翩仙仰天狂笑道：“好，好，原来你已当帮主，这更可喜可贺。”

高亢的笑声，震得四山都起了回音，丐帮弟子个个耳朵如被雷轰，一个个俱已坐立不定，面色如土。

只听郭翩仙笑声突又停顿，瞧着红莲花厉声道：“但你这帮主却不知是谁令你当的。”

梅四蟒道：“此乃老帮主的遗命。”

郭翩仙道：“遗命？拿来瞧瞧。”

梅四蟒道：“老帮主临终遗言，本无纸令。”

郭翩仙道：“老帮主遗言，有谁听见？”

梅四蟒道：“除了帮主外，弟子也曾在旁听见。”

郭翩仙冷笑道：“就凭你的话，就让他坐上帮主宝座，这也未免太容易了吧。”

梅四蟒怒道：“长老莫非认为弟子所言有假？”

郭翩仙道：“凭你也敢在本座面前如此说话？你仗的是什么？”

梅四蟒挺身道：“弟子只是据理而言。”

郭翩仙喝道：“据理而言，哼！你还不配。”

“配”字出口，突然伸手。

梅四蟒只觉眼前一花，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脸上已着了两个耳掴子，接着人便被远远抛了出去。

他号称“没事忙”，为人自然极是热肠，人缘自也极好，丐帮弟子虽震于郭翩仙之武功与气概，但见到梅四蟒受辱，仍不禁骚动起来。

郭翩仙目光四扫，厉声道：“本帮帮主之产生，从来只有两途，一是论辈分之尊卑，二是论武功之高下，本座以护法长老之身份，而来查询此事，你们乱吵什么？”

沉厉的语声自嘈杂中传送出去，每个字仍可听得清清楚楚，但丐帮弟子的骚动却仍未被压下去。

郭翩仙怒道：“红莲花，你这是当的什么帮主？本帮子弟，怎么越来越没规矩了。”

红莲花一直好象置身事外似的，此刻方自微微一笑，缓缓举起双手，轻轻一挥，沉声道：“兄弟们且静静，有话慢慢说。”

他话声远不如郭翩仙响亮，但话才说完，丐帮弟子的骚动，就立刻沉寂下来，四下已没丝毫声音。

红莲花瞧着郭翩仙微笑道：“本帮子弟的规矩还是有的，只不过大家对郭长老都已有些生疏，十五年的日子，无论对谁说来，都不算太短的。”

郭翩仙面色变了变，道：“他们难道都已忘却了本座不成？”

红莲花缓缓道：“并非是忘记，而是他们都以为本帮昔日的护法长老，在十五年前，便已退出本帮了。”

郭翩仙怒道：“这话是谁说的？”

红莲花微笑道：“故老帮主在十五年前，便已宣布此事，本帮弟子，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长老想必也不会认为晚辈所言有假吧。”

郭翩仙呆了半晌，冷笑道：“他不说将我逐出帮外，只说我自己退出本帮，对我还算有点交情。”

红莲花道：“他老人家早已知道长老志在四海，绝不会恋怀本帮区区之位，否则无论以辈分或武功而言，他老人家仙去后，原都该让长老你承继大统的。”

郭翩仙大笑道：“难怪江湖中人盛称，红莲帮主非但文武双全，精明强干，而且口角锋芒，亦是天下无双，今日一见果然不差。”

红莲花忽然走到金燕子面前，微笑道：“金女侠今日惠然光降，莫非有何见教？”

金燕子道：“我是跟他来的。”

红莲花试探着道：“金女侠认得郭长老，想必不会太久吧。”

金燕子道：“他是我最亲近的人。”

红莲花道：“哦……这倒真是想不到。”

他本想自金燕子口中，探出郭翩仙的恶迹，此刻暗中不禁甚是失望，但面上却丝毫不露声色。

他知道对付郭翩仙，只要棋差一步，便不可收拾。

只听郭翩仙又自笑道：“我本担心你年纪太轻，无力承担本帮的大事，如今见到本帮弟子竟如此尊崇于你，我也放心了。”

他话风竟变得如此快，确是令人惊异，红莲花本也难以相信，但转念一想：“他见到兄弟们人人归心，知道自己纵然夺得帮主之位也是无用的，是以立刻见风转舵了。”想到这里，才不觉松了口气，警戒之意大减，笑道：“郭长老身在帮外，仍如此关心帮中之事，实令弟子感激得很，弟子谨为帮中子弟向长老谢过。”

说到“关心”两字，他已发觉郭翩仙目中射出了一股妖异之光，自己的目光竟被吸引。

但这时他想移开已来不及了。

郭翩仙目光凝注，嘴角带着微笑，缓缓道：“但独力难支大厦，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你想必还是要请本座重回护法之位的，是么？”

红莲花道：“是。”

郭翩仙微笑道：“日后帮中之事，都必须由我两人共同取决，是么？”

红莲花道：“是。”

丐帮弟子见红莲花突然对郭翩仙言听计从，都不觉大为惊异，但丐帮帮规素严，谁也不敢多话。

只有梅四蟒，他此刻已喘过气来，挣扎着站起，大喝道：“帮主怎能听他的话，帮主你千万要多加考虑。”

郭翩仙厉声道：“此人目无尊长，冒犯护法，是否该按帮规处治。”

红莲花睁大了眼睛，“他……他……”

梅四蟒已奔上前来，拜倒在地，道：“帮主纵以帮规处治弟子，弟子也是要说的，弟子死不足惜，本帮大权若是落在此人手，大局焉可收拾。”

红莲花面上似乎露出为难之色。
郭翩仙又自怀中取出了那粒黑珍珠，缓缓摇荡着道：“ 此人罪已当诛，你还不发令么？ ”
丐帮子弟人人面如死灰，等着红莲花开口。
梅四蟒以头碰地，血流满面，不住声道：“ 弟子死不足惜，但帮主千万慎重…… ”
郭翩仙厉声道：“ 此人不但冒犯尊长，且干涉帮主之权，已犯本帮帮规第一条及第七条大戒，罪当凌迟处死，是么？ ”
金燕子忽然道：“ 是。 ”
原来她目光也已盯在那黑珍珠上，郭翩仙无论说什么，她的回答，都只有一个是字。只听红莲花也沉声道：“ 是，凌迟处死。 ”
梅四蟒狂呼一声，当场晕了过去。
丐帮弟子更是人人心惊胆战，目瞪口呆，他们谁也想不到红莲帮主竟会将梅四蟒处死，但是谁也不敢多话。
要知丐帮份子最杂，帮主若无重权，怎能统驭散布天下的千万弟子，是以丐帮帮主的权威，向来都在各门各帮之上。
丐帮帮主的命令纵然错了，帮中弟子也只有俯首听命，绝无抗辩的余地，否则受刑之惨，无可名状。
这也因为丐帮创于五代残唐，创始人本着“ 治乱世，用重典 ”的原则，量刑极重。此后一脉相传，至今未改，而丐帮也确实因为这原故，使得帮中弟子品流虽复杂，而不肖者却少之又少。
是以红莲花一声令下，梅四蟒才会惊骇晕厥，郭翩仙嘴角却不禁泛起一丝得意的微笑，叱道：“ 帮主有令，执刑弟子还不过来？ ”
叱声中，已有四个人长身站起，垂首走了过来，丐帮弟子们大多已在俯首垂泪，不忍再看。
黑珍珠仍在摇着，流动着妖异的光。
郭翩仙微笑道：“ 红莲花，现在你可以…… ”
话犹未了，突听“ 唰 ”的一响，一缕尖锐的风声，自红莲花手指间弹出，妖异的黑珍珠，立刻被击得粉碎。
郭翩仙后退数步，大骇道：“ 你…… ”
红莲花的狂笑已打断了他的语声，狂笑着道：“ 你若以为我真的这般容易就被你这摄心术所迷，你就错了。 ”
郭翩仙面色大变，恨声道：“ 好个红莲花，你装得好象。 ”
红莲花笑道：“ 我若装得不象，怎能诱出你的奸谋，我若不能使本帮千万兄弟，都瞧清你的面目，再动手除你，别人岂作也要认为我和你争权夺位。”
丐帮弟子俱是又惊又喜。
梅四蟒喜极之下，更已不觉泪流满面，仰首望天，嘶声道：“ 老帮主多年未能做到的事，今日终于被少帮主做到了，郭翩仙奸谋终于败露，老帮主你在天之灵、想必也可瞑目。 ”
郭翩仙面色铁青，突也狂笑道 :“ 什么奸谋？什么撮心术？我完全不懂。”
红莲花厉声道：“ 事己至此，你还不认罪？ ”
郭翩仙冷笑道：“ 我认什么罪？方才是你自己要处治梅四蟒，如今你自己又反悔了，这与我又有何关系？ ”
事情一变至此，他居然仍不慌乱，犹能应变，轻描淡写几句话，便想将

事情赖个干干净净。

红莲花、梅四蟒等人，虽然明知他在狡赖，但一时间竟想不出反击之言，不由得又都怔住。

郭翩仙目光四转，大喝道：“ 诸位兄弟，他说我用了摄心妖术，各位不问他可拿出什么证据？若是拿不出证据来，他就是血口喷人。 ”

丐帮弟子面面相觑，也怔住了。

第一二章　扑朔迷离

郭翩仙见红莲花已无法证实他使用“摄心妖术”，不由冷笑道：“红莲花，只要有一个人能证明我使了摄心术，我便俯首认罪，否则你就是捏造事实，侮辱尊长，我以故老帮主护法之尊，万万不能坐视，说不得今日便要为本帮清理门户。”

此人之心计深沉，凶狡阴恶，委实远在红莲花想象之上。红莲花额上不觉渗出冷汗，苦笑暗道：“我错了，我还是错了，老帮主费了二十年功夫，都未能证明他的奸谋，我凭什么认为一下子就能将他面目揭穿……”

突听一人大呼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会在这里……”

红莲花转头瞧见了金燕子，立刻狂喜道：“郭翩仙，你以为世上真的没有一人证明你使出了摄心术么？”

黑珍珠一击而碎，金燕子只觉脑中一阵震动，象是被人用铁锤重重敲击了一下，整个人摇摇欲倒。

但这一记重击，却击碎了她的精神桎梏，那黑珍珠正是她精神桎梏的象征，黑珍珠一碎，她精神便脱掉了桎梏，完全自由了。

但她还是不免晕迷了半晌，才叫出声来。

只见红莲花已冲到他面前，大声道：“金姑娘，你真的不知是如何到这里来的么？”

金燕子目光四转，瞧见了郭翩仙，立刻大呼道：“是他，就是他这恶魔，就是他用妖术迷住了我，他要我做他的情人、徒弟，还要我做他的妻子、女儿。”

到了这时，丐帮弟子的怒吼终于爆发出来。

梅四蟒狂吼道：“姓郭的，到如今你总狡赖不成了吧。”

郭翩仙目光转动，只见丐帮弟子已潮水般逼了过来，一个个面上俱都带着愤怒憎恨之色。

郭翩仙突也大喝一声，道：“站住！你们想干什么？”

梅四蟒道：“处治叛徒，清理门户。”

郭翩仙冷笑道：“凭你还不配。”

他忽然自怀中取出一物，高举过顶，喝道：“你先瞧瞧这是什么。”

只见他手中展起了一卷陈旧的黄绢，上面龙飞凤舞，以朱砂写着八个大字：“护法一至，如我亲临。”

梅四蟒面色立又惨变，颤声道：“这……这怎会落入你手中的。”

郭翩仙也不睬他，转目瞪着红莲花，厉声道：“这是谁的手泽，你总该知道吧。”

红莲花垂首道：“此乃三百年前，本帮诸老前人的手卷丹书……”

郭翩仙喝道：“你既知道，见了还不跪下！”

红莲花惨然长叹一声，缓缓跪了下去。

帮主既已下跪，丐帮弟子，还有谁敢站着，眨眼之间，千千百百弟子，黑压压跪了一片。

郭翩仙仰天狂笑道：“本座纵然有罪，除了诸老前人死后还魂，又有谁敢治我的罪。”

笑声突然顿住，面色竟也惨变。

只听一人大喝道：“我不是丐帮弟子，我用不着管你有什么丹书手卷。”

金燕子手持一柄匕首，自郭翩仙身后扑了过来。

她匕首刺出，才发出喝声，郭翩仙得意忘形，觉察时竟已迟了，锋利的匕首，已刺入了他的背脊。

丐帮弟子又是一惊一喜，只见郭翩仙身子摇了摇，惨笑道：“好，郭某想不到今日竟被一个小小的女子暗算……”突然反手一掌，闪电般挥了出去。

这一掌正是他毕生功力所聚，金燕子哪里闪避得开，身子竟被震得飞起，跌在数丈开外。

她连一声惨呼都来发出，便已晕了过去。

匕首，仍留在郭翩仙背上。

他身形踉跄后退，手里紧抓着手卷丹书，嘶声狞笑道：“诸老前人丹书还在本座手中，你们谁敢过来。”

红莲花虽然明知自己举手间便能将他制住，却偏偏不能出手，眼睁睁瞧着他一步步退出了人丛。

突见人影一闪，两个人一先一后，挡住了郭翩仙的去路，当先一个中年道姑乌发黄衫，淡雅如仙，背后斜背着一柄乌鞘长剑，杏黄色的剑穗，飘扬在苍白的面颊边，正是华山剑派掌门人“芙蓉仙子”徐淑真。

一个身材高挑的美貌少女，紧跟在她身后，眉目间英气勃勃，自然就是华山派长门弟子钟静。

红莲花瞧见这两人来了，不觉松了口气。

只听徐淑真冷冷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郭翩仙，我今日总算找着你了。”

郭翩仙狂吼一啸，拧身便想冲出。

们徐淑真十指纤纤，已闪电般点了他七处穴道，他毕竟已身受重伤，十成武功，连一成都使不出来了。

红莲花惊喜道：“仙子莫非也与此人有些宿怨。”

徐淑真长叹一声，道：“黄池会后，贫道便在一直追踪着他，我华山派与此人可说势不两立。”

她挥了挥手，钟静双手捧着丹书，送了回来。

徐淑真接着又道：“丹书奉回，此人便请帮主交给贫道带走如何？”

红莲花恭恭敬敬接过丹书，又沉吟了半晌，缓缓道：“今日若非仙子恰巧赶来，还是难免要被此人逃脱。”

徐淑真微笑道：“早在十余年前，贵帮故老帮主已将他逐出门户，贫道今日将他带走，想必与贵帮门户无损吧。”

红莲花道：“正是。”

徐淑真合十道：“多谢帮主。”

她远远瞧了晕迷中的金燕子一眼，忽又笑道：“今日若非这位姑娘，要擒郭某，还非易事，但请帮主转告这位姑娘，日后她若有事，贫道必有还报之处。”

红莲花含笑道：“金姑娘能蒙仙子垂青，也算福缘不浅了。”

他瞧着徐淑真飘然带走了郭翩仙，心情才算真正一松，正想过去探视金燕子的伤势，突见又有一条人影飞掠而来。

这人轻功虽不甚高，但姿态曼妙，嫣红的轻纱飘扬在闪动的火光间，宛

如天仙垂云而下。

红莲花皱眉道：“ 来的莫非是百花使者。 ”

一个轻纱为衫的绝色少女已盈盈拜倒在他面前，道：“ 弟子花讯，叩见帮主。 ”

红莲花微笑道：“ 不敢……姑娘此来，莫非是海棠夫人有事吩咐？ ”

花讯道：“ 夫人令弟子前来，一来是叩谢帮主将林师姐送回之恩。二来也要求帮主一件事。 ”

红莲花笑道：“ 海棠夫人有事，本座自当效力。 ”

花讯眨了眨眼睛，笑道：“ 贵帮昔日的郭护法，隐迹江湖十五年，如今又已复出，本门陕边的花媒大师姐也曾见过他了。夫人一想，帮主既然在此召集贵帮弟子，必定与郭护法此行有关，是以特令弟子前来求帮主…… ”

红莲花终于忍不住道：“ 夫人难道有些宿怨不成。 ”

花讯轻轻叹了口气：“ 正是如此，是以夫人想求帮主，等郭护法来到此地后，立刻以贵帮旗花烟讯通知夫人一声，夫人便在附近，立刻便能赶来的。”

红莲花默然半晌，苦笑道：“ 夫人吩咐，本帮本当从命，只可惜姑娘已来迟了一步。 ”

花讯失声道：“ 帮主莫非已将郭护法正了帮规么？ ”

红莲花叹道：“ 但请姑娘上复夫人，就说郭翩仙早已被本帮逐出门户，此刻——此刻他已被华山掌门人徐仙子带走了。 ”

几乎过了半个时辰，金燕子方自悠悠醒来。

红莲花似乎来不及等她完全恢复清醒，便已躬身道：“ 本帮得承姑娘相助，方能解除大难，却令姑娘因此负伤，本帮千百弟子，真不知如何才能向姑娘表示谢意。 ”

金燕子淡淡一笑，道：“ 帮主言重了…… ”

她笑容初露，又复隐去，颤声道：“ 那……恶魔可死了么？ ”

红莲花道：“ 他负伤之后，已被华山派徐仙子赶来带走，华山派与他亦有宿怨，徐仙子更是嫉恶如仇，他想必也活不长的。 ”

金燕子默然半晌，轻叹道：“ 不瞒帮主说，我未能亲眼瞧见他的尸身，总是有些不放心。 ”

红莲花笑道：“ 此人仇家遍布天下，徐仙子纵不杀他，海棠夫人也放不过他的。 ”

金燕子皱眉道：“ 海棠夫人？ ”

红莲花道：“ 海棠夫人方才曾派使者来打听他的消息。 ”

金燕子忽然变色道：“ 你告诉她了。 ”

红莲花道：“ 自然告诉她了，姑娘为何惊疑。 ”

金燕子叹道：“ 帮主若是告诉了海棠夫人，华山与百花两派从此便要多事了。 ”

红莲花讶然道：“ 为什么？ ”

金燕子道：“ 你可知道郭翩仙与海棠夫人之间有何关系？ ”

红莲花皱眉道：“ 不知道。 ”

金燕子沉声道：“ 江湖中难道竟没有人知道他和海棠夫人本是夫妻。 ”

红莲花骇了一跳，失声道：“ 夫妻。 ”

金燕子叹道：“ 海棠夫人就算也对他有些怨恨，但还是不会让他死在别人手中的，这样一来，她和华山徐仙子，岂非就成了对头。 ”

红莲花默然半晌，也不禁叹道：“ 难怪那位花讯姑娘一听到我说出郭翩仙的下落后，连话都来不及说，就立刻回去禀报海棠夫人——唉，这两人可说是当今江湖中最难惹的女子，她们若是斗起来，那局面岂非不可收拾。 ”

金燕子挣扎着坐起，忽然又道：“ 事己至此，说也无用，在下此来，本是要向帮主打听另一件事的。 ”

红莲花笑道：“ 姑娘如若有事相询，在下知无不言。 ”

金燕子垂下了头，缓缓道：“ 那天晚上，在那小镇的客栈中，林黛羽林姑娘和俞佩玉俞公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帮主不知能否详细地告诉我。 ”

红莲花面上微微变色，沉吟良久，才叹了口气道：“ 不知姑娘与此事又有何关系？ ”

金燕子苦笑道：“ 帮主若肯赐告，又何必问我和他们的关系呢？ ”

红莲花又沉吟半晌，终于叹道：“ 那日我也在那小镇上落脚，恰巧瞧见了他们入镇，我和林姑娘本是素识，虽然不认得她身旁的少年是谁，但也免不了过去打个招呼。 ”

金燕子道：“ 帮主和死去的那俞公子本是好友，瞧见林姑娘竟然和别的男人走在一起，心里只怕也有些恼怒吧。 ”

红莲花怔了怔，忽然大笑道：“ 姑娘若认为如此，就大大错了，在下生性落拓，本不斤斤计较那世俗的虚礼，林姑娘莫说还未和俞佩玉成亲，就算已和俞佩玉成亲，在下也没有理由定要逼她守寡的，她若另结知友，在下只有代她欢喜。 ”

他笑得虽然豪迈，却隐隐有些凄凉之意。

金燕子自然听不出来，展颜笑道：“ 帮主特立独行，不同凡俗，我若说错了话，帮主莫要见怪好么？ ”

红莲花一笑，却又皱眉道：“ 但我前去招呼时，那少年仿佛甚是动容，林姑娘反而对我不理不睬，简直好象没有瞧见我，她与我道义相交，本不该如此。 ”

金燕子道：“ 也许——也许是她心情不好。 ”

红莲花苦笑道：“ 此话虽然也有道理，但我突然想到，一个多月前，她也曾有一次将我视同陌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时她已身在险境，有不得已的苦衷。

金燕子道：“ 所以帮主便怀疑林姑娘这次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

红莲花叹道：“ 正是如此。 ”

金燕子道：“ 所以帮主少不得就要去瞧个究竟，我也正是想问，那天晚上帮主究竟瞧见了什么？ ”

始终垂手侍立在红莲花身旁的梅四蟒，此刻忽然插口道：“ 姑娘说得本不错，若是换了别人，白天遇着了内中颇有蹊跷的事，晚上少不得就会施展飞檐走壁的身法，去探个究竟，纵然那是别人姑娘家所住的闺房，他也可以完全不管不顾的…… ”

他眼睛瞪着金燕子，微微一笑，又接着道：“ 但姑娘莫要忘了，一个人若是做了丐帮的帮主，那身份多少都和别人有些不同，行事也不能那么随便了。 ”

金燕子的脸红了红，道：“ 在下失言，但帮主……帮主难道根本未普去

查探过么？”

梅四蟒道：“我家帮主，行事素来谨慎，他虽然不愿做出有失身份的事，但也不能将这种和朋友安危有关的事轻轻放过。”

金燕子失笑道：“红莲帮主行事的慎重和对朋友的侠义，天下皆知，用不着前辈再说，在下也是早就知道了。”

这次梅四蟒的脸也不禁红了红，干咳一声，道：“帮主为了要查明真象，只得先令本帮门下一个弟子，扮成那客栈的伙计，到林黛羽林姑娘的屋里瞧瞧动静。”

金燕子道：“那是什么时候。”

梅四蟒瞧了红莲花一眼，红莲花点了点头，梅四蟒才接着道：“那时已在黄昏之后……”

金燕子忽然截口笑道：“帮主若是方便，还是请帮主自己来说好么？否则前辈每说一句话，都要请示一次，岂非太麻烦了。”

梅四蟒大笑道：“女侠金燕子，果然是任何人也得罪不得的，老朽才只不过在无意中顶撞了姑娘一句，姑娘就饶不了我么？”

他大笑着鞠躬而退，金燕子叹道：“帮主有了如此忠心的帮手，当真令人羡慕得很。”

她不等红莲花说话，立刻转入正题，又道“贵帮那弟子入了林姑娘房中后，可瞧见了什么异常之处？”

红莲花道：“的确有些异常之处，他瞧见那林姑娘面色似是十分沉重，始终铁青着脸，从头到尾都没有睬他。”

金燕子眨眼道：“他既已扮成店伙，林姑娘又怎会睬他，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红莲花沉声道：“只因林姑娘本是认识他的。”

金燕子道：“哦！……”

红莲花道：“一个月前在商邱附近，林姑娘身在险境时，也是这宋四扮成店伙，前去瞧林姑娘的，那时林姑娘处境虽险，却还是找了个机会，偷偷传了个消息给他，这次竟始终对他不理不睬，这岂非奇怪么。”

金燕子皱眉道：“所以帮主就……”

红莲花叹道：“所以在下就难免要认为，林姑娘这次处境比上次还要危险得多，竟连暗通消息的机会都没有。”

金燕子沉吟道：“帮主难道没有想到，这也许只不过是因为林姑娘根本没有什么危险，根本就不必偷偷暗传消息。”

红莲花道：“这自然也有可能，只是一一林姑娘若无危险，至少也会向我打个招呼的。”

金燕子道：“也许她忽然不愿向帮主打招呼了。”

红莲花道：“这个绝对无此可能。”

金燕子凝目瞧着他，道：“帮主如此自信。”

红莲花道：“是。”

金燕子忽又一笑道：“如此说来，帮主与林姑娘的交情，想必是不错的了，这就难怪帮主对林姑娘的事如此关心。”

红莲花面色似乎变了变，但瞬即也笑道：“姑娘对此事如此关心，而且好象处处要为那位俞公子说话，想来也必定和那俞公子交情不错了。”

金燕子怔了怔，大笑道：“红莲帮主，果然也是任何人都惹不得的。”

两人相对而笑，但笑得却都不免有些勉强，这两人虽然本都是爽朗的人，但此刻却都有着很重的心事。

过了半晌，红莲花才接着道：“宋老四借着添茶倒水的理由，一连去了林姑娘的屋中两次，第二次去时，林姑娘竟在轻轻哭泣，等他走进了房，林姑娘却用被盖住了头，那位俞公子也立刻面对墙壁，似乎不愿被别人瞧见自己的脸色。”

金燕子道：“帮主就觉得更奇怪了。”

红莲花道：“宋老四回来向我禀报时，夜已很深，那时我心里怀疑虽更重，却仍有些犹豫，不知道自己是否该去瞧瞧。”

金燕子道：“不知后来是什么事令帮主下了决心的。”

红莲花道：“就在那时，我忽然发觉有几个轻功颇高的夜行人，向那客栈飞掠而去，这时我便不再犹豫，也随之而去。”

他话未说完，金燕子已失声道：“跟踪他们的，原来还有别人，他们是谁，帮主可瞧见了么？”

红莲花道：“这些人行踪真是鬼祟，他们以黑巾蒙着脸，我本也瞧不出他们是谁，但到了那客栈后，我远远瞧见其中有一人身子一缩，竟缩入了屋顶上的气窗中，那气窗甚是狭小，普通人绝对进不去的，除非有一身出群拔俗的软功，姑娘自然也知道，江湖中以软功见长的人并不多。”

金燕子道：“西门无骨一直盯着他们干什么？”

红莲花仰首长叹，道：“此事说来话长，在下只能告诉姑娘，这只因林姑娘是我死去的那位俞贤弟之未来妻子，而任何和俞贤弟有关的事，他们都不会放过的。”

金燕子默然半晌，皱眉道：“这件事果然越来越复杂了……”

红莲花叹道：“这件事中，的确包含着许多秘密，若非姑娘对本帮有如此大恩，在下也是万万不肯说出来的。”

金燕子一字字道：“但帮主可放心，只要是有关俞佩玉的事，无论是活着的俞佩玉也好，是死了的俞佩玉也好，我都可以为他保守秘密。”

红莲花一笑接道：“那天晚上无星无月，客栈中人也都已睡了，院子里一片漆黑，那五个黑衣夜行人，除了西门无骨躲在气窗中之外，另四个人竟将林姑娘住的屋子包围住了。”

金燕子道：“他们只不过是要在暗中窥探林姑娘的行踪，又为何要包围住林姑娘的屋子，难道他们还另有恶意。”

红莲花道：“正是另有恶意。”

金燕子：“他……他们想干什么？”

红莲花眼睛盯着她，久久没有说话。

金燕子大声又道：“无论什么事，为了那个俞佩玉，我宁可死，也不会泄漏半个字秘密。”

红莲花苦笑道：“这点已和姑娘想知道的事无关了，是么？”

金燕子想了想，忍不住又道：“西门无骨本是‘菱花剑’林瘦鹃的知交，林黛羽又是林瘦鹃的独生女，西门无骨又怎会要杀她，他不怕‘菱花剑’为女复仇。”

红莲花叹道：“世上有许多事，都是令人想不通的，在下只能告诉姑娘，这些人早已想将林黛羽的嘴封起来，而林黛羽却偏偏被海棠夫人带走了，他们虽不敢惹海棠夫人，但瞧见林黛羽落单时，就再也不肯放过她。”

金燕子道：“ 那……那么他们为何还不动手？”

红莲花沉吟道：“ 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这位俞公子，也有些畏惧，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想瞧瞧林黛羽和这位俞公子是什么关系。”

他长叹着道：“ 他们对我那俞贤弟疑惧太深，总怀疑他并未真的身死，瞧见林黛羽竟然又和一个俞佩玉走一路，以怕就要以为这俞佩玉就是我那俞贤弟改扮的，否则以林黛羽的脾气，又怎会和陌生人同住一室。”

金燕子道：“ 只怕帮主如此怀疑吧。”

红莲花惨笑道：“ 但我那俞贤弟真的已死了，这俞公子若就是我那俞贤弟，瞧见了我又怎会不理不睬。”

金燕子默然半晌，悠悠叹道：“ 帮主说得不错，无论哪个俞佩玉，都不会是如此无情无义的人。”

红莲花道：“ 我深知这五个人的武功，俱是江湖一等一的高手，自然为林姑娘甚是担心，但在这五人来出手之前，我也不能出手，又不能过去惊动他们，所以只有躲在对面的屋脊后，远远窥探着动静。”

金燕子道：“ 这时林姑娘屋子可有声音响动？”

红莲花道：“ 这时她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但灯却亮着的，我本当他们已……已睡了，谁知就在这时，林姑娘突然一脚踢开房门，大叫着冲了出来。”

金燕子忽然一拍巴掌，道：“ 我明白了。”

红莲花讶然道：“ 姑娘明白了什么？”

金燕子道：“ 林姑娘只怕也已觉察到有人在暗中窥同她，所以故意要冲出来，在院子里大叫大嚷，装作和俞佩玉争吵的模样，为的是要将别人都惊动起来，人一多了，西门无骨他们自然也就不便下手了。

红莲花沉吟道：“ 这位林姑娘素来机警深沉，以她往日的行事，的确有这种可能，但她和这位俞公子争吵纵是假的，刺下去的那几剑却万万不会是假的。”

金燕子逍：“ 但她并未真的将俞佩玉伤得很重……”

红莲花道：“ 纵然不重也不太轻，何况……就算姑娘你猜得不错，林黛羽她如此，也是大大的错了。”

金燕子道：“ 错了，为什么？”

红莲花道：“ 西门无骨他们本来显然有些顾忌这位俞公子，是以迟迟不敢下手，此刻见到她和俞公子翻了脸，就不必再考虑别的。”

金燕子道：“ 但院子里的人……”

红莲花叹道：“ 院子里的那些人，又怎会放在他们的心上，林黛羽第二剑刺下时，屋脊上的夜行人己长身而起。”

金燕子道：“ 所以帮主也就立刻冲过去了。”

红莲花道：“ 那时我知道再也不能等了，只有出其不意先下手为强，将林黛羽救出来，令他们措手不及。”

金燕子苦笑道：“ 那时别人还都以为帮主是要救俞佩玉的，谁知帮主救的反而是林姑娘，由此可见纵然是亲眼见到的事，也未必就是真的。”

她叹了口气，又道：“ 而且方才我也想错了。”

红莲花忍不住问道：“ 什么事错了？”

金燕子道：“ 林姑娘乃是真的要杀俞公子，并不是故意装作，只因她若真的知道已有人在暗中要害她，自然更需要俞公子作她的帮手，又怎会和俞

公子翻脸哩。”
红莲花沉吟道：“这倒未必。”
金燕子道：“哦？……”
红莲花道：”这也许因为她早已瞧见我，知道我会在暗中等着救他的。”
金燕子道：“那么，她这样装作，又有什么好处？”
红莲花缓缓道：“这也许是因为她生怕西门无骨等入将这俞公子误认为我那俞贤弟，她向俞公子出手之后，别人就绝不会再如此怀疑了。
说到这里，他嘴角肌肉，似乎己在微微颤抖。
金燕子正容道：“如此说来，她这样做，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俞公子，她向俞公子出手，也并非为了伤他，反是为了救他。”
红莲花叹道：“这自然只不过是我的猜想而已。”
金燕子道：“你救出了她后，没有问她？”
红莲花目光凝注着远方，悠悠道：“我又有什么权力探问她的心事？”
金燕子却在凝注着他，忽然一笑，道：“你只管放心，她绝不会真的对这位公子如此多情的，她是真的很恨他，说不定也是真的想杀了他。”
红莲花一怔，强笑道：“我放心，我为何要放心？”
金燕子幽幽道：“你瞒不过我的，我知道你的心事，只不过……林姑娘她知不知道呢？但愿她也知道吧……”
红莲花目中露出痛苦之岔，口中却大笑道：“无论你想的是什么，你都想错了，俞佩玉与我情同手足。”
金燕子道：“但俞佩玉已死了，是么？”
红莲花道：“他虽然死了，但在我心里却永远是活着的。”
金燕子道：“你难道要为了他，而将你的情感隐藏一辈子，他若真是你的好朋友，九泉之下，也必定希望你为他去安慰安慰林姑娘的。”
红莲花大声道：“林姑娘用不着任何人去安慰。”
金燕子道：“你错了，我知道林姑娘现在很痛苦，能安慰他的人，只有你。”
红莲花眼睛眨也不眨地凝注着她，忽然冷笑道：“你希望我去安慰林姑娘，是不是怕她抢去了你的俞公子？你希望她恨他，甚至希望她杀了他，也不愿意他们在一起？”
金燕子身子一颤抖，缓缓垂下了头，颤道：“不错，你说得不错，我是个自私的人……”
话未说完，她眼泪已滴落在手上。
红莲花目中不禁露出歉疚之色，柔声道：“为了爱情，世上又有谁不是自私的呢？”
金燕子霍然抬起头，道：“只有你，你的爱是牺牲自己……虽然牺牲了自己，也不让别人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学学你？为什么不能？”
红莲花不愿再说下去，这话题就象是根针，总是要刺痛他的心，他轻轻转过话题，微笑道：“姑娘问过了我，我也有几件事想问姑娘。”
金燕子道：“你……你问吧。”
红莲花又道：“不知姑娘又是怎会知道这件事的？”
金燕子擦干眼泪，道：“那天晚上，你没有瞧见司马斌？”
红莲花失声道：“那天晚上，神刀公子也在那里？”
金燕子叹道：“我听他告诉我这件事，本觉得这件事简单得很，但听帮

主一说，又觉得这件事简直复杂得出我意外，帮主虽然将细节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但这件事的真象究竟如何，我还是弄不清。”

红莲花叹道：“非但姑娘弄不清，在下又何尝弄得清呢？其实那天晚上，我可能也错过了不少事，我只是注意着西门无骨他们的动静，甚至连神刀公子在那里，我都没有瞧见，暗中假如还有别的人，我更不会瞧见了。”

金燕子道：“暗中的确至少还有另一个人的。”

红莲花耸然道：“谁？”

金燕子缓缓道：“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少女，据说俞公了见着她后就好象见着鬼似的，立刻拼命逃了出去。”

红莲花惊奇道：“这少女又是谁？俞公子为何要如此怕她？”

金燕子叹道：“这秘密除了俞佩玉自己外，只怕谁也不知道。”

红莲花仰天长叹道：“俞佩玉，俞佩玉……为什么俞佩玉这名字，总是关系着这么多秘密。”

金燕子道：“你……你为什么不问我，林姑娘和这位俞公子之间，又有什么秘密，他们的秘密也许正是我知道的。”

红莲花惨笑道：“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痛苦，我知道的秘密已不少，有些事，我宁可还是不知道的好。”

金燕子话虽说得不少，伤势却不轻，幸好丐帮伤药灵妙，但饶是如此，她还是举步艰难，行动不得。

红莲花本劝她养好伤势再走，她却急着要动身，金燕子脾气爽，性子急，叫她躺在床上，简直好象要她的命。

于是红莲花只好令梅四蟒相送，还破例为她雇了辆骡车，丐帮弟子号称猴脚板，从来不以任何车马代步的。

梅四蟒刚好也是急性子的人，用不着金燕子催他，他也恨不得鞭子就将骡车赶到李渡镇。

但到了李渡镇时，还是在第二天的深夜了。

梅四蟒勒住僵绳，问道：“不知令妹是在这镇上什么地方等着姑娘。”

金燕子道：“我两年前曾经在这镇上住过一晚，那天我住的地方是李家栈，所以我也就叫她在那里等着。”

梅四蟒笑道：“这地方我们是第一次来，不知道李家栈在哪条街上。”

金燕子自车篷探出头，笑道：“这小镇上总共只有一条大街，李家栈就在……”

突然间，只听东方黑暗中，响起了一声短促、尖锐、凄厉，就仿佛黑豹出林前呼啸的竹哨声。

接着，南面响起了两声低沉而奇异的击鼓声，西方响起了三声敲锣声，北边却吹起四声铜号。

别的鼓声，大多是短促的，这鼓声却低沉而缓慢，听来就象是猛虎的低吼，别的锣声，大多都很清亮，这锣声却嘶哑而短促，就象是饿狼垂死前的挣扎，那悠长尖锐，不住颤抖的铜号声，更象是响尾蛇。

死寂的黑夜中骤然响起了这种诡异的声音，就连金燕子也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噤，皱眉道：“这是什么声音，明明是敲锣击鼓，怎地听来却象是野兽的呼叫。”

梅四蟒面色竟已大变，沉声道：“快躲到车厢中去，莫要出声。”

说话间，他己掠下了骡车。

赶车的骡子。竟已被这诡秘恐怖的声音吓软了，嘴里吐着白沫几乎已瘫在地上，梅四蟒用尽力气，才将它拉到树下。

就在这时，衣袂带风声己响起，几条人影箭一般自北面掠了过来，黑暗中，瞧不见他们的面目。

远远瞧过去，东、南、西三方，也都有几条人影掠到镇上来，都穿着深色的紧身装，身手俱都十分矫健。

金燕子心里虽然充满好奇，但听得如此诡秘的声音，瞧见那已被骇瘫了的骡子，掌心也不觉渗出冷汗，伏在车里不敢出声。

梅四蟒拉着缰绳，站在树下的黑暗中，更是连动都不敢动，象是生怕被这些诡秘的夜行人发现。

但夜行人到底还是瞧见了他。

其中一人，身形微顿，叱道：“ 这辆车扎眼得很，废了他吧。 ”

另一人道：“ 头儿已在催了，咱们何必再多事。 ”

那心冷笑道：“ 既是如此，就饶了这糟老头一命。 ”

这句话说完，几个人已远在数丈开外。

金燕子忍不住探出头来，道：“ 前辈今夜怎地也怕起事来？ ”

梅四蟒叹了口气，苦笑道：“ 他既没有惹咱们，咱们又何苦去惹他。 ”

金燕子道：“ 这些人很难惹么？ ”

梅四蟒张大眼睛道：“ 姑娘难道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么？ ”

金燕子道：“ 谁？ ”

梅四蟒沉声道：“ 姑娘难道没有听见过横行川、鄂、陕、甘四省边境的‘ 四恶兽 ’？ ”

金燕子失声道：“ 他们就是“ 四恶兽 ’？ ”

梅四蟒叹道：“ 四恶兽一个不少，全都来了。 ”

金燕子动容道：“ 听说这四恶兽虽然齐名，但却各自啸聚一方，平日并不时常往来，今日怎会聚到一处了。 ”

梅四蟒皱眉道：“ 这倒的确有些奇怪，若非是极大的买卖，四恶兽绝不会一齐出手，但在这小小的李渡镇上，又怎会有什么大买卖？ ”

金燕子面上骤然变了颜色，放眼望去，只见长街如洗，镇上又是 一片宁静，那许多夜行人，都已瞧不见。

她喘了口气，道：“ 你……你可瞧见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

梅叫蟒道：“ 他们象是都往街尾那片平房去了。 ”

他话来说完，金燕子己失声道：“ 不好，那就是李家栈。 ”

梅四蟒目光一转，也不禁变色道：“ 令妹身边，难道带着什么珍宝？ ”

金燕子道：“ 非但带着珍宝，而且还不少。 ”她一面说话，一面已挣扎着要跳出车厢。

梅四蟒一把拉住了她，沉声道：“ 姑娘伤势未愈，千万妄动不得。 ”

金燕子着急道：“ 四恶兽恶名在外，武功必定不弱，我那妹子一个人，绝不是他们的敌手，你难道要我瞧着她被害不成。 ”

梅四蟒面色沉重，缓缓道：“ 但姑娘此刻纵然出手，岂非也是去送死么？ ”

金燕子呆了呆，颤声道：“ 那……那怎么办呢？ ”

梅四蟒勉强笑了笑，道：“ 姑娘请放心，只要有老朽在这里，总不能让他们容易得手的。 ”他嘴里虽如此说，心里却也毫无把握。

金燕子道：“ 你要想法子，就得赶快呀，否则只怕就来不及了。 ”

梅四蟒沉吟道：“他们不会太快动手的，四恶兽出手之前，素来谨慎，否则又怎会这许多年来都未失风。”

他嘴里说着话，目光已不停往四下打量，只见李家栈那一片平房后，有个小楼，高出别家屋脊之上。

他忽然一笑，道：“老朽今年六十八了，姑娘若不嫌老朽身上脏，就请伏在老朽背上，咱们先躲在那小楼屋顶上瞧瞧动静再说。”

金燕子长叹道：“除此之外，我难道还有别的法子么？”

梅四蟒背着金燕子，往后面绕到那小楼旁，自身畔取出条长索，搭上楼檐，才缓缓攀了上去。

他虽然性急心焦，但究竟久走江湖，大敌当先，自然分外谨慎，生怕身上背个人身法不便，纵跃时有了声响，是以竟不敢一跃而上。

自小楼上瞧下去，见这李家栈除了前面大门外还点着两盏灯笼，帐房里也隐隐有灯光露出来，其余几栋平房，俱都在黑暗中，院子里几株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却更令这黑暗的死寂平添许多悚栗之意。

树下，墙角，屋脊后，每一处星光照不到的地方，都隐隐有人影闪动，但却听不见丝毫声音。

金燕子更是着急，暗道：“二妹怎地睡得这么死，强盗已到了她门口，她还在做她的好梦。”

突听黑暗中有人弹了弹指甲，“嗖”的一声，四条大汉拔出了刀，矮着腰向对面一排屋子窜了过去。

这四人两个奔门，两个奔窗，但还未窜到门窗前，那屋子里竟突然亮起了明亮的粉光。

四条大汉一惊，却步，把刀而立，虎视眈眈，谁知道屋子里竟突然有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传了出来。

在这充满杀机的静夜中，突然响起了如此娇媚，如此动人的笑声，令人听在耳里，既觉销魂，又觉可怖。

娇媚的笑声中，屋子的门，霍然大开。

一个柔发如云，明眸如星的绝色少女，左手挽着头发，右手举着盏铜灯，俏生生走了出来。

她穿着件浅紫轻纱的长袍，那玲珑剔透，美丽诱人的身体，在灯光掩照下，若隐若现。

梅四蟒远远瞧着，也不觉吃了一惊，暗道：“金燕子的妹妹，怎会是如此娇媚的人间尤物？”

那四条大汉更是眼睛都瞧直了，几乎连大气都透不过来，就是躲在黑暗中的人，都不觉伸长了脖子，伸出了头。

银花娘眼波流动，媚笑道：“各位大哥，可是来找我的么？”

那四条大汉道：“是……”

他们也想说些凶狠的话，怎奈嘴巴发干，心里直跳，非但装不出凶狠之态，简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银花娘柔声道：“各位既是来找我的，为何站在门外，夜寒如冰，小心着了凉……”

她腰肢轻轻一扭，笑得更媚，道：“各位难道不愿进来喝杯茶？”

她竟象是个多礼的主人，在殷勤地招待着远方的来客，象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本是要来杀她的。

四条大汉手足失措，目瞪口呆。

这四人也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狠角色，但此刻面对着这手无寸 铁的少女，竟都不知如何才好了。

突听一人怪笑道：“ 有如此美丽的女主人请喝茶，俺兄弟怎能辜负她一番好意，俺‘ 黑豹 ’秦彪，先来拜饮一杯。 ”

凄厉的笑声中，一个身材颀长，行动矫健的黑衣人，已迈开大步，走了过来，脚步重重踏在地上，却听不见丝毫声音。

他远远看来，象是十分英俊，但灯光照上他的脸，却不觉要令人骇一跳，睡着了都要被骇醒。

只见他漆黑的脸上，颧骨高耸，满是刀疤，笑将起来，一张大嘴却血也似的红，仿佛一口就能将你的头颅嚼碎。

银花娘瞧着却嫣然笑道：“ 这样的英雄人物，怎能喝茶，幸好贱妾屋里，还备有几樽上好的大曲，英雄烈酒，这才是相得益彰。 ”

秦彪哈哈大笑，还未说话，另一人已笑道：“ 格老子，这女人有劲，老子也少不得要喝她一杯。 ”

笑声中，又有三个人走了过来。

第一人又高又胖，满脸横肉，第二人瘦骨嶙峋，一张脸死气沉沉，鼻子少了半个，耳朵也缺了半边。 ”

第三人看来虽然没什么特别鬼怪，但走起路来，闪闪缩缩，一双手不停地在抖，竟然说不出的令人恶心。

金燕子远远瞧着，几乎忍不住要吐出来一这三人从头到脚，简直没有什么象人的地方。

但银花娘却仍是甜甜在笑，眼波一转，已向每个人都抛了个媚眼，而已还令每个人都以为这媚眼只是向自己。

那满脸横肉的红衣大汉哈哈笑道：“ 好个骚货，老子‘ 红虎 ’赵刚走南闯北，还他妈的没有见过这么够劲的女子，老子简直恨不得把你一口吞下去。 ”

走在最后的白衣人咯咯笑道：“ 姑娘莫要见怪，虎老二虽然满嘴粗话，但良心是不错的…… ”他一说起话来，全身都抖个不停，活脱脱像是条响尾蛇。

“ 红虎 ”赵刚狂笑道：“ 不错，老子这张脸，确没有这‘ 白蛇郎君 ’标致，良心却比他好得多，象你这样娇滴滴的小美人若是被他耍过一天，起码也得有二天爬不起床…… ”

几个人大说人笑，竟旁若无人地走了进去，象是根本不怕这“ 娇滴滴的美人 ”会对他们使什么诡计。

只有那鼻子少了半个的灰衣人，一张脸始终阴阳怪气，连瞧都来瞧银花娘一眼，象是对她全不感兴趣。

但等到他走过银花娘身旁时，却冷不防伸出手，在银花娘屁股上捏了一把，痛得银花娘眼泪都几乎流了出来。

银花娘却在他耳旁媚笑道：“ 我只当你是好人，谁知真咬人的狗才是不叫的。 ”

灰衣人头也不回，冷冷道：“ 吃人的狼，也是不叫的。 ”

银花娘瞪着他笑道：“ 你是狼？ ”

灰衣人道：“ 灰狼！ ”

四个人一进屋，“红虎”赵刚就四脚八叉地往床上一倒，抓过棉被闻了闻，大笑道：“格老子，这女人身上好香，连被都被她染香了，老子简直全身都在发痒，恨不得把她压死才过瘾。”

灰狼冷笑道：“老二，只怕已忘了咱们是为什么来的。”

银花娘媚笑道：“各位无论是为什么来的，先喝杯酒没关系吧。”

她己到了四杯酒，用盘子托着，盈盈走了过来。

白蛇郎君咯咯笑道：“姑娘玉手纤纤，却不知倒出来的酒，是否有毒的。”

“红虎”跳了起来，在银花娘手上摸了一把，大笑道：“这只又白又嫩的小手倾出来的酒，就算有毒，老子也喝了。”果然抢过这杯酒，仰着脖子喝了下去。

“黑豹”秦彪瞪着他，过了半晌，见他全没有丝毫中毒的模样，倒反而更得意了。秦彪道：“在俺们面前下毒么……嘿嘿，这位姑娘象是这么蠢的人么？”

说话间，他也端起杯酒，喝了下去。

这时还在对面屋脊上的梅四蟒忍不住悄声问道：“你想这酒中可有毒么？”

金燕子道：“大概没有吧，唉！她原该下毒的。”

梅四蟒微笑道：“姑娘若如此想，就错了，酒中下毒，太容易被人发现，也太冒险，令妹绝不会用这么蠢的法子。”

金燕子叹道：“她难道还有别的法子？”

梅四蟒道：“以老朽看来，令妹的手段，只怕要比姑娘高得多，比老朽高得多，今天的事，只怕已用不着咱们费心了。”

只见银花娘将酒捧到白蛇郎君面前，道：“公子难道就不赏贱妾一个薄面么？”

白蛇郎君咯咯笑道：“却不知姑娘要给在下什么东西下酒。”

银花娘媚眼一抛，道：“公子要什么下酒？”

白蛇郎君诡笑道：“我兄弟一路跟着姑娘到这里，为的是什么，姑娘还会不知道？”

银花娘咬着嘴唇，笑道：“那些东西既不甜，也不咸，怎么能下酒？”

白蛇郎君道：“那些东西虽然不甜不咸，但在下只要瞧一眼，至少能喝他个三大杯，但是不知道姑娘肯不肯拿出来就是了。”

银花娘媚笑道：“公子既然吩咐，贱妾怎么敢不从命呢。”

她忽然将屋角里一张白布床单掀了起来。

众人只觉眼睛一亮，满室珠光宝气，将灯光都压了下去，这床单下盖着的，竟然是四恶兽梦想不到的珍宝。

四个人眼睛又直了，白蛇郎君身子更是抖个不停。

“红虎”忍不住窜过，抓起一捧珠宝，大笑：“老子真也没有想到这一票竟有如此肥，做过这一票后，我兄弟只怕都可以太太平平享几年福了。”

白蛇郎君咯咯笑道：“只可惜这些珠宝还是这位姑娘的，人家肯不肯送给咱们，还是问题呢。”

“红虎”大吼道：“老子们搬走就是了，还问她肯不肯。”

白蛇郎君笑嘻嘻道：“问还是要问问的。”

“红虎”吼道：“好，老子就问问，小宝贝，你肯不肯呀，哈哈，老子们还要问她肯不肯，哈……”他似乎越想越觉好笑，竟笑得弯下腰去。

银花娘声色不动，嫣然道：“贱妾知道四位要来，早已将这些东西都准备在这里了。”

红虎大笑道：“老子早已瞧出你这女人是聪明人。”

银花娘道：“贱妾不但要将这些珠宝送给四位，还有件更珍贵的东西，贱妾也愿意送给四位，却不知四位肯不肯要。”

红虎瞪大了眼睛，叫道：“还有更珍贵的东西？在哪里快拿来给老子看看。”

银花娘眼彼流动，嫣然笑道：“在贱妾自己说来，最珍贵之物是什么，四位难道还猜不出？”

红虎急得直抓脑袋，大叫道：“老子猜不出，你快说，那究竟是什么？”

银花娘媚笑道：“各位就算猜不出，也总该瞧得见吧。”

她纤手轻轻一拉，浅红色的纱衣，已飘然落在地上，只剩下一层薄如蝉羽的白纱，裹着她丰满而又窈窕的身体，坚挺的胸膛，修长的双腿……

灯光映着珠光，光辉流动，窗外有微风吹入，吹得轻纱飘飞，看来就仿佛是雾，她晶莹的肌肤，也在雾里发着光。

四恶兽的眼珠子都似乎要凸出来，喘息也越来越粗，他们本来还有三分象人，此刻完全变成饥饿的恶兽。

红虎喉结上下流动，连咽了七八口口水，嘎声道：“宝贝，这果然是天下第一的宝贝，哪个龟儿子若说这不是宝贝，老子就把他两只眼珠子挖出来。”

白蛇郎君抖得几乎连腰都快抖断了，吃吃道：“姑……姑娘真的要将这宝贝送给咱们？”

银花娘从鼻子“嗯”了一声，咬着嘴唇笑道：“谁家的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一个女人长大了，她要的就不再是珠宝，而是男人。”

她指着胸膛的手，缓缓往下滑，腻声道：“各位总能瞧得出，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吧。”

红虎怪笑道：“哪个龟儿子若说你还是个孩子，老子就把他塞回娘肚子里去。”

“黑豹”秦彪忽然厉声道：“象你这样千娇百媚的女子，要找男人也可以找上一箩，又怎偏偏会找着俺，你究竟在打什么鬼主意？”

银花娘浅笑道：“四位虽然说不上怎么英俊，但却都是堂堂皇皇的男子汉，顶天立地的英雄，只有那些不懂事的女孩子，才会喜欢绣花枕头，我……”

她仿佛不胜娇羞，垂下了头，吃吃笑道：“我喜欢的却是男人，真正的男人。”

红虎一拍巴掌，怪叫道：“格老子，你真说对了，你果然有眼光，那些油头粉脸的小伙子，哪里有老子管用，只要你两条腿一夹，只怕就把他们的蛋黄都夹出来了。”

银花娘忽然叹了口气，道：“只不过，贱妾也有件为难的事。”

红虎瞪眼道：“你为难什么？”

银花娘眼波在这四人身上打了个转，叹道：“这些珠主虽可分成四份，但是却只有一个人……”

红虎狂吼：“这四个人里，只有老子还没得婆娘，你这宝贝自然是老子

的。”

银花娘垂首道：“赵公子雄姿英发，豪气如云，可算是真正的男子汉，贱妾能嫁得如此夫婿，还有什么话说，只不过……”

她嘴里说着活，眼睛却在偷偷瞧着“黑豹”秦彪。

秦彪果然等不及她的话说完，己厉声道：“赵老二，别的东西俺都可让你，但这宝贝却是俺秦老大的。”

红虎狂笑：“老大？嘿嘿，若不是老子让你，你能当得了老大？”

黑豹怒道：“你不服气？”

红虎道：“老子服你，老子凭什么服你。”

银花娘眼睛里发着光，口中却道：“两位千万莫要争吵，贤昆仲若足为贱妾伤了和气，贱妾就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赎罪了。”

白蛇郎君咯咯笑道：“这位姑娘说得不错，我兄弟若为此伤了和气，岂非令人笑掉大牙，依小弟之见，这宝贝属谁，还是该问问她自已。”

他自命风流潇洒，在这四人中又长得最俊，这“宝贝”自然不会瞧上别人，但黑豹，红虎，灰狼，却也都以为银花娘的心上人是自己，否则那双勾魂夺魄的媚眼，又怎会老是往自己这边飞过来。

白蛇话未说完，黑豹，红虎，灰狼已齐声道：“这法子最好。”

红虎大笑接着道：“小宝贝，你是彩楼上的王宝钏，老子就是薛平贵，你不选我选谁？”

银花娘垂着头，咬着嘴唇，象是为难得很，那双水灵灵的眼睛，却还是不停地在四人身上飘来飘去。

黑豹挺胸道：“你心里喜欢的是谁，只管说出来，莫要害怕。”

红虎立刻道：“不错，你要选老子，说出来就是，哪个龟儿子敢动你一根毫毛，老子不砸扁他脑袋才怪？”

他们每个人都以为银花娘选的必是自己，再无别人———个女人能让每个男人都自我陶醉，这可不是容易事。

梅四蟒远远瞧得不住叹气，他做梦也想不到金燕子会有这样个妹妹，他心里苦笑着暗道：“幸亏我己六十八了，否则说不定我也要跳下去……”

第一三章　别有用心

银花娘眼珠转来转去，过了许久，才叹着气道：“你们都是真正的男子汉，又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英雄，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法子。”

四人齐声脱口道：“什么法子？”

银花娘嫣然道：“女人都是弱者，都希望被人保护，所以，每个女人，都希望嫁给个武功最强的男人……”

灰狼面色微微一变，银花娘却不让他说话，已接道：“但四位若是动起手来，就难免有人受伤，无论谁受了伤，我心里是难受的。”

灰狼听了这话，脸色又渐渐和缓。

红虎却皱眉道：“若不动手，怎分得出武功高低，老子真他妈的不懂了。”

银花娘娇笑道：“贱妾只望你们每人能露一手武功，让贱妾瞧瞧，这样岂非既不会伤了贤昆仲的和气，也分出了武功高低……”

红虎大笑道：“不错，想不到你这小脑袋里，竟有这么多好主意。”这时远在对面屋脊的金燕子，又忍不住道：“她现在打的究竟是什么主意？”

梅四蟒道：“自然是在引诱这四人自相残杀。”

金燕子道：“既是如此，她为什么不想法子令他们动手呢？”

梅四蟒笑道：“这正是令妹聪明之处，这灰狼早已疑心她是在耍手段，她若是此刻就要他们动手，灰狼只怕立刻就要翻脸了。”

金燕子皱眉道：“但这四人若不打起来，又怎会自相残杀呢？”

梅四蟒微笑：“令妹早已瞧出，这四人虽是兄弟，但却谁也不服谁的，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武功在别人之下，到后来终于还是非打起来不可……叫他们自己动手，岂非比由她嘴里说出来好得多。”

金燕子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只见红虎长长伸了个懒腰，全身骨节“格格”直响，忽然虎吼一声，一掌落下，拍在身旁一个石墩上。

这绣花石墩，中间虽是空的，但普通人就算用大铁锤来敲，一下子也未必就能敲得碎。

此刻红虎一掌击下，只听“砰”的一声，一个石墩竟变成了十七八个，碎片哗啦啦落了满地。

银花娘失声娇笑道：“赵公子果然好武功，我简直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人能有这么硬的拳头，这么大的力气。”

红虎脾睨狂笑，道：“老子露了这手武功，别人只怕连试都不必试了。

银花娘媚笑道：“这样的武功，只怕真的再难有人比得上。”

她嘴里说着话，眼波却瞟在黑豹身上。

黑豹冷笑道：“赵老二这一手用来劈柴倒不错，若是对手过招，就未必有用了。”

红虎胀红了脸，怒道：“老子的功夫没有用，你难道还能比老子强么？”

黑豹冷冷一笑，缓缓坐到另一个石墩上，他静静地坐了半晌，什么动静也没有。

红虎大笑道：“你这是在练什么功夫，屁股功。”

黑豹坐着不动，冷笑道：“你头脑就算不管用，难道眼睛也不管用么？”

红虎瞪着眼睛瞧了瞧，果然再也笑不出来。他忽然发现黑豹竟越坐越矮，

那圆圆的石墩，竟已有半截没入地下，黑豹看似坐着未动，却已露了手漂亮的内功。

银花娘又失声娇笑道：“秦老人果然不愧是老大，这石墩若是尖的，被他坐下去还没什么，这圆圆的石墩子竟被他坐下去一半，这功夫可真了不起，各位说是么？”

白蛇郎君干笑道：“是极是极，几个月不见，想不到秦老大功夫竟又精进了不少。”

黑豹仰首大笑道：“我武功若不精进，岂非要被你们这班好兄弟……”

笑声突然顿住。面色也已惨变。

灰狼不知何时已到了他身后，一柄匕首已插入他背脊。

黑豹满头冷汗迸出，颤声逍：“老三，你……你好狠。”

灰狼面上毫无表情，冷冷道：“我这只是要告诉你，赵老二的功夫虽只能劈柴,你的功夫也未见得有用,人是活的,难道还会被你坐在屁股下不成。”

他死灰色的眼睛，瞪着银花娘，狞笑道：“世上最有用的功夫，就是能杀人的功夫，姑娘你说是么？”

黑豹狂吼一声，想翻身去扼灰狼的脖子。

但灰狼轻轻一跃，便后退五尺，匕首也拔了出来，一股鲜血，射了出来，黑豹身子还未跃起，便仰面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红虎怒吼道：“秦彪就算不是东西，但究竟是我们的弟兄，你怎能杀了他。”

灰狼阴恻恻道：“我杀了他，老大岂非只有让你来做了。”

红虎怔了怔，“哼”了一声，再不说话。

白蛇郎君吃吃笑道：“老三说得不错，什么功夫都是假的，只有杀人的功夫才是真功大，只不过小弟杀人的功夫，也未必比老三差多少。”

他嘴里说看后，人已悄悄纵身而起，突然一刀向红虎后背直剁了过去，轻功之妙，出手之狠，果然不在灰狼之下。

谁知红虎看来虽笨，其实却一点也不笨。

白蛇方自出手，他已拧身反扑。

只可惜他身子实在太大了，白蛇一刀虽未刺着他要害，还是刺在他们胛上，用力一送，整柄刀全都插入肉里。

这一刀用力太猛，连白蛇自己都收势不及。

红虎狂吼一声，一张臂，竟将他整个人都夹在肋下，狞笑道：“看你还往哪里逃？”

白蛇惊呼道：“赵老二，放手，饶了我吧。”

红虎咯咯笑道：“我心里也想饶你，只可惜我手臂不答应。”

他手臂用力一夹，只听“喀喇”一声，白蛇全身材头都已被夹碎，嘶声惨呼也变作了喘息呻吟。

到后来连喘息声都没有了，红虎才缓缓松开手，白蛇整个人就真的象条死蛇般瘫在地上。

灰狼倒抽一口凉气，咯咯干笑道：“赵老二好大的力气。”

红虎反手拔出了肩肿上的刀，鲜血射得他一身都是，但他连眉头都不皱一皱，瞧着灰狼狞笑道：“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你要怎样？”

银花娘早已躲到一边，袖手旁观，也不说话，她知道现在火已被她点着，已用不着她再加油了。

只见红虎和灰狼眼睛瞪着眼睛，瞪了半晌。
灰狼忽然走到桌子旁，拉开倚子，缓缓坐了下来，微笑道：“老二，咱们为何不坐下来谈谈。”
红虎道：“坐下就坐下，别人怕你诡计多端，老子却不怕你。”
他也拉开张椅子，坐了下来。
灰狼微笑道：“一张桌子，可以配两把椅子，是么？”
红虎也不懂他此时此刻，怎会问出这句话来，只得点点头：“不错。”
灰狼拿起桌上的茶壶，倒了两杯茶，又笑道：“一个茶壶，也可以配两个杯子，是么？”
红虎怒道：“废话。”
灰狼将一杯茶送到红虎面前，笑道：“你我既然都能有茶喝，何必还要拼命哩。”
银花娘已听懂了他话中含意，不禁皱起了眉头。
红虎却皱眉道：“你究竟在说什么？老子不懂。”
灰狼笑道：“昔日娥皇女英，共事一夫，传为千古佳话，你我既是自己兄弟，为何不能共娶一个老婆。”
红虎怒道：“别的都可以共，老婆共不得。”
灰狼冷冷道：“我兄弟结仇不少，你就算杀了我，自己一个人，岂非人单势孤，何况，你我拼起命来，是谁杀死谁，还未可知，是么？”
红虎瞪眼瞧了他半晌，忽然大笑道：“不错，半个老婆总比没有老婆好，何况，看这骚婆娘的劲，老子一个人还未必对付得了哩。”
他大笑着举起茶杯，道：“好兄弟，你出的好主意，老子敬你一杯。”
只听银花娘咯咯笑道：“这主意真的不错，你喝了这杯茶后，就会知道他这个主意究竟有多么好了。”
红虎眼珠子一转，已端起茶杯的手，立刻又放了下来，这人虽然其蠢如牛，但究竟在江湖中打过几十年滚了，好事虽然一件也不懂，坏事懂得却不少，手里拿着这杯茶，瞪着眼道：“这茶里莫非也有鬼。”
灰狼大叫道：“老三，你可千万不能冤枉我，我们可是好兄弟，千万莫要中了别人的挑拨离间之计。”
银花娘笑道：“既是如此，你就喝了这杯茶吧。”
她盈盈走过来，从红虎手里接过了茶杯，送到灰狼面前，她染凤仙花汁的小指甲，似乎在茶水里轻轻点了点，娇笑道：“我说这杯茶里是有毒，你若不喝，我也不怪你。”
红虎怒吼：“你若不敢喝这杯茶，老子就拧下你脑袋。”
灰狼脸上已变了颜色，大声道：“这茶本来是没有毒的，此刻却被你下了毒。”
银花娘张大了眼睛，道：“你……你说我下毒？”
灰狼厉声道：“就是你这臭婊子。”
他一拳击出，银花娘却早已躲到红虎身后。
红虎也早已跳了起来，怒吼道：“明明是你，你还要赖谁？你当老子是蠢猪？”
他狂吼着扑上去，只听“勃、勃”两声，灰狼左右两拳，全都打在他身上，却好象打沙袋似的，他全不在乎。
灰狼大惊，又想拔刀，但红虎却已还了他一拳，这一拳灰狼可受不了，

整个人都象是虾米似的弯下去。

红虎跟着又补了一拳，砸在他脑袋上，砸得他整个脑袋都开了花，这两拳全无巧妙花招，但却实在管用，无论是谁，手里若没有拿着家伙，就千万莫要和红虎这样的人动武，只因你打他，他全不在乎，他打你，就要了命了。

银花娘早已大声拍起手来。

红虎“啐”的一口痰，吐在灰狼身上，睥睨道：“没学会挨揍就想揍人，这岂非找死么。”

银花娘拍掌娇笑道：“不错，赵公子揍人的功夫固己不错，挨揍的功夫可更是天下第一，但……但这厮人才真的没有伤着公子？”

红虎挺着胸膛大笑道：“他两只爪子，简直好象在替老子抓痒，不相信你过来瞧瞧。”

银花娘走过去，柔声道：“但你肩膀上却好象还在流血哩……”

她用发红的指甲，轻轻搔了搔红虎肩胛上方才被白蛇刺了一刀的伤口，媚声道：“疼不疼？”

红虎大笑道：“不疼不疼，只是被你这小手一摸，却有些痒痒的他全身肉都动了起来，大笑着去搂银花娘的腰肢。

银花娘却娇笑着闪开了，吃吃笑道：“你捉到我，我才算真的服了你。”

她娇笑着在前面逃，红虎就喘息着在后面追，她身形轻盈得就象是燕子，红虎简直连她衣角都休想摸得到。

到后来红虎只有扶着桌子喘气的份儿了，涎着脸笑道：“小亲亲，小乖乖，你就让我抱一抱吧。”

银花笑嘻嘻地瞧着他，忽然摇头叹道：“你这个人……你明明是只蠢猪，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红虎怔了怔，道：“这是什么话？”

银花柔声道：“我方才已在你伤口里下了一见血就要命的毒药，分量足够毒死十条大肥狸，你若是不动，还可多活几个时辰，现在这么一跑，毒性早已顺着你的血，充满了你全身，你只要再一用力，立刻就要送命。”

红虎狂吼着用尽全身力气，扑了过去，只听“哗啦啦”一阵响，桌子被撞倒，他身子却已被压在桌子下面了。

银花娘叹了口气，悠悠道：“我好心好意告诉你的话，你为什么不相信？”

她绕过桌子，走到门口，倚着门，嫣然笑道：“这屋子里有四个死人，大哥帮我抬出去好么？”

四恶兽的属下一直在院子里着急，但四恶兽御下最严，没得到命令谁也不敢离开自己的岗位。

他们只听得屋子里乱成一团，还未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此刻才一窝蜂拥了过来，一个个立刻全都骇呆了。

银花娘柔声道：“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眼见到自己的主人不明不白的死了，就算是要想替他们报仇，我也不会怪你们的。”

大汉们只见她笑吟吟地站在那里，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被扯破，而自己平日敬如神明的主人，却已象狗般倒在地上，这女子非但美得可怕，厉害得更可怕，十余条大汉，哪里还有一个敢提起“复仇”两字，竟齐地转过身去，飞也似地逃了，转眼间便逃得没了踪影。

银花娘悠然叹了口气，喃喃道：“这年头怎地连强盗的胆子，都越来越小了。”

金燕子和梅四蟒也全都瞧得怔住。

梅四蟒苦笑道：“ 令妹好厉害的手段，简直可以和昔年的海棠夫人比美了，我早就知道用不着别人出手，她自己也打发得了的。 ”

金燕子嘴里不觉有些发苦。

梅四蟒又道：“ 现在姑娘已可下去，老朽也可以回去交差了。 ”

金燕子道：“ 你……你不下坐坐？ ”

梅四蟒赶紧赔笑：“ 老朽年纪虽然已有一大把，到底还是个男人，所以还是莫要和令妹见面的好…… ”

他话未说完，人己走得没了影子。

金燕子长叹了口气，却见银花娘又倚在门口，仰面笑道：“ 想不到楼上还有贵客，小妹招待欠周，恕罪恕罪。 ”

金燕子再也忍不住，嗖地窜下去，窜到银花娘面前，银花娘瞧见是她，刚怔了怔，脸上已挨了她两个耳刮子。

这两下打得可真不轻，银花娘跌进门里去，失声道：“ 大姐，你……

金燕子却觉自己打得还不够重，跺脚冷笑道：“ 你再也莫要叫我大姐，我哪里有资格做你的大姐，人命在你眼里，简直连狗都不如，你一高起兴来，说不定把我也杀了。 ”

银花娘手捂着脸，突然扑面痛哭起来。

金燕子怒道：“ 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四个人，本该高兴才是，还哭什么？ ”

银花娘痛哭着道：” 大姐以为我杀了人很高兴么，大姐你若是瞧见，就该知道，我若不想法子杀他们，他们会把我怎样？ ”

她痛哭着扑到金燕子脚下道：“ 大姐你要打我，要骂我，都没关系，但你若不要我这个妹妹了，我……我马上就死在大姐你的面前。 ”

金燕子打也打过，骂也骂过，气己消了一半，再听到她这番话，自己竟也流下泪来，跺脚道：“ 你就算迫不得己，也不该那么狠呀？ ”

银花娘颤声道：“ 我知道我错了，但我从小受惯了别人欺负，见到的都是心狠手辣的人，我……我实在怕得厉害，下手才不免狠了些。 ”

她痛哭着，抱起金燕子的腿，道：“ 大姐你若早些来，他们就不敢欺负我，我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了。 ”

金燕子心头又是一酸，忍不住长叹道：“ 不错，这也要怪我，我该早就来了的。 ”

她只觉这件事非但不能怪别人，简直应该怪她自己，说着说着已扶起银花娘，抱头大哭起来。

银花娘面上虽在哭，暗中却几乎笑出声音。

她现在已发觉，只要摸着一个人的脾气，不但男人好对付，女人也是同样好对付的，尤其是象金燕子这样的脾气。

江湖是凶险的，却也是公平的，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能成名，他的生命也就立刻变得绚烂而多彩。

只不过有些人的生命虽辉煌，却短暂得象流星。

三百年来，江湖中更不知有多少英雄兴起，又没落，但其中也并非全无能始终屹立不倒的——有些人虽已死了，但他的后代子孙，却在江湖中形成一股始终不倒的力量，于是他的声名，也因而得到水生。

三百年来，能始终在江湖中屹立不倒的力量，除了少林、武当……这些历史辉煌的门派外，还有些声势显赫的武林世家，这些武林世家，虽也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先人为武林正义而牺牲，而换来江湖豪杰们对他家族的尊敬，大多却还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武功或才能，能不遭淘汰，与世长存。

譬如说，这其中有医道传世的京城“张简齐”，有火器成名的江南“霹雳堂”，有掌法精妙的“南宫世家”，也有水性精纯的“无鱼塘”，还有以“五虎断门刀”称霸多年的河南彭氏子弟……

而在这所有武林世家中，最深入人心，脍炙人口的，自然还得算以毒药暗器独步天下的蜀中唐门了。

在渝城外山麓的唐家庄，经过三百年来不断的扩建，已由简单两排平房，发展成一片极为壮观的庄院。

这庄院的规模，简直已和一个小小的城市差不多了，你只要走进了那每年都要新漆一次的大门，从衣、食、住、行，到读书娱乐，甚至死丧婚嫁，每一样东西部可不必外求，每一样东西准备之充足，都可令你吃惊。

事实上，蜀中一带最考究的酒楼，最时新的绸缎庄，以及化色最齐全的脂粉铺，就全都在这庄院里。

唐家的门人子弟，自然全都有一技之长，他们以自己的技能赚钱，再花到这些店铺中去。

他们想要有更高的享受，只有努力地去赚钱，而所有的人力财力，又都仅限于在这庄院里流通。

这样日复一日，唐家庄自然越来越壮大。

就连银花娘，她走进唐家庄的大门后，都不禁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她几乎有盏茶时分透不过气来。

她也曾来过唐家庄，但那是在山门外，她再也想不到唐家庄的门里和门外，竟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从门外看来，那以巨大的树干编成的木栅，那黑漆的大门，那高悬在旗杆上的旗帜，也和一般武林豪杰的庄院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大些而已。

但到了门里，她忽然发现这庄院里竟有一条街道，一条以整齐的青石板铺成的不折不扣的街道。

街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店铺，每一间店铺生意都好得很，只不过店铺的门面外都没有招牌。

这景象真是她做梦也想不到会在一个“庄院”里瞧见的，但最令她奇怪的，还不是这些。

最令她奇怪的是，在这名满名天下的武林世家里，竟看不到丝毫警戒森严，剑拔弩张的样子。

她们的马来到了大门外，金燕子只简单地报了个名姓，她们就进来了，而看门的只不过是两个步履蹒跚的老头子。

银花长长透了口气，终于忍不住悄声问道：“这里真的就是唯一的唐家庄么？”

金燕子失笑道：“你不信？”

银花娘叹道：“我不是不信，只是有些糊涂了。”

街上有许多人在走来走去，虽然也不免多瞧她们一眼，但却绝没有一个人过来打听盘问的。

银花娘忍不住又道：“江湖中人都说少林寺、武当山和唐家庄，都是武林中的禁地，你若想妄越雷池一步，就休想活着走出来了，但瞧现在这样子，却好象无论任何人都可以横着走进来，直着走出去似的。”

金燕子淡淡笑道：“这只不过是因为你和我一齐走进来的。”

银花娘道：“我一个人难道就闯不进来么？”

金燕子道：“你若想闯进来，直着进来，就得躺着出去了。”

她笑着接道：“你看这些路上的人，好象都和气得很，是么？那你就错了，你只要稍微露出不对的样子，每个人的袖子里，都可能会飞出件东西来，要了你的命。”

银花娘暗中不禁抽了口凉气，嘴里却笑：“但咱们既然已进来了，怎会连个通报带路的人都没有呢？”

金燕子道：“你怎知他们没有通报？只不过他们通报的法子，外人瞧不出而已，你若不信，马上就会有人迎出来了。”

银花娘道：“这庄院的主人……”燕子道：“无双老人就住在这庄院的后面，和他的子女住在一栋屋子里，你看来也许又要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闯得进去，其实无论任何人，要想从大门外闯到他那屋子女，不但要生双翅膀，还得要准备八九个脑袋。”

银花娘叹了口气，喃喃道：“他若一直住在这么安全的地方，也就难怪他胆子越来越小了。”

金燕子皱眉道：“你怎知道他老人家胆子已越来越小。”

银花娘一惊，强笑道：“我听人说的。”

金燕子还想再问，街道尽头处已有几个女子迎了过来，她们都穿着长可及地的百褶湘裙，走起路来袅娜生姿。

一个颀长的妇人，远远就张开双臂，笑道：“三丫头，你现在才来，不怕想死姐姐我么？”

银花娘不久就知道，这颀长丰满、一张稍微显得长些的鸭蛋脸上，带着几粒白麻子的妇人，就是唐家庄当家的姑奶奶唐琪。

后来银花娘曾经悄悄问金燕子，道：“这位唐二姐，人又能干，又漂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婆家呢？”

金燕子就叹道：“她也足命苦，许过二次人，们还没有过门，她未婚的夫婿就死了，于是就有人在背后说她人太能干，命太硬，是克夫相。这话传到她耳朵里，她一气之下，就当着祖宗牌位发誓，再也不嫁人了。”

现在，这位唐家的二姑奶奶，一面说着，一面笑着，一面夸赞着金燕子这“新妹妹”的漂亮。

她手里拿着块白丝巾，瞧见路上偶尔有团字纸，有块果皮，她就捡起来，包在丝巾里。

银花娘这才知道唐家庄为什么如此干净，又暗笑她幸好没有嫁出去，否则她的丈大可真要受罪了。

走在唐琪身旁，始终带着微笑，却没有说话的，是唐无双的长媳，唐瑀的夫人李佩玲。

她生着张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手腕也圆得象嫩藕，看来又贤慧，又富态，正是标准的大家儿熄妇。

唐琪的妹妹唐琳，却是个弱不禁风的少女，一双又黑又沉的大眼睛里，总象是带着一抹淡淡的忧郁。

银花娘知道这三个就是唐家最重要的人，其余的堂姐、表妹、三姑、三嫂，就用不着她去留意了。

穿过大街走到一条碎石子路，前面忽然出现了一片树林，林木掩映间，有半堵红墙，几椽绿瓦。

这就是无双老人安享清福的地方了。

二姑奶奶把已快包满了的丝巾扔在一个人竹篓里，又在绕着红墙流过的溪水里洗了洗手，这才笑着道：“ 老爷子在睡午觉，我看你们也不必去拜见他了，索性先到大嫂屋里去，我知道她还有两瓶体已的玫瑰露，咱们先去把它喝光再说。 ”

李佩玲抿着嘴笑道：“ 你看这女魔王，人家屋子里有两瓶酒，她都算计得清清楚楚，这还了得了？ ”

唐琪吃吃笑道：“ 老实告诉你，我早已瞧着那两瓶酒馋了，今天若不乘着有远客来，把它算计了去，等大哥回来，只怕连瓶子都要被他吞下肚了。 ”

金燕子早已笑得花枝乱颤，银花娘也不禁笑出声来。

她又不禁有些奇怪，这些蜀中世家的姑娘们，怎地却说的一口京片子，后来才知道，原来唐无双的夫人，正是京城名门女。

总之，她一进了唐家的大门，眼睛、耳朵、嘴，就没有闲着，她眼睛里没有错过一样东西，耳朵里也没有错过任何消息，一张嘴更是在不停地拍马屁，不停地打听，但无论她怎么打听，却还是打听不出，唐家的二公子、金花娘的情人唐珏，究竟到哪里去了。

她拼命巴结金燕子，就是要金燕子带她到唐家庄，一心想要到唐家庄，为的就正是唐珏。

只不过两天，银花娘已和唐家的几位姑娘都混得很熟了，她从那几箱珠宝里，选出了几样最珍贵，最别致的，送给了唐琪、唐琳和李佩玲，又选出了几十样虽不别致、也颇珍贵的，分送给她见过的每一位大姑娘，小媳妇。

所以，现在只要见过她的人，无论人前背后，都在夸着金燕子的这位“ 新妹妹。 ”

她也已见过唐无双，她知道这老人一定认不出她的。

大多数见过“ 琼花三娘子 ” 的人，不是骇呆了，就是被她们一身奇装异服所吸引，很少人记得住她们的面貌。

她几乎见过了唐家上上下下每一个人，却就是没有见到唐珏，唐家庄简直没有人提起过这位风流的二公子来。

她几乎已到过唐家庄前后左右每一个地方，只除了后山岩下的一个洞窟，但每次装作无意要走到那里去，远远就被人挡住。

后来她终于发现，这洞窟原来就是唐家淬炼他们名满天下的毒叶暗器的地方，任何人都休想擅越雷池一步。

这天晚上，又轮到唐大嫂作东，她那两瓶玫瑰露自然早已喝光了，但窖存的大曲也不差。

大曲酒性强，入口极辣，本不是妇道人家喝的酒，这些姑娘们豪性却不减男子，虽然是小口吃菜，却硬是大碗喝酒。

这天晚上的月光很亮，小院里有桂子飘香，月光从细纱窗里照进来，没喝酒的人也会被这种月光照醉了。

庙琪喝了酒，谈锋更健，就连李佩玲的话也多起来，老姐妹见面，她们和金燕子就象有说不完的话。

只有银花娘没有喝多少，一来她觉得和女人喝酒没什么意思，二来她认为自己始终都该保持清醒。

她并不是为了喝酒来的。

唐琳也没有喝多少，她那双深沉的大眼睛里，忧郁是一无比一天重了，整天懒洋洋的，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这始终没出过闺门的小姑娘，心里又会有什么想不开的心事呢？

只听唐琪忽然瞪着金燕子道：“三丫头，你今天究竟有多大了？”

金燕子娇笑道：“你问这个干什么？难道要跟我相亲，只可惜你不是个男的，否则我倒真愿意嫁给你。”

唐琪喝了杯酒，道：“我知道你是三月生的，今年已二十出头了，是么？”

金燕子道：“嗯。”

唐琪道：“二十多岁的大姑娘，还没有婆家，这倒真危险得很。”

金燕子脸红了，啐道：“你不替自己着急，反替我着急干什么？”

唐琪又喝了杯酒，叹道：“我这辈子是再也不会嫁人了，但你可不行，女人总是要嫁人的，你到我这年纪，就会知道寂寞有多可怕了。”

金燕子眼神也不禁黯淡了下来，嘴里却笑：“咱们的二姑奶奶，今天终于也说了真心话了。”

唐琪手拿着酒杯，幽幽地道：“我在你们面前，还装什么蒜，我难道是天生不想嫁人的，但到了现在……现在你想我还能嫁给谁？高的不成，低的……”

她举起酒杯，“咕嘟”一口喝了下去。

李佩玲笑道：“说真的，三妹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心上人？那神刀公子……”

金燕子大叫道：“你们别提他，一提他，我连酒都喝不下去了。”

李佩玲道：”你忽然这么讨厌他，心里莫非有了别人？”

金燕子脸红了，娇笑道：“才没有哩。”

唐琪大叫道：“我知道你有了，你这样子可骗不了人，谁？快说是谁，快从实招来，否则看我饶不饶得了你。”

她笑着去搔金燕子胳肢。

金燕子笑着闪避，躲到唐琳身背后，娇笑道：“四妹年纪也不小了，你们怎么不问她有没有心上人？”

唐琳忽然站起来，淡淡道：“我可没惹着你们，你们别缠到我头上来。”

她嘴里说着话，竟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金燕子怔住了，道：“四妹发脾气了？”

唐琪道：“别理她，这丫头最近就好象着了魔似的，心里也不知有什么心思？”

李佩玲柔声笑道：“女孩子到了她这样的年纪，谁没有心事呢？找出去瞧瞧她。”

银花娘眼珠一转，抢先站了起来，笑道：“大嫂忙，还是妹子我去吧。”

李佩玲想了想，道：“你去也好，老四和你也谈得来，只记着快些回来就是，我下得有清鸡汤煮的素抄手，等你回来吃。”

到了门外，桂花更香了。

唐琳站在桂花树下，桂枝的阴影，盖着她的脸，她动也不动地站着，就好象月下的幽灵一样。

银花娘并不急着走过去，也在月下徘徊着，月光将院子里的青石板照得象镜子，镜子里也有个月亮。

她目光转动，忽然长长叹了口气，悠悠道：“人生，说起来真是无趣得很，月光虽亮，桂子虽香，却也只不过更添加了几分人生的寂寞而已。”

她算准唐琳现在满腹心事，一定懒得说话，所以就故意叙说着人生的寂寞，生命的无趣……

这些话果然说到唐琳心里去了，她忍不住回过头来，凝注着银花娘，良久良久，终于幽幽道：“象你这样的人，要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去，又怎会觉得寂寞？寂寞的滋味只有关在笼里的鸟，才知道得最清楚。”

银花娘又叹了口气，道：“好妹妹，你年纪还轻，还不知道寂寞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些人纵然天天在和别人说笑游乐，但心里却比谁都寂寞，有些人虽然整天独坐，但只要想到远方也有个人在想着他，他也就不会觉得寂寞了。”

唐琳默然半晌，轻轻点头：“不错，没尝过寂寞滋味的人，是说不出这种话来的，但……但你想着远方的人时，又怎知他在想你？”

银花娘道：“我不知道，这种事谁也不会知道，这是人生的痛苦……”

唐琳黯淡地垂下了头，幽幽道：“不错，这就是人生的痛苦。”

银花娘道：“很久很久以前，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他叫邹玉郎，我虽只见过他一面，但却日日夜夜在想着他，但他……他只怕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她知道若想让一个女孩子说出心中的秘密时，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将自己的秘密说出来。

所以她捏造了个名字，捏造了个故事。

唐琳身子果然颤抖了起来，过了半晌，忍不住试探着道：“你走过许多地方？”

银花娘道：“嗯。”

唐琳道：“你见过许多人？”

银花娘苦笑道：“太多了。”

唐琳垂下了头，心里显然在挣扎着，默默许久，才作了决定，抬头凝注着银花娘，一字字道：“你可知道一个人，他……他叫做俞佩玉。”

俞佩玉，又是俞佩玉，银花娘的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子来，面上却丝毫不露声色，微笑道：“你足迹未出唐家庄，怎会认得俞佩玉？”

唐琳轻轻道：“前几天，他来过这里。”

银花娘忍不住失声道：“前几天他来过？”

唐琳咬着嘴唇，道：“他是来找家父的，那天，大嫂和大姐恰巧出去送大哥，只有我在家，他和家父谈了许久，家父就忽然要出去，好象是要去为

他找一个人，所以……所以，就叫我进去陪着他聊聊家常……”

月光从枝叶间漏下来，照上了她的脸，照上了她的眼睛，她的脸红红的，眼睛亮得象星星。

银花娘静静地听着，绝不去打断她的话。

只见她出了半天神，接着道：“我本来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但在他面前，我却觉得无拘无束，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温柔，他说出来的话，更是充满了解与同情，那时，他好象受了很重的伤，但他却绝不露出丝毫痛苦之色，为的只是不愿我见了难受，他无论什么事，处处都先为别人着想。”

她轻轻叙说着，就好象做梦似的。

银花娘又忍不住问道：“后来呢？”

唐琳道：“后来家父回来，我只好回去，但我……我以为第二天总还会见到他的，谁知他……他半夜里就走了，家父竟不肯说他要去哪里，只说他曾经多谢我陪他聊天，我……我真怕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他……”

她垂下头，泪珠便滴在衣襟上。

银花娘缓缓道：“你只不过见到他一面，他就对你如此重要么？”

唐琳道：“你……你还不是只见过那邹玉郎一面？”

银花娘这才想起自己方才编谎的话，眼珠子一转，道：“假如你真的再也见不着他呢？”

唐琳颤声道：“这自然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我……我这一辈子，只怕……只怕再不会有快乐的日子了。”

银花娘眼睛盯着她，悠悠道：“假如有人能让你见着他呢？”

唐琳忽然抓紧了银花娘的手，颤声道：“若是有人能让我再见到他，我不惜为这人做任何事……任何事，我这一生从没有为任何事发疯，但现在，我想我已经快发疯了。”

银花娘叹了口气，笑道：“少女的心，这就是少女的心。”

唐琳全身又在颤抖着，手抓得更紧，道：“你……你能不能让我……”

银花娘抽出了手，先不答话，却缓缓兜了个圈子，才悄声道：“我也想见识一件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唐琳道：“你说，只要你说出来。”

银花娘道：“我从小就听人说，唐门淬炼暗器之处，是天下最神秘、最好玩的地方，我做梦都想进去瞧瞧。”

唐琳面色骤然变了，道：“那地方没什么好玩的。”

银花娘悠悠道：“你不愿帮我这个忙，也没关系，我要进去吃云吞了。”

唐琳一把拉住她，道：“我若帮你的忙，你……”

银花娘笑道：“我也不会不帮你的。”

唐琳想了想，咬牙道：“好，我带你去，但是不是能成功，我并没有把握，除此之外，你还得答应我，进去绝不动里面任何一样东西。”

银花娘大喜道：“我只要瞧瞧就心满意足了，绝不敢乱动手的。”

唐琳道：“好，咱们现在就走。”

银花娘却又拉住了她，道：“咱们现在要先进去吃云吞，免得她们疑心，我知道那山洞前有个小亭子，等到她们醉了，睡着了时，咱们在亭子里见面。”

唐琳点了点头，目中忽又流下泪来，她在心里呼唤着：“俞佩玉呀，俞佩玉，我这样为着你，你可知道么？”

三更时，银花娘就到了那小亭，唐琳却已先在那里等着了，她躲在亭柱

的黑影中，远远就向银花娘招手。

这小亭距离那山洞还有很远，但她的行动却甚是小心，银花娘也知道在这里无论任何人都大意不得的。

只见那山洞前有两条黑衣大汉，在交叉巡逻，山洞里隐隐有灯光透出，除此之外，就瞧不见别的人影。

远处有流水声传来，银花娘知道那是山岩后的一道温泉，据说唐门的毒叶暗器，别人之所以仿制不出，就因为此地温泉水质特异，但究竟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江湖中人言人殊，谁也弄不清。

银花娘悄声道：“ 咱们现在可以进去么？ ”

唐琳的脸比纸还白，摇头道：“ 不行，现在防守此洞的，是四师兄唐守方，他为人最是刻板，咱们现在想进去，简直一点希望也没有。 ”

银花娘立刻沉下了脸，冷冷道：“ 既是如此，咱们就回去吧。 ”

唐琳悄声道：“ 但幸好这里守卫的人，是每天晚上三更时换班，咱们不妨再等等，下一班若是轮到大师兄或七师哥，就好办了，这两人最好说话。 ”

银花娘点头一笑，不再说话。

过了半晌，唐琳忍不住道：“ 你也认得俞……公子。 ”

银花娘道：“ 嗯。 ”

唐琳咬起了嘴唇，道：“ 你……你是怎么认得他的？ ”

银花娘笑道：“ 你放心，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我早已另有心上人了。 ”

唐琳苍白的脸，立刻飞红起来，也垂头不再说话。

又过了半晌，银花娘也忍不住道：“ 听说他最近脸上被人伤了，不知可是真的？ ”

唐琳叹道：“ 不错，他脸上的确有条刀疤，他告诉我，这是被一个世上最狡猾，最狠毒的女人所伤的。 ”

银花娘恨得牙痒痒的，嘴里却笑道：“ 若不是狠毒的女人，又怎舍得伤了他。 ”

唐琳忽又嫣然一笑，道：“ 这女人若是想将他容貌毁去，只怕是要失望了。 ”

银花娘道：“ 哦！ ”

唐琳道：“ 他脸上多了这条刀疤，非但一点也不难看，反而增加了他的男性气概，我想，他脸上没有受伤时，一定会有些脂粉气，绝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看。 ”

银花娘几乎气炸了肺，暗暗咬着牙，却笑道：“ 这只怕就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

就在这时，只听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接着，小路上就出现了两行人影，竟有二三十个之多，两人一排，头尾四人手中，各各提着盏红灯笼。

一个矮矮胖胖的人，走在最前面，身上并没有带着兵刃，腰畔却鼓起了一大块，显然带的暗器不少。

唐琳展颜道：“ 咱们运气不错，来换班的果然是我七师哥。 ”

银花娘道：“ 这小胖子就是你七师哥？ ”

唐琳道：“ 我这七师哥虽和气，但武功却是一等一的身手，江湖中人都称他为‘ 千手弥陀 ’，唐家庄的人，除了我大哥和大师兄外，只怕就要数他声名最响了。 ”

银花娘笑道：“这倒看不出，他看来简直就象个酒楼掌柜似的。”

唐琳也忍不住笑道：“他不当值的时候，本来就做酒楼掌柜的，不但到这里来拜庄的人，都由他接待，到这里来捣蛋的也得先过他这一关。”

这初入情网的少女，自从知道自己有希望再见到心上人后，心情已开朗起来，话也不觉多了。

只见这“千手弥陀”唐守清走到洞外，就停下脚步，从怀里拿出个黑黝黝的牌子，交给洞口巡弋的大汉。

那大汉躬身一礼，转身奔入，过了半晌，就有个国字脸、黑胡子、气势威猛的彪形大汉，大步走了出来。

唐守清迎上去笑道：“四师兄辛苦了。”

唐守方目光一转，沉声道：“来的为什么只有二十九个人？”

唐守清赔笑道：“小虎子的老婆生孩子，小弟答应让他在家歇一天。”

唐守方寒着脸道：“生娃儿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唐家庄哪天没有人生娃儿，你师嫂生小娃时，我还不是照样要当值。”

唐守清垂头笑道：“这是小弟的错……”

唐守方哼了一声，道：“这次也就算了，下个月却要罚他多当三次班，但今天的人手缺了一个，还是不可以。”

唐守清赔笑道：“这里已有十三年没有出过事了，少个把人又有什么关系？”

唐守方厉声道：“老七，你这就不对了，就算一万年没有出事，我兄弟还是不能疏忽的，别人不敢闯到这里来，岂非就是因为这里的防守森严。”

唐守清垂头道：“是。”

唐守方目光又一转，指着洞口一个大汉道：“你昨天当值吃饭时，偷偷喝了两口酒，我本想回去才罚你，现在有这件事，你就代小虎子多当一天班吧。”

那大汉立刻躬身道：“是。”

唐守方这才挥了挥手，于是“千手弥陀”带来的二十九条大汉，就一个跟着一个地从他面前走进洞去。

接着，就听见山洞里响起了一片呼喝声，铁栅开闭声，又有二十九条大汉鱼贯着走出来，排成两列。

唐守方又将这二十九人仔细点了一遍，凝重的面色，才显得略微轻松了些，转身对着唐守清道：“明天卸班后，就到四哥家来吃饭，你四嫂春天里风的鸡，还剩得有两只，她知道你好吃，还留着等你哩。”

唐守清也展颜笑道：“好，小弟带酒去。”

唐守方又挥了挥手，终于带着两行人走了，走了几步，却又回头道：“酒莫要带得太多，免得喝醉了又要喊救命。”

唐守清笑道：“遵命。”

这十三年来一直太平无事的地方，到现在仍防守如此严密，银花娘瞧在眼里，也不禁暗暗吃惊，暗暗佩服。

她这才知道蜀中唐门历久不衰的声名，的确不是轻易得来，幸好她未曾轻举妄动，否则此刻只怕就要被人抬着出去了。

等唐守方和他带领的大汉们都走得不见踪影，唐琳才松了口气，拉了拉银花娘的衣襟，道：“现在，咱们可以去碰碰运气了。”

她拉着银花娘走到山洞处，巡逻的大汉立刻厉叱道：“什么人？”

唐琳道：“ 是我，你都瞧不出么？ ”
那大汉躬身赔笑道：“ 原来是四姑娘。 ”
唐琳道：“ 我有要紧的事要找七师哥。 ”
她一面说话，一面就想往里走。
谁知那大汉却挡住了她的去路，赔笑道：“ 请四姑娘恕罪，没有老太爷的吩咐，小人若是让四姑娘进去了，明天小人当真吃罪不起。 ”
唐琳只好停下脚步，道：“ 既是如此，你就把七师哥找出来吧，行不行。 ”
那大汉竟还是要犹疑半晌，才躬身道：“ 是。 ”
但这时已用不着他进去找了，唐守清已笑嘻嘻地迎了出来，圆圆的眼睛在银花娘身上一转，笑道：“ 四妹你怎地把贵客带到这种地方来了，却叫我如何招待？ ”
银花娘抿着嘴一笑，又瞟了他一眼，才低下头去。
唐琳笑着道：“ 你知道她是贵客？你已知道她是谁了？ ”
唐守清笑道：“ 前两天我就听说干姑奶奶带了位妹妹来，把大嫂的玫瑰露也喝了，我虽然嘴馋，但二姑奶奶不请我，我可不敢去闯她的席。 ”
唐琳笑道：“ 难怪二姐总说七哥是耳报神，庄子里大大小小的事，果然没有一件能瞒得过你的。 ”
唐守清道：“ 你莫拍我马屁，你又想着我什么了？ ”
唐琳道：“ 我只问你，我既把贵客带来了，你想该怎么招待她？ ”
唐守清苦笑：“ 我早就说过，这里没有招待客人的东西，但是，后天中午我一定好好准备一桌鱼翅席，只看姑娘们肯不肯赏光而已。 ”
唐琳道：“ 人家才不稀罕你的鱼翅席哩。 ”
她忽然拉起唐守清的袖子，笑着说：“ 只想进去观光观光，七师哥你就行个方便吧，上次二姐带客人来，你还不是放进去了么？你既答应过二姐，也就该答应我，否则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下次炖了田鸡，也不找你去吃。 ”
唐守清叹了口气，道：“ 我一瞧见你，就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了，否则为什么早不来，迟不来，等我一接了四师哥的班，就立刻赶来。 ”
银花娘噗哧一笑，悄悄向唐琳道：“ 我早就知道瞒不过他的，不如还是把二姐找来吧。 ”
她这话明着是向唐琳说，其实自然是说给唐守清听的，她声音说得虽小，却刚好能让唐守清听到。
唐守清只有苦笑道：“ 我见了二小姐害怕，见了四小姐难道就不怕么？四小姐的心眼儿，比二小姐还要多十倍哩。 ”
他长长作了个揖，道：“ 两位姑娘就请快进去，快出来吧，只要老老实实地跟着我，不乱走，不乱动，我就算承了两位好姑娘的情了。 ”

从远处看，这山洞根本没有门，但一走到洞口，便可瞧见深深嵌入石壁里的三道铁栅。
就凭这三道铁栅栏，已不是任何人所能闯进去的了，那粗大的铁栅，沉重得简直象是无法移动。
但唐守清只是在石壁上轻轻按了按，铁栅便立刻奇迹般滑失在石壁里，全没有发出丝毫声音。
从铁栅间望进去，已可发现这山洞形势的险峻，每一块突起的山石后，

几乎都有条黑衣大汉石像般木立在那里。

走过这三道铁栅，一个人的心情更会不由自主的沉重紧张起来，既象是走入了一间阴森的古刹，又象是走入了一片原始森林，自己会忽然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变得十分渺小，四面八方都象是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险。

银花娘叹了口气，悄声道：“ 其实用不着别人吩咐，在这种地方，又有谁敢乱走乱动呢？ ”

唐琳撇了撇嘴，道：“ 若不是为了陪你，这种鬼地方请我我都不来。 ”

她嘴里虽说这是“ 鬼地方 ”，但却掩不住神色间的得意之色，只因这地方已不仅是唐姓子弟心目中的神殿，几乎也已成了江湖中人心目中的圣地，这正是唐家每一个人都深深引为骄傲的。

深黝曲折的洞穴，本该十分阴森，但在这里，越往里走却越热，接着便可以听到潺潺流水声。

再转过一个弯，银花娘眼前豁然开朗。

曲折的洞穴，到了这里突然开展，这山腹中竟是空的，巨大的，圆形的穹顶，离地至少有数十丈，周围方圆更不知有几百丈，一个人站在山洞的这边用力呼喊，等他闭起嘴时，声音才能传得到那边。

奇怪的是，这里虽是山腹，却有条小溪自洞中流过，溪水是浊黄色的，居然还在腾腾地冒着热气。

沿着这条溪水，摆着数十具形式奇古的铜炉，每个铜炉间，又都隔着一架半由天然、半由人工塑成的石屏风。

此刻每具铜炉旁，都有两条精赤着上身的大汉在铁砧上敲打着，他们所用的铁锤并不大，打造的东西也显得很小，但他们面色的沉重却象是承担着千斤重量似的，全身精力都不敢有丝毫松弛。

第一个火炉间的人，制成一样东西后，便投入一个悬在溪水中的竹篓里，流动的溪水，将这样东西冲数盏茶时分后，第二个人炉间的人，便将这竹篓钩过去，再继续敲打加工。

这样经过五次加工后制成的东西，再放入溪水中冲激三盏茶功夫，便由一个黑衣大汉集中在一齐，送到沿着山壁建成的一排石屋那边去。

石屋的门口，却悬着帘子，里面偶尔也有敲打声传出，门帘一掀，才可以瞧见石屋里的人。

石屋里的人大多数须发俱已苍白，每个人都坐在一张上面摆满了零碎铁器的桌子旁。

他们工作得更专心，神情更凝重，对外界的万事万物，似乎都已不闻不问。

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命，就全都在他们手里所捏着的那一件件小铁丝、小铁片上。

“ 蜀中唐门 ”名震天下，威名垂三百年不衰的暗器，就是他们手里这些铁丝铁片拼造出来的。

银花娘已完全瞧得愣住了。

她从未梦想到制成一件暗器的手续，竟是如此繁重，唐琳瞧着她的神情，忍不住抿嘴一笑，道：“ 你瞧够了么？ ”

银花娘拉起她的手，悄笑道：“ 好妹子，你莫要笑我，我现在就好象刘伶入了天台，只觉得眼花缭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了。 ”

唐琳道：“ 我怎么会笑你，每个人初到这里来，都会变成你这副样子的，

因为谁也不会想到，造一件小小的暗器，也会如此麻烦。”

银花娘笑道：“谁说不是呢，我可是真糊涂死了。”

唐琳想了想，自怀中取出了件黝黑无光的暗器来，这暗器乍看象朵花，再看象个针团，仔细一看却又什么都不象了。

唐琳道：“你知道这是什么？”

银花娘瞪大了眼睛道：“我……我不知道。”

唐琳道：“这就是江湖中人人见了都头疼的唐家铁蒺藜，铁蒺藜本不是什么特别的厉害暗器，唐家的铁蒺藜特别厉害，就是因为它制造的不同。”

银花娘故意道：“我倒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来。”

唐琳道：“别人造铁蒺藜，都是先造好个模子，再把铁汁倒进去，等到铁汁冷却凝固，就算造成了。”

银花娘道：“那么你们家的呢？”

唐琳道：“我家的铁蒺藜，却要先打好一片片比爪子壳还小的铁叶子，然后再一片片拼凑成的，它一打进人的身体，铁叶子就立刻散开，你若想将这暗器起出来，就非得将那一大块肉都挖出来不可。”

银花娘变色道：“唷，那可不疼死人么。”

唐琳微笑道：“若是真能救命，疼一疼也算不得什么，只可惜你就算能把这暗器挖出来，还是救不了命的。”

银花娘皱眉道：“为什么？”

唐琳道：“只因这暗器本是十三片铁叶子拼成的，不但每片铁叶子上都淬了毒，而且每片铁叶子上淬的毒都不同，十三种毒性一见血就发作，那是神仙也救不活的。”

银花娘听唐琳说唐家暗器的厉害情形，不由倒抽了口凉气，道：“难怪江湖中人都说宁可遇到鬼，也不愿遇着唐家的暗器了。”

唐琳道：“在唐家的七种厉害的暗器里，这铁蒺藜算是最普通的，最简单的一种哩，铁蒺藜只不过是十三片铁叶拼成的，还有的却得要七八十种才拼得成，譬如说，九天十地神针的针筒……制造这种针筒的法子，至今还是江湖中一个最大的秘密。”

银花娘目光转动，道：“所以你们才要将这些制造暗器的人，都分隔起来，为的就是怕他们将这秘密泄露是么？”

唐琳道：“不错，能在这里制造暗器的，虽然都忠诚可靠得很，但也未必经得住别人的威逼利诱，唐家的祖宗们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所以，根本就不让他们知道整个秘密，他们就算泄露，也没法子整个泄露。”

她随手一指，又道：“譬如说这两个人，他们的任务，只是打造铁蒺藜上的第一片铁叶子，他们终生就只打造这片铁叶子，别的事他们全都管不着，连这铁蒺藜上其他的铁叶子是什么形状，他们都不知道。”

银花娘叹道：“他们终生都在打造这一片铁叶子，到后来自然熟能生巧，越造越好，这也难怪唐家的暗器别人始终都赶不上了。”

唐琳微微一笑，道：“这样还有个好处，这就是他们下工时，就可以和平常人一样生活，用不着担心别人来把他们架走，也用不着再受监视。”

银花娘瞧着那一排石屋，道：“这里面的人呢？”

唐琳道：“只有这里面的人，是知道暗器制作秘密的，因为一片片叶子打成后，就集中送到他们那里去，再由他们拼在一起。”

银花娘道：“他们难道不会泄露秘密么？”

唐琳道：“ 这些人都是已退休的老人，而且大多是孤家寡人一个，才自愿来做这种事的，只因他们一做这种事，终生就不能再走出这山洞一步。 ”

银花娘叹了口气，道：“ 难怪他们工作得这么专心，原来他们已将生命都贡献给暗器了，能做出一件完美的暗器来，使唐家的光荣历史保持不衰，唐家的人是什么苦都能吃的。 ”

唐琳却忽然道：“ 你们在这里聊聊，我过去看一个人。 ”

唐守清皱眉道：“ 四妹，你莫忘了…… ”

他似待阻止，但这时唐琳已跃过温泉，走得远了。

第一四章　包藏祸心

银花娘面上羞答答的，低着头，陪着唐守清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眼睛却始终在留意着唐琳。

只见她飞快地奔向那一排石屋，笔直走入了左面第三间屋子，她身形太快，门帘一掀便又关起。

但就在这一眨眼的时候，银花娘已隐约瞧见了这石屋里的人。

这人背对着门，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竟不象别人那样专心地在工作，却象是坐在那里出神，银花娘自然瞧不见他的脸。

银花娘只瞧见这人的头发是黑的，又黑又亮，她相信自己的眼睛绝不会瞧错，这人的年纪必定还很轻。

在石屋工作的，既然全都是已退休的老人，又怎会有个年轻人呢？

唐琳为什么要去看他？

银花娘的心突然跳了起来，“唐珏，这人一定是唐珏，原来唐无双竟将他藏到这里来了，难怪我找不着。”

她开心得几乎忍不住要跳起来，但未忘记敷衍面前的唐守清，唐守清瞧着她的一双眼睛，已越来越亮了。

于是她装得更害羞，更不敢抬头。

唐守清终于忍不住道：“后天中午，在下为姑娘和金姑娘接风，不知姑娘可赏光？”

银花娘的脸似乎更红了，轻轻挽起了罗袖，唐守清在一旁瞧着她春葱般的手，白玉般的腕，似已瞧痴了。

唐琳却已从石屋里奔了过来，也不知和谁生了气，嘟着嘴道：“他怎么越来越怪，我和他说话，他居然连睬都不睬我。”

唐守清这才将目光勉强收回来，微笑道：“他近来的心情，你又不是不知道，何苦去惹他。”

银花娘蹲在泉水旁，听到他们的话，心里更是欢喜，这更证明了石屋里的人必是唐珏，她心机总算没有白费。

她象是洗着手，却有一股紫色的细砂，从她衣袖中漏出来，落入温泉水中。这时，她才盈盈站起，回眸笑道：“我已见识够了，咱们可以走了吧。”

唐守清道：“四妹……”

唐琳抢着回道：“你莫叫我，我也要走了，这次我可一点麻烦也没有带给你，现在你总可以放心了吧。”

唐守清笑了笑，道：“只要两位姑娘有兴趣，下次……”

他语声突然顿住，只因他忽然发现，竟有一片紫色的烟雾自温泉中升起，先还是薄薄一片，但转眼间已浓如紫雾。

再一瞬间，整个洞窟竟都被这紫色的迷雾弥漫。

连近在咫尺间的银花娘和唐琳都瞧不见了。

洞中四下都发出惊呼。

唐守清变色大喝道：“大家紧守岗位，莫要妄动。”

唐琳呼道：“我呢……”

唐守清厉声道：“你看好你的朋友，也莫要走。”

喝声中他已晃起了火熠子，但火光在这紫雾中竟微如萤光，唐琳想去拉银花娘，却扑了个空，不禁失声道：“花姐姐……花银凤，你在哪里？”

她呼声虽响，只可惜已永远没有人回答她了。

银花娘早已看准了那石屋的方向，紫雾一起她就箭一般窜过去，窜入了那石屋，低呼道：“唐珏，唐公子，你在哪里？”

只听一人嗄声道：“你是谁？找我则甚？”

话未说完，银花娘已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向外面冲出，口中道：“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么？”

唐珏失声道：“银花……”

银花娘笑道：“不错，大姐想你都快想疯了，我冒险来找你，你还不快跟我走？”

唐珏道：“但……但家父……”

他还在犹疑，却已身不由主，被拉了出去。

银花娘道：“你这没良心的，你难道不想见她？”

她左手拉着唐珏，冲出石屋，右手一扬，便有一股银光急射而出，如流星般摇曳过大半个洞窟，一闪而没。

银光一闪间，银花娘已辨清出口，立刻飞掠过去，她这才发现唐珏身子很重，简直就象不愿意出去。

只听唐守清厉声喝道：“把守洞口，莫令任何人离开此洞。”

银花娘着急道：“唐珏，你要是不肯跟我走，弄急了我，大家可都没好处。”

唐珏也不知是被她骇倒，抑或是改变了主意，也展开了身形，两人齐地冲出，银花娘袖中又射出一道银光。

这次银光穿洞而出，只见守住洞门的大汉们有的正在搬动铁栅，有的要挥刀阻拦，但银花娘袖中的暗器已随着银光发出。

一连串惨呼声中，银花娘与唐珏已双双冲出洞外。

洞外星光将落未落，夜静如水。

洞内的混乱与变动，还都未传至洞外。只有把守洞口的一条大汉挥刀而来，但银花娘一抬手，这大汉便立即倒下。

就在这时，洞中已响起了一阵锣声。

锣声一响，四下便有回应，沉睡中的山庄，立刻苏醒，不出片刻，四面八方便都会有人赶来接应。

但银花娘几天来的勘查，早已将每一条出路都计算好了，此刻她想都不必想，就往东南方飞掠过去。

唐珏竟似变成了个傀儡似的被她拉着，她要往东就往东，她要往西就往西，只是在嘴里抗议着道：“这里四下警戒很严，你走不出去的。”

银花娘却笑道：“别人将你们家看成铜墙铁壁，在我姐妹眼中却如履平地一般，要来就来，要去就去。”

这时唐家庄的边墙已然在望，她的确象是立刻就能轻轻松松地走出去了——但她这话却未免还是说得太早了些。

忽然间，墙头出现了十几条黑衣大汉，右手持长刀，左手持弩匣，为首一人，面寒如铁，竟是唐守方。

银花娘见到此人，倒真吃了一惊，尤其是见到他左手的鹿皮手套，从这种手套中发出的暗器，也不知伤过多少人的性命。

唐守方厉声道：“来人再不停步，莫怪暗器无情！”

银花娘娇笑道：“ 你有暗器，我难道没有暗器么？咱们就比比是谁的暗器厉害吧？ ”

唐守方的手扬起，却又放下。

银花娘待出手，却被唐珏拉住。

只见唐珏将一面竹牌扬起，道：“ 庄主手令在此，谁敢拦阻？ ”

唐守方垂首道：“ 是！ ”

他挥了挥手，墙头的大汉们立刻就象出现时同样迅速地消失了，银花娘娇笑声中，与唐珏双双掠了出去。

外面是山麓，夜色更静。

但银花娘脚下还是不停，绕过山麓，山脚下有个无人的土地庙，她竟直奔进去，这地方也是她早已看好了的。

精明的人不安排好退路，是绝不会做贼的。

银花娘这才松了口气，媚笑道：“ 你总算还有些良心，肯帮我逃出来，也不枉我姐妹疼你了…… ”

她说着话，已晃起火熠子，点亮了神案上的一盏油灯，说到这里，灯亮了，她也忽然怔在那里。

灯光下，唐珏的脸竟是花花绿绿，简直象是个活鬼，仔细一瞧，才看出他脸上原来戴着奇丑无比的人皮面具。

银花娘“ 噗哧 ”一笑，道：“ 你要戴面具，也该戴个好看的，怎地戴上这样的鬼东西，我还当我那风流俊俏的小姐夫，被人毁了容哩，可真骇了我一跳。 ”

唐珏叹道：” 家父就怕我出来见人，所以给我戴上这面具。 ”

银花娘吐了吐舌头，娇笑道：“ 你老头看得你可真紧，但是现在，你总可以把这个鬼东西拿下来了吧。 ”

唐珏苦笑道：“ 这面具是用家父特制的胶液胶上去的，不到时候若想将面具揭下，就要连我的脸皮一齐揭下来了。 ”

银花娘闻言之后怔了怔，失笑道：“ 这一着倒真凶，戴着这活鬼似的面具，的确谁也不能见了，但是我…… ”

她媚笑着道：“ 我总是记得你长得是什么模样的，随便你戴上什么，都没关系。 ”

唐珏道：“ 你真记得如此清楚？ ”

银花娘垂下了头，轻轻道：“ 大姐虽然一直将你藏着，我虽只和你见过一次面，说了不到三句话，但是我……我却永远也不会忘记。 ”

唐珏默然半晌，长长吐出口气，道：“ 你大姐可好么？ ”

银花娘霍然抬起头，眼圈竟已红了，颤声道：“ 我千辛万苦，拼着命把你从那死囚牢似的地方救出来，你……你连谢都没有谢我半句，就急着问我大姐。 ”

唐珏柔声道：“ 我真该谢谢你的，你能找到我，真算不容易。 ”

银花娘垂头弄着衣袂，咬着嘴唇，道：“ 你知道不容易就好。 ”

唐珏道：“ 但我却再也猜不到你用的是什么法子？ ”

银花娘展颜一笑，道：“ 你可认得金燕子？ ”

唐珏道：“ 我……我好象听过这名字。 ”

银花娘撇嘴道：“ 你用不着瞒我，我不会吃醋的，她是你嫂子和二姐的

结拜姐妹，你怎会不认得她？”

唐珏赔笑道：“的确是认得的。”

银花娘道：“我早就听过她和唐家的关系，为了找你，所以我也和她结拜成姐妹。”

唐珏失声道：“你……你也和她结拜成姐妹了？”

银花娘笑道：“你用不着吃惊，她自然再也不会猜到我真的是谁，她只知道我是个孤苦伶仃，很想交朋友的女孩子。”

唐珏叹道：“她的确很容易上人当的。”

银花娘道：“你莫看她很容易上当，我叫她带我来唐家庄，还真不容易哩。”

唐珏道：“哦。”

银花娘道：“她本来还未见得肯带我来，幸好我刚得了几箱珠宝，我就故意说，要将珠宝寄托在可靠的地方，她果然就想到了唐家庄。”

唐珏道：“你现在居然舍得将那些珠宝寄在唐家庄？”

银花娘“噗哧”一笑，道：“我为什么要将好东西留给别人享受，在路上，我已经把箱子里的珠宝换下来十分之九了，除了面上有几件真的，是我准备送给你姐妹们的，其余就全不值半文了。至于那些真的珠宝……”

她眼波瞟着唐珏，媚笑道：“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花，无论怎么样花，一辈子都花不完的。”

唐珏道：“但唐琳又怎肯将你带到那洞里去？”

银花娘笑道：“你这妹子春情发动，前几天只见过一个男人一面，就想他想疯了，我说可以替他找到那男人，她什么都肯为我做。”

唐珏默然半晌，才叹了口气，道：“看来你为我倒的确花了不少功夫，你大姐知道，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银花娘面上笑容忽然不见，眼圈也又红了，颤声道：“又是我大姐，你……你只知道我大姐，但你可知道，我这么样辛辛苦苦来找你时，她在干什么？”

唐珏道：“我怎会知道。”

银花娘道：“她……她……”

她话未说出，眼泪已一连串落了下来。唐珏道：“她……她难道出了什么事？”银花娘掩面道：“她连什么事都没有出。”唐珏道：“既然无事你为何流泪？”银花娘跺脚道：“呆子，你可知道我不是为她哭，我是为你。”唐珏道：“为我？为什么？”银花娘道：“我……我实在很可怜你，我实在忍不住要为你伤心。”唐珏道：“为我伤心？这又是为了什么？”银花娘霍然抬起头来，嘶声道：“我老实告诉你吧，你在为他受苦时，她……她……她……”唐珏道：“她怎样？”银花娘掩面道：“她却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了。”唐珏象是呆住了，久久说不出话来。银花娘道：“我本来不该告诉你的，但我又实在不忍心骗你，我……我……我的心实在乱死了。”她忽然扑入唐珏怀里，放声痛哭起来。唐珏动也不动，一字字道：“那男人是谁？”银花娘痛哭道：“我不能说了……我已经很对不起我大姐。”唐珏道：“你让我早些知道反而好，否则……”银花娘仰起脸，哽咽着道：“好，我告诉你，那男人叫俞佩玉。”唐珏失声道：“俞佩玉？”银花娘道：“不错，你认得他？”唐珏缓缓道：“我连这名字都未听说过。”银花娘道：“幸好你不认得他，否则你也会上他当的。”唐珏道：“哦。”银花娘道：“这人又阴险，又毒辣，却偏偏生着一张很讨人喜欢的脸，又会向女人花言巧语，所

以大姐，大姐……才会上他的当。”唐珏又沉默了许久，才沉声道：“你大姐既然已变心，你为何还要来找我？”

银花娘将一个头都埋入他怀里，颤声道：“你……你还不明白么？”

唐珏缓缓道：“我不明白。”

银花娘跺脚道：“你……你真是个呆子。”

唐珏长叹道：“我本就是个呆子，否则又怎会………

银花娘道：“我不准你说下去，我大姐虽然对不起你，但是我……”

她身子在唐珏怀里扭动着，她以行动代替了言语。

唐珏的手终于缓缓抬起，搂住了她的腰。

银花娘喃喃着道：“好人，你……你先把灯吹熄了好么？”

唐珏缓缓道：“莫要吹灯，只因我要好好看着你。”

银花娘道：“嗯——你坏死了。”

唐珏缓缓接着道：“我要看清楚你，世上怎会有你这么恶毒无耻的女人……”

银花娘简直比忽然听见天塌下还要吃惊，失声道：“你说什么？”

她想挣脱唐珏的怀抱，却已来不及了，唐珏的手，已沿着她背脊，一路点了她十余处穴道。

银花娘仰天倒在地上，惊呼道：“你这是干什么？”

唐珏冷冷道：“唐珏说话的声音，你真的永远也不会忘记么？”

银花娘陡然间全身都凉了，失声道：“你……你难道竟不是……不是他……”

她从唐珏的禁地，那从来严禁外人进去的石屋中将这人带出来，她亲眼瞧见那地方的警备那般森严。

她实在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人竟会不是唐珏，直到此刻为止，她简直丝毫也没有怀疑过。

这人若不是唐珏，又会是谁呢？他又怎会对唐珏和金花娘的事，知道得如此详细。

银花娘瞧着他，只觉一颗心不住地在往下沉，颤声又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唐珏”悠悠道：“你纵然是世上最狡猾的人，也永远猜不出我是谁的。”

他终于缓缓掀下了那丑恶的面具，露出了他的脸来。

这实在是张不可思议的脸，这张脸无疑足以令天下大多男人都为之嫉妒，天下大多女人都为之动心。

任何人都很难从这张脸上找出一丝瑕疵来。

这张脸上，虽然有一条不算短的刀疤，但却非但没有令入觉得丑恶，反而更添加了他的男性魅力。

银花娘疯狂般失声大呼了起来。

“俞佩玉，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

她只觉自己的心，一下子就沉入了无底的黑暗深渊里。

俞佩玉嘴里带着丝嘲弄的微笑，淡淡道：“想不到吧，这也怪你运气不好，竟会在俞佩玉面前造俞佩玉的谣言，否则你无论在谁面前骂俞佩玉，那人只怕都会相信的。”

银花娘却似已骇呆了，全未去听他在说什么，只是失神地呆望着，嘴里

不住地喃喃道：“ 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 ”

俞佩玉道：“ 你难道没有听唐琳说我去过唐家庄？ ”

银花娘失声道：“ 不错，一定是你被人逼得走投无路，求唐无双将你藏起来的……我以前为什么会没有想到这一点？ ”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 你说得不错，我实在已被人逼得走投无路，而且又受了伤，但唐无双却没有因此而瞧不起我，竟不惜破例将我藏到那里去。 ”

银花娘此刻已渐渐恢复镇定，冷笑道：“ 那老头子的确对你不错，连他的女儿都被他瞒得死死的，还以为你真的是唐珏，还怪你不跟她说话。 ”

俞佩玉微笑道：“ 只因她的确是不会忘记唐珏的语声的。 ”

银花娘道：“ 如此说来，唐珏本来真是藏在那石屋里的了？ ”

俞佩玉道：“ 他不但本来是在那石屋里，而且脸上也的确戴着这面具，是唐无双自己带我到那里去的，将他的面具，戴在我脸上，又将他的衣裳和我交换，连那天在洞中当值的唐家子弟，也只不过瞧见唐无双带着个人进去转了一圈，也没有一个知道这秘密的。 ”

银花娘道：“ 真的唐珏被唐元双带走了么？ ”

俞佩玉道：“ 嗯。 ”

银花娘道：“ 带到哪里去了？ ”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 我也不知道……就算我知道，就算我告诉了你，你只怕也永远不能去找他了。 ”

银花娘惨然变色道：“ 你……你想将我怎样？ ”

俞佩玉俯首瞧着她，没有说话。

银花娘道：“ 我伤了你的脸，我知道你一定很恨我…… ”

她不等别人说话，又嘶声大呼道：“ 但我只不过伤了你一刀而已，别人却一刀又一刀地砍你，一次又一次地逼你，你为什么不恨她，只恨我。 ”

她说的别人，自然就是林黛羽。

俞佩玉黯然长叹一声，阖起了眼帘。

银花娘瞧见他这神色，眼睛里又有了光，大声接道：“ 何况我伤害了你，就算我骂了你，那也不过是因为我爱你，爱极才会恨极，你……你难道从来没有想到过么？ ”

俞佩玉终于缓缓道：“ 你放心，我绝不会杀你。 ”

他凄然一笑，接着道：“ 你说得不错，伤害过我的人，骂过我的人，的确太多了，我为什么只恨你一个？为什么只向你一个人报复？ ”

银花娘眼睛更亮，道：“ 你不恨我？ ”

俞佩玉道：“ 我不恨你，我也不准备伤你分毫。 ”

他霍然张开眼睛，缓缓接着道：“ 我只不过准备将你送回唐家庄而已。 ”

银花娘颜色又为之惨变，嘶声道：“ 你……你既然不恨我，为何还要这样对我，你自然知道我若回到唐家庄，还不是死路一条。 ”

俞佩玉叹道：“ 我已经说过，你骗我、骂我，甚至杀了我都没关系，我都不会放在心上，但我却不能看你再去骗别的人，害别的人。 ”

银花娘这才真的急了，嘶声道：“ 你这畜生，你才是骗子，你嘴里满口仁义道德，心里却比谁都阴险，你一心要杀我，却叫别人来动手。 ”

她大叫道：“ 姓俞的，你若是个好样的，你若有种，就自己动手杀了我，我也佩服你，你若将我送回唐家庄，你就是畜生，猪狗不如的畜生。 ”

俞佩玉静静望着她，既不动气，也不说话，银花娘遇见这样的男人，才真的一点法子也没有了。

她竟真的急哭了起来。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你以前若能将别人看重些，莫要将别人都看成呆子，又怎会有今日……”

突听一阵马蹄声传过来。

静夜空山，这蹄声听来分外刺耳。

蹄声还未到近前，俞佩玉已扇熄了桌上的灯火，点了银花娘的哑穴，也已将这小庙里的情况都瞧得清清楚楚。

他绝不是因为胆子比别人小，只不过他久经忧患，吃过的苦头也太多，做事自然要比别人更加分外小心。

蹄声很急，至少有三骑并驰而来，如此深夜，这些人为什么着急赶路？而且赶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

俞佩玉本已有些怀疑，再听到蹄声竟似直奔这小庙而来的，他再不犹豫，抱起银花娘，掠上了横梁。

若是换了别人，要躲最多也不过会躲到神龛里，或是躲到桌子下面去，但俞佩玉却发现这小庙虽然荒僻，但神龛里、神案下，却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积尘，这种小事别人也许绝不会发现，就算发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但俞佩玉经历过的凶险苦难却比别人至少多十倍。

他的反应也至少比别人快了十倍。

奔马竟果然在这小庙外骤然停下。

只听一人沉声道：“是这里么？”

另一人道：“就是这里，两位请随我来。”

黑暗中，俞佩玉瞧见三个人前后走了进来，也瞧不清他们的模样，只觉得当先一个颀长的人影，竟似对这地方熟悉得很。

他正觉奇怪，这人已燃起了桌上的油灯，灯光起，俞佩玉看清这三人的脸，惊讶得几乎从梁上跌下来。

那颀长的人影，是个锦衣华服的少年，腰下斜佩着只五色斑斓的皮囊，竟是唐家的独门标志。

后面跟着的两个人，一人锦衣高冠，腰系一柄满缀碧玉的长剑，头发虽已花白，却仍风神俊朗，全无老态。

另一人面容严肃，步履沉重，气概亦自不凡——这两人赫然竟是“菱花神剑”林瘦鹃与太湖金龙王。

太湖王和林瘦鹃竟会和唐家的子弟并驰而来，而且不到唐家庄去，却来到这种荒僻的地方。

他们这又是在想干什么？

俞佩玉既惊讶，又奇怪，更难受。

令他难受的是，这林瘦鹃和太湖王，无论神情面貌，实在都和真的完全一样，这秘谋看来实在难以揭破。

只见太湖王目光闪电般一转，捋须微笑道：“无双老人怎地会将我等约到如此荒僻简陋的地方来相见？若不是唐公子亲来，我等倒当真难免要怀疑无双老人的诚意了。”

锦衣少年赔笑道：“家父为了要避人耳目，自然不能不分外小心，除了晚辈外，连本门弟子都绝不知道此事，两位前辈的意思，不是也说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么。”

太湖王哈哈笑道：“不错，这本是你我私下的交易。”

俞佩玉更吃惊了。

这少年看来竟是唐无双的长子唐瑀，林瘦鹃和太湖王竟是唐无双约来的，他们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交易？

这交易为何要如此秘密？

过了半晌，又听太湖王道：“令尊约的时候，是否就在今夜？”

唐瑀笑道：“如此大事，晚辈怎会记错。”

林瘦鹃忽然道：“但是。据闻那厮不但武功甚高，而巨极为狡猾，不知令尊是否真的有把握将他捉到么？”

唐瑀微笑道：“那厮纵然狡猾，但对家父却绝无提防之心，而且家父已将他诱至本地警戒最为森严之地，他就算没有受伤，也休想能逃得出。”

林瘦鹃微微一笑道：“姜是老的辣，无双老人的手段，我等早已佩服得很。”

太湖王沉声道：“但公子却要知道，盟主对那厮，也并非有什么恶意，他只不过怕那厮假借他去世公子的名声，在外为非作歹，是以不得不将他找去……”

唐瑀赔笑道：“这个晚辈自然是懂得。”

太湖王也笑了笑，道：“令尊为盟主办好了此事，盟主自然不会忘了他的好处，但盟主此刻身系天下武林安危，一举一动，俱难免要被天下人注目，他生怕会有不肖之徒，乘此闲言闲语，是以才要将此事守密。”

唐瑀道：“前辈只管放心，此事晚辈绝不会吐露一字。”

俞佩玉听到这里，手足俱已冰冷。

林瘦鹃等人嘴里的“那厮”，无疑就是他。

那冒充放鹤老人的恶魔，竟仍不肯放过他。

那不惜破例收容他的唐无双，竟也是个人面兽心的恶徒，竟要将他稳住在唐家庄，暗中却将他出卖了。

若非银花娘误打误撞，将他救了出来，此刻他只怕就难免落入这群恶魔的手中，万劫不复。

想到这里，俞佩玉额上冷汗不禁涔涔而落。

只听唐瑀又道：“此事办成之后，但望前辈也莫要忘记所允之事。”

林瘦鹃正色道：“盟主一言九鼎，怎会食言背信。”

太湖王微笑道：“只要令尊言而有信，我等负责将“琼花三娘子”除了，盟主主盟天下号令八方，难道会连区区一个天蚕邪教都对付不了么？”

唐瑀赔笑道：“盟主若肯为家父除去这心腹之患，此后盟主无论有何差遣，本门上下数百子弟，万死不辞。”

唐无双原来竟是为了畏惧“琼花三娘子”的纠缠，为了要除去这心头大患，才将俞佩玉出卖的。这就是他们的交易。

俞佩玉听在耳里，当真是欲哭无泪，他再也想不到这堂堂的一派宗主，在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中，竟会变得如此胆小，如此卑鄙。

突听“格”的一声轻响，神龛里的土地像竟转了半个身，接着，唐无双竟从神案下走了出来。

这神案下原来竟有条地道，这土地像原来就是秘密地道的枢纽——俞佩玉若非分外谨慎，此刻行藏就败露了。

灯光下，只见唐无双神情败坏，面如死灰，勉强抱拳笑道：“两位果然是信人，老朽来迟，恕罪恕罪。”

太湖王目光闪动，也抱拳笑道：“好说好说……唐大侠想必已将俞佩玉带出来了吧。”

唐无双干咳道：“此事本来绝无问题的，谁知……谁知……咳，咳咳。”

太湖王立刻沉下了脸来，道：“事情莫非有变？”

唐无双长叹了一声，苦笑道：“事情确已有变，俞佩玉他……他已逃走了。”

太湖王变色道：“你说什么？”

唐无双叹道：“此事变生不测，老朽委实惭愧得很，抱歉得很。”

太湖王怒道：“变生不测？哼，你莫非有意戏弄我们？”

唐无双赔笑道：“天地为凭，老朽所说，俱是实言……”

林瘦鹃冷冷道：“就算你说的不假，堂堂的唐家庄，难道竟是容人来去自如之地么？”

唐无双叹道：“两位有所不知，老朽为了要安那俞佩玉的心，是以引他入洞时，竟一时疏忽，将出入无禁的令牌也交给了他。”

太湖王怒道：“疏忽？我看你简直是另有诡谋。”

唐无双赔笑道：“老朽绝无此意。”

林瘦鹃冷笑道：“你若不是另有诡谋，就是老糊涂了……”

唐瑀面上早已变了颜色，此刻忽然一拍桌子，怒喝道：“两位自以为是什么人，竟敢对家父如此说话。”

越老越怕死的唐无双，虽已江河日下，再无昔年雄风，但他这血气方刚的儿子，盛气却仍凌人。

这一声怒喝，倒令林瘦鹃、太湖王都吃了一惊。

唐瑀厉声接道：“两位最好莫要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只要姓唐的一声令下，两位若想全身而退只怕还不太容易。”

太湖王忽然大笑起来，笑道：“公子何苦动气？我等也不过只惋惜此事不成而已，纵然言语间稍有不周之处，又怎敢故意对唐大侠无礼。”

他语气软了，唐无双胸膛却挺了起来，捋须微笑道：“此事虽不成，但纵是盟主亲自到此，也不致会怪罪老夫的。”

太湖王目光闪动，诡笑道：“是么？”

忽然，只听一阵脚步“沙沙”之声响起，八个头戴范阳笠，紧身轻装的黑衣大汉，手按刀柄，急步而入。

唐无双变色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话未说完，已有一个面容清瘦的青衣老人，负着双手，缓缓走了进来，竟赫然正是当今天下武林的盟主，除了俞佩玉外，谁也不会怀疑的俞放鹤。

俞佩玉手心渗出了冷汗。

唐无双额上也现出了冷汗，抱拳强笑道：“不知盟主大驾也光临此间，老朽有失远迎，但望盟主恕罪。”

俞放鹤淡淡道：“无双兄说得太客气了。”

他上下瞧了犹有怒容的唐瑀一眼，又道：“这位就是令郎？”

唐无双赔笑道：“不错，这正是犬子唐瑀。”

俞放鹤颔首微笑道：“很好很好，果然是少年英俊，不愧为名父之子…但不知贵庚已有多大了？”

唐瑀躬身道：“ 晚辈今年已虚度二十六岁。 ”

俞放鹤悠然道：“ 脾气这么大的人，能活到二十六岁，倒也不容易。 ”

唐瑀怔了怔，面上已变了颜色。

俞放鹤缓缓道：“ 少年人见了尊长前辈，礼数纵然欠周，也就罢了，但若拍起桌子来，岂非太过分了些。 ”

唐瑀忍不住抗声道：“ 但弟子也并非无理取闹。 ”

俞放鹤微笑道：“ 唐公子难道还不服老夫的话？方才难道还是俞某人在无理取闹？ ”

唐瑀还未说话，唐无双已叱住了他，赔笑道：“ 犬子无礼之处，老朽代他向俞兄赔罪就是。 ”

俞放鹤沉下了脸，道：“ 老夫是在向令郎问话，无双兄还是莫要多嘴的好。 ”

唐无双竟真的不敢说话了。

唐瑀深深呼了口气，沉声道：“ 晚辈虽不才，也会读得有几本圣贤之书，怎敢目无尊长，但别人若有辱及家父之处，晚辈也万万不能坐视。 ”

俞放鹤道：“ 不能坐视，又将如何？ ”

唐瑀忍不住大声道：“ 谁若辱及家父，晚辈就算拼命，也要和他拼一拼的。 ”

俞放鹤微笑道：“ 哦？真的么？端的有志气…… ”

话未说完，忽然反手一掌，向唐无双掴了过去。

唐无双也不知是慑于他盟主之威，抑或是真的避不开他迅急的掌势，竟被他着着实实掴在脸上。

俞放鹤却已转脸瞧唐瑀，微笑道：“ 怎样？ ”

唐瑀面上阵青阵白，虽已紧握起双拳，但一双手还是在不停地发抖，唐无双手捂着脸，嘶声喝道：“ 你这不孝的畜生，难道还敢对盟主无礼么？ ”

俞放鹤淡淡笑道：“ 他自然不敢的。 ”

忽然反手又是一掌，掴在唐无双脸上。

唐瑀热泪已忍不住夺眶而出，放声悲嘶，大呼道：“ 爹爹，孩儿不孝，已……已不能…… ”

悲愤的呼声中，他整个人都向俞放鹤扑了过去。

唐无双大惊呼道：“ 唐瑀，快住手。 ”

但这时他喝止已来不及了，唐瑀已一拳打在俞放鹤肩头上，只听“ 喀嚓 ”一声，他手腕已被震断，身子也被震得飞了出去。

俞放鹤却仍背负着双手，悠然笑道：“ 无双兄，令郎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

唐无双早已翻身拜倒，面上更是老泪纵横，颤声道：“ 犬子无知，盟主你……你饶了他这一次吧。 ”

俞放鹤叹了口气，道：“ 老夫自然不会和他一般见识，只不过……你也是黄池会中的人，你难道不知道殴辱盟主犯的是什么罪么？ ”

唐无双道：“ 只求盟主饶他一命，老朽自己砍断他的双手，向盟主谢罪。”

俞放鹤且不答话，却向太湖王道：“ 如何？ ”

太湖王厉声道：“ 黄池之会所订下的法规，天下俱都注目，若是为此破了例，天下英豪还有谁会将盟主看在眼里？还有谁会将黄池之会看在眼里？ ”

俞放鹤这才转向唐无双，悠悠道：“ 你看如何？法令所在，纵是老夫也无能为力的。 ”

这时太湖王已将唐瑀架了出去，接着外面就传来一声惨呼，唐无双摇晃着站起，又仆地跌倒。

俞佩玉在梁上瞧着这一幕惨剧，也已不觉热泪盈眶，若不是他还要留下这条命来做更大的事，他现在已跳下去拼了。

只见俞放鹤凝注着唐无双，良久良久，忽然又道：“ 伤子之痛，无双兄想必难免要有复仇之意，是么？ ”

唐无双胸膛起伏，竟垂首道：“ 这是犬子自取灭亡，老朽怎敢怪罪别人。”

俞放鹤展颜一笑，道：“ 很好，无双兄究竟不愧为通达明理的人。 ”

唐无双头垂得更低，低得连俞佩玉都为他觉得耻辱。

却听俞放鹤又道：“ 老夫不远千里而来，无双兄可知道是为了什么？ ”

唐无双嗫嚅着道：“ 自然是为了那俞佩玉。 ”

俞放鹤一笑道：“ 这就错了。 ”

唐无双愕然道：“ 错了？ ”

俞放鹤叹道：“ 老夫要找那俞佩玉，为的本是要查明他的来历，老夫唯恐他就是老夫那不肖孽子，但是，老夫如今已查明他的确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此人今后的去向如何？他是死是活，老夫都已不在意了。 ”

这件事本是个秘密，他此刻居然说了出来，俞佩玉听了，固然要为之动容，唐无双听了，也是又惊又疑，吃吃道：“ 既是如此，盟主大驾又是为何要来的呢？ ”

俞放鹤道：“ 老夫此来，为的是要为你引见几位朋友。 ”

唐无双更觉奇怪，眨着眼道：“ 朋友？不知是哪一位？ ”

俞放鹤笑道：“ 说来也奇怪，无双兄对此人必定熟悉得很，而且也不知见过多少次面了，但此人却始终未曾见过无双兄。 ”

唐无双睁开了眼睛，已不觉怔在那里，他竟然想不出此人会是谁，更猜不出俞放鹤为何要引见给他。

他只觉得太湖王、林瘦鹃的面上，忽然都露出了十分诡秘的笑容，他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心直透上来。

俞佩玉心里也在奇怪：“ 俞放鹤为何要如此郑重其事地带这人来和唐无双相见？而且在事先还要借题先杀了唐无双的儿子。

这人难道是唐瑀见不得的么？

这人究竟是谁？又怎会如此诡秘？

这件事里究竟藏着什么阴谋？

俞佩玉只觉手脚有些发冷，连头上都冒出了冷汗。

这时俞放鹤竟又挥了挥手，两旁肃立的黑衣大汉，一个个都垂手走了出去，门外黑暗中便闪入一个人来。

这人头戴着毡笠，身穿着青袍，俞佩玉从上面偷偷往下瞧，根本就看不到这人的面目。

俞佩玉忽然发觉，唐无双瞧见了这个人之后，就好象忽然瞧见了鬼似的，满面俱是惊怖欲绝之色，整个身子都起了痉挛——俞佩玉也不禁感到惊骇，这人的脸上究竟有什么古怪，竟能令唐无双如此惧怕？

俞放鹤却微笑道：“ 无双兄，老夫说得是否不错，你是否已见过他许多

次？”

唐无双嗄声道：“我……我……他……他”

这老人连喉咙都似被塞住，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俞放鹤道：“他久已想见无双兄了，只不过时机未到，我也不愿无双兄与他相见……无双兄可知道是为了什么？”

唐无双道：“不……不知道。”

俞放鹤微笑道：“只因老夫还不愿无双兄你死得太早。”

唐无双满头大汗，随擦随出，嘶声道：“此话怎讲？”

俞放鹤淡淡笑道：“只因你们两位相见之日，便是无双兄你的死期到了。”

唐无双张大了一双眼睛，瞪着这诡秘的人，一粒粒汗珠，都流入了他的眼睛，他却连眼睑也不眨一眨。

俞放鹤道：“你可是还想瞧得清楚些么……好。”

他忽然将那人头上的毡笠揭了下来——这人竟也是“唐无双”，他的面貌，他的眉、眼、口、鼻，竟活脱脱是和唐无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俞佩玉这才瞧见了，紧张得几乎全身都发起抖来。

他终于亲眼瞧见了这些恶魔的秘密。

只听俞放鹤笑道：“无双兄现在可瞧清了么？你看这是否一件杰作，空前未有的艺术杰作，古往今来的大师们，纵然能书里传真，笔下生花，却也不过全是死的，但我们的杰作，却非但有血有肉，而且还有生命。”

唐无双却已象是个没有生命的木头人，动也不动。

俞放鹤道：“我们穷多年的心血，再加上无数人暗中对你观摹描绘，才造出第二个“唐无双”来，无双兄你真该觉得骄傲才是。”

唐无双道：“但这……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俞放鹤大笑道：“无双兄直到现在还不懂么？”

唐无双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我实在不懂。”

俞放鹤顿住了笑声，一字字道：“第一个唐无双已活得够了，现在他已可好好安息，第二个唐无双现在就要代替他活下去。”

唐无双忽然疯狂般大笑起来。

俞放鹤冷冷瞧了他半晌，缓缓道：“无双兄此刻还能笑得出，倒也是怪事一件。”

唐无双狂笑道：“我为何笑不出，我实在觉得好笑极了，你们造出了这么样一个傀儡，就想来代替我唐无双么？”

俞放鹤冷冷道：“我们已成功许多次了。”

唐无双道：“我现在已相信了那俞佩玉的话，我自然知道你们已成功许多次了，但我唐无双却和你俞放鹤不同，更和谢天璧、王雨楼、西门无骨这些人不同。”

俞放鹤目光闪动，道：“有何不同？”

唐无双道：“这些人纵非孤家寡人一个，但和他们亲近的人也不多，你们可以毁了俞佩玉，逼走林黛羽，但你们能将唐家子弟全都杀尽杀绝么？你们虽杀了唐瑀，但我还有无数子弟，总有一天会揭破这秘密的。”

俞放鹤声色不动，淡淡道：“是么？”

唐无双道：“你们纵能将这人造得和我一模一样，甚至连说话神气都一样，但你们可知道我儿女子弟们的小名是什么？你们可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在哪一天？你们可知道他们有些什么奇怪的脾气？”

他大笑着接道：“一个象唐家这么大的家族，总有许多事是外人永不知道的，要想做这大家族的家长，又岂如你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俞放鹤默然半晌，缓缓地道：“你说得诚然不错，有些事我们的确还不知道，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唐无双冷笑道：“我看这倒未必。”

俞放鹤淡淡一笑，道：“但我却很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将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们。”

唐无双大喝道：“谁也休想逼我说出一个字。”

俞放鹤微笑道：“别人也许不能，但我们却有一些很奇怪的法子，无双兄你不妨试试……”

忽听外面一声轻哨，太湖王赶出去，又急地掠回，沉声道：“远哨传警，似有人来。”

俞放鹤道：“退！所有明卡暗哨，一齐撤离山区外。”

太湖王瞧了唐无双一眼，道：“这人呢？”

俞放鹤道：“蒙起他的头，带走他。”

唐无双忽然一跃而起，双手飞扬只听“嗤，嗤”破风之声不绝于耳，霎那间便有数十件暗器射了出来。

俞放鹤轻叱道：“大家都莫动，看我的。”

叱声中，他已将方才揭下的毡笠凌空划了个圆弧，他身形展动，这圆弧如长虹跨过了整个庙宇。

飞舞满天的暗器，竟都有如灯蛾扑火般，一齐投入了他手中的毡笠，但唐无双却又狂吼着扑了过来。

唐家毒叶暗器妙绝天下，拳掌却也不弱，这老人苍白的须发飞舞，双拳已如狂风暴雨般击出。

俞放鹤身形展动，叱道：“你竟敢动手？”

唐无双咬牙狞笑道：“我动手又怎样？你难道敢杀我？你还要留着我问话哩。”

刹那间他已击出二十几拳，每一拳，每一着，竟都是不惜和对方同归于尽的拼命打法。

这种打法实在最令人头痛，无论武功多高的人，遇见这种不要命的打法，都难免会躲避其锋。

唐无双只想拖些时间——只要俞放鹤不敢和他硬拼，他就可拖一阵子，他只想等到有人来，他就有救了。

俞放鹤果然连避了他二十多拳，都未还手，林瘦鹃、太湖王居然也未来相助，甚至连瞧都没有瞧一眼。

他们竟象是已算准唐无双不堪一击。

俞佩玉在梁上瞧得心动神驰，他一心想瞧瞧这“俞放鹤”的武功，谁知这“俞放鹤”使的竟真的是正宗“先天无极”的身法，轻妙流动，浑然无极，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如紫霄流云，全不带半分烟火气。

普天之下，除了放鹤老人，还有谁能施展出这样的身法？俞佩玉满头冷汗，不禁涔涔而落。

忽听俞放鹤微笑道：“无双兄，你困兽之斗，终是无用的，去吧。”

一声轻叱出口，他手掌已急拍而出。

这一掌看来无论如何也穿不透唐无双严密威猛的拳势，谁知却偏偏令人

无法置信地穿透了过去。

一掌击出后，唐无双竟应手而倒。

俞放鹤再也不瞧他一眼，一掌拍出，便已转身，叱道：“带他走，随我退。”

再一眨眼间，小庙中灯火已熄，人也走了个干净，只留下俞佩玉怔在黑暗里，已不觉汗透重衣。

从太湖王和林瘦鹃走进来开始，到他们走出去为止，这段时间虽不太长，在俞佩玉看来，却宛如过了一年。

这段时候里俞佩玉当真是生死攸关，危如累卵，只要有一个人发现他在梁上，他就完了。若是换了别人，处在他这种情况下，也不知会骇成什么样子，只要他身子稍微抖一抖，呼吸稍微重了些，只要他将这横梁上的积尘，不慎震下去一粒，他就永远也休想活着走出这间庙宇。幸好俞佩玉从小练的就是沉心静气的功夫，纵在烈日下，寒冰中坐上几个时辰，他也能忍住不会指尖动一动。

幸好银花娘全身已被他点了穴道，所以他才能在这武林高手环伺之地，一直藏到现在，却未被发现。

现在，他骤然自极度紧张中松弛下来，只想随便找个什么地方躺下来，好生休息一段时候。

但他却也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只要他能在暗中缀住这批人，查出他们要将这真假两个唐无双藏在什么地方，他就有希望能揭破他们的阴谋。

要跟着这许多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也实在无异拿自己的性命作赌注，他赢的机会虽不大，这个险却是值得冒的。

而且这机会稍纵即逝，他实在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银花娘的眼睛始终瞪得大大的，凝注着他，她气脉血液虽都已被禁固，连舌头都不能动，但耳朵却还是能听的。

俞佩玉来不及细想，附在她耳旁沉声道：“我本想将你送回唐家庄的，但现在……唉，现在你我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我点你的穴道不久便会消失，你便又可恢复自由，但望你从此莫要再来找我，我也绝不会去找你。”

他匆匆说了几句话，便待跃下横梁。

谁知就在这时，门外脚步声响，又有灯光闪入，那太湖金龙王竟又带着两条黑衣大汉走了进来。

第一五章　坚逾金石

俞佩玉见太湖金龙王带着两个黑衣人走了回来，又是惊讶，又是着急。

俞放鹤明明已带着人走了？这太湖王为何要留下来？

只听太湖王沉声道：“将这土地像和神案都恢复原位，再将地上扫一扫，切莫让任何足迹留下来，必须令唐门子弟猜不出唐无双是从哪里走的，到哪里去了。”

这些人行事果然周密仔细，滴水不漏。

俞佩玉却快急疯了，他现在当然可以跳下去，将这三人杀了，以他的武功，这三人自然不是他的敌手。

但他却生怕因此而惊动了尚未走远的俞放鹤——等到这三人办完事出去，俞放鹤必已走远，他再追又来不及了。

这两条大汉做事却偏偏不慌不忙，十分仔细。

俞佩玉空自着急，却想不出法子。

他只希望这三人也会从后面赶上俞放鹤，那么他要缀住这三个人，反而要比缀住俞放鹤容易得多。这己是他唯一的希望，所以他更不能向这三人下手。

谁知就在这时，突听“嗤，嗤，嗤”，三声轻微而尖税的暗器破空声，从门外急射而来。

两条黑衣大汉竟惨叫一声，倒了下去。

太湖王反应自然快得多，身手也敏捷得多，凌空一个翻身，似乎已将暗器闪过，厉喝道：“是什么人敢大胆暗算盟主座下武士，活得不耐烦了么。”

喝声中，他金龙鞭已赫然在手，挥成一片金光，夺门冲出，门外黑暗中却似传入了一声森冷诡秘的轻笑。

俞佩玉更吃惊，更着急，他猜不出是谁会向他们骤下毒手暗算？是为了什么？以这人出手之阴险，暗器之歹毒，也不会是什么好人？

这难道是唐家的子弟赶来了？他们来得纵然很巧，但却将俞佩玉最后一缕希望都破灭了。

神案上的油灯，方才已又被燃起。

闪动的灯光下，忽见太湖王又倒退着走了回来。

他掌中的金龙软鞭已软软地垂下，满面惊惧之色，满头大汗如雨，但却看不出受了丝毫损伤。

他一双眼睛更充满了恐惧，连眼珠子都几乎凸了出来——他为什么会如此恐惧？他究竟瞧见了什么？

只听门外一个低沉、柔和、优美，但却带着种令人全身发冷的邪异之气的语声缓缓道：“朋友是什么人？来自何处？”

这语声一起，俞佩玉就觉得全身不舒服，就好象听见响尾蛇的尾巴在响，就好象听见狼在磨牙齿。

他不懂一个人的语声怎会如此柔和优美，又如此邪异可怖，他实在想瞧瞧这语声是从什么样的人发出来的。

门外黑暗中，的确有条朦胧的人影。

但门外的夜色实在太浓，门里的灯光又实在太淡，他只能瞧见一双眼睛，却瞧不见这人的容貌身材。

这是双黝黑而深沉的眼睛，黝黑深沉得一如那无边的夜色，但他眼睛里发出来的光，却是一种空虚的、凄迷的、不可捉摸的惨碧色，浅时如春日远山之巅的一抹新绿，深时如古墓石棺后的阴湿藓苔。

这双眼睛虽非望向俞佩玉，俞佩玉竟也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只听太湖王颤声道：“我姓王，王金龙，来自太湖。”

那优美而邪异的语声道：“原来是太湖王？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太湖王道：“我是随武林盟主来的。”

那诡秘的语声道：“武林盟主？是俞放鹤么？”

太湖王道：“正是。”

那语声道：“他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

太湖王道：“本与唐无双有约，来此相见。”

那语声问一句，他竟然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一句，他的内心无神智，竟象是都已完全慑伏在那双眼睛妖异的光芒下。

俞佩玉瞧得掌心又不觉渗出了冷汗。

那语声微一沉吟，又问道：“俞放鹤与唐无双相见，为什么要约在这里？他们商量的，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么？”

太湖王道：“这其中的确有个秘密，是因为盟主……”

俞佩玉眼见他便要将这秘密说出来，更是既惊且喜，谁知太湖王说到这里，身子忽然一阵颤抖，竟闭住了嘴。

门外的眼睛光芒更亮，厉声道：“是什么秘密？你为何不说？”

太湖王紧闭着嘴，满头冷汗，如雨点般落下。

那语声又变得出奇的柔和，缓缓道：“你只管说吧，没关系的，你说出来之后，绝没有人会伤害你。”

太湖王身子颤抖得更厉害，满面俱是痛苦之色，内心显然在痛苦地挣扎着，终于颤声道：“我不能说，绝不能说。”

那语声道：“你为何不能说，你莫忘了，现在你的内心，生命和灵魂，都已是属于我的了，你怎敢违抗我。”

太湖王忽然疯狂般大呼起来，嘶声呼道：“我的一切都是属于盟主的，我不能背叛他，否则我只有死……只有死……”

忽然反手一鞭，向自己头上抽了下来。

门外的人似也大觉意外，失声惊呼了一声。

太湖王却已倒卧在血泊中了。

俞佩玉早已瞧得冷汗涔涔，这件事的发生与变化，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时门外暗中，已走进一个人来。

他脚步轻而缓慢，无声无息，就宛如幽灵。

灯光下，只见他穿着身普通农家的褐布衣服，手里提着个破旧的竹笠，身子瘦削而颀长，面容英俊而清灌。

他看来似乎已有三十，有时却又似已五十多了，一走进屋子，目中那娇异的碧光，立刻消逝不见，看来丝毫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外，但那一双长而瘦削的手，却是纤美有致，光润如玉。

俞佩玉再也想不到那么样一双眼睛，竟会生在这么样一个平凡的人身上，更想不到这眼睛的变化竟有如此快，他约略只觉得这人，就象只蜥蜴随

时改变自己身子的颜色来愚弄别人，来保护自己，忽听一个少女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喃喃道：“ 死了，都死了。 ”

俞佩玉的目光，全都被这奇异的人所吸引住，直到此刻，才发现这人身后还跟着个粗布衣裙的少女，这少女身材刚健而婀娜，头上也低低戴着顶竹笠，似乎不愿被人瞧见她的面貌，她又在逃避着什么？

也不知为了什么，俞佩玉竟觉得这少女的声音、形态都似曾相识，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的，这褐衣人已四下踱了一圈，才回头去瞧那少女，这时他清癯的脸上，竟忽然露出一丝无比动人的微笑，悠悠道：“ 你眼光很准确，他们的确都已死了。 ”

那少女咬着嘴唇，道：“ 他们并没有惹着我们，你何苦将他们杀死？ ”

褐衣人微笑道：“ 你说得不错，我实不该杀死他们的。 ”

那少女道：“ 既然不该，你为何要杀？ ”

褐衣人也不回答她的话，只是含笑凝注着她，忽然叹了口气，道：“ 真美，你的眼睛在这灯光下，看来更美了，你只要瞧我一眼，我就可以为你死十次。 ”

他对这少女似乎千依百顺，疼爱已极，说的话更句句都是恭维赞美，但无论谁都听得出他简直象是在哄孩子。

奇怪的是，这少女竟似丝毫也不觉得被哄被骗，竟被他几句话说得脸也红了，痴痴地呆了半晌，又叹了口气，幽幽道：“ 我只希望你莫要再杀人了，只要我们能逃过这一次，我们就找个地方隐居下来，安稳地过一辈子不好么。 ”

褐衣人微笑道：“ 你说得对，我们要找个美丽的地方，有山有水，我天天陪着你，在山林里抚琴，在清溪旁下棋，我就天天都可以听到你比黄莺更悦耳的笑声。 ”

那少女心神俱已醉了，闭着眼仰起了头，痴痴道：“ 只要能有这么样一天，我所做的那些事就都有补偿了，只要能有这么样一天，我就算死了也甘心。 ”

俞佩玉终于瞧见她的脸了，她美丽而纯洁的脸上，充满了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她眼睛里流出了快乐的泪珠。

俞佩玉忽然想起了她是谁——她竟然就是黄池大会的前夕，将俞佩玉接待人迎宾馆的的华山女弟子钟静。

这名门正宗的弟子，此刻怎会和如此奇异诡秘的人在一齐？她为他做的“ 那些事 ”究竟是什么事？

俞佩玉不禁又是惊讶，又是怀疑，又是惋惜。

褐衣人却再也没有望她一眼，只是俯首凝注着血泊中太湖金龙王的尸身，沉思着喃喃道：“ 这人心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竟连我的力量都无法令他说出来，那俞放鹤又有什么魔力，竟能令人宁可死也不敢背叛他。 ”

他又背负着手四下踱起步来，目光忽又变得比鹰隼更锐利，四下扫动着，忽然轻呼一声，道：“ 我看，这里竟有条秘道。 ”

他拍着土地像一转，地道便露了出来。

钟静也失声道：“ 不知这地道是通往哪里的？ ”

褐衣人闭着眼想了想，展颜笑道：“ 这里就是唐家庄的后山，是么？ ”

钟静道：“ 呀，不错，这地道一定是通向唐家庄的。 ”

褐衣人微笑道：“ 对了，你真是个又聪明，又伶俐的女孩子。 ”

钟静脸又红了，低头弄着衣角，半晌才轻轻道：“这地方既是别人的秘密，我们不如走吧。”

褐衣人道：“走？为什么？我一生中最喜欢的，就是揭穿别人的秘密。”

他微笑着摸了摸钟静的脸，又道：“俞放鹤和唐无双鬼鬼祟祟的，一定不会是干什么好事，我想从这地道里溜进去瞧瞧，你乖乖地在这里等着我好么？”

钟静立刻拉住他的手，着急道：“你不能去。”

褐衣人目光忽然冷得象冰，冷冷道：“为什么？你怕我一走就不回来了么？”

钟静根本没有注意他神色的变化，柔声道：”我不是担心别的，我只是担心你，你的伤还没有好，那唐无双和俞放鹤又都是厉害角色……”

褐衣人眼里的冰已溶解，微笑道：“你担心他们伤了我？”

钟静眼圈都红了，哽声道：“你……你若有什么变故，叫我怎么办呢？”

褐衣人大笑道：“你放心，就凭俞放鹤和唐无双想伤我，还差得远哩。”

他温柔地抚着她头发，道：“你乖乖等在这里，我很快就会回来，我答应你，绝不会有人伤着我一根毫毛。”他身形一闪，便没入地道中。

钟静瞧着他颀长的身影没入地道，痴痴地出了半晌神，以手掩面，长叹道：“我这么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

只听一人沉声道：“不对。”

钟静霍然跃起，凌空翻身，惊呼道：“是什么人？”

只见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面带着温柔的微笑，不知何时已到了她背后，正含笑瞧着她道：“在下俞佩玉。”

钟静失声道：“俞佩玉？”

她知道“俞佩玉”已死，空山夜寂，荒寺阴森，骤然听到死人的名字，她全身寒毛都不禁为之悚粟。

但这少年却又是那么温文，那么英俊，那温暖的带笑目光，简直可以使整个大地上的冰雪溶化。

世上没有一个女人畏惧这样的男人。

钟静脚步不再往后退了，大声道：“不错，我的确知道一个俞佩玉，但绝不是你，我不认识你。”

俞佩玉道：“但在下却认得姑娘。”

钟静怔了怔，道：“你认得我？”

俞佩玉道：“姑娘岂非是华山门下钟静？”

钟静骤然又紧张起来，厉声道：“你是来追捕我们的？”

俞佩玉心里更惊讶，面上却不动声色，缓缓道：“姑娘犯了什么罪？为何要怕人追捕？”

钟静凝注了他半晌，身体又松弛下来，勉强一笑，道：“我当然没有犯什么罪，我只不过是试试你的。”

俞佩玉叹了口气，柔声道：“在下并不想刺探姑娘的秘密，更不是来追捕姑娘的，但却想奉劝姑娘不如还是回去吧。”

钟静竟又一惊，道：“回去？回到哪里去？”

俞佩玉缓缓道：“回到令师身旁，她一定会保护你，不让你上别人的当。”

钟静变色道：“我会上谁的当，你凭什么管我的闲事？”

俞佩玉苦笑道：“在下自顾尚且不暇，实在不该多管别人的闲事，但这

些话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至于听不听，也只有任凭姑娘自己了。”

他俯首瞧了地上的尸身一眼，长长叹了口气。

这最后一丝希望也变为泡影，他还留在这里则甚？至于犹在横梁上的银花娘，他也放心得很。

他知道她一定会照顾自己的。

钟静见到他话未说完，忽然就要往外走，又不觉怔了怔，象是想去拦阻他，却又终于忍住。但俞佩玉还未走出门，已有一条淡褐色的人影幽灵般自他身后飘过去，挡住了他的去路。

钟静又惊又喜，失声逍：“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褐衣人微笑道：“我回来得太快了么？”

钟静全未听出他话中的刺，又问道：“你可瞧见了俞放鹤和唐无双？”

褐衣人缓缓道：“没有，俞放鹤既不在，连唐无双也不见了。”

他目光这时才刀一般转到俞佩玉脸上，微笑着道：“这事的确很奇怪，是么？”

俞佩玉去路虽被挡住，但却沉住了气，在仔细打量着这奇特的人，但他无论瞧得多么仔细，也看不出这人是善是恶，更看不出此人是何来历，他只觉自己面对着此人时，随时都似乎在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威胁着。

等这人的目光转向他，他又觉得心突然一跳。

褐衣人竟已又重复着问道：“这件事的确很奇怪，是么？”

俞佩玉只有笑了笑，道：“不错，的确很奇怪。”

褐衣人道：“一件很奇怪的事，阁下为何不觉得奇怪呢？”

俞佩玉知道在这种人面前，是绝不能说错一句话的，他正考虑着如何回答，褐衣人却又笑了，悠然道：“你若是不愿回答，不如由我替你说吧……你不觉得这件事奇怪，只因为你早已瞧见了这件事的秘密。”

俞佩玉还是只有以微笑来代替回答。

他忽然发觉这褐衣人的眼睛虽可怕，但笑容却带着种说不出的脸力，一种妖魔般神秘的滋力，莫说钟静这样的少女，就连他俞佩玉，竟也已不知不觉地被这种妖异的滋力所吸引，舍不得移开眼睛。

褐衣人也始终在凝注着他，忽然叹了口气，道：“绝世的美男子，阁下当真可说是绝世的美男子，莫说是女人，就连我瞧见阁下这样的笑容也觉得象是有些醉了。”

他语声低沉而缓慢，也带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

俞佩玉本来是不愿说话，但听着听着，竟变成纵然有话要说，也忘记说了，褐衣人微笑接着道：“有着象阁下这样一张脸的人，若是不知道好好利用，实在是太可惜了，但阁下大可放心，阁下纵然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自己的美貌，我也会替阁下设法的，总不会让阁下白生着这么样一张绝世美貌的脸。”

这句话若是别人说出来的，俞佩玉纵不勃然大怒，也难免生气，但从他嘴里说出来时，俞佩玉怒气竟发作不出。

褐衣人语声更柔和，微笑道：“好，现在你不妨先忘却一切，告诉我，方才你究竟瞧见了一些什么秘密？俞放鹤和唐无双究竟在商量什么？”

俞佩玉淡淡道：“在下还是不说的好？”

褐衣人沉声道：“我要你说，你就得说，知道么？”

他面上虽仍带着笑，但目中那种妖异的光芒却更逼人，紧紧盯住俞佩玉

的眼睛，谁知俞佩玉还是淡淡问道：“ 在下为何非说不可？ ”
　　褐衣人自怀中取出了一串珠链，在俞佩玉眼前轻晃着，缓缓道：“ 只因你已是我的奴隶，我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你都只有服从，绝不会丝毫违抗。 ”
　　钟静脸上已满是惊惧之色，她知道这褐衣人神奇的魔力，她不愿他又以此害人，却又不敢阻止。
　　谁知俞佩玉竟是神色不动，并失笑道：“ 我一向是个自由自主的人，为何平白要做你的奴隶。 ”
　　褐衣人面色反而变了，额上竟已渗出了冷汗。
　　只因他所用的这摄心大法最是阴毒，若是不能摄住对方，自己反会被害，此刻他已用尽一切力量，对方这少年竟似连丝毫感觉都没有。要知这类摄心之术，主旨便是在松弛软化对方的心灵，然后乘虚而入，但俞佩玉从小养心炼气，近来更屡被洗炼，一颗心可说已坚逾金石。
　　褐衣人只觉心旌激荡，几乎难以把持，俞佩玉却丝毫也不知道他为何忽然如此紧张，笑着又道：“ 阁下这也许只不过是在说笑的，是么？ ”
　　褐衣人道：“ 是。 ”
　　俞佩玉随口问道：“ 不知阁下高姓大名？ ”
　　褐衣人满头伶汗，涔涔而落，道：“ 郭翩仙。 ”
　　他只觉对方的眸子已越来越亮，自己反似要被他所摄，俞佩玉问他的话，他竟已不能不回答。
　　俞佩玉沉吟着道：“ 郭翩仙，这名字倒生疏得很，不知可是阁下的真名实姓么？ ”
　　郭翩仙颤声道：“ 是。 ”
　　此刻他竟已不能闪避俞佩玉的眼睛，俞佩玉若是一直问下去，他只怕便要将一切秘密都说出来。
　　这时俞佩玉心里也有些奇怪了，他也想不到自己问一句，对方便老老实实回答一句，他心念闪动，立刻又试探着问道：“ 阁下和这位钟姑娘是一齐逃出来的么？ ”
　　郭翩仙道：“ 是。 ”
　　俞佩玉道：“ 阁下逃避的是谁？ ”
　　郭翩仙虽咬紧了牙关，还是不由得说道：“ 徐淑真。 ”
　　俞佩玉失声道：“ 徐淑真？是华山派的掌门人？ ”
　　郭翩仙道：“ 是。 ”
　　俞佩玉沉吟着道：“ 难道你已被徐真人所擒，而钟姑娘反而为你倾心，将你偷偷救了出来？ ”
　　郭翩仙颤声道：“ 正……正是如此。 ”
　　他此刻已骇得心胆皆丧，怎奈已无法控制自己，钟静见到他如此模样，也早已骇呆了。
　　俞佩玉叹了口气，转过头去瞧钟静，苦笑道：“ 想不到姑娘居然不惜叛师，想来爱心必已…… ”
　　话犹未了，突有数十点银光击过来。
　　原来他眼睛一移开，郭翩仙立刻有了松弛自己的机会，当下再不迟疑，手腕一抖，手里的珠链已化做满天银光暴射而出。
　　俞佩玉实未想到这有问必答，诚惶诚恐的人，竟也会实施暗算，他的头

本已转向左方，此刻身子随着头一转，双臂若滑翼回旋，若流云出帕，若胡姬曼舞，也随着打了个转，钟静的衣裙，竟也被激得回舞而起。

那笔直劲射而来的银光，竟也似数十条骤然投入急流漩涡的银鱼，绕着他旋舞的身形打起圈子。

她远远望去，只见一圈灿烂的银光，绕着一条舞姿优美的人影流转不息，直如九天飞仙，戏舞流星。

钟静不知不觉间又瞧得痴了，但闻一连串“淙淙”之声响起，又如飞金鸣玉，妙手敲琴。

淙淙声中，那数十粒银珠已洒满一地。

要知俞佩玉方才若是着意闪避，仓猝间实未必能避得开这数十点近在咫尺间劲射而来的暗器。

但他无意间这旋身一舞，却正暗含了先天无极的真意，有意无形，意在形先，其中奥妙，又岂能形诸笔墨。

钟静良久良久，才喘过气来，忍不住轻叹道：“好功夫。”

短短三个字说完，郭翩仙四掌已拍出。

他心初定，胆犹寒，正因为他深知心灵受制的痛苦，此刻竟不敢再面对俞佩玉，只有着着抢攻。

这四拳出手虽急，掌势虽妙，招式虽毒，但每一掌都未使出全力，每掌都留有五分退步。

只因他见了俞佩玉这样的武功后，竟也不敢作孤注一搏，先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后，再敢出手伤人。

这四掌俞佩王闪避得虽轻松，但心里却不轻松。

他立刻便已发觉对方出手之谨慎、狡巧、机灵、诡谲，竟是自己生平所未遇，他知道无论是谁，若想将这样的对方打倒都不容易。

这时郭翩仙另四掌又已拍出。

这四掌招式突变，由轻灵一变而为沉重，由柔韧一变而为刚猛，但掌势的收发间，仍是含蕴不尽，留有余力。

俞佩玉叹道：“阁下难道定要将在下置之于死地么？”

这句话说完，他已从容避开四掌。

郭翩仙道：“不错。”

这四掌出手更快，竟在短短两个字中便已击出。

俞佩玉道：“为什么？”

对方出手快，他躲得也快。

郭翩仙道：“只因阁下若是活在世上，在下便难免要寝食不安了。”

他掌势突由奇快变得奇慢，说了二十多个字，才击出四掌，掌势沉凝，如曳千钧，出手稳实，如推重磨。

这显然竟然竟是正宗太极掌，“太极门”与“先天无极”素有渊源，俞佩玉一跃而退，大声道：“阁下莫非是太极门下的前辈？”

以郭翩仙这样深厚的功力，若是太极门下，辈分必高，是以俞佩玉才说出“前辈”两字。

谁知郭翩仙却笑道：“区区太极门，岂能容得下郭某？”

这次他突然变掌为拳，四拳击出，第一招“罗汉伏虎”，竟是少林“伏虎罗汉拳”的起手式。俞佩玉不觉又一惊，他第二拳却已变为“大洪拳”，拳到中途，忽又一曲，双拳分击而至。

这两拳拳势诡秘，俞佩玉竟连见都没有见过，明明见到双拳斜击而来打的是左腮右颊，谁知拳头到了面前，却忽然笔直击向胸膛，郭翩仙眉飞色舞，忍不住得意地大笑道：“你不知这是哪一派么？”

这句话其实并未说完。

他说到“这”字时，俞佩玉已被逼还手，竟然不闪不避，出手向这捣杆般直击而来的拳头迎了过去。

他说到“哪”字时，已发现对方拳力惊人，准备撤招，纵是他留有余力，见机得快，但拳锋还是被俞佩玉掌锋扫着，他只觉一股前所未见的骇人力道排山倒海般推来，身子已被震得飞了出去。

俞佩玉的天生神力，他纵然用尽全身力道，也未必抵挡得住，何况他还保留着五分力气。

钟静已惊呼出声，失声道：“莫要伤人。”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在下也并没有伤人之意，两位若要走，在下也绝不拦阻。”他已尝够了被人伤害的滋味，不到必要时，他绝不伤害别人。

郭翩仙长叹了一声，钟静已奔过去拉住他的手，恳求着道：“走吧，你为什么要和他拼命？”

郭翩仙苦笑道：“阁下的武功虽不见得如何高明，但这样的天生神力，我倒真的从未见过，看来我也未必能伤得了你。”

俞佩玉淡淡笑道：“既是如此，为何还不走？”

郭翩仙叹道：“看来我的确还是走了的好。”

他抱了抱拳，象是真的要走了，谁知就在这时，他手腕一反，袖中又有十余点乌黑激射而出。

钟静失惊道：“你……”

她一个字刚说出口，身子突然被郭翩仙提起，向俞佩玉掷了出去，他自己身形一闪，却绕到俞佩玉身后。

这一着之歹毒，实是天下少有。

俞佩玉若想避开这暗器，已大是不易，何况他纵然避开了暗器，钟静的身子已飞舞着扑来。

她骤然被人掷出，手脚自然难免舞动，俞佩玉若不管她，反身去迎郭翩仙，便难免要被她所伤，俞佩玉若想接住她，郭翩仙已到身后，他身后空门大露，双手若再接着钟静，郭翩仙出手时他怎能抵挡。

这变化全都发生于一瞬之间，俞佩玉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暗器已扑面而来，飞舞着的人影也跟着而到。

俞佩玉本待出手将暗器反激出去，但忽然发觉扑来的人影竟是钟静，暗器反激，钟静便没命。

他既已来不及闪避，若不出手自己就没命——郭翩仙自然早已算准了他是绝不忍心下手去伤钟静的。

谁知俞佩玉双掌还是闪电般挥出，只是他左右双手所用的力道却绝不相同，左掌力柔，右掌力猛，左掌先发，一股柔力将钟静的身子远远送了出去，右掌力刚，一股猛力迎上了暗器。

这时郭翩仙双掌却拍向他背脊！

俞佩玉掌力已发，既无余力闪避，更无余力招架，无论换了是谁，在这种情况下都难免死于掌下。

就在这刹那间，俞佩五右掌的力道突然由极刚变为极柔，掌势一引，暗

器竟在空中划了个圆弧，呼啸着自俞佩玉身旁飞过，竟笔直击向俞佩玉身后的郭翩仙。

郭翩仙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发出的暗器此刻竟来打自己了，他若是伤了俞佩玉，自己身子就要变成蜂窝。

他出手虽然阴险歹毒之极，但俞佩玉这一应变的手法，更已穷机智之极点，达武功之巅峰。

郭翩仙惊呼一声，撒手后甩，借势翻身，纵然他每次出手都留有退步，还是难免被暗器擦破了衣服。

这时钟静身子已撞上墙壁，俞佩玉送她的掌力也刚好用完，她沿着墙壁滑下来，面色虽已惨变，身上却是毫发无伤。

俞佩玉自然也是毫发无伤，但心里怒火却已直冒上来——此人竟不惜将对自己恩重如山，爱逾金石的人牺牲，此人的心肠岂非比狼虎还狠毒十倍！俞佩玉怒喝一声，向郭翩仙直扑过去。

这一次他满心怒火，已变守为攻，掌势浑圆，看似柔弱，但一股浑圆的力气随掌而起，连神龛里的土地像都被震得摇摇欲倒。

这一次郭翩仙也被逼得不能不以全力应战。

他功力虽深，真气却似时常难以为继，只因他本不是个时常会和别人硬碰硬拼命的人，他的对头根本就找不到他，就算找到了他，他的狡猾和机智也已足够应付，他根本就用不着去苦练气力。

何况他最近又被金燕子所伤，而且伤得极重，若不是他身上永远带着有妙绝人寰的救伤灵药，他此刻根本就不能动手。

以他这样的真力来和俞佩玉对掌，本是必败无疑。

但他招式却偏偏是鱼龙蔓衍，变化无穷，前一招用的是外家正宗，后一招可能就变成内家掌法。

普天之下，无论江南中原，塞外滇边，无论哪一门哪一派的掌法武功，竟没有他使不出的。

俞佩玉心里也不禁为之骇然，何况他随时还都得提防着对方出人意外，诡秘之极的奇异招式。

数十招拆过后，俞佩玉也不觉汗透重衣。

只听郭翩仙忽然大声道：“阁下难道定要将在下置之于死地么？”

这句话本是俞佩玉问他的，他此刻反问出来，俞佩玉不觉一怔，沉声道：“不错。”

郭翩仙又反问道：“为什么？”

俞佩玉道：“只因阁下若是活在世上，在下也会有些寝食不安。”

他发现郭翩仙说话时中气已不足，显然已是强弩之末，无以为继，他出手就更急更猛，竟真的立心要将此人毙于掌下，为世人除害。

郭翩仙满头汗落如雨，招式出手间已力不从心，实招更少，虚招更多，已渐渐被俞佩玉逼入墙角。

钟静呆呆地瞧着，目中已流下泪来。

郭翩仙叹道：“很好，我死了也罢，连我最亲近的人都不肯出手助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钟静面上竟木然全无表情，嘎声道：“你死了，我陪你。”

郭翩仙叹道：“你何苦陪我，还是陪他吧。”

这句话说出，俞佩玉更是勃然大怒，一掌全力拍出。

突见郭翩仙双掌左曲右折，似乎变得连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掌势却如百花初放，俞佩玉全力一掌竟攻不进去。

这赫然竟是百花门的不传之秘。

要知郭翩仙身份隐秘，最不愿别人知道他和海棠夫人的关系，是以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肯使出百花门的武功来，更不肯施展出丐帮拳法——他使遍了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却偏偏将这两种最擅长的武功留到最后。

俞佩玉见他招式突又一变，使出百花门的掌法后，就不再改别的了，暗忖："百花门的武功难道是他的本门功夫？"

俞佩玉又瞧了半晌，终于一掠而退，失声道："你难道是百花门下？"

郭翩仙目光闪动，缓缓道："百花门下无男子，这句话你难道未曾听过？"

俞佩玉皱眉道："既是如此，你怎会对百花门下的武功如此熟悉。"

郭翩仙傲然道："少林武当的功夫，我难道不熟么？"

俞佩玉凝注了他很久，沉声道："你真的宁死也不肯说出你与百花门的关系？"

郭翩仙仰首大笑道："郭某纵然伤势未愈，气力不济，就凭你也未必能杀得了我，你难道还以为郭某会向你求饶不成？"

俞佩玉怔了怔，他本以为这人不但狠毒，而且畏死，倒未想到此人竟也有这一身傲骨，默然半晌，叹道："你既有这样的傲气，使出的手段为何那般卑贱？"

郭翩仙冷笑道："郭某一生行事，从来只问对不对得起自己，为何要将别人的想法放在心上？你若想以生死之事来要挟于我，你的想法就未免太可笑了。"

俞佩玉又怔住了，这人的歹毒虽出乎他意料之外，这人的高傲实也更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自一开始，就将这人看错了。

郭翩仙忽又问道："你定要问我和百花门的关系，却又是为了什么？"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我绝不和百花门下动手？"

郭翩仙神色竟变了变，厉声道："为什么？你难道和君海棠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瞧见他神色的变化，心里正有些奇怪，谁知钟静竟忽然一跃而起，冲了过来，颤声道："你答应过我，永远不再提她的名字，现在为何又要问别人和她的关系？……你你难道还忘不了她？"

郭翩仙瞪眼瞧着她，目中竟射出了怒火。

钟静全身都颤抖了起来，嘎声道："你为何还要管别人和她是什么关系？你难道还吃醋不成？"

郭翩仙怒目瞪着她，良久良久，目光忽然和缓下来，长叹道："现在吃醋的并不是我，而是你。"

钟静嘶声道："你方才那样对我，我就知道你一直是在骗我的，方才若换了是她，你就绝不会那样做的，是么？你现在已恨不得我快些死了的好，是吧？"

郭翩仙默然半晌，缓缓道："我若死了，你陪着我，你若死了，我难道不会陪着你么？"

钟静绷紧着的身子，在这一刹那里忽然完全崩溃了，眼泪涌泉般夺眶而出，终于扑倒地下，放声痛哭起来。

俞佩玉竟不觉已怔住了。

郭翩仙缓缓道：“现在我不用再说，你也该知道我和百花门的关系了吧。”

俞佩玉吐出口气，道：“不错。”

郭翩仙轻抚着钟静的头发，才缓缓道：“我实在想不到一个象她这样温柔的女子，醋劲竟也有这么大。”

俞佩玉见到他放在钟静头上的手，失声道：“你……你要杀她？”

郭翩仙悠然道：“我为何要杀她？她虽泄漏了我的秘密，但却只不过为了吃醋而已，她若非真心对我？又怎会为我吃醋？”

他忽然大笑起来，道：“我可以为了一万种理由杀人，却绝不会为了别人吃我的醋而杀她的。”

俞佩玉怀疑着道：“你这样的人，也会将这种事放在心上？”

郭翩仙缓缓顿住笑声，眉目间竟泛起一种寂寞之色，道：“你可知道，我平生虽有姬妾无数，却还没有一人这样为我吃醋的。”

俞佩玉怔了半晌，忍不住道：“这些都是你心底的秘密？你为何要对我说出来？”

郭翩仙淡淡一笑，道：“我若杀不死一个人，就决心要将他当做我的朋友，这样我心里就觉得舒服得多了，只不过……”

他淡淡接着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到目前为止，我朋友还不到三个。”

俞佩玉凝注着他，只觉这人性格之复杂，简直令人难信，他简直就好象三四个生性极端相反的人，拼在一起的。

他也许是个怕死的人，你若要杀他时，他也许会逃，也许会骗，甚至会用出各种要你想不到的阴谋诡计，但却绝不会求你饶他。

他若要杀你时，你却只有和他拼命。

郭翩仙也在凝视着他，微笑着道：“现在，你是第三个。”

俞佩玉也笑了，道：“但你又怎知我会做你的朋友？”

郭翩仙傲然道：“我不但可以说是武林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也是天下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无论谁交上我这样的朋友，当真是终生受用无穷。”

俞佩玉淡淡笑道：“在阁下说来，这理由固然已极充分，但却未免将在下看成个趋炎附势、交结权贵的小人了。”

他嘴里还在说着话，人竟已转身走了出去。

郭翩仙大喝道：“朋友慢走。”

俞佩玉虽未回头，却停下了脚步，缓缓道：“阁下交不成我这朋友，是否又想尝试看是否能杀得了我？”

郭翩仙道：“我是否能杀得了一个人，用不着尝试也知道的，只不过……阁下未经尝试，为何就拒人于千里之外？”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阁下要知道，在下只不过是为了阁下与百花门的渊源，此刻才鞠躬而退，至于交朋友么……象阁下这样的人，在下是万万不敢高攀的。”

郭翩仙道：“这只因你认为我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是么？”

俞佩玉道：“阁下难道不是？”

郭翩仙微笑道：“毒药虽能致人于死，但只要用得恰当，有时也可济世活人的，是么？至于‘以毒攻毒’的效果，我不说你也该知道的。”

俞佩玉默然半晌，喃喃道：“以毒攻毒……”

郭翩仙眸子里发出了炽热的光，沉声道：“以阁下这样的人，若和我并

肩携手，我保证不出三年，你我便能称霸武林，君临天下。”

俞佩玉还是未回头，淡淡道：“阁下也未免将在下的野心看得太大了吧。”

郭翩仙大声道：“这又算得了是什么野心，大丈夫生于当世，本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俞放鹤既能做天下武林的盟主？你我为何不能？我看此人貌如君子，其实却有些鬼祟，只要我们能揭穿他的真面目……”

话未说完，俞佩玉已霍然转过身来，苍白的脸上，泛起兴奋的红晕，冲到郭翩仙面前，大声道：“好，就此一言为定，你我从此联手，来对付那人面兽心的人，也让他们瞧瞧我俞佩玉的颜色。”

这恬静从容的人，此刻竟忽然变得如此兴奋激动，郭翩仙似乎觉得有些意外，但目光一闪后，还是伸出了手，大笑道：“好，一言为定，却是反悔不得的。”

俞佩玉仰首大笑道：“你看我象是个失言背信的人么？”

突听屋顶上一人大笑道：“凭你两人就想纵横天下，只怕还是差着一些。”

俞佩玉方才下手并不重，银花娘的穴道此刻本已该解开了，他自然知道这说话的人是谁。

郭翩仙的确未免吃了一惊，但这人倒也真沉得住气，竟连头都未抬起，只是阴森森一笑，道：“依你看还差着些什么？”

银花娘娇笑道：“还差了我。”

她在横梁上舒了舒筋骨，拍干净了身上的尘土，又取出块丝巾，擦了擦脸，才飘飘落了下来。

你要她在八百个男人面前脱光衣服，她也绝不会脸红，但你若要她血脉未活动开，就笨手笨脚地跳下来，身上还未弄干净，就蓬头垢面地见人，她却宁死也不愿意的，她觉得这简直比什么都丢人。

郭翩仙只瞧了她一眼，眼睛里也发出光来了。

银花娘媚笑道：“你看我这样子还过得去么？”

郭翩仙呐呐道：“很好，好极了。”

银花娘叹了口气，垂首笑道：“只可惜上面没有镜子，否则我还可以好看些的。”

郭翩仙大笑道：“就这样已足够了。”

钟静忽然窜了过来，瞪着眼厉声道：“你又是什么人？为何要在这里偷听别人的秘密？不想活了么？”

银花娘银铃般笑道：“小妹子，你用不着吓我，我胆子一向很小的。”

钟静怒道：“既是如此，还不快滚出去。”

银花娘吃吃笑道：“好妹子，你也用不着赶我，我知道你是个醋坛子，但我这样的女人，着想要男人，只要勾勾小指头就行了，又怎会来抢你的。”

钟静脸已气白了，却偏偏想不出法子来对付她，俞佩玉忍不住淡淡道：“你若想欺负老实女孩子，也用不着找她的。”

银花娘笑得花枝招展，道：“我就知道我们的俞公子又要打抱不平了……求求你，莫要生气吧，我什么人都不怕，就只怕你。”

她瞟了郭翩仙一眼，媚笑着道：“我和他正是同病相怜，都是你俞公子手下的败将，俞公子若要我们两人坐下，我们是绝不敢站起来的。”

她口口声声的“同病相怜”，“我们两人”，简直好象和郭翩仙是一双患难相共的同命鸳鸯似的。

俞佩玉知道她又在玩花样了，竟轻描淡写地就将郭翩仙勾到她一边去，忍不住叹了口气，道：“你心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就请快些说吧。”
银花娘眼波流动，笑道：“我方才不是说过了么？”
俞佩玉道：“我却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银花娘道：“你们若想称霸天下，还差着一些，但若再加上我……”
她甜甜一笑，接着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那才真是没有人能抵挡得了。”
郭翩仙大笑道：“原来你竟是想来和我们联盟的。”
银花娘媚笑道：“不错，我正是想来做你的第四个朋友。”
郭翩仙上上下下地瞧着她，悠然笑道：“以你这样的女人，要做皇帝老儿的妃子都够资格了，但若想做我的朋友，却还差着些。”
银花娘扭动着腰肢，媚笑道：“难道我还比不上你那些情人么？”
郭翩仙淡淡道：“情人和朋友是不同的，我的情人，屈指难数，但朋友却只有三个，而且那两个早已死了。”
银花娘咬着嘴唇，道：“那么，要怎样才能做你的朋友呢？”
郭翩仙道：“你不妨先说说你有何条件？”
银花娘眼珠子一转，抿嘴笑道：“我虽然不能算天下最美的女人，但却最懂得如何令男人快乐，你若不信，以后慢慢就会知道的。”
郭翩仙眯着眼笑道：“我相信我很快就会知道的，但这还不够。”
银花娘道：“我也可算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凭我一句话，就可以在这附近五省之中，调动三千个人。”
她说的话并不假，“天蚕教”的势力在这五省中，的确已遍布每一角落。
郭翩仙却淡淡笑道：“人多的唯一好处，只不过是能多吃些饭而已。”
银花娘眼波一转，道：“我也是天下最富有的女人，我的财富只怕连鬼都可买动，你若不信，也立刻就可以见到的。”
郭翩仙的眼睛果然一亮，笑道：“这倒有些接近了。”
俞佩玉却忽然插口道：“这也不够。”
银花娘瞪了他一眼，缓缓道：“我心肠之毒，手段之辣，绝不在任何人之下，你着想以毒攻毒，找我再好也没有，何况……”
她嫣然接着道：“我是个女人，有些事由我这样的女人去做，比男人要方便多了。”
俞佩玉想了想，微笑道：“好，这就足够了。”
银花娘眼睛瞟着郭翩仙，道：“你呢？”
郭翩仙笑道：“你是我第四个朋友。”
银花娘拍手娇笑道：“好，现在有人再来惹咱们，他就真倒霉了。”
就在半天以前，俞佩玉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和郭翩仙这样的男人，银花娘这样的女人结盟为友的。
但现在，他的想法已不同了。
“黄池之会”已将天下白道上的英雄豪杰都一网打尽，自命正直的侠义之士，人人都唯“俞放鹤”的马首是瞻，人单势孤的俞佩玉，凭什么去反抗他？俞佩玉说话，又有谁会相信？
他只有另外找一条路走，这就是他唯一能走的路。
以毒攻毒！
他已看透了那些自命侠义之人的面目——鼎鼎大名，堂堂正正的唐家掌

门人又如何？又能比银花娘好多少？

他现在要交的，就是那些别人都视如蛇蝎的朋友，他只有这样做，才能揭穿那些“英雄豪杰”的真面目。

“是真名士自风流”，他现在已发觉，只要自问胸怀坦荡，便已足够，别人的想法又何必在乎？

这是个荒僻，冷寂，阴森的坟场。

现在是深夜。

黯淡的月光，照在一座座荒草丛生，简陋而颓败的坟堆上，世上简直找不出比这里更凄凉的地方。

埋葬在这里的，都是些贫困而卑贱的人，他们活着时生命固然贫苦，死后却更冷落凄凉。

钟静紧紧拉着郭翩仙的手，眼睛却瞪着银花娘，恨恨道：“你为什么要将我们带到这里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银花娘嫣然笑道：“好妹子，你害怕了么？其实这地方非但不可怕，而且简直可说是有趣得很。”

钟静眼睛瞪得更大，怒道：“有趣？你说这地方有趣？”

银花娘悠然笑道：“每到有月亮的晚上，这里的鬼魂就会自坟墓里复活，在月光下曼舞，你瞧，他们现在说不定已经来了。”

一阵冷风吹过，点点鬼火自坟头飞起，低矮的树木，在风中呜咽着，就象是调啾的鬼语。

钟静全身都发起抖来，却故意壮起胆子冷笑道：“他们若真的出来跳舞，我就和他们一齐跳。”

银花娘咯咯笑道：“对了，他们瞧见这样美丽可爱的女孩子，非但要拉你跳舞，而且一定舍不得放你走了。”

钟静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噤，全身都偎入郭翩仙怀里，银花娘却已弯下了腰，笑得喘不过气来。

郭翩仙微笑道：“你能想得出将珍宝藏在这种地方，倒也真难为你了。”

银花娘眼波瞟着他，媚笑道：“我做的事，果然都瞒不过你，我的心意，也只有你知道，我们两个难道真是同一类的人么？”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但愿你们这一类的人，世上莫要太多才好。”

银花娘娇笑道：“这一类的人绝不会多的，有我们两个已足够了。”她眼波又瞟向郭翩仙，“你说是么？”

郭翩仙才笑了笑，钟静已跳了起来，冷笑道：“你就算要勾引男人，也用不着在这种地方。”

银花娘大笑道：“你瞧，我们的醋坛子又打翻了。”

俞佩玉皱眉道：“你难道真将那些珍宝藏在坟墓里了？”

银花娘道：“不错，我找了两个吃饱饭没事做的人，先陪他们喝了一顿酒，乘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将他们带到这里，挖开一座新坟，把棺材里的死人抬出来，换上我的珍宝，再钉上钉子埋进去。”

她娇笑着接道：“你说我这法子妙不妙？这里都是些穷鬼，连盗坟挖墓的小贼，都再也不会到这里的，我将珍宝藏在这里，除了鬼外，还有谁找得到？”

郭翩仙微笑道：“帮你挖坟的那两个人呢？”

银花娘笑道：“ 我知道这又瞒不过你的，他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自然会好好酬谢他们，早就替他们准备了一壶特别好的酒，陪着他们喝了下去。 ”

她叹了口气，媚笑着道：“ 只可惜他们竟无福消受，酒还没有喝完，就一醉不醒了。 ”

这种毒辣卑鄙的事，别人纵然有胆子做，也不会有胆子说的，但她非但说得冠冕堂皇，还象是觉得很有趣。

郭翩仙瞧了俞佩玉一眼，笑道：“ 那两人既然替你挖坟，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这种人多死几个也没关系，俞兄你说是么？ ”

俞佩玉本来想说什么，此刻却只不过又叹了口气。

四个人在乱坟间东转西转，走了盏茶功夫。

银花娘忽然停下脚步，道：“ 在这里了，从东数过来，这里是第二十七个坟，坟头上的这颗小树，还是我亲手种上去的。 ”

俞佩玉淡淡道：“ 你不必说，我也相信你这种事是绝不会记错的。 ”

银花娘道：“ 这坟墓里既然已没有死人，也只不过是一堆黄土而已，是么？ ”

俞佩玉道：“ 嗯。 ”

银花娘笑道：“ 我知道我们的俞公子决不肯挖坟，但刨土总没有关系吧。”

其实她根本用不着用话来套住俞佩玉，此时此刻的俞佩玉，早已将什么事都看开了，又怎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

黄土刨开，就露出了一具单薄的棺木。

银花娘道：“ 对了，就是这口棺材，我在这上面也做了记号，棺材里埋着的，本是个少妇，听说是因为丈夫纳妾而气死的。 ”

她忽然回头向钟静一笑，道：“ 你说她的醋劲是不是比你还大？ ”

钟静苍白着脸，咬着嘴唇不说话。

银花娘嘻嘻道：“ 听说一个人死后，尸首纵然被别人抬走，但一到晚上，鬼魂还是会回到原来的棺材里睡觉的；你们两人既然是同类，我将这棺材一打开，她绝不会找别人，一定会找你，你还是走远些吧。 ”

钟静虽然拼命想壮起胆子，但脚步已不由自主地向后退，有风吹过，她只觉背后冷飕飕的，冷汗已湿透重衣。

只听“ 吱 ”的一声，棺材盖被掀了起来，本来想吓人的银花娘，竟忽然大声惊呼了起来。

嘶哑的呼声，在静夜里听来有如鬼嚎，郭翩仙和俞佩玉面面相觑，竟也象是被骇得呆住了。

棺材里哪有什么珠宝，有的只是一具少妇的尸体，她那张浮肿狰狞的脸，茫然面对着银花娘，象是在说：“ 我不但鬼魂回来了，连尸体也回来了。 ”

风吹草动，鬼火满天飞舞。

银花娘骇极大呼道：“ 我明明已将她尸身搬出来，我明明是将珍宝埋在这里的。现在……现在怎会…… ”她只觉两条腿发软，话未说完，已一跤跌在地上。

凄凉的月光下，死人的手里竟似捏着张纸，郭翩仙折了段树枝，刷的将纸挑起，上面竟写着：“ 我活着时家已被个贱女人逼走，我死了后你还想来占我的家么？ ”

简简单单的两行字，歪歪斜斜的字迹，满纸俱都是森森鬼气，郭翩仙只觉指尖发冷，竟再也拿不住了。

他的胆子再大，此刻也不禁觉得寒毛直竖。

只有俞佩玉，这种荒唐离奇的事，他见得太多了，沉声道：“你埋藏珠宝时，当真没有人见到？”

银花娘虽已站了起来，身子还是不停地在发抖，颤声道：“没……没有！”

俞佩玉皱眉道：“这就怪了，若是如此，除非那两人死后复活，否则又怎会……”

话犹未了，突听远处有人咯咯大笑道：“好酒，好酒再来一壶吧。”

另一人嘎声笑道：“此酒虽好，只可惜喝了肚子有些发疼。”

诡秘的笑语声中，一盏血红色的灯笼，自那萤萤鬼火间飘飘摇摇地荡了过来，走到近前，才看出后面有两条人影。

银花娘骇极大呼道：“就是这两人，就是这两人。”

第一六章　出奇制胜

郭翩仙一把抓住她的手，沉声道：“你下的毒灵不灵？”

银花娘嘶声道：“天蚕之毒，天下无救。”

提着灯笼的人忽又咯咯笑道：“你以为毒死了我们就没事了么？”

另一人嘎声笑道：“我们死后复活，只是为了向你索命来的。”

血红的灯光下，这两人满面鲜血淋漓，眼睛里、鼻子里、耳朵里、嘴里鲜血还在不停地往下流落。

郭翩仙暴喝一声，道：“死人岂能复活，你们就再死一次吧。”

喝声中，数十点银星暴雨般飞出。

这两“人”竟惨呼一声，仆地倒下，灯笼立刻燃起，闪动的火光中，他们的身子痉挛扭曲，终于永不再动。

郭翩仙仰天笑道：“原来厉鬼也不足惧，连区区一把暗器都禁受不得。”

银花娘颤声道：“但……但他们明明已死过一次……一个人又怎会死两次？”

俞佩玉目光闪动，沉声道：“天蚕之毒，连你们本门解药都救不了么？”

银花娘身子一震，忽然窜到那两人尸体前，就着将熄未熄的火光，俯首瞧了半晌，忽又大笑起来。

郭翩仙道：“你笑什么？他们脸上流的，难道不是真的血？”

银花娘也不答话，却娇笑道：“爹爹，你老人家既然来了，为何还不出来呀？”

黑暗中寂无声息，哪里有人回答。

银花娘又道：“原来你老人家一直跟着我的，我将珠宝藏在这里，你老人家就挖了出来，我将这两人毒死，你老人家就将他们救活，你老人家算准我一定会回来的，所以就要他们两人等在这里吓我。”

她娇笑着道：“现在女儿已真的快被你老人家吓死了，你老人家就算想罚我，现在也已该罚够了，总该出来见女儿一面吧。”

远处的黑暗中，终于响起了一阵冷漠的语声：“本门之宝，你竟想独吞，此罪已当诛，借尸还魂，只不过略施小惩而已，若不念在你是我的女儿，便要以家法处治了。”

缥缥缈缈的语声随风传来，如蝉声摇曳，如响箭横空，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已远在数十丈外。

银花娘叹了口气，喃喃道：“好狠的心，竟连一粒珍珠都不给我留下来。”

郭翩仙默然良久，忽然笑道：“做父亲的居然要人扮鬼来吓女儿，这样的事倒也天下少有。”

银花娘叹道：“你以为他真的只不过是想吓吓我而已么？”

郭翩仙道：“难道不是？”

银花娘缓缓道：“他本以为我必定是一个人来的，吓晕了我，就要动手了，这样我死也死得糊里糊涂，做鬼都不知道是被谁害死的，这就是我们天蚕教素来杀人的手法。”

俞佩玉皱眉道：“你莫忘了，他究竟是你的父亲。”

银花娘淡淡道：“父亲？父亲又怎样？天蚕教只有门规，绝无亲情，他这次不杀我，只不过因为惹不起你们两人而已。”

她忽又娇笑起来，接着道：“你们想，他若是个情感丰富的人，还能做

得了天蚕教主么？”

郭翩仙长长叹了口气，道：“好个天蚕教主，果然是名不虚传，这样的心狠手辣，连我都有些佩服他了。”

银花娘嫣然道：“有他这样的父亲，才有我这样的女儿，他虽然想杀我，但我并不怪他，反而觉得有这样的父亲，实在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郭翩仙冷冷道：“但你自己现在却已是一文不名，还有什么好骄傲的？”

银花娘呆呆地瞧了他半晌，忽又吃吃笑道：“你果然不愧是我的同类，有钱人瞧不起穷人，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文不名的人，我也是瞧不起的，但象我这样的人，若也会一文不名，天下的人岂非都要穷死了。”

郭翩仙道：“你难道……”

银花娘道：“我虽然不知道他在跟着我，却早已防到了这着，早已将另一半珠宝，先藏在别的地方。”

郭翩仙动容道：“藏在哪里？”

银花娘娇笑道：“那地方更是你们永远也想不到的。”

世上竟会有人将东西藏到一个荒凉的坟场中，一个平凡女人的棺材里，这已是别人梦想不到的事。

现在银花娘却说已将另一半珠宝，藏在“更令人想不到的地方”，这地方之诡秘，岂非令人无法思议？

谁知银花娘却将他们带到离坟场不远的一个小镇上，镇上灯火虽已沉寂，但镇容却甚是整齐可观。

银花娘瞧见他们面上的诡异之色，嫣然笑道：“你们本来必定以为我说的那地方也不知会有多么冷僻秘密了，谁知我却将你们带到这繁荣的小镇里来，你们的心里一定在奇怪，是么？”

俞佩玉道：“嗯。”

银花娘指着镇上一座平房，接着道：“这小镇叫李渡镇，这片平房叫李家栈，约莫半个月以前，我曾经带着这珠宝在李家栈住过三四天。”

钟静道：“你难道将另一半珠宝藏在这李家栈里了？”

银花娘道：“不错。”

她微笑接道：“我先将一半珠宝用黑布包起，塞在屋顶的横梁间，才将另一半珠宝用箱子装出来，藏在那棺材里去的。”

钟静撇了撇嘴，冷笑道：“我只当你将东西藏到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地方去了，原来只不过是藏在屋顶上，这种地方简直连小孩子都找得到。”

银花娘娇笑道：“好妹妹，你虽然不笨，但见的事实在太少，有许多事你不会懂的，这地方看来虽普通，其实却最安全，你不信问问他……他就一定会懂得的。”

她眼波又瞟到郭翩仙身上，媚笑道：“是么？”

郭翩仙笑道：“不错，有时越是容易被人发觉之处，别人反而越是不会去找，只因谁也想不到你会将如此珍贵的东西藏在这种地方。”

银花娘接着道：“何况我这样做，就算有人在暗中跟着我，见到我将珠宝藏到死人棺材那么秘密的地方去了，更想不列我会先在庄顶上藏起了一半。”

她眼波在钟静脸上一转，咯咯笑道：“小妹妹，现在你总该懂了吧。”

钟静冷笑道：“我没有偷偷摸摸藏东西的习惯，这种事我根本用不着懂。”

银花娘娇笑道：“不错，你只要懂得该怎么样吃醋就够了。”

钟静气得指尖发抖，却说不出话来。

银花娘道：“ 我知道那屋子斜对面有座小楼，从楼上就可以瞧见屋子里的一切动静，咱们不妨先去瞧瞧，再决定该如何下手。 ”

郭翩仙微笑道：“ 不想你做事倒也谨慎得很。 ”

银花娘嫣然道：“ 一个人做事若能谨慎些，总会活得长远些……我们三个不就都是很谨慎的人么？ ”

这小楼简陋窄小，看来只有一间屋子，孤立在一片平房间，站在楼头便可将李渡镇四面情况俱都收入眼底，金燕子也就是躲在这小楼上，才瞧见银花娘将“ 四恶兽 ”一个个送回老家的。

现在，银花娘也到了这小楼上来窥探别人，他们绕到后面，窜上楼头，刚伏下身子瞧了一眼——四个人竟一齐在小楼上怔住了。

如此深夜，对面那屋子非但还亮着灯火，而且窗子也是开着的，屋子四面，不知何时已加了好几个高几，几上燃着粗如儿臂的蜡烛，将这间李家栈里最大的屋子，照耀得如同白昼。

屋子中央的捕木八仙桌旁，正坐着两个人在下棋，旁边还有好几人背负着双手，在一旁观战。

两个人下棋居然下到深夜已不太常见，旁边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在看棋看到深夜，棋痛更大得少有。

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令俞佩玉等人吃惊得怔住的，只因为这两个下棋的人竟是唐无双和俞放鹤。

看棋的除了林瘦鹃外，俞佩玉虽都不认得，但一个个气度沉凝，精神矍烁，显然也都是武林健者。

钟静吃了一惊，因为她骤然瞧见这许多江湖高手，生怕其中有认得她的，将她的行踪窥破。

郭翩仙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本以为唐无双和俞放鹤在干什么“ 秘密勾当 ”，却想不到他们竟只不过是下棋来了。

俞佩玉更是吃惊，他既想不到这两人会在此下棋，更猜不出这“ 唐无双 ”究竟是真的那个，还是假的那个。

四个人中最吃惊的自然还是银花娘。

她怔了很久，才忍不住轻叹道：“ 老天真不帮忙，这几人东不去，西不去，怎么偏偏到这里下棋来了，有他们在里面，咱们要拿东西，看来只有等着了。 ”

郭翩仙皱眉道：“ 走吧。 ”

银花娘道：“ 走？ ”

郭翩仙耳语道：“ 这几人下棋也不知会下到什么时候，而且下完了也一定不会立刻就走，你我难道要一直等在这里不成？ ”

俞佩玉忽然道：“ 我们不能走。 ”

这“ 唐无双 ”无论是真是假，他都一定要盯着的。

银花娘也立刻接着道：“ 不错，咱们好歹也要在这里守着。 ”

郭翩仙道：“ 但天已将明，此间岂是久留之地？ ”

银花娘眼珠子一转，展颜笑道：“ 屋顶上呆不住，屋子里难道还呆不住么？ ”

她竟又悄悄溜到小楼后面的屋檐下，伸手一推，窗子竟没有关紧，她立刻推开窗子，飘身掠了进去。

俞佩玉虽然不愿无端闯入别人的屋子，但权衡轻重，也实在只有这法子最好，当下也飘身掠入。

屋子里没有灯光，四面窗户又都是关着的，暗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银花娘摸出个火熠子燃起。

她本以为这屋子里就算有人，也必定睡得跟死猪一样，谁知火光一亮，她竟发现赫然有四只眼睛在静静地瞧着她。

四只眼睛都瞪得大大的，连眨都不眨一下。

银花娘吃了一惊，几乎连火熠子都拿不稳了。

只见这精雅而干净的屋子里，有张很大很大的床，床上睡着一个人，头发蓬乱，满面病容，瘦得已不成人形。

此刻还未入冬，这人身上竟盖着四五床又厚又重的棉被，全身都埋在棉被里，只露出一个头。

他身旁却坐着个最多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子，身子已骇得缩成一团，只用那双大眼睛在不停地转来转去。

银花娘一眼瞧过，便已沉住了气，嫣然笑道：“如此深夜，两位还没有睡么？”

那小姑娘不停地点头，道：“嗯。”

银花娘道：“既然没有睡，为何不点灯，竟象猫一样躲在黑暗里。”

小姑娘瞪大了眼睛，只是不停地摇头。

那看来已病人膏肓的人却黯然一笑，道：“这里没有灯。”

银花娘皱眉道：“没有灯？”

那病人长叹道：“在下已命若游丝，要灯光又有何用？在黑暗中静待死亡的到来，还可以少却些烦恼恐惧。”

他说话也是有气无力，一口气象是随时都会停顿。

银花娘瞪着眼瞧了他半晌，缓缓道：“这么多人忽然闯进你屋子来，你不害怕么？”

那病人淡淡笑道：“人已将死，也就不觉得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了。”

银花娘嫣然笑道：“不错一个人若已快死了,的确有许多好处,譬如说……我本来也许会杀你的，现在却不愿动手了。”

她忽然摸了摸那小女孩的头，柔声道：“但你……你也不害怕么？”

那小女孩想了想，慢慢地说道：“反正三叔一死，我也不想活了。”

银花娘道：“所以你也不怕？”

那小女孩眼睛瞪得大大的，道：“不怕。”

银花娘笑道：“你既然不害怕，自然就不会大呼小叫，是么？”

那小女孩道：“三叔喜欢安静，我从来都不大声说话的。”

银花娘笑道：“很好，这样你也就会活得长些了。”

她再也不理这两人，将前面的窗子悄悄推开一线——从这里直望去，对面屋子的动静也可瞧得清清楚楚。

这时银花娘手里的火熠子已熄了，天地间又黑暗，又静寂，只有窗外偶尔传来棋子落枰的“叮当”声，悦耳如琴音。

那病人已闭起了眼睛，小姑娘的大眼睛却在黑暗中发着光，俞佩玉悄悄走了过去，柔声道：“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女孩悠悠道：“彼此萍水相逢，你又何必问我的名字。”

这小小的女孩子，竟说出这么样老气横秋的话来，俞佩玉倒不觉怔了怔，

谁知她盯着俞佩玉的眼睛瞧了半晌，竟忽又接着道：“ 但你既已问了，我也不妨告诉你，我叫朱泪儿，眼泪的泪，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常常会流泪的孩子。”

俞佩玉道：“ 现在你…… ”

朱泪儿淡淡道：“ 现在我已不流泪了，也许是因为眼泪已流干了吧。 ”

俞佩玉默然半晌，叹道：“ 你三叔已病了很久了么？ ”

朱泪儿道：“ 四五年了。 ”

俞佩玉道：“ 你一直在照顾着他？ ”

朱泪儿道：“ 嗯。 ”

俞佩玉道：“ 难道没有别的人陪你们？ ”

朱泪儿缓缓道：“ 三叔没有别的来人，只有我。 ”

俞佩玉长长叹了口气，四五年前，这女孩子最多也不过只有七八岁，在别人正是最顽皮、最喜欢玩的年纪，她却陪着个已奄奄一息的病人，在这凄凉的小楼上，度过了四五年，晚上竟连盏灯都没有。

俞佩玉叹了口气，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屋里静寂得就象是坟墓，曙色就在这死一般的静寂中，悄悄染白了窗纸，远处渐渐响起了鸡啼。

钟静已伏在郭翩仙身上睡着了，郭翩仙的目光，却始终凝注在那垂死的病人身上，也不知在想什么。

银花娘忽然伸了个懒腰，轻叹道：“ 这两人下棋下了这么半天，一共才落了三个子，看来这一盘棋下到明年只怕也下不完…… ”

她忽又走到那小女孩面前，嫣然笑道：“ 我知道你是个很乖很乖的女孩子，你下去煮一锅稀饭，再弄些小菜来给这些叔叔阿姨们吃好么？ ”

朱泪儿动也不动，只是淡淡道：“ 我不去，我不能离开三叔。 ”

银花娘笑道：“ 乖乖地去吧，小孩子怎么能不听大人的话。 ”

朱泪儿连瞧也不瞧，道：“ 我不去。 ”

银花娘笑容更温柔，柔声道：“ 我知道你一点也不怕我，所以不听我的话，是么？ ”

她嘴里温柔地说着话，手却已一个耳光打在朱泪儿的脸上，朱泪儿苍白的小脸，立刻被打得又红又肿。

但她却还是动也不动，连眼睛都没有眨，简直好象一点感觉也没有，只是瞪眼瞧着银花娘。

银花娘皱了皱眉头，媚笑道：“ 你嫌我打得太轻了，是么？ ”

她的手又伸了出去，但却已被俞佩玉握住。

银花娘叹了口气，道：“ 我就知道你又要管闲事了。 ”

俞佩玉冷冷道：“ 你若想和我走在一路，以后最好还是…… ”

话未说完，突见朱泪儿双手蒙着了脸，颤声道：“ 你……你打得我好疼呀。 ”

银花娘怔了怔，道：“ 我方才打你，你现在才觉得疼？ ”

朱泪儿道：“ 疼……疼死我了。 ”

银花娘吃惊地瞧着她，简直也说不出话未。

她简直想不到世上有感觉如此迟钝的人，别人打了她一巴掌，她竟在一盏茶功夫后才知道疼。

银花娘呆望着她，竟连要吃稀饭的事都忘了。

这时那似乎睡着了的病人却忽然叹了口气，道：“ 你既然怕疼，为何不

听人家的话，下楼去煮稀饭吧。”

朱泪儿忽又瞪起眼睛来，瞪着银花娘，道：“三叔叫我去，我就去，别人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去的。”

她慢吞吞地爬下了床，慢吞吞地走下楼，俞佩玉瞧着她纤弱的身子，苍白的脸和手，心里不禁暗暗叹息。

银花娘这才展颜一笑，道：“想不到这孩子脾气竟如此倔强，倒和我小时候一样……”

她语声忽然顿住，眼珠子一转，才接着笑道：“这孩子若真和我小时候一样，我们吃了她的稀饭，就再也莫想活着下楼了，我得下去瞧着她。”

俞佩玉皱眉道：“小小的孩子，你也怕她下毒？”

银花娘回眸笑道：“我比她还小的时候，就已毒死七八十个人了。”

俞佩玉淡淡笑道：“她不怕你，你反而怕她？”

银花娘怔了怔，她实在也不知道自己怎会对这又瘦又小的女孩子，起了种莫名其妙的畏俱之心。连郭翩仙那么厉害的眼睛瞪着她时，她都不在乎，但这小女孩的眼睛瞪着她，她却觉得心里有些发冷。

她怔了半晌，才勉强一笑，道：“一个人谨慎些总是好的，这句话你难道忘了？”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你若是要下去，不如还是让我下去吧。”

楼下也只有一间屋子，大半间都堆着柴米，只留下一块很小的角落，摆着水缸，碗柜和锅灶。

朱泪儿正蹲在水缸旁洗米，洗了一遍又一遍，米里每个稗子，她都小小心心地挑出来，轻轻放在旁边。

等到饭锅上了灶，她又将捡出来的稗子用张纸包起来，再用清水将地上冲得干干净净。

俞佩玉发觉非但这么大一间屋子里点尘不染，就连锅灶上都没有丝毫烟熏油腻，这厨房竟比别人家的客厅还干净。

这双又瘦又白的小手，每天竟要做这么多辛苦的事，这伶仃纤弱的身子，怎么能挑得起这么大的担子？

俞佩玉忍不住又叹了口气，道：“你每天都要将屋子打扫得如此干净么？”

朱泪儿淡淡道：“一个人过惯了干干净净的日子，瞧见脏东西就会讨厌的，除非情不得已，否则又有谁愿意和不干不净的人在一齐。”

她忽然回头瞪着俞佩玉，缓缓说：“你说是么？”

俞佩玉的心动了动，苦笑道：“不错，谁都不愿意和不干不净的人在一起的。”

朱泪儿眼睛发着光，轻轻道：“那么你……你为什么喜欢和不干不净的人在一起呢？”

俞佩玉怔住了，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才好。

这是个多么古怪的孩子，她有时看来，是那么可怜，那么弱小，有时却又好象变成个饱经世故的大人。

朱泪儿已缓缓转过身，在一张小板凳上坐了下来，一面用扇去扇炉火，一面慢慢地说道：“我虽然很少出去，但在这小楼上，却可以看到很多事，若是看到了有趣的事，我就会说给我的三叔听，否则他更不知道有多么寂

寞。”
俞佩玉忍不住问道：“这小楼上常会看到有趣的事么？”
朱泪儿道：“嗯。？”
过了半晌，她忽又回过头来，道：“有一天，我还瞧见一个很美丽的女人，用很奇怪的法子杀了许多人，你可知道那女人是谁？”
俞佩玉苦笑道：“就是方才打你的人？”
朱泪儿淡淡笑了笑，道：“方才谁打了我？我已经忘记了。”
俞佩玉忽然发现她脸上方才虽然已被打肿，但现在却又光滑如玉，简直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朱泪儿已又接着道：“别人打了你，你若不能还手，最好还是将这件事忘记的好，免得存在心里难受。”
俞佩玉道：“但……但别人打了你，你真的要过很久才觉得疼？”
朱泪儿抿嘴笑了笑，道：“一个人挨了打，反正是要疼一次的，早些疼，迟些疼又有什么关系？你疼得越早，别人越开心，你若过很久才疼，别人就开心不起来了。”
她淡淡接着道：“我既然挨了打，为何还要让别人开心呢？”
俞佩玉又怔住了，这小小的孩子，心里竟充满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奇奇怪怪的想法，别人竟捉摸不透。
就在这时，突听外面响起了马车声，接着，人声就嘈杂起来，正是从隔壁那院子里传过来的。
俞佩玉长长吐出口气，笑道：“我还是上去瞧瞧吧。”

李家栈的院子里，此刻竟已是人头拥挤，而且后面来的人还越来越多，俞佩玉虽瞧不见他们的脸，但可断定这些人无一不是江湖豪杰。
银花娘叹道：“这些人跑来干什么？见了鬼么？”
郭翩仙悠然道：“天下武林的盟主，在这里和唐门的掌门人下棋，江湖中人谁不想来见识见识，只要消息传出，不出三天，这院子都会被挤破的。”
银花娘恨恨道：“这消息不知是哪个王八蛋传出去的？”她这句话自然没有人回答，但俞佩玉却已恍然。
这消息自然就是那“俞放鹤”自己传出去的。
他故意传出这消息，让武林中人都来看他和唐无双下棋，唐家的子弟，自然不会再怀疑唐无双为何突然不见了，而别人见到堂堂的武林盟主都在和这“唐无双”下棋，这唐无双纵是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只听院子里人语纷纷都在说：“这位就是新任的武林盟主俞放鹤么？嗯，果然是风采非凡，难怪连红莲帮主那样的人都服了他。”
“咱们不知道能请盟主出来说几句话么？”
于是林瘦鹃含笑走了出来，朗声笑道：“各位但请少安勿躁，这盘棋看来最少还要下个三五天的，各位何不先找个地方落脚，等盟主下完棋才好从容陪各位谈话，各位有什么困扰，那时也可说出来，盟主自然会替各位拿主意的。”
院子里竟响起了欢呼声，这“先天无极”的掌门人，在江湖中果然极得人望，这却令俞佩玉的心都沉了下去。
林瘦鹃走进屋里，院子里又有人窃窃私议：“这位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菱花剑”林瘦鹃么？听说他有位掌上明珠，乃是江湖中出名的美人。”

“只可惜红颜自古多薄命，这位林姑娘许的本是盟主的大公子，谁知还未过门，俞公子就死在杀人庄了。”

“是谁杀了他的，盟主难道不为儿子复仇？”

“据说这位俞公子头脑有些毛病，盟主早已对他灰心得很，林姑娘就算嫁给了他，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俞佩玉动也不动地坐着，额上汗珠却已滚滚而下。

银花娘忽然关上窗子，叹道：“你听见没有，他们居然还要在这里呆下去哩，咱们也不知道是要等多久。”

俞佩玉霍然站起，道：“你用不着等了。”

银花娘吃惊道：“你……你难道……”

俞佩玉缓缓道：“有些事你越是躲躲藏藏，别人反而越会怀疑你，逼你，倒不如索性去面对它，这道理我已渐渐想通了。”

他这话也不知是在对别人说，还是在对自己说。

银花娘失笑道：“你说的什么？我不太懂。”

俞佩玉不等她说完，便已走下了楼，竟开门走了出去。

银花娘赶紧又将窗户打开一线，过了半晌，果然瞧见俞佩玉从客栈外走进了院子，竟分开人丛，闯门而入。

钟静失声道：“这人好大的胆子。”

郭翩仙微笑道：“他得友如我，胆子自然要变大了。”

银花娘叹了口气，悠悠道：“他没有你这朋友时，胆子也是很大的，这人外表看来虽象猫那么温柔文静，其实简直比老虎还要可怕。”

俞佩玉刚走进院子，院子里几十双眼睛就都不禁向他瞧了过去，这样的绝世美男子，连男人都忍不住要多瞧几眼。

但俞佩玉的眼睛却谁也不望，微笑着分开人丛，微笑着走进门，看棋的人一齐愕然回过头来，林瘦鹃皱眉道：“阁下是什么人？盟主正在……”

俞佩玉不等他话说完，已抢着道：“在下俞佩玉。”

“俞佩玉”这三个字出口，林瘦鹃面上的血色骤然褪得干干净净，外面已隐隐起了一阵骚动之声。

俞放鹤和唐无双本来连眼睛都未抬起，此刻也不禁一齐愕然回顾——只瞧了他一眼，俞佩玉已断定这“俞放鹤”认不出他本来面目，这“唐无双”也绝不认得他，由此可见，这唐无双必定是假的。

只见“俞放鹤”目光闪动，微笑道：“俞佩玉？想不到阁下竟和我已死去的犬子同名，这倒真巧得很。”

俞佩玉瞧着这两人，心里已滴出血来，面上却微笑道：“能与令郎有同名之雅，在下也不胜荣宠之至。”

俞放鹤含笑道：“不知阁下此来，有何见教？”

俞佩玉道：“在下想来取回一件东西。”

俞放鹤捋须笑道：“此间又怎会有阁下的东西？”

俞佩玉道：“在下前些日子也曾借宿此间，不慎将一件东西遗落在这里。”

俞放鹤似乎觉得很有趣，缓缓笑道：“客栈之中人多手杂，但望阁下的东西还在这里才好。”

俞佩玉静静瞧着他，道：“只要盟主答应，在下……”

俞放鹤笑道：“只要东西还在，阁下只管取去就是。”

俞佩玉笑了笑，道：“ 既是如此，在下便放肆了。 ”

俞佩玉身子忽然拔起，掠上横梁，全身上下，手足四肢，绝没有使出任何姿势，甚至连膝盖都未弯曲。

这正是轻功中最难练的“ 旱地拔葱 ”式。

要知天下武林，门户众多，轻功的身法，也各有巧妙不同，但练到这种“ 旱地拔葱 ”式，却已返璞归真。

武当派的弟子“ 旱地拔葱 ”式是这样姿势，少林派、点苍派的门下“ 旱地拔葱 ”式姿势也绝不会有任何变化。

俞佩玉用这样的身法，自然正是要人瞧不出他的武功来历，却又要别人以为他在炫耀自己的轻功高明。

俞放鹤拊掌笑道：“ 好俊的轻功。 ”

盟主都这样说，院子里自然早已响起一片喝彩声，只有小楼上的银花娘，全未留意他用的是什么身法和轻功姿势。

她只急于想知道她所藏起的珠宝，是否还在横梁上。

等到俞佩玉跃下来时，手里果然多了个又大又重的黑布包袱，银花娘喜形于色，几乎忍不住欢呼出声来。

郭翩仙远远坐在一旁，始终未到窗前来瞧一眼，此刻微笑道：“ 东西还在？ ”

银花娘嫣然道：“ 我早就说过，东西藏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得到的。 ”

郭翩仙微笑道：“ 好个俞佩玉，不但有种，而且还有些头脑，居然想到在大庭广众之间去将包袱拿出来，这样俞放鹤就算想打这包袱的主意，也不好意思出手了。 ”

银花娘笑道：“ 他现在已经快走出来了……哎呀，不好…… ”

她脸上笑容忽然不见。

郭翩仙皱眉道：“ 什么事？难道俞放鹤不放他走？ ”

银花娘眼睛瞪得滚圆，嘎声道：“ 这老狐狸看来还不好意思动强，只说他很想和俞佩玉亲近亲近，一定要俞佩玉留下来。 ”

郭翩仙沉声道：“ 俞佩玉作何表示？ ”

银花娘道：“ 他很沉得住气，居然还在笑……嗯，他现在正在说：‘ 要等俞放鹤下完这盘棋后，再来求教。 ’ ”

郭翩仙道：“ 你听得见他说话？ ”

银花娘道：“ 院子里吵得很，我怎么听得清楚，但只要看他嘴唇在怎么样动，我至少也可猜得出十之七八。 ”

郭翩仙笑道：“ 你本事倒不小…… ”

突听银花娘又变色轻呼道：“ 不好，这老狐狸居然将棋盘拂乱了，还说：‘ 若能和俞佩玉这样的少年俊杰在一起聊聊，下不了棋，又有何妨。 ’ ”

郭翩仙皱眉道：“ 如此说来，俞佩玉除非真的翻脸，否则倒真还不容易走得出来。 ”

银花娘着急道：“ 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翻脸，看来他也有些发慌了…… ”

她刚说到这里，突听院子里有一人朗声大笑道：“ 如此佳妙棋局，百年难得一见，盟主若是中道而废，岂非要令我们这些看棋的太失望了。

郭翩仙动容道：“ 这人是谁？ ”

银花娘面上却露出喜色，道：“ 呀！这人竟将这拂乱了的一局棋，又重

新摆了起来，而且摆得一子不差……这可真得要有两手……”
　　她话未说完，郭翩仙已一步窜了过来。
　　只见对面屋子里已多了个少年乞丐，身上穿着件已被补得到处是补钉的大红衣裳，赫然竟是名震天下的红莲帮主。
　　那边俞放鹤正在笑道：“想不到红莲帮主也有此雅兴，看来老夫只有勉为其难了。”
　　郭翩仙只瞧了一眼，就立刻紧紧关起了窗户，面上冷汗已滚浓而下，银花娘瞧了他一眼，媚笑道：“你为什么这样怕他？”
　　郭翩仙退回来扑地坐下，哪里还说得出话？
　　银花娘喃喃道：“这倒真是件怪事，红莲花难道是故意要帮俞佩五的忙么？他若是俞佩玉的朋友，瞧见俞佩玉被林黛羽刺伤时，为何连睬都不睬？”
　　这时楼下已有开门的声音，郭翩仙耸然而起，瞧见上来的是俞佩玉，才松了口气，喊声道：“红莲花可曾瞧见你到这里来？”
　　俞佩玉缓缓道：“他为何要留意我？”
　　郭翩仙道：“他不认得你？”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不认得。”
　　他方才眼见自己的平生良友就在面前，竟不敢相认，反而要悄悄溜走，此刻他心里正不知有多么难受。
　　他走得虽侥幸，虽狼狈，但此去也并非全无收获——他总算已知道这“唐无双”是假的。
　　他只希望那真的唐无双还未遭毒手。
　　银花娘早已将那黑布包袱接了过去，说道：“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东西既已得回，咱们还是快走吧。”
　　郭翩仙沉着脸道：“红莲花不走，咱们也不能走。”
　　银花娘媚笑道：“你怕被他瞧见，我却不怕，我若是定要走呢？”
　　郭翩仙一字字道：“你不会走的。”
　　银花娘眼珠子一转，笑得更甜，道：“不错，我自然不会走的，你还在这里，我怎么舍得走。”
　　她提个比人还大的包袱，东瞧西望，象是恨不得将这包袱吞下肚子里才放心，郭翩仙盯着她手里的包袱，突然冷冷一笑，道：“其实你要走也无妨，连包袱都带去吧。”
　　银花娘怔了怔，道：“真的？”
　　郭翩仙冷冷道：“你为何不先瞧瞧包袱里是什么？”
　　银花娘笑道：“包袱里是什么，我不用瞧也知道的。”
　　但她也听出郭翩仙话里似乎有话，嘴里虽这么样说，手却在包袱上摸索着，忽然跳起来，失声道：“不好！”
　　包袱里哪有什么珠宝，竟是一包瓦砾。
　　银花娘解开包袱，就象被人砍了一刀，几乎立刻就要晕过去，俞佩玉和钟静也不禁为之耸然失色。
　　只有郭翩仙声色不动，冷笑道：“包袱里是什么，你真的不用瞧也知道？”
　　银花娘颤声道：“但你……你又怎知道……”
　　郭翩仙淡淡道：“这包袱里若真是一包珠宝，他方才走上楼时的脚步声都会分外不同……你难道以为我的眼睛和耳朵，也和你一样无用？”
　　银花娘跺着脚，咬着嘴唇道：“但这又是谁弄的手脚？谁掉的包？我那

天藏东西时，非但关起了门窗，还熄了灯，又有谁会发现我的秘密？”

她四面兜着圈子，喃喃又道：“莫非是俞放鹤……嗯，不错，只有这老狐狸，他到这屋子里来住下时，说不定会先将屋子上上下下都搜索一遍。”

俞佩玉缓缓道：“珠宝若真是被他搜去，你只怕是永远也休想得回来了。”

郭翩仙也不再说话，只是出神地望着那始终动也没有动过的病人，银花娘目光不觉也跟着他望了过去。

她忽然发现这病人虽已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但床上的棉被却堆得很高，棉被里竟象藏着东西。

此刻阳光斜射而入，照在棉被上，棉被里竟似在蠕蠕而动。银花娘目中光芒一闪，忽然咯咯笑道：“想不到我竟成了个睁眼瞎子，连眼前的事都看不到。”

她狞笑着一步步向病榻前走了过去。

俞佩玉皱眉道：“你干什么？”

银花娘咯咯笑道：“棉被里似乎有些很好玩的把戏，我想掀开来瞧瞧。”

她走到床前，刚伸出手。

谁知那病人竟霍然张开眼来，瞪着她一字字道：“你只要将这棉被掀起一线，恐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奄奄一息的病人，竟忽然说出这种话来，他那双无神无气的眼睛，此刻竟也似忽然射出一种慑人的光彩。

银花娘也不知怎地，竟觉得心里一寒，伸出去的手竟真的不敢去掀棉被，反而一步步向后退。

那病人眼睛却又缓缓阖了起来，阳光照着他枯瘦蜡黄的脸，简直又和死人相差无几，他的病又怎会是装出来的？

银花娘定了定神，咯咯笑道：“这棉被难道当真掀不得？”

那病人道：“嗯。”

银花娘笑道：“但我天生有种不信邪的脾气，越是不能瞧的事，越是想瞧瞧。”

那病人叹了口气，道：“既是如此，泪儿，你就让她瞧瞧吧。”

他说这话时，朱泪儿明明还在楼下，但话一说完，朱泪儿竟已赫然走上楼来，瞪着银花娘道：“你真要瞧？你不后悔？”

银花娘吃吃笑道：“我后悔什么？这棉被里难道还能钻出什么妖怪来不成？”

她嘴里虽在笑，心里却已有些发毛。

这两人一个年纪还小，一个病重垂危，明明是绝不能伤人的，银花娘自己也不懂自己畏惧的究竟是什么？

只见朱泪儿竟又下去捧上来一只特大的海碗，碗里满满盛着清水，她自怀中取出了一个乌黑的小匣子，用指甲挑出了一撮乌黑的粉末，弹在水里，一整碗清水立刻就变得漆黑如墨汁。

银花娘呆呆瞧着，也猜不透她究竟在弄什么玄虚。

朱泪儿却已将海碗放在角落里，瞧着她悠然一笑，道：“你且等着慢慢的瞧吧，有趣的事就快出现了。”

这笑容里竟似带着种说不出的诡秘之意，连俞佩玉都觉得有些紧张起来，银花娘眼睛更已瞪得又圆又大。

只见那棉被越动越厉害，宛如狂风中的海浪，小楼上虽仍是阳光普照，

却又似突然充满了阴森森的寒意。

钟静身子已缩成一团，连手脚都发起冷来。

银花娘忍不住道：“ 这……这棉被里无论有什么，我都不……不想再瞧…… ”

朱泪儿淡淡道：“ 你现在不想瞧，却已太迟了。 ”

就在这时，突见一只蜈蚣自棉被里钻了出来。

这蜈蚣虽然不大，甚至比通常所见的都要小得多，但通体又红又亮，就仿佛是琥珀玛瑙雕成的。

这红蜈蚣身后竟还跟着二三十条颜色不同，大小各异的蜈蚣，一只接着一只，首尾相连，条条都是剧毒无比。

银花娘咯咯笑道：“ 我还当是什么吓人的东西，原来只不过是些小蜈蚣，我三岁的时候就已将这种东西捉来玩了。 ”

她说的话倒也不假，天蚕教下的人，又怎么会怕蜈蚣，但这些蜈蚣竟会从病人棉被里钻出来，无论如何，总是件怪事。

银花娘虽然在笑，但笑得已有些勉强。

谁知这队蜈蚣后竟还跟着二三十条蜥蜴，接着又有无数条毒蛇、蟾蜍、蝎子、守宫……以后一些连银花娘都未见过的毒虫恶物，如被号令所催，一条条自棉被里钻了出来，首尾相接，秩序竟是丝毫不乱。

银花娘终于笑不出了。

钟静惊呼一声后，早又吓得晕了过去。

简直没有人能想得出，这垂死的病人怎能和如此多的其毒无比的虫蛇睡在一张床上，一张棉被里。

他竟还能睡得如此安稳。

银花娘只瞧得毛骨悚然，只觉全身都发起痒来，她虽然也是从小在毒物堆里长大的，但若要她睡在这床被里，杀了她，她也不敢。

只见这些毒虫恶物一只只爬到角落里，朱泪儿却在碗沿上搭起两支筷子，毒虫便以筷子为桥，爬入那海碗中，打一个滚，再沿着另一支筷子爬出来——这些毒虫们本是生气勃勃狰狞作态，但在这碗墨汁般的水碗里打过一个滚后，竟变得垂头丧气，没精打采。

数百条毒虫一个接着一个，爬入水碗，又再爬出，再钻回棉被里，一碗墨汁般的水，颜色却渐渐发白。

等到最后几种不知名的毒蛇爬进去时，碗里竟冒出了水泡，冒出了热气，象是在刚刚沸滚。

郭翩仙脸上的汗珠也落了下来。

只见这碗水由黑而白，由白而透明，竟又回复原状，但一碗冷水却已沸腾起来，宛如沸汤。

这时毒虫又都钻回棉被，小楼上就象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只闻沉重的呼吸声此起彼落，谁也说不出话来。

朱泪儿却捧起了那碗水，笑嘻嘻送到银花娘面前道：“ 稀饭还未煮好，姑娘若是饿了，就先喝了这碗水吧，加了这么多佐料后，这碗水的滋味实已比鸡汤都鲜美得多。 ”

银花娘赶紧后退，摇手强笑道：“ 不……不客气，你还是留着自用吧。 ”

她究竟是出身毒物世家，见多识广，此刻已瞧出那黑色的粉末实是一种

奇异的灵药，竟能将毒虫全都诱出，将毒吐入水碗——天地万物，相生相克，这黑色的粉未想必就是毒虫恶物们的克星。

此刻数百条毒虫的毒，都已吐在这碗水里，这碗水莫说喝不得，简直连碰都碰不得，常人若是沾上一滴，只怕立刻便将全身溃烂而死。

谁知朱泪儿却微笑道：“如此鲜汤，各位既不能受用，看来我也只有独自享受了……”

她一面说着话，竟真的将这碗水都喝了下去，而且面不改色。

她肠胃腑脏，难道竟是钢铁炼成的？

朱泪儿却悠悠道：“我三叔病毒久已入骨，只有借着这些毒物的阴寒之气，才挣扎着活到现在，若有失礼之处，还请各位原谅。”

银花娘赔笑道：“你三叔得的不知是什么病？”

朱泪儿叹了口气，黯然道：“此病无以名之，各位若是想知道……”

话犹未了，突听楼下传上来“笃、笃、笃”三声敲门声，接着，一个苍老沉浑的语声缓缓道：“俞佩玉俞公子不知可在楼上？敝帮红莲帮主特来求见。”

这是梅四蟒，俞佩玉既惊且喜，正不知红莲花为何要找他，郭翩仙面上已变了颜色，嘎声道：“你下去稳住他们，我先走……”

就在这时，楼下又有“笃、笃、笃”三声敲门声传了上来，一个娇美清脆的少女声音道：“俞公子请开门，敝帮君夫人也想来看看你。”

海棠夫人竟也来了。郭翩仙面上更是毫无血色，一步窜到后面窗口，将窗子轻轻推开一线。

只见这小楼竟已赫然被人围起，四面屋顶上，楼梢头，俱是人影憧憧，男男女女也不知有多少人。

只听楼下又有人道：“君夫人与红莲帮主前来求见，俞公子都不开门么？”

郭翩仙一把拉住俞佩玉，嘎声道：“他们是否已发现我在此地？”

俞佩玉道：“你问我，我怎知道？”

郭翩仙道：“他们为何来找你？”

俞佩玉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郭翩仙道：“他们将四面都已围住，看来只怕和我们也有些仇恨，你我同仇敌忾，你……你千万开不得门。”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我不去开门，他们难道不会破门而入？”

只听那少女高唤道：“俞公子，咱们可是先礼后兵，你再不开门，咱们就要闯进来了。”

银花娘眼珠子一转，忽然娇笑道：“俞公子正在大便，你们现在闯进来，臭得很的，等他大事办完自然会开门，你们急什么？”

门外沉默半晌，那少女也咯咯笑道：“好，我们就等一会见，只要他不掉到马桶里去，还怕他不开门。”

俞佩玉瞧着郭翩仙，皱眉道：“你连海棠夫人都不敢见么？你和她究竟是什么关系？”

郭翩仙只是不住咳嗽，一个字也不说，钟静已醒了过来，轻抚着他的背，满脸俱是焦急之色。

俞佩玉叹了口气，缓缓道：“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要上来的，我也非去开门不可，你还是快想个法子吧。”

那病人本已气如游丝，若断若续，此刻忽然张开眼来，道：“我有个法子。”

郭翩仙又惊又喜，道：“阁下有何高见？”

那病人道：“你附耳过来，我告诉你。”

郭翩仙大喜走了过去，又骤然顿住了脚步，想到这病人的种种诡秘奇异之处，他身子不由自主又要后退了。

钟静却比他还要惊惶着急，冲过去问：“前辈若有什么法子救他，不妨告诉弟子，弟子也感激不尽。”

那病人皱了皱眉，道：“你是什么人？是哪一派门下？”

钟静迟疑了半晌，终于咬了咬牙，道：“弟子华山钟静。”

那病人喃喃道：“华山门下，倒是内家正宗……好，你过来我告诉你。”

钟静面上亦是汗如雨下，想到棉被里的一窝毒虫，她腿都发软了，但为了她心爱的人，她竟真的壮起胆子走了过去。

那病人忽又问道：“你练武已有多久？”

钟静虽不懂他为何要问这句话，还是答道：“弟子练武已有十一年。”

那病人枯涩的面上，竟露出了一丝笑容，道：“好，好……”

忽然伸出手来，握住了钟静的手腕，他本已奄奄一息，但此番出手，却是其快如风，其急如电。

连郭翩仙、俞佩玉这样的人，竟都未瞧出他是如何伸出手来的，钟静更是连惊呼都还未出口，就被他拉了过来。

俞佩玉动容道：“阁下这是干什么？”

那病人握起钟静的手腕，就再无其他举动，反而闭起眼睛，钟静虽觉他手如寒铁，也渐渐定过神来道，“前辈究竟有何高见？弟子正在洗耳恭听。”

那病人闭着眼缓缓道：“你们只管等在这里，不必开门就是。”

钟静失色道：“这……这算什么法子？”

那病人淡淡道：“你们不去开门，普天之下，还没有人敢闯上这小楼一步的。”

钟静虽觉他这话有些象吹牛，但想到这人行藏之秘，也不禁有五分相信了，竟未觉出自己脸色已渐渐发白。

这病人黄蜡般的一张脸，却渐渐有了生气。

这时楼下呼喊声又起，别人也未留意他两人脸色的变化，而呼喊声虽越来越急，竟真的没有人敢破门而入。

只听梅四蟒大呼道：“俞公子，盟主和无双老人也来看你了，你难道还不下来？”

俞佩玉本是一心想下去的，此刻却有些犹疑起来。

这些人如此急着要见他，是为的什么？

那少女又呼道：“你若不愿让我们上去，只要下来和我们说句话也可以……俞公子，这么多人要见你，你为何定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些人竟然并不想上来。可见目的也并非为了郭翩仙，他们如此急着要俞佩玉下去，难道又有何诡计？

他们催得越急，俞佩玉越是犹疑，突听钟静惊呼一声，那病人放松了她的手，她整个人竟立刻倒了下去。

郭翩仙赶过去扶起她，她身子竟已软如棉花。连手都抬不起了，再一探她鼻息，竟也已弱如游丝。

郭翩仙大骇道：“ 你觉得怎样？ ”

钟静满面惊惧欲绝，颤声道：“ 恶……恶魔……那不是人，是恶魔…… ”

她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前方，嘴里反来复去地说着这两句话，竟似已被骇疯了，别人问她什么她都不知道。

再看那病人面色却已变得红润而有光泽，钟静苦练十一年的一身功力，竟被这人在不知不觉间吸去了。

郭翩仙霍然站起，目光亦是惊惧欲绝，那病人鼻息沉沉，竟似已经睡着，朱泪儿正在替他将棉被塞紧。

银花娘悄悄将郭翩仙和俞佩玉都拉到角落里，悄声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郭翩仙汗如雨下，嘎声道：“ 吸人精血，作为己用，不想世上竟真有如此歹毒的功夫，你我不乘此时快除去他，只怕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

银花娘叹了口气，道：“ 你若敢先去动手，我一定帮着你。 ”

郭翩仙怔了怔，再也说不出话来。

小楼上静寂如死，俞佩玉似乎已想有所举动，但就在这时，楼下又传上来俞放鹤的语声，道：“ 他既不肯下来，想必也和他们蛇鼠一窝，此刻你我既已到齐，再不动手，迟则生变…… ”

又听得海棠夫人娇媚的语声道：“ 盟主是否真查明白了？ ”

俞放鹤道：“ 此事人证俱全，红莲帮主亦有所见。 ”

红莲花没有说话，想是已默认了。

俞佩玉正在猜测他们在说的是什么事，却已听得风声响动，竟有十来个西瓜般大小的黑铁球，带着熊熊烈火破窗而入。

俞佩玉等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猝然间谁也不知该如何应付，只有展动身形，先避开再说。

那似已沉睡了的病人却突然自棉被里伸出一只蜡黄的手来，只见他十根枯瘦的手指接连弹出。

但闻“ 嗤、嗤 ”声响不绝，如急箭破空，那十来个沉重的黑铁球，竟被他又凌空弹了出去。

原来他手指轻轻一弹，便有一股有质无形的劲气随之而出，竟如行气驭剑，无坚不摧。

何况他十指连环弹出，劲气出之不绝，就是名动天下的“ 弹指神通 ”，也万万无此声威，众人不觉骇然。

铁球方被弹出，便“ 轰 ”的爆发，流星火雨，四下飞溅，但闻“ 隆隆 ”震声不绝于耳，火雨交织满天。

一片惊呼走避声中，小楼也被震得摇摇欲倒。

第一七章　去而复返

银花娘等人所居小楼，被火弹震得摇摇欲倒，她不禁动容道：“这难道就是江南霹雳堂威慑天下的火器？”

郭翩仙叹道：“不错，这火器威力虽不如声势这么惊人，但你我方才若被波及，此刻纵不粉身碎骨也要焦头烂额了。”

朱泪儿回头一笑，道：“你们现在总该知道了吧，我三叔虽然借了这位姑娘十一年功力，但却救了你们四条命，这买卖你们总没有吃亏。”

窗户方才已被击破，朱泪儿一面说话，一面将四面窗帘都拉了起来，竟似不愿被外面的人瞧见屋里动静。

那病人一只手又缩回被里，脸色又渐渐苍白，众人若非眼见，谁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人方才竟有那般惊人的身手。

俞佩玉忍不住道：“那俞放鹤究竟和阁下有什么仇恨？”

那病人淡淡道：“他还不配。”

俞佩玉道：“既是如此，他为何定要置阁下于死地？”

那病人道：“你怎知他要对付的不是你们？”

俞佩玉叹道：“俞放鹤不去别处下棋，却偏偏要到这偏僻的小镇来，我本已觉得有些奇怪，如今才知道，他竟是为了阁下而来的。”

那病人竟又闭起眼睛，不理他了。

俞佩玉道：“还有，阁下不在别处养病，却偏偏也要在这偏僻的小镇上，这也是件怪事，在下委实猜不出这小镇究竟有什么引人之处。”

那病人根本就不理他，俞佩玉也无法再说下去。

过了半晌，突听朱泪儿缓缓道：“他们要对付的并不是我三叔，而是我。”

俞佩玉愕然道：“你小小年纪，他们为何要对付你？”

朱泪儿笑了笑，道：“我现在年纪还算小么？”

俞佩玉道：“这姓俞的纵然是个衣冠禽兽，但以他武林盟主的身份，又怎会劳师动众，只为的是来对付个小小的孩子。”

朱泪儿冷笑道：“武林盟主？他这武林盟主又算得了什么东西，莫说我三叔，就算我，也从未将他放在眼里。”

黄池大会执天下武林牛耳垂数十年，大会盟主，天下英雄谁敢不敬，如今这小小的女孩子却居然未将之放在眼里，这女孩子身份难道比武林盟主还要尊贵？俞佩玉简直越来越奇怪了。

他还想追问下去，突听银花娘欢呼道：“走了，这些人竟全都走了，走得干干净净，一个不剩。”

郭翩仙掀起窗帘一瞧，外面果然已无人影。

朱泪儿淡淡道：“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些人发觉我三叔武功已复，难道还敢留在这里等死不成。”

连俞放鹤、君海棠这样的人，都似乎对这病人真的畏惧已极，这病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俞佩玉心里既是惊讶，又是好奇，但这时郭翩仙却已抱起了钟静，道：“我们也该走了。”

朱泪儿冷冷道：“对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俞佩玉道：“但他们若是去而复返，你们……”

朱泪儿傲然道：“我三叔的事，也用得着你们来管么？至于我……我是

死是活，更一向用不着别人费心。”

钟静颤声道：“既是如此，你们为什么要……要……偷去我的武功？”

朱泪儿冷冷道：“那是你来求我们的，我们并没有找你，你也怨不得别人。”

钟静怔了怔，又放声痛哭起来。

那病人忽然轻轻道：“念他们此来不易，把东西给他们吧。”

朱泪儿道：“但这些东西本来是我的，为什么要给他们？”

那病人皱眉道：“区区珠宝，又算得了什么，你怎地越变越痴了。”

朱泪儿垂首道：“是！”

她再不说话，却从壁柜间取出了个包袱，抛在银花娘面前，包袱松开一角，光芒隐隐露出，竟赫然正是银花娘失去之物，银花娘心里虽然满腹惊疑，但再也不敢多话，怔了半晌，提起包袱，飞也似的奔下楼去。

这病人究竟是谁？俞放鹤等人为何会如此畏惧于他？朱泪儿又是什么身份？这许多武林高手为何要来对付她这么样个小小的女孩子？而且连堂堂的红莲花也在其中，红莲花又岂是欺凌弱小的人？

这病人生的究竟是什么病？为何要在这偏僻的小镇上养病？他功力明明尚未恢复，俞放鹤等人又势必不会去远，他本该将俞佩玉等人留下来的，却又为何要轻易将他们放走？

俞佩玉心里固是疑云重重，银花娘也在不住喃喃自语，道：“奇怪，那痨病鬼为何会将到手的珠宝还给我？为何会如此容易就放我们走？难道他对我们真的毫无企图？”

她一面说，一面往前闯，这在阳光浸浴下的小镇，家家户户都紧闭着门窗，竟连个人影都瞧不见。

但郭翩仙走了两步，却突然拦住了她的去路。

银花娘赶紧将那包珠宝藏到背后，变色道：“你想干什么？”

郭翩仙叹了口气，道：“到底是女人，连你这样的女人，都难免小家气，此时此刻，我难道还会打你这包珠宝的主意？”

银花娘眼珠子一转，抿嘴笑道：“你既然知道女人都很小气，为什么又要挡住人家的路，难道你不想快点走出去，难道还想等红莲花再来找你？”

郭翩仙冷冷道：“我自然想快些走，但却不想被人抬出去。”

银花娘瞟了钟静一眼，娇笑道：“我们想被你抱着走，只可惜你的手，已经没空了”

郭翩仙道：“你此刻若一直往前冲，还怕没有人抬你？”

银花娘眼珠子又一转，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走不得？”

郭翩仙道：“你我此刻休想走出这小镇一步！”

银花娘笑道：“你莫以为我真的喜欢得晕了头，我也知道俞放鹤他们绝不会走远的，八成已将这小镇包围住，所以现在这小镇上连鬼都瞧不见一个。”

郭翩仙缓缓道：“但你算准他们与无你冤无仇，绝不会不放你走的，只要你自己能走出去，别人就不管了，是么？”

银花娘媚笑道：“我是个又小气，又不懂事的女人，你叫我还能怎么样做？你们堂堂的男子汉，总不会还要我照顾你们吧。”

郭翩仙大笑道：“好朋友，好朋友……竟能将这样自私自利，不顾道义

的话，说得如此动听，幸好你不是男人，否则不被人宰了才怪。”
银花娘咯咯笑道：“我知道你不会宰我的，你就算不想留下我，我们大仁大义的俞公子，也绝不会让你动手。”
郭翩仙道：“你要走，我绝不拦你。”
银花娘笑道：“哎哟，想不到你也是个大仁大义的人……”
郭翩仙冷冷截口道：“但你带着这么大一包珠宝，别人也会放你走出去么？
银花娘就象是被人踢了一脚，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郭翩仙悠然接道：“所以，你若要走，也就难免要将这包珠宝留下来……这岂非等于要了你的命么。”
银花娘突然跳了起来，跺脚道：“我现在知道了，那痨病鬼将珠宝还给我就是想拖住我，不让我走，这人只剩一口气，却还有这么多鬼主意。”
俞佩玉忍不住道：“你若以为他这是在害你，为何不将珠宝还给他去。”
银花娘跺脚道：“他自然也算准我舍不得的……”
她忽然间又笑了，眼波流转，媚笑道：“何况就算没有这包珠宝，我又怎舍得抛下你们一个人走？我方才只不过是在和你们说着玩的。”
郭翩仙冷冷道：“这玩笑倒的确有趣得很。”
银花娘仰面瞧着他，象是将一身都倚着他了，柔声道：“你说，咱们现在是不是退回去？”
郭翩仙道：“你我能全身出来已是万幸，怎可再退回去？”他简直宁可去面对红莲花，也不愿再面对那神秘的病人。
银花娘道：“既不能进去，也不能退，咱们该怎么办呢？难道再找个屋子藏进去？若是再遇见那么样个病人，岂非要了命了。”
郭翩仙一笑道：“这次我找的地方，绝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银花娘道：“哪里？”
郭翩仙道：“就是那客栈。”
银花娘娇笑道：“你真聪明，那些人既已自客栈中退出来，八成不会再回去，那客栈一定是这小镇上最安全地方，只不过……”
她瞟了俞佩玉一眼，咬着嘴唇笑道：“我们的俞公子，是不是也会陪我们去藏起来呢？”
郭翩仙道：“他一定会去的。”
银花娘道：“哦？”
郭翩仙道：“俞放鹤等人见到这边久无动静，似必要卷土重来，你我躲在那客栈中，正好坐山观虎斗。”
他微笑接道：“俞兄此刻正是满腹狐疑，不将这件事瞧个水落石出，他也是不肯走的……俞兄你说是么？”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何况我此刻根本就没什么地方可去的。”
客栈中果然寂无人影，竟连里面的掌柜和店小二，都走得不知去向，好象连他们都已看出这里不久就要有祸事来临。
郭翩仙当先带路，既没有躲到客房，更没有到俞放鹤方才住的那间屋子去，却径直走入了厨房。
厨房里炉火将熄未熄，灶上一大锅稀饭都烧焦了，案板上有几根切了一半的咸菜，碗里已剥开的皮蛋也没有洗干净。
银花娘眼睛东张西望，嘴里笑道：“这客栈中的人想必走得仓促得很，

连早饭都顾不得吃了，难道是俞放鹤将他们赶走的？”
　　郭翩仙道：“俞放鹤用不着赶他们，经过方才一阵大乱后，他们难道还敢留在这是非之地？”
　　银花娘娇笑道：“近来这客栈老是死人，客栈的老板只怕是交上霉运了……”她嘴里说着话，已将包袱藏在一堆柴禾里，又去添了碗稀饭，就着咸菜吃起来。
　　郭翩仙也添了一碗，先送到钟静面前，含笑道：“你也吃些吧，这稀饭虽然烧焦了，但却一定没有毒。”
　　银花娘笑道：“我简直一辈子都没有吃过比这更香的稀饭，你……”
　　话未说完，郭翩仙手里的稀饭已被钟静打翻在地上。
　　钟静已放声痛哭起来，道：“我已是个半死的人，我知道你一定会丢下我的，我……我还吃什么稀饭，倒不如索性饿死算了。”
　　郭翩仙居然声色不动，反而柔声道：“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丢了些武功又算得什么？我可不要你去做保镖卖艺的来养我，你会不会武功又有什么关系？”
　　钟静颤声道：“你用不着对我虚情假意，我问你，你明明告诉我，已经和君海棠情断义绝，现在为何又不敢见她？你怕什么？”
　　郭翩仙面色立刻变了，就在这时，突听有人咳嗽了一声，屋子里四个人也就立刻静了下来。
　　静寂中，隐约可听到门外有轻缓的脚步声——炉灶旁就是客栈的后门，脚步声却象是正往后门走过来。
　　郭翩仙从门缝里往外望，只见两个人悄悄走了过来，一个人是在掩着嘴，显见就是方才咳嗽的。
　　这人高高瘦瘦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背后斜插着柄长剑，血红的剑穗衬着身淡青衣衫，显得分外刺目。
　　另一人亦是瘦削精悍，目光锐利，郭翩仙眼睛瞧过，便知道这两人都是轻功不弱的江湖好手。
　　两人一左一右，分开数尺，走得甚是小心，想见是为了侦查动静而来，是以生怕惊动了小楼上那可怕的病人。
　　郭翩仙目光闪动，忽然打开门向他们一笑，这两人齐地一怔，郭翩仙已悄悄退了回来。
　　但门却已是开着的了，随风摇摆，发出一阵阵“吱吱咯咯”的声音，郭翩仙压低声音，缓缓道：“两位为何还不进来？”
　　银花娘知道他这是要将外面两人诱进来，问问俞放鹤那边的动静，这两人是为了打听消息而来的，如今反而被人算计了，银花娘心里不禁暗暗好笑，郭翩仙更算准这两人见到厨房里有人在，纵然冒险，也得进来瞧个究竟。
　　谁知过了半晌，外面两人竟还是不进来，简直连丝毫声音都没有，银花娘又觉得奇怪了，悄声道：“这两人怎地如此没胆子？”
　　郭翩仙沉声道：“我认得其中一人乃是点苍门下的“红樱绿柳剑”郭冲，此人在黔贵一带名声颇为响亮，倒并非怕事的……”
　　一阵风吹过，吹开了陈旧的木板门。
　　那两个人竟连影子都瞧不见了。
　　银花娘笑道：“我看这位‘红樱绿柳剑’的胆子，比樱桃也大不了多少。”
　　郭翩仙皱了皱眉头，再探首外望，却发现那朱泪儿不知何时已走下了小

楼，正在那边采花。

一枝桂花从短墙里探出来，花开得正香。

仰着头，垫起脚尖，小手攀着了花枝，衣袖忽然滑了下来，露出那双手腕，却白得可怜。

“红樱绿柳剑”郭冲和那青衣汉子竟也都走了过去，动也不动地站在朱泪儿身后，痴痴地瞧着。

朱泪儿折下了桂枝，头也未回，盈盈走回小楼。

郭冲和那青衣汉子竟也跟了过去，两人面上满是痴迷之色，竟象是将什么事都忘记了。

郭翩仙越瞧越奇怪，实在猜不透这两人有什么毛病。

朱泪儿纵然是个美人胎子，但到底还不过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两个三四十岁的大男人难道也会为她着迷？

只见朱泪儿步履轻盈，单薄的衣衫在风中飘拂，她纤弱的身子似也将随风而去，却忽然回眸一笑。

她明亮的眼波，有意无意似乎瞟了郭翩仙一眼。

郭翩仙忽然发觉自己几乎也忘了她的年纪，忘了一切，眼中只瞧得见她腰肢摆动的韵律，别的什么都瞧不见了。

他也几乎跟着她走了过去。

但他究竟功力深厚，心里只荡了荡，就立刻定下神来，朱泪儿却已转过墙角，接着，郭冲和那青衣汉子也在墙后消失了。

银花娘也在瞧着，这时才长长吐出口气，喃喃道：“妖怪，这小丫头简直是个妖怪，竟能将这么样两个大男人拐走，我在她这年纪时，还不过只会跟着男人走哩。”

她“噗哧”一笑，又道：“幸好我们的郭先生功力深厚，否则险些也被她拐走了。”

郭翩仙冷冷道：“我倒不是功力深厚，只不过女人见得多些。”

银花娘笑道：“但这小丫头将他们拐走，是为了什么呢？”

她语声突然顿住，眼睛里发出了光，失声道：“我明白了，她这是在钓鱼，这两个倒霉蛋只要上了楼，一身功夫只怕就也要被那痨病鬼偷去。”

郭翩仙道：“正是如此。”

银花娘娇笑道：“想不到这丫头小小年纪就会用美人计来钓鱼了，这两个倒霉蛋糊里糊涂就中了她的仙人跳。”

郭翩仙回头望着俞佩玉，道：“如此看来，红莲花等人来找她，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俞佩玉苦笑道：“她如此做法，难道已不止一次？”

郭翩仙道：“看样子，她已象老手老脚，也不知害过多少人了，所以，俞放鹤才会找这么多人对付她。”

俞佩玉叹道：“不错，否则象红莲花这样的人，是绝不会接受俞放鹤调度的。”这点别人不知道，他却知道得很清楚，只因红莲花也对这“俞放鹤”起了疑心。

郭翩仙微笑道：“这倒的确有趣，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居然有这么大的神通，这样的人，绝不会没有来历，红莲花对付她，只怕还不容易。”

银花娘咯咯一笑，道：“她就算有再大的来历，还是挨了我一个大耳光。”

她一面说，一面扬起手来一比……这一比之后，她自己也象挨了别人一

耳光，笑也笑不出了，话也说不下去。

俞佩玉和郭翩仙不觉都向她瞧了过去，只见她那张终日都带着媚笑的脸，此刻竟已变得毫无血色，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更是充满了惊骇恐惧之色，只是瞬也不瞬地瞧着自己的手。

瞧着瞧着，她全身竟都发起抖来。

俞佩玉和郭翩仙目光也不觉移向她的手，两人只瞧了一眼，脸色竟也变了，目中也露出惊骇之色。

只见她这只又白又嫩，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此刻，竟已变得象只鬼爪子似的，黑里透红，红里透青。

俞佩玉骇然道：“这是怎么回事？”

银花娘颤声道：“我……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点感觉也没有，这……这只手怎会就成了这鬼样子。”

郭翩仙道：“你这只手还能不能动？”

银花娘道：“好……好象还能动，不……不过……”

郭翩仙忽然抽出根木柴，“吧”地向她手背上打了下去，这根木柴又粗又糙，这一下打得又不轻，无论打在谁的手上，那人只怕都要疼得龇牙咧嘴，谁知银花娘挨了这一下，竟似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郭翩仙皱眉道：“疼不疼？”

银花娘道：“不……不疼。”

挨了打不疼，原该开心才是，但银花娘说出这两个字，眼睛里却已骇出了眼泪，她只觉自己这只手竟似已变得和木头一样，又好象简直不再是自己的手了，她眼见着郭翩仙这一记打下来，竟象是打在别人手上。

郭翩仙又皱了皱眉，眼前瞧见了那把切咸菜的菜刀，他忽然拿起菜刀，一刀向银花娘手背上切了下去。

这菜刀虽不十分锋利，但要切下个人的手来，还是轻而易举，谁知这一刀砍下，银花娘的手上只不过多了道小伤口，伤口中却连一滴血也没有流出来，她这只手竟象是变得比木头还硬。

别人一刀没砍断自己的手，她本来也该开心才是，但银花娘却更是骇得面无人色，几乎放声痛哭起来。

只听“当”的一声，郭翩仙手中刀已掉在地上，摇头叹道：“好姑娘，你那一耳光，只怕是打出麻烦来了。”

银花娘道：“但……但我打她的时候，一点感觉也没有。”

郭翩仙苦笑道：“就是这样的毒，才叫真正厉害，你不知不觉间，这毒已侵入了你的血液，你的骨头，若是当时被你发觉，岂非就有救了。”

银花娘颤声道：“现在……现在难道无救了？”

其实她自己也是使毒的名家，又何尝不知道自己此刻中毒之深，只是情急之下，心里总还抱着万一的希望。

郭翩仙摇了摇头，道：“只怕是无救了。”

银花娘扑了过去，大声道：“我知道你一定能救我，你也是使毒的名手，你……你……”

她身子扑过去，郭翩仙竟如避蛇蝎一般，赶紧往后退，嘴里道：“不错，我的确也可算是使毒的老祖宗了，但这么厉害的毒，我却还未见过……好姑娘，你自己中了毒，就莫要再害别人了，还是赶紧出去找个舒服的地方，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等死吧。”

银花娘身子一软，整个人都倒了下去。

俞佩玉心里亦自骇然，推开了门，道：“ 你跟我来。 ”

银花娘道：“ 你……你要我到哪里去？ ”

俞佩玉道：“ 别的人救不了你，下毒的那人总可救得了你的。 ”

银花娘立刻跳了起来，道：“ 是是是，她一定能救得了我，我打了她一下，她虽不高兴，但和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要我去求求她，赔个不是，她也不会真要我命的。 ”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事情绝没有如此简单，但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自然只有自己安慰安慰自己。

郭翩仙却大声道：“ 俞兄，你还要带她上楼去？ ”

俞佩玉道：“ 嗯。 ”

郭翩仙道：“ 那一老一小两个人，从头到脚都是邪气，你好容易下来了，此番再上去，只怕连自己也下不来了。 ”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 我若要死，早已死过许多次了…… ”

郭翩仙道：“ 她这样的女人，俞兄你犯得上为她如此拼命？ ”

俞佩玉道：“ 象郭兄这样的人要死的时候，我也会出手相救的。 ”他嘴里说着话，人已带着银花娘走得远了。

郭翩仙摇头自语道：“ 这样的人，倒也少见得很，简直连我都弄不清他究竟是…… ”

突听银花娘远远大喊道：“ 红莲花，君海棠，你们快来呀，郭翩仙就躲在客栈的厨房里。 ”

郭翩仙面色大变，跺脚道：“ 这女人好黑的心。 ”

他目光一转，先抱起了钟静，再从柴堆里拿出那包袱，钟静仰面瞧着他，目中忽又流下泪来，颤声道：“ 我……我已变成这样子，你还没有忘记我，你……你既然见过那么多女人，为何还会对我这么好？ ”

郭翩仙冷冷道：“ 你若少说些话，我还会对你好些的。

银花娘一面喊，一面走，走到那小楼下面的时候，已不停地喘起气来，只见俞佩玉正在瞧着她，她勉强一笑道：“ 他对我那么狠，我总也不能让他太好受，是么？ ”

俞佩玉叹了口气，苦笑道：“ 你莫以为我会怪你，我现在知道比你坏的人，世上也不知道有多少，你只不过是因为别人得罪了你才害人，但有些人…… ”

他黯然顿住语声，转身正要去拍门。

谁知屋里已有人道：“ 门是开着的，你们自己进来吧。 ”

银花娘咬着嘴唇，悄声道：“ 原来她早已算准我们必定会去而复返，所以才放我们走的。 ”

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谁知屋里的人还是听见了。

只听朱泪儿淡淡道：“ 我早就说过，我们绝不求人，只等着别人来求我们。 ”

银花娘只当朱泪儿就在门后面，又谁知门推开后，楼下的厨房里，竟连个人影都没有。

朱泪儿的语声却又从楼上传了下来，道：“ 你们进来后，也别把门拴上，说不定还会有人来的。 ”

银花娘咬了咬牙，暗道：“这丫头耳朵真灵。”

但这次她可不敢将话说出来了，跟着俞佩玉，轻轻上了楼，楼上窗帘拉得很紧，显得阴森森的。

朱泪儿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连瞧都没有瞧他们一眼，只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瞧着她的三叔。

方才上楼来的那两个人，一左一右，跪在床边，两人的手都被那病人握着，两人都是满头大汗，面上的神情更是恐惧已极，象是恨不得立刻背插双翅，如飞逃走，却又偏偏不能移动半步。

那病人闭着眼睛，脸色又渐渐红晕，过了半晌，头上突有一缕热气冒了出来，如炉上水沸，蒸笼开盖。

郭冲牙齿格格打战，忽然嘶声道：“前辈饶命……饶命……饶命……”

他声音越说越小，到后来简直不复可闻。

朱泪儿却悠然道：“我三叔只不过借你们的武功一用，并不想要你们的命，你们这点功夫能转到我三叔手上，便是你们的福气……”

话未说完，那病人忽然松了手，床旁的两个人立刻仰天倒了下去，躺在地上，牛一般地喘着气。

朱泪儿立刻用块丝巾去抹她三叔额上的汗珠，轻轻问道：“这两人功夫如何？”

那病人叹了口气，喃喃道：“有名无实……有名无实……今日江湖中，怎地尽是些徒有虚名之辈。”

朱泪儿皱了皱眉，忽然指着那两人怒骂道：“你两人活到这么大的年纪，怎地不知道好好练功夫，你两人昔日若肯用功些，今日岂非也大有光彩。”

她竟要别人好生练功夫，练好功夫来“借”给她三叔，这种蛮不讲理的话，连俞佩玉听了都有些哭笑不得。

朱泪儿却不但说得振振有词，而且越说越气，突然脚一抬，谁也没瞧清她这一脚是如何踢出去的，但地上两个人已被她踢得飞了出去，飞出窗子，过了半晌，才听得“扑扑”两声，想是已落在远处的屋顶上。

这两人竟想打别人小姑娘的主意，虽然罪有应得，但俞佩玉见她小小年纪，竟如此手辣，也不禁暗暗叹息。

只见银花娘已赔着笑走过去，万福道：“朱姑娘，我方才瞎了眼睛，冒犯了您，但望您别见怪。”

朱泪儿冷冷道：“我反正挨别人的打已挨惯了，怎么敢怪你。”

银花娘知道她气还未消，眼珠子一转，突然向那病人跪了下去，眼泪立刻就流了出来，颤声道：“我从小也是孤苦无依的女孩子，前辈若是肯救我一命，从今以后，我做牛做马，一辈子都在这里服侍前辈的病。”

她不求朱泪儿救她，反来求这病人，正是她的绝顶聪明之处，她知道别人都容易对女人心软，尤其见了女人的眼泪时，而女人对女人却绝不会客气，只要这病人答应了她，朱泪儿就万万不敢说个“不”字。

那病人果然张开眼来，瞧了她半晌，忽然道：“你可是销魂宫主门下？”

他忽然问出这句话来，连俞佩玉都吓了一跳。

银花娘失声道：“前辈怎……”

她本想说“前辈怎知道的”，只因她已入销魂之宫，已拜了销魂宫主壁上的遗偈，本已该算做销魂门下。

但她忽又想到销魂宫主在世时，天下武林中人，人人俱都欲得之而甘心，

自己若承认是这种人的门下，还有谁会救她？

一念至此，她立刻将下半句话缩了回去。

那病人却又问道：“你可是销魂宫主门下？”

银花娘道：“不是。”

那病人又瞧了她半晌，竟长长叹了口气，道：“可惜可惜。”

银花娘愕然道：“可惜？”那病人合起眼来，不再瞧她，银花娘几次张开嘴来，却又不敢再问，只觉嘴发干，心里闷得发慌。

过了半晌，只听朱泪儿缓缓道：“学了销魂宫的武功，便是销魂宫门下，既是销魂宫门下，却又不肯承认，这种欺师忘祖的人，又谁会救你？”

银花娘额上冷汗涔涔而落，颤声道：“你……姑娘你说什么？”

朱泪儿也闭起眼来，不再理她。

四下顿时静得令人窒息，银花娘瞧了瞧那病人，又瞧了瞧朱泪儿，牙齿格格地打起战来。

突听一人长叹道：“可惜呀可惜。”

郭翩仙不知何时已悄悄走上来，坐在楼梯口长叹。

银花娘再也忍不住，嘶声问道：“可惜？究竟可惜什么？”

郭翩仙道：“你方才若承认是销魂宫门下，这位朱姑娘说不定就会救你了。”

银花娘道：“为什么？”

郭翩仙悠然一笑，道：“你到现在还猜不出这位朱姑娘是谁么？”

银花娘道：“她……她是谁？”

郭翩仙忽然向朱泪儿长长一揖，道：“朱姑娘自然就是昔年销魂谷销魂宫朱姑娘的掌上明珠。”

这句话说出来，俞佩玉又是一惊，银花娘霍然站了起来，又扑地跪倒，瞪大了眼睛瞧着朱泪儿，嘎声道：“你……你……你真的是销魂宫主的女儿？”

朱泪儿脸上全无表情，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象是忽然变得有如三四十岁妇人般成熟、世故。

银花娘只觉全身渐渐发冷，突然又嘶声道：“不对，销魂宫主死了已有三四十年了，绝不会有这么小的女儿。”

郭翩仙叹了口气，道：“武林之中，本多秘密，你年纪轻轻，知道什么？”

银花娘道：“你……你知道？”

郭翩仙道：“我虽知道一些，却不敢说。”

那病人忽然道：“既然知道，为何不敢说？”

郭翩仙站起来躬身一礼，道：“既然前辈吩咐，在下自当从命。”

这时连俞佩玉心里也充满了紧张与好奇，银花娘更是屏息静气，动也不敢动，只听郭翩仙缓缓道：“故老相传，近数十年来，武林中有三个最大的秘密，其中之一，便是销魂宫主的生死之谜……”

那病人微微点点头，道：“不错。”

郭翩仙道：“江湖中人大多知道销魂宫主已在三十年前仙去，销魂宫中的繁华，也久已成了陈迹，但是在武林中却还有另一种传说，说销魂宫主其实并没有死，只不过为了避仇，所以才悄然离开了销魂宫。”

俞佩玉忍不住道：“但我却亲眼瞧见了她的遗蜕。”

郭翩仙道：“据说那并非真的销魂宫主，只不过是她宫中的一位宫女，

她为了远仇避祸，所以才用了这李代桃僵之计。”

他嘴里虽在回答俞佩玉的话，眼睛却一直瞧着那病人，只见那病人鼻息沉沉，似已入睡，也不知听见没有。

郭翩仙干咳一声，又道：“销魂宫主的行事虽隐秘，但后来不知怎地，还是渐渐被人发觉，最先知道的一人据说是东方城主……”

俞佩玉动容道：“东方城主？你说的可是南海七十二岛中，日月岛、不夜城，以一对日月双轮威震南海，令海南剑派数十年不敢妄动的东方大明么？”

郭翩仙微微一笑，道：“不错，你如今说出这名字还不打紧，但据说昔年若有人敢直呼他的名号，那人只怕很难活过一个对时。”

那病人却忽然张开眼来，逼视着俞佩玉，厉声道：“你怎知道东方大明的名字？”

俞佩玉只觉他这双没精打采的眼睛，竟忽然变得有如惊虹厉电般慑人魂魄，心里虽暗暗吃惊，面上却仍不动声色，缓缓道：“家父昔日曾经对弟子说过，这位东方城主乃是武林中十大高手之一，只是远在南海，江湖中一般人多不知道他的厉害，家父还说武林中武功真正最高十人，都绝少在江湖走动，其实他们的武功，无一不在当今声名最显赫的十三大门派的掌门之上。”

那病人道：“他说的这十大高手都是些什么人？”

俞佩玉道：“在下也记不甚清，只记得其中除了这位东方城主外，还有小蓬莱、樱花谷的“神尼”樱花大师，极北荒漠中的“飞驼”乙昆，隐居青城山的“怒真人”，游侠无踪的神龙剑客，神风岭的李天王……”

他话未说完，那病人却似已听得不耐烦了，微微皱眉，冷笑道：“十大高手？凭他们也配。”

他又闭起眼睛，挥手道：“说下去。”

郭翩仙又咳嗽一声，道：“据说那东方城主和销魂宫主过节很深，知道这消息后，立刻邀集了南海七十二岛的十余位岛主，还有李天王，胡姥姥等人，赶来复仇。”

俞佩玉失声道：“我记起来了，这胡姥姥也是十大高手之一，她别的武功虽不十分高明，但使毒的功夫，据说天下少有。”

郭翩仙道：“东方城主请出胡姥姥来对付销魂宫主为的就是以……咳咳。”

他本想说“以毒攻毒”，但瞧了瞧朱泪儿铁青的脸，这句话又怎敢说出来，只是不住咳嗽。

俞佩玉忍不住道：“这些人难道已知道销魂宫主的隐居之处？”

郭翩仙道：“自然是知道的。”

俞佩玉道：“他们可曾找着了销魂宫主？”

郭翩仙道：“只怕是找着了。”

俞佩玉叹道：“这一场恶战，必定是惊心动魄，天下少有，却不知后来结果如何？”

郭翩仙道：“这就不知道了。”

俞佩玉道：“你也不知道？”

郭翩仙苦笑道：“非但我不知道，天下只怕也没有别人知道。”

俞佩玉奇道：“为什么？”

郭翩仙道：“东方大明、李天王、胡姥姥等人，行事虽也十分隐秘，但

出发前据说曾在岳阳楼上痛饮了一日一夜，预行庆功，当时岳阳楼下恰巧也有人在一艘小舟上赏月饮酒，无意间听到他们说的话，是以知道这些武林顶尖高手聚在一起，是为了要来对付那销魂宫主的。”

俞佩玉道：“所以这消息后来就传了出去？”

郭翩仙道：“小舟上的这几人也并非多嘴之辈，是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始终不多，但是江湖间最难保密，到后来还是有些人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大家都忍不住要在暗中留心查访，都想知道这一场大战的结果如何。”

俞佩玉道：“难道大家都未查访出来？”

郭翩仙道：“都没有。”

俞佩玉忍不住又问道：“为什么？”

郭翩仙叹了口气，道：“只因东方大明、胡姥姥这些绝顶高手，这一去之后，从此便无下落，这些人就好象忽然从地面上消失了，谁也找他们不着。”

俞佩玉骇然道：“难道这些人都被销魂宫主……”

他瞧了朱泪儿一眼，戛然顿住了语声。

郭翩仙道：“销魂宫主虽是天下武林的奇人，但大家暗中推测，都认为她绝不可能将这许多绝顶高手都……”

他也瞧了朱泪儿一眼，也不说话了。

突听那病人缓缓道：“你们可想知道这件事的真象么？”

郭翩仙赔笑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那病人道：“好，我告诉你们，东方大明、李天王、胡姥姥，以及南海七十二岛的十九个岛主，全都是被我杀死的，杀得一个不留。”

他轻描淡写他说出这番话来，就好象这本是件很轻松，很平常的事，但郭翩仙、俞佩玉却不禁全被吓得怔住了。

他们虽未亲眼瞧过东方大明、胡姥姥、李天王这些人的武功，但连当今十三大门派的掌门人都对这些人忌惮几分，这些人的武功也就可想而知，而南海七十二岛的岛主们，据说也各有绝技在身，据说其中有一位岛主，曾经和飞鱼剑客苦战了三天三夜，竟丝毫未落下风。

象这样的人一个也难惹得很，何况有二十几个聚在一起，这奄奄一息的病人，却说将他们全都杀光了。

郭翩仙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那病人缓缓又道：“还有，泪儿的母亲朱媚，并不是为了怕人寻仇才离开销魂宫的，她只不过是因为久经沧桑之后，忽然真心爱上了一个人，所以不惜放弃一切，和这个人飘然远引，做一对平凡的夫妻以度余生。”

俞佩玉和郭翩仙呆呆瞧着他，心里暗道：“这个人莫非就是你？你莫非就是朱泪儿的父亲？”

但这句话自是谁也不敢问出来。

那病人道：“你们可是想问我这人是谁？”

郭翩仙赔笑道：“前辈若不愿说，也没关系。”

那病人却道：“这人就是东方大明的儿子，东方美玉。”

俞佩玉和郭翩仙长长松了口气，心里却好象觉得有些失望，朱泪儿已经悄悄走过来，伏在那病人身旁。

那病人接着道：“顾名思义，这东方美玉自然是个绝世的美少年，是以朱媚虽然阅人多矣，竟还是对这比她小了几乎一半的少年，投下了一片真心，你们总该知道，越是象她这样的女人，动了真情后越是不可收拾。”

俞佩玉和郭翩仙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银花娘却幽幽一叹，道：“ 正是如此。 ”

那病人道：“ 但这东方美玉除了人长得俊美外，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且品格之低下，更是令人发指。

他竟当着朱泪儿的面，骂他的父亲，朱泪儿居然无动于衷，好象觉得她父亲的确是该骂的。

俞佩玉和郭翩仙又不觉暗暗奇怪。

只听那病人道：“ 朱媚嫁给他后，洗尽铅华，为良人妇，竟象是平凡的妇人一样，每天洒扫烹煮，服侍她的丈夫，只因她愿在这平凡的生活中，将往事全都忘记，她对东方美玉情意之深，你们也总该能想象得到。 ”

俞佩玉叹了口气，暗道：“ 一个男人若能得到这样的妻子，人生大复何求？ ”

银花娘暗叹忖道：“ 不知我将来爱上一个人时，会不会象这样子……唉，我人都快死了，何必还想这么多。 ”

郭翩仙却在暗中付道：“ 这位销魂宫主历尽沧桑，所以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自己的情意，但东方美玉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只怕反而会觉得这种生活无趣了。 ”

三个人三种想法，谁都没有说出口来。

那病人道：“ 朱媚固是情深一往，谁知东方美玉却反而觉得这种生活无趣了，竟怂恿着朱媚要她再回销魂宫去。 ”

郭翩仙微微一笑，俞佩玉暗暗摇头。

银花娘道：“ 她……她回去了么？ ”

那病人道：“ 朱媚自是不肯答应，那时她年纪虽已不小，但驻颜有术，看来还是美如天仙，所以东方美玉还不舍得离开她…… ”

郭翩仙瞧了朱泪儿一眼，暗道：“ 她小小年纪，便已能令男人如此颠倒，她母亲更不知有多妙了，只可惜我自命风流，竟遇不着这样的女人。 ”

银花娘暗道：“ 朱媚虽然洗尽铅华，但某些地方想来还是能令东方美玉欲仙欲死……不知我将来能不能比得上她呢？ ”

她瞟了俞佩玉一眼，俞佩玉却在叹息。

那病人道：“ 但以媚术驻颜的女人，最忌生育，朱媚自也知道这点，是以两人多年都未生育，到后来朱媚年纪越大，做母亲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竟不顾一切，生下了个女儿……这就是她了。 ”

他瞧朱泪儿一眼，朱泪儿垂下头来，目中已有泪痕。

银花娘却已忍不住插口道：“ 她生下这孩子后，真的就变老了么？ ”

这屋子里别人都只在留神听着这段故事里的诡秘曲折之处，只有银花娘，却在关心着销魂宫主的容颜。

那病人叹了口气，道：“ 不错，朱媚生下了这孩子后，不出半年，一个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竟然就变得鸡皮鹤发，一下子就象是老了几十年。 ”

银花娘也叹了口气，嘴里不再说话，暗中却忖道：“ 这么样说来，就算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能生孩子了。 ”

谁知俞佩玉竟也叹了口气，道：“ 那东方美玉既已对朱宫主生出了厌倦之意，此后只怕更……更…… ”瞧了朱泪儿一眼，将下面半句话咽了回去。

那病人道：“ 朱媚聪明绝顶，又何尝不知道东方美玉已对她渐渐有了异心，只是她本也未想到自己生了孩子后，竟会老得这么快，一日揽镜自照，

忽然发觉自己头发竟也脱落了大半，她也就立刻想到，此番只怕是再也挽不回东方美玉的心了。”

银花娘暗道：“我若是她，不如就将东方美玉一刀杀了，这样我虽然再也得不到他，也让别人休想得到他。”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又偷偷瞟了俞佩玉一眼，瞧见俞佩玉脸上的刀疤，立刻垂下了头，再也不敢抬起。

只听那病人接着道：“这一夜她抱着孩子，偷偷痛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还未天亮，她就去叫醒了东方美玉。”

银花娘又忍不住道：“他们两人难道不……不住在一起么？”

那病人道：“自从生下这孩子后，东方美玉就别居一室，说是这样才能让朱媚好好的照顾孩子，其实……哼。”

郭翩仙暗道：“这也不能怪他，若换了是我，我也不愿和个老太婆睡在一床的……”突觉那病人的目光冷冷向他瞧了过来，立刻赔笑道：“却不知朱宫主叫醒了他后，是为了什么呢？”

那病人叹道：“这只怕你们谁也想不到的。”

大家屏息静气，谁也不敢多嘴，过了半晌，才听那病人缓缓地接道：“她叫醒他，是为了要向他告别。”

俞佩玉、郭翩仙、银花娘齐地一怔，失声道：“告别？”

那病人道：“不错，她知道自己这样子，再也不会得到东方美玉的欢喜，是以痛哭一夜后，立下决心，要让东方美玉恢复自由之身，她只说：我不忍拖累你，更不忍要你勉强陪着我，你离开我后，不妨找一个年纪相若，性情温柔的女子，好好成家，好好活下去，而我……我虽然再也见不着你，但只要想到你活得快活，只要能将你的孩子抚养成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番话此刻由一个男人嘴里说出，虽已失去了那份凄惋悲凉之情，但大家想到朱媚当时说这番话时的心情，仍不禁俱都为之恻然。

就连郭翩仙心里也不禁暗暗叹息；“想不到这朱媚竟对东方美玉有如此真情，一个男人一生中能有这么段情感，活着已可算不冤了。”

俞佩玉已忍不住动容道：“那东方美玉听了这番话后，难道就真的忍心一走了之不成？”

那病人缓缓道：“他没有走，他听了这番话后，立刻指天誓日，说他对朱媚的心绝不会变，无论朱媚变得多老多丑，他都绝不会弃她而去。”

俞佩玉长长叹出口气，道：“如此说来，这位东方公子并非负心的人。”

谁知那病人却道：“不错，他的确不是负心的人，只因他根本不是人。”

说到这里，他平静的面容，忽然变得激动起来，目中射出了火焰般的怒意，额上也渗出了粒粒汗珠。

朱泪儿轻轻替他拭着汗，眼泪已流落满面。

大家瞧得瞠目结舌，更是谁也不敢插嘴，一时之间，小楼上只能听见朱泪儿悲哀的啜泣声，大家沉重的心跳声。

过了半晌，那病人终于吐出口气，缓缓道：“朱媚听了东方美玉这番话后，心里更是感激，她本来自是舍不得离开他，只是情愿为了他牺牲自己，如今东方美玉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她自然就绝口不提“别离”两个字。”

俞佩玉道：“但那东方美玉难道……难道另……另有居心不成？”

那病人道：“从此以后，她一面照顾孩子，一面更对东方美玉服侍得无微不至，只差没有将心挖出来给他吃了。谁知这样又过了两年多后，东方美

玉的爹爹竟忽然找着了她，而且还带来了二十几个武林高手。”
他说到这里，才接上前面的话，这故事仿佛已近了尾声，但大家都已隐约猜出，这其中必定还另有隐情。
只见那病人目光在他们脸上一扫，缓缓道：“朱媚自知为世不容，所住的地方，一定十分隐秘，这东方大明却是怎么会找到她的？你们可想得到么？”
郭翩仙赔笑道：“晚辈心里也正在奇怪……”
那病人道：“不但你奇怪，朱媚当时也奇怪，直到她见了东方美玉的行动后，心里才算雪亮。”
俞佩玉嘎声道：“那东方美玉又有什么行动？”
那病人声音已嘶哑，沉声道：“他见了这批人后，非但毫不吃惊，而且……而且还立刻投奔了过去……”只听“咔嚓”一声，床边一张茶几，已被他一掌拍得粉碎。
俞佩玉、郭翩仙、银花娘都不禁为之耸然动容，都已隐约猜到，这件事说不定就是东方美玉自己去告密的，但大家谁也不忍说出来，只听那病人喘息之声，越来越重，显然已是怒气上涌。
朱泪儿忍住哭声道：“三叔你……你气力还未恢复，何必……何必……”
那病人厉声道：“普天之下，还没有人知道这秘密，我就算说过这番话后立刻就死，也是要说的，我不能让你母亲死后还蒙骂名。”
朱泪儿终于忍不住伏倒床上，放声痛哭起来。
那病人嘎声接道：“原来东方美玉这……这畜生，竟在朱媚生下孩子的第二年，容貌刚开始变老时，就暗中以重金托了个行商海外的海客，要他传信到日月岛，不夜城，想来自然还答应了这人，信送到后，再予以重酬。只是这日月岛极是难找，所以这封信过好几年后，才传到东方大明手里……”
大家方才虽已隐约猜到如此，但究竟还是不敢相信这东方美玉竟是如此狼子狠心，如今听这病人亲口说出来，大家俱都不禁义愤填膺，就连郭翩仙和银花娘，也不免觉得这东方美玉手段确是太辣了。
那病人一双厉电般的眼睛，忽然瞪着郭翩仙，道：“我知道你必也是个薄情的人，但这件事若换了是你，你忍心这样做？你老实说出来。”
郭翩仙怔了怔，吃吃道：“在下……晚辈……”
他只觉这病人一双眼睛简直象刀，象是要剖开他的心，他竟连谎都不敢说，叹了口气，苦笑道：“此事若换了晚辈，晚辈也许会一走了之。”
那病人道：“不错，无论换了多狠心的人，最多也不过逃之夭夭，一走了之，但东方美玉这畜生，却知道朱媚昔日武功之高，手段之辣，生怕他逃走之后，朱媚会对对付他，他生怕自己逃不了。”
俞佩玉恨声道：“但……但朱宫主既已要让他走了，他为何还要如此做？”
那病人道：“朱媚对他虽是一片真心，但他却怕朱媚是在用话套他，何况那时他早已托人带了信给他爹爹，为了一劳永逸，永绝后患，他竟要亲眼见到朱媚死在他面前才安心，对朱媚说的那番话，竟是要稳住她的。”
听到这里，郭翩仙也不禁失声长叹道：“这人好毒的手段，好狠的心。”
俞佩玉道：“后来这位朱宫主，难道真……真死在他们手里了么？”
那病人铁青着脸，也不说话，过了半晌，才沉声道：“你们还忘了问我一件事？”

俞佩玉道：“ 什么事？ ”

那病人道：“ 你们忘了问我，我又怎会知道这件事的？ ”

他不说也就罢了，此刻一说，大家心里倒真不免有些奇怪了，这件事既如此隐秘，他又怎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如此详细，简直有如当场眼见一般。

那病人却闭起眼睛，缓缓道：“ 我平生最爱孤独，自从经过一件事后，更觉得世上再无一个我看得顺眼的人，见了人就恨不得将之一刀杀死。 ”

那件事还未说完，他忽然说起自己的性格来，大家虽觉奇怪，但还是屏息而听，不敢插嘴。

只听那病人缓缓接道：“ 但我既不能将世人全都杀光，就只有远离人群。那时正是春天，福州海岸一带，等着运货到东瀛蓬莱经商的海船很多，我选了艘最坚固，最轻巧的海船跳上去，将上面的人全都赶了下来，独自扬帆而去，海船上粮食清水自然准备得多，我暂也不致有饿渴之虑，只觉海阔天空，再无一个俗人前来打扰于我，倒也优游自在，我闷了许久的心怀，才总算为之一畅。 ”

听到这里，大家已隐约觉出他说的这番话，必定和那故事颇有关系，而关系就是在这“ 海船 ”两字上。

那病人已接着道：“ 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一日我正坐在船舷上观赏海上落日的奇景，忽然瞧见一个人自海上飘了过来，这人满身是血，眼见已是活不成了，但还是紧紧抓住一块木头死也不松手。 ”

郭翩仙暗道：“ 这人若还能活得成，你只怕就不会救他了，但他反正是要死的，你一个人在海上总有些无聊，说不定反倒会救他起来。 ”

那病人道：“ 那时我对世人痛恨已极，本无救他之意，但见他受伤如此之重，倒忍不住想问问他是怎么回事？是遭了谁的毒手，那附近若有海盗劫掠，我正好去拿他们开刀，出出胸中的不平之气。 ”第一八章　往事如烟

俞佩玉听了那病人偏激的谬论，瞧着他，心中暗道：“ 这人虽然满腹怨恨，一心想要杀人，但还是不肯妄杀善良，只想去杀海盗，可见他心胸虽不免有些偏激，行事倒还不失为侠义之辈。 ”一念至此，不觉又对这病人起了几分尊敬之心。

那病人却忽然瞪着他道：“ 你如今可猜出我救起的这人是谁么？ ”

俞佩玉一怔，心念闪动，失声道：“ 这人莫非就是那为东方美玉送信的？ ”

那病人冰冷的目光中，初次露出一丝笑意，道：“ 你猜得不错。 ”

这笑意一瞬即逝，他冷冷接道：“ 你可知道他是遭了谁的毒手？ ”

俞佩玉还未说话，郭翩仙已脱口道：“ 东方大明？ ”

那病人道：“ 不错，原来他将信送到日月岛，不夜城后，正等着东方大明的重酬致谢，谁知东方大明竟将他满船上大大小小三十七口人，杀得一个不留，他身受不治之伤，还能挣扎着活下来，为的就是要说出这件事。 ”

俞佩玉忍不住截口道：“ 这只怕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天正是要他亲口说出这秘密，才让他能活着见到前辈的。 ”

郭翩仙却叹道：“ 我若是他，我根本不会送这封信了，如此秘密的事，东方美玉父子自然不愿让别人知道，又怎会留下他的活口。 ”

那病人道：“ 敢到海外来经商的海客们，哪个不是老狐狸，他自然也已想到这点，本想拿了东方美玉的第一笔酬金后，就将信往阴沟里一抛，却叫东方美玉到哪里找他去？但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多生了一份好奇之心，要

想瞧瞧别人不惜重酬要他传的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银花娘叹了口气，道：“若换了我，我也忍不住要瞧瞧的。”
这病人冷冷道：“所以这种人死了也不算冤枉。”
银花娘垂下了头，不敢说话。
俞佩玉忍不住问道：“那封信上，究竟写了些什么？”
那病人道：“东方美玉这畜生竟在信上说，他被朱媚所胁，要东方大明去救他，还要东方大明接到信后，给送信的一笔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那人就是被这句话所动，才不惜苦心寻找，将信送到不夜城的。”
他叹了口气，道：“但世上又怎有‘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无论多少财富，总有散尽之时，除非这人立刻死了，他才是‘终生’受用不尽了。”
郭翩仙忍不住道：“不错，东方美玉这句话，正是要他爹爹将送信的人立刻杀了，只可惜这小子财迷心窍，竟未瞧出这句话的含意。”
那病人道：“不仅如此，东方美玉自然也算准此人途中必定会偷看这封书信，是以便在信上写下这句双关的话来引诱于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人虽本就该死，但东方美玉手段之辣，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俞佩玉道：“前辈莫非就因为觉得此人手段太辣，想将他杀了为世人除害，所以就从海外赶回来了么？”
那病人缓缓道：“只为此点，我还未必会赶回来，但那人临死之前，又对我说了番话，才令我怒气再也忍耐不住。”
俞佩玉道：“他还说了什么？”
那病人道：“东方美玉既然会将如此重要的书信托附于他，可见他必定和东方美玉多少有些交往，是么？”
俞佩玉道：“但东方美玉既已隐居……”
那病人冷冷道：“你可知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这句话？”
郭翩仙立刻拊掌道：“不错，若要隐居，并非一定要躲在深山大泽，别人才找不到的，你若躲在这种地方，有时反而更容易被人发现，但一个象朱宫主这样的人，若是躲在个平凡的小镇上，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别人就再也不会想到了。”
俞佩玉灵机一动，失声道：“昔年朱宫主莫非就是隐居在这小镇上的？”
那病人叹了口气，道：“此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而且民风淳朴，绝不会故意发掘别人的隐私，纵有江湖人物经过，也绝不会是什么高手，正是绝妙的隐居之处，朱媚选中此地，也正是她绝顶聪明之处，若非东方美玉变了心，她就算在这里住八十年，别人也万万想不到这小镇上一个平凡人家的主妇，就是昔年颠倒众生，而且明明已死了很久的销魂宫主。”
俞佩玉叹道：“这的确是谁也想不到的。”
那病人道：“那海客姓李叫梦唐，本也是这小镇上的土著，只是少年时就出外闯天下去了。这一年他无巧不巧，竟回家来探亲，他的家又恰巧就离朱媚隐居之地不远，东方美玉也就是因为知道他不久又将有海上之行，所以才存心结纳于他。”
郭翩仙道：“那位朱宫主既然冰雪聪明，难道连一点都没有留意到？”
那病人道：“朱媚那时全心全意都贯注在她初生的爱女身上，何况这种邻居间的交往，本也是件很普通的事。”
俞佩玉道：“不错，她既已在这里落了户，若不和邻居交往，反而容易令人疑心，更何况她认为李梦唐这种寻常人家，也万万不会知道她的秘密。”

那病人道：“但附近的人家，都知道她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不但克勤克俭，而且将丈夫服侍得无微不至。”

郭翩仙道：“那李梦唐回家之后，想必也听到了这些话。”

那病人道：“不错，所以他见了那封信后，还不免大吃一惊，实在不相信这人人赞美的贤妻良母，会是个魔女，更认为东方美玉不应该这样对付自己的妻子，但那时他利欲熏心，眼睛里只有白花花的银子，等他快死的时候，良心才发现，才会将这些事，原原本本全都告诉了我。”

说到这里，他又反手一掌，去拍茶几，他终年卧病在床，意识中总觉得茶几就在旁边，却未想到方才已被他一掌拍碎了。

这一掌自然拍了个空，眼见就要打在床边，这张床眼看也要被他击塌，朱泪儿忽然伸出手来，轻轻托住了他的手，柔声道：“三叔，求求你莫再发脾气好么？”

这举动若是瞧在普通人眼里，也不会觉得怎样，但俞佩玉、郭翩仙他们都可算得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他们一眼瞧过，心下不禁俱都为之骇然。

要知这病人出手是何等迅疾，一掌拍碎茶几，力道又是何等强猛，但朱泪儿却轻轻地就将之托住了。

郭翩仙暗骇忖道：“原来这丫头不但会使媚术，而且还有这样的身手，她小小年纪，武功看来竟已不在我之下。”

这病人看来已奄奄一息，却能将小姑娘调教出这么样一身武功来，郭翩仙眼瞧着他，掌心不觉又渗出冷汗。

只见这病人一只鹰爪般的手掌，被朱泪儿一只小手轻轻抚摸了半晌，怒气渐渐平息，长叹道：“那时我听了李梦唐的话，心里的怒火真是再也抑止不住，我实未想到世上竟有如此无情无义的负心人，当下就令李梦唐说出日月岛不夜城的方位，他知道我必可为他复仇，说完了话，就瞑目而逝了。”

俞佩玉道：“于是前辈立刻就赶到不夜城去？”

那病人道：“不错，只可惜那时东方大明已离岛而去，我一怒之下，将那地方捣了个稀烂，转念又想到：东方大明此去，必定会先去邀些帮手，难免费时费日，我不如先赶到李渡镇去，说不定还可救那朱媚一命。于是我立刻扬帆而返，谁知……谁知却还是来迟了一步。”

郭翩仙和银花娘听到这里，总算已将此事的经过详情弄清了前面一半，但心里又不禁暗暗奇怪。

“此人既已对世人极为厌恨，恨不得将世人杀个干净才对心思，却又为何要急着赶回来救朱媚？”

只有俞佩玉饱经忧患，又是个多情人，心里隐隐约约已猜出了这病人的心事，暗中忖道：“听他口气说来，是为了某一件事才会变如此偏激的，他莫非就因为自己遇着了负心的女子，是以才会对世间的负心人如此痛恨？他赶回来虽是为了要救朱媚，又怎知不是为了要杀东方美玉？”只见病人又闭起了眼睛，不住喘息。要知说话看来虽不费力气，但他思及往事，心情激动，自然最是伤神。俞佩玉本想问他这件事下半段的经过：“朱媚是怎么死的？东方美玉后来的结果如何？东方大明等人既然被你除去，你又怎会受的伤？”

这几句话只是在俞佩玉嘴边打滚，但瞧见这病人的模样，终于还是忍了下去，却听朱泪儿道：“稀饭早已煮好，你们肚子想必也饿了，我去端上来

给你们吃过。”

郭翩仙赶紧从楼梯口站起来，赔笑道：“怎敢劳动姑娘？”

朱泪儿揉着泪眼，盈盈自他身旁走下楼去。

银花娘再也忍不住，颤声道：“姑娘，求求你救我一命，若是再迟，只怕就……”

朱泪儿却是头也不回，冷冷道：“得我秘笈，入我之门，吉凶祸福，唯我所命，违我之言，必以身殉……”

这几句话正是那销魂宫石壁上的留言，原来俞佩玉和金燕子得到那销魂秘笈后，立刻就发生了许多事。

他们随手就将秘笈抛到一旁，后来事情发生得更多，谁也没有留意及此，却将之留给了银花娘。

银花娘喜从天降，秘笈得手之后，只要有空，就练之不息，她性情本就与此相近，学来自然事半功倍。

是以她学了虽然没有多久，但已略窥门径，是以方才那病人一眼便瞧出她身上学得有销魂宫主的媚术。

怎奈她心怀鬼胎，竟不敢承认，有师不认无异叛师，此刻听到“违我之言，必以身殉”这几句话，心里一惊，身子发软，又跌在地上。

突见朱泪儿身形一闪，又掠了上来，银花娘满头汗如雨下，谁知朱泪儿只是瞪着郭翩仙，道：“楼下那位姑娘是你的什么人？”

郭翩仙怔了怔，赔笑道：“是在下的朋友。”

朱泪儿冷笑道：“只怕还不仅是朋友吧。”

郭翩仙只有苦笑点头道：“姑娘好眼力。”

朱泪儿道：“既是如此，你为何将她一个人抛在楼下不管。”

郭翩仙暗道：“就是你们将她害成如此模样的，你如今倒来关心她了。”

心里虽这么想，嘴里可不敢这样说，赔笑道：“在下只怕将她带上来有些不便，让她一人在楼下也好。”

朱泪儿“哼”了一声，冷冷道：“原来你也是个负心人。”

听到这“负心人”三个字，郭翩仙立刻就吓出一身冷汗，也不敢多说，连忙冲下楼去，将钟静抱了上来。

过了片刻，朱泪儿也捧上来一大锅热腾腾的稀饭，只是这时人人心事沉重，还有谁吃得下。

俞佩玉正端着碗稀饭在发怔，心里还是翻来覆去地在想那几个问题，突听那病人沉声道：“有人来了。”

此刻四下一片静寂，连风声都停顿了，哪有什么人迹，俞佩玉几乎以为这病人久病神晕，耳朵也有了毛病。

但过了半晌，突听楼下传上来“笃、笃、笃”三声敲门声，声音竟似有些怪异，似乎是以利喙在啄门。

接着一人朗声道：“楼上可有人么，晚辈田际云，特来上书。”

语声清朗，如金玉交鸣。

朱泪儿皱眉道：“上书？上什么书？田际云？这又是什么人？”

她一面说话，一面已走了下去。

那病人却沉声道：“此人轻功内功俱都不弱，手上更似练过‘大鹰爪力’一类的功夫，你若拦不住他，就让他上来吧。”

朱泪儿道：“我晓得。”

她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大是不服。

俞佩玉却知道这病人已自敲门声中，听出了这田际云的手上功夫，由说话声中听出了他的内力。

他一路行来，楼上人竟无人觉察，轻功自也不弱。

俞佩玉微一沉吟，道：“ 晚辈也下去瞧瞧。 ”

只见朱泪儿已开了门，门外阳光照耀下，笔挺地站着个剑眉星目，长身玉立的紫衣少年。

朱泪儿道：“ 你就是送信的么？信在哪里？ ”

田际云上下瞧了她两眼，微笑道：“ 这信不能交给小姑娘的，你先让我进来好么？ ”

他面上虽带着微笑，但神情间却是骄气逼人。

朱泪儿淡淡一笑，道：“ 送信的人怎么能登堂入室，你的信若不愿交给我，就带回去吧。 ”

田际云笑道：“ 小姑娘好锋利的口舌，却不知可接得了在下这封信么？ ”

他果然自袖子里取出一封信来，平举双手，将信送到朱泪儿面前，礼貌看来竟是十分恭敬。

但俞佩玉却已看出他双臂微曲，劲力在抱，气定神闲，智珠在握，虽未出手，便已露出了逼人的锋芒。

朱泪儿若是真的伸手接信，只怕就要吃亏了。

俞佩玉正想赶过去，谁知朱泪儿却冷冷道：“ 你将信搁在地上就行了。 ”

田际云目光闪动，微笑道：“ 小姑娘难道连信都不敢接么？ ”

朱泪儿冷笑道：“ 瞧你看来也斯斯文文的，竟连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都不知道。 ”

田际云大笑道：“ 好厉害的小姑娘，难怪有那许多人会栽在你手里。 ”

笑声中双手又向前一送，一封信堪堪已到朱泪儿眼前，虽是薄薄一封书信，但在他手中，实无异钢刀铁片。

朱泪儿不由得身形一闪，嘴里还是冷冷道：“ 叫你搁在地上，你怎地不听话。 ”

话犹未了，风声带动，田际云已自她身旁不足半尺的空隙里一掠而过，竟未碰着她一片衣袂。

朱泪儿再想拦，已拦不住了。

田际云笑道：“ 男女授受不亲，在下还是将信送到楼上去吧。 ”

只听一人沉声道：“ 不必，就在这里交给我也是一样。 ”

田际云笑声骤停，只见一个斯斯文文的绝世美少年，含笑站在楼梯口，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素来眼高于顶，自己以为是子都之貌，无人能及，见了这少年，竟不觉倒抽了口凉气，笑道：“ 阁下难道就是此间的主人？ ”

俞佩玉道：“ 主人正午睡，阁下…… ”

田际云笑道：“ 阁下既非主人，怎能接这封信？ ”

他双手又向前一送，谁知俞佩玉不避不让，竟也双手齐出，去托他的手腕，出手亦是快如闪电。

田际云剑眉微轩，轻叱道：“ 你定要接？你接得住么？ ”

手指一弹，竟将信又弹回了袖子里，一双手却向俞佩玉手上压了下去，两人四掌相接，彼此俱是一惊。

要知那俞佩玉天生神力，无人能及，但那少年的一双手，竟能将他的手压下去两寸，几乎很难托得住。

田际云更想不到这斯斯文文的少年竟有如此神力，他从上面往下压，本已占了很大的便宜，谁知这少年一双手竟似铁铸的，他无论再用多大的力气，都再难将这双手压下去半寸。

两人一较上力，片刻额间都已渗出了汗珠，田际云已有些后悔，实不该和这少年比力气的。

朱泪儿却已悄悄走到他身后，道：“你们两人在这里斗牛，信还是交给我吧。”

她一只小手已从后面伸过来，去摸田际云袖里的书信，田际云此刻若是闪避，只要一抬手，前胸空门大露，难免就要倒下，何况朱泪儿左手去取书信，右手已贴着他背脊，含力待发。

俞佩玉暗暗皱眉，只觉朱泪儿实不该乘人于危，但此刻也是骑虎难下，只怕撤手之后，对方内力乘虚而入。

就在这时，突听一声长笑，田际云身形竟一跃而起。

俞佩玉站在楼梯口，头顶距离上面楼板已不足一尺，谁知田际云身子掠起，竟如游鱼般贴着楼板滑了上去。

这一手轻功当真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

俞佩玉、朱泪儿都不禁吃了一惊，已听得田际云在楼上沉声道：“晚辈田际云上书而来，求前辈赐见。”

其实他现在明明已见着了，那病人纵不“赐见”，也无法可施。病人淡淡瞧了他一眼道：“是谁叫你来的？”

田际云道：“书信在此，前辈一看便知。”

他双手平伸，缓缓将书信递了过去，一双眼睛，却是瞬也不瞬地凝视着那病人，眉宇间似有杀机闪动。

朱泪儿刚赶上来，失声道：“三叔，小心他的手……”

话犹未了，那病人手轻轻一招，也不知怎地，田际云双手紧握着的一封信，就已到了别人手上。

田际云面色微变，倒退三步，躬身道：“晚辈任务达成，就此告退了。”

他嘴里说着话，又退了几步，退到楼梯口，退下楼去……突然出手如风，一把扣住了朱泪儿的脉门。

这出手实在太快，朱泪儿骤出不意，全身立刻软了，夫声惊呼道：“三叔……”

田际云沉声道：“各位若是还顾及这位姑娘的安全，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在下只不过带她去看一个人，少时必定将她平安送回。”

他嘴里说着话，人已在一步步往楼下走，众人眼睁睁地瞧着，谁也不能动，谁也不敢妄动！

那病人却丝毫不着急，只是缓缓道：“你要带她去看什么人？”

田际云道：“家帅……”

那病人冷冷一笑，道：“他若想见她叫他自己来好了。”

语声中身形忽然自床上横飞而起。

他躺在床上，看来已奄奄一息，连动都动不得了，但此刻飞起之后，身形当真如神龙翱翔，风舞九天。

田际云变色喝道：“前辈难道不要她……”

“她的命了么？”这句话还来说完，那病人已向他扑了下来，一指箕张，直抓他的咽喉。

田际云只觉强风笼罩，压得他连气都透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了伤人，竟也逃都逃不开了，只有奋起双掌，向上迎去。

谁知那病人身形凌空，出手竟还能变化，身躯如飞凤般一转，手掌已扣住了田际云的脉门。

这刹那之间，大家俱是目瞪口呆，神魂飞越，大家虽部知道这病人来历不凡，却也未想到他武功竟如此惊人，世上无论哪一门，哪一派的武功杀手，和他此番的出手一比，简直有如儿戏。

郭翩仙暗惊忖道：“这小子当真是自讨无趣，此番他的手既己被人抓住，这一身武功只怕就要被人借去了。”

心念一闪间，只听那病人轻叱道：“竖子无礼，略予薄惩，去吧。”

叱声中，田际云身子竟被他凌空提了起未，象抛球般地从窗口直抛了出去，良久才听得“砰”的一声。

那病人却又已躺回床上，不住喘息。

又过了好半晌，窗外竟又传来田际云的语声，道：“前辈好高明的武功，晚辈日后还得再来领教领教。”

说到最后一个字，语声已远在数十丈外，这少年不但有一身打不散的硬骨头，竟还有个打不怕的胆量。

俞佩玉不觉暗暗生出相惜之心，叹道：“好一条汉子，却不知是何人门下？”

那病人喘息着道：“就凭俞放鹤那些人，还教不出这样的徒弟。”

俞佩玉道：“不错，他绝不会是当今天下十三派任何一派的门下，是以晚辈才觉得奇怪，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病人闭起眼睛，摇头不语。

朱泪儿忍不住道：“三叔为何要放了他？”

那病人冷冷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他纵无礼，我又怎能和他一般见识。”

朱泪儿道：“但我看他绝不是单为送信而来，他此来一定是想来刺探这里的虚实，他见到三叔的病还没有好，此番回去，只怕就要叫人来了。”

那病人怒道：“叫人来又怎样？你我纵然死了，也不能做丢人的事，知道么？”

朱泪儿垂下头去，道：“是。”

她再也不敢说话，俞佩玉心里对这病人的为人，更是暗暗佩服。郭翩仙呆了半晌，忍不住赔笑道：“前辈纵然要放他走，为何不将他那身功夫借来用用？”

那病人冷冷望他一眼，目中满是轻蔑不屑之意，也不回答他的话，朱泪儿却在一旁冷笑道：“三叔纵然要借别人的武功，不是那人心甘情愿，便是他咎由自取，否则象阁下功力也不弱，三叔为何不借去用用呢？”

郭翩仙心头一寒，不敢多说了，但他素来自高自傲，此番讨了个没趣，心头终是不愤，过了半晌，忍不住道：“姑娘只怕是在说笑了，普天之下，又有谁会心甘情愿，将自己苦苦练成的武功，借去给别人用的？”

朱泪儿眼角瞟了银花娘一眼，冷冷道：“只怕有人也未可知。”

银花娘也不知道她为何忽然瞟自己一眼，只觉心里发毛，正想设词探问，

俞佩玉已先问道：“ 却不知这封信上写的究竟是什么？ ”
　　他脱口问出这句话来，心里又有些后悔，只道那病人绝不会说的，他岂非也在自讨无趣。
　　谁知那病人却将书信交给了朱泪儿，道：“ 你念给他们听听。 ”
　　朱泪儿展开信纸，先瞧了一遍，才缓缓念道：“ ……老前辈足下：愚等久慕风仪，不想前辈竟隐身于此，前辈侠名无俦，想必不致包庇……之女，今夜子时，愚等当来拜谒，盼前辈勿却是幸，俞放鹤等十二人拜上。 ”
　　这封信想是仓促写成，词句并未修饰，但却写得极是简单扼要，绝没有浪费多余的笔墨。
　　只不过朱泪儿念信时，却故意念漏了三个字。
　　俞佩玉暗道：“ 那第一个字想必就是这病人的姓名，她不愿我们知道，所以故意不念，后面那两个字，想必说她乃“ 妖孽 ”之女，她自然更不会念出来了。 ”
　　突听那病人冷笑道：“ 俞放鹤等十二人……哼，就凭他们，也敢约定时候来见我？ ”
　　朱泪儿低声道：“ 就凭他们自己，当然是不敢写这封信的，但现在他们必定有了个极硬的靠山，所以胆子才大了。 ”
　　俞佩玉和郭翩仙对望了一眼，不禁都暗暗佩服这小姑娘心思之敏捷，他们也算出俞放鹤等人必有助手到了。
　　俞佩玉暗道：“ 算来这人必定不会就是送信的田际云，必定比田际云武功更高，莫非是田际云的师傅么？ ”
　　想到这里，他竟不觉暗暗为这病人担心起来。
　　只见那病人闭着眼沉思半晌，缓缓道：“ 他们既然以礼上书，我们也不可没有回复……泪儿，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他们。 ”
　　郭翩仙冷笑暗忖道：“ 你嘴里说得虽漂亮，其实还不是想乘此去探探对方的虚实，看看他们的靠山究竟是谁？ ”
　　谁知朱泪儿却摇了摇头道：“ 我不去。 ”
　　那病人皱眉道：“ 你不去？ ”
　　朱泪儿眼波在郭翩仙和银花娘脸上轻轻一扫，垂首道：“ 我在这里陪着三叔，我不去。 ”
　　俞佩玉已知道她这是不放心银花娘和郭翩仙两人，要在这里监视着他们，由此可见，这病人此刻所剩下的气力，竟已不足对付银花娘和郭翩仙了，何况田际云那般高手的长辈师傅。
　　想到这里，俞佩玉竟脱口道：“ 朱姑娘既要在这里侍奉前辈，不如就由在下替前辈上走一趟吧。 ”
　　那病人霍然张开眼来，道：“ 你去？ ”
　　俞佩玉笑道：“ 前辈看在下可去得么？ ”
　　那病人刀一般的目光，瞪了他半晌，忽然道：“ 你过来。 ”
　　钟静本来一直呆呆地坐着，此时目中不禁露出惊恐之色，瞧着俞佩玉，几乎忍不住要大喊出来：“ 你千万莫要过去，他又要借你的功夫了。 ”
　　但俞佩玉却泰然走了过去，道：“ 前辈还有何吩咐？ ”
　　那病人招了招手，俞佩玉竟俯下头来，钟静眼睁睁地瞧着，只见那病人在俞佩土耳边低低说了半刻话。
　　他语声极轻，谁也听不出他说的什么，只能见到俞佩玉面上竟渐渐露出

欣喜之色，忽然躬身道：“ 多谢前辈。 ”
　　那病人道：“ 你明白了么？ ”
　　俞佩玉也闭起眼睛，沉思了半晌，双手忽然在空中划了几划，象是划了无数个大小不同的圈子。
　　别人瞧了还不觉怎样，郭翩仙瞧了心里却大吃一惊，他已发觉每个圈子里竟都藏着一着极厉害的杀手。
　　俞佩玉圈子越划越急，突又由急变缓，然后骤然停下，他长长吸了口气，脸色更是红晕，躬身谊：“ 是这样么？ ”
　　那病人目中似有喜色，点头道：“ 很好，你去吧。 ”
　　俞佩玉躬身一礼，再不说话，大步走了下去。
　　这时邻翩仙已猜出必是这病人怕他送信时被人所辱，是以传了他一手极厉害的武功妙着。
　　郭翩仙心里不觉大是后悔：“ 方才我为何不抢着去送信呢？ ”
　　后悔之外，又有些奇怪：“ 这病人只不过和俞佩玉说了几句话，俞佩玉便已将如此精妙的招式学会了，他又怎会学得这么快？ ”
　　却不知这病人目光如炬，竟已自俞佩玉神情行动中，瞧出了他武功的家数，此刻传授的招式，正和他素习的功夫相近，何况俞佩玉本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经如此高人指点，自然一学就会了。
　　那病人鼻息沉沉，似乎又已入睡。
　　朱泪儿面色却甚是惨淡，喃喃道：“ 今夜子时……算来也不过只有五六个时辰了…… ”
　　她目光忽然转向银花娘，冷冷道：“ 五六个时辰后，只怕你已经…… ”
　　银花娘不等她说完，己大骇拜倒，颤声道：“ 盼姑娘念在同门一派，好歹救我一救。 ”
　　朱泪儿道：”你现在已承认是本门中人了么？ ”
　　银花娘垂首道：“ 我……我……我…… ”
　　朱泪儿冷冷一笑，道：“ 你现在承认，不嫌太迟了么？ ”
　　银花娘只觉全身发软，几乎要瘫在地上，她纵能将天下的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在这小小的女孩子面前，竟觉得缚手缚脚，什么花样也使不出。
　　谁知过了半晌，朱泪儿突又说道：“ 你若想活命，也并非没有法子。 ”
　　银花娘大喜道：“ 什么法子？ ”
　　朱泪儿淡淡道：“ 你自己难道想不出。 ”
　　银花娘暗暗咬牙，在心里愤道：“ 你这死丫头，臭丫头，我自己若能想得出法子，还要来求你这小贱人么？ ”
　　她嘴里自然不敢这么说，只是赔笑道：“ 我又蠢又笨，才投靠姑娘，又怎会想得出什么法子，还是求姑娘告诉我吧，我永远忘不了姑娘的大恩。 ”
　　朱泪儿却扭过头去，根本象是没有听见她的话。
　　银花娘简直急得快要疯了，恨不得破口大骂道：“ 你这小贱人既不肯说出来，又何必来吊老娘的胃口。 ”
　　谁知郭翩仙竟缓缓道：“ 这法子我或者倒是知道的。 ”名剑风流银花娘怔了怔，失声道：“ 你知道？ ”郭翩仙道：“ 嗯。 ”银花娘大声道：“ 你……你为何还不说出来？ ”郭翩仙冷冷道：“ 我为何定要说出来？ ”银花娘怔在那里，脸上阵青阵白，忽然在暗中咬了咬牙，脸上却立刻堆起了动人的媚笑，道：“ 求求你告诉我吧，我也永远…… ”郭翩仙道：“ 我可不要你永远记着

我。”银花娘道：“我非但永远不忘你的大恩，无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郭翩仙瞟了那包珠宝一眼，道：“无论要什么？”

银花娘垂首道：“嗯。”

只听一旁“吱吱”发响，原来钟静已恨得咬牙，这“无论要什么”五个字里，含意自然不只是一样事。

郭翩仙却展颜一笑，悠然道：“我方才听朱姑娘说有些人心甘情愿将武功借给这位前辈，心下还有些怀疑不解，但现在，我却懂了。”

银花娘想到方才朱泪儿说这句话时，曾经瞟了自己一眼，她忽然也懂了，冷汗立刻如珠而落。

郭翩仙已接着道：“你若肯将功夫‘借给’这位前辈，你身子里所中的毒，自然也就随着功力一齐被这位前辈吸去，你也就可以活得成了。”

银花娘身子颤抖，道：“但……但若是这样做，他……他老人家岂非就要中毒了么？”

她这句话虽是向郭翩仙说的，也明知郭翩仙必定无法回答，能回答这句话的，自然只有朱泪儿。

朱泪儿果然在一旁悠然道：“你中的这点毒，对你说来，虽已受不了，但到了三叔那里，却算不了什么。”

银花娘怔在那里，冷汗流个不住，眼睛忽而瞧瞧那病人，忽而瞧瞧自己的手，突然嘶声道：“好，我……我就借给你们吧。”

朱泪儿却冷笑道：“你纵然肯借，我们要不要还不一定哩。”

银花娘怔了怔，颤声道：“你……你究竟要怎样？”

朱泪儿冷笑不语，郭翩仙却道：“人家若不肯要，你难道不会求求人家么？”

银花娘又怔了半晌，终于长长叹了口气，流泪道：“求求姑娘……求求你……”

她实是满腹委屈，语声哽咽，竟说不出话来，钟静却在一旁暗中拍手称快，心里冷笑忖道：“想不到你这样的人，也有今天，这真是报应到了。”

只见朱泪儿这才淡淡一笑，道：“你记着，这可是你自己求我的，我并没有强迫你，是么？”

银花娘忍不住扑倒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这时正午方过，艳阳高照，正是个晴朗的好天，但这小镇却是冷森森的瞧不见人，带着说不出的凄凉。

墙角处蜷伏着条老狗，想来是平时瞧惯了人，此刻似也觉出这情况的异常，竟骇得连动也不敢动。

要知这地方若本来就极荒凉，没有人踪也还罢了，但这李渡镇本来却是个街道整齐、市面不小的城镇，此刻却静悄悄的连鸡犬之声都听不见，这才令人觉得分外阴森可怖，宛如走入了鬼域。

俞佩玉一个人行走在街道上，瞧着两旁门窗紧闭的店铺，瞧着店铺前随风摇荡的招牌，心里不觉也有些寒意，走了许久，突见前面树林中人影闪动，俞佩玉只道那些人便藏在林间，立刻大步赶了过去。

谁知这一片桑林中，石头上，树荫下，竟都密密地坐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不知有多少个，原来俞放鹤竟将这小镇上的居民，全都赶来这里了。

只见这些人一个个俱是满脸惊恐之色，这么多人坐在一齐，竟连一个人

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就连还在怀抱中的婴儿，也都被大人用棉被紧紧包着，不让啼哭之声发出来，人人都似乎觉得将有大祸临头。

俞佩玉叹了口气，暗道：“那姓俞的沽名钓誉，将这许多人全都赶来这里，自然说是因为怕伤及无辜，但这些安分良民，又有几个曾遇见过这种事……”

树林里的人，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在瞧着他，目光中既是惊惧，又是厌恶，象是在对他说：“你们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何要来打扰我们的安宁？”

俞佩玉却不敢瞧他们，垂首走了过去，突见两条劲装大汉，自当中窜出，挡住了他的去路。

其中一人抱拳道：”朋友是哪里来的？来干什么？”

这两人方才并未到那李渡镇去，是以也不认得俞佩玉，但俞佩玉瞧见他们身上的装束，已知道他们必是那“姓俞的”的直属部下，心里只觉怒气上冲，但此时此地，也只得勉强忍住，冷冷道：“在下是来送信的，烦两位带路如何？”

那人竟咧嘴一笑，道：“盟主早已知道有人会来送信了，是以才要我两人在这里等着，盟主的神机妙算，朋友你佩不佩服。”

俞佩玉道：“哼。”

那人瞪了他一眼，脸色也沉了下来，道：“你既是送信的，就跟我来吧，若非盟主早有吩咐……哼。”

俞佩玉见他如此模样，反而不生气了，暗道：“那姓俞的手下若尽是这种蠢才，那倒当真值得可喜可贺。”

转过这树林，前面有座道观，这李渡镇上，大多居民都姓李，这道观里供奉的太上老君也姓李，他们自命为老君后代，是以将这道观建筑得分外宏伟，规模竟比若干大城里的道观佛寺还要大得多。

此刻道观里也是静悄悄的，两扇黑漆大门，只开了一线，门前槐树参天，竟是多年的古树。

那两人到了门口，回头道：“你在这里等着，咱们进去为你通报，可不许随意走动，知道么？”

若是别人见到如此无礼的人，说不定早已给他们两个大耳光了，但俞佩玉却只是淡淡一笑，道：“如此就多谢两位了。”

那两人又瞪了他一眼，才冷笑着走了进去。

只听门里隐约传出他们的语声，道：“盟主将对方说得那么厉害。但我瞧这送信的，简直象个唱花旦的，只可惜脸上多了条刀疤。”

俞佩玉非但不生气，反而笑得更是愉快。

少年人血气方刚，心高志傲，最怕的就是受人冷淡，被人轻贱，俞佩玉本来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此刻他历经艰险，饱尝忧患，却生怕别人看重了他，别人越是瞧他不起，觉得他没用，他心里反而越是欢喜，只因他知道唯有这样的人，才不会遭人陷害，受人嫉视。他年纪虽然轻，学到的事已太多了。

过了半晌，只听门里轻轻咳嗽了一声，道：“送信的在哪里？”

俞佩玉知道这正如台上名角唱的戏还未出场前，先报个讯，让台上观众留意，否则他明知送信的就在门外，还用得着问么？当下也整了整衣衫，道：“就在这里。”

这一问一答都是多此一举，当真妙不可言，但若缺少这么样一番做作，这场戏看来就好象不够隆重似的。

但问也问过了，答也答过了，门里面竟还是没有人走出来，俞佩玉等了半晌，纵然沉得住气，也忍不住道："送信的就在这里……送信的就在这里。"

他将这句话又说了两遍，声音一次比一次说得响亮，但门里仍是静悄悄的，全无回应。

俞佩玉又等了半晌，忽然笑道："阁下明知有人送信而来，为何置之不理？难道阁下不愿意接这封信么？在下实在猜不透阁下是何用意。"

门里自然还是没有人声。

俞佩玉缓缓接道："但在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送信而来，好歹也得要将信送到的……"

嘴里说着话，人已径自推门而入。

院子里浓荫满地，亦是悄无人迹，就连方才将俞佩玉带来的两条大汉，此刻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俞佩玉目不斜视，穿过院子，走上大殿。

大殿里香烟缭绕，神龛里太上老君垂眉敛目，宝像庄严，但大殿中央的一只青铜香炉，却已被人移到旁边。

这香炉高达一丈开外，看来纵有霸王举鼎之力，也难将之移动分毫，若有十来个力大如牛的人，或可将之移动，但铜鼎一共只有三条腿，别的地方根本滑不留手，若是十来个人一齐来搬，根本没有着力之处。

俞佩玉实在猜不透这铜鼎是被谁移开的？是如何移开的？只见铜鼎被移去后，大殿中央，已摆上了十二张红木交椅。

但椅子上却连一个人也没有，走到这里，俞佩玉再也不能往前走了。

他心里也已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也知道那病人会借复信之由，来刺探他们的虚实，是以一个个都避不见面，但是那俞某人和林瘦鹃等人，本已用不着再掩饰行藏，不愿露面的只怕就是那厉害的帮手了。"

这帮手究竟是谁？为何如此神秘？他难道怕那病人知道他来了？那病人知道他来了难道就会逃走？

俞佩玉也不觉动了好奇之心，眼珠子一转，突然向中间那张空的红木椅子长长一揖，道："在下俞佩玉特来拜见盟主。"

他神情恭恭敬敬，好象那俞放鹤此刻就真的坐在椅子上似的，俞放鹤若不愿失去盟主身分，还能不现身么？

过了半晌，果然听得俞放鹤的语声从后面传了出来，带笑道："老夫实未想到送信的竟是俞公子，失迎失迎。"

这话说得倒客气，但话犹未了，旁边已另有一人大声道："你就是来替凤三送信的？"

俞佩玉直到此刻，才知道那病人的名字叫"凤三"，只觉这语声又快又急，可见说话的人性情十分急躁。

性情急躁的人，功夫大多练不好，但这人却偏偏是功力深厚，每个字都如铜钟大鼓，震得人耳朵发麻。

俞佩玉用不着见到他的人，已知道这人武功之高，竟是自己平生未见，竟真的比十三大门派的掌门人都高出一筹。

他心里正自惊异，那人已等不及了，怒道："问你的话，你怎不快说。"

俞佩玉道："不错，在下正是为凤老前辈送信……"

那人厉声道：“ 你是凤三的什么人？ ”

俞佩玉道：“ 在下与凤老前辈非亲非故，只不过…… ”

那人怒吼道：“ 非亲非故，为何要替他送信？你吃饱饭没事做了么？ ”

俞佩玉每次话未说完，就被这人打断，心里不禁暗暗昔笑道：“ 此人性子这么急，火气这么大，却不知他这一身武功是怎么练成的？ ”

要知练武一途，绝无幸致，想要有一分功夫，便得花一分力气。

这人功力如此深湛，也不知要花多少苦功才练得成，瞧他这种火爆性子，却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

俞佩玉心里虽惊奇，嘴里却不敢怠慢，微笑道：“ 送信轻而易举，于已无损，于人有利，在下何乐而不为？ ”

那人“ 哼 ”了一声，道：“ 信在哪里？ ”

俞佩玉道：“ 凤老前辈要在下带的是口信。 ”

那人道：“ 口信？他难道连笔都提不动了么？ ”

说到这里，忽然大笑起来，笑声更是响亮得可怕，整个大殿都充满了他的笑声，神幔都被震得籁籁而动。

俞佩玉更觉骇然，等到笑声渐逝，才沉声道：“ 风老前辈令在下转告各位，就说今夜子时，他必定在那边恭候各位的大驾，盼各位准时赴约…… ”

那人又大怒道：“ 他盼我们准时赴约？难道他还怕老夫不敢去了么？ ”

俞佩玉道：“ 凤者前辈的意思，只不过是…… ”

那人怒吼道：“ 他的意思你怎会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信已送到，还不快滚，小心老夫打扁你的脑袋。 ”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 既是如此，在下就告退了。 ”

这些人竟对他毫无为难，他本该觉得很轻松愉快才是，但此刻他心情却是说不出的沉重。

只因他明虽为了送信而来，其实却另有两个目的，其中一个是为了那病人，还有一个是为了自己。

他不但想替那病人探出此间的虚实，还想找着红莲花，将此中曲折说出来，他不愿红莲花也来淌这浑水。

但现在他既未探出此间的虚实，也未见到红莲花，其势又万万无法再留下来，简直等于白走了这一趟。

院子落叶未扫，秋意渐浓。

俞佩玉踏着落叶，正在暗中叹息，突听“ 嗖 ”的一声，剑光如匹练般刺出，直刺他后背。

这一剑来得好快，猝然间本令人无法闪避。

但俞佩玉心情虽沉重，时时刻刻仍未忘了戒备提防，此刻身形骤转，双手已各各划出个圈子。

这正是那病人方才传授给他的妙着，他骤然使出，也不知究竟有多大的威力，但闻“ 啪 ”的一声，那柄剑到了他掌风所划的圈子里，竟突然一折两断，他手掌并未触及剑身，劲气已足以折毁这柄百炼精钢的利器，这一招威力之惊人，连俞佩玉自己都不禁为之骇然。

只见树下一个人手持半柄断剑，也被惊得呆住了，这人长身而立，风度翩翩，却是“ 菱花剑 ”林瘦鹃。

俞佩玉一瞧见是他，心里反而恍然大悟，他知道这些人还是不放心他，还在想试出他的武功来历。

要知一个人猝然遇敌，必然会使出自己最熟的武功来防身，这本来出乎自然，就算想作假，也是来不及的。

谁知俞佩玉刚学了一招妙着，只觉其中奥妙无穷，正时时刻刻在心中反复默记，猝然遇险，也不觉将这招使了出来。

这本也是出乎自然，丝毫无假，却将林瘦鹃惊得呆在那里，脸上阵青阵红，说不出话来。

若是换了别人，少不得要讥讽两句，说什么：“想不到林大侠这样的人物，也会鬼鬼祟祟地暗算于人。”

但俞佩玉却只是淡淡一笑，道：“阁下好快的剑法。”

他也不想看林瘦鹃尴尬之态，嘴里说着话，人已转身而行，谁知就在这时，突听一声大喝道：“站住。”

这一声大喝更是惊天动地，震得四下木叶片片飘落，俞佩玉更觉耳朵发麻，但见眼前一花，已有一人如飞鸟般急坠而下，来势之快，谁也难以描叙。树叶还未落在地上，他人已到面前。

只见这人目如火炬，满面虬髯，两条浓眉，竟已纠结到一处，满头乱发，如刺猬般根根蓬起。

听了这样的喝声，瞧见这样的容貌，谁都会认为此人必定是高大威猛，有如半截铁塔般的巨人。

哪知这人竟是干枯瘦小，站直了还不到俞佩上的胸膛，身上穿着件破旧的蓝布道袍，用条麻绳围腰束起，麻绳间插着柄一尺多长的短剑，剑鞘上镶满各色宝石珠玉，光辉夺目，总归是价值连城之物。

俞佩玉见到这人凌厉的气势，骇人的身手，诡秘的打扮，心里不禁暗暗吃惊，面上却带笑道：“前辈有何吩咐？”

这矮小的蓝袍道人，一双人炬般的眼睛，竟瞬也不瞬地瞪着俞佩玉，喝道：“你究竟是凤三的什么人？”

俞佩玉道：“在下方才已说过，和风老前辈非亲……”

蓝袍道人怒吼道：“放屁，你既和风三非亲非故，这一招‘行云布雨，凤舞九天’，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他语声当真大得骇人，每次一开口，必定将人骇一跳，谁也想不到这小小的身子里，竟能发得出这么大的声音，却不知他气功已练到登峰造极，沛然流动，无所不至，纵在平时说话时，也有真气贯注其间，是以每个字说出来，都如铜锤铁杆，震人耳鼓。

俞佩玉叹了口气，苦笑道：“这一招乃是方才在下前来送信时，凤老前辈临时传授的，不瞒前辈，在下本来连这招式的名字都不知道。”

蓝袍道人怒道：“放屁，放你一百二十个屁，凤三若是随随便便就肯将这种招式传授给别人，他就不是凤三，是王八了。”

俞佩玉听这出家人竟满嘴都是粗话，心里不觉好笑，但见了他的怒态，又不免吃惊，道：“这是凤老前辈怕我丢了他的人，是以才……”

蓝袍道人更是暴跳如雷，喝道：“好，就算他肯教你，你在这片刻之间，就能学得会如此精妙的招式，你简直就不是人了。”

原来他自己本非天资敏慧的人，武功全是拼命苦练出来，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有举一反三，一教就会的人。

也就因为他练武时吃的苦比别人都多得多，是以艺成时脾气特别暴躁，常会将怒火莫名其妙地出在别人身上。

俞佩玉知道自己是解说不清的了，苦笑道：“ 前辈既不相信，在下也无法…… ”

蓝袍道人跳脚道：“ 你自然没法子，你在老夫面前，还有什么屁法子，但老夫若要和你动手，你不免会说老夫以大欺小…… ”

他忽然大怒，吼道：“ 你在说老夫以大欺小，是么？是么？ ”

俞佩玉忍不住笑道：“ 这话乃是前辈自己说的，在下几时…… ”

蓝袍道人喝道：“ 好，就算你没有说，你笑什么？ ”

俞佩玉暗中叹了口气：“ 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倒也少见得很。 ”

他说话既然动辄得咎，只有不开口了。

谁知蓝袍道人又怒道：“ 你为何不开口？难道忽然变成了哑巴不成？ ”

俞佩玉苦笑道：“ 前辈既然不屑和在下动手，在下就告辞了。 ”

蓝袍道人吼道：“ 站住，你若非凤三徒弟，老夫早就放你走了，但现在老夫却要瞧瞧凤三究竟有什么惊人的本事传给了你。 ”

说到这里，他已回头大喝道：“ 人家的徒弟在这里耀武扬威，我的徒弟难道都死光了么？ ”

喝声未了，大殿中已有一人赶了出来，躬身道：“ 师傅有何吩咐？ ”

俞佩玉本以为他的徒弟就是田际云，谁知此刻出来的竟是个眉清目秀、斯斯文文的小道士，一身青布道袍点尘不染，一张脸更是红里透白，白里透红，象是吹弹得破。俞佩玉骤然一见，几乎以为他是个女的。

蓝袍道人又已怒吼道：“ 我有何吩咐，你还要问我有何吩咐，你自已难道是死人，还不知道。 ”

这小道士赔笑道：“ 师傅莫非是要弟子试试这位公子的身手么？ ”

蓝袍道人还是大吼道：“ 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来问我？ ”

俞佩玉这才知道，不但自己在他面前说话动辄得咎，就连他的徒弟在他面前说话，也是一开口就要挨骂的。

只见这小道士已笑眯眯走了过来，恭恭敬敬合十行礼道：“ 弟子十云，特来求公子指点几招，望公子手下留情。 ”

这小道上不但人长得斯文，说话斯文，而且脸上总是笑眯眯的，脾气竟象是特别温柔和缓。

那样的师傅，会有这样的徒弟，俞佩玉本觉奇怪，但转念一想，若不是脾气特别好的人，又怎能受得下这种气，就算不被那蓝袍道人轰走，不出三天，气也要被气走的，哪里还有心思来练武。

俞佩玉的脾气正也不错，正也是彬彬有礼，别人对他如此客气，他还礼更是恭敬，躬身笑道：“ 道长太谦了，在下本不敢与道长过招的，只是…… ”

蓝袍道人大喝一声，道：“ 要打就打，噜嗦什么？ ”

俞佩玉苦笑道：“ 既是如此，就请道长赐招。 ”

十云含笑道：“ 既是如此，弟子就放肆了。 ”

他倒是说打就打，话犹未了，掌已递出。

这一招出手，竟如石破天惊，威猛无比，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出手竟是如此强劲凶恶。

俞佩玉连惊讶都来不及，身形急转，堪堪避开了这一招，对方的掌式，却己如排山倒海般，急涌而来。

有其师必有其徒，那蓝袍道人火气既然那么大，武功自然走的是刚猛一

途，他教出来的徒弟，自也如此。

俞佩玉只觉方才那笑容可掬的小道士，好象已不见了，此刻和他动手，已是个强横霸道的凶神恶煞。

二十招过后，俞佩玉已被迫得透个过气来。

有些招式，他虽可以本门的功夫化解，但他若一露出“ 先天无极门 ”的功夫，身份岂非就要泄露。

他只有随意创招，随机应变，但要施展这种武功，心头必得一片空灵，使出来的招式，才能达到浑然无极之境，此刻他心里既有这么多顾忌，对方招式的压力又是这么大，使出的招式哪里还能圆通自如。

只听那蓝袍道人怒吼道 :“ 臭小子,你为何不将风三教你的武功使出来？你难道怕老夫看破他武功的秘密？……用些劲，混蛋，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怎地今天一点劲也使不出来……好，勇夫背箭，猛虎开山……你这一招也算是勇夫背箭？你这简直象在替人家洗澡擦背。 ”

前面几句话自是骂俞佩玉的，后面几句，却是骂他徒弟的了，他竟以为俞佩玉不敢使出本门武功，是怕他瞧出风三先生武功的要诀，俞佩玉心里实在是有苦说不出，几乎连招架都已乏力。

这蓝袍道人却还嫌他徒弟使出的招式不够劲，其实十云招式之威猛，功力之沉厚，已令旁观的人都为之动容。

俞佩玉每使一招前，都要先想想这一招是不是本门的武功，这样的打法，不但出手慢了三分，费力也费得特别多，又是二十招过后，他已是满头大汗如雨而落，遇着险招时，只有靠那一着“ 行云布雨，风舞九天 ”，才能化险为夷，但三招一过，却又落入了险境。

他翻来覆去，也不知将这一招使过多少次了，幸好每使一次，就纯熟一分，威力也增加一份。

到后来十云先他身形一转，就远远避开，等到他这一招使过，才来抢攻，只打得俞佩玉更是叫苦不迭。

只听那蓝袍道人又在怒吼道： ” 臭小子，还是将凤三教你的功夫全使出来吧，就只这一招有什么屁用，若不是老夫这混蛋徒弟不争气，你早已死了八十遍了。 ”

他竟认定了俞佩玉也不知学得风三多少功大了，只因他瞧俞佩玉功力之深厚、在江湖中已是一流身手，又怎会除了这一招“ 行云布雨，凤舞九天 ”外，就再也使不出一着象样的招式来。

俞佩玉却正是哑巴吃黄连，暗往腹里咽，却不知那蓝袍道人这么样一吼地叫，反而等于帮了他的忙了，否则林瘦鹃等人目光是何等犀利，此刻见他拼命掩饰自己本门的武功，心里只怕又要动疑，他以后的麻烦就又要多了。

以见俞佩玉满头大汗，越流越多，谁都以为他必然无法再支持三十招，谁知俞佩玉天生神力，潜力之深厚，竟出人竟外，三十招过后，他还是那副样子，头上汗虽更多却还是照样可以应付。

众人暗道：“ 看你还能再支持三十招么？ ”

第一九章　惊龙搏命

众人认为俞佩玉无法再支持三十招，谁知好几个三十招都过去了，他竟还是老样子未变。

这时大家都不觉惊奇起来，只不过此番惊奇的，已不是十云招式之猛，而是俞佩玉韧力之强了。

大殿檐下，已站满了人，都已瞧得耸然动容。

林瘦鹃苦笑道：“这小子看来斯斯文文，想不到竟是条蛮牛，若不是十云师兄如此武功，看样子别人真还对付不了他。”

他方才一招就被俞佩玉震断了长剑，此刻自然希望将俞佩玉的功力说得越强越好，也好替自己遮遮羞。

田际云却淡淡一笑，道：“他就算真是条蛮牛，难道咱们就没有伏牛的本事么。”

他声音说得小，本以为别人不会听见，谁知那蓝袍道人虽然暴跳如雷，还是耳听八方，突然怒吼道：“好，你的本事既然那么大，就看你的吧。”

这时十云正以锋手去夹击俞佩玉的左右双肋，俞佩玉正不知该如何破解，突见十云的身子竟平空飞了起来。

原来那蓝袍道人竟一把拉起他后颈，将他抛了出去，喝道：“你这没有用的孽障，滚到一边去学学别人的本事吧，人家说不定一伸手就将这姓俞的收拾了。”“他嘴里虽在骂自己的徒弟，其实却无异在给田际云的颜色看，他自己知道无论是谁，也无法一伸手就将俞佩玉收拾了的。

俞放鹤、林瘦鹃对望一眼，心里俱觉好笑，暗道：“想不到此人好强护短的脾气，竟是到老还改不了。”

只见十云凌空一个翻身，飘飘落在地上，面上立刻又笑眯眯的，向俞佩玉合十一礼，道：“贫道失礼，望公子见谅。”

俞佩玉微笑答礼道：“道长手下留情了。”

两人相视一笑，哪里象片刻前还在拼命的。

那蓝袍道人已瞪着田际云喝道：“现在老夫就要看你那穷酸师傅，究竟教给你些什么了不得的本事了，你还不出来，难道还要等老夫自己去请么。”

田际云叹了口气，苦笑道：“道长既要弟子献丑，弟子敢不从命，只是，却让各位前辈见笑了。”

他挽了挽衣袖，缓步走了出来，俞佩玉却乘这片刻功夫喘了口气，将檐下站着的人都瞧了一遍。

只见俞放鹤面带微笑，和那“唐无双”并肩而立，林瘦鹃站在他的身后，手里还握着那半截断剑，原来他瞧得出神，竟忘记将这半截断剑抛却了，若不是方才恶战惊心，他怎会还将这丢人的东西留在手上。

除了这三人之外，别的人看来都陌生得很，只不过一个个俱是气度沉凝，显见俱是武林中的名家高手。

俞佩玉正在心中奇怪：“红莲花到哪里去了？”已瞧见大殿里的铜鼎上箕踞着一个人，却不是红莲花是谁。

他暗中数了数，这些人包括那蓝袍道人师徒在内，也不过只有十一个，那么，还差一个人呢？

俞佩玉想了想，恍然忖道：“还差的一个，自然是海棠夫人，她自然不愿和这些人混在一处。”

只听蓝袍道人喝道：“臭小子，你还在发什么呆，别人当你是条牛，要来伏你了，这人可不象我徒弟那么没用，你不如还是乖乖趴下来，让人骑上去吧。”

他这话明是骂俞佩玉的，其实却无异是在要俞佩玉拼命，他徒弟胜不了俞佩玉，难道还愿意别人胜过俞佩玉么？众人俱是老江湖了，怎会听不出他言下之意，心里虽觉好笑，面上可不敢笑出来。

只见田际云向俞佩玉淡淡一笑，道：“阁下神力惊人，在下方才已领教过了，此番还要来领教领教阁下的高招，阁下也不必手下留情……”

那蓝袍道人吼道：“手下留情？难道这小子方才是对我徒弟手下留情么？”

这蓝袍道人火气之大，当真是天下少见，直到俞佩玉和田际云交手己四五十招，他这口气还是没有消。

此番交手又与方才大是不同，方才十云人虽秀气，招式却是刚猛凝重，正是拳经上说的“蓄劲如张弓，发劲如射箭”，只要一招出手，必是沉沉实实，神变气退，绝没有什么花巧。

此刻这田际云人虽英挺，出手却如花团锦簇，令人目眩，四五十招过后，竟招招俱是虚着，没有一着实招。

俞佩玉虽不能使出本门武功，但“先天无极”门讲究的本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这正是田际云武功的克星。

他纵然不使出本门武功来，但要诀既得，智珠在握，就凭他那分定力来对付这种招式，也应绰绰有余。

怎奈田际云轻功之高妙，身法之迅急，竟如神龙在天，变幻无方，一招还未发出，身形己变了三种方位，正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莫说俞佩玉捉摸不到，就连在一旁观战的人，也瞧得眼花缭乱，只觉一个田际云，眨眼间已化身无数。

一个面如重枣，长发过胸的紫衣老人捋须叹道：“田七爷号称“神龙”，想不到他的公子轻功也如此高妙，看来就算武林七禽中的飞鹰，轻功只怕也比不上他的。”

另一人笑道：“武林七禽，本来就没有一个有真功夫的，‘飞鹰’孙冲虽是七禽之长，但要和神龙弟子相比，自然就要差得多了。”

这人须发虽已花白，但看来仍是短小精悍，矫健过人，显然自己的轻功也不弱，是以明虽在论述别人轻功之强弱，言下却大有自夸自负之意，象是在等着别人奉承他几句才对心思。

林瘦鹃果然笑道：“飞老说得虽不错，怎地却忘了自己，江湖中谁不知道“没影子”屠大爷轻功无双，就算比不上田七爷的火候老辣，但和田公子相比……哈哈。”

那“没影子”屠飞早已听得心痒难抓，全没搔处，只恨不得林瘦鹃一直说个不停才好。

谁知林瘦鹃打了个哈哈，竞不往下说了，他方下之意虽已很明显，总还不如说出来听着过瘾。

幸好那紫衣老人已替他接了下去，道：“不错，姜毕竟还是老的辣，田公子轻功虽高，又怎及屠兄火候老到。”

屠飞听得只怕连心花都开了，面上却偏偏连一丝笑容也没有，反而正色

道：“ 向兄有所不知，人老了，骨头也就重了，怎及得田仁兄少年英发，何况，轻功一道，终是未技，向兄神拳无敌，那才是真功力。 ”

“ 神拳无敌 ” 向大胡子亦是眉飞色舞，哈哈大笑道：“ 屠兄过奖。 ”

这几人起初还在夸赞盯际云的轻功了得，到后来语风一变，竟变得自夸自赞，互相吹嘘起来。

那蓝袍道人早已听得不耐烦了，此刻忍不住怒吼道：“ 哪里有人放屁，好臭好臭。 ”

他这话正如说相声唱双簧的，若是没有人答碴儿，也就没有下文了，岂知十云偏偏微笑着接道：“ 这里并没有人放屁呀。 ”

那蓝袍道人 “ 哼 ” 了一声，道：“ 你懂得什么，咱们放屁的地方虽在屁股上，有些人的屁却是从嘴里放出来的，这种屁更是臭不可闻。 ”

屠飞、林瘦鹃、向大胡子三张脸，立刻红得象茄子，心中虽然羞恼成怒，却又哪里敢发作出来。

以这三人在江湖中的身份地位，平时哪里受得了别人的闲气，此刻也不知怎地，对这蓝袍道人，竟似畏惧已极。

三个人只有在肚子里暗骂：“ 你这宝贝徒弟胜不了人家，此刻姓田的却眼见就将得手，这个人你丢得起么？你拿咱们出气又有什么用？ ” 三个人对望了一眼，存心要瞧这蓝袍道人的好看了。

蓝袍道人的确是丢不起这个人，他本心虽是想从俞佩玉身上，瞧瞧凤三先生的招式究竟有何玄妙，心里先打个底，有了成竹在胸，子夜时也好动手，此刻却只望俞佩玉一拳就将田际云打倒。

怎奈俞佩玉非但打不倒田际云，简直连田际云的衣袂都沾不着，他自遭惨变以来，虽然受尽冤屈，饱尝艰险，却还没有什么人能在武功上压倒过他，他虽非狂傲之辈，却也不禁觉得自己武功不错了。

谁知今日不到一个时辰，他不就已遇见了两个生平未经的敌手，这两人非但武功强胜于他，年纪也并不比他大，看来江湖之中，卧虎藏龙，高人也不知有多少，他这身武功简直还差得远哩。

一时之间，俞佩玉心里正是感慨丛生，出手的力道，更大大打了个折扣，若是换了别人，只怕早已气灰意冷，投降报输了，但他外和内刚，性子又强又拗，虽然明知不敌，却也绝不气馁。

别人纵已将他打得没有回手之力，他还是要奋战到底，除非别人真将他打得躺在地上了，否则他绝不罢手。

田际云虽然着着抢攻，占尽机先，但一时间要想将他打倒，却也有所不能，心里反而先着急起来。

只听蓝袍道人厉声道：“ 你方才与这姓俞的拆了多少招？ ”

十云道：“ 还不到三百招。 ”

蓝袍道人道：“ 此刻他们已拆过多少招？ ”

十云道：“ 也快到三百招了。 ”

蓝袍道人纵声狂笑道：“ 你如今总该知道了吧，嘴里胡吹大气的人，真功夫多半没有什么了不得，年轻人还是多练练手上功夫，少练练嘴上本事为妙。 ”

田际云面上阵红阵白，身形展动越急，忽然悄声道：“ 你反正迟早非输不可，若还要苦苦挣扎，到那时我手下绝不留情，不如此刻就认输算了。 ”

俞佩玉道：“ 认输？ ”

田际云道：“你此刻若是认输，我非但绝不伤你，而且还负责护送你回去。”

俞佩玉微微一笑，忽然奋力一拳击出。

这一拳就是他的答复。

田纪云怒道：“好小子，竟不识举。看你今天还走得了么。”

这时又已十余招拆过，他一心想在三百招内取胜，突然长啸一声，冲天飞起，身形凌空盘舞，如神龙天矫，直扑而下。

这一招正是神龙门下的不传之秘，“惊龙搏命大三式”，威力之猛，天下无双，但这一招三式戏称“惊龙”，可见乃是神龙受惊之后，才使出的招式，正是败中取胜，死中求活的救命绝技。

只因这一招威力虽强，但孤注一掷，不留后手，若是一击不中，自己便要落人险境之中。

是以神龙门下不到万不得已时，是绝不会使出这一招来的，此刻田际云但求速胜，竟冒险使出了这一着杀手。

他自然也算定俞佩玉万万无法避开这一招。

俞佩玉但觉满天俱是对方的人影，自己全身都已在对方掌风压力笼罩之下，无论往哪里闪避，都休想躲得开。

掌风之强劲，已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若想出手反击，一双手腕便难免不被生生折断。

心念闪动间，对方铁掌已压上他头顶。

田际云一招使出，群豪已为之耸然动容。

就连俞放鹤都不禁失声道：“好厉害的招式，难怪江湖中道：惊龙一现，死而无怨！”

能令人“死而无怨”的招式，其犀利自然可想而知。

谁知俞放鹤语声未了，突听一声惊呼，发出这惊呼声的，竟非俞佩玉，而是田际云，只见他已全力扑下的身形，突又凌空飞了出去。

此刻能站在这道观观礼的，可说无一不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而且也都是久经世故的老江湖了，能令这些人面目变色的事并不多，但田际云身形飞出时，上至俞放鹤，下至林瘦鹃，几个人面上无不变了颜色。

难道那凤三真传给了俞佩玉什么惊人的绝技？使他能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刹那间，解开了这名震天下的惊龙搏命大三式。

但俞佩玉明明已束手待毙，无法可施，以他的武功出手，又怎能逃得过这些老江湖的眼睛？

“哗啦啦”一声响，田纪云身子撞上了树梢，又“砰”地落了下来，面色惨白如纸，眼睛盯着那蓝袍道人，嘎声道：“你……你……”

语声未了，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晕倒在树下。

众人的眼睛，也不禁都向那蓝袍道人瞧了过去。

蓝袍道人却跳了起来，大怒道：“你们瞪着我干什么？难道以为老夫帮了这姓俞的一手不成？老夫平生几曾暗算过别人？何况这种只会吹牛的小兔崽子。”

他双手俱都拢在袍袖中，的确不象是曾经出过手的样子，大家的眼睛，又不觉一齐去瞧俞佩玉。

俞佩玉还站在那里，象是已怔住了，方才显然也不是他出的手，那么，出手的人是谁呢？

蓝袍道人冷笑道：“这么多大活人站在这里，连出手的人是谁都瞧不见……呸，丢人。”

一口浓痰吐在地上，转身大步走了进去。

众人脸上一红，不禁都垂下了头，就在这时，俞佩玉已一跃而起，掠过树梢，转眼间便消失在摇曳的枝叶里。

林瘦鹃瞧了俞放鹤一眼，道：“盟主……”

俞放鹤淡淡一笑，道：“由他去吧，反正今夜子时……”

林瘦鹃走过去扶起了田际云，嘴角也带着微笑，喃喃道：“他就算能逃得过今夜子时，还能逃得过田十爷掌心么，神龙追魂，上天入地……嘿嘿，上天入地。”

俞佩玉掠出道观，心跳还没有停止。

到底是谁出手救了他的？

在那间不容发的刹那里，他只觉一缕锐不可当的劲风自头顶掠过，撞上了田纪云的胸膛。

但这股劲气绝不是那蓝袍道人发出来的，只因他师徒俱都站在俞佩玉前面，而劲气却自俞佩玉身后发出。

俞佩玉实在想不出是谁救了他？为何要救他？如此强猛的拳风劲气，他简直从来也没有见过。

他也曾回头向这劲气发出的方向瞧了瞧，只见树枝摇曳，似有鸣蝉，却再也瞧不见人影。

这人不但气功强猛，无与伦比，劲功之高，也足以惊世骇俗，世上竟有这样的高手，俞佩玉昔日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如今他才知道，武林中高人之手，竟远非他所能蠡测。

俞佩玉长长叹了口气，突听前面树叶轻响，一条人影如惊鸿般掠下，挡住他的去路，纵声狂笑道：“你打伤了洛阳田家七房共桃的独养儿子，就想一走了之么？”

笑声如巨钟巨鼓，却正是那蓝袍道人。

俞佩玉一惊退步，长揖苦笑道：“道长神目如电，想必早已看出方才并非在下出的手。”

蓝袍道人目光闪闪如巨烛，道：“是谁出的手？”

俞佩玉叹道：“在下还正想请教道长哩。”

蓝袍道人怒道：“是谁救了你，你都不知道？”

俞佩玉道：“连道长都未瞧清那人是谁，在下又岂有这般眼力？”

蓝袍道人大怒道：“你敢笑老夫眸子不亮，那种鬼鬼祟祟的家伙，老夫哪有眼睛去瞧他。

他忽然一把揪住俞佩玉的衣襟，一字字道：“是不是凤三？”

俞佩玉淡淡道：“凤三先生会是这样鬼鬼祟祟的人么？”

蓝袍道人厉声道：“不是凤三是谁？这人用一段树枝，就能将田七的儿子打得吐血，除了老夫和凤三，谁还有这样的本事？”

俞佩玉苦笑道：“在下也的确想不出别的人了。”

蓝袍道人瞪了他半晌，沉声道：“无论如何，小田总是和你动手时受的伤，老田知道之后怎会放过你？田家七兄弟中，六个老的还不怎么样，但田七……嘿嘿，他若想找你的麻烦，你就算上天入地，只怕也是逃不了的。”

俞佩玉道：“在下也并不想逃。”

蓝袍道人冷笑道：“ 不逃，你以为你打得过他。 ”

俞佩玉道：“ 在下也并不想打。 ”

蓝袍道人瞪眼道：“ 不逃也不打，你还有什么别的法子？你以为田七还会跟你讲理？ ”

俞佩玉默然半晌，淡淡道：“ 事情到了，总有法子的。 ”

蓝袍道人大笑道：“ 好小子，你年纪轻轻，说话倒象个老头子似的……你没有法子，老夫倒有个法子。 ”

俞佩玉道：“ 道长指教。 ”

蓝袍道人道：“ 你若拜老夫为师，担保天下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手指。 ”

俞佩玉怔了怔，道：“ 拜道长为师？ ”

蓝袍道人大声道：“ 你莫以为老夫是收不着徒弟，老夫只是看你这小子还有出息，而且骨头很硬，小田虽然百般威逼利诱，你小子也没有出卖我。 ”

俞佩玉失笑道：“ 原来道长听见他的话了。 ”

蓝袍道人道：“ 老夫若非听见了那番话，你小子就算磕破头，也休想老夫收你做徒弟。 ”

俞佩玉长长叹了口气，道：“ 道长好意，晚辈感激不尽，只不过……在下是个不祥的人，今生今世，已不想再拜别人为师了。 ”

蓝袍道人暴怒道：“ 你不肯？ ”

俞佩玉垂下头，不再说话。蓝袍道人厉声道：“ 你不后悔？ ”

俞佩玉还是不说话。

蓝袍道人大怒道：“ 呆子，混帐，白痴…… ”

转身一拳击出，只听“ 喀嚓 ”一声，旁边一棵合抱大树，已被他一拳击为两段，连枝带叶，哗然倒下。蓝袍道人一拳击出，仰天长啸，等俞佩玉抬起头来，啸声已远在数十丈外。

俞佩玉又不觉叹了口气，突听一人也在长叹道：“ 可惜呀，可惜…… ”

远处树荫下，一人懒洋洋地走了出来。

俞佩玉失声道：“ 谁？ ”

他叱声喝出，已瞧清这人竟是丐帮帮主红莲花。

红莲花的眼睛里发着光，瞪着俞佩玉缓缓道：“ 你认得我么？ ”

树荫沉寂，骤见良友，俞佩玉但觉胸中热血上涌，几乎要不顾一切，将所有秘密全都说出来。

但沉沉的树影中，真的没有人么？

俞佩玉只有在心里叹息一声，抱拳道：“ 红莲帮主，名满天下，天下谁人不识？ ”

红莲花也象是叹了口气，忽又笑道：“ 你可知道方才要收你做徒弟的人是谁？ ”

俞佩玉道：“ 是谁？ ”

红莲花微笑道：“ 你年纪太轻，只怕还未能听到怒真人的声名…… ”

他话未说完，俞佩玉已耸然动容道：“ 怒真人？他就是华山怒真人？ ”

红莲花笑道：“ 不错，除了怒真人外，谁会有他那么强的功夫，那么大的脾气。 ”

俞佩玉叹道：“ 难怪别人要说他才是当今天下，真正的十大高手之一，如今我才知道…… ”

瞧了红莲花一眼，住口不语。

红莲花却笑着接道：“ 如今你才知道，我们这些号称‘ 高手 ’的人，武功和他一比，简直好象小孩子了，是么？”

他知道俞佩玉没法子回答这句话的，所以，自己又接着道：“ 此人气功之高，据说已到达重楼飞血，七宝楼台之境，单以气功而论，实可说是天下第一，而且此人性情孤僻，从来很少看得上别人，如今他要收你做徒弟，你竟不肯，连我都有些为你可惜。 ”

俞佩玉默然半晌，淡淡一笑，道：“ 帮主此来，为的就是告诉在下 这件事么？”

红莲花缓缓道：“ 我此来还想问你一句话。 ”

俞佩玉道：“ 请教。 ”

红莲花目中突又射出了光，逼视着俞佩玉，沉声道：“ 林黛羽林姑娘，究竟为何要杀你？”

俞佩玉惨然一笑，道：“ 她……她没有告诉你？”

红莲花道：“ 我来曾问她。 ”

俞佩玉道：“ 帮主既然未曾问她，为何却来问我？”

红莲花厉声道：“ 只因有些事女子万万不肯说，也不能说的，但男子汉大丈夫，无论做了什么事，都该挺起胸膛说出来，是么？”

俞佩玉黯然叹道：“ 象帮主这样的，固可挺起胸膛，面对一切，但有些人纵想挺起胸来，却……却也有所不能。 ”

红莲花刀一般的目光瞪了他半晌，沉声道：“ 你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

俞佩玉惨笑道：“ 在下无话可说。 ”

红莲花又瞪了他半晌，仰天长叹道：“ 明珠暗投，自甘沦落，可惜呀……可惜。 ”

俞佩玉忽然道：“ 其实在下也正在为帮主可惜。 ”

红莲花轩眉道：“ 你为我可惜什么？”

俞佩玉道：“ 帮主侠义之名，早已声动九州，如今，怎地也和那般自命侠义的伪君子一样，以众凌寡，以强欺弱，来欺负个伶仃孤女？”

红莲花面色微变，忽然仰天狂笑，道：“ 伶仃孤女……你说她是伶仃孤女？”

他突又顿住笑声，厉声道：“ 你可知道我等怎会寻到这里来的？”

俞佩玉道：“ 在下正想请教。 ”

红莲花道：“ 这几年来，江湖中已有二十余人神秘地失踪，谁也寻不着他们的下落，而且这些人有的在天南，有的在地北，彼此可说绝无关系，后来经过一番严密的调查后，才发现这些人都有一点共同之处。 ”

俞佩玉道：“ 是什么？”

红莲花道：“ 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在失踪之前，都有人记得曾经瞧见他们在这李渡镇上露过面。 ”

俞佩玉失声道：“ 哦！”

红莲花道：“ 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李渡镇现身之后，便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

俞佩玉道：“ 这句话我有些不懂。 ”

红莲花道：“ 换句话说，有人在初一那天，曾经在李渡镇瞧见过张三麻子，初一以后，便再也没有人瞧见过他了。 ”

俞佩五道：“ 噢…… ”

红莲花道：“这条线索本不明显，但二十余人俱都是如此，那就大不相同了，于是失踪之人的亲属朋友，就共推了三个人到这李渡镇上来再详细调查一番。”

俞佩玉道：“哪三个人？”

红莲花道：“我说出了他们的名姓，你也未必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三人既然是被大家共同推选出来的，自然是精明强悍，武功不弱。”

俞佩玉道：“他们调查后怎么样说的？”

红莲花道：“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俞佩玉失声道：“哦？”

红莲花一字字接道：“他们到了这李渡镇后，就永远再也没有回去。”

俞佩玉动容道：“后来怎样？”

红莲花道：“这件事他们自己无法解决，后来自然会求到武林盟主身上。”

俞佩玉道：“嗯。”

红莲花道：“那时俞盟主独子新丧，无暇及此，这件事自然落在丐帮身上，要饭的若去调查件事，总比别人方便得多。”

俞佩玉苦笑道：“不错。”

红莲花道：“是以半个多月前，李渡镇上叫化子突然多了起来，他们挨家挨户地去要饭，谁也不会怀疑他们是在调查一件足可震动武林的秘密。”

俞佩玉笑道：“也就因为如此，是以普天之下，谁也不敢轻犯贵帮的虎须。”

红莲花微微一笑，接着又道：“经过十天不眠不休的调查，他们发现这李渡镇上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只有李家栈后一座小楼上住着的两个人，镇上的人竟没有一个知道他们的来历，是以他们的目标，就对向这两个人了。”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后来又怎样？”

红莲花道：“他们在这小楼上守望了一日，还未窥出任何动静，楼上住的那位……那位小姑娘，却已发现了他们的动静，到了晚上，守望在那里的五个本帮弟子，身后背着的品级麻袋，竟全都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他沉着脸接道：“本帮弟子将这麻袋瞧得比什么都重，平时小心守护，谁也不敢大意，这人既能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偷去他们的麻袋，也就能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摘下他们的脑袋，他们这时才知道这位小姑娘是位高人，也已知道这是人家在警告他们，叫他们莫要再管这里的闲事。”

俞佩玉苦笑道：“谁知她反而因此弄巧而成拙了，是么？”

红莲花沉声道：“正是，丐帮弟子活着就是为了要管闲事的。”

俞佩玉道：“原来帮主也就为了这缘故，才会取道川中的。”

红莲花道：“非但如此，本帮为了处治叛徒，本定在太行召开的大会，也为了这件事，才移到川中来。”

俞佩玉默然半晌，缓缓道：“如今帮主已认定了那二十余人的失踪，和小楼的朱姑娘有关？”

红莲花道：“不错！俞盟主听了本帮弟子的禀报后，就号召了许多位武林高手，到这李渡镇上，以下棋为名，在那小楼对面的李家栈，暗中窥探了许久，终于断定住在这小楼上的，就是销魂宫主的后人和风三！”

俞佩玉长叹道：“原来这其中还有许多曲折，我先前倒将此事看得太简单了。”

红莲花目光闪动，厉声道：“你若听我良言相劝，不如快离开这是非之

地，否则到了子时，玉石俱焚，那就更可惜了。”

俞佩玉沉思了半晌，缓缓道：“事情或许也不象帮主看得这么简单……”

红莲花沉声道：“我言已尽此，听不听都由你了。”

他瞧了俞佩玉一眼，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突又住口，一掠而去。

俞佩玉匆匆走过了树林，李渡镇上的居民，还聚在那树林里，只不过面色更沉重，心情也更沉重。

其实俞佩玉的心情又何尝不更为沉重？这半日之间，他虽已听了许多秘密，却仍满怀疑窦，难以索解。

过了这片树林，前面有个小小的山坡，过了山坡，便是市镇，这时山坡后却忽有一阵呻吟声传了过来。

俞佩玉皱眉赶了过去，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婆，正蹲在山坡前的一块大石旁，不住呻吟呼痛。

虽是秋天，寒意并不重，这老太婆身上，却己穿着很厚的青布棉袄，瞧见俞佩玉走过来，就呻吟着呼道：“少……少爷，行行好，救我老婆子一救。”

看来只不过是个得了急病的老太婆罢了，但俞佩玉步步提防，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忍不住问道：“老太太可是这李渡镇上的人么？”

老太婆道：“是……是”

俞佩玉道：“别人都在那边林子里，老太太为何一个人走出来？”

老太婆伸出一只干巴巴的手，揉着眼睛道：“说来不怕少爷笑话，我老婆子孤苦伶仃，什么亲人都没有，别人嫌我脏，嫌我老，也都不肯照应我，只有小花陪着我。”

她老眼中已流下泪来，颤声接着道：“但那些人却不许我将小花带出来，这大半天来，小花一定快饿死了……好小花，乖小花，你别着急，奶奶就来看你了。”

说着话就要挣扎着爬起来，又仆地跌倒。

俞佩玉赶紧扶起了她，皱眉道：“小花是老太太的孙子？他们为何不许你带他出来？”

老人婆流泪道：“不错，小花是我的乖孙子，别人的孙子又吵又闹，但我的小花却再乖也没有，整天都乖乖地蹲在我面前，连老鼠都不去抓。”

“抓老鼠？”俞佩玉怔了怔，失笑道，“老太太的小花莫非是只猫么？”

老大婆竟嚎陶大哭起来，道：“不错，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眼中，她只不过是只猫，但在我这快要死的老太婆眼里，她却是我的命根子，若没有她陪着我，以后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呀……”

她挣扎着又要往前爬，嘶声道：“乖小花，乖孙子，奶奶就来喂你吃鱼鱼了，你不要哭，奶奶的肚子就算疼死，爬也要爬去喂你的。”

俞佩玉瞧她满头银丝般的自发，瞧着她们佝偻的身子，想到她生活的凄凉与寂寞，心下也不禁惨然，大声道：“老太太若是走不动，就让在下背你去吧。”

老太婆揉了揉眼睛，道：“你……你肯么？”

俞佩玉柔声笑道：“我的奶奶若还活着，也会和老太太你一样心疼小花的。”

老太婆一嘴牙齿都快掉光了的瘪嘴，已笑得合不拢来，道：“他们听说我要来喂小花，都拦着我，不许我来，只有少爷你……我老婆子一瞧见少爷，就知道少爷是个好人。”

她伏在俞佩玉身上，还在不停地唠唠叨叨，说俞佩玉是好心人，将来一定可以娶着个标标致致的小媳妇。

俞佩玉都被说得有些脸红了，幸好过了山坡走了片刻，就已入了小镇，俞佩玉这才问道：“不知老太太住在哪里？”

老太婆道：“我住的地方最好认，一找就可找到。”

俞佩玉笑道：“哦？是靠那边？”

老太婆道：“你瞧见了么，就在左边那小楼上。”

俞佩玉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不见了——这小镇上只有一个楼，这唯一的楼就是凤三先生和朱泪儿住的地方。

他已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也还未有任何动作，老太婆两条软绵绵的腿，已变得有如铁钳般钳住了他。

俞佩玉纵是天生神力，但被这老太婆的两条腿钳住，莫说挣扎不得，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

他大骇道：“老太太你……你究意想怎样？”

老太婆道：“我只求少爷将我背回家去。”

俞佩玉道：“但那地万……那地方……”

老太婆“咕”的一笑，有如枭枭夜啼，俞佩玉听得全身寒毛都竖了起来，只听老大婆吃吃笑道：“少爷你还不知道么？那地方就是我老婆子的家，里面住的，一个是我孙子，一个是我玄孙女儿。”

俞佩玉深深呼吸了两次，沉住了气，缓缓道：“老太太若和凤三先生过不去，要去找他，又何必要在下背着去，以老太太你腿上的力量，自己还怕走不到么？”

老太婆笑道：“少爷你是个好人，但我那孙子却一点也不孝顺，他看见我老婆子一个人去了，说不定就会一脚把我踢下来的。”

俞佩玉苦笑道：“如今你想要我怎样？”

老太婆道：“我只要你将我背上楼去，告诉他们，我是个病得快死了的老太婆，你将我救回去，求他给我些药吃。”

俞佩玉道：“然后呢？”

老太婆咯咯笑道：“以后的事，就不用你管了……我也管不着了。”

俞佩玉暗叹忖道：“不错，我将她背上楼去之后，她还会放过我么？”他只觉背后湿湿的，已流下冷汗。

老大婆道：“但少爷你现在可千万莫要乱打主意，我老婆子年纪虽大了，但要捏断你的脖子，还是象掐稻草那么容易。”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老太太，我别的不佩服你，只是你编的那‘乖小花，的故事，可真是教人听了一点也不会怀疑。”

小楼下的门是虚掩着的。

楼上的人，郭翩仙坐着发呆，钟静伏在他怀里，象是已睡着了，银花娘全身蜷曲在角落中，嫣红的面靥已惨白得毫无血色，眼睛瞪着那张床，本来一双最会说话的眼睛，此刻却是空空洞洞的，象是已变成了呆子。

那病人——凤三先生还是那么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只不过面色更红润、呼吸也正常了。

朱泪儿守候在他身后，脸上也有三分喜色。

俞佩玉已大步走上楼来。

他一走上楼，就大声道：“这位老太太在路上得了急病，我只有把她救

回来……我总不能看她病死在路旁，是么？”

这话说出来，郭翩仙皱了皱眉头，钟静睡着未醒，银花娘面上仍是毫无表情，凤三先生眼睛也未张开。

只有朱泪儿微微一笑，道：“这位老太太得的是什么病呀，等我替她……”

她语声忽然顿住，眼睛瞬也不瞬地瞪着这老太婆，满面俱是惊骇之色，就象是忽然瞧见了鬼似的。

老太婆把脸藏到俞佩玉身后，呻吟着道：“姑娘行行好，赏我老婆子一点药吧。”

谁知朱泪儿竟突然骇极而呼，大叫道：“胡姥姥……胡姥姥……你是胡姥姥。”

“胡姥姥”这三个字说出来，郭翩仙身子一震，面上也露出惊惧之色，似乎立刻就想夺门而出。

俞佩玉手心也淌出了冷汗，他记得他爹爹曾经告诉过他，当今天下最凶最狠的女人，就是胡姥姥，当今天下轻功最高，最会用毒的女人，也是胡姥姥，“十大高手”中，曾经有三个人将她困在阴冥山，无肠谷，围攻了七日七夜，还是被她活着逃出来了。

只听胡姥姥在他背后叹了口气：“早知道这小丫头认得我，我又何必费这么大的事。”

她向朱泪儿招了招手，道：“喂，小丫头，你怎会认得我老婆子的？说出来婆婆买糖给你吃。”

朱泪儿已紧紧抓住了凤三的手，颤声道：“三叔你看，胡姥姥没有死，她又来了。”

凤三还是没有张开眼来，只是缓缓道：“这人不是胡姥姥。”

朱泪儿道：“我认得她……我认得她，她还是穿着那身青布棉袄，头发上还是插着那根乌木针，连脚上穿的鞋子都和那天一模一样。”

凤三冷冷道：“她不是胡姥姥，胡姥姥已死了。”

朱泪儿道：“但……但她……她又复活了。”

凤三厉声道：“受了我化骨丹的人，莫说不能复活，就连鬼也做不成。”

这老太婆忽然纵声狂笑起来。

拗折竹竿，铁器磨擦，荒野狼嗥，夜枭哀啼……这些本都是世上最可怕，最难听的声音。

但这老太婆的笑声，却比世上所有的声音都难听得多，可怕得多，只听她疯狂地大笑道：“难怪我找我那狠心的妹子找不着，原来她果然已被你这病鬼害死了……死得好，死得好，她的确已活够了，早该死了……但她死了后，却叫我一个人孤孤单单，怎么还能活得下去呀……”

她笑声突然变哭声，哭声比笑声更难听十倍，众人全听得毛发惊然，俞佩玉更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

风三终于张开眼睛，目光一闪如电击。

他闪电般的目光瞪着这老太婆，厉声道：“你是胡姥姥的姐姐？”

老太婆道：“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她是胡姥姥，我也是胡姥姥，我们姐妹两个人，就是一个，分也分不开的。”

郭翩仙恍然暗道：“难怪江湖中人都说胡姥姥行踪飘忽，不可捉摸，同一天里，有人瞧见她在江南，却又有人瞧见她在河北，原来这胡姥姥竟是孪生姐姐两个，面目装束打扮也一模一样。”

只听胡姥姥狼嚎般哭喊着，又道：“ 你这死病鬼，臭病鬼，你杀了我的妹子，索性连我也一齐杀了吧。 ”

凤三淡淡道：“ 你就是来送给我杀的么？好，你过来吧。 ”

胡姥姥怪叫道：“ 你们瞧，世上竟真有这么狠心的人呀，他杀了我的妹妹，还想来杀我……你这病鬼难道连一点人心都没有么？ ”

凤三冷冷道：“ 你不愿死，就下去吧。 ”

胡姥姥道：“ 下去就下去，我既杀不了你，瞧着你更生气。 ”

俞佩玉听她要走了，赶紧就想转身下楼，虽然他也知道此番下楼之后，只怕终生都要受制于人，至死为止了。

谁知胡姥姥的腿突然在他肚子上向内一勾，他上半身就不由自主向前扑了过去，但觉一股劲道自他手臂间通过，他双臂也不由自主直挥而出，向躺在床榻的凤三先生直砍了下去。

这正是一着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 借刀杀人 ”，俞佩玉若是一击成功，固然最好，凤三先生若是反击，最多也只能伤得了俞佩玉，伏在他身后的胡姥姥，见到他一击不中，立刻就可全身而退的。

要知胡姥姥早已算准凤三躺在这么多床棉被里，绝对无法闪避，他只有一条路可走，要么就是挨俞佩玉两掌，要么就是反击回去，换句话说，凤三先生若不死，俞佩玉就非死不可。

但凤三先生若死了，她还会让俞佩玉活下去么？

算来算去，俞佩玉都是已死定了的。

朱泪儿忍不住放声惊呼起来。

只见凤三先生一双骨瘦如柴的手臂，突然自棉被里伸出，也不知怎么样一转，就托住了俞佩玉的手掌。

刹那间，俞佩玉只觉得又是一股大力自凤三先生的手，传入自己的掌心，但一转之后，突又缩回。

接着，胡姥姥自他肩井穴上注入他手臂的劲气，也随着凤三先生的这股力道，往俞佩玉掌心流了出去。

他只觉两条手臂里象是有一股火焰正在奔流不息，惊愕之下，心念闪动，已知道凤三先生竟以他的手臂作桥梁，将胡姥姥的真气“ 借 ”了去。世上竟有如此神奇的武功，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胡姥姥也发觉了，骇极大呼道：“ 凤三……凤老前辈，住手……饶命，我服你了。 ”

凤三缓缓道：“ 我本不愿妄取别人真气，但你既想取我性命…… ”

胡姥姥嘶声道：“ 我下次不敢了，求求你老人家饶了我吧。 ”

俞佩玉又是惊奇，又觉可笑，郭翩仙也瞧呆了。

突见胡姥姥一口咬在自己手背上，两条腿在俞佩玉背上一挺，整个人从俞佩玉身上跳了出去。

“ 砰 ”的，她身子撞上屋顶，又落了下来，坐在地上，不住喘气，突又跪了下去，叩头道：“ 我老婆子知错了，你老人家饶了我吧。 ”

凤三淡淡道：“ 你居然能自我掌下脱逃，也算不易……去吧。 ”

他忽又瞧着俞佩玉一笑，道：“ 只便宜了你。 ”

方才胡姥姥身子弹起时，俞佩玉立刻就觉得掌心的吸力消失，此刻觉两条手臂里，仍有真气流转不息。

他正不知怎么回事，朱泪儿抿嘴笑道：“我三叔从别人身上借来的真气，一大半都留给你了，你落了个大便宜，自己难道还不知道么？”

俞佩玉怔了半晌，瞧瞧自己的手，又瞧瞧胡姥姥，心里当真也不知道是欢喜，还是难受。

只见胡姥姥已佝偻着身子，蹒跚着往楼下走，虽然低垂着头，但一双眼睛里仍是凶光闪动，不住偷偷去瞟凤三。

凤三忽然道：“你且慢走。”

胡姥姥吓了一跳，颤声道：“三爷还有何吩咐？”

凤三缓缓道：“我与江湖中人，素无来往，更无过节，你此刻若是走了，必定要当我无缘无故杀了你妹子。”

胡姥姥垂首道：“老婆子不敢。”

凤三道：“你不妨留下来，听我告诉你，我是为了什么才杀她的？”

胡姥姥道：“前辈若要说，老婆子自然只有听着。”她嘴里虽说得象是被迫而听的，其实却恨不得凤三快些说出来。

俞佩玉也知道凤三先生此刻要说的，就是那故事的后半段，他想听这故事的迫切。实也不在胡姥姥之下。

谁知凤三还未说话，朱泪儿已抢着道：“三叔你还是歇歇，让我来说吧。”

凤三叹了口气，道：“那天的事，你还记得么？”

朱泪儿咬着嘴唇，一字字道：“那时我年纪虽然还小，但那天发生的事，每一件都好象已刻在我心上，我只要一闭起眼睛，就能看得见……那每一张脸。”

她虽然说得很轻、很慢，但语声中的怨恨之意，却令人听了不寒而栗，胡姥姥竟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战，赔笑道：“既是如此，姑娘就快说吧。”

朱泪儿目光忽然向她瞪了过来，道：“我先问你，你可知道我是谁么？”

胡姥姥苦笑道：“普天之下，除了朱宫主那样的母亲外，还有谁生得出姑娘这样的女儿？”

朱泪儿狠狠瞪了她一眼，才缓缓阖起了眼睛，缓缓道：“那天已是深夜时分，我母亲还没有睡，正在灯下为我缝制衣服，是一件准备在过年时给我穿的红衣服，还要在上面为我绣一只麒麟，她偷偷告诉我，希望这麒麟能为我带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弟弟。”

这些回忆，还是温馨而美丽的，朱泪儿苍白的脸上，也因这些温馨的回忆而焕发出美丽的光彩。

她嘴角噙着一丝甜蜜的微笑，接着道：“小孩子谁不喜欢穿新衣服，我简直等不及要穿上它，所以时间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守在旁边，不肯去睡。”

胡姥姥眨了眨眼睛，笑道：“销魂宫主居然会亲手缝制衣服，还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朱泪儿道：“我母亲不但亲手缝衣服，而且洗衣，煮饭，扫地……家里大大小小每一件事，都是她亲手做的，你不信么？”

胡姥姥赔笑道：“姑娘说的话，老身怎会不信。”

朱泪儿道：“那时外面已起更了，小镇里的人睡得很早，四下静悄悄的，听不见一丝声音，就象现在一样。”

风吹窗户，四面果然是静寂如死，众人心里也不知怎地，竟突然生出一股寒意，象是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朱泪儿道：“那时我母亲似已感觉到有什么不祥的事将要降临，心象是乱得很，她本在绣麒麟的眼睛，竟用错了三次针，就在这时，突听‘扑棱棱’一声，一只宿鸟，忽然自对面屋顶上飞起。”

说到这里，朱泪儿面上的笑容已消失不见，大家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紧张了起来。

朱泪儿道：“我吃了一惊，扑到妈的怀里，她一面拍着我，突然从针匣里抓起一把绣花的针，向靠近屋顶的一个小气窗洒了出去。”

胡姥姥笑道：“宿鸟惊起，便知道是有夜行人到了，令堂果然不愧是老江湖，这一把钢针洒出，窗户外面那小子不倒霉才怪。”

朱泪儿冷冷道：“窗户外面的，就是胡姥姥。”

胡姥姥怔了怔，强笑道：“噢，是……是么？”

朱泪儿道：“我母亲那把针洒出后，竟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她立刻就知道有高手到了，就将我爹……”

她闭起眼睛，长长透了口气，才接道：“就将东方美玉拍醒，将我交给他，那时我只觉我妈的脸色突然变得毫无血色，但东方美玉却象是高兴得很。”

俞佩玉叹了口气，暗道：“这样刻薄无情的男子，也就难怪朱泪儿不肯将他认做父亲。”

朱泪儿道：“这时窗子外已有人笑道：‘好高明的满天花雨撒银针，只可惜遇着我老婆子，就没有用了’。”

这句话说出来，大家的眼睛，都向胡姥姥瞧了过去。

胡姥姥干笑一声，道：“姑娘那时有多大？”

朱泪儿道：“四岁。”

胡姥姥笑道：“四岁的孩子，就能将别人说的话，记得如此清楚了么？”

朱泪儿淡淡道：“有些人纵然活到七八十岁，反而越老越糊涂，有些人虽只有四岁，但已懂得很多事了，何况……”

她眼睛瞬也不瞬地着胡姥姥，一字字缓缓道：“有人若在你四岁时杀了你的母亲，他在那无所说的每句话，每个字，你也永远不会忘记的。”

胡姥姥竟是被这双眼睛瞧得心里生寒，垂首干笑道：“我那妹子的确是老糊涂，总喜欢多管别人的闲事。”

朱泪儿“哼”了一声，接着道：“我母亲一听这话，就已猜出窗外是什么人，就说：‘胡姥姥，我与你素来没有纠葛，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就在这时，四面的窗户突然一齐开了，屋子里立刻多了十几个人，这些人来得好快，虽是自窗外掠入的，看来却象是突然从地下出现的鬼魂。

胡姥姥叹道：“原来他们竟来了十几个……”

朱泪儿道：“屋子本来不大，十几个人一下子就将屋子挤满了，我母亲被围在中间，连退路都被封死。”

胡姥姥忍不住道：“那些人长得是何模样？”

朱泪儿道：“为首一人，个子高高的，羽衣星冠，看来似乎是仙风道骨，令人尊敬，其实……其实却也是个恶毒的小人。”

胡姥姥笑道：“这人想必就是不夜城主东方大明了。”

朱泪儿道：“还有一人，满面虬髯，身材魁梧，一张脸生得如同锅底，所用的兵刃，看来竟好象一座宝塔。”

胡姥姥动容道：“原来李天王也在。”

朱泪儿冷冷道：“ 还有一人，满头白发，嘴里牙齿都掉光了，脸上笑眯眯的，象是个心地很慈祥的老婆婆，其实她的心却毒如蛇蝎。 ”

她不用再说明，别人也知道她说的是谁了，眼睛不由得又向胡姥姥瞪了过去，胡姥姥抹了抹脸，干笑道：“ 骂得好，老身我若是见了她，也要痛骂她一顿的。 ”

朱泪儿道：“ 我母亲见了这些人，自然不免吃了一惊，但瞬间就镇定下来，问他们究竟是想来干什么？ ”

胡姥姥赔笑道 :“ 不错，这些人来头虽都不小，但朱宫主也未必怕他们。”

朱泪儿道：“ 那东方大明就大骂起来，说我母亲诱拐了他的儿子，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我母亲虽然听得很生气，但知道这人就是自己的家翁，也不敢发脾气，还以为这是个误会，想加解释。 ”

胡姥姥道：“ 东方老儿最是护短，怎会听你母亲的话。 ”

朱泪儿道：“ 他果然连话都不让我母亲说，我母亲就想要东方美玉自己去说，谁知东方美玉忽然一个跃身，掠到东方大明身后，也指着我母亲大骂起来，而且骂得比他爹爹东方大明还要难听得多。 ”

胡姥姥叹道：“ 男人大多都是没良心的。 ”

钟静也已醒了，此刻触动心事，竟嘤嘤啜泣起来。

朱泪儿目中也有了泪珠，道：“ 我母亲直到这时，才知道东方美玉是这样的人，她多年的真情，竟交给这种人手上。在这一刻之间，她忽然变得心灰意冷，连话都不想说了，只问东方美玉父子，肯不肯将我教养成人。 ”

说到这里，她已是泪流满面，就连银花娘都流下了眼泪，众人心情亦是十分黯然，一个个俱都垂首无语。

过了很久，朱泪儿才擦了擦眼睛，接着道：“ 东方美玉自然一口答应，还说女儿也是他的，他自然会好生照顾我，我母亲最后瞧了他一眼，就要死在他面前。 ”

众人都不禁惊呼一声，但也知道，她母亲必定还不会死得这么快，否则以后那许多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朱泪儿凄然道：“ 那时我年纪虽小，但已隐约猜出这是怎么回事了，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我母亲狠下了心不理我，她就要举刀自尽，谁知就在这时，那胡姥姥突然飞鸟般掠了出来，夺过了我母亲手里的刀。 ”

胡姥姥笑道：“ 我妹子虽然是个老糊涂，但在那些人中，看来倒还是她的良心最好。 ”

朱泪儿冷笑道：“ 哼！ ”

第二〇章　不堪回首

朱泪儿继续叙述惨痛的往事，道：“这时双方的距离，已不及三十丈了，只因我母亲怀里抱着我，身手总要受些影响的，而且，她多年以来，只是想专心专意地做一个安分人家的主妇，功夫虽未完全搁下，终也退步了许多。”

俞佩玉叹道：“功夫不进则退，那是必然之理。”

朱泪儿道：“她眼见已将被追着，就在这时，突见二条人影，如惊鸿，如神龙，自半空中急坠下来挡住了她的去路。”

听到这里，大家又不禁轻呼了一声，失声道：“这又是什么人？”

朱泪儿也不回答，只是接着道：“我那时虽还不懂得武功高低，但也瞧得出这人的轻功，竟比我母亲还要高出许多。”

胡姥姥道：“哦？”

她眼角一瞟，众人也不禁都向凤三先生瞧了过去，大家心目中，都已隐约猜出，来的是谁了。

朱泪儿道：“我母亲见到有人挡路，眼睛都急红了，不问皂白，就一掌拍了过去，谁知这人轻轻闪过之后，并未向母亲还击出手，反而绕过了她，双手一伸，将后面追来的那些人，一齐拦住。”

她长长吐了口气，道：“现在你们想必也已知道这是什么人了？”

众人齐声道：“嗯。”

朱泪儿也瞧了凤三一眼，眼角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道：“那时我三叔还是位翩翩佳公子，那天他身上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自半空中飞降而下，看来简直象神仙一样。”

胡姥姥干咳一声，道：“凤三公子的风采，老身昔年也听到过的。”

朱泪儿道：“东方大明等人，虽也是武林中顶尖高手，但瞧见三叔这一手惊世骇俗，天下无双的轻功，也不禁都被震住了，只是东方大明究竟比较沉得住气，就问三叔：‘是何来意，又是何来历’？”

胡姥姥道：“东方大明久居海隅，认不出凤三来还是情有可原，但李天王，我妹子这些人，难道还猜不出来这就是风三公子么？普天之下，除了风三公子外，还有谁这么轻的年纪，就有这么高的功夫？”

朱泪儿道：“我母亲这时已远在十余丈外，听到东方大明问出这句话后，胡姥姥突然惊呼出来，说出来三叔的名号，我母亲也立刻停住了脚，只因她知道凤三叔既已救了她，就再也不会让她被人冤枉，被人欺负了。”

听到这里，床榻上的凤三先生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道：“谁知我……我……”

朱泪儿赶紧奔过去跪了下来，流泪道：“这怎么能怪三叔，三叔你又何必难受？”

凤三黯然良久，闭起眼睛，道：“你……你说下去吧。”

朱泪儿垂着头站起来，也闭着眼沉默了半晌，才接着道：“三叔当时就将其中曲折说了出来，大骂东方美玉的无情无义，那些人听得全怔住了，也不知是相信，还是不信。”

俞佩玉叹道：“他们心里纵然不信，嘴里只怕也不敢说出来。”

朱泪儿道：“只有那李天王素来自高自傲，东方大明虽然也听过三叔的名头，究竟还不知道三叔有多么厉害，两人心里只怕都在想：‘你纵然武功高明，但究竟人单势孤，难道还能强得过我们这许多人么？’两个悄悄打了

个眼色，心里想得完全一样，竟忽然一齐向三叔施出了杀手。”

胡姥姥叹道：“这两人只怕是活得不耐烦了，他们难道未听说过：‘垂天大星江南凤，凤鸣千里天地动’么？”

这句话俞佩玉从未听过，只觉胡姥姥说得音节铿锵，心里不知不觉也有一股热血直冲上来。

朱泪儿道：“三叔是何等人物，自然早已算准他们这一着了，面上却仍是不动声色，当时我在远远瞧着，只见那看来有好几百斤的铁宝塔，向三叔当头击下，风声之猛，我虽远在十多丈外，衣袂都被震得飞起，再瞧见东方大明还在一旁夹击，我实在是又惊又怕，竟被吓得哭了起来。”

众人也不禁听得为之色变，朱泪儿接道：“谁知就在这时，三叔突然清啸一声，啸声虽响彻云霄，但听来丝毫不令人难受，反觉也不知有多么好听。”

胡姥姥抚掌道：“这就叫做‘千里凤鸣，其清入云，凤鸣千里，魂魄难寻’了！”

朱泪儿道：“长啸声中，也不知怎地，李天王身子竟也飞了出去，那铁宝塔却已到了三叔手里，他双手一搓，竟将这铁主塔搓成了一条铁棍。”

众人听得世间竟有这么样的掌上功夫，都不禁为之骇然。

朱泪儿道：“那东方大明显然也着了一招，此刻更吓得呆了，三叔却望着他冷笑道：‘看在你媳妇的面上，饶了你。’他一面说话，一面又将那铁棍弯成一个圆圈，随手抛了出去，只听‘噗’的一声，远处一株合抱大树，已应声而断。”

说到这里，她长长吐出口气，道：“三叔这一手露出来，那些人就没有一个敢再妄动了。”

大家听到这里，虽然明知她母亲到后来还是难逃一死，但还是觉得心胸一畅，也不禁长长吐出一口气来。

但是大家却也更奇怪，不知道销魂宫主到后来为何还是难逃一死，更不知道凤三先生又怎会受了伤的。

暮色将临，小楼上已渐渐黝黯。

俞佩玉忍不住道：“这件事后来难道又有什么惊人的变化不成？”

朱泪儿倒了杯茶，服侍他三叔喝了，才缓缓道：“我母亲瞧见三叔之威，已慑住了大家，就赶过来叩谢他的大恩，三叔就问我母亲，想将此事如何处理？”

俞佩玉叹道：“那东方美玉虽然对令堂不起，但令堂想必还是不忍伤了他的。”

胡姥姥叹道：“不错，女人的心总是比较软些。”

郭翩仙微笑道：“但其中也有硬的，而且硬得可怕。”

朱泪儿好象没有听到他们的话，目光痴痴地瞧着窗外逐渐沉重的暮色，又呆了半晌，才接着道：“我母亲听了三叔的话，只是流泪，也不开日，三叔就问她：‘可是要我杀了这负心人么？’我母亲还是没有开口，却摇了摇头，三叔就说：‘既是如此，就叫他远远的滚吧。’……”

她长长叹息了一声，才接着道：“谁知我母亲听了这话，竟放声痛哭起来。”

俞佩玉忍不住道：“令堂既不肯杀他，又不肯放他，究竟是想怎么样呢？”

朱泪儿垂首道：“我母亲她……她……”

凤三突然接口道：“你歇歇，让我来接着说吧。”
朱泪儿揉了揉眼睛，垂首道：“是。”
凤三道：“当时我也不免奇怪，朱媚既不忍杀他，又不让他走，究竟是想要我怎么样呢？”他叹了口气，接道：“女人的心意，我一向捉摸不到，正在为难时，那胡姥姥突然插了嘴，说朱媚的意思她是知道的。”
俞佩玉苦笑道：“不错，女人的心意，也只怕唯有女人能猜得到。”
凤三道：“当时我自然就让她说出来，胡姥姥就走到朱媚面前，悄悄笑着说：‘宫主的意思，是否还想要和东方公子重归于好呢’？”
“我听了这话，忍不住大怒起来，心里想到这东方美玉既然对朱媚无情，朱媚不杀他已是很客气了，又怎肯再与他和好。”
“谁知朱媚听了这话，竟然立刻不哭了，胡姥姥回头向我一笑，道：‘前辈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但我还是不信，就问朱媚是不是这意思，我一连问了好几遍，朱媚虽然不哭了，还是死也不肯开口。”
银花娘突然叹道：“既不哭，也不开口，那就是默认了。”
凤三苦笑道：“我过了很久，才算明白她的意思，虽觉得这么做太便宜了东方美玉，但这既是朱媚自己的意思，我也不能勉强。”
俞佩玉叹道：“世上只怕也唯有这男女之情，是谁也勉强不得的。”
凤三道：“那些人见我有了允意，都松了口气，东方大明还将他儿子拉了过来，父子两人，双双向朱媚赔礼，到了这时，我更无话可说了。
俞佩玉道：“那东方美玉又是何态度呢？”
凤三道：“他自然满面都是悔罪之色，朱媚本来还是满面怒容，到后来眼睛也亮了，脸色也红了，眼看一天云雾俱散，谁知这时胡姥姥又在旁出了个主意。”
俞佩玉道：“什么主意？”
凤三道：“她说，东方美玉和朱媚虽然情投意合，但没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究竟算不得正式的夫妇，所以她现在就要来做媒，让东方美玉和朱媚在他父亲面前，正式结为夫妻，还要请我来为朱媚主婚。”
胡姥姥笑道：“这岂非是个好主意？”
凤三冷冷道：“当时我也觉得是个好主意，于是大家又一齐回镇，回到这小楼上，由大家置酒为新夫妇贺喜。”
俞佩玉眼睛一亮，失声道：“置酒？”
凤三道：“不错，置酒。”
俞佩玉一字字道：“酒中莫非有什么毛病？”
凤三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你年纪虽轻，但阅历实比我那时丰富多了。”
俞佩玉暗叹忖道：“前辈只怕是自命武功无敌，从未将别的人放在心上，也从未想到有人敢来暗算你。”
这些话他并未说出来，凤三已接着道：“你心里必定要认为我太过自负，总认为别人不敢害我的，这只因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如何。”
他长叹接道：“你当时若在那里，瞧见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开心已极，你也绝不会怀疑到有人会害你的。”
俞佩玉忍不住道：“若有人要加害前辈，又怎会让前辈看出来 呢？”
凤三脸色更是沉重，久久作声不得。
朱泪儿这时已缓过气来，抢着道：“这还有别的原因，第一，三叔认为

这些人都是江湖的知名之士，总不致使出太卑鄙无耻的手段。”

俞佩玉苦笑道：“有时越是自命侠义之辈，手段反而越是卑鄙得可怕，只因这些人若是做出坏事来，别人非但不会提防，而且还不会相信。”

朱泪儿也默然了半晌，缓缓道：“第二，以三叔那时的功力，纵然喝下一杯毒酒，也能以内力逼出来，何况他还眼瞧着酒是自同一个壶中倒出来的。”

郭翩仙瞟了胡姥姥一眼，道：“若是普通的毒药，凤老前辈喝入自无妨，但胡姥姥使毒的功夫，可算得是海内无双，凤老前辈纵然功力绝世，究竟也不是铁打的肚肠。”

朱泪儿道：“后来三叔才知道，她并没有在酒中下毒，但却在三叔和我母亲用的酒杯上涂了一层极厉害的毒药。”

俞佩玉道：“酒中有毒，酒味总会改变一些，凤老前辈喝下第一杯后，难道还尝不出来？又怎会再喝第二杯？”

郭翩仙忍不住又道：“就算凤老前辈未曾觉出，朱宫主也是使毒的大行家，又怎会觉察不出呢？”

朱泪儿叹道：“就因为毒药涂在酒杯上，酒又是冷的，第一杯酒倒下后，大家立刻就举杯干了，毒药溶入酒中并不多。”

郭翩仙道：“但后来……”

朱泪儿道：“后来毒药溶化得虽然越来越快，但那时三叔和我母亲都已喝了不少，感觉已渐渐迟钝。”

她垂下头接道：“各位要知道，那天我母亲的心情实在太高兴了，一个人若是太快乐时，对别人的提防之心就会少得多的。”

郭翩仙叹道：“看来胡姥姥下毒时，竟已将每一个因素都计算进来，此人下毒的手段，果然是无人能及。”

众人想到那胡姥姥心计之毒辣，行事之周密，心里都不禁有了寒意，对眼前这胡姥姥，也不禁起了提防厌恶之心。

俞佩玉本来就站在她身旁，此刻竟避如蛇蝎，远远走开，钟静更是扭转头，连瞧也不愿瞧她的眼。

朱泪儿道：“这顿酒喝了半个多时辰后，我母亲突然向三叔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再三叩谢三叔的救命之恩。”

凤三叹道：“我见她此时就来谢恩，心里虽觉有几分奇怪，但也没说什么，她又笑盈盈走过去，拉起东方美玉的手，道：‘多蒙各位前辈之赐，使你我今日得成夫妻，无论如何我心里都感激的’。”

“东方美玉也立刻赔笑道：‘我自然也感激得很’。”

“朱媚又笑道：‘常言道，夫妻同命，我虽未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但愿同年同日同时死，你愿意么？’

“我听她竟在大喜之日，忽然无缘无故他说起‘死’字，心里正在怪她为何要自取不吉。

“东方美玉已先笑道：“如此高兴的时候，你为何说出如此不吉利的话来’？”

“朱媚眼睛望着他，微笑道：‘我只问你愿不愿意？’

“东方美玉笑得象是已有些勉强，只得点头道：‘我自然也是愿意的’。”

“谁知他话还没有说完，朱媚突然将他的手一拗，只听‘咔嚓’一声，他手臂已被生生折断。”

众人听到这里，不禁都失声惊呼起来，当时东方大明等人见了这一幕时的惊动之情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俞佩玉惨然道：“想来这时，她已发觉自己中毒无救了，她先向前辈叩谢大恩，正是与前辈行诀别之礼。”

银花娘叹道：“她当时极力不动声色，原来早已立定了决心，要和那负心无义的人同归于尽。”

凤三叹道：“但是当时我还不知究竟，正在问她为何如此，东方大明等人已惊呼怒骂着向她扑了过去。”

“朱媚却已扼住东方美玉的脖子，大喝道：‘你们谁再往前一步，我就先要他的命。’

“东方大明等人投鼠忌器，果然不敢再动。”

“朱媚这时才惨然对我说，酒中已下了不救之毒，毒已入骨，她已必死，只求我为她照顾泪儿。”

“我暗中一运气，就发觉自己竟也中了毒，毒性发作得本极和缓，我一运气，手脚立刻变成紫色。”

“朱媚一瞧我的模样，神色更是凄惨，只因她这时终于也发觉，我中的毒比她的更深，更是无救的了。”

听到这里，众人心上都象是压上了块石头，闷得透不过气来。朱泪儿揉了揉眼睛，缓缓道：“那时我正坐在张小椅子上吃我母亲自己亲手做的肉圆子，见了这情况，肉圆子也骇得掉在地上。

“这时三叔却又发出那鸾凤般的清啸声。”

“胡姥姥脸色大变，身子往后退，口中叱道：‘这毒药乃是东方岛主采炼的九九八十一种绝毒之物配成的，你若敢妄动真气，立刻就必死无救’。”

俞佩玉忍不住道：“毒药怎会又是东方大明配成的呢？”

郭翩仙微笑道：“胡姥姥又奸又猾，眼见凤老前辈余威犹在，怎敢承认毒药是自己配的，这句话不但要稳住凤三老前辈，而且还想栽东方大明的赃。”

俞佩玉长叹道：“如此毒辣的人，倒真可怕得很。”

朱泪儿道：“但她却低估了三叔的功力，那时毒性已大作，但三叔还是以惊人的功力逼在丹田腹下，长啸着向东方大明扑去。

“我母亲在一旁大呼道：‘毒药绝不是东方大明配的，是胡姥姥，风老前辈你快抓住她，逼她将解药拿出来，也许还有救。’

“就在她老人家说完这句话的功夫，东方大明双掌己被三叔震断，当胸又着一掌，口吐鲜血而倒。”

“别人见到名震天下的东方岛主竟不堪三叔一击，更骇得心胆皆丧，有的人已想夺路而逃。

“但三叔那时已动了真怒，怎肯放他们逃走，只听‘咔嚓，扑通，哎哟’一连串惊呼声，跌倒声，兵刃骨骼折断声中，满屋子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已没有一个还是活的，鲜血将四面墙壁都染得象是画满了红花。”

俞佩玉心里的一口闷气，这时才都吐了出来，却忍不住道：“那胡姥姥呢？”

朱泪儿道：“只有胡姥姥还没有死，三叔先废了她的双腿，到最后才逼她拿出解药来。”

郭翩仙叹道：“但这毒药既是九九八十一种毒物配炼成的，只怕她自己

也没有解药了。”

朱泪儿道：“正是如此，我母亲知道不假，就要她说出这八十一种毒药的名字来，只要知道毒性，慢慢总可将解药找全的。”

郭翩仙道：“不错。”

俞佩玉道：“但……但她没有说出来么？”

朱泪儿道：“那老狐狸贪生怕死，只要有求生的机会，她怎肯放过，谁知她刚说了两种毒药，旁边忽有一蓬毒针飞来，全都钉在她背上。”

“只听东方大明厉声狂笑道：‘凤三，你杀了我，你也得陪着我死，天下再也没有人能救你了’。”

“原来他功力深厚，虽中了三叔一掌，还没有死，只怕胡姥姥要说解救之方，就先杀了她灭口。”

她语声渐渐沉缓，终于黯然垂首无语。

这段曲折而悲惨的故事，总算由她嘴里结束，而她亲口说出了她一家悲惨的遭遇，其心情之沉重，自也可想而知。

俞佩玉等人也总算听完了这段故事，他们虽非局中人，但一个个心里也是感慨万千，黯然无语。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得胡姥姥长长叹息一声，喃喃道：“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她将这句话一连重复了七八次，忽然长身而起，向病榻上凤三先生深深一礼，垂着头叹道：“原来我妹子并非凤三爷杀死的，何况……她将三爷害成如此的模样，三爷就算杀了她，我老婆子也是无话可说。”

她居然说出如此通情达理的话来，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凤三神情似乎十分萧索，挥手道：“该死的人已都死了，往事再也休提，你……你去吧。”

胡姥姥道：“多谢三爷。”

她往楼下走了两步，忽又回首道：“东方大明自作聪明，却也错了。”

凤三道：“哦？”

胡姥姥道：“他以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能解前辈之毒，却忘了还有我老婆子。”

朱泪儿跳了起来，大喜道：“不错，她妹子配制的毒药，她自然知道如何解救。”

胡姥姥笑了笑，道：“姑娘还有件事没有明白。”

朱泪儿道：“什么？”

胡姥姥道：“那毒药其实就是我老婆子配制的，所以我妹子身上才没有解药。”

这句话说出，大家俱是又惊又喜。

朱泪儿的脸都兴奋得红了起来，嘎声道：“你……你身上难道有解药么？”

胡姥姥怀中取出个紫檀木的小匣子，道：“解药就在这里。”

这件事实在来得太突然，太幸运，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朱泪儿盯着她的手中的木匣子，全身都颤抖起来。

胡姥姥叹了口气，道：“这解药我老婆子本来也不想拿出来的，但三爷实在是大仁大义，若让三爷这样的人终生无救，天下岂非没有天理么？”

朱泪儿颤声道：“想……想不到你还有些良心。”

她一把将那木匣子抢了过来，象是生怕又被人抢去似的，紧搂在怀里，

目中已是热泪盈眶，喜极大呼道：“三叔，三叔……我们终于有救了，这么多年简直就象场噩梦，现在噩梦终于已做完了，三叔你高兴么？”

凤三亦是心情激动，不能自己，在经过这么多年非人能堪的苦难后，骤能脱离苦海，他又怎么能不高兴。

朱泪儿扑倒在床前，喜极之下，竟放声痛哭起来，凤三先生轻抚着她的柔发，似乎想说什么，但语声哽咽，竟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胡姥姥也似瞧得十分感动，唏嘘叹道：“好人自有好报，公道自在人心，唉，我老婆子现在也该走了。”

俞佩玉忽然横身挡住了她的去路，道：“那真的是解药么？”

胡姥姥微笑道：“小伙子，你只怕是遇见的坏人太多了，所以对任何人都不肯相信，你看我老婆子象忍心来害凤三先生这样的人么？”

俞佩玉缓缓道：“我的确遇见的坏人太多了，所以现在已知道，纵是凤老前辈这样的人，有时也会被人害的。”

郭翩仙忽也插口道：“何况，凤老前辈借去了你的武功，你反而要来救他？这就连在下都不免开始怀疑起来，世上是不是真有这么好的人。”

其实他早已有点怀疑，只是觉得事不关己，所以未曾开口，此刻俞佩玉既己发难，他自也乐得来做好人。

朱泪儿听了他两人的话，一颗心不觉又自半空云霄沉入了地底，缓缓站了起来，瞪着胡姥姥道：“你……你说，这究竟是不是解药？”

胡姥姥叹了口气，道：“姑娘若也不信，不如还给我老婆子也罢。”

朱泪儿厉声道：“哪有这么容易，这若不是解药，我就要你的命。”

胡姥姥苦笑道：“姑娘要怎样才肯相信呢？”

朱泪儿道：“你先吃一粒让我瞧瞧。”

俞佩玉只道胡姥姥此番必定要作法自毙了，谁知胡姥姥竟立刻将那匣子接了过来，笑道：“既是如此，我老婆子就吃一粒给姑娘瞧瞧。”

郭翩仙忽又冷冷道：“你若先已服了解药，这匣子纵是毒药，你吃下去自也没关系。”

胡姥姥叹了口气，道：“这才叫做人难，难做人了。”

她眼珠子一转，忽然笑道：“但幸好我老婆子还有个法子证明这匣子里装的是什么？”

朱泪儿咬牙道：“你最好有法子证明，否则……哼！”

只见胡姥姥又自怀中取出个木匣子，这只匣子虽也是紫檀木雕成的，却已染成鲜血的红色。

胡姥姥道：“这匣子装的，就是那天我妹子用来害人的毒药。”

她自匣子里取出一撮淡血色的粉未，竟一口吞了下去，众人不由得又吃了一惊，胡姥姥却笑道：“我看姑娘目有异光，体质必定大异常人，一些剧毒之物，别人吃了会立刻毙命，姑娘吃下去却安然无妨的。”

她微笑着接道：“不知我老婆子看得可对么？”

朱泪儿道：“哼。”

她嘴虽没有说，心里也不禁暗暗佩服这老婆子的眼力。

胡姥姥道：“但姑娘有此异禀，却又绝非天生的是么？”

朱泪儿默然半晌，终于沉声道：“不错，这只因我为了要试出三叔中的究竟是什么毒，所以决心将世上每种毒药都设法弄来尝一尝，从它们毒发后的征象，来研究它们的毒性究竟如何？有什么解救的法子。”

胡姥姥微笑道：“不错，无论任何毒，只要吃的不超过限量，都不会致命的，而且你若将这种药吃多了，以后对这种毒就有了抵抗之力。”

她叹了口气，又接道：“但此事说来虽好象很容易，其实却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姑娘的决心与毅力，实在令我老婆子佩服。”

众人想到朱泪儿小小年纪，就每天以身试毒，明知自己若是稍一不慎，超过限量，就要以身相殉。

大家再想想自己，实在谁也没有这样的决心和胆量，对这小小的女孩子，又不禁多了几分敬意。

朱泪儿却只是淡淡道：“这也算不了什么，有些毒药非但不苦，而且还甜得很。”

胡姥姥笑道：“要命的药大多很甜，只有救命的药才是苦的，良药苦口，这句话正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朱泪儿叹道：“正是如此。”

胡姥姥道：“但以我老婆子看来，姑娘你能找到的毒药，必然不会太珍贵，若是蛇蝎之毒，姑娘此刻服下自然无妨，但若是我老婆子这样的毒药……”

她笑了笑，接道：“不是我老婆子卖狂，这毒药纵然是姑娘也禁受不起。”

朱泪儿抬起头，想说什么，但一个字也未说出口来。

只因她忽然发觉，胡姥姥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此刻竟已变成紫的，连眼睛里都发出了紫光，那模样实是说不出的狰狞可怕，不但朱泪儿瞧得呆住了，众人随着她望去，心下也不禁为之骇然。

胡姥姥却笑道：“我老婆子方才所吃的毒，此刻已发作，姑娘既是内行人，现在可以瞧瞧，这毒性发作的情况，是否和凤三先生那天毒发时相同？”

她语声已模糊不清，身子也开始痉挛。

朱泪儿变色道：“不错，正是这模样。”

凤三先生也从床上坐了起来，嘎声道：“毒已发作至此，你还不快服解药？”

胡姥姥这才自那紫檀木匣里，取出粒淡黄色的药丸服下，众人虽站得远远的，也已觉出这药丸竟是又腥又臭，难以入口。

胡姥姥瞧得他们面上神情，笑道：“良药非但苦口，而且还臭得很是么？但救命的药虽臭也有人肯吃，毒若是臭的，还有谁会上当？”一直没有说话的钟静，此刻忽然长叹道：“这句话实是含意深刻，但世上又有几人能领悟呢？”

胡姥姥微笑道：“小姑娘，你记着，男人的甜言蜜语，有时比致命的毒药更可怕。”

钟静瞧了郭翩仙一眼，垂首无语。

过了半晌，胡姥姥面色竟已渐渐恢复正常，这毒药虽厉害，解药竟更奇妙，胡姥姥长长吐出口气，笑道：“姑娘此刻可相信了么？”

朱泪儿垂首道：“方才我错怪了你老人家，你老人家莫要见怪。”

胡姥姥笑道：“我怎会怪你，小心些总是好的。”

朱泪儿此刻哪里还有丝毫怀疑，只觉又是惭愧，又是感激，接着那解药，就向凤三先生奔过去。

胡姥姥目光自俞佩玉和郭翩仙面上扫过，微笑道：“现在我老婆子可以走了么？”

俞佩玉虽然还是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但事实俱在，他也无活可说，只有当头一揖，道：“失礼之处，但请恕罪。”

胡姥姥笑了笑，忽然转身走到郭翩仙面前。

郭翩仙想到自己方才对她种种为难之处，才发觉自己实在不该得罪这种人，脸色已有些发白了，强笑道：“前……前辈千万……”

胡姥姥一笑道：“你用不着害怕，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你虽在找我的麻烦，我也没有怪你，反而觉得你这人真是个人才，以后不妨来找我老婆子盘桓盘桓。”

她瞧着钟静又一笑，道：“我老婆子已老掉牙了，想来你总不会吃我老婆子的醋吧。”

郭翩仙怔了半晌，只见她已走下楼了，不禁摇头苦笑道：“这老婆子可真是个奇怪的人，简直教人摸不透她……”

凤三先生终于已将解药服了下去——他被中的毒物，自然也早已被朱泪儿诱入一只坚韧的麻袋里。毒性既解，还要这些厌物则甚？

朱泪儿开心得就象是只百灵鸟似的，吱吱喳喳，问个不停，俞佩玉便将此行经过简要地说了出来。

凤三先生盘膝坐在床上，皱眉道：“原来是怒真人，据说此人气功不弱，你看怎样？”

俞佩玉叹道：“确是名不无虚。”

朱泪儿笑道：“无论他气功多么强，也没用的，现在三叔毒既已解了，他们来一个，就叫他们倒一个，来两个，就叫他们倒一双。”

俞佩玉默然半晌，忍不住道：“以晚辈这一日所见所闻，前辈确是大仁大义，但他们此来，也并非全无道理。”

朱泪儿瞪眼道：“他们有什么见鬼的道理？你倒说给我听听。”

俞佩玉沉声道：“只因姑娘做的事……”

朱泪儿跳了起来，道：“他们必定对你说，江湖中有许多人失踪，都是被我害的，是么？”

俞佩玉深深吸了口气，道：“正是如此。”

朱泪儿冷笑道：“但你可知道那些人为何会走进这间屋子么？”

俞佩玉道：“不知道。”

朱泪儿道：“他们有的人是为了要欺负我，有的人要来抢劫，是他们自己先存了恶意，我才会找上他们，只因这些人本就该死，你若瞧见这种又好色，又贪财的恶徒，你只怕也不会放过他们的，是么？”

俞佩玉苦笑道：“姑娘的话虽有理，但……”

朱泪儿截口道：“我三叔为了救人而中毒，虽以内力逼住了毒性，但也不能持久，只有想法子将毒逼出来，所以才需要别人的功力补助，否则只怕早已死了，你说是我三叔该死，还是那些人该死呢？”

俞佩玉默然半晌，长叹道：“天下事的是非曲直，果然不是局外人们能论判的，在下……在下也错了。”

朱泪儿道：“这其中还有一点，那就是三叔虽能用一种神奇的武功将别人内力借来，但这种借来的功力，却消耗得极快，所以过一阵，又得再找个人来……”

郭翩仙忍不住问道：“凤老前辈既能以功力逼出毒性，却又要那些蛇虫毒物何用？”

朱泪儿道：“这只因三叔将毒逼出后，但身体毛孔，自能呼吸，一呼一吸间，又将辛苦逼出的毒性吸了回来，三叔本来还不明白这道理，白费了几个月的苦功后，才恍然大悟，所以才会将那些蛇虫毒物藏在被里，来吸收三叔身体里逼出的毒气……现在你们可明白了么？”

这种事确是神秘诡异，令人难信，但经过她解释后，大家非但也立刻恍然大悟，而且还觉得合情合理，一点也不奇怪了。

俞佩玉道：“凤老前辈中毒之后，又动了真力，事后自然不能再到别处去，自然在这小楼上静养复原了，是么？”

朱泪儿道：“三叔将那些恶人杀死后，自己也倒了下去，若非三叔身上带得有‘化骨丹’，我真还不知道将那些尸身怎么办哩。”

郭翩仙道：“那些失踪的人，自然也靠了‘化骨丹’之力了。”

朱泪儿冷笑道：“这‘化骨丹’乃是千古秘方，珍贵已极，我将之用在那些猪狗不如的人身上，实在还觉得太糟塌了。”

俞佩玉长长叹了口气，道：“以前我只觉所有的事都不合情理，简直难以解释，直到现在，心中的种种疑窦，才总算一扫而空。”

突听钟静失声惊呼道：“你……你们瞧，凤老前辈怎地怎地……变成了这模样了？”

只见凤三先生呼吸急促，全身颤抖，他服下的明明是解药，此刻却象是又有剧毒发作。

众人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朱泪儿又不禁急出了眼泪，抱着凤三颤声道：“三叔……三叔，你还听得见我说话么？”

凤三先生双目紧闭，竟然紧咬着牙关不说一字。

朱泪儿骇极大呼道：“你们方才却瞧见的，那明明是解药，现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银花娘忽然一笑，道：“我知道。”

朱泪儿冲到她面前，嘎声道：“你真的知道？”

银花娘道：“嗯。”

朱泪儿道：“胡姥姥这匣子里难道并非全是解药，还有毒药混杂在其中？还是她交给我匣子时，用了什么手法，将解药换成了毒药？”

银花娘道：“匣子里的的确确全是解药，在各位面前，她也不敢用什么手法的，就算她敢用，难道还能瞒得过这许多人的眼睛。”

朱泪儿跺脚道：“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银花娘悠然叹了口气，道：“将八九十种毒物配炼成的一种毒药，并不是你做大杂烩那么简单，随便混合在一起就成了的。”

郭翩仙点头道：“不错。”

银花娘道：“只因每种毒物的毒性都不相同，有些毒性还彼此相克，你若随便找几种毒药混合在一起，有时反而会变得一点毒性也没有了，这正如同将黄、橙、红、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混在一起，反而会变成白的。”

郭翩仙叹道：“不错，混炼毒药若是件容易事，胡姥姥又怎会在武林中独享大名。”

银花娘道：“是以你若要将八九十种毒药配炼在一起，其中的成色分量，就一丝也错不得，这成分的轻重比例，也就是配炼毒药最大的秘密，它的解药，自然也是按照这种成分配制成的，自然丝毫错不得，否则便毫无效力。”

郭翩仙道：“ 正是如此。 ”
银花娘道：“ 但经过这么多年，凤三先生已将身子里所中的毒，成分全都弄乱了，只因毒性有轻有重，有的已被他内力逼出，所以胡姥姥这解药，对他中的毒非但已全无效力，反而将他辛苦以内力逼住的毒性，又激扰得散了开来。 ”
她叹了口气，接道：“ 这也就是胡姥姥毒药的厉害之处。 ”
朱泪儿一把揪住了她，嘶声道：“ 你既然知道，为何不早说？ ”
银花娘淡淡一笑，道：“ 你若是我，你会说么？ ”
朱泪儿怔了怔，银花娘已又接着道：“ 也许，这道理我也是直到现在才想通的。 ”
大家此时也都想通这道理，想到胡姥姥用解药竟也能害人，其手段之毒，心计之深，真令人不寒而栗。
只见凤三先生满头汗出如雨，显见正在以内力将四下散开的毒性再逼回来，瞧他面上的痛苦之色，已可想此事的艰苦。
朱泪儿缓缓垂下头，目中又流下泪来。
钟静忍不住道：“ 姑娘也不必着急，凤三先生昔日既能将毒逼住，这次已有了经验，做来岂非更容易。 ”
朱泪儿流泪道：“ 话虽不错，只不过……只不过我三叔的内力，已大不如前了。 ”
银花娘淡淡道：“ 何况，在这种紧要关头中，他已决不能妄动真气，而他的冤家对头，再过两三个时辰就要来了，这该怎么办呢？ ”
她话虽说得好象是在为凤三先生着急，其实谁都可以听出她话中的幸灾乐祸之意，朱泪儿恨恨道：“ 你得意什么？ ” 她顿了顿，又恨声道：“ 我们若死了，你难道还想活着？ ”
银花娘冷冷道：“ 我反正已是个废人，死活都没有什么关系。 ”

时间一刻刻过去，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郭翩仙虽然绝不会为凤三先生的死活关心，但想到自己现在的靠山就是他，他若死了，这小楼上的人只怕谁也休想活下去。
现在，距离子时已不到两个时辰了。
俞佩玉忽然飞身而起，大声道 :“ 朱姑娘，你带着风三先生快快走吧……各位也全都走吧。 ”
朱泪儿道：“ 你……你呢？ ”
俞佩玉道：“ 此刻他们必己在四面都布下了暗哨，但以姑娘和郭翩仙之力，还是不难冲出去，怕只怕怒真人他们闻讯赶来，所以我…… ”
未泪儿道：“ 你要留在这里抵挡？ ”
俞佩玉道：“ 我武功虽差，但好歹还有法子抵挡他们片刻，多出这片刻功夫来，姑娘们只怕已可走得很远了。 ”
他一点头道 :“ 与其大家都留在这里等死，倒不如由我一人来拼命的好，何况，他们找的并不是我，我也未必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 ”
朱泪儿道：“ 他们我的既不是你，你为何要拼命？ ”
俞佩玉缓缓道：“ 每个人都会有甘心拼命之时的，是么？ ”
银花娘忽然冷笑道：“ 我本以为你是个很谨慎小心的人，将自己的性命看得很珍贵，想不到你也会做出这种愚蠢冲动的事来。 ”

俞佩玉淡淡道：“一个人若永远不会冲动，他还是人么？”

郭翩仙赶紧站起来，笑道：“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俞兄果然不愧为当世的英雄侠士，我们也不便再拂他的心意了。”

俞佩玉道：“不错，我意已决，你们快走吧。”

谁知凤三先生霍然张开眼来，直视着俞佩玉，厉声道：“你这样做，难道以为风某是贪生怕死的人么？”

俞佩玉叹道：“在下并无此意，只不过……”

凤三厉声道：“生死之事，固最艰难，但面临抉择时，大丈夫又何惧一死？”

俞佩玉垂首道：“弟子知道。”

凤三先生道：“你若不知道，也不会留下来了，是么？”

俞佩玉道：“是。”

凤三先生怒道：“既是如此，你为何要我逃走？难道要我来成全你的侠名么？”

俞佩玉惶恐垂首，道：“弟子不敢。”

郭翩仙颓然坐了下去，苦笑道：“既是如此，咱们就都留下来和他们决一死战也好，只不过咱们若能支持半个时辰，已算运气不错了。”

凤三目光闪动，瞪着俞佩玉道：“你看咱们难道必败无疑么？”

俞佩玉想到对方声势之强，武功之高，唯有暗中叹息而已，呐呐道：“前辈既已不能出手，我方的胜算实在不多。”

凤三重重一拍床，厉声道：“我死不足惜，却毕竟不能挫辱于匹夫之手。”

朱泪儿骇然道：“无论如何，三叔你都万万不能出手的。”

凤三瞧了俞佩玉一眼，缓缓道：“我既能将别人功力借来，难道就不能将功力借给别人么？”

朱泪儿颤声道：“三叔若将功力借给了别人，又怎能再将毒性逼住。”

凤三怒道：“我就算毒发而死，也比受辱而死的好，只不知有没有人肯为我拼身一战而已？”

郭翩仙和银花娘的眼睛都亮了。

想到自己能将凤三先生一身功力借来，他们一颗心几乎要跳出腔子，但转念一想，凤三功力既已所存无几，自己就算将他功力借来，也未必能抵挡怒真人那样的高手，一念至此，他们的心又沉了下去。

钟静忽然道：“前辈既能将功力借给别人，为何不能以这份功力应战？”

凤三苦笑道：“以真力注入人体，正如溪河流水，其力甚缓，我也许还可留一份内力来逼住毒性，但若与人交手，力道便如山洪暴发，以我此时中毒之深，交手不出三招，便得要毒发而死，而对方高手众多，我势必也无法在三招之中，将他们一一击倒。”

钟静呐呐道：“既是如此，不知弟子可能为前辈效力么？”

凤三道：“你居然不念旧恶，要为我出手，这份心性和勇气实在可佩，只可惜你身子单薄，禀赋不够，我若猝然以内力注入，你反会受害。”

他目光有意无意间，又向俞佩玉瞧了过去。

钟静道：“俞公子……你……你难道不肯……”

俞佩玉叹道：“我又何尝没有为凤三前辈效力之心，但我又怎能乘人之危……”

钟静大声道：“这是凤老前辈自己要借给你的，你怎能算乘人之危？”

俞佩玉默然半晌，忽然躬身道：“不知凤老前辈可肯收弟子这徒弟么？”

他不但温良纯厚，而且冰雪聪明，这么样一来，徒弟借师傅的武功，固然天经地义，徒弟代师傅出手，别人也无话可说，正是两全其美。

谁知凤三却道：“你不愿乘我之危，我又怎能利用你的善良之心，要你拜我为师……你要拜我为师，自然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我，是么？”

俞佩玉怔了怔，道：“但……”

凤三淡淡地笑道：“你若肯唤我一声兄长，我已觉十分高兴了，兄弟之间，岂非比师徒还要亲近得多，有你这样的兄弟为我出手，我已死而无憾。”

话未说完，朱泪儿已盈盈拜倒，叫了声叔叔。

这一声叔叔真叫得俞佩玉又惊又喜，能和这样风骨峥嵘的武林异人结成兄弟，自然也是十分光荣的事，但想到这一战自己已是只能胜，不能败，他心情又如窗外天色一般，渐渐沉重起来。

狂风突起，夜色更深。

呼啸的风声，简直要将人们魂魄都要撕裂。

小楼上依然没有燃灯，黑暗如死，凤三先生盘膝端坐在床上，动也不动，也好象死人一般。

其实这小楼上每个人都已和死人相差无几，除了一声声沉重的呼吸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瞧不见。

朱泪儿倚在凤三先生身侧，片刻不离，她仿佛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自己能和三叔这样依偎的时间已不多了。

俞佩玉也静静坐在那里，一心想将方才得来的内力尽量消化，使能运用自如，但一颗心却又始终难以完全静下来。

就在半天以前，他也绝不会梦想到自己能和怒真人那样的高手对决一战，这一战纵是胜算不多，但也足以令人兴奋。

普天之下，能和怒真人一战的人，又有几个？

郭翩仙一直站在窗口，凝目瞧着外面死一般的镇市。

也不知是谁家的门窗没有关紧，此刻被风吹动，发出一连串“劈拍”声，畏缩在墙角的野狗，发着一声声凄厉的吠声，李家栈的招商客旗也未取下，在风中飞舞狂卷，忽然几片瓦被风吹落，“哗啦啦”碎了满地。

如此寒夜，如此狂风，如此时机，每一种声音听来都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但没有声音时，却又更沉重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忽然间，静静的长街尽头，转出了一盏灯。

微弱的灯光在风中摇荡，看来亦如鬼火。

郭翩仙长长吐出口气，道：“来了……终于来了。”

灯火来得很慢，但终于还是到了小楼前。

飘摇闪动的灯光中，只见人影憧憧，目光闪闪，每一条人影俱是步履沉凝，神情稳重，每一双眼睛俱是神光充足，炯炯逼人。

接着，一个柔和而清朗的语声缓缓道：“青城天妙观弟子十云，专诚投帖求见。”

朱泪儿悄声道：“这十云又是什么人？”

俞佩玉道：“怒真人的高足。”

朱泪儿“哼”了一声，大声道：“门是开着的，上来吧。”

过了半晌，就听得一个人缓缓走上楼来，楼梯声响得虽慢，却有节奏，显见上来的这人心平气和，而且下盘功夫甚是深厚。

只见他笑容可亲，眉清目秀，年纪虽小，神情却潇洒有出尘之感，无论谁见了都不免生出一种亲近之心。

大家也正如俞佩玉初次见到他一样，实未想到刚烈火暴的怒真人竟会收了个这么样的徒弟，朱泪儿更早已瞪大了眼睛。

小楼上实在太暗，十云骤然上来，似乎什么也瞧不见，但是他却丝毫也不着急发慌，只是静静地站着。

朱泪儿冷冷道：“ 咱们都在这里，你在那边发什么呆？”

十云既未生气，更没有反唇相讥，只是望了她一眼，立刻垂下头，缓缓走来，恭身行礼，道：“ 十云叩见凤老前辈。 ”

凤三道：“ 不必多礼。 ”

十云双手呈上帖，道：“ 武林盟主俞老前辈和家师等已在门外，不知凤老前辈可否赐于一见。 ”

朱泪儿冷笑道：“ 三叔若说不可，他们难道就不上来了么？”

十云垂首道：“ 弟子只是奉命而来，别的事就不知道了。 ”

朱泪儿道：“ 你知道什么？”

十云道：“ 弟子什么都不知道。 ”

朱泪儿冷笑道：“ 怒真人的徒弟，难道是个饭桶？”

十云微笑道：“ 明师而无高足，这正是家师的遗憾。 ”

这少年说话不但对答得体，而且无论别人怎么样说他，他全都逆来顺受，一点也不生气。

朱泪儿倒真未见过脾气这么好的少年人，刚怔了怔，凤三先生已叹道：“ 怒真人有你这样的徒弟，已可说毫无遗憾了。 ”

十云躬身道：“ 多谢前辈嘉许，弟子实惶恐无已。 ”

凤三道：“ 如此便请上复令师，就说凤某在此恭候大驾。 ”

十云再拜道：“ 是。 ”

他缓缓转身走下楼，仍是心平气和，毫不着急。

朱泪儿冷笑道：“ 明明是要来杀人的，偏偏还有这么多假客气，我见了真想吐。 ”

她自然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十云却如没有听到。

凤三先生沉声道：“ 这些人俱是一派宗主的身份，行事自然有他们的气度，不肯失去了身份，要知道尊重别人，正也是尊重自己。 ”

朱泪儿嘴里虽不敢再说，暗中却是满肚子不服气：“ 他们这是明知咱们不会走的，所以才故意装出这种从容有礼之态，否则他们不狗一样冲上来才怪。 ”

这时已有一线灯光照上楼来。

但他们还是不肯太失礼，只不过将灯笼挑在楼梯间，并没有提上楼，朦胧的灯光中，一个人已当先上楼。

只见这人面容清癯，气度端重，正是俞放鹤。

要知怒真人的武功声名，虽都比俞放鹤高出一筹，但俞放鹤究竟号称天下武林的盟主，谁也不便走在他前面。

俞佩玉看见这人，胸中便有一股热血上涌，几乎难以把持得住。只见俞放鹤一揖到地，恭声道：“ 未学晚辈江南俞放鹤，久闻风老前辈侠名，今日

得蒙前辈不吝赐于一见，不胜荣宠。”
凤三淡淡道：“阁下便是当今天下武林的盟主？”
俞放鹤道：“不敢。”
凤三先生转过目光，不再瞧他，似乎对这位武林盟主有些轻蔑，又有些失望，只是冷冷地道：“很好，请坐。”
忽觉一阵清香扑鼻，花气袭人。
郭翩仙面色立刻变了，他早就远远坐在角落里，此刻更转过了头，闪闪缩缩，缩在钟静身后。
俞佩玉也知道这是海棠夫人到了，一颗心也立即“砰砰”跳动起来，不知林黛羽来了没有？
灯光中望去，海棠夫人实在是仪态万千，不可方物。
她也瞧见俞佩玉，似乎嫣然一笑，才向凤三万福行礼，道：“姑苏君海棠参见公子。”
这样的绝世美人，纵是女子见了，也忍不住要多看两眼的，谁知凤三先生仍只是淡淡一睹，道：“很好，请坐！”
只见一人衣衫落拓，卓然当楼，傲不为礼。
凤三目光却为之一闪，道：“是丐帮的帮主么？”
那人道：“正是红莲花。”
他不等别人相请，已在窗台上坐了下来，俞放鹤和君海棠却仍然站着，只因小楼上根本没有椅子。
突听“咚”的一声，一个矮小道人已上了楼，竟似一步就跨上楼来的，逼人的目光瞪着凤三，道：“你就是凤三？”
朱泪儿抢着道：“你就是怒真人？”
怒真人大怒道：“我名字也是你这小丫头随意叫得的么？”
朱泪儿冷冷道：“我三叔的名字，也是你这老杂毛随意叫得的么？”
怒真人瞪着她，眼睛里已快冒出火来，忽然大喝道：“十云，上来。”
喝声方了，十云已恭恭敬敬站在旁边，道：“你老人家有何吩咐？”怒真人道：“这小丫头嘴里说话不干不净，你去替她洗洗嘴。”十云道：“是。”他嘴里虽答应得快，脚下却站着没动。怒真人喝道：“你为何不过去动手？”

第二一章　一诺千金

十云听了怒真人的话，却垂下头，还是半步也没有动。

怒真人怒道：“你聋了么？”

十云道：“弟子没有聋。”

怒真人道：“没有聋为何还不过去？”

十云垂首道：“弟子不敢。”

怒真人大怒道：“你怕什么？就算凤三要来拦你，也有我接着，徒弟对徒弟，师傅对师傅，你有什么不敢？”

十云道：“弟子……弟子还是不敢。”

怒真人反手一掌掴了过去，喝道：“你去不去？”

十云半边脸都已被打红了，却仍是心平气和，神色不动，柔声道：“弟子从来不敢和妇人、女子动手。”

怒真人跳了起来，喝道：“女子若要宰你，你难道就乖乖地伸脑袋么？”

他一面说话，一面又是十几个耳光掴过去。

十云站在那边挨着，也不闪避，微笑道：“这位姑娘并没有要宰我。”

世上竟有这样的师傅，这样的徒弟，众人不禁都看呆了。

朱泪儿见到这小道士挨揍，心里本觉开心得很，此刻终于忍不住道：“我骂的是你，你自己为何不敢动手？”

怒真人暴跳如雷，道：“我老人家若和你这种黄毛丫头动手，岂非上人笑掉大牙。”

朱泪儿冷冷笑道：“无理取闹，乱打徒弟，难道就不怕让人笑掉大牙么？”

别人只道怒真人这回不被气疯才怪。

谁知怒真人瞪了她半晌，竟哈哈一笑，道：“好个小丫头，胆子可真不小。”

他竟一点也不气了，众人却又不觉怔住。

海棠夫人目光一直在望着朱泪儿，忽然柔声道：“小妹妹，你今年几岁了呀？”

朱泪儿淡淡道：“大概和你差不多吧。”

君海棠失笑道：“和我差不多？你可知道我有多大了？”

朱泪儿瞟了她一眼，道：“看你的脸，大概是二十左右。”

君海棠情不自禁，摸了摸脸，笑道：“真的么？”

朱泪儿又道：“看你的身材，也不过只有二十左右。”

君海棠银铃般娇笑起来，道：“小妹妹，你真会说话。”

世上没有一个女人，不喜欢别人说她年纪轻的，尤其是三四十岁向半老徐娘，更恨不得别人说她只有十八。

朱泪儿懒洋洋又瞟了她一眼，道：“看你的这双手，却最多只有十八。

君海棠不由自主，将手伸了出来。

谁知朱泪儿已又悠然接着道：“三样加起来，是五十八，看来你还不到六十岁，是么？”

这句说出来，大家几乎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就连凤三先生都有些忍俊不禁，但在海棠夫人面前，谁也不便真的笑出。

只有君海棠是真的笑不出了，俞佩玉想起她月下相待之情，想起她的徒弟林黛羽，立刻打岔道：“来的难道只有四位么？”

俞放鹤微微一笑，道：“在下等知道凤老前辈客居不便，是以其余的几位朋友，都在楼下相侯。”

朱泪儿冷笑道：“你是以为就凭你们四个人已足够对付咱们了？还是怕咱们逃走，所以叫别的人先封住去路。”

俞放鹤淡淡道：“姑娘你若真的认为自己言词锋利，那就未免错了，试想以怒真人、君夫人这样的身份，又怎会逞一时口舌之快，和一个小小的姑娘斗嘴。”

朱泪儿道：“你现在为什么要和我斗嘴呢？你难道自己觉得自己身份低些么？”

俞放鹤呆了呆，只好装作没有听见，干咳一声，道：“在下等此番的来意，凤老前辈想必已经知道了。”

他不等凤三先生答话，立刻又接着道：“在下此来，只是要向凤老前辈讨一个人。”

凤三先生道：“哦？”

俞放鹤道：“凤老前辈当然也已知道，在下等要讨的人，就是这位朱姑娘。”

凤三先生道：“哦？”

俞放鹤接着道：“只因这位朱姑娘，这几年来颇做了些事，令江湖朋友不满，在下忝居此位，不得不冒昧前来，以求公道，只要凤老前辈高抬贵手，让在下将朱姑娘带走，在下保证必定公平处理此事，而且绝不再打扰前辈之静养。”

凤三先生道：“哦……”

他竟只是连“哦”了三声，毫无反应，俞放鹤倒怔住了，也不知他的意思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过了半晌，才听得凤三先生长长叹了一声，道：“你居然敢到凤某面前来讨人，胆子总算不小。”

俞放鹤淡淡笑道：“这只因今日之凤三先生，已非昔日凤三先生。”

凤三先生目光忽然转到怒真人身上，道：“说话的是他们，动手的只怕是你，是么？”

怒真人大笑道：“不错，凤三虽已非昔日之凤三，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除了某家之外，只怕还没有人能接得住你。”

凤三先生道：“很好……四弟，你就去接他几招吧。”

俞佩玉应声而出，抱拳道：“如此就请道长赐招。”

站出来的竟是俞佩玉，怒真人、俞放鹤、红莲花、君海棠不觉全都怔住了，怒真人忍不住大怒道：“你竟叫这毛头小伙子来和某家动手？你这是什么意思？”

凤三先生闭起眼睛，不再说话。

朱泪儿悠然道：“这意思你还不懂么？”

怒真人吼道：“我就是不懂。”

朱泪儿道：“就凭你这点道行，想和我三叔动手，还差得远哩，日后若是传说出去，岂非要说他老人家以大欺小。”

怒真人跳了起来，怒吼道：“但我又怎能和这小子动手，他连我徒弟都打不过……”

凤三先生冷冷道：“今日之风三，纵或已非昔日之风三，今日之俞佩玉，

也非昔日之俞佩玉了。”
　　俞放鹤目光闪动，忽然道：“ 既然如此，今日之事难道就凭他的一战就可作主么？”
　　凤三先生道：“ 正是。 ”
　　俞放鹤道：“ 他若败了，又当如何？”
　　朱泪儿大声道：“ 我四叔若败了，我立刻就跟着你走，任凭你处治。 ”
　　俞放鹤道：“ 此话当真？”
　　凤三先生道：“ 凭你难道也信不过凤某？”
　　俞放鹤目中忍不住露出狂喜之色，道：“ 既是如此，道长还不出手，更待何时。 ”
　　怒真人大怒道：“ 你也来叫我和这种后生小子动手？”
　　俞放鹤微笑道：“ 这位俞公子此刻既已是凤三先生的兄弟，道长和他动手，也就算不得是以大欺小了，是么。 ”
　　君海棠嫣然说道：“ 不错，凤三先生的兄弟和道长动手，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是辱没了道长的身份。 ”
　　朱泪儿悠悠道：“ 只不过，你们的道长若败了，又当如何？”
　　怒真人又跳了起来，大怒道：“ 某家若败了，就给他叩三个头，叫他师傅。 ”
　　朱泪儿笑道：“ 这倒不敢当，我四叔若收了你这么样一个整天发脾气的徒弟，岂非也要变得头大如斗。 ”
　　怒真人狂吼道：“ 某家在五十招内若不能要他躺下，立刻掉头就走。 ”
　　他本来还是一心不愿出手的，但现在简直被气疯了，已变得非和俞佩玉打一架不可，谁也休想拦得住他。
　　朱泪儿笑道：“ 五十招……就算五百招……你也休想摸着我四叔一片衣服，只不过……你虽如此说，别人的意思又如何？”
　　俞放鹤微笑道：“ 就算三百招吧……三百招内，怒真人若还胜不了这位俞公子，我等立刻鞠躬而退，绝不再来打扰。 ”
　　朱泪儿瞟了君海棠一眼，道：“ 你呢？”
　　君海棠嫣然道：“ 俞公子是我的老朋友，我只望怒真人将他打躺下时，莫要伤了他才好。 ”
　　朱泪儿眼睛瞟向红莲花，道：“ 你呢？”
　　红莲花目光深沉，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只是冷冷道：“ 好！”
　　包括红莲花在内，谁也不相信俞佩玉能挡得住怒真人三百招的，只因大家都见过俞佩玉的武功，只道俞佩玉能挡得住十云三百招，已是大为不易，只要能接得住怒真人五十招，已是奇迹出现了。
　　朱泪儿道：“ 既然这样说定了，没有别人会再来噜嗦了么？”
　　怒真人大吼道：“ 若还有别人噜嗦，某家先拧下他的脑袋。 ”
　　他似已憋不住了，狂吼着又道：“ 姓俞的，你好生出手吧，某家先让你三招。 ”

　　俞佩玉一直没有说话。
　　他知道自己肩头己担起了副千斤重担，本来紧张已极，但等到真和怒真人面临相对时，他反而松弛了下来。
　　他告诉自己：“ 无论如何，怒真人也不过只是个‘ 人’而已，我又何必

一定要畏惧于他？”
　　别人在说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见，别人在做什么，他也全都没有听见，他已全神贯注在怒真人身上。
　　他忽然发现怒真人的眼睛、眉毛和双手都不是一样大的，右边的总比左边小些，鼻纪里有三根很黑很粗的毛露出来，前胸的衣服上有块油迹，左面的袖口已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白布衬里。
　　他又发现怒真人的左眼在跳，嘴角在抽动，右手的五根指头都颤抖起来，左手五指却伸得笔直……
　　这些都是丝毫不会引人注意的地方，但在俞佩玉心神集中下，每一个微小的特征，每一个微小的动作，竟都变得明显起来，他从未如此全神贯注地看一个人，也从未想到能将一个人看得如此清楚。
　　到后来怒真人的一个鼻子在他眼中也仿佛变得有磨盘那么大，他几乎能看得出这鼻子上有多少个毛孔。

　　怒真人的狂吼声，俞佩玉竟没有听到，怒真人已有两次催他出手，他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这小子莫非已被吓呆了么？”俞放鹤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
　　怒真人忍不住又暴跳如雷起来，吼道：“你……”
　　谁知这次他的脚刚跳起来，吼声刚出口，木头人一般呆立那里的俞佩玉，忽然象箭一般窜出。
　　他手掌也已流云般切向怒真人膝头。
　　要知象怒真人这样的绝顶高手，武功与心神合一，平时所作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有意无意的与武功配合。
　　这正如精于舞蹈之人，动作也自然特别优美一般。
　　是以他纵然随意站着，全身也无懈可击。
　　但无论是谁，在怒火发作、暴跳如雷时，动作就难免涣散，两只脚若离了地而不踢人，下盘更难免有空门露出。俞佩玉全神贯注，正是要找他的弱点，这一掌正是攻向他全身上下气力最弱，防守最疏的一环。怒真人也不免吃了一惊，瘦小的身形忽然在半空中陀螺般一转，手足俱已反向俞佩玉击出。这一着连削带打，以攻为守，果然是妙着，可见怒真人果然不愧为当今顶尖高手，纵遇危机，也丝毫不乱。
　　朱泪儿却大声冷笑道：“让三招？哼。”
　　这一招既是以攻为守，自然就算不得在让招了。
　　怒真人忽然长啸一声，身子竟已在啸声中骤然退出。
　　他手足本向前击，身子却忽然向后退出，看来真好象有人在后面用绳子拉他似的，若是常人见着，只怕要以为这是魔术。
　　但在这小楼上的，却可以说无一不是武林高手，都已看出怒真人竟以长啸鼓气，将自己身子反激而出。
　　至于为何有气喷出时，人却向相反方向射出，这道理那时虽还无人懂得，但怒真人气功之妙，却是人人都看得出来的。
　　就连红莲花都不禁为之动容，失声道：“好气功。”
　　俞放鹤微微一笑，道：“以帮主看来，这位俞公子能挡得了真人多少招？”
　　红莲花面上象是有种惋惜之色，沉吟道：“最多只怕也不过百招左右。”
　　俞放鹤转向海棠夫人，含笑道：“夫人的看法呢？”

君海棠笑道：“ 红莲帮主目光如炬，他的看法还会错误么？ ”

她和红莲花两人，自始至终，从未向郭翩仙那边瞧过一眼，就好象根本没有注意那边角落里还躲着个人似的。

郭翩仙心里本在暗暗欢喜，此刻听了他的话，才突然一惊，暗道：“ 这小楼总共才这么点大的地方，就算我藏的地方甚是黝黯，以他们的目力又怎会瞧不见，他们这只不过是明知俞佩玉绝非怒真人的敌手，明知这楼上没有一个人能跑得了的，是以才故作大方而已。 ”

一念至此，郭翩仙已是汗流浃背。

这时怒真人早已让过三招，展开了攻势。

他招式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精采奇突之处，似乎与他的盛名不符，但是看了三五招后，他招式的威力，就渐渐显了出来。

只见他招式虽没有什么奇诡的变化，但上一招与下一招间却接得天衣无缝，有时上下两招，明明是背道而弛，所用的手法，和攻击的方位俱都绝不相同，若是换了别人，纵能将这两招连在一起，也必定勉强得很，但在他手里使出来，却象是天生就该连接在一起的。

朱泪儿暗中本在冷笑道：“ 原来大名鼎鼎的怒真人，也不过如此。 ”

但看了几招后，心情也不禁沉重起来。

这些平淡无奇的招式，竟是越看越觉可怕，每一招都如铜锤巨斧，重击而下，而且一招跟着一招，连绵不尽，永不断绝，就连旁观的人，都觉得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何况首当其冲的俞佩玉。

朱泪儿忍不住瞧了凤三先生一眼，嘴里虽未说话，目光却无异在问：“ 你看俞佩玉真能挡得了他三百招么？ ”

谁知凤三先生竟已闭起了眼睛，对当前这一场有关他生死荣辱的大战，他竟连瞧都不瞧一眼。

转眼间三十招已过，怒真人的招式越见凌历威猛，俞佩玉简直已好象只有挨打的份儿，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他每施出一招前，看来都象是要先想一想，而高手相争，又哪里容得他有考虑思索的余地。

三十招过后，胜负似乎就已成了定局，大家都已认定俞佩玉若能支持到百招以上，就算不容易了。

俞放鹤忽然一笑，道：“ 如此精采的大战，当真是百年难见，若是错过，实在可惜。 ”

十云微笑道：“ 既是如此，弟子将四面帘子都拉开来，让大家都能瞧得见好么？ ”

俞放鹤笑道：“ 那正是再好也没有了。 ”

十云不等他说完，早已将四面窗帘都拉开来。

窗外风声凄厉，夜色沉重，天地间也似充满一种肃杀之意，但四面屋脊上，却有许多人冒着风寒，站在那里。

窗帘一拉开后，屋脊上的人更越来越多。

郭翩仙方才本来还想乘乱逃出去，此刻也知道自己就算是肋生双翅，只怕也难以飞出去。

他暗中叹了口气，索性站了起来，向海棠夫人微笑着点了点头，显得既是惊奇，又是欢喜，就象是终于见过了久别多年的情侣，只差没有立刻奔过去，拉起她的手，向她叙说这么多年的相思之苦了。

怎奈海棠夫人还是连瞧都没有瞧他一眼，就仿佛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似的，却含笑向俞放鹤道：“有件事我实在觉得奇怪极了。”

俞放鹤道：“夫人有何奇怪之处？”

海棠夫人道：“盟主你看怒真人的招式之沉威，比起昔日的天钢道长如何？”

俞放鹤微笑道：“昆仑绝技，凌厉无双，天钢道长功力之深，招式之猛，更久已为海内武林同道所共仰，只不过……”

海棠夫人道：“只不过比起怒真人来，还稍逊一筹，是么？”

俞放鹤微笑不语，自然就等于是默认了。

海棠夫人道：“十多年前，我随先师到昆仑的时候，恰巧瞧见天钢道长和人动手，对方好象是一位来自西域的喇嘛，功力也惊人得很。”

俞放鹤道：“那想必就是号称密宗三大高手之一的红云大喇嘛，此人和昆仑派宿怨极深，上昆仑挑战，已不止一次了。”

海棠夫人道：“那次我距离他们动手之处，没有十丈。也有七八丈，但天钢道长一招击出时，我还是能觉得寒风扑面，连衣服都被震动得簌簌直响。现在，怒真人就在我们面前出招，我为什么连一点感觉也没有了。”

俞放鹤笑了笑，道：“这只因真人已将内力收发由心，控制自如，每一招击出，力道都只集中在俞公子一个人的身上，绝不肯有丝毫浪费外溢，一击不中，力量就立刻收回，是以除了俞公子外，谁也感觉不

他又笑了笑，接道：“否则莫说你我，就连这小楼，只怕也早已被震坍了。”

海棠夫人叹了口气，悠悠道：“幸好我不是俞佩玉，我想他现在一定很不好受的。”

朱泪儿冷笑道：“但也未必如你想象中那般难受。”

海棠夫人笑道：“你知道？你怎么知道？”

朱泪儿再不理他，只是喃喃数着道：“九十……九十一……九十……”

她数得实在未免太快了些，其实这时怒真人和俞佩玉只不过拆了八十多招而已，但俞放鹤等人既已算定俞佩玉再也接不下三百招，是以也没有人和她计较。

俞佩玉此刻就象是钉子，虽然被一柄巨大的铁锤不断地敲击着，但铁锤若想将钉子敲弯，却也不太容易。

他忽然发现怒真人的招式虽猛，但却并没有将他逼得很紧，有时他遇着险招，急切间想不出破解的招式，怒真人反而会在有意无意间网开一面，等他一等，他心念转动，出招就更慢了。

朱泪儿却数得更快，嘴里不停地吟着道：“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

俞放鹤瞧了红莲花一眼，微笑道：“一百招已过了，想不到他竟还能支持下去。”

红莲花淡淡道：“的确想不到。”

十云忽然道：“这位俞公子的内力，象是忽然增加了许多，是么？”

红莲花道：“不错。”

十云叹道：“一个人的内力，竟能在半日之间忽然增强这么多，倒的确令人不解。”

俞放鹤微笑道：“但道兄只管放心，他内力就算增强得再多，也还是挡

不住令师一百招的。”

十云道：“可是此刻一百招已过了。”

俞放鹤道：“那只不过是令师存心想看看他的武功深浅和招式路数而已，否则，在第八十六招时，俞公子已无法支持得住了，是么？”

他这话虽然向十云说的，但声音却故意说得很大，象是唯恐怒真人听不见，怒真人果然大笑道：“不错，我正是要瞧瞧凤三究竟传给了他一些什么惊人的功夫，但现在却已瞧得差不多了。”

狂笑声中，招式骤然加紧。

谁知俞佩玉变招拆招，竟也跟着快了。

要知俞佩玉纵然聪明绝顶，凤三先生纵然不惜将绝技倾囊相授，但在短短时日中，他能学会的仍不多。

是以他与怒真人交手时所用的招式，大多是临时创出的，出招自然难免缓慢，但百招拆过后，他灵机触动，创出的招式已有很多，招式的变化，也渐渐纯熟，这正如与高手对弈，纵是初学下棋的，也会被逼得触动灵机，下出一两手连他自己都梦想不到的妙着。

俞佩玉的招式，正也是被逼出来的。

只听朱泪儿道：“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

俞放鹤忽然笑道：“姑娘只怕数错了，此刻只不过才一百五十三而已。”

他本觉多两招少两招，却没什么关系，但是此刻眼见俞佩玉武功竟是有增无减，终于忍不住计较起来。

朱泪儿咯咯笑道：“你们不是很有把握的么，此刻怎的也担起心来……一百六十七……一百六十八……”

她还是数她的，别人说什么，她都不管。

俞放鹤笑道：“姑娘只管这样数也无妨，只不过却得扣去八招……”

怒真人大吼道：“就算多数八招又有什么关系，我难道还会让他真接下三百招么？”

怒吼声中，一拳击出，俞佩玉双手一圈，将招式化解开了，可是招式虽已化解，内力却仍如泰山般直压了下来。

只听“轰”的一声，楼板穿了个洞，俞佩玉竟真的象是根钉子般，被直敲入楼板中，直落了下去。

这时朱泪儿才数到：一百七十一……

她一惊之下，语声戛然顿住。

俞放鹤展颜笑道：“俞公子虽然败了，但能接得住怒真人百余招之多，也算难得的很。”

朱泪儿瞪眼道：“谁说他败了。”

俞放鹤笑道：“这还不算败么？”

朱泪儿还未说完，只听“嗖”的一声，俞佩玉又从那个洞里窜了出来，挥手向怒真人拍了过去。

朱泪儿拍手大笑道：“你瞧见没有，破的只是楼梯，又不是我俞四叔的肚子，若是将楼板打个洞就算胜了，我立刻就能将这楼板打上七八个洞的。”

她不等俞佩玉说话，已接着数道：“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

这次她并未多数，只因她方才说话间，俞佩玉和怒真人已拆过八招，俞放鹤默然半晌，微微一笑道：“俞公子，这楼板救了你一命，你切莫忘了才好。”

俞佩玉也知道方才若不是楼板裂开，他难免就要被怒真人内力压倒，若只是两人比武较技，他自然早该服输了。

但此刻这一场比斗，却关系着别人的性命，俞佩玉只有打下去，无论俞放鹤说什么，他都只好充耳不闻。

又拆过二三十招后，俞佩玉面上微笑已不见了，凄厉的风声中，四面屋脊上都响起了窃窃私语声道：“现在已过了两百招，你看他还能再支持一百招么？”

“这倒说不定。”

“想不到这小子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刚动手时，他好象连十招都支持不了，现在倒反而越打越有精神。”

怒真人忽然跳了起来，怒吼道：“你们全都给我住口，谁敢再放屁，老子就先宰了他。”

四面语声果然一齐顿住，没有敢再开口的，但是大家心里却全都明白，怒真人现在也开始在担心起来。

朱泪儿声音数得更响：“两百十一……两百十二……”

郭翩仙眼睛也发了光。

只有俞佩玉自己的一颗心，却开始在往下沉了……他忽然发现自己竟再也无法支持三十招。

这时凤三先生忽然张开眼睛，一直很平静的面容，竟露出一丝焦急之色，只有他和俞佩玉才知道，俞佩玉借来的内力，已将用尽。

要知凤三先生方才虽然闭着眼睛，但却可自双方的拳风中，辨出他们的强弱，是以方才俞佩玉处境虽险，他也并不担心，只因他知道俞佩玉内力仍盛，怒真人纵然占了上风，也打不倒他的。

但此刻俞佩玉出拳时内力虽强，收拳时却已无力，正已是强弩之末，而且每击出一拳，内力又减弱一分。

到后来他内力的亏耗，竟快得象是有人在向外抽似的，他知道一等内力被抽干，便再也休想挡住怒真人足以开山裂石的一击。

突见怒真人拳锋如剑，直刺而来，俞佩玉惶急之下，不暇思索变招，只是出手一格，身子已不觉被震得踉跄后退。

怒真人是何等人物，立刻发现他已不支，精神立刻一震，出手三拳，已将俞佩玉逼入角落中。

大家又是惊奇，又是欢喜，他们既不懂俞佩玉方才是怎样能支持下来的，更不懂俞佩玉又怎会忽然支持不住了。

朱泪儿道：“两百二十六，两百二十六……”

她虽然还在数着，但声音已有些颤抖起来。

只不过剩下七十招了，可是这七十招俞佩玉却再也无法支持下去，这一点就连钟静都已看得出来。

海棠夫人叹了口气，喃喃道：“只怕数不到两百六十了……”

俞放鹤微笑道：“两百五十便已足够。”

怒真人忽然大喝道：“我说两百四十。”

喝声出口，左拳右掌，如雷霆般击下。

这时朱泪儿正数到：“两百三十八。”

俞佩玉但觉眼前拳风掌影，满天飞舞，也不知该如何招架，何况他纵能

招架，也无法抵挡这排山倒海的内力。
　　他眼见已只有被击倒，别无选择的余地。

　　俞放鹤面上又露出了笑容，红莲花已自窗台上一掠而下，海棠夫人微微摇头，十云双手合十，微笑道：“无量寿佛……”
　　只见俞佩玉身子已被拳风压得向后弯曲，就象是张弓似，眼见立刻就要被生生压断了。
　　怒真人喝道：“你服输了么？”
　　俞佩玉咬着牙摇了摇头。
　　怒真人手上加劲，大怒道：“你还不倒下去？”
　　俞佩玉偏偏不肯倒下去，他身子越弓越低，满头汗如雨落，但就是偏偏死也不肯倒下去。
　　大家的眼睛，都在瞬也不瞬地瞧着他，窗外的风，象是要将整个天地都撕裂，窗内的人，却静得象是要窒息。
　　只听一连串“格格”声响，自俞佩玉背脊间发了出来，他整个人，都似乎要被这强猛的真力压成两断。
　　钟静目中已流下眼泪，全身簌簌地抖个不停，郭翩仙也在不住擦汗，突听钟静嘶声大呼道：“俞公子，求求你，求你倒下去吧。”
　　海棠夫人长长叹了口气，道：“傻孩子，你这又是何苦……”
　　朱泪儿只觉眼前渐渐模糊，眼泪已流下面颊，此刻就连她都忍不住要劝俞佩玉倒下服输算了。
　　她已不忍再瞧下去。
　　红莲花忍不住大声道：“凤三先生，你难道定要等他被活活压死，才算输么？”
　　凤三默默半晌黯然道：“事到如此，凤某也只有……”俞佩玉突然大呼道：“咱们还没有输，我还没有倒下去。”
　　怒真人大怒道：“臭小子，臭脾气，你难道真要我废了你？”
　　他大怒之下，又往前踏了一步，只觉脚下软软的踏在一只麻袋上，这一脚是何等力道，麻袋虽坚韧，也被他踩得裂开，但听麻袋里“吱”的一声，忽然有无数条蛇虫蜈蚣窜了出来，窜到他身上。
　　怒真人大惊之下，身形骤然后退，只见他衣服上、袖子上、手上、脸上、脚上，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毒虫，在蠕蠕而动，还有无数条毒虫，自麻袋里窜出，有的向他爬了过来，有的已又窜到他身上。
　　众人骤出意外，都被惊得呆了。
　　怒真人更是又惊又怒，手舞足挥，想将身上的毒虫甩落，然后一脚踩死，但毒虫实在太多，一时间哪里能甩得尽，只见他忽然手舞，忽而足踏，忽而反手一掌，拍在自己身上，若非他气功已入化境，全身真气布满，坚逾精钢，此刻身上只怕早已被咬了七八十个洞了。
　　朱泪儿眼睛一亮，忽然大声道：“两百四十一，二四二……二四三……”
　　她连气都不换，一口气数了下去，眨眼间已数到“两百八十”了，俞佩玉才忽然惊觉，大喝道：“这不算！这不计算！”
　　朱泪儿根本不理他，还是接着数道：“二八一，二八二，二八三……”
　　怒真人怒吼一声，将最后一条赤红的蜈蚣踏死在脚下，朱泪儿嘴里也恰巧数到“三百”。

小楼上忽然变得静寂如死，过了许久，才听得俞放鹤咯咯干笑道：“ 这自然不能算数的。 ”

朱泪儿冷笑道：“ 现在我俞四叔倒下去了么？ ”

俞佩玉倚在墙上，不住喘息，身子并没有倒下。俞放鹤只有闭口不语。朱泪儿瞪眼道：“ 现在我俞四叔既然没有倒下去，你们怒真人的三百招却已使完，自然是我们胜，凭什么不算？ ” 俞放鹤填：“ 但怒真人最后那六十余招，却并非对付俞公子的，此乃有目共睹的事。 ” 朱泪儿冷笑道：“ 他既然正和我四叔动手，所用的每一招自然都该是对付我四叔的，只要一动手，就得算一招，他若忽然喜欢乱打，也只能怨他，怨不了别人。 ”

俞放鹤道：“ 但那些毒物…… ”

朱泪儿道：“ 那些毒物好好地在麻袋里躲着，既没有惹他，也不是咱们放出来的，他无缘无故弄死了它们，我还要他赔呢？ ”

俞放鹤虽然明知她在强词夺理，但一时间竟无词可驳，怔了半晌，转向怒真人，强笑道：“ 看来此事还是请真人来作主吧。 ”

怒真人目光闪动，大声道：“ 这小子居然能挡得住我三百招，好，真是个好小子。 ”

俞放鹤失声道：“ 但真人你并没有真的使出三百招。 ”

怒真人瞪眼道：“ 谁说我没有使出三百招？我既然在和他较量，自然一动手就得算一招，我出手若伤不了他，那也是我的事，你们谁也管不着。 ”

俞放鹤目瞪口呆，怔在那里，再也则声不得。

朱泪儿终于忍不住扑到俞佩玉身上，喜极呼道：“ 四叔，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

俞放鹤微微一笑，神情居然已恢复镇定，微笑道：“ 怒真人既说是你们赢了，自然是你们赢了。 ”

朱泪儿笑道：“ 你这两句话说得倒象个武林盟主的样子。 ”

俞放鹤淡淡笑道：“ 此刻各位只管走吧，俞某保证绝不留难。 ”

朱泪儿道：“ 走……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为何要走？ ”

俞放鹤面色似乎微微变了变，怒真人已大喝道：“ 他们本不该走的，咱们却该走了…… ”

话犹未了，突听“ 飕，飕 ” 两声，窗外已窜入两个人来，其中一人目光炯炯，满脸麻子，厉声道：“ 不错，咱们都该走了，但要走之前，却得先砍下他们的脑袋。 ”

朱泪儿怒道：“ 你是什么东西？ ” 俞放鹤微微一笑，道：“ 这位便是以一双铁掌与囊中七十二枚金钱镖，扬名甘陕一带的‘ 满天星，赵群赵大侠。 ”

他指了指另一个面长如马，又高又瘦的黄衣人，接着又道：“ 这位便是名扬河朔，北路谭腿的第一名家，江湖人称‘ 千里神驹，的黄风黄大侠。 ”

朱泪儿冷冷一笑，道：“ 好好一个人，为什么喜欢被人唤做马呢？象人家满脸大麻子，也没有叫赵大麻子，你虽然长得象马，也该取个好听些的名字呀。 ”

黄风一张马脸立刻拉得更长，冷笑道：“ 怒真人虽然有意承让，但咱们却不能放过你，对付你们这种妖孽，也用不着讲什么江湖规矩，小丫头，你就跟大爷们走吧。 ”

他蒲扇般大的手掌，刚想向朱泪儿抓过去，突见人影一花，十云已含笑站在他面前，笑嘻嘻道：“ 家师已说放过了他们，黄大侠就放过他们吧。 ”

黄风厉声道：“ 江湖前辈们的大事，哪有你说话的余地，闪开。 ”
他的手刚缩回来，突又推了出去，十云仍是笑嘻嘻地站着，动也不动，但黄风这用尽全力的一掌，竟未将他的身子推动分寸。
黄风面色乍变，怒真人已走过来，沉声道：“ 我这徒弟的确没规矩，你想教训教训他是么？ ”
黄风见他对自己的徒弟呼来叱去，认定这嘻皮笑脸的小道士，必定不得师傅欢心，道：“ 在下斗胆，的确想替真人…… ”
话未说完，怒真人已跳了起来，怒吼道：“ 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来教训我的徒弟，你这只脏手居然敢碰他，好。 ”
“ 好 ” 字出口，忽然出手，闪电般抓起了黄风的手腕，只听 “ 咔嚓 ” 一声，他手腕已被生生折断。
黄风痛吼一声，右腿横扫而出，他号称北路谭腿的第一名家，这一腿的力道自然不凡，就算是块石碑，只怕也禁不得他这一腿的。
怒真人竟然不避不闪，硬碰硬挨了他这一腿，但闻又是 “ 咔嚓 ” 一声，断的竟非怒真人的骨头，而是黄风的腿。
黄风第二声惨呼还未发出，人已晕了过去。
怒真人再也不瞧他一眼，转向赵群，冷冷地道：“ 你将老夫说的话当放屁，还想要他们的脑袋，是么？ ”
赵群面色如土，但究竟也算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在这么多双眼睛瞧着下，也不能太丢人。
他咯咯一笑，道：“ 真人既不愿再伸手管这件事，就交给咱们吧。 ”
怒真人大怒道：“ 交给你，你是个什么玩意？现在你看着人家已累得不能动弹了，就想来捡便宜是么？ ”
话未说完，已一把抓起赵群的衣襟，凌空提了起来。
赵群又惊又怒，反手两掌拍下，击中了怒真人左右双肩，谁知他这双“ 铁掌 ”，打在怒真人身上，竟象是变成了鸡蛋，又是 “ 咔嚓 ” 一响，又是一声惨呼，满脸上每一粒麻子里都流出了冷汗。
怒真人左手抓着他，左手提起了黄风，这枯瘦矮小的道人，竟能将这样两条大汉提起来，简直令人难信，但他偏偏象是丝毫不费力气，就象是手里拎着两只公鸡，斗败了的公鸡。
大家见他如此惊人的武功，才想到俞佩玉武功也非同小可，名满江湖的 “ 满天星 ” 和 “ 千里神驹 ” 连怒真人一招都接不住，这年纪轻轻、斯斯文文的少年人却硬是接了他三百招。
大家的眼睛再去瞧俞佩玉时，心情已大是不同了，正是已刮目相看，俞放鹤目光凝注着他，更久久都未移开。
怒真人厉声喝道：“ 还有谁敢将老夫说的话当屁么？ ”
窗里窗外，再没有一个人吭气的。
怒真人 “ 哼 ” 了一声，大步走下楼去。
十云双手合十，微笑作礼，道：“ 弟子今日有幸见到各位前辈，实是莫大荣幸，但望日后还能常聆教诲。 ”
他这话虽是向大家说的，但眼睛却始终在瞧着朱泪儿。
朱泪儿轻轻啐道：“ 贼眼的小杂毛，你就快滚吧。 ”
十云也不知是听到了，还是没有听见，再次微笑作礼，也走了出去，走到梯口，却又躬身道：“ 盟主先请。 ”

俞放鹤微笑道：“凤老前辈多多保重，俞公子多多保重……本座告辞了。”

海棠夫人突然向凤三走了过去，郭翩仙脸色立刻发了白，谁知海棠夫人还是不瞧他一眼，只是望着钟静笑道：“你是徐淑真的徒弟么？”

钟静垂下头，忽又觉得自己不应在情敌面前示弱，立刻又抬起头来，道：“正是。”

海棠夫人叹了口气，道：“可怜呀可怜，可惜呀可惜……”

钟静道：“我……我……”

她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回答，瞧见海棠夫人面上的神情，她气得脸都红了，心里一横，索性豁了出来，大声道：“我有什么可怜，被老公不要的女人，才是真可怜哩。”

海棠夫人淡淡一笑，盈盈走了下去，对她说的话，竟似全不在意，连生气都不屑生气，一个女人最怕的就是被自己爱侣昔日的情人瞧不起，这令她觉得自己珍如性命之物，原来只不过是别人抛弃不要的。

钟静全身都发起抖来，眼泪终于流下面靥。

红莲花瞪了郭翩仙半晌，又瞧了瞧凤三，瞧了瞧俞佩玉，忽然凌空一个筋斗，从窗户里翻身而出。

再瞧四面屋脊上的人，也走得干干净净。

俞佩玉长长叹了口气，终于倒了下去。

挂在楼梯间的灯笼他们并没有带走，门也没有关，风，从门外刮进来，灯光飘飘摇摇，将灭未灭。

飘摇黯淡的灯光，照着俞佩玉的脸，他的脸比纸还白，朱泪儿扑过去，还未扑到他身上，已失声痛哭出来，颤声道：“四叔，我……我该怎么来谢你呢？”

凤三先生神色也甚是惨淡，长叹道：“在四叔面前，你怎能说这‘谢’字。”

朱泪儿垂下头，已是泪流满面。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无论如何，我们总算胜了，你还难受什么？”

朱泪儿揉着眼睛，道：“我不是难受，只是……只是太高兴。”

“高兴”这两个字说出口，却已泣不成声。

郭翩仙忽然干咳一声，笑道：“想不到声名赫赫，不可一世的怒真人，今日竟也败在俞兄手下，今日一战之后，江湖中还有谁不佩服俞兄的……”

朱泪儿大声道：“他是我的四叔，凭你也配称他为‘俞兄’？”

郭翩仙干笑两声，道：“自今而后，俞公子声名必然震动天下，只不过……”

朱泪儿道：“只不过怎样？”

郭翩仙道：“只不过此间却非久留之地，还是早些离开的好。”

朱泪儿瞪眼道：“离开？这里就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离开？”

郭翩仙叹道：“今日俞放鹤等人虽败，心里必定甚是不服，若说他们真的从此不再打扰，只怕也难以相信。”

朱泪儿冷笑道：“他们若是存心要来找我们，我们逃也逃不掉的，何况，我三叔会是逃走的人么，他要是逃，早就逃了，也用不着等到现在。”

郭翩仙道：“话虽不错，但……但留在此地不走，也非善策……”

朱泪儿冷笑道：“你若要走，只管请便，没有人留你。”

郭翩仙面上阵青阵白，不再说话，可也不敢走，红莲花和君海棠可能就在门外等着他，他怎么敢走呢？

风声呼啸，小楼上却是一片死寂，想到俞放鹤等人绝不会就此罢休，每个人心情都沉重已极。

忽听风中传来一阵凄厉的犬吠声，如厉鬼呼号，钟静听得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噤，道：“ 这狗叫得怎么如此可怕？ ”

朱泪几也听得寒毛直竖，却笑道：“ 莫非是俞放鹤踏着了他的尾巴。 ”

话犹未了，犬吠声忽然寂绝，它叫得突然，停得更突然，它叫得虽可怕，但骤然停止下来，却更令人毛骨惊然。

天地间象是骤然充满了一种不祥的恶兆，朱泪儿也想说几句话来打破沉闷，却也不知怎地竟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只听“ 轰 ”的一声，烈焰冲霄而起，火势发作得好快，眨眼之间，就己将半边天都烧红了。

郭翩仙失声道：“ 俞放鹤好狠的手段，竟想将我们烧死。 ”

俞佩玉变色道：“ 难怪他先将镇上居民全部赶走，原来他竟不惜将李渡镇夷为平地，他自命侠义，如今竟不惜做这样的事。 ”

只见火势越烈，但还未成合围之势。

郭翩仙跳了起来，嘎声道：“ 此刻咱们冲出去，只怕还来得及。 ”

朱泪儿目光向凤三先生望了过去，凤三先生面容凝重，一言不发，郭翩仙跺脚道：“ 事到如今，你们难道还不肯走么？ ”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 不错，事已至此，咱们好歹也得往外冲。 ”

朱泪儿道：“ 但……但三叔的伤…… ”

俞佩玉苦笑道：“ 我来背负凤老……三哥，你跟着我。 ”

银花娘嘶声道：“ 我呢？你们总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吧。 ”

朱泪儿咬了咬牙，道：“ 还是我来背负三叔，你……你背她。 ”

郭翩仙瞧了钟静一眼，终于将她背了起来，道：“ 此时不走，就来不及了。 ”

凤三道：“ 不错，你们都快走吧。 ”

“ 朱泪儿道：“ 三叔你…… ”

凤三先生的脸色一沉，厉声道：“ 三叔死并没有什么，但岂能容你背负逃走……三叔是这样的人么？ ”

火光熊熊，将他的脸都照红了。

“ 俞佩玉道：“ 既是如此，还是由小弟…… ”

凤三怒道：“ 日后江湖中人若是知道凤三竟被人背负着狼狈逃生，凤三虽生，与死又有何异？

俞佩玉失声道：“ 但事出非常，三哥你……你难道不能…… ”

凤三沉声道：“ 我意已决，你再说也没有用。快走吧。 ”

朱泪儿简直快急疯了，但她也知道，凤三先生既然已下定了决心，世上只怕再也无人能令他更改。

俞佩玉黯然道：“ 我知道三哥是怕小弟已无余力，是以宁可自己赴死，让小弟单独逃生，也不愿拖累小弟，但……但小弟还是有力气的。 ”

凤三先生竟闭起眼睛，无论他说什么，全都不理不睬。

火势如奔马，瞬息间已烧了过来，俞放鹤等人想是早已在四面都布下引人易燃之物，是以人才会烧得这么快。

郭翩仙嘎声道："你们不走，我却非走不可了，各位……各位……"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终于什么话也没有说，跺了跺脚，纵身而出，只听钟静的哭声自窗外隐隐传来，过了半晌，也就听不见了。

凤三厉声道："你们也该走了，为何还不走？"

朱泪儿在他身旁坐了下来，道："三叔不走，我也不走。"

凤三怒道："你敢不听三叔的话？"

朱泪儿凄然一笑，道："我什么话都听三叔的，但这次……这次我……"

凤三反手一掌，将她推到地上，大喝道："你不听我的话，我先打死你。"

朱泪儿道："三叔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走的。"

银花娘嘶声道："俞佩玉，你也不走么，你难道也要陪他们死？"

俞佩玉静静地站在那里似乎在发呆。

他虽然明知留在这里，等着被火烧死，实是愚不可及，却也不能抛下朱泪儿和凤三独自逃走。

银花娘嘶声大呼道："疯子，你们都是疯子……我碰见你们，真是倒了霉了。"

她挣扎着奔到窗口，一跃而下，但此刻她功力所剩已无几，刚跳下去，就发出一声痛呼，象是跌伤了腿。

俞佩玉知道她若想在这样的火势中逃生，简直连百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忍不住也长叹了一声。

凤三厉声道："你们真的要陪我死？"

俞佩玉望了望朱泪儿，叹道："小弟……"

凤三仰天狂笑道："你们非要等我死了才肯走，是么，好。"

"好"字出口，忽然反手一掌，向自己天灵拍下。

俞佩玉和朱泪儿惊呼一声，双双扑了过去。

就在这里，突听"轰"的一声大震，四面墙壁，忽然四散飞裂，满天木屑碎片中，一个人如雷神自天而降，闯了进来。

火光烛天，俞佩玉的目力又不弱，有个人闯进来，无论如何，俞佩玉也应该能看得清他面貌的。

但这人身法却实在太快，正如一个霹雳击下，俞佩玉只见着黑乎乎一团黑影自身旁擦过，抱起了床上的凤三先生，又闪电般掠出，非但没瞧清这人的面貌，竟连他是老是少，是男是女都未瞧见。

朱泪儿骇极大呼道："你是谁？抢走我的三叔？"

一句话说完，这人影已远在数丈外。

但闻凤三先生怒喝道："谁？"

另一个嘶哑的声音道："我。"

凤三似乎长长叹了口气，竟不再说话。

这时俞佩玉和朱泪儿自然也早已双双追出去，只见前面的人影，如弹丸跳动，兔起鹘落，火舌怒潮般卷到他面前，他轻轻出手一挥，烈焰便立刻退开，眨眼之间，便已自一片火海中冲了出去。

俞佩玉拼尽全力，却越追越远。

朱泪几嘶声大呼道："放下我的三叔来……求求你，放下我的三叔来。"

"呼"的一股烈焰卷来，再瞧前面那个人已然无影无踪，朱泪儿冲出数步，仆倒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俞佩玉也被她哭得心酸，赶过去扶起了她，这时他才发现，他们竟也不知不觉间，闯出了火海。“朱泪儿头发上，衣服上，俱是点点火星，俞佩玉身上也有几处烧焦，但两人惊惶情急之下，竟是谁也不曾觉出。

朱泪儿抢天呼地，嘶声痛哭道：“你为什么抢走我的三叔？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俞佩王黯然叹了口气，柔声道：“看来这人并没有什么恶意，若不是他，咱们只怕已葬身在火海中了。”

朱泪儿道：“但三叔……三叔怎么办呢？”

俞佩玉道：“你三叔象是认得这人的，他们只怕是朋友……他的武功如此惊人，此番将你三叔救走，咱们反倒可以放心了。”

朱泪儿哭声渐渐小了，抽泣着道：“不错，三叔方才问了他一次，也就不再问了，他们想必是认得的……但他既然救走三叔，为什么不将我也带走呢？”

俞佩玉柔声道：“这只因……只是因为他不认得你。”

朱泪儿流泪道：“不错，三叔以前的朋友我一个也不认得，我什么人都不认得，也没有人认得我，我……我……我……”

想起自己身世的孤苦，她不禁又放声痛哭起来。

俞佩玉鼻子也觉得酸酸的，眼泪几乎也忍不住要夺眶而出，轻轻扑灭了她身上的火星，强笑道：“但四叔却是认得你的，你也认得四叔，是么？”

朱泪儿痛哭着扑进他怀里，颤声道：“四叔，你……你不会抛下我么？”

俞佩玉暗中叹了口气，却微笑道：“四叔怎么会抛下你……四叔无论到哪里去，都一定会带着你的。”

其实他自己现在也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自顾尚且不暇，又有什么能力照顾别人？

忽觉烈焰扑面，火势已将蔓延到这里。

远处传来一片悲呼痛哭声，还夹杂着怒骂声，想必是李渡镇上的居民，瞧见自己家园被毁，要来拼命了。

又听得一人大声呼道：“各位用不着惊惶难受，各位所有的损失，都由咱们来负责赔偿！”

俞佩玉皱眉道：“这李渡镇就算萧条贫乏，但数百户人的身家，又岂是少数，他们竟不惜赔偿，难道就为了要烧死这几个人么？”

风势渐渐停止，夜色却更深了。

远处的嘈杂也渐渐消寂，朱泪儿痴痴地坐着，动也不动，自从俞佩玉将她带到这一片荒坟中后，她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俞佩玉忽然道：“他们放火，绝不是仅仅为了要烧死我们。”

朱泪儿目光茫然注视着面前的一座新坟，道：“哦？”

俞佩玉道：“他们若定要我们的命，必定会在火场四周布下埋伏，不让我们逃走，我们却轻易地逃了出来，连一个人都没有遇着。”

朱泪儿道：“嗯。”

俞佩玉道：“所以我想，他们只不过是想将我们赶走……”

朱泪儿忍不住道：“只为了赶走我们，就不惜将这小镇全烧光，不惜赔偿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他们难道疯了么？”

俞佩玉喃喃道：“这其中自然有原因的……自然有原因的……”